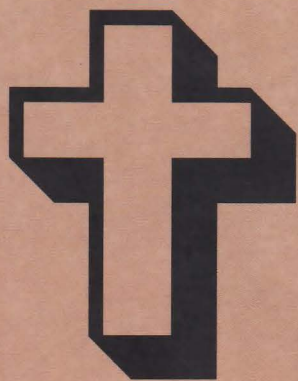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

(1948~1957)

蘇若裔 著



輔仁大學出版社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
(1948~1957)

卷首語

「中國天主教當代史料編纂小組」在一九九八年輾轉拿到了蘇若裔先生的「中國近代教難史料」打字稿，蘇先生主要引用公教報的報導，又旁徵博引其他的書籍史料，他自謙是「編」成了這本書。我們非常佩服蘇先生的熱忱及用功，將這些半世紀前的中國教會實錄蒐集起來。為讀者的方便，我們將蘇先生文章的部分作了刪減及更動，而基於尊重作者的原則，我們沒有增加任何內容。刪減及更動的原則如下：

一、最主要的部分為日期。

在蘇先生原稿中，日期之順序係按照公教報之登載日期，但以當時鐵幕封鎖，不利消息傳送的情形下，登載日期與發生日期間往往有相當的差別；且因消息來源不同，有時這些差別相當大。因此在閱讀蘇先生原文時，不易在時間上取得連貫性。因此我們必須將全文按照事件發生時間日期先後重新排列。公教報中刊載新聞之消息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轉載自大陸、香港及羅馬的其他報紙；另一是傳教士抵港（通常是驅逐出境）或是有大陸教友至港。這些第二類的消息來源，所敘述的多半是一較長時間，或許數月，甚至數年間在某地的教難狀況，很難用一明確的時間點來劃分，因此在文中，就以其抵港時間作為時間點；因為傳教士遭驅逐抵港，本身就是一個教難，同時也是前面一連串苦難的段落。而第一類消息來源，提供的主要是事件發生的時間，當然以事件發生的時間為準。在這樣重新編排後，我們的日期會有如下幾種不同類型：

1. 有明確的年、月、日。
2. 有明確的年、月，但在日期上僅有上旬、中旬、下旬。
3. 有明確的年、月，但不知日期在月份中先後。

4. 有明確的年份，但僅大略知道事件發生之季節。
5. 有明確的年份，但無確定的季節。
6. 無確定的年份。

我們的作法是先將年、月、日確定的排出，然後將較不確定的依序插入。例如：「1949.2.12」之後是「1949.2.中旬」。8月夏天結束，所以「1949夏」是在「1949.8.25」之後，如果僅能確定年份就放在年底或年初，如果完全無法判斷時間的就刪除。

這樣做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正確的按照事情發生的時間先後排列，但至少是在一個近似的範圍之內，滿意與否就看讀者判斷了。

- 二、若是不能確定事件發生的地點、人物等重要內容，改編者手中又沒有其他資料佐證，則加以刪除。
- 三、重複或是不重要的消息刪除。
- 四、自報紙、雜誌中所引述之消息，難免會有不完全正確者，經事後查證有誤者，則加以刪除。
- 五、若引述之人名、地名、時間有誤，現有資料佐證可得正確之人名、地名、時間等則加以更改。
- 六、蘇先生文中有不少議論夾雜於敘述之中，本小組儘量不予更動，以示尊重。

本小組絕大多數成員皆本於愛護教會之心，義務性的從事此項工作，多半亦如蘇先生係在公餘之暇，勉力從事，難免造成一些延誤，編排之內容，錯誤亦不可免，還望讀者見諒。亦希讀者不吝指正，若響應熱烈，本書有再版機會，必定按照讀者意見，將本書作更好的呈現。

中國天主教當代史料編纂小組
2000年1月

目 錄

日 期	篇 名	頁數
一九四八年之前		
1945.8.	中共崛起，教難展開	48前-1
1946.12.8	五位神父失蹤被殺的慘案	48前-2
一九四八年		
1948.1.	中共得勢	48-1
1948.2.	華北各省共黨佔領區人民不堪迫害	48-1
1948.2.15	共黨惡意污蔑教會人士	48-2
1948.7.4	汾陽十八堂區陷入共手	48-3
1948.7.14	山東兌州教區遇浩劫	48-4
1948.7.14	太原天主堂難民以樹葉草根爲生	48-4
1948.7.	貴州土共搶劫天主堂	48-5
1948.9.29	老傳教士陸伯祥病逝	48-5
1948.10.24	廈門教區得新牧	48-6
1948.11.4	于總主教經港講「當前我國教會應有的努力」	48-6
1948.11.14	濟南戰爭激烈死傷無數	48-8
1948.11.16	田樞機到港養病	48-9
1948.11.24	中華殉教真福列品	48-10
1948.12.9~12.12.	香港教區歡迎中國第一位樞機	48-11
1948.年底	一九四八年中國教友統計	48-12
1948.年底	外籍記者公認中共干涉宗教自由	48-12
一九四九年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49.2	太原被困人民命在旦夕	49-1
1949.2.12	專訪李善修神父	49-2
1949.2~1949.2.12	解放區教會人士南下	49-2
1949.2.中旬	田樞機在滬無法北上、飛港養痾	49-3
1949.2.中旬	察哈爾全境人民受苦	49-3
1949.2.17	三座天主教大學陷入困境	49-4
1949.2.下旬	共黨佔領地區擴散	49-4
1949.3.11	比籍天主教護士在南京被槍殺	49-5
1949.3.尾	海門天主教中學校接管	49-6
1949.4.16	大陸各地修士紛紛抵港	49-6
1949.4.23	徐州主教神父被監禁	49-8
1949.4.23	上海郊外鄉民逃難到徐家匯	49-8
1949 春	中共在華北成立新政權、加強控制宗教	49-8
1949.5.中旬	香港主教發起救助難民工作	49-9
1949.5.中旬	平津大學生紛紛南下	49-9
1949.5.17~5.25	武漢教會人士及教產受「保護」	49-10
1949.5.20	陝西整屋教區主教公署被佔	49-10
1949.5.下旬	教宗任命天水教區首任主教	49-11
1949.5~6	邵武監牧受辱罵	49-11
1949.7.11	江蘇劃分新教區晉升新主教	49-12
1949.8.10	齊齊哈爾監牧與十餘司鐸被監禁兩年尚未獲釋	49-13
1949.8.10	陝西同州監牧區房屋修院被迫遷讓	49-14
1949.8.14	瀋陽劃分兩教區	49-14
1949.8.25	宣化善牧病逝異鄉	49-15
1949 夏	上海天主教出版教務統計	49-16
1949.9.21	四川兩教區添新牧	49-16

日期	篇名	頁數
1949.9.29	湖北省共黨政府通令保護教堂？	49-17
1949.10	輔大開學後須學習共產主義	49-18
1949.11.16	洛陽天主教房產均被徵用	49-19
1949.11.16	上海聖若瑟中學發生軒然大波	49-19
1949 年秋	曹州主教府被佔	49-20
1949.12.10	再任命國籍主教	49-20
1949.12.10	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寧貴州二 鐸遇害	49-21
1949.12.25	蕪湖一天主堂聖誕夜遭殃	49-22
1949 年底	教宗在聖年揭幕禮中提及中國教難	49-22
1949 年底	中華全國教務統計	49-23
1949 年底	山東牛會卿主教被鬥爭遊街示眾	49-23
1949 年底	聖言會戴家莊墓地被破壞	49-23
1949 年底	北平華語學校在非重建	49-24
1949 年底	上海聖依納爵堂慶祝聖誕	49-24
1949 年	趙鴻聲神父被判苦役十七年	49-25
1949 年	東北主教神父製豆腐維生	49-25
1949 年	上海普慈療養院被破壞	49-26
一九五〇年		
1950 年初	各地公教概況	50-1
	一九五〇年，中華教會概況	50-2
1950 年	廬神父與傳教先生遇難	50-2
1950 年	四川最大修院被佔	50-3
1950 年	廣西教友寧為玉碎	50-3
1950.1.29	河南歸德教區教友信德堅強不怕捨生	50-4
1950.3.1	北京政府「宗教自由」通告並未實行	50-4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0.3.1	國際出版會議中師神父講在共黨控制地區 全無宗教自由	50-5
1950.4.23	斥責「傳教士是梵諦岡和帝國主義國家間 諜」之傳聞	50-6
1950.年春	湖北第三區教堂已被徵用	50-7
1950.5.18	聖心兒童院被誣玩忽人命	50-7
1950.6.4	善牧不離羊群	50-8
1950.7.9	洪洞升格爲主教區	50-9
1950.8.7	龔品梅主教榮登上海牧座	50-9
1950.9.1	陶若瑟神父無故被槍殺	50-10
1950.9.	耀漢小兄弟會、熙篤會遷港另起爐灶	50-10
1950.9.初	私校公教活動受重擊	50-12
1950.10.12	中共接辦輔仁大學	50-13
1950.11.	輔大一鐸離奇失蹤	50-14
1950.12.8	抗美援朝教士受誣控	50-14
1950.12.29	人民政府通過教會「三自」法令	50-15
1950.12.29	當局推行革新提倡建立獨立天主教會	50-16
1950.年底	延安一鐸住邊區深山照顧教友	50-17
1950.年底	河北一教區大半神父入獄—神父「行醫」 照顧教友	50-17
	一九五〇年末	50-19
1950 年末	兩粵羊群吐心聲	50-19
1950 年末	興起革新教會天主教決不參加	50-19
1950 年末	南通道士尼姑願信天主	50-20
1950 年末	一教區近九成聖堂被接收	50-20
一九五一年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1.1.	兩座天文台被佔	51-1
1951.1.	華西大學及南京天主教孤兒被接管	51-1
1951.2.~3.	廣州聖嬰院與其他公教嬰院遭誣枉	51-2
1951.3.	中國天主教「三自」原則	51-3
1951.1.27	中共稱王良佐發起三自運動	51-4
1951.2.	拒絕「三自」成罪人	51-5
1951.3.~4.	三位主教被逮捕	51-5
1951.4	教難升級	51-7
1951.4.~5.	叫囂驅逐黎公使	51-8
1951.5.20	一封「獄中書」	51-9
1951.5.25	南寧孟若瑟神父被害	51-10
1951.6.14	湖南張保祿神父獻祭被打死	51-10
1951.6.17	一封感人的信	51-11
1951.6.17	還有一些有關震旦天主教同學英勇反抗無理的雪泥鴻爪	51-13
1951.6.25	一批老修女被逐	51-14
1951.5.~6.	黎公使被軟禁十位主教入獄	51-15
1951.6.10~7.8	教宗重申傳教目的	51-15
1951.7.13	通令禁止聖母軍	51-16
1951.7.15	耶穌會士被迫遷出震旦	51-17
1951.7.25	教難燒遍北京城	51-17
1951.7.31	揚州教區監牧被捕	51-19
1951.7.	主徒會張忱神父被槍決	51-19
1951.8.4	鼓勵教友保持信仰神父被捕	51-20
1951.8.6	修女被誣控虐殺嬰兒	51-21
1951.8.7	熙篤會一神父瘐斃獄中	51-21
1951.8.9	校長白玉珩修士被判苦工十年	51-22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1.8.	萬賓來主教忠言可戰勝共產主義	51-22
1951.8.	昆明彭神父有冤莫白	51-23
1951.8.	修女公審會中孤兒挺身衛護	51-24
1951年夏	「三自」大會中，董若望神父的〈兩全其美自我犧牲〉講詞	51-24
1951.9.4	嘉興仁愛堂院長及上海慈幼會兩神父被捕	51-27
1951.9.7	教務協進會各首長被捕	51-27
1951.9.7	建立「進步教堂」	51-28
1951.9.8	教廷駐華公使被逐出境	51-28
1951.9.15	教宗頒發「邪惡迫近」通諭	51-31
1951.9.20	安慶教區梅總主教等被逐	51-31
1951.9.29	餘江光主教等在控訴大會中站立三小時	51-32
1951.9	羅馬觀察報評論教廷公使等被逐	51-33
1951.8~9	污蔑教會慈善事業運動全面展開	51-33
1951.10.7	陝西興安教區正副主教一起被捕	51-34
1951.10.8	開封陽霖總主教被捕六月後遭逐	51-34
1951.10.8	滬共宣佈聖母軍為非法組織	51-35
1951.10	味增爵會孫伯鐸會長屍體尋獲	51-36
1951.11.初	康定主教神父全部入獄	51-36
1951.11.11	天主教上海教區首位殉道張伯達神父	51-37
1951.11.11	中共怕教友敬禮張伯達神父	51-42
1951.11.27	西灣子比籍主教獲釋兩日即去世	51-43
1951.11 下旬	福建趙總主教等因與聖母軍有關被逐	51-43
1951.11	北海神父修女每天挖掘嬰墓	51-44
1951.12.2	廣州公審加拿大修女	51-44
1951.12.5	徐州郜主教聽告解時被捕	51-45
1951.12.16	受難主教增至三十九人	51-45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1.12.24	蕪湖修士、修女拒控神長被罰受飢餓	51-46
1951.12.25	教友在苦難中過聖誕	51-46
1951.12	山東三教區主教和神父修士修女二十餘人在獄	51-47
1951 年底	被捕主教名單	51-48
一九五二年		
1952.1.9	史培爾曼樞機慰問逃港難胞	52-1
1952.1.18	教宗諭函振奮全國信眾	52-2
1952.1.25	教宗親函田樞機	52-3
1952.1.	東北共黨慣用火燒酷刑迫害教徒	52-3
1952.1.	耕莘校長孫占魁神父在獄中受折磨致死	52-3
1952.2.8	甘做中悅天主的祭品	52-4
1952.2.10	一封青年給主教的信	52-5
1952.2.27	共青團侮辱聖體	52-6
1952.2.28	修女被控虐殺嬰兒	52-6
1952.3.8	濟南楊恩賚總主教在醫院殉道	52-6
1952.3.10	聖京國鐸發起聯禱運動	52-9
1952.3.	上海孤兒院悲喜劇	52-10
1952.3.20	黎公使檢閱香港聖母軍致詞	52-11
1952.3.~4.	重慶尚總主教、成都彭主教等出獄即被逐	52-11
1952.3.29	老河口一神父被吊打致死	52-12
1952.2.17 及 4.6	全國信眾知教宗關懷而喜樂	52-13
1952.4.	汕尾國鐸林神父獄中無寒衣	52-14
1952.4.	福建上杭試圖刪除彌撒經中教宗之名	52-14
1952.5.	人民不控告無辜修女和醫生	52-15
1952.5.4	毫耄耶穌會士瘐斃獄中	52-16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2.5.中旬	高齡老修女被誣枉殺嬰	52-16
1952.5.19	北平輔大被劫收	52-17
1952.5.22	華理柱主教軟禁中度晉牧銀慶	52-18
1950.3.~1952.6.	普慈療養院進駐「特殊神父」	52-18
1952.6.1	揚州監牧費濟時被驅逐被控受審	52-19
1952.6.1	杭州梅總主教被逐，牧牛郎任委員會首領	52-20
1952.6.5	和主教意外領到終傅	52-21
1952.6.6	白英奇主教和三位神父被拘留小客店	52-22
1952.6.9	江門柏增主教被逐	52-23
1952.6.12	慈幼會之光—葉銘仁修士殉道	52-23
1952.6.	白主教的感人心思	52-25
1952.6.	石龍麻瘋病院被接收	52-26
1952.7.11	陽江兒童殘廢院被沒收	52-26
1952.7.	震旦學生也不示弱	52-27
1952.8.10	秘密警察拘捕震大前院長	52-27
1952.8.下旬	河南總修院大修士拒認天主教為帝國主義者	52-28
1952.8.下旬~9.5	教難加劇鞏固政權福爾德主教捨生殉道	52-30
1952.9.初	奇怪的回聲：「此好人不可槍斃」	52-33
1952.9.5	漢中孟主教等被逐，國籍司鐸入獄	52-33
1952.9.10	聖高隆龐會創辦人被誣控	52-34
1952.9.中旬	難償的血債	52-35
1952.9.18	一筆血賬	52-36
1952.9.18	藏聖母軍書籍被槍殺	52-37
1952.9.21	改造人民思想以固政權	52-38
1952.10.16	和平大會做什麼把戲	52-39
1952.10.17	香港白主教自海豐驅離	52-41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2.10.14	公教學生志願做傳道員	52-43
1952.10.22	康寧主教華朗定與外籍傳教士被逐	52-43
1952.10	獄中竹筒通訊的喜樂與安慰	52-44
1952.10	柳州教會中堅大半被殺害	52-45
1952.10	河南信揚教區主教龐德與司類思神父被逐出境	52-45
1952.10	教會在齊齊哈爾早受迫害	52-46
1952.10	吉林教區主教對華貢獻極大被逐後去世	52-46
1952.10	徐匯聖母院被佔	52-47
1952.11.11	紀念張伯達神父殉道週年	52-47
1952.11.13	煙台教會學校醫院等全被徵用	52-48
1952.11.23	蕪湖徐瑪竇神父在獄中折磨致死	52-49
1952.12.1	四平街善牧爲羊捨命	52-49
1952.12.14	「進步教會」失敗歸罪神父	52-50
1952.12.19	江西南城利主教審訊後被毆打	52-51
1952.12.23	一比籍傳教士述說受迫害慘況	52-52
1952.12.26	聖嬰孤兒院院長突被驅逐出境	52-53
1952.12.27	汕頭主教被軟禁醫院	52-53
1952.12.30	外籍傳教士僅剩餘七百餘人	52-24
1952.2 冬	牛主教在國外廣播中國教難	52-54
1952.底	國鐸已有百五十人被槍殺或死獄中	52-54
一九五三年		
1953.農曆元旦	龔主教發起連續念玫瑰經	53-1
1953.1.4	十四位耶穌會士負辱抵港	53-1
1953.1.8	香港教友歡迎史培爾曼樞機	53-2
1953.1.10	上海聖母軍總指導沈士賢神父囚死獄中	53-3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3.1.13	蕪湖教區主教不受騙	53-4
1953.1.18	教協會法律顧問神父受恐嚇	53-5
1953.1.18	孤兒院「慈父」在獄受疲勞審訊十九次	53-6
1953.1.28	兩比籍神父一死獄中一死途中	53-6
1953.2.	大陸各地報教難	53-7
1953.2.	震大傳神父在獄受折磨	53-7
1953.2.9	「模範農民」三度被捕手足被緊綁受審	53-8
1953.2.11	甘肅蘭州總牧等受可笑冤辱	53-9
1953.2.20	太原李路嘉總主教遊街示眾	53-10
1953.2.22	國籍蔡神父被殺	53-11
1953.3.10	楊家坪苦修院劫後餘生、司神父抵港	53-11
1953.3.15	陝西省國籍主教神父教友堅拒參加「三 白」	53-12
1953.3.	北平西郊利瑪竇墓地慘遭破壞	53-12
1953.4.9	蕪湖教產充公國鐸受酷刑致死	53-13
1953.4.26	歐克瀾主教獄中病倒	53-13
1953.5.17	衡陽獨立教會無法成立	53-14
1953.6.8	青島吳主教等受虐待	53-14
1953.6.中旬	赤焰高張紅禍橫流天津上海大捕神長	53-16
1953.6.15	中共大捕上海中外神父	53-16
1953.6.17	二百共軍拘捕寧波主教	53-18
1953.6.25	以悅耳的宣傳掩蔽毒辣的罪行	53-18
1953.7.1	懲罰獄中教士花樣百出	53-19
1953.7.5	海州變色教會受難	53-21
1953.7.6	滬共再下毒手拘捕神父、教友	53-22
1953.7.7	欺騙海南島五傳教士登記然後驅逐	53-22
1953.7.14	南寧兩國鐸殉道	53-23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3.7.15	朔州國籍司鐸一半在獄一半回家勞作	53-23
1953.7.20	西寧變色教士失自由	53-24
1953.7.20	天主教村饒神父被捕後教友簽名反對	53-25
1953.7.23	各地共黨暴行日益加厲	53-25
1953.7.26	一群會士受苦不同	53-26
1953.7.26	甘肅平涼主教及教士述說教難	53-27
1953.7.27	綏遠教難展開	53-28
1953.7.30	邵軼歐主教久經迫害	53-29
1953.7.	被逐蘭州總主教回鄉受勳章	53-30
1953.7.	教廷委任王守禮主教為東南亞視察員	53-30
1953.7.	陳啓明主教負責加強照顧海外華僑	53-31
1953.7.	公教大學生受辱	53-31
1953.7.	滬共的卑鄙行爲	53-32
1953.7.	潮汕教胞甘心爲主受辱	53-33
1953.8.7	海南島教友不怕惡勢力	53-33
1953.8.7	穗警拘捕神父，教友高呼「教宗萬歲」！	53-34
1953.8.上旬	譚天德神父忠勇保教被捕	53-35
1953.8.12	榆次主教在壓力下病逝	53-38
1953.8.	漢中二鐸被控虐殺孤兒	53-38
1953.8.21	贛州八位修女受冤離境	53-39
1953.8.23	濟南國鐸被判刑或被捕	53-39
1953.8.24	無識的共黨以聽筒當電報機	53-40
1953.8.25	韜美醫院福壽康神父被誣私藏槍械	53-41
1953.8.27	上海聖心醫院衛神父被逐出境	53-42
1953.8.29	潮汕區聖母軍首腦十七人入獄	53-43
1953.8.31	歸綏七鐸因組聖母軍入獄	53-43
1953.9.5~9.20	穗共排演控訴罪行把戲	54-44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3.9.7	香港發生驚人命案兩國鐸無辜被慘殺	53-44
1953.9.10	上海公青忠勇到底	53-47
1953.9.11	閩共驅逐茅主教舉行展覽會誣枉傳教士	53-47
1953.9.17	聖教法典教授軟禁中「跌死」園地	53-48
1953.9.23	穗共公開屠殺教友	53-49
1953.9.28	武昌「玫瑰主教」公審攝成電影	53-50
1953.10.	上海聖母小昆仲會十月中蒙難	53-51
1953.10	天津大捕獻縣神父被控大批罪狀誣枉無辜	53-52
1953.10.6	梧共迫神父修女結婚	53-54
1953.10.6	目睹神父捨生公青前仆後繼	53-54
1953.10.15	哈爾濱神父教友英勇保衛信德	53-54
1953.10.~10.18	田樞機眼疾加劇	53-56
1953.10.18	陳啓明主教在瑞士呼籲為中國教會祈禱	53-56
1953.10.30	武昌副主教被控餓斃四萬嬰兒	53-57
1953.10.	公青學生忠勇保教	53-58
1953.10.~11.	鄭州外籍神職被逐抵港	53-59
1953.11.12	哈爾濱善牧醫院被接收	53-60
1953.11.14	漢口革新教會侮辱耶穌聖體	53-60
1953.11.16	河南各地教難日甚	53-62
1953.11.16	佳木斯主教目睹中共槍殺神父	53-63
1953.11.16	內蒙國籍張可興（默爾爵）主教被判做苦工	53-64
1953.11.19	陰謀誣告神父賣假藥	53-65
1953.11.22	寧安多神父被牽鼻遊街	53-66
1953.11.22	兩會士證實中國神父教友英勇忍受苦難不願背棄天主	53-67
1953.11	湖南共黨欺騙教友	53-69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3.12.8	留學班國學生報道祖國教難	53-69
1953.12.25	福建教友參禮創新記錄	53-70
1953.12.26	上海安老院老人不控訴修女	53-71
1953.12.26	耶穌會章顯猷神父及震大公青被捕	53-72
1953.12.	文海德神父被審二百五十日	53-72
1953.12.	永平一國鐸被殺，其他團結，教友信德堅強	53-74
1953.年底	各地獨立教會均告失敗	53-75
一九五四年		
1954.1.1	元旦上海教區恭迎聖母	54-1
1954.1.1	上海公青舉辦聖像展覽會成功	54-1
1954.1.3	教難期中教友顯著熱心	54-2
1954.1.10	南陽教區傳教士讚揚國鐸忠勇	54-3
1954.1.13	教友不願控告神父，中共安排人證	54-3
1954.1.16	漢口成爲囚禁人民城市	54-4
1954.1.23	香港調景嶺教務由裴效遠等繼續發展	54-5
1954.1.24	北平副主教驅逐叛徒	54-7
1954.1.26	中國和平聯禱經文	54-8
1954.1.下旬	中共政務院下令調查宗教徒數目	54-8
1954.2.1	河南新鄉教堂動產被劫一空，兩神父被逐抵港	54-8
1954.2.2.	漢口教區國籍修士晉鐸	54-9
1954.2.2	熱河國鐸全被迫離聖堂	54-10
1954.2.11	鄭州意籍傳教士二人被逐抵港	54-10
1954.2.14	漢口意籍神父抵港報告教難情形	54-11
1954.2.20	汀州教友忠勇不屈	51-12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4.2.22	教友和工人不控告神父被捕入獄	54-12
1954.2.23	汀州道明會士被逐抵港	54-13
1954.3.月初	北平四十位國鐸及教友領袖同時被捕	54-14
1954.3.	中共略改迫害方式	54-14
1954.5.	北平小修院前院長主張田樞機該離大陸	54-15
1954.5	一耶穌會神父入獄前致教友書	54-17
1954.5.	高樂康神父的受騙與受苦	54-18
1954.6.	梵蒂岡被稱爲「世界最大間諜中心」	54-19
1954.7.	格會長在獄病倒二十三次	54-20
1954.7.	教難中的西子灣教區國鐸忠勇領導教友	54-21
1954.7.29	苦難會梅若翰神父反對全部控訴	54-22
1954.7.底	景縣凌主教被迫簽認控罪	54-23
1954.8.	上海安老院及鑄錠療養院被接管	54-24
1954.8.	幾位國鐸受苦不同	54-24
1954.秋	華北教會學校先後被接收	54-25
1954.9.中旬	中共新陰謀傳教須領許可證	54-25
1954.9.25	肇慶兩葡籍司鐸遭毒遇	54-26
1954.9.底	北平共黨又大捕國籍神職人員	54-26
1954.10.7	庇護十二世諄諄訓導中國天主子民	54-27
1954.10.17	英工黨領袖艾德禮誤報大陸宗教自由	54-28
1954.10.底	徐州教區神父修女忠勇可佩	54-29
1954.11.5	大陸國籍主教神父修士近二百人在監獄中	54-29
1954.11.13	蘇志遠神父受毒辣迫害、驅逐抵港	54-31
1954.11.	在鐵窗下耳聞目睹事實	54-32
1954.11.25	大名教區司鐸教友英勇保衛教會	54-34
1954.12.	武漢中共施毒手殘殺三國鐸	54-36
1954.12.2	西灣子兩外籍修女被逐抵港	54-3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4.12.8	上海教難重重中隆重結束聖母年	54-38
1954.年底	汕頭二百多聖母軍被捕	54-39
1954.年底	中共迫害教會迄今數字	54-40
一九五五年		
1955.1.1	上海蘇州兩教區隆重舉行聖心年	55-1
1955.1.	馬迪儒蒙席等被誣謀殺毛澤東	55-2
1955.1.	兗州共黨以斷糧威脅教友進堂	55-3
1955.1.9	方濟會艾古拉神父痲斃獄中	55-3
1955.2.	海州教區帥神父抵港	55-4
1955.3.3	老河口主教神父十人同時被捕	55-5
1955.3.6	大陸教胞呼籲海外以祈禱克苦支援	55-6
1955.2.	桑神父在被逐途中喪生	55-7
1955.3.	正定陳啓明主教受委推動海外華僑教務	55-9
1955.3.	于斌總主教慰問流亡越南教胞	55-11
1955.4.17~7.10	我國教會史光輝，五十六位中華殉道列入真福品	55-11
1955.4.19	范神父欽佩滬地教友熱心團結	55-14
1955.5.	袁慶平主教去義大利講道	55-16
1955.5.	歸化華籍司鐸也被驅逐出境	55-16
1955.5.22	赤色教難下的聖母山	55-17
1955.5.23	福建國鐸都忠勇	55-19
1955.5.29	上海青祝賀龔主教晉鐸銀慶	55-20
1955.6.10	唐主教證實大陸無宗教自由	55-20
1955.6.15~6.24	華中教友聯合舉行和平祈禱	55-21
1955.7.	瀋陽皮總主教未死之謎	55-22
1955.9.8	一條導火線對上海大逮捕的推測	55-23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5.9.8	滬共展開毒辣迫害一夜拘捕龔主教等數百人	55-25
1955.9.8	上海「解放日報」等證實龔主教被捕	55-26
1955.9.8	張希斌神父被捕時金牙被擊落	55-27
1955.9.10	浙江台州胡主教等也被逮捕	55-27
1955.9.11	耶穌君王堂十七教友被槍殺殉道	55-28
1955.9.12	誣枉龔主教與潘漢年事件有關	55-28
1955.9.中旬	成都國鐸也遭殃	55-29
1955.9.11~15	北京電台廣播拘捕教徒	55-29
1955.9.16	芮格尼神父五十個月鐵窗風味	55-30
1955.9.17	老河口費主教至邊境幾近昏厥	55-32
1955.9.18	鮑樸盧神父證實滬共殘暴	55-33
1955.9.18	三名道明會士被囚受辱兩年	55-35
1955.9.20	一個目擊者的報道	55-36
1955.9.27	中華耶穌會的光榮	55-39
1955.9.下旬	田修士講述上海兩次大逮捕	55-40
1955.9.下旬	魯共也展開迫害	55-41
1955.9.底	在獄上海主教、耶穌會士及教區司鐸名單	55-42
1955.10.	滬共逮捕千數百教友	55-45
1955.10.2	聖母聖心會三會士證實龔主教不屈不撓維護真理	55-46
1955.10.9	誣告龔主教的罪名又多又重	55-48
1955.10.9	旅菲流亡者譴責中共毒辣迫害	55-49
1955.10.23	羅馬觀察報評論中共迫害教會	55-52
1955.10.30	一頁罕見的羅馬觀察報	55-52
1955.11.	于總主教訪西班牙痛述大陸教難	55-53
1955.11.	被逐法籍傳教士在巴黎抨擊南尼妄言	55-54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5.11.	國際天主教組織拍電抗議中共迫害宗教	55-55
1955.11.	濟南也展開大逮捕	55-55
1955.11.8	羅馬觀察報一篇「龔主教的行程」	55-56
1955.11.12	赤峰雷振東副座惜未獲得致命	55-57
1955.11.中旬	大陸各地教難嚴重	55-58
1955.11.17	汀州教區代理主教也入獄	55-60
1955.11.19	美籍苦難會神父飽嚙非人生活	55-60
1955.11.下旬	羅馬觀察報對中共暴行再做評論	55-61
1955.12.2	穗共也大興教獄	55-62
1955.12.5	汕頭黃克仁代理主教等的英勇表現	55-63
1955.12.5	汕頭公青忠勇有嘉	55-65
1955.12.11	于總主教在聖伯多祿墓前講加帶公勃精神	55-66
1955.12.17	東莞吳神父及教友六十多人被捕	55-67
1955.12.25	芮格尼神父返國追述獄中聖誕及教友忠勇表現	55-69
1955.12	來客談慈幼會梁德良神父瘐斃獄中	55-70
1955.12	亞洲教友傳教大會向聯合國控訴共黨暴行	55-70
1955.12.底	各大城市被捕教友已達三千多人	55-72
1955.年底	外籍傳教士尚剩二十七人十二位在獄中	55-72
1955 年底	南陽王書義神父未到不惑瘐斃獄中	55-73
1955 年底	于公在傳大一篇感人講詞	55-73
一九五六年		
1956.年初	穗共促神父領導「愛國」並計劃拘捕鄧以明主教	56-01
1956.1.3	芮格尼在華南總修院演講	56-03
1956.1.8	鄧世謀（俊高）神父在獄中殉道	56-04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6.1.11	梧州蔡副座被捕後不知音訊	56-06
1956.1.15	虎口逃生外僑痛述滬共暴行	56-06
1956.1.22	被逐傳教士聯名控訴中共暴行促聯合國拯 救受難者	56-07
1956.1.	美國天主教元旦舉行祈禱日	56-08
1956.1.	汕共積極製造黃代主教等罪行	56-08
1956.1.	福州鄭長誠代理主教入獄	56-10
1956.1.	香港教會人士精神支助鐵蹄下的神長教胞	56-11
1956.1.	龔主教成爲中國閔真諦，將受公審	56-11
1956.2.25	流亡美國的田耕莘樞機痛述有國歸不得	56-12
1956.2.	滬共迫習「對付教宗」	56-13
1956.3.	「回鄉探親」目睹真情	56-14
1956.3.	嘉應教區十餘國鐸及修女入獄	56-15
1956.3.	汕頭「愛國青年會」再批黃代主教	56-16
1956.1.~3.	廣州總教區廿六位國鐸被捕	56-16
1956.4.18	二鐸以教難編著苦路經	56-17
1956.4.19	芮格尼在美國會聽證會作證	56-18
1956.年春	廣東個城鄉均陷入教難中	56-19
1956.5.25	聖母軍總指導莫克勤神父讚揚中國聖母軍 忠勇	56-20
1956.5.	利瑪竇墓已被掘遷	56-24
1956.6.	香港聖公會會督稱大陸有宗教自由	56-25
1956.6	北平國籍耶穌會士駁斥共黨荒謬	56-27
1956.7.27	中央社報道中共迫害天主教實錄	56-27
1956.7.	兩外籍司鐸獲釋抵港招待中西記者	56-28
1956.8.16	楊光被主教獲釋抵港報道遇難實況	56-30
1956.9.6	英國議員訪大陸知宗教無自由	56-32

日期	篇名	頁數
1956.9.20	天津《大公報》一篇自供狀	56-33
1956.9.	公教報社論紀念龔主教被捕一週年	56-33
1956.9.	上海來客談龔主教等被捕一年無音訊	56-35
1956.11.	何神父獄中作詩寄慈親	56-35
1956.年底	陝西教難再掀起	56-36
1956.年底	廣州譚天德神父充軍黑龍江海陸豐七十多 教友被捕	56-37
1956.年底	周恩來說共黨希望公教絕跡	56-37
1956.年底	廈門繆子山神父一再被捕	56-38
一九五七年		
1957.3.	南昌周總主教獲釋，另兩神父一死一釋	57-01
1957.4.初	廣州教友帶出穗共「懷柔」消息	57-02
1957.4.7	何神父最後審訊十八日站立三天不睡覺	57-03
1957.4.26	最後兩波籍司鐸抵港報道哈爾濱教友忠貞	57-04
1957.5.16	莫克勤神父在英讚揚中國聖母軍英勇	57-05
1957.5.19	惠州港外總鐸病倒返港	57-06
1957.6.22	兩美籍耶穌會士被囚四年飽受虐待	57-06
1957.6.	陽霖總主教訪美警告慎防中共陰謀	57-08
1957.7.19	中共假借「愛國」名義誘迫教友叛離真教	57-09
1957.7.19	中共所謂「代理主教」教廷絕不承認	57-11
1957.年底	共黨殺戮神職人員數字驚人	57-12
1957	光啓出版《愛的考驗》記錄可歌可泣英勇 芳表	57-13
附錄		
	附錄一：中國教務檢討	附錄-1

日期	篇名	頁數
	附錄二：國際公教出版會議演講詞 中國公教鳥瞰	附錄-7
	附錄三：一萬四千聖職人員應召令留華固 守	附錄-12
	附錄四：中國天主教會的三自問題	附錄-15
	附錄五：關於三自問題	附錄-23
	附錄六：給自由天地教胞一封信	附錄-27
	附錄七：痛斥中共的『三自運動』	附錄-31
	附錄八：三自運動大會中董若望神父講詞	附錄-33
	附錄九：華南總修院歡迎會上黎公使論中 國教務	附錄-37
	附錄十：天主教徒向中共投降了嗎？	附錄-40
	附錄十一：教宗致書中國天主教會	附錄-44
	附錄十二：黎培理總主教講·李盎博節譯	附錄-50
	附錄十三：福爾德主教殉職黎培理總主教 致詞讚揚	附錄-53
	附錄十四：「中共怎樣摧殘教會」	附錄-55
	附錄十五：教宗庇護十二世頒賜中國聖教 會通諭	附錄-62
	附錄十六：從聖母到耶穌	附錄-69
	附錄十七：「大陸天主教的苦難」由一教外 學者報導 編後語	附錄-77

一九四八年之前

1945.8.

中共崛起，教難展開

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勝利後，老百姓都鬆了一口氣，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平安度日了。想不到中國共產黨這時正在擴張勢力，活躍起來，尤其在蘇聯協助下，更加強了他的暴力，先後在湖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北部佔地做巢，並在巢穴附近打天下，為赤化整個中國。但那時他們也受到國軍抵抗，因此打打停停，進進退退，使當地居民不得安寧，苦不堪言；特別對他們仇視的天主教，早已展開毒辣的迫害。

說到中國共產黨，這裡該一提他們的起源。中國原是一個敬神大國，老百姓大半信佛，也有部分信道教、回教、或信天主、基督等。但自一九二零年代馬克思的無神唯物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就有人信從而有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國軍北伐勝利建都南京時，共酋朱德和毛澤東即在漢口另起爐灶，和國民政府唱對台戲；結果失敗。

自一九二九年至三四年，中共在江西創立「蘇維埃政權」，並向北竄。翌年竄至陝西延安，並將延安作為中共赤化中國的大本營。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朱德和毛澤東名義上參加抗日，實際卻暗中為自己擴充軍力。

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蘇聯佔據了東北；中共在蘇俄協助下接收了日軍遺下的大批武器，於是軍力大增，開始由各路進攻，蘇聯也直接協助作戰。至四九年秋末，終於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赤化了整個中國大陸！

由於共產主義主張無神唯物，因此對有神的宗教都認為是「人民的鴉片」，決定要剷除、消滅。於是所有宗教都成了共產黨的仇人，特別對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的天主教會，更加殘酷地迫害。自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在其佔領區的一百二十八名國籍司鐸中，竟有七十

四位作了中共迫害下的犧牲品！

這種毒辣迫害，使許多傳教士不得不離開崗位，逃往他鄉；於是北平、天津、濟南及青島等大城市，暫成爲避難的中心。有些教區，就因此沒有了傳教士，影響了傳教工作。

現在我們揭開天主教香港教區出版的〈公教報〉，看看自一九四八至五七年期間有關中國大陸教難的史實，可看到大陸天主教在中共立國前後近十年中，怎樣血腥毒辣地迫害了中國天主教會！

1946.12.8

五位神父失蹤被殺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正預備慶祝聖母無原罪始胎節那天清晨，教友們到聖堂參與彌撒時，卻不見神父來到。後來知道共有五位神父、四位獻堂會修女都「失蹤」了！他們都莫名其妙的失蹤了！其中三位是上海教區的本籍神父，即張景超、張孝松和張登儀；兩位是法籍神父的和神父及祿神父。原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軍佔領了蘇北部分地區之後，就亂殺良民。在十一月二十日一夜，被槍殺的鄉鎮長、保甲長等即有二萬多人！而十二月八日失蹤的神父中，後來有人發現有一位神父被活埋於荒山野地。……但外界對這事一直無法知道清楚。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有位在蘇北合德傳教的耶穌會帥神父，被逐出境抵港，才述說了這件慘事的真相。他說：當年十二月八日，沭陽天主堂慶祝主保節，因此兩位張神父和兩位外籍司鐸都到該堂參加慶祝。就在這時，神父便「失蹤」了！有個共黨軍人曾向一教友說：「一夜我一手就槍殺了四個神父。」帥神父說：「這四位神父就是上述去沭陽慶祝堂區主保時失蹤的！」另一位張孝松神父和四位修女也在這期間神秘失蹤，後來也確悉都被中共謀害！張孝松神父即係被發現活埋於荒山中的。

至於那三位「失蹤」被槍殺或「活埋」的殉道烈士，其中兩位爲上

海浦東人，而張孝松神父祖籍爲浙江鄞縣。在上海生長，他於晉鐸後曾說：「我願爲愛耶穌多受些苦，所以喜歡在蘇北苦地方傳教。」遭共黨迫害，是他意中事。因此他也說過：「在這裡傳教，性命是朝不保夕的；但爲天主犧牲，是多麼值得而有福啊！」他年輕英俊，對文藝特別愛好。聖體軍小叢書中的〈花鳥曲〉，就是他的創作。他被害時，年僅三十一歲！

另一位張景超神父，和一位張登儀神父，也都是晉鐸不久的年輕有爲的神父。據一位曾在修院教神學的耶穌會查仕敏神父說：「張景超神父在修院時，就有致命的心火；他特別愛閱讀致命聖人的歷史，並且特別敬愛致命聖人。想不到最後他也獲得了致命的榮冠。這也可說是天主報答他的忠信，賞賜了他致命的光榮！」

一九四八年

1948.1.

中共得勢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公教報〉，載有一則來自香港遠東通訊社的消息，記述一外籍教士胡愛華由中共佔領區脫險的經歷和他的一些見解。他說，中共得勢，由於日本侵華時僅據守中國各大城市及鐵路交通站，使散佈在鄉村地帶的共產黨，以救國抗敵的姿勢，號召了百萬知識青年參加抗戰。在此期間，他們就以軍事知識訓練鄉民，同時又以紅色理論灌輸他們。到日本投降時，他們已能抵抗政府軍隊，因此造成大規模流血的殘酷內戰。

胡神父的牧區，經三十年的慘淡經營，已有一座宏偉的教堂，一所設備完善的醫院，和訓練護士的學校，孤兒院，及教會學校等。如今已被共黨破壞無遺！那座三層高的醫院，被劫掠後再放火焚燒，所有磚石都被搬走。他們怕宗教及西方文化阻礙其發展，故盡力破壞、消除、不願有所存留。

同年一月二十五日來自遠東通訊社的北平訊，報道原有二百教士的故都北平，最近已增加了三位主教和三百位教士。他們原在華北各教區傳教，如今逃到北平，為免受中共殺害。當時北平鄰近的九十個堂區，已有六十多淪入共黨手中。在淪陷區的教堂，已不准獻祭；拘留的神父，都已成爲共軍的俘虜。

1948.2.

華北各省共黨佔領區人民不堪迫害

是年二月，雷震遠神父由北平到上海，發出一份特訊，略述華北各省所有共黨佔領區的人民不堪迫害，相率逃亡，衣食不濟，情況至慘。天主教在綏、察、冀、魯、豫五省分設民眾建國協進

會，並在北京設總會，由雷震遠神父負責從事救濟難民工作。已設多所小型手工業廠，供難民從事生產，又以器材供給人民改良農業。並計劃將此工作推廣至全國各地，使難民得安居樂業。

1948.2.15

共黨惡意污蔑教會人士

另一高隆龐會的彼得奧格神父於二月十五日稱：中共冀圖攫取東亞，現已逐步成功，其勢力已延伸至中國心臟，採用游擊策略，襲擊湖北各城鎮，破壞交通站，驅逐難民湧入大城市，造成糧食恐慌，間接促使國民政府經濟崩潰。有關教會方面，華北的教堂已慘遭蹂躪。廣東省北海也有掠劫教堂、俘虜教士等事發生。

三月十四日〈公教報〉的頭條新聞，是紀錄幾個英美領事館人員、教士和平民，由長春到北平，透露長春、吉林、瀋陽等外圍地方，已經無法傳教。當時東三省人口為四千三百萬，其中二十萬為天主教徒。在吉林教區的大修院，原有四十五名修生，此時已被迫停課。院中暫時收容了共區逃來的三十位聖母聖心會和中國傳道會修女。她們以縫紉、手製捲煙等出售，以維持生活。有二十七個傳道機構被搶掠一空。擁有二千八百會員的公教進行會及教堂、司鐸宿舍、女修院等，均已陷入共手。在哈爾濱有九名奧國神父受到嚴密監視，並迫聽共產主義的宣傳。教友不准入聖堂參與禮儀。在長春未撤退的教士及修女，極難提供他們食糧。一些冀圖由共區運輸糧食的農民，常被共方槍殺。

五月二十六日，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與播道專家施恩神父(F.J. Sheen)等十四位神職人員由廣州抵港。翌日耶穌聖心節，史樞機在堅道主教座堂舉行大禮彌撒。晚上施恩神父在香港電台(NBW)作廣播，指出共產主義對中華民族「民胞物與」之道及所

重視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概念予以粉碎；他們認為屬於某一階級之一，對別一階級之一應予仇視。這實在摧毀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認為神聖的「四海兄弟」的教律。可見共產主義毀滅人倫，唯物論調為文明之敵。

施恩神父立論嚴正，辯闡明晰。是晚他的廣播以真理立場指斥共產主義的錯謬。他們沒有人性，只有暴力，且把一向施諸中國人民之打殺手段，也施於傳教士身上。

1948.7.4

汾陽十八堂區陷入共手

七月四日公教報一則華明社的汾陽通訊，報導汾陽教區二十三個堂區，已有十八個堂區淪入共黨手中。所有天主教學校和安老、育嬰等設備已全被摧殘或解散。所有土地、房舍、財產均被沒收；各堂區神父大多逃回總堂。有四位神父因離總堂較遠，未及逃跑，後即音訊杳然！而濟南天主教修院中的二十七名國籍修生，即奉命遷往漢口繼續修程。

當時河北省的獻縣，早被共黨佔據。境內修院及學校，也先後被侵佔。據一加籍修女賈耐爾稱：她們的撤退令函件，被中共當局扣留了兩個多月之久！如今尚有三十四名修女不准離開。在獻縣的三十六名神父、修女中，有五人受特別監禁。

在福建廈門教區，這時卻獲得一個喜訊，即自馬守仁主教逝世後懸空一年又四個月的牧座，已由教廷委任了班籍道明會會士茅中砥神父為廈門主教，使當地教友不致成為無牧之羊。茅主教原為道明會東方傳教學院首任院長。博學多才，仁愛可親，廈門教區，深慶得人。

1948.7.12~7.14

山東兗州教區遇浩劫

山東省兗州教區就在本年七月中遭遇浩劫。據一奧國籍聖言會神父在上海向華明社報道：共軍進佔兗州之前，炮火之猛烈，較他在第一次歐洲大戰中所經歷的情形更甚。城內的天主堂受到嚴重損毀。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之夜炮火最烈；天主堂、學校、修院中彈百餘發，教會財物處中彈四十二枚；城內的主教座堂，其屋頂一再被砲彈擊中，精緻的五彩玻璃窗，大半被擊碎墜地。

翌日國軍飛機飛來反擊，天主教學校、修院的大部分及印刷廠，全被化爲瓦礫。在圍城及巷戰中，城內人民死者盈千。但全城六十六名神父及一百二十名修士、一百二十名修女，竟無一人死傷，堪稱奇蹟！在破城之夜，修女院的三層樓，屋頂正中一炸彈，穿過屋頂、直到底層的飯廳。這時正有四十餘名修女聚集廳中，炸彈卻未爆炸；好似炸彈有眼！城內一所由聖神會修女主辦的天主教醫院，在圍城期間晝夜不息治療受傷軍民。城陷共時，醫院內尚有大批受傷軍民。一位名叫杜大尼的修女更冒著砲火搜尋傷者，並掩埋街頭的屍體。她充滿基督的愛，勇敢爲苦難者服務。

1948.7.14

太原天主堂難民以樹葉草根爲生

七月中旬華明社上海訊，傳出太原總主教李路嘉的報告：太原城內所有天主教的地方都已擠滿難民，她們大半以樹葉草根爲生。太原教區司鐸都屬方濟會會士，在城內有二十四位神父。至於城中的醫院、孤兒院及學校，都由馬利亞方濟會中外修女主持。當時上海方濟會總部尚不知有關撤退太原教士、修女的任何計劃。

1948.7.

貴州土共搶劫天主堂

十月三日公教報載貴陽消息，述說在七、八兩月中，時遭共黨非正規部隊騷擾。貴陽南部的王母鎮，七月被有精良武器的部隊侵入天主堂及二神父住宅，住了九日，把所有財物全部洗劫。並以大斧劈毀家具箱箧等物。這些隊伍在侵入時，高呼「打倒南京政府。李濟深萬歲！」並揚言要解放人民，廢止稅捐，准許種植大麻。誘使人民信服她們。

1948.9.29

老傳教士陸伯祥病逝

九月二十九日，一位在廣東省海豐、汕尾及沿海一帶傳教三十年的老傳教士陸伯祥神父(M. Robba)在香港嘉諾撒醫院病逝。這位七十高齡的陸神父，於一九一三年十月來華，後被派往廣東沿海一帶傳教。一九二七年曾與白英奇神父(L. Biachi，即後來香港教區第五任主教)，黃子謙神父，尚有七位嘉諾撒修女被共黨游擊隊所擄。其時海豐一帶共黨猖獗，到處做亂，仇視宗教，毀壞聖堂，扣押神父，教友被殺害等情形日有所聞。他們常逼迫被囚者高呼「共產主義萬歲！」若有不服而改呼「基督君王萬歲！」即會被殺，或被重打。

這位在廣東傳教多年的傳教士，在逝世前數日，感到身體不適才由白英奇神父，安當明主教陪同，在九月抵港，但他已功德完備，在其生日及主保慶節當日，榮歸天國。

1948.10.24

廈門教區得新牧

十月二十四日傳教節，教廷委任的廈門教區主教茅中砥，在香港堅道主教座堂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主持晉牧禮，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和福州教區趙炳文主教襄理。參禮的有大陸其他教區的主教十五人，各傳教會司鐸三百餘人，修士、修女近六百人。

港督代表納爾遜上尉及副官、各國領事或代表，加上很多教友不下三千人，使很多教友擠在聖堂外，為香港教會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祝聖主教典禮。當時禮儀進行情況均拍攝電影，以為教會時事新聞播放。是日在玫瑰崗的道明會院舉行慶祝新主教大聚餐，到有十五位主教，及許多神父、修士、廈門教友代表等不下三百人。席間各方致賀詞及茅主教致謝詞，都錄音保留。

茅主教受祝聖後，在香港以約一個月的時間參觀港九公教學校、醫院、安老院、及慈善機構等，以做發展廈門教區的參考。

十一月二十一日，這位有新思想、新作風的茅中砥主教，即離港赴廈門履新。在就職前兩天，茅主教向公教報總編輯程野聲神父透露了領導廈門教區的方針：一、提高中國司鐸的地位，使他們能和外籍神父有同等的待遇；二、致力中外司鐸同心合作；三、廈門教區重要職務，將由國籍司鐸擔任。這方針，他願在公教報發表，以收上下合作之效。

1948.11.4

于總主教經港講「當前我國教會應有的努力」

是年十一月四日，南京總主教于斌由星洲返國時經港，受香港恩理覺主教、陽穀牛會卿主教、廈門茅中砥主教及中西司鐸、

教友代表等五六十人到機場歡迎。後到香港主教府接見信眾。次日茅主教在玫瑰崗道明會院歡宴于總主教。席間于公致詞，主題為「當前我國教會應有之努力」。下午在港九各界歡迎會中，呼籲大家要實行愛的生活，這樣才能改造世界。他說：「我個人的政治主張，由於我是負擔了宗教的使命，我們天主教一向提倡精神生活與愛的生活，但近些年來卻有共產主義者舉起唯物論的招牌，倡導所謂新的生活方式，這種唯物的庸俗的享受的宇宙觀，破壞了人類道德，消滅了人生意義，更摧殘了我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侵略的大集團。我們天主教，並不是唯物論，也不是唯心論，我們是精神生活者，也兼顧到物質的生活；不過，是精神第一，以精神控制物質，支配物質的世界，我們天主教這個主張，改造了歐洲的文明，也建立了世界的理想文化。可以說：一部科學史就是宗教的精神駕馭物質的發明史。我們有這個主張，有這個最高的人生理想，可惜了解的人並不多，實行的人更不多，今天，我們只看見共產黨徒，利用階級鬥爭，來破壞世界和平，那種暴戾的、野蠻的、無理性的行為，早已向全世界的人類宣戰，共產暴徒不但摧毀了人類文化，而且正在各處瘋狂的蹂躪宗教的繁花秀草，我們始終一致，在每一個地方，都苦口婆心，傳遞基督的愛；這世界，實在是愛太少了，我們天主教的主教神父和修女們，到處大聲疾呼，教人類要愛，互愛，廣傳偉大的愛。今天，在這裡，看見了各位那顆熱烈地表現出來的愛心，我們覺得，這世界還有光明、正義和愛。

天主教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我們中國的天主教也有七百年歷史了，對於愛的工作的發展，精神生活的推動，我們並不自滿，但也不抹煞事實的表現。今天，我們中國，天主教徒已有了八百萬，慈善事業，文化事業，如學校，育嬰堂，慈幼院，養老院，托兒所，醫院，幼稚園等，遍佈全國，我們天主教的五千位神父、修士、六千位修女們，足跡走遍了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抗戰勝

利以後，那些被日本法西斯強盜摧毀了的學校、醫院等，都已經恢復了，我們不斷的在推動精神生活，發展愛的工作。

可是，那些發動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徒，他們憑藉其暴力來摧毀世界人類的文明，也摧毀我們祖國的傳統文化。我們天主教，卻不用武力，不用一刀一槍，我們天主教的信心，是愛，仁愛。愛人的人，終受人愛；那暴戾對人的人，人們也將還以暴戾，所以，我們堅定的信，將來一定戰勝強權，我們的愛，一定會大放光明。

天主教的人，是堅定著愛的信心；這樣做去，我也許看不見我本人這樣做，是成功抑或失敗？但我可以堅決的說，這是人類的真理，宇宙的至善，生命的寄託，因為兩千多年來，在天主教愛的懷抱裡，我們看到了不少的壞人，變成了好人，所以，為愛而奮鬥的，將來一定勝利。」

于總主教這篇激昂的講詞，受到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六日上午，于公即離港回京。

1948.11.14

濟南戰爭激烈死傷無數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公教報有一則濟南近訊，說最近戰爭激烈可怖，死傷眾多，物質損失重大。在一天主堂內，共有二千五百餘受重傷人士由天主教醫務人員急救。已有數百人不治。該堂收容了三百名難民，後因中彈十二次而聖堂全毀，難民卻無一受傷。

濟南的小修院及孤兒院也全被炸毀。總主教楊恩賚的住所附近，有爭奪戰頗劇，洪家樓及孤兒院也有多處中彈，但天主教徒包括楊總主教在內均未受傷。

1948.11.16

田樞機到港養病

這時期，香港教區真是熱鬧，剛歡送了我國首都南京教區于斌總主教，不到十天，中國第一位紅衣主教田耕莘樞機於十一月十六日抵港。但他事前不讓秘書胡德夫神父拍電給公教報，以免麻煩很多人去機場歡迎。田公的謙遜樸實，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田樞機到港，目的是為靜養。因他自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在羅馬榮升為中國首位樞機之後，四月十一日中國聖統制建立，田樞機就被委任為北平教區總主教。於是上任之後，便積極發展教務。在革新、改善、或興辦教會事業方面，無不開全國風氣之先，例如將河北省各教區小修院改為聯合小修院，並採用教育部正式中學制，以提高修院教育水準。創辦上智編譯館，提倡文化學術傳教；主張培育專才與教外學者、專家能分庭抗禮。由於辛勞過度，以致積勞成疾，終於患了心臟病。先在上海就醫，至十一月十六日再到香港檢驗、治療。暫住玫瑰崗道明會修院，後入寶血醫院療養。香港教會上下都熱烈歡迎田樞機，並決定於十二月九日假香港大酒店舉行盛大歡迎會，使信眾有機會一瞻樞機的德容道貌。

十二月二日下午六時，跑馬地聖瑪嘉加利大堂特請田樞機主持聖時及聖禮降福。在聖時中，田樞機向教友講《教友的傳教責任》，略謂每個教友都有傳教的責任。並強調應注意上層社會人物。過去聖保祿所交接的，都是知識界和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聖伯多祿身為宗徒長，他明白：如果能歸化在朝的人，其他人就很容易歸向天主。

田樞機鼓勵大家注意：傳教的方式要合潮流，要時代化，迎合現代人的心理；這樣才能使現代人喜歡接受。另外，要求天主聖寵的幫助，善用天主的聖寵去工作，就會無往而不利。

田樞機又強調：不論男女老幼，都有傳教的責任。每個人可按自己的地位，善用一切機會，努力做去，必收很好的效果。最後，田樞機特請教友為患難中的國家，特別為華北受苦的教會祈禱；因為現在華北地區已不能傳教，有近千神父及近千修士、修女逃難到北平；而逃難到北平的教友，更難以計數。

後到會所接受信眾的熱烈歡迎。在會長致歡迎詞後，胡德夫神父代表田樞機致答詞。闡明《天主信友應作什麼？》略謂天主教會，是一個團體，或可說是一個大家庭，所有成員當按各自的環境和職業擁護主教、神父辦理行政事務，乘機向親友介紹、宣傳基督福音，在反公教的地區和團體中，可用地下工作去阻止惡勢力的發展，至少不以自己的言行和態度去加強他們的力量。我們知道教會是大家的教會，事業是大家的事業。所以「大家的事情，要大家去做！」

當晚該堂神父教友假座英京大酒店歡宴田樞機。有二百餘人參加，各報記者都來爭取鏡頭，一時鎂光燈閃爍不停，翌日本港中外報刊都有關於田樞機的新聞和圖片。

十二月五日，灣仔聖方濟各堂特請田樞機主持慶祝堂區主保的感恩祭，參禮教友約三千人之多。下午在互勵會義校禮堂舉行歡迎會。田樞機在會中作簡短演講，鼓勵教友努力為教會服務，為人群謀幸福，並望大家為多難的祖國祈禱。

1948.11.24

中華殉教真福列品

太原是一個充滿信德光輝的地方，一九〇〇年七月，拳匪之亂時，就有兩位主教、兩位神父和一修士、七位修女及不少教友在太原被殺。教宗比約十二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將其中二十九人列入真福品。

1948.12.9~12.12.

香港教區歡迎中國第一位樞機

十二月九日香港教區教友於下午五時在香港大酒店二樓大禮堂舉行歡迎大會，歡迎中國第一位紅衣主教田耕莘樞機。是日參加的中西教友八百餘人，使該大禮堂座無虛設，並充滿愉快氣氛，是一個難逢的，又很親切的家庭式聚會。

田樞機在恩理覺主教陪同下，在熱烈的掌聲中準時入場。

歡迎會主席鍾境培在致歡迎詞時說：今天這歡迎會，是專程向田耕莘樞機主教致敬的。……田樞機德高望重，勞績卓著，推行教化，翊贊中樞，久為信眾所敬仰；此次蒞港，諸承啓迪，不勝榮幸。田樞機是中國人，是我教會的棟樑，乃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尊榮。可見華人篤信教義，為德日新，以能跟著世界文明一齊演進，堪與各國人士並駕齊驅，為國為教增加無限光彩！今天的歡迎會，各國人士都踴躍參加，大家喜氣洋洋，融洽一堂，可見在天主教內並沒有種族之分或畛域之別。因此本港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由我天主教人士主辦的，為數不少。至於教育方面，在港九新界地區都設有學校，培育居民子弟。這次田樞機健康關係蒞港養痾，我們除表崇敬之外，還請田樞機多賜訓導，使我們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替社會多謀幸福，光榮在天大父。

外籍教友代表納德荷菲以英語致歡迎詞，略謂今日得田樞機蒞臨，出席此歡迎會，教友們深感榮幸。田樞機抱恙在身，因此謝絕了各地的歡迎會，但竟惠然光臨此間，我們深表感激，虔求天主恩賜田樞機聖躬早日康復，並更發展香港教區一切公益事業，以報主恩。

由於田樞機體弱，不能多做談話，故由他的秘書胡德夫神父代為答謝。胡神父說：此次田樞機無力多談，要他代言數語：香港教區社會事業的表現，使樞機大為快慰。在教育事業方面，希望香港有座公教大學，使教義更發揚光大，造福社會。現在田樞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機身在香港，心在北平教友。待健康稍佳，即將回平。香港教友對社會事業的精神，值得各地效法。待回北平後，田樞機也要向教友們宣揚這種精神，使北方教友與香港教友的精神打成一片。目前國內情況嚴重，請大家為他們向天主祈禱。

當天散會後，即知田樞機決於本月十三日赴穗轉南京返北平。

但十二月十二日田樞機不辭辛勞，應邀蒞臨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持慶祝該堂主保節的大禮彌撒，為香港百年來教會史上最盛大的一次慶祝典禮，歷時一個半小時之久。

當日在滿堂參禮者中，很令人注目的有幾位由廣州教區派來的司鐸及教友。原來他們是來迎接田樞機於翌日(十三日)去廣州的。他們透露：廣州軍政方面與教會聯合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田樞機光臨。

1948.年底

一九四八年中國教友統計

五月二十九日的公教報，刊出上海徐家匯光啓社發表的統計數字，即中國天主教教友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底統計：有 3,274,740 人。其中包括去年領洗的新教友和候洗者 28,532 人。天主教學校計有大學三所、中學一八九所、小學二，〇一一所。

1948.年底

外籍記者公認中共干涉宗教自由

在一月九日公教報的報導中，有一條美國公教新聞社的上海電訊，述說最近詢問十二個外籍記者，有十一人承認中共之干涉

宗教自由，已達顯著程度。

美國合眾社上海社社長古耳在調查時答說：「中共政權干涉宗教自由已達顯著程度。」並說：「鐵面無私的史實是共產主義企圖破壞人類對上帝的信仰鐵證。」

另一記者說：「外蒙傳來可靠消息，謂共產黨業已根本剷除蒙古人的佛教信仰，可見共產主義之排擠宗教，不以天主教、基督教為限。」

一名美國記者頗不滿美國國內報紙不以適當篇幅報告中共排擠宗教之消息，他指出：「美國國內編輯，茫然不知所從，似對此問題均漠不關心，因此報端所刊此類消息寥寥無幾。」

華明社另一上海訊則提及：山東省的濟南、煙台、威海衛等各大城市均被紅軍佔領，但尚未有危害的事發生；只是教會學校的國文及公民科等，已被迫停授，並組織了學校委員會，在八個委員中，有共產黨的代表在內。

中共成立的華東大學，此時想遷至濟南齊魯大學的校址。中共另一大學，是在河北省南部的石家莊。在中共佔領江蘇省的徐州之後，華東大學就在此設立了分部。

一九四九年

1949.1.20

陝西漢中新主教就職

羅馬傳信部於本年一月二十日任命孟守道（Fr. Josep Maggi）神父為陝西省漢中教區的主教。孟主教為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一九二一年晉鐸後來華。一九四六年八月受委為漢中教區代理主教，到任後，創立了善導修女會、男子中學、公教醫院、育嬰院等，並開設新堂區多處，又提倡避靜，鼓勵教友做福傳工作，對教區建樹頗多。

1949.2

太原被困人民命在旦夕

二月初，獲悉山西省省會太原被圍困已經七個月，人民飢餓已達極點，命在旦夕。目前人民所能得到的食物，僅豆油餅一種，高粱小米已貴得人民買不起。食米靠空投。每天有二十架飛機來往於青島太原之間執行此項職務。有時因共軍高射砲射擊，無法完成任務。圍城的共軍在距城三十英里之間，日夜砲轟，傷亡人數無法估計。華明社一記者報道，有一據點，死屍堆積如山。公教所設臨時醫院，有一時期收容傷兵達六百人之多。

太原總主教李路嘉率領二十多位神父，四十位修女參加救護工作。方濟會的公教醫院可容九十病床，另設診所兩處，盡其全力幫忙。雖然自己也在重大困難中，但仍極力展開愛人工作。在省城外叢集的難民，有三萬三千人。城西北部的工廠大部份已陷共。鐵路僅在城內行駛，各處路線均已不通。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當時山東山西兩省共黨對宗教的迫害，日益加緊。他們在公開講話時，常斥宗教爲人無益，說宗教的行動，使人心神不安。在山西，佔據教堂的共黨雖已退出，但常來借做演劇之用。

1949.2.12

專訪李善修神父

二月十二日，公教報記者去訪問文藻月刊主編李善修神父，他是法學與神學博士，在於斌總主教出任首都南京總主教後，就委任他出版文藻月刊。李神父說：「于總主教一手培植的南京公教事業，因戰亂，現在幾已全部停止工作！北平、上海、濟南幾個公教事業素稱發達的城市，現已無能爲力，只有華南的香港，未受戰亂影響，前途不可限量！希望各公教刊物密切聯繫，向著同一的目標，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把真理宣揚出去，使真理打入各階層，左右社會人心，那就算完成任務了。」

1949..2.12

解放區教會人士南下

華北及華中解放區內，環境變化很快，公教文化暨傳教事業多受限制，使各地辦理文化事業的人士或傳教人員紛紛南下；例如主徒會及耀漢小兄弟會的會士，南京文藻月刊主編李善修神父，益世周刊主編劉宇聲神父，安國教區副主教呂之麒，南京教區秘書長兼副主教牛若望，原籍比國業已歸化中國的雷震遠神父，河南信陽教區張維篤主教等，都先後到香港。上海耶穌會的文學院及初學院修士四十餘人也由該會的傑出會士王昌祉神父率領到澳

門繼續學業。同時北方的耶穌會十一位初學修士，也由兩耶穌會神父帶領到澳門。但為長久計，他們在澳門僅數月，即遷往馬尼拉居留。

1949.2.中旬

田樞機在滬無法北上、飛港養痾

去年（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三日回大陸的田樞機，先在廣州逗留數日即去上海，預備經南京再北上。可是戰局惡化，使他無法回平。只好在滬暫住療養，不到兩月，於二月中旬再度飛港養痾。

1949.2.中旬

察哈爾全境人民受苦

在共黨佔領下的察哈爾及綏東，天主教所推行的工作已遭受限制，共方對宗教自由的政策，在再度變更中。教會工作人員的處境有如履薄冰之感。綏遠的集寧教區，教會被徵收苛刻重大的財產稅。樊恆安主教不得不停辦孤兒院，除患病及殘廢的兒童仍留院外，其餘樊主教均籲請教友做愛德收養。但所辦的養老院只好關閉！年老力衰的老人只能沿門求乞。

張家口四位比籍神父，在共黨攻陷該城後，即被禁出城，且美其名說：「以免遭遇危險」。

在崇禮縣西子灣的教會中學，曾因經費困難而停辦。

在察哈爾全境，人民普遍都遭清算，沒收土地。綏東方面，在積極進行減租減息運動。

1949.2.17

三座天主教大學陷入困境

天主教的三座大學，即北平輔仁大學，天津津沽大學和上海震旦大學。輔仁和津沽已在赤色政權統治下生活。據三月十三日的公教報報道：輔仁大學教授十六人於二月十七日發起接管校政，提出八項辦法如下：

- 一、該校教育應遵照新民主標準。
- 二、明白分開宗教教育與普通教育，校內不得做宗教宣傳。
- 三、財政移交中國人管理；帳目全部公開。
- 四、由中國人接管校政。
- 五、聘請教職員以人民選舉為基礎，不根據少數人意旨決定。
- 六、學校當局資助清貧學生。
- 七、公開討論員工福利問題。
- 八、在移交校政期間不得停課。

據美聯社北平電：擁有二千八百多人的輔仁大學，頃已全部被共黨沒收。北平中共新聞報痛罵神父修女，並謂輔仁師生已決意將外籍神父驅逐。

據華明社訊：在共軍壓迫下，華籍的孫正元神父任輔大的傀儡校務長。輔大司鐸書院則被佔據。

1949.2.下旬

共黨佔領地區擴散

天津和北平的《益世報》，這時已被沒收。處此政治易手中，羅馬聖部早已指示臨近共區的聖職人員部分不撤退。但這時除了

華中武漢等地尚在求學的中西司鐸南下前往港、菲、澳等地繼續學業外，尚有很多神職人員留駐原地工作。

安徽省蕪湖縣北岸的巢縣、含山、和縣、運漕、無為等城市，於二月下旬已被共軍佔領。津浦縣南段的滁縣，也已陷共。江蘇省北部的揚州也已變色。表面上尚未有迫害行動，只是在皖北方面有共軍隊長邀請外籍傳教士去出席宣傳大會，參加他們的〈自動樂捐〉，以貢獻該地「解放」的公共基金。

1949.3.11

比籍天主教護士在南京被槍殺

三月十一日，南京發生一件驚人的槍殺案件，當晚仁愛診療所一名比籍護士迪蘭小姐被一兇徒開槍擊斃。她是雷鳴遠神父創辦的「天主教鳴遠小組服務團」。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隨其他四個團員一起自比國來華，並在南京開辦仁愛診療所，專為貧民服務；並在學校改進學生宗教活動。過去數月診治的人數在四千以上。迪蘭小姐三十二歲，看護與醫療經驗豐富，深為貧民敬愛。她盡力為貧民服務，在深夜也到貧民區為產婦接生。那晚她聽到有人拍門，並有人在喊要看病。迪蘭立即去開門，不一會她就發出慘叫，接著便是一聲槍響。她的同伴立即趕到大門前，見迪蘭已被擊中殞命！是誰奪取了她的生命呢？她無冤無仇，為什麼會遭槍殺呢？這問題無法回答，但似乎大家心裡知道。

當時南京郊外有六萬難民在極度困苦中生活，五所公教醫院都免費為人診治。

這些難民全部來自共黨佔領的各省。沿江及東城外一帶連簇的草蓬茅舍中所住難民，來自皖北、山東、平津及東北地方；東南門外的棚戶則為江淮產米區逃亡的難民。由於飲食、語言、習慣之不同，遂形成此二集團。他們逃亡的目的，是由於解放區無

法謀生；有的是怕受迫害。一個魯籍婦人向教會福利工作人員說：她家八人已有人被當地共黨槍決；罪名是為違令藏匿錢財。因他們先曾要求人民交出金銀財物，後又頒令：凡有隱藏者處死。一位修女向華明社記者表示：她那裡的男女難民曾飽受痛苦，故對現狀生活能欣然以居。但營養不良的疾病非常流行。市區聖心醫院的流動診療車，每週兩次駛入難民區為他們免費診治。這項醫療工作係由護士學校畢業的方濟會修女主持。首都五所天主教醫院每週至少診治一千七百次。國際紅十字會已在進行為難童補充營養的計劃。

1949.3.尾

海門天主教中學被接管

江蘇省海門教區的天主教錫類中學，據華明社報道於三月尾中共已宣佈決定接管該校。錫類中學為一完全中學。該校校舍於本年初至二月中旬曾被共方徵用。

1949.4.16

大陸各地修士紛紛抵港

在大陸傳教的各修會，也已有不少先後遷至香港、澳門、或去南洋。傳教區的修院，也相繼南下。自去年（一九四八）十月開始，香港華南總修院已接獲平津一帶修院將南遷至香港的消息。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首批修士從北平若石修院來到華南總修院。共二十八人，分屬獻縣、永年、大名、景縣、徐州五個教區。他們在港逗留兩個月之後，即遷往菲島馬尼拉。有四名修士因病留港。

在這批修士離港前兩天，又有一批若石修院的修士抵港。這一批是在北平陷共後逃出的，共三十人，分屬獻縣、景縣、永年、大名、徐州、山西、四平街、赤峰、林東等九教區，其中七人是主徒會的會士。他們也將在華南總修院暫留，待出國護照到手，即去馬尼拉繼續修程。四月十六日，漢口的聖文都辣修院有二十六位修士抵港。他們分屬武昌、沙市、宜昌、常德、安陸、老河口、阮凌、圻春、湘潭、施南等十教區。這時華南總修院已近人滿，故四月二十七日又有十八位北平若石修院的修士來港，只好暫往澳門居住。可是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徐家匯大修院又有十七位修士由耶穌會蔡忠賢神父率領南下。他們屬上海、海門、南京、蚌埠四教區。最後一批是從撫順教區來的七位修士，另外尚有耀漢小兄弟會的修士到修院寄讀，因此本來很寬敞的華南總修院，這時擁擠不堪，已有九十五個修士居住在內，物資供應頗受影響，而且南北相會，語言複雜，南腔北調，到處可聞，相當有趣。

至於香港的西貢小修院和道明會玫瑰崗的聖大亞爾伯修院，這時也擁有近百位由大陸逃難來港的修士，真是空前的情況！

後來又有六位主徒會的會士抵港。他們是煙台崇真中學校長馬文遠神父，院長李之仁神父，以及四位會士。

馬神父在向公教報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在共軍進入煙台時，他們仍繼續工作。後因共軍不斷來纏擾，他們和學生就逃難到北平，最後到上海。逃亡的學生共兩千多，大半並非公教信徒。馬神父憤慨地說：「共黨的所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是不會兌現的；也許爲了宣傳，在初來時會尊重一點人的自由，後來就會加重壓迫。你們可看到北平的報館已一間間被封閉了；只要與『新民主主義』有半點不對的地方，就要冠上反動的罪名。教會學校原有兩間在煙台，一名『崇德』，一名『崇正』，如今不要說學校無法開辦，連人的行動也不得自由！」

這些在港的主徒會會士，已應南洋婆羅洲主教之請，不日搭船前往，他們將在那裡繼續辦學，做他們的文化傳教工作。

1949.4.23

徐州主教神父被監禁

這時江蘇省徐州傳來一個消息：徐州教區邵軼歐主教與彭善述、錢餘榮兩位神父於四月二十三日被當局監禁。原因是未遵令呈報教區的錢銀數字，後來登記之後，到六月一日始獲得釋放。

1949.4.23

上海郊外鄉民逃難到徐家匯

在此初夏期間，上海西南十至十二英里的鄉民三千二百人都逃難到上海，暫時棲息於徐家匯天主教八個中心區，即土山灣男孤兒院，聖母院，女孤兒院，教區修院，徐匯天文台，及聖依納爵堂主任徐宗海神父的學校宿舍、神父住宅等，都讓出給難民五百人居留。他們在過去兩星期內先後離開家庭。他們的村落因軍方為防禦而以猛烈武器蕩平。七寶的天主堂鐘樓已被轟毀，七寶所屬的其他各聖堂已與民房一起同歸於盡！因此居民無法取出任何物件。有的雖帶有一兩袋米，但無燃料，無法舉炊。可憐之狀由此可見一斑！

1949 春

中共在華北成立新政權、加強控制宗教

一九四九年春，中共在華北成立新政權後，旋即於平津地區封鎖新聞；這使教會工作人員相當不安。因為過去尚能報道天主教及輔仁大學受壓力的情況，而現在僅有的兩家報紙，只刊登猛

力抨擊教會及輔大的文字。在鐵幕後的華北教會學府所受的遭遇，已使華中及華南的教育家與教會領袖不勝驚異與擔憂。據最近南下的商人稱：共方對宗教的壓力已普遍至華北廣大地區，如冀省某鎮的教士已被軟禁。另一縣一些教友家庭隨時被共方人員入屋查看，盤問。很多地區神父甫離教堂即有人跟蹤。教友們參加宗教性聚會後，他們的名單就被共方公佈。教會學校的中小學生，都被迫聆聽共黨演講。他們每星期兩次到教會學校演講。

這時天主教的津沽大學（原名天津工商學院）在共軍佔領天津後，處境也日益困難，校方的行政已遭共方嚴重干涉。

1949.5.中旬

香港主教發起救助難民工作

由於大陸烽火連天，難民不斷湧至香港，這使自由的彈丸之地，平添了許多難民。香港主教恩理覺（H. Vahorta）便發起救助工作，於五月中旬在香港中區公教進行社成立了難民救濟委員會，以便難民和慈善家直接與該委員會接洽。

當時華北和華中的傳教士為免作無謂的犧牲，紛紛南下暫避，使港澳兩地原有的神職界住所已不敷應用，後政教當局確定收容辦法：香港方面擬撥出薄扶林的納匝肋靜院，澳門則以風順堂街的聖若瑟中學老校，作為逃難南下神職人員的臨時避難所。

1949.5.中旬

平津大學生紛紛南下

本年春末，平津的大學生紛紛南下，豫省的第五聯中全體師生約九百人，流亡到浙江吳興，預備在該縣繼續開課。當地機關

及居民均設法協助。張國光神父主持的地方福利機構更大力幫忙。有關學生的救濟委員會，由張國光神父、何慎獨神父、陽尹耕神父、縣代表張寄仙、湖州醫院代表張錚夫、衛理工會方純浩、戴仰欽和浸禮會的陳達農等組成。該委員會經常與美國援華醫藥福利委員會保持接觸，因為這美援組織與經濟合作總署在工作上曾有聯繫，該會執行秘書米家瑋神父已設法每月給每個流亡學生食米五十升，使他們在主要食糧方面已無大問題。

1949.5.17~5.25

武漢教會人士及教產受「保護」

武漢一帶於五月十七日易手。教會人士與財產方面完全受到「保護」。當地公安局給教會一函，調查漢口各堂區、機構、教會財產，以便保護云。

漢口廣播電台的天主教節目，五月初已停止廣播。漢口教區鄉下各處有些堂區已被當局佔據。

五月二十五日，漢口羅錦章總主教在無原罪聖母堂主持晉鐸典禮，這是漢口解放後首次舉行授品禮。新鐸為德籍方濟會士韓類思，他是湖北沙市教區的傳教士，是一眼科專家，已有醫師執照，並在沙市設立一現代化醫院，且辦一個為貧苦大眾服務的眼科診療室。曾為傳教士及護士講授眼科課程，受益者為數頗眾。可是前途如何，要看是否能信仰自由而定。

1949.5.20

陝西整屋教區主教公署被佔

陝西省整屋在五月二十日解放後，主教公署即被佔據，聖物

及其他器皿皆被搶掠一空。整屋主教高正一與其他部分司鐸等暫避山上，一面度靈修生活，一面從事生產勞動，以求食物自給。在工作崗位上一些神父仍在幫助病人，安慰並救護傷兵，也堅信心友的信德。

1949.5.下旬

教宗任命天水教區首任主教

五月下旬，教廷駐華公使館給甘肅天水教區發出一份電報，說明教宗庇護十二世已任命甘維德神父為天水教區第一任主教。使這個經歷兵荒馬亂及飢饉瘟疫的教區感到非常欣慰。

該教區原為代牧區，於一九四六年中國聖統制成立後，便升格為教區。該區代牧華勒薩（S. Wallesar）於一九四六年去世。新主教甘維德，德國人，方濟嘉佈遣會會士。他在天水工作期間有卓越成績，故獲委任為這新教區的第一任主教。當時該教區有九位國籍司鐸、二十位外籍司鐸，有一所設有六十病床的醫院，八個診療所，和一所學校，內有三百名學生。

1949.5~6

邵武監牧受辱罵

福建邵武監牧區轄下各地，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後，便先後解放。最近十一月初才收到他們的來信，獲悉政工人員最初給他們印象頗佳，老百姓也大量捐出食糧。但他們明言反對宗教，而且要貫徹他們的主張。六月初，王峻德監牧即被官方看守，並一再加以辱罵，原因是他們在一公共閱覽室發現一本雜誌中有不友好的論調。後來他們把該閱覽室封閉，才把王主教釋放。但不

久又被拘捕，問他教會是否藏有軍火？主教說明沒有，才讓他自由。可是管帳神父兼醫院院長被控拒用新鈔，曾一度被監禁。

邵武的天主堂，被控曾散佈謠言；在此藉口下，聖堂的收音機被沒收！

在邵武以西的光澤地方，天主教神父住院忽接通知，限他們在三小時內遷出，讓他們佔用。神父們只好急速遷讓，找一棲息處居留。

1949.7.11

江蘇劃分新教區晉升新主教

在此荷花飄香的盛夏，上海教區忽然傳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喜訊：教廷傳信部已於七月十一日正式發表國籍司鐸龔士榮為上海教區主教，傳信部又將原上海教區劃分為四個新教區，即上海本牧區，蘇州本牧區，海洲監牧區和揚洲監牧區。蘇州教區首任主教龔品梅，其他兩監牧為外籍耶穌會士。

可是萬想不到教廷委任的上海首任國籍主教龔士榮，竟因故未接受此重任！因此上海教區於去年九月九日惠濟良主教去世後，其空缺還要繼續懸下去！而蘇州教區的龔品梅主教，決定於是年十月七日舉行晉牧典禮。

蘇州是一個聞名全國的「人間天堂」，山明水秀，為一著名旅遊勝地。蘇州原為上海教區的一個總鐸區，由於上海教區轄地廣大，教友眾多，教務繁重，管理困難，因此教廷決定將蘇州總鐸區劃分出來，成立一個新教區。範圍包括常熟、崑山、吳江、太倉及蘇州五縣。以常熟、太倉、蘇州三縣設立三個總鐸區，由三位總鐸分治五縣的教務。在七月十一日正式委任上海金科中學院長龔天爵（品梅）為蘇州教區首任主教。

龔主教，名品梅，號天爵，上海浦東人，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生於世代信奉天主的虔誠公教家庭。一九三〇年晉鐸，從事傳教工作，繼而辦理教育事業，曾任松江正心中學、上海震旦附中、金科中學等校校長，聲譽卓著，為此被委任為蘇州主教，使蘇州教區教友深慶得人！

是年十月七日聖母玫瑰紀念日，龔主教在徐家匯聖依納爵堂舉行晉牧典禮。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主禮，海門教區朱開敏主教及教務協進委員會秘書長華理柱主教襄禮。參加盛典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不下二千人，盛況空前。禮畢，受各方熱烈慶祝。至十月二十一日赴蘇蒞任，受當地教友熱烈歡迎。十一月五日視察蘇州城中諸家的露德聖母小堂。此後即赴常熟、崑山、吳江、太倉等縣視察教務情況，計劃發展各地的教務。

1949.8.10

齊齊哈爾監牧與十餘司鐸被監禁兩年尚未獲釋

這時中國最遙遠的一個監牧區齊齊哈爾有消息給香港公教報說：「胡幹普監牧與白冷會十一位神父已被監禁了兩年尚未獲釋。其中有一名叫司啓蒙神父的，現正罹重病……。」

齊齊哈爾另一消息說：一位年僅三十六歲的年輕神父李伯鐸，於本年八月逝世。教友們深感悲痛。因他在富拉爾基任主任司鐸時被監禁，一九四七年八月，被判受笞刑及火刑。此後體力衰弱，但仍要他做笨重的工作，他盡力去做，到一九四八年秋，開始患重病，至今年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去世。大家在悲痛之下，都欽佩他勇敢為主做證而忍受痛苦、迫害，給同道們樹立了德表。

1949.8.10

陝西同州監牧區房屋修院被迫遷讓

陝西的同州監牧區致函公教報，述說於四月中解放後，修院與其他教會房屋已被迫讓出，教會主辦學校的功課已被減少，鄉間的堂口有的已全部被佔據，有的則佔據一部份。該監牧區的主教穆繼文，領導著五個國籍神父和八名外籍司鐸。尚有五名國籍司鐸在北平讀大學。教友們較以前熱心。這是穆主教來信中所述說。在秋季開學時，蚌埠的公教學校已不准神父修女教學。這些學校名義上雖屬教會，實際上教會已無任何權利！為教友及慕道者所購買的各種有關宗教的書籍，全部被警察局扣留，說要檢查內容，俟後會通知教會是否可用。而教會始終未獲得通知！

1949.8.14

瀋陽劃分兩教區

八月中旬，廣州方面傳到香港一個教廷駐華公使館的消息：瀋陽教區已分為兩教區，即瀋陽總教區及營口教區。瀋陽新總主教為國籍皮漱石，營口主教為法籍魏理諾（譯音）。

這時中國已有四位華籍總主教，即北平的總主教田耕莘樞機，南京的于斌總主教，南昌的周濟世總主教，和瀋陽的皮漱石總主教。而華籍主教也已增至三十七位。因在八月十四日汾陽的新主教雷震霞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聖堂由黎培理總主教主持晉牧典禮。是日襄禮的，是朱開敏主教和華理柱主教。雷震霞主教年僅三十四歲，為國籍主教中最年輕的一位。（一九五五年被捕入獄，一九七〇年在山西太原市被判死刑，同年二月二十六日被中共槍殺，成為我國的殉道主教！）

1949.8.25

宣化善牧病逝異鄉

大家正高興近幾月來有六位中國神父晉升主教的時候，在香港一醫院卻傳出第二次施手術的張潤波主教，因流血太多，體力不支，於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領了傅油聖事，延至二十五日平安去世。翌日由田耕莘樞機主持殯葬彌撒，香港教區恩主教、助理白英奇主教、河北正定教區陳啓明主教、教廷駐華公使館秘書，以及神父、修士、修女數百人執紼，到天主教墳場安葬。

張潤波主教，為河北省宣化教區主教。一八九九年四月四日生於北平雙樹子一個虔誠公教家庭。自幼矢志修道。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晉鐸。後在修院教育小修生，並在北平輔仁大學任天主教學生的指導司鐸。一九三三年應教廷之聘，赴傳大任文哲教席，成績斐然。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教宗任命他為河北省宣化教區主教。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晉牧後返國。

本年春，張主教突患肺炎，後轉急，必須施手術。時北平正在動盪之中，不宜靜養，遂辭去耕莘中學校長職，到香港施手術。第一次經過良好，生命已無大礙。但為恢復他先前的健康，再施手術，不料因此不治！使中國教會受到很大損失。

在張潤波主教去世後不久，就獲悉宣化附近兩教區的傳教士正遭遇極大的艱難困苦。一位國籍司鐸已被監禁，但不知被捕原因。在被監視的教會區域內，神父已不准做彌撒。有不少堂區已無神父；因他們被許多苛捐雜稅壓迫得不能行動。如果有人不能繳納稅款，即被當局囚禁，並將一切財產沒收，而且已經開始強迫教友公開被教。這原是他們對付宗教的手段。雖然他們口上還說「信仰自由」，但誰還相信？

1949 夏

上海天主教出版教務統計

有關出版事業方面，在一九四九年夏，上海天主教出版了一九四九年教務統計及徐家匯修院教授柴弘道神父編訂的拉丁文聖教禮儀手冊。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翻印的〈天主教〉，由劉軒韻所著，為一本闡述天主教教理的書；以及王守禮主教所著的〈邊疆公教社會事業〉。這兩本書，都是應各方傳教士之急需而翻印。

至於〈中國傳教士〉，已決定不再按雜誌型出版，而將對傳教士有價值的文章和消息，以小冊子或活頁方式印寄各訂戶。而上海教區出版的〈聖心報〉，已有數十年歷史，此時不得已只好停刊，以一小型刊物，名叫〈祈禱宗會〉來代替。

1949.9.21

四川兩教區添新牧

本年七月，羅馬教宗先後為中國教會任命兩位主教，其一為四川省成都教區的彭道傳主教。彭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博學多才，英明能幹，善於交誼，處事秩序井然。為人落落大方，態度謙和，特別關心青年學子，對傳教事業孜孜不倦，自三十四年任職崇慶本堂司鐸後，對各項傳教組織頗多建樹。特別成立真福話劇團，公教進行會，聖體軍等十餘團體，又聯合教外青年學生組織崇光通訊社。教友們對這位年僅四十五歲的新主教，都熱烈愛戴，充滿期望。彭主教的晉牧典禮，與嘉定教區的新主教鄧及洲一起在成都平安橋的總主教公署隆重舉行。

九月二十一日，就是他們晉牧的大日子。是日上午，成都教區總主教公署大門前，飄揚著教旗和國旗。人民的喜樂聲，充滿

了平安橋每個角落。他們都為參加祝聖主教大典而來。這是當地近四十年來僅有的晉牧大禮，因此參禮的教友、學生分外擁擠。有四位神父在場維持秩序。

省府的秘書長、局長、廳長、法領事館駐蓉代領事班佳明及不少當地名人也都到場參加盛典。這次主禮的為重慶總教區尚惟善總主教。襄禮為宜賓教區林主教和南充教區王主教。

兩位新主教在聖祭中接受權戒、權杖，最後戴上主教的高冠，負起善牧的重任。

在午後的慶宴中，新主教彭道傳致詞時說的非常幽默。他說：已故駱主教是前娘，他是後母，恐怕以後不能好待這些前娘的兒女。引起哄堂大笑。新主教鄧及洲的演詞則非常謙虛，希望成都教區成為他的領導區。最後有位唐神父代表全體致詞，略謂彭主教為賢明的後母，鄧主教則是短小精悍，講的非常精采，使得滿堂聽眾不禁捧腹及給予熱烈的掌聲。

1949.9.29

湖北省共黨政府通令保護教堂？

不錯，中國憲章的確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自由。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在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第五條明文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權。」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執行中央的政令，曾發出保護教會教堂，尊重信仰自由的通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大公報將原令刊出於後：「湖北省人民政府，為了貫徹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教堂的策略，日前特向所屬各級政府發布通令，指出各縣在解放後，有些地區未能做到很好保護教堂，有意無意的加害了對教會

人士的團結。因此省府除限令各縣檢查糾正外，並做下列四項具體規定（一）凡屬教會的禮拜堂，一律不得侵佔，如教會其他房屋確實空閒無用，須經教會方面的同意，方可借用，不得強行佔用，借用時必須經縣級以上機關批准。（二）凡去年在土改期間，教會人員逃亡，教會房屋禮拜堂除已分配給群眾者，如現在教會人士返回，應說服群眾將禮拜堂退出。其餘教會多數房屋已分給群眾居住者，亦須取得主辦人同意，方能借用，如至今尚無人返回照管者，則由政府代管其財產。（三）凡於武漢解放同時解放各城鎮、各級軍政機關強行佔領之教會房屋及禮拜堂，應按中央規定執行。如必須借用時，須先經過最高機關批准，方能進行交涉借用，不得藉口房子空著，不退還或變相強佔。如教堂的確無人管理，亦須經縣級以上政府批准方能借用。（四）凡各級軍政機關人員，無事不得進出教會，或私行與教會人員來往。如與教會人員同住一院者，應尊重教會人員之信仰習慣，不得有侮辱情事發生。」

1949.10

輔大開學後須學習共產主義

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學後全體師生必須學習共產主義課程，每週有三小時講授、三小時討論。所有學生須向校方呈交自傳一篇，詳述過去的生活歷史，否則即要開除學籍及停止工作認可的處分。但在此壓迫下，學生對內修生活反更虔誠，與神父的接觸也更密切。教內外學生已漸漸感到天主教辦學對學生的愛護和優良的教育成績。

1949.11.16

洛陽天主教房產均被徵用

河南省洛陽天主教會的房屋，已全被共方徵用。主教和神父只好退到嬰孩院居住。聖誕節在一臥室內舉行彌撒。十一位國籍神父除三位會士去澳門和一因病他去外，全部都留在屋內。

1949.11.16

上海聖若瑟中學發生軒然大波

十一月十六日，上海聖若瑟中學發生了一場軒然大波。當該校自治會正預備慶祝聖愛德蒙主教瞻禮時，忽有另一小組學生約鄰近藝專女生數人同來要求加入該慶祝會。藝專的很多學生和聖若瑟中學的絕大多數學生均感此提議與慶祝會的意義不合，故予以拒絕。

不久，有二小學教師到來，他們原與此事毫不相干，卻加入那另一方，掀起一場激烈的爭辯。他們先出言侮辱神父和修士，後又召來地方警察多人；教育局代表也已來到。據教育局調查結果，肯定此次騷動係兩小學教員和該小組學生引起；但當局反將此責任歸諸外籍司鐸和修士身上，說他們是腐敗的資本主義思想培植者，鼓勵學生反對新民主主義。他們還引某教員在上海教育會議席上說的話，來證明他們反對天主教的成見：「國內各地天主教學校都是一致行動的。因為領導他們的原則，根本反對新民主主義的原則。我對此極清楚，因我自己就是天主教徒，所以我請求政府驅逐外籍教士出境，並予其尾隨者以嚴重的警告。最後我建議政府把一切天主教學校收為國有。」

十一月二十四日大公報即刊載由上述的教師及十八個同學署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名的信件。（其中有多名係由該教員強迫簽署），信中很多話都是侮衊性質，和誹謗及誇大的捕風捉影的責難！因這封信係侮辱整座學校的校譽，致引起全校師生的公憤，聯名提出公開信予以駁斥。聯署的教師有十三人，學生共二百四十九名。可是該報竟拒登此信，理由是信內涉及外籍傳教士及天主教會，故不得刊登。

1949年秋

曹州主教府被佔

在此天高氣爽的秋初，山東曹州教區有消息傳至香港，報道主教住所已於今春被佔。該教區原有八個堂區，後擴充至三十個堂區。但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已有十一個堂口完全被毀，一磚一瓦蕩然無存。僅兩三所聖堂未受嚴重災害。教會主辦的學校均已關閉，並有明令禁止繼續開辦。可幸沒有教友失掉信德，他們都很熱心，並與神父們有緊密聯繫。沒有神父獻祭的地方，教友們共聚一處誦經祈禱。教區內有中外神父二十二名。傳教士的經濟環境已陷入極度困難，但在此困苦中他們仍努力從事傳教工作。而最麻煩的，就是每次到他鄉為教友獻祭，每次必須申請新路單。

1949.12.10

再任命國籍主教

爲了「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在中國教會於一九四六年建立聖統之後，教宗便不斷選拔一些德才具備的國籍神職人員爲主教。最近又任命四十二歲的段蔭明神父爲四川萬縣教區主教。

這位新主教於一九三八年羅馬傳信大學畢業後，即回國任教

區財務主任，後任修院院長等職。由於他辦事英明能幹，頗受人們歡迎。

是年十月十八日舉行晉牧典禮，由四川尚維善總主教主禮，崇慶的彭道傳主教和南充的王主教襄禮。參禮的中西教友擠滿一堂，顯出了教會的大公性。

按萬縣教區係於一九三〇年由重慶教區分出，交中國主教治理。首任主教為王澤溥。現在王主教已達七七高齡，故已退休，讓年輕主教來領導教區內四十八位國籍神父，三位外籍司鐸，和二萬兩千餘教友。

1949.12.10

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西寧貴州二鐸遇害

一九四九年秋，中國大陸已全面變色，十月一日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難事件自然愈來愈多，愈來愈慘。在秋末冬初就有青海西寧傳來慘痛消息：聖言會德籍蕭理加神父於本年十月三十日在青海途中遇害。同行傳教員也被斬首。聖言會會長羅神父急赴遇害地點，為去收殮蕭神父的遺體；但竟不見蹤跡！蕭神父於一九三九年來華，先在山東學習中國語言，後在河南新鄉、山東兌州、甘肅蘭州一帶傳教。一九四六年勝利後約一年赴青海傳教。由於他德學雙全，熱心傳教，為主工作不遺餘力，為此他的被害，實為教會的重大損失！

另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R. P. Sigweret, M.E.P.）在勝利後回貴州工作，創立了癲瘋病院，極受地方人士愛戴。最近獲悉他慘斃於匪徒手中。和他一起的兩位神父 R. P. Desplaugucs 及 R. P. Fedel 被歹匪綁架，情況不明。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尚有一位四川宜賓的 P.Kong 神父，在新舊政權易手之時，一共黨士兵於十二月六日把神父槍殺！

四川第六教區自十二月十日紅軍進城以後，教會的最大建築已被佔據。

1949.12.25

蕪湖一天主堂聖誕夜遭殃

安徽省蕪湖教區的大通天主堂於聖誕節遇到一些小波折。在舉行子時彌撒前，鐘聲高鳴，教內外參禮者均趕赴聖堂。時鞭炮齊鳴，不減往年。在舉行頭台彌撒時，縣秘書帶了五個士兵一起進堂，查詢因由。到第二台彌撒時，秘書和士兵竟走上祭台。神父因正舉行聖祭，不和他們交談。他們就把神父帶走，並由一女判官審訊。她說是怕爆竹驚動無知人民，非因宗教行爲。

1949 年底

教宗在聖年揭幕禮中提及中國教難

在信仰天主和反對天主的苦鬥中，一九四九年即將結束。教宗庇護十二世於聖誕前夕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了一九五〇年聖年揭幕典禮，把這一年奉獻給天主，表示人類以祈禱和補贖來求得罪赦，皈依天主。

由於一般激進份子動輒給天主教徒加上「反動」、「反革命」的罪名。教宗表明天主教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運動。並指出：基督徒的革命，始於猶太白冷的第一個聖誕夜；不過這是一個發揚人道正義的革命，並非扭曲人性的革命。

本年教宗發表的聖誕祝詞，其中對歐洲及中國教會所遭受的

危難，深表痛惜！並呼籲全球天主教徒一致努力阻止黷武主義和無神論者的猛烈發展。教宗強調：人的真正得救，有賴於每個人能承認一切人類都是唯一天父的子女，人類的永久和平，必須建立在這基礎上。

1949 年底

中華全國教務統計

一九四九年年底，上海天主教出版了中華全國教務統計，刊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中國教務的重要數字，可供參考及檢討。¹

1949 年底

山東牛會卿主教被鬥爭遊街示眾

山東牛會卿主教於解放後首先被捕，並被鬥爭，遊街示眾。後被押至鄉間，起居坐臥均不得自由，只能在限定時間行動。三天後，得機會逃脫。解放軍在四周追緝他。

1949 年底

聖言會戴家莊墓地被破壞

聖言會會院及其塋地也受暴徒破壞。該塋地葬著六十九個傳教士，包括韓寧鎬主教及福若瑟神父之墓在內。塋地的苦路、塑

¹ 公教報 1950 年 1 月 22 日〈中國教務檢討〉，全文見附錄一。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像，被毀得無法辨認。基石上的十字架都被敲落，韓主教之墓地也不例外。他們還想掘開福若瑟神父之墓，但因棺上覆著一個極堅硬的圓頂，故未得逞。聖堂的門窗均被毀，堂院中的樹木全被砍去當柴燒。

聖神會修女的總院也在戴家莊，他們的墓地也同樣受破壞！但當局對以上的暴行都不懲處。

1949 年底

北平華語學校在菲重建

北平德勝院的華語學校，是專為客籍耶穌會士來華後、工作前學習華語的地方。但在北平易手後，所有學生便四處分散，新院長德維謙神父為挽殘局，並為完成有志來華服務的耶穌會士的願望，特在馬尼拉城郊與若石學校聯合重建華語學校。現在一切籌備均已就緒，不日即可開學。十一月初已有八位外籍學生入學，包括三名美籍，兩名法籍，及加拿大、義大利、哥倫比亞各一名。他們分屬揚州、徐州、獻縣、蚌埠及安慶五教區。另有四名班籍修士已在途中。以後還有修士陸續東來。本學期報到者已有二十五名學生。

1949 年底

上海聖依納爵堂慶祝聖誕

本年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堂慶祝聖誕節，參與子時彌撒的教友有二千餘人。聖誕節上午彌撒中有四千六百餘人恭領聖體。政府派警察去維持秩序，看到滿堂教友肅靜熱心，在迎接聖嬰時一

片虔誠，也深覺感動。

震旦大學神父、學生開遊藝會，表演聖誕劇，講述聖誕的意義。事後恭抬聖嬰像至聖伯多祿堂。途中教友們高唱聖誕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側高唱他們的歌曲擾亂信眾；但教友們仍秩序井然，到達聖堂，把聖嬰像安放於馬槽上。

1949

趙鴻聲神父被判苦役十七年

這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公教報刊出的消息：南京教區趙鴻聲神父於一九四九年南京變色時所發生的事。趙神父原為一有膽識且有為的年輕神父，當時他任南京石鼓路主教座堂副本堂司鐸。南京陷共時，共黨屢派人前往威脅利誘，希望趙神父墮入其陷阱。但趙神父始終堅持真理，結果被捕入獄。在監禁期間，不為各種苦辱所屈，終於被判十七年苦役。不久趙神父被遣送到西藏，服他的苦役。

1949

東北主教神父製豆腐維生

東北四平街的石俊聲主教和他屬下的六位主教正以製豆腐的手工業維持生計。該地於一年多前已為共軍佔領，石主教一度行動受限制，他的神父也曾受同樣麻煩。

1949

上海普慈療養院被破壞

上海的普慈療養院被破壞後據估計，損失約三十萬美金。建於醫院中的壯麗聖堂，可容一千五百人，附近各村落的教友都到此聖堂領聖事；可是最近被守軍破壞，屋頂被轟毀，附近建築物的牆壁也被震裂。這時療養院的工作，在困難中繼續維持下去。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初各地公教概況

湖南澧縣教區已經過很多吵擾：不斷的來檢查、訪問，凡床褥、聖爵等都要打開檢查。堂區神父被傳到各不同法庭受審。神父要求證人，證人卻久久不來。最後宣稱已找到證人。可是證人來作證時，卻不准神父們辯白，並說「你承認就好了，何必如此麻煩！」

湖南石門天主堂，一半已被佔用，公教學校已改為秧歌講習所。男男女女整日扭秧歌，他們要教堂交苛捐重稅，教堂已無力負擔，只好請示上方，上方認為徵收不當，要函告徵收員。以後情形不知如何。

上海耶穌會所辦的中學，春季復課計劃已被迫停頓。江蘇省有些教區的師生早已收到冬季課程必須讀唯物學說的通知。安徽省很多城牆上貼著令人注目的海報，以誹謗的話在海報上嘲笑天主教和基督教。

此時江西省有人報道：爲了春耕插秧，政府已明令自三月一日起，禁止一切宗教活動，也不准舉行宗教儀式。

蘇州的有原中學校長張希斌神父感到進退維谷；因政府明准信仰自由，卻限制他們宣講宗教；參加宗教儀式被視爲浪費時間；使他有意將學校停辦。

華中各地學校課本、書報及講堂上充滿無神唯物的毒氣。山西共黨已通知第一教區天主堂購買五千份勝利公債。而第十教區的監牧已獲共黨通知，須將教友姓名列冊呈報。該監牧對官方說，他們早已取去教堂的所有文件及書籍，故無法再抄寫。

此時東北九省十二個教區中有八個教區的傳教士已不能工作。二十座聖堂全被政府徵用或被人民佔據。

第二教區區域內所受傷害甚重，大教堂的房屋，南部被學校佔據，北部由許多家庭在政府保護下分別佔據。

第三教區的主教公署已被摧毀。新任主教的住所，門窗地板都沒有。生活之苦，由此可見一斑。

在華中各地，此時充滿否認天主、攻擊教會、人無靈魂的宣傳。學校的課本、書籍、報紙及講堂內充滿無神唯物的氣氛。神父們在課後儘量設法幫助學生們清除頭腦中的錯誤思想。

但此時華北的主教座堂已禁止教友入內，二十座教堂僅六座許可教友入堂，佈道工作已全部停頓。

有一位國籍司鐸，是一個堂區的主任。一天，他被押至群眾前，剝去衣服，站在高台上，迫他當眾坦白認罪。事後他說：「除了未被鞭打外，也像耶穌在比拉多衙門一樣了。」他的堂區財產全被充公，只留下孤兒院的少許米糧和一匹驢子。但他看到自己堂區的教友很熱心，感到十分安慰。

一九五〇年，中華教會概況

盧神父與傳教先生遇難

羅馬方濟會住院兄弟會總部收到消息，得知陝西安康縣一位年輕的國籍司鐸盧方濟，在蜀河口被共軍逮捕，先把他吊打，後被拖行而死。他的傳教先生，也受同樣命運。他們的屍體被投入漢江中！

目前國內公教學校教員，均需入學習班兩三個月，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及報紙論文、小冊子等共黨文章。

且在「人人自己賺飯吃」的口號下，任何教區教會的財產必須徹底重新調查，教堂周圍的青草地都分給附近住戶作菜園。但

這還算是小事。可痛的是：中國自解放之後，很快就規定傳教士在訪問教友前必須獲得旅行證。而且不僅為傳教士，連一般人都需要。在北方，如要到親友家小住，即使近距離也須主客雙方去向區政府報告。甚至到教堂也不得自由。例如本年聖神降臨節，中國各大城市的教堂都有隆重慶祝，與祭教友空前擁擠，教友表現出意想不到的虔誠。可是已有不少教堂早已被封閉，或被借用作會場，開會時間與彌撒時間相同。有些教堂索性被佔據，作處理雜務的地方。而在神父舉行彌撒時，常有共黨人員監視，毫無信仰自由可言！他們所揚言的「信仰自由」，事實在哪裡？！

四川最大修院被佔

正在天氣高爽的秋季，四川傳來消息：在該省最大的修道院，已被共黨佔居。所有房屋幾乎被用作紡織廠，有一百六十多男女工人在工作，叫囂之聲充滿屋內，成爲一嘈雜的工廠！而修院內原有的七十二名修生，只准在廂房一角生活，而菜園勞作，成了他們的主要功課，爲維持他們的生活。

廣西教友寧爲玉碎

這時廣西洛美村的教友來信，述說他們的信仰生活已處在極度惡劣環境中。但教友們信德堅固，都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每日早晚都集合一起，誦經祈禱。

1950.1.29

河南歸德教區教友信德堅強不怕捨生

該教區的主教住所已被共產黨的訓練學校學生佔據。陳明理主教只好讓出。共有百餘名學習共產主義的學生在那裡學習。一月二十九日，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在上海為河南歸德教區祝聖一新主教（編者按：報導中無主教姓名。應為貴主教（Arturo Quintanilla））

一九五〇年香港公教報收到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消息，來自河南省的歸德教區。述說一傳教士不怕困難去探訪教友。使他非常安慰的，是每家教友都對他表示對信仰的忠誠。許多男女教友向他說：「神父，政府曾多次派人來宣講反宗教的言論，並煽惑我們放棄信仰；但我們不怕。如果他們迫害我們，或者殺死我們，我們不但不怕，反而會為主殉道而感到光榮、慶幸。」

1950.3.1

北京政府「宗教自由」通告並未實行

三月十二日，公教報刊出一份有關北京政府為使人民信其「宗教自由」政策的通告。就是當時在北京〈人民日報〉上公佈的正式政府通告。內容如下：

業經分別訓令各省政府對於天主教及一切宗教團體應採取的態度：

- 一、 宗教活動自由
- 二、 政府機關及軍隊不得佔據教會之房舍。
- 三、 省政府應盡保護宗教團體、房屋、財產不受侵害之責。
- 四、 在特殊情形下，如政府需要某項屬於教會之房舍，除

事先商得該宗教團體主管人的完全同意後，不得予以接收。

五、如有空置之教會房舍，應置於政府監視之下；但一俟合法之所有人回來後，應立刻全部歸還。

可是此通令雖已公佈，省政府人員卻仍可任意加以解釋。例如某城，最近雖已下令取消行路必須有通行證的限制，但任何神父如無人陪伴，便不准出城。所以必須請鄰區的華籍司鐸陪同才可去城外探訪病人及有急需的教友；這可說是「宗教活動自由」嗎？

1950.3.1

國際出版會議中師神父講在共黨控制地區全無宗教自由

本年三月十二日，公教報刊登一篇在羅馬舉行的第三屆國際公教出版會議，中國代表師仁傑神父（香港公教進行社社長）的講詞〈中國公教鳥瞰〉，內容略謂：現在中國公教傳教人員，包括國籍外籍司鐸、修士、修女，共有一萬四千人以上，他們在壓力下仍在為教會工作。

師仁傑神父在講詞中述說：宗教自由在共黨控制下已完全消滅。人民政府宣佈的所謂保障宗教自由政策，僅限於內心崇拜的自由，不准播道自由，卻准批評及反宗教自由。他們公開表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攻擊教會為帝國主義「走狗」。據所蒐集的信件和資料，在信仰自由、欽崇自由、設校自由、公教出版、教會房舍、修道院、施診所、捐稅、行動限制、及傳教士等各方面，都可看出教會目前無自由的情況。

此項報告，受到四十個國家的參加者四百多人的注意，共同決議將一致為真理正義和平而努力。

教宗則訓示該出版會議應提出有關公教出版事業對於公共輿

論所應盡職務的幾項基本原則。教宗說：公教出版事業，實際上對於所有構成和散佈公共輿論的工作已置身在第一線的先鋒。爲此要燃起將死的信心，喚醒良心熱情，效法教會的剛毅，扶持公共輿論。……在過去百多年來，有許多真正偉大的人們，爲新聞事業和現代公教出版事業的榮譽和光彩；他們表示給我們的，是作爲精神工作的模範，而且到現在，公教新聞出版人員中已產生不少真正的殉道者，他們爲人生的精神和現實的困難中產生了多少勇敢的證道者。

1950.4.23

斥責「傳教士是梵諦岡和帝國主義國家間諜」之傳聞

這時期，國內流行一種傳言，以責難天主教傳教士，稱傳教士接受特殊訓令，留在中國爲給梵諦岡和「帝國主義國家」作間諜。因此公教報發行人師仁傑神父特撰文駁斥，題名〈我們爲什麼不退？〉刊登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公教報的第一版，指責這種傳說的荒謬。說明傳教士在一種公然及宗教的政權下仍保持崗位的理由，是因耶穌基督在兩千年前曾給我們立了一個善牧的模範，使我們知道應犧牲性命爲照顧祂的羊群。祂還祝福說：「如果你們爲我的緣故受迫害，你們是有福的。」……教士是基督事業的繼承者；我們來，是爲宣揚基督的愛及拯救人靈，只要尚有人未認識基督，他們就會留下工作。二千年來天主教會在各地遭迫害的烈焰，但在任何時代都有忠實的基督牧人爲自己的弟兄捨生。在天主教歷史上，從未有過司鐸們群起放棄自己羊群的事實。在中國的傳教士，對這種二千年來的傳統，也都全心遵從。¹

原來中共控制下的報章雜誌，這時一致盡力攻擊天主教會及

¹ 公教簿 1950年4月23日〈我們爲什麼不退〉。

神父、傳教士和修女。一篇指責天主教會為歐美帝國主義的間諜網的論文，已遍載於全中國各大小報紙。該論文誣說「英美在中國の間諜總部，藉著歐美天主教傳教會的組織，和商人的努力，已開始偵查活動，香港の間諜總部，以美國及加拿大的外方傳教會作前鋒，將供給『可靠的』傳教士以詳細的情報，並指揮彼等如何進行反對中國人民之任務。」同時，北京中國人民英雄雜誌亦載有「亞洲美國間諜網」一文，大意與以上所述的相同。

香港共產黨的文匯報也對教宗大施惡意的毀謗，標題為：「梵諦岡與教宗—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內云：「教宗比約十二世與勞工大眾的敵人和戰爭販子相勾結，彼縱或可以逃過『神』的懲罰，也絕對逃不過人民大眾的審判。」大公報亦作類似的攻擊。

1950.年春

湖北第三區教堂已被徵用

湖北省第三區的教堂已被徵作共黨黨義訓練所之用五月之久。在本年春，湖北省政府公佈了對教會財產應尊重的條文，該區神父和教友聯名向省政府呈遞申請書，請求發還教堂，以便作敬主之用。結果省政府只准在該教堂舉行宗教儀式。而共黨課程仍在此教堂講授。

1950.5.18

聖心兒童院被誣玩忽人命

五月十八日的〈新華日報〉刊登了一篇「天主教聖心兒童院托兒所玩忽人命燙死一嬰兒」的消息，全國的報紙鋪張地加以轉載此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報導。該兒童院於六月二日即送去新華

日報社一份稿件，述說柳貝貝死的真實情況，請他們刊出，以正視聽。可是該報社始終未刊出！

原來柳貝貝是死於急性肺炎；這由柳貝貝在鼓樓醫院醫生們的診斷書及 X 光片所證明。柳貝貝父母也目睹她被茶杯中熱水燙傷的手臂並不嚴重，醫生不說這燙傷與肺炎有關，可見這是明知故意作惡宣傳，誣枉天主教修女。

但是儘管有不少無人性的黨人誣枉、迫害天主教人士，卻仍有很多黨員欽佩神父修女的德範。我們可聽到他們在說：「我們的黨員們要向修女、神父的精神、言行，學習才好！」有的說：「他們都像生活在另一世界，充滿了平安快樂。」有些黨員看到神父修女的忠勇便說：「從未見過其他宗教像天主教一樣會和我們對抗；他們真有原則！」

1950.6.4

善牧不離羊群

六月三日，天主聖三節，教廷駐華公使秘書葛利耕蒙席在香港聖若瑟堂播講教會使一萬四千有力的傳教士繼續留在紅色中國的理由。他向普世天主教呼籲，要他們支持那些「面對危險為真理和正道作證的戰士們。」他講的大意是說：在吾主傳教命令的光輝內，願談一談今日中國的傳教工作在現代事件中佔著重要地位。在此講詞中不想回答任何人對天主教的毀謗，也不參加任何論戰；只是肯定回答兩問題：即現在究有多少神職人員留在中國？他們為什麼要留在中國？

首先可答：現在留華的神職人員約一萬四千人。包括國籍、外籍神父修士修女。從東北到海南他們差不多以全力來堅守自己的崗位。他們留華的理由，第一是對國人有誠懇的友誼；第二是

天主教會對人靈的重視；第三是基於天主教會的堅固組織和良好紀律。今天聖三主日的聖經是吾主往訓萬民的命令，給了傳教人員心靈上的支持和力量，使他們奮不顧身的留在中國。²

1950.7.9

洪洞升格爲主教區

六月十一日的公教報上有兩則重要消息，一是來自梵諦岡，說傳信部將宣佈中國山西洪洞監牧區升格爲主教區，並任命韓廷弼監牧爲新教區主教。後於七月九日在上海舉行祝聖主教典禮，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主禮。韓主教於一九〇九年生於山西潞安，後在太原求學並晉鐸。

1950.8.7

龔品梅主教榮登上海牧座

讀者可能還記得：去年（一九四九）七月十二日，教廷發表龔士榮神父爲上海首任華籍主教，龔品梅神父爲蘇州首任主教。但因龔士榮神父未接受上海的牧職，因此這職位一直空懸著。而上海教務暫由耶穌會會長姚贊唐神父代理。本年九月三日的香港公教報，刊出了蘇州龔品梅主教榮登上海牧座的消息，原來最近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在首都宣佈了這消息。而蘇州教區暫由上海主教兼管。

龔主教接受了這使命，就在八月七日在諸家露德聖母堂舉行

² 公教報 1950 年 7 月 2 日〈聖職人員應令留華固守〉，全文見附錄三。

了謝聖母彌撒，並把蘇州教區托付於露德聖母和蘇州致命者之手，翌日即離蘇，八月十三日在上海董家渡主教座堂舉行就職典禮，由黎公使主禮。觀禮的主教有六位，神父百餘人，教友數千名。大禮彌撒後，有盛大歡迎會。情況至為熱烈。

1950.9.1

陶若瑟神父無故被槍殺

江西餘江教區的陶若瑟神父(J. Theunissen)為荷蘭味增爵會會士，來華傳教已近四十年。據稱，陶神父準備取得出國證後回去荷蘭。可是他去了上海，九月一日竟在教堂附近的稻田裡被人槍殺！教堂的人並不知道陶神父何時外出，直到翌晨四處找不到他，後在稻田中發現他的屍體，頭上有一子彈孔，不知誰是兇手！

1950.9.

耀漢小兄弟會、熙篤會遷港另起爐灶

在河北省紅潮氾濫後，教會—特別天主教會所受的苦難，筆墨難宣。過去我們已提及很多教會人士被迫離境，修會及教區的部分國籍司鐸修士也只得南下，避難香港，或去台灣及國外。其中剛恆毅樞機創立的國籍主徒會，去台灣及印尼等地發展會務；雷鳴遠神父創辦的國籍耀漢小兄弟會，自一九四九年春已開始由會長曹立珊神父先帶同數位修士來港工作，另一部份留守安國母院，在艱難中做出服務。

耀漢小兄弟會到港後，先在新界開闢農場，繼續他們造福社會人群的工作。過去他們在河北省安國母院，有印刷房、安國小

學、清河鳴遠小學、清河鎮農場、耀漢施診所、蘭州眼科診療所、鳴遠文化社、西康雅安診療所、重慶公益社等；雖然是個成立僅十多年的新團體，事業卻已不少。

而他們到港後，最艱苦且偉大的事蹟，就是把調景嶺難民營建立了起來，使香港這個荒僻的山嶺，成為數以千計的中國大陸十六個省的難民的第二故鄉。並為難童開辦學校，特別做福傳工作，使難胞認識真理而信奉真主。自去年（一九五〇）夏，曹神父受任為調景嶺聖堂主任司鐸領導營中七十多名公教難胞外，還盡力發展教務，在過去一年中聽道領洗的，已有百餘人。為大陸難胞付出了心血腦汁和力氣，使他們身心獲得健康快樂，可說是耀漢小兄弟會在流亡生活中作出的極大貢獻。（在本文一九五四年部分有一篇〈教難中一個插曲〉，專述「紅潮難胞在香港」。）

另一個河北正定的西都會（俗稱苦修會，後又改名為熙篤會）院長李博嵐神父也帶了十位會士來港避難，並計劃開闢新院。這是一個古老修會，在第六世紀由聖本篤創立。一八八三年在中國察哈爾省的楊家坪設立分會，取名「神慰院」。由於當地教友信德堅固，又不怕嚴格艱苦的苦修生活，因此加入這苦修會的青少年人數不少，在很短期間就有一百多人入會。他們親自開闢一個大型葡萄園，又開了一條三哩多長的水溝灌溉農田，院中特產乳酪和杏仁。一九二八年在正定另立一修院，即李茲聖母苦修院，到他們逃難到港時，院中已有六十多位修士。來港的僅小部份。

原來這個苦修會，在楊家坪神慰院的每位神父，都是「毛的囚犯」³他們在1947年在楊家坪遭受浩劫後聚集北京東興牛奶場，可是一九四九年共軍入京，他們重陷共黨手中。為未來計，李博嵐院長已於一九五〇年遣派修士十人赴加拿大深造。其中九人為

³ 公教報 1951年5月13日見鮑若望著，無為譯的《毛的囚犯－勞改營的真相》序，1951年香港出版。

國籍，都諳習拉丁、英、法文。他認為這些青年修士為該會未來的希望。這時院中尚有司鐸七人、修士三人，無神品修士二十人。為此要設法在香港另闢會院。一年前，李院長即來港尋覓院址。由於人地生疏，開始時相當困難。可幸去年（一九五〇）九月遇到耶穌會賴恩神父。在賴神父協助下，去香港政府有意開發的大嶼山，租得荒地七十三英畝。該地風景秀麗，為建立修院最為理想。香港教區恩主教知此事後也極讚許。李院長和十位修士也得政府許可，立即前往荒地經營。他們要爬兩小時山路才達租地工作，先從海邊開闢一條到租地的小路，以便運輸建築材料，後即建初學院及客室。不久修士們即種植菜蔬果木，並希望儘快得到乳牛，以供自己需要及生產牛油以供香港貧苦民眾。李院長希望一年後能自立。他們的艱苦、辛勞、血汗，必將結出輝煌的果實，造福很多人的心身。

1950.9.初

私校公教活動受重擊

九月初旬一個早上，上海徐匯中學聖堂裡的耶穌聖心像和聖母無玷之心像忽被人毀損。這種褻聖行動立即引起全校教內外師生的公憤，他們認為這種行為直接違反共黨宣傳的「宗教自由」諾言，為此查明罪犯之後，要求賠償。於是五個罪犯奉地方長官許可，親將毀壞的聖像抬去修理。待聖像修理完竣，舉行了盛大遊行，把聖像迎回學校，且在彌撒後舉行聖像出遊。禮畢，把聖像供上高台，情況感人！

此時全國一七八所公教中學內，有中共學生四萬四千五百人左右。其中十餘所公教中學已與公教教育完全背道而馳。在瀋陽的六所公教學校，五所已無法開辦。

公教小學方面，至少有一百二十五所以上已被共黨完全控制或停辦。尚有一千八百所所在艱苦中開辦。

至於中國各地農村小鎮的教區兒童經言學校，約有三千所以上，已被全部消滅。這對公教兒童教育是一個可悲的阻擊！

去年（一九四九）尚在開辦中的八所宏大完備的公教工業學校，除上海慈幼會主辦的一所外，均已被迫停辦。

有關國內容納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名病人及四千二百六十二名老人的一百九十六所公教醫院及養老院，目前正面對最大的經濟困難。已有十所醫院及六所養老院因經濟無法維持而停辦；有一所醫院則被中共接收。

1950.10.12

中共接辦輔仁大學

一封上海通訊報導：北平輔仁大學今秋學年開始共有學生一千一百人。開學期內註冊學生有八百七十五人。輔大是全國最大的私立學校，於一九二四年建立。以往經費百分之七十五靠國外教友捐贈。但自政府易手後，輔大的經濟及行政，便由教師、學生、工友合組的委員會管理。到十月十二日，中共政府教育部竟突然接辦輔仁大學。而原訂九月十七日開課的上海震旦大學，當日並未正式上課。天津的津沽大學，本學期註冊學生反比過去略增。

可是無論如何，這時中國教會學校的公教活動已受嚴重打擊。最基本的壓迫是中共政府置一切私立學校於中共教育部直接管轄之下的政策，及各校必須將共黨黨義、馬列主義為必修科目的規定。最近公教學校面臨最大的危機，是被充公及停辦的已有數起。最令人震驚的，如北京輔仁大學的突被接收；天津津沽大學

註冊學生比上年反有增加，但其中有九百名學生是否來上課，尚屬疑問。津沽大學的附中，共有學生一千三百名。

上海震旦大學在一九四八年共有學生三千五百人，本年度卻只有五百人。

1950.11.

輔大一鐸離奇失蹤

將近聖誕節的時候，由北平轉來一個可痛的消息：輔仁大學會計主任，聖言會的符伯多祿神父，自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偕一司機乘校車去商場購物，至今已一個多月，尚未有消息；校車和司機也同時失蹤，校方已向警察局報案，並向外交部一再交涉，均無答覆。警察局還對符神父的安全生活不予保證。對符神父的前途難料。

1950.12.8

抗美援朝教士受誣控

近兩個月來國內正熱烈展開抗美援朝運動，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傳教士同樣被認為「帝國主義的文化間諜」。第一個被控的，是南京金陵大學教授美國傳教士費利。她在十一月七日有人控告她為帝國主義的反動思想宣傳；因她把學生課本上的「美國出兵朝鮮」，改為「聯合國出兵朝鮮」。在十二月二日舉行的民眾控訴大會上，要求她對二十年來所作的罪惡加以承認，並公開道歉。學生更在請求書上簽名，要求政府驅逐她出境。

這樣的控訴大會，在其他學校也接踵而起。十二月五日，金陵男大的神學院哲學系教授洛艾氏及園藝教授瑞葛氏，也被控有

帝國主義思想；因他們對朝鮮戰爭發表的觀點與人民政府相左。學生們要求他們承認錯誤並公開道歉。

十二月八日，以聖約翰大學生為首的四十個教會學校舉行了聯合大會，抗議美國教授對人民政府的輕視與侮辱。廣州的嶺南大學，成都的華西大學，都舉行了控訴美國教授大會，在會場上對所有美籍天主教及基督教教授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無不加以敘述與譴責。

廣州的南方日報記載：在廣州文化大學十二月四日的群眾大會上，有一學生譴責美國的毒辣，舉出事實說：「我有兩表姊妹，在北平輔仁讀書；畢業後，受美國文化間諜誘惑，到美國去讀神學，後來她們都做了修女。這就是美國殺人不見血的殘酷行爲。我要代替兩表姊妹控訴美國人的殘酷行爲。」

讀到這些反抗文化間諜運動的報道，即令人想起〈中國基督教改革運動〉一書的作者吳耀宗的聲明。他在全上海民眾大會上，呼籲政府接收一切洋人主辦的或資助的教會學校，以免再受帝國主義的影響。

1950.12.29

人民政府通過教會「三自」法令

吳耀宗在本年九月提倡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方針，促政府制定法令，以擺脫與外國的關係。到十二月廿九日人民政府政務院舉行第六十五次政務會議時，通過了一項法令，對於在華的宗教團體，消滅其中的美帝勢力。在通過這項法令之先，由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席郭沫若提出報告，題為〈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經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該報告中稱：國內計有美國福音教教堂五十八座，……其中十五座得美國津貼。在天主教一二三個教區中，有美籍主教十三人，並有六、

七個美國修會分佈於全國各地。該報告結論稱：凡屬中國基督徒，應擺脫「美帝」勢力而擁護吳耀宗提出的「三自」方針。這是對待擺脫外國關係者的辦法。

該法令的要點如下：

- 一、 凡過去受美國津貼的團體，政府對於其經費當有所補助，俾使之解除外國團體所發生的一切關係。
- 二、 文化教育機構以及醫院，凡由政府接辦者即收歸國有，由國人團體接辦者，即由該團體主持辦理。
- 三、 所有救濟機構，均由中央救濟委員會接收。
- 四、 宗教團體過去曾受有美國補助者，應一律改組為獨立的中國團體。

在此政務會議中並通過一項法規，規定「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凡接受外國補助或與外國發生財務交往的關係者，均應呈報」。此項法規係對上述法令的補充，使接受補助非由美國而由其他國家者，所有活動均須向政府呈報。此後自幼稚園至大學的各級學校、大小醫院、宗教團體、孤兒院、育嬰堂、養老院、及一切救濟機構、印刷廠、報紙雜誌、出版機構、書局圖書館及博物院、各種文化教育團體及研究機關，每屆半年即須向地方政府送呈工作報告書及經濟概況表。上述團體與外國有關係時期，即須遵守上述法規。由此可見天主教團體之工作及活動，亦將受中共法律之限制。

1950.12.29

當局推行革新提倡建立獨立天主教會

當局為推行吳耀宗等福音教傳教士所發表的革新宣言中提倡的方式，來建立所謂「獨立的」天主教會，其收效甚微。無神派報紙上屢次刊載全力響應四川廣原王良佐的主張，但同時也刊出

其反應並不如期的熱烈。理由是華籍司鐸不肯在革新宣言上簽字。在中國各地也得不到大多數人擁護。例如天津天主教革新會的宣言上，並無司鐸簽名。武漢的響應，也僅一部份高中學生罷了。在宣言上唯一有華籍司鐸簽名的地區，是重慶。據說副主教石明亮(譯音)及六個神父列名其中。

1950.年底

延安一鐸住邊區深山照顧教友

共產黨的老根據地陝西延安，近幾年來已不准傳教士居留照顧教友，爲此外籍和國籍傳教士在強烈威迫下，只得拋棄他們多年來辛勞灌溉的傳教地區，流浪到別處去。僅一位外籍傳教士住在邊區的深山裡。另有三位國籍司鐸住在鄉村中，他們不怕艱困幫助教友們。

有一位傳教士在巡視教區一週後決定去延安見政府官員，要求在延安長期居留帶領教友。因他見有八十多教友信仰堅定，公開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毫不畏懼。他這要求，未被拒絕，於是就住在教友們一起。後來這位神父發現一所由教堂改爲醫院的地方，尚有一些房間空著，故請求政府准他搬入居住，政府卻加以拒絕了。

1950.年底

河北一教區大半神父入獄—神父「行醫」照顧教友

雖然國內教會已進入教難困境，但中外傳教士儘量在艱困中努力工作。例如河北省一教區，大多數神父已經入獄。其中一位入獄五個月後病倒了。當他患病垂危之際，共黨把他釋放回去。

後來他病勢好轉，漸漸痊癒，他就去各堂口探望教友，給他們講解教理。教友也欣喜莫名，因為他們渴望有司鐸來到。而這位疾病新愈的傳教士，去照顧教友不遺餘力；過去嚐的鐵窗風味，他已不以爲意，也不怕再被逮捕入獄。

另一方面，國內各地教友的信德，也實在熾熱感人。很多信德的英勇表現，可與教會初期基督徒可歌可泣的壯舉相媲美。例如華北某地一村莊，有教友七千多人。因當局的政策限制，使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傳教司鐸領導；因此他們的信德受到考驗，但他們從未失敗，教友村長負起了保衛信德、領導教友的責任。他關注村童的公教教育，每日按時誦經祈禱；教友的婚姻，也以聖事舉行；曾有一國籍司鐸扮作醫生入村探訪教友，不料被幹部發覺，立即逮捕入獄，此後再無聽到這位神父的消息！但不久又有另一位國籍司鐸到村中「行醫」，他行遍每個有教友的市鎮或村莊，當他目睹這群無牧之羊信德活潑堅強，有增無減，在過去三年來這地區竟無一人背叛天主；特別自「解放」以來，教友們常以大無畏精神抵抗邪惡，他們不怕作任何犧牲，對於當局毅然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若有人詢問爲何堅信，他們就會坦白說明理由。當局對天主教不斷施加壓力，迫他們叛教，但始終白費唇舌，枉勞心機！如果他他們聽到有神父下會的消息，會立即把這好消息傳出。他們的活動在引起共警的查詢時，他們就會說：「多散散步，能使健康有益。」在這機會中，他們能見到自己的堂區神父，並在他們手中領受聖事。爲此，雖然聖堂被封，當局又周密地監視他們，可是他們就用這辦法看到神父和領到聖事。這位神父是按村前進，住在教友家中，給他們舉行彌撒，施行聖事。一次他們在神父的「葯葫蘆」後面，發現了藏著的聖母聖心像，便好像發現了至寶，並把自己的家庭奉獻給聖母無玷之心。教友們這種活潑的信德，真是令人感動。

一九五〇年末

兩粵羊群吐心聲

據廣西北部通訊稱，教友們已很久未見到傳教士。他們給主教寫信說：「因旅行限制很嚴，傳教士已很久不能來到。本地官員見我們是天主教徒，便加種種非難。雖然找不出什麼罪狀，但仍有幾名教友被捕入獄；他們實是為信德而犧牲。我們願奉告主教，我們為了信德，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我們每夜聚在一教友家共同祈禱，互相勸勉，求主賞賜我們保存信德。我們也為傳教士的安全祈禱，並願中國教務發揚光大！現在傳教士的自由已被剝奪，各地傳教士已被禁止到鄉間探訪教友。求主憐恤我們。」

一封由粵省南部的來信報道：已有三位中國神父被控有間諜嫌疑而被捕入獄。八月十五日一位被捕的中國神父面色慘白，全副腳鐐手銬經過街道。面部腳部都浮腫，似被虐待所致，教友見到都不禁落淚。他們把神父帶到他的教堂前，讓人觀看。他們在橫條上寫著：「請看這個人！一個應當槍斃的人就是這樣！」

該信又說：此地傳教士困難日增，政府已要求將主教住院三分之二及修女們整個住宅，醫院、孤兒院全部給他們用。他們立即佔據了這些場所。而各傳教士已在自己住宅被軟禁，不准離開。

興起革新教會天主教決不參加

在這一九五〇年，共黨的報章對教會的報道比去年顯然令人注意起來。特別在這年尾的兩個月來，對基督教、佛教、回教等宗教團體的電訊也日日增加。最令人注意的，是所謂獨立、自由、不受外方限制的四十位中國基督教派代表的宣言，上海已有六千

人響應，重慶也有四百。在湖南、福建、北京、綏遠、哈爾濱，更舉行代表大會正式支持宣言中的各項規定。實際上正在發動全國性的運動，企圖獲得各基督教派的支持。

上海中國基督教第十四次常年大會宣稱：已有一三八位各宗派人員參加。新華社的報道中，多稱為「改造」，如「中國基督教的改造」，有時也稱「革新」。但並無天主教。

南通道士尼姑願信天主

這時川南通訊卻傳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當地天主教於六個月前展開了「歸化運動」，在鄉間已有長足進步，最近有八十餘戶請求學習要理準備入教。但各傳道員受到共方極多限制，進行傳教困難重重，加上各堂區課稅甚重，傳教經費只得貼上一些原有的積蓄。有位神父開辦的要理學校，有三個道士及一個尼姑都來參加。問他們為何要來學習天主教的教理？他們說：「我們願學習天主教的教理是想入天主教；因為我們看到天主教的教友為堅持信仰，不怕任何艱險，使我們極為感動，故來學習，願加入天主教。」

一教區近九成聖堂被接收

晉中一個教區的中心區域有九座聖堂，可是已有八間聖堂被政府佔據。其他六十七座教堂，六十座被當地機關接收。該教區的學校和修院，全被霸佔。該教區主教發表教友人數為七三六七人。去年（一九四九）僅四十六人領洗。

一九五一年

1951.1.

兩座天文台被佔

剛進入一九五一年，就有巴黎傳來消息，說上海人民政府已將上海法人辦理的巴士特研究院法國傳教司鐸管理的兩座天文台佔用。此項消息香港傳教界已證實：久已著名的徐家匯及佘山兩天文台已被中共佔據。

有關氣象學之研究，徐家匯耶穌會士早在一八七二年即已開始，近八十年來對中國沿海航運及上海居民之貢獻極大，而徐家匯天文台在中國天文台中為規模最大、設備最全者。在大戰時天文台的工作暫停；但日本人並未接管。此次人民政府接收，適值台長葛而琪（Rev.Gherzi）司鐸赴馬尼拉參加國際氣象會議。在一月中尚未獲得返滬的許可。

1951.1.

華西大學及南京天主教孤兒被接管

一月十九日的大公報報道：成都軍管會依照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改組美國津貼之教育文化機構指令，已將華西大學正式接管。該校為加拿大基督教聯合會創辦。包括醫學院、醫院及其他二十餘單位。而美國基督教創辦的重慶廣仁醫院及廣仁護士學校，一月初也被軍管會接收。在正式接管後，兩地均舉行控訴大會，控訴此二組織之「帝國主義」作風。

天主教方面，暫時雖尚未聽說有美籍傳教士開辦的學校及醫院等被接收；但南京天主教私立孤兒院的十二位德籍修女在一月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下旬忽接政府通知，應即辭職，政府決定接管該院，限令十二位修女在四十八小時內離去。其他中國修女及護士留用，繼續工作。當十二修女離開孤兒院，她們的居留護照即被取銷，只得離開中國。

1951.2.~3.

廣州聖嬰院與其他公教嬰院遭誣枉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的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和廣州的南方日報，都刊登一篇冗長的報道，指責加拿大聖母無原罪會修女主辦的廣州聖嬰院過多棄嬰都不能救活。說修女們對嬰兒的生命毫不負責。大公報更誣枉院中修女「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更不要說對待中國的嬰兒。」

其實該嬰院已開辦了二十二年，在中日戰爭廣州淪陷期間，雖然修女們物資缺乏，經濟拮据，也盡力支撐了這嬰院。戰後聯合國救濟總署特派外籍醫師和護士到聖嬰院調查。結果一致認為該院整齊清潔。著有成效。

很明顯的，該嬰院之被攻擊、誣枉，目的是官方要藉詞接收罷了。在三月初旬廣州官吏即將聖嬰院正式接收。三月十一日，主持該嬰院的修女即被拘捕監禁。三月十三日新華社發出的通訊中引用北京嬰兒醫院副院長鄧進熙(譯音)的演講說：「這種殘忍行爲不僅限於廣州，並在全國各地由帝國主義方面所設立的一切號稱為『慈善』團體的，都是如此。」因此，由於廣州這種「發現」的結果，現在對這些機構都要沒收起來，似乎已經肯定。在這事之後，中共又發動各地排斥外籍修女主辦嬰兒院的運動，以廣州聖嬰院為標準，三月十二日香港無神派報紙特提出南京慈愛育嬰院和聖心兒童院作為攻擊的對象。誣枉修女「屠殺中國兒

童」。同時有幾個報紙的社論也責斥修女們這「罪名」。北京人民日報稱：這種「慘案」的消息，已激起首都各界的憤怒，擁護政府嚴懲兇手。不久，聖心兒童院兩修女被驅逐出境。把這許多慈善事業塗上種種污穢的罪名，實是奪取中國天主教會各種事業的第二步方法。現在凡由美籍傳教士管理的各種事業，都被「依法」沒收了。

1951.3.

中國天主教「三自」原則

當時在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工作的陳哲敏神父，特別撰著一本「聖而公教會」的小冊子，闡釋天主教久已執行三自原則。並對國內所傳的「三自問題」作出評論¹。該書劈頭就說：天主教會自古迄今用自己的人力財力將福音傳遍普世各地，不受她以外的任何組織支配控制；她根本上便是實行自傳自養和自治的原則。為廓清這三自的觀念，作者首先闡明真正自傳、自養、自治的意義，並點出一般人所謂的自傳、自養、自治的三原則，然後把一、自傳的問題，二、自養的問題，三、自治的問題，仔細說明。最後要大家記住三點：一、天主教教會，包括整個人類，他是超國籍、超政治、超政權，至公、至聖、至一的。他代表耶穌在世活生生的首領是教宗；凡與教宗脫離，便表示教徒截斷了永生的生命。所以只容許天主教有橫面的組織，而不容他有垂直的組織，便是企圖毀滅天主教教會。二、天主教是光明磊落的教會，不作任何政治和秘密的活動；不巴結任何政權，不受任何政治與政權的津貼；所以決未受任何主義與任何組織的利用；不為任何

¹ 見附錄四。

色彩的工具。所以人事與經費的來源不仰給於任何彩色的政權。他傳教所用的所獲得的一切方法，對於任何國家不能稱為國外的。三、現在流行的所謂「三自原則」是從政治觀點出發的，很可能毀滅教會的統一，建立國家教會，肢裂耶穌建立的真正教會。所以凡公教信徒，皆應注意不應該以教會可愛的子女，進行一種毀滅教會、殺死教會的罪惡行爲；而應以聖教會真義的三自爲標準，才是準確的。四、應將愛國運動與宗教內部問題分別清楚，如果要有所表示，應該分別表示，不能混在一起。

1951.1.27

中共稱王良佐發起三自運動

七月一日的公教報又刊出一則特訊稱：「所謂教會獨立運動，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始見於共黨報紙。其時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出版部主任吳耀宗撰文提出，在人民政府治下「基督教會的使命」，於是政府雷厲風行的促使基督教會全面斷絕與「外國教會帝國主義團體」一切關係。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共黨報紙慶賀四川廣元天主教徒五百人在其本堂神父王良佐領導下發表的宣言。北京人民日報在本年（一九五一）一月八日發表社論〈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以慶賀這篇宣言。中共報紙一般地把發起天主教三自運動的始創歸於四川內地這位青年司鐸。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政務院第六十五次會議中，文化教育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稱王神父爲天主教三自運動政策後的動力。此外該會副主席陸定一曾呼籲天主教司鐸追隨「去年十二月在廣元由中國司鐸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在一月廿七日集會中向神職界演講。這兩件事都由中共報紙向全國普遍宣傳。

1951.2.

拒絕「三自」成罪人

自基督教部份人士提倡三自運動以來，現已由當地政府提倡為中國各宗教團體的「愛國責任」。但因天主教拒絕此類三自運動，無神當局已無法忍耐而感到焦急。天津方面，天主教徒對信仰向表熱誠，對政府提倡的「三自運動」形成一堅強的反抗壁壘。他們看出該運動的目的，是脫離羅馬教宗而建立一個獨立的裂教，因此無法參加。於是，這些神父和教友，便被標上「反革命活動」的罪名而遭逮捕。

天津的神父張思溫，就在妨礙天主教徒之「抗美愛國運動」的指責下被監禁。其實天津並無美籍司鐸或美國團體。只因政府鼓勵此「自立教會」，遂有擁護此項運動的宣言，並擅將張神父之名編入宣言中，刊登於天津日報上。自張神父於本年二月公開宣佈且未簽署此項宣言後，即被逮捕。

1951.3.~4.

三位主教被逮捕

原來四川宜賓教區的法籍林主教，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於三月十日已被中共當局逮捕。但消息直到四月廿六日才在香港報紙披露。

而河南開封教區的意籍陽霖總主教，在四月一日被當局拘捕。廣東省梅縣教區的美籍福爾德主教則於四月十四日被逮捕。此外，尚有國籍神父、客籍教士及教友等多人在獄中。這一連串的逮捕，表示無神共黨當局已實際撕毀了保障信仰自由的虛偽諾言，盡力迫害宗教的首長，惡意的用似是而非的措辭、誣蔑終身

從事宗教道德事業的人作間諜。以上三位主教都堅持信仰，迎接艱難的負擔，雖然肉體忍受痛苦，但他們的精神仍是快樂的。

過了三星期，公教報有一篇報道，講述陽總主教因警告教友不可參加教會獨立運動而被共黨逮捕。四月一日有學生大遊行，後來他們列隊大堂門前示威，呼喚叫囂，對陽總主教及教會肆意漫罵。教友不服，依理辯護，遊行學生遂即散去。但不久又捲土重來，並帶來了武裝軍人，查問誰打擾學生遊行？教友承認曾請學生離去；但陽總主教堅持宗教問題由他負全責。他們就把陽總主教拘捕入獄。到四月底等候人民法院審訊，可是聽不到什麼消息。到半夜後一點鐘，有兵士前來搜查陽總主教的主所，把教區的公文箱帶走，同時把該教區的雍神父、高神父、郭修士拘捕入獄。

陽總主教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一九四七年晉升為開封總主教。該教區有三十六位意籍神父，六位國籍司鐸，四十個中國修女。教區設立的醫院，已於本年二月被中共接收。

公教報又接獲梅縣有關福爾德主教的消息。這位中國人民的摯友，梅縣教區的福主教，於四月十四日被捕後，便把他解到廣州受審。這消息，使教內外人士都很傷心。由於福主教是一著名的「中國人民之友」，一生大半時間為中國人民造福。對發展中國文化不遺餘力。在抗戰期間，在廣東省內設立了十七個救濟站，救助各地逃來的數萬難民。大戰期間始終不離中國，其中三年遭敵人圍困。戰前梅縣共有二十萬人口，抗戰期間增至一百多萬。福主教對流亡人士極度愛護救濟。這次被捕為意料中事；但他不惜任何犧牲，留守崗位至最後一分鐘。福主教為美國瑪利諾會一九一八年首批來華的會士之一。一九三五年陞任梅縣教區代牧。

1951.4

教難升級

紅潮的教難，自去年（一九五一）十二月已遍及全國。據教會有關方面訊，自本年（一九五一）一月至四月上旬，由國內經香港撤退的外籍傳教士已逾二百人。僅四月十二日一天內就有二十九個傳教士被迫離境。這些經港的男女傳教士，看來都疲憊不堪。但他們所掛慮的，是大陸很多忠誠的司鐸、修士、修女。

四月廿二日公教報第四版頭條新聞是報道一美籍主教近由大陸監獄釋出，押送出境。據這位不願發表姓名的主教稱：「政府於一月四日要召集司鐸以天主教代表的資格出席會議，目的是討論處分教會的產業，同時提倡三自運動。因此拒絕派代表出席。而且那些教產並非美國的產業；司鐸們也不能提倡和教宗斷交的任何運動。有兩位國籍司鐸就因聽從教會神長的意見，至今在獄中。」這位主教又表示：「中國的反宗教運動，雖尚未到流血的地步；但和教會初興時期的教難已相差不遠；這是需要信德和望德的時期。」他續說：本年一月廿五日，他被提到人民法庭公審，一路上遊街示眾。他在警官看管之下在街頭辛苦而緩慢地走到法庭。在法庭中有各團體代表宣讀反對和責斥的文字。審訊後，被押回監獄，直至三月廿五日執行驅逐令。

又據香港星島晚報四月八日消息：「北京廣播電台星期六指摘美國利用梵蒂岡及在中國各第天主教會作為「侵略工具」。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評，謂最近在天津被捕的三名法籍天主教神父係為美帝工作的「國際間諜」，而以天主教為掩護。此事證明美帝在利用各天主教人物作為侵略工具，與其利用梵蒂岡一樣。」這消息可與上面那位美籍主教的談話相印證。

1951.4.~5.

叫囂驅逐黎公使

中共的北京人民日報自四月廿四日發表攻擊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的社論以來，全國報紙均有攻擊黎總主教的宣傳，叫囂驅逐黎培理總主教，責他妨害中國政府的措施（不參加三自運動）。五月十五日共黨報紙刊發黎培理總主教致全國主教通告之後，其新聞及論文即不斷給黎總主教加以攻擊。

該通告係通知各地主教：南京天主教徒 793 人所簽發的宣言，黎公使於事前並不知情，也未得其同意。共黨報紙即以此事為出發點，攻擊黎總主教干涉中國內政。五月三十日上海日報稱：上海所有民主人士，極力反對黎培理總主教「制止天主教徒愛國運動的企圖。」翌日該報刊登各青年團體的「座談會」，這些青年團體要求驅逐「南京帝國主義份子黎培理，因為他是用宗教作掩護的。」而人民日報特別攻擊黎總主教向全國主教所發的公函，因他不贊同南京教友簽發的宣言，不贊同政府向教會要求的：自治、自養、和自傳三項原則。

據消息來源說：這樣可想到威脅忠實公教徒的怒潮，即將展至全國。各地普遍舉行的「控告」與「譴責」大會，對每個公教徒都屬威脅。

目前約有六位外籍主教關押在獄中，另有六位在軟禁中。中國主教所受的迫害，令人不寒而慄。任何中國人拒絕履行「愛國」義務而不在政府所擬的「教會獨立宣言」上簽字，便有被控為「反動份子」或「反革命」的危險。

1951.5.20

一封「獄中書」

五月二十日公教報的社論，是以一封〈獄中書〉來代替。該社論開頭說明那司鐸仍在獄中。但不便刊出他的姓名和被拘押的地方。這封信的內容，已可使讀者感受到耶穌基督的精神而吸收、感化自己。獄中書的內文如下：

我在被捕日下午，就進到這監獄來了。我在此多久，已住了幾天？我已不知道。因我不分晝夜地生活在這黑暗裡。那天，夜已完全籠罩大地時，我被送入這小屋。當我聽到深厚關門之聲時，就把我的一切痛苦為主的光榮奉獻給祂。因天主的仁慈，使我不斷想到天主；所以在我所受的恥辱中充滿了天主的光榮，而且直接使我的靈魂得到祂最大的安慰。

我的兩手在暗中摸索了好久，發現有兩塊木板，都很潮濕，不過可算完整，於是就把它作我的臥具。這幅木板約三呎長，開始我尚能小睡一些時，可是跳上跳下的老鼠攪得我不能再睡。現在我已成了這些老鼠的朋友。然而一想到老鼠，我就無法入睡了。我就把這些不能入睡的時間和苦像上的耶穌密切聯合起來，這是我心目中想像的情形。我身上的苦像早被監獄的獄卒取去了。

獄外的同道請相信我，我有座大家不能了解的十字架，除非他自己身陷獄中。永生的天主只給那些拘禁在地窖黑暗中和鎖鏈束縛下的人才了解。由監獄上方一幅木柵窗透射入的光，也能使人快樂。但天主的快樂倘無光線的紛擾，則能保持得長久些。天主因祂的仁慈打擊我的門戶，隨之祂不用鑰匙進入我的門內。我念玫瑰經榮福五端，使我懂得了聖母是遭難中的安慰者。多次我的口唇念不成字音時，我的心已經充實了。我為世界各國的團結祈禱；我懇求藉我的苦難成爲一個地雷，炸毀分裂各民族的大牆，使全人類都成爲弟兄姊妹，而教會也可迅速而完全地獲得自由。

1951.5.25

南寧孟若瑟神父被害

據公教報本年八月三十日第三版記錄，南寧的孟若瑟神父，被中共殺害。一位被逐抵港的南寧外籍傳教士證實：孟若瑟神父在當地傳教，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拘禁，並被誣告「利用教會欺騙良民；勾通美帝，禍國殃民；秘密組織軍隊，與國民黨合作；阻止教友參軍」等罪名，結果被判死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孟神父自小仁獄中被提押至廣西義柏，步行了三十公里。待抵達刑場，因疲乏不堪，想坐地休息片刻，卻不獲准。當他面對墳地的大十字架默禱時，共黨即舉槍射殺，子彈由其腦後穿過，當場倒斃！成爲中國紅潮中的殉道烈士。事後義柏的教友將他屍首埋葬。

1951.6.14

湖南張保祿神父獻祭被打死

最近傳出大陸可靠消息稱：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湖南龍山的張保祿神父，被共黨痛毆致死。因當時共黨召開土改大會，張神父與另一國籍司鐸同在家中獻祭，共黨知悉，即趕往拘捕，把兩神父拖出，控告他們舉行秘密會議，即加以毒打。張神父因受傷過重，當堂倒斃。其同伴司鐸則被監禁十四個月後才獲釋。教友們見張神父獻祭而被共黨毒打致死，都敬他一如殉道聖人。

1951.6.17

一封感人的信

六月十七日公教報刊出一封署名‘成言’的〈給自由天地教胞們一封信〉報道中共在大陸鐵幕中導演的「天主教獨立運動」活劇中的幾個失敗鏡頭；但這也是中國教會為維護真理和正義的英勇史中可歌可泣的一頁。這裡摘錄信中要點：

目前天主教在中國，正在展開空前的教難，無神的共產主義者利用一個表面漂亮的陰謀——「天主教獨立運動」，盡情地迫害天主教會。他們想把至一、至聖、至公的天主教會分化，而把歪曲的「自治、自養、自傳」，瘋狂地到處宣傳；且更利用一種卑鄙的手段，強迫主教、神父、教友們「宣誓」、「簽名」。在他們的各種報紙上，也屢見「X X天主教解放了」之類的特號大字標題和滿版「宣誓」、「簽名」等情形。但事實真有人「志願」簽名嗎？假使你們看到這類可怪的新聞，千萬勿信為真。鐵幕中的真實教友，絕不被威武所屈，也絕不怕殘害而搖動信仰，相反，只有因惡毒的迫害而加強了我們對天主的信心。我們知道我們是宗徒傳下來的普世教會的一份子，耶穌選立聖伯多祿宗徒長為教會元首，我們怎能不擁護繼續聖伯多祿位的羅馬教宗呢？二月中旬，中共教育部命令組織一種特殊的教育會議，（即華東私立中學教育會議）指定凡教會學校校長都須參加。其實不少教會學校校長早由中共派任，他們在一切教會活動中發號施令，幹那些攻訐教會分化教會的惡作劇。這次教會中學校長會議，第二天議程中那個當主席的共幹盡情發揮打倒帝國主義，要愛國排外，中國天主教徒該勇敢地起來指責梵蒂岡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承認以往錯誤而推行三自革新運動，最後他以威嚇的口吻問聽眾：「有誰不贊成？若沒有，請大家簽名。」

當時有人站起來說：「有」。原來他就是徐匯中學兼震旦文

學院院長張伯達神父。他是被迫參加此特定的「教育會議」的。他堅定地運用他正確敏捷的思想，詳細分析他不贊成的理由。大意是說，「在某幾點上，我們中國人該加緊團結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這是必然的；但剛才主席指摘天主教會是出賣國家利益的罪人，是帝國主義侵略別國的工具。這些我絕不贊同。如果大家要我舉出天主教在中國辦的一些為國家有利益的事業的話，相信大家也不會相信天主教是侵略者的工具。這實是一個誤解。……為消除全國人民對天主教的一種錯覺，可以舉出很多有關天主教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奮鬥的史實，例如在全面抗戰中，天主教教友自組抗日游擊隊；天主教機關直屬下的救護隊，難民所醫院，以及小學、中學、大學和研究院。這些史實難道可說是侵略？天主教在中國所作的一切，可說沒有一樣不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福利，這就是我們天主教真正愛國和愛人的精神；可見天主教不是帝國主義用為侵略的工具。為此我站在天主教立場不能簽署這樣一個破壞宗教與國家之間感情的宣言。我們的政府是明智的，我希望北京政府能接納我們人民的決議。」

張神父又把天主教在中國應有的真正「自立、自傳、自養」的精神詳作解釋，並指斥現人所創的「三自運動」，是想藉此把我們和教會分離。老實說，分離了的我們，已不再是天主教；這將有不堪設想的惡果，勢必會反對國家危害社會。難道人民政府看不到這點？……真正的「三自運動」當交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去研究、推行，絕非我們這教育會議所能、所該，來決定的。

張神父作了約半小時的強有力的辯證，震驚了每個代表的心，到最後幾句贏得了會場中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是真理戰勝了卑劣的陰謀，勇敢戰勝了威脅，光明戰勝了黑暗，使一張「宣言」成爲廢紙。顯然的，這次教育會議的結果是失敗了。

另一位震旦醫學院教授吳雲瑞博士爲真理正義發出了吼聲。誰都知道吳博士稟性謙恭溫良，平日不聲不響，除診治病外，

經常埋頭實驗室作研究工作，教內外人士一致稱他為標準道德醫師。這次「三自」瘋狂展開後，他參加了一次共黨召開的集會。會中他發出了正義的吼聲，指責共黨政策的錯謬。他奮不顧身責斥共黨侮辱天主教的種種罪行，且把「三自運動」批駁得體無完膚。他的妻子見他如此奮勇，又喜又憂，擔心他的安全。吳博士卻安慰她說：「不要著急，一切都在天主手中，他們縱能傷害我的身體，但絕不能傷害我的信仰、傷害我的靈魂。放心吧，有什麼值得我們掛慮？這種機會是難得的。我知道家庭幸福建築在基督的聖訓上，聖教會高於一切，為此我不能不喊出心中的不平！放心吧，縱使我因此受迫害，天主是不會不照顧你們的！」這樣堅強的信德和偉大的犧牲精神是多麼令人欽佩和讚嘆！

1951.6.17

還有一些有關震旦天主教同學英勇反抗無理的雪泥鴻爪

當震大於三月底被中共無理接收之後，沒有多少時間，即配合「三自」運動的宣傳，在佈告板上公佈政府發動學生簽名的三大綱領：一、擁護共產黨；二、提倡「三自」運動；三、肅清校中帝國主義份子。這佈告，使震旦全校天主教學生看了感到萬分憤慨。一致提出抗議，並由天主教青年會會長代表全體天主教同學去見該校負責人某共幹。向他鄭重而有禮貌地說明對這三綱領難能贊同。那共幹睜大虎眼兇猛地問：「為什麼？」他客氣地答：「理由很簡單：第一、由於共產黨仇恨天主教、迫害天主教，所以我們教友無法擁護共產黨。第二、我們不能提倡歪曲的三自運動。第三、學校裡根本找不出帝國主義份子。」那共幹的眼光似在驚奇他的大膽，於是問他：「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全體的要求。」那青年會長說：「這是我的意見，也是我們全體教友共同

的請求？」他說：「好，明天我要召集全體開會來證實你的話。」他發出一陣獰笑。那青年答應他：「就這樣，再見！」

翌日上午二百名天主教學學生和六百名教外生被集大禮堂，共幹負責人說了一篇開場白，便徵求天主教學學生簽名，並且警告他們：「最近政府公佈嚴懲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條例想你們都知道。所以我們現在問問你們的意思究竟怎樣？」這時禮堂內沉默無聲。過了一會，二百名天主教學學生忽然異口同聲喊說：「我們無法贊同三大綱領，死可以，信仰不可侮辱！」接著又喊說：「頭可斷，血可流，我們是天主教最虔誠的教友，絕不贊同三大綱領。」六百多教外學生見到天主教教友勇敢和果決的精神，表露出同情，有的低下頭，怕他們被共黨迫害和殘殺。

這是第一天集會的結果。第二天集會他們也同樣在正義的吼聲下失敗了。可見中國天主教徒為保衛聖教的至一性，不惜以自己的頭顱鮮血和無神的共產黨搏鬥到底。

1951.6.25

一批老修女被逐

在上海一個有五百病床的公濟醫院，已由瑪利亞方濟會修女接辦了近四十年，最近已被中共接管了醫院的行政，十一位老修女和兩位在上海養老院服務的安老會修女，被迫退出上海，搭濟南輪於六月廿五日抵港。

這十三位修女的平均年齡為七十一歲，在中國服務合計五百零四年，每人平均在中國三十九年，可見她對中國的病人、老人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如今她們帶著一個傷痛的心，離開中國。

1951.5.~6.

黎公使被軟禁十位主教入獄

香港華僑日報於七月十二日載：「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自六月廿六日起，在南京被中共軟禁在公邸內。」而七月廿二日的公教報報導，國內已有十位主教被監禁。包括五月廿八日夜間被捕的安慶總牧區梅耿光總主教。梅總主教為耶穌會士，年六十二歲，西班牙人。和梅總主教同時被捕的，尚有五位神父，和女修院的院長修女。最近被捕的有湖南沅陵教區的歐克瀾主教。歐主教為苦難會會士，加拿大籍，六十五歲。和他同時被捕的有他的副主教烏賓格（譯音），及一國籍司鐸。此外在獄中的，有河南開封總教區陽霖總主教，湖南長沙總教區藍澤民總主教，四川宜賓教區林主教，廣東梅縣教區福爾德主教，河南歸德教區貴主教，湖北武昌教區郭主教，四川嘉定教區華郎廷主教和河北易縣教區馬迪儒主教。以上總主教和主教十人都在監獄中。至於被軟禁的主教，尚未得到全部人數，相信不會太少。

八月五日公教報提及武昌郭主教為美籍方濟會會士，一九四一年受祝聖為武昌主教。這次被拘捕受監禁。後查出天主教收養的孤兒有人死亡，當局就把他解到人民法庭審訊譴責。庭外集合了八萬人被迫喧呼控訴。同時被審者尚有該教區徐主教。

1951.6.10~7.8

教宗重申傳教目的

在七月一日公教報的頭條新聞，就是「教宗重申傳教目的，由本國聖職治理教會。八十八個教區已任本籍主教。」可是政府當局仍在積極推行「革新教會」，有位署名「安道義」的作者特

在公教報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至七月八日著文連載一篇〈我們只辦宗教〉的文章，說明教宗論希特勒的仇教；天主教不是危險集團；宗教辦政治是自取滅亡。

1951.7.13

通令禁止聖母軍

七月十三日，天津軍管會發出一通令。禁止聖母軍。指聖母軍為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反動秘密組織。並規定所有該組織人員應到公安局登記，繳出一切有關該組織的文件，並報告該組織的一切活動。若依指定辦理，將受到寬大待遇。據稱，此通令發表後，翌日的當地報紙稱，已有一千餘人前往登記，繳出書籍經本及聖母徽章等物。聖母軍曾為當地報紙反控訴大會的攻擊目標。該組織的會員曾斷然拒絕參加教會獨立運動及反抗驅逐黎培理運動。事後上海震旦大學的「進步」教授在上海解放日報大作文章。北京人民日報及廣州南京日報都有轉載。在華北組織聖母軍的司鐸已在天津被捕入獄。有幾個聖母軍團長也已被捕監禁。

香港公教人士推測，中共這項禁令勢將推及全國。天津軍管會的正式通令，稱聖母軍為帝國主義者所主持的國際反動機構。天津原為政府主使的教會獨立運動的中心，目的在分裂天主教而建立國立教會。共黨驅逐天津教區文貴賓主教，其被控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在天津成立聖母軍。武昌教區的葛禮根神父亦因這理由而被逐。

上海聖母軍於六月中旬也已收到通知，要去公安局登記。共黨對聖母軍之如此極力攻擊，是由於聖母軍拒絕參加「三自運動」，並不肯加入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的行列。

1951.7.15

耶穌會士被迫遷出震旦

上海震旦大學自一九〇三年由耶穌會創辦以來，一直享有盛譽；但最近「人民政府」下令，命耶穌會會士於本年（一九五一）七月十五日之前遷出該校。耶穌會會長茅神父（Louis Dumas）就在七月十四日遷出震旦大學的前一日，舉行了最後一次彌撒。是日清晨大雨如注，但前往震大廣場參與聖祭的教友仍很多。彌撒畢，茅會長致簡短訓詞，並降福群眾，很多學生涕泗直流，失聲痛哭。震旦大學為全國天主教三所大學之一。其它兩所即北平的輔仁大學和天津的津沽大學。震旦大學設文、法、理、醫四院。醫學院貢獻最多，全國各地公教醫院的醫師，百分之八十為震大畢業生，而校友所主持的醫院約有四十餘所。五個月前，耶穌會震旦大學的管理權已被剝奪，但仍可留住校內。接管人員及校內教授則藉共黨報紙攻擊天主教、聖母軍及黎培理總主教，至少係利用彼等之名義。三座天主教大學被迫切斷關係。

1951.7.25

教難燒遍北京城

七月二十五日，北京有十四位天主教司鐸及十八位教友突然被捕。原來中共政府在迫使信徒參加革新教會失敗之後，即發出警告：「你們參加革新教會，抑或完全放棄信仰。」

當十四位國籍和外籍司鐸被捕入獄時，好似大火一般的教難燒遍了北京城。事前共黨已費了幾星期時間，強迫熱心教友去參加革新教會的彌撒。結果失敗，故激起這次事件。這證明共黨已不用緩和的手段來改造北京的天主教。有一政府官員說：「如果

我們不能改造教會，我們便要消滅教會。」

當夜用汽車載往監獄的三位神父，其中一位是輔大的教務主任美籍芮格尼神父（Rigney）和德籍 Munirs 神父，他們都是聖言會會士。

北京共有十七座聖堂，其中十二座被封閉後也封鎖了一切消息。除了少數幾個例外，所有外籍司鐸都在軟禁之中。包括各國各修會的外籍司鐸四十人。輔仁大學已被全盤接收。十二位聖言會司鐸被軟禁在他們的住宅中。而汽車載走的十四位司鐸則毫無消息。

在這十四位司鐸被捕後不數日，有共軍三十人把聖母聖心會的萬柴理神父（Van Caeli）逮捕入獄，萬神父為西北聖母軍指導司鐸。

聖言會的李嘉士神父（Richarts）及輔仁的主任司鐸孫伯鐸於五月下旬被誣控行為不檢而逮捕入獄，並在學生控訴的公審會中被罰跪五小時。聖言會的另一司鐸，名符伯多祿，自去年九月廿九日外出時被捕後迄今無消息。

現住北京的山西潞安教區康君士坦主教與其他兩位荷蘭司鐸被軟禁在住宅中。

以上這些消息均刊登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的公教報上。

在同日的公教報第四版，尚有教難消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杜菲神父（Duflay）於五月下旬被迫離四川的傳教工作。不久他的傳道教師即被捕，並把他槍斃。聖堂中的祭台、聖像、聖龕等全被擊碎，各教友家的聖像也被撕毀。協助杜神父傳教的三位修女被虐待後遣送回家。

1951.7.31

揚州教區監牧被捕

江蘇省揚州教區的美籍耶穌會監牧費濟時主教（Eugene Fay）及該教區的四位中外司鐸於七月三十一日被捕入獄。在他們被捕時，當時報紙已多次強烈攻擊他們為帝國主義者。

費主教是本年（一九五一）二月十一日才受任為揚州教區的監牧。但該教區所受的迫害於去年已開始，首先迫害鄉村教堂，接著收管學校，後將外籍司鐸軟禁於三間住室，使傳教工作無法進行。最後把他們驅逐出境。

1951.7.

主徒會張忱神父被槍決

九月中旬主徒會的張忱神父被中共處決的噩耗傳出。事發於兩個多月前，因鐵幕下垂，喪信不易傳出，直至兩個多月後才由他朋友把慘痛的信息帶到他同學手中。張神父，湖南衡陽東鄉人，一九二三年晉鐸後開始傳教。一九三〇年至北平入主徒會，一九四八年返衡陽，在東堂居留，先在家務農，與柴沖本堂司鐸楊德樂很友善。由於東堂多張姓教友，楊神父就要他每主日負責講道。共幹屢想迫害該村教堂，要強佔徵用未遂。他們憤怒其道不行，就改組鄉政府，認為這樣可以暢所欲言，因此常把村民辱罵，拘禁。村民大多有勇氣，不怕犧牲。後來傳出謠言，說他接獲梵蒂岡秘密命令，要他嚴禁教友參加中共各種集團，又左右農會中幹事的去留。這些謠言和猜測，終成張忱神父殺身大禍的罪名！在張忱神父被殺之後，楊德樂神父亦被拘捕，備受苦刑，逼認窩居、同謀之罪。而教堂學校和司鐸住所悉被佔據。一切新奇的謠言，在真實的事件與無情的史篇對照下更顯得無恥與無比醜惡。

1951.8.4

鼓勵教友保持信仰神父被捕

八月四日一位被押出境的廣州羅保祿神父抵港後，立即進入醫院。因他在獄中身患重病，以致消瘦無力，必須診治。後來他講述在共黨政治下的遭遇說：「數月前，共黨要佔據我管轄的村中聖堂。他們又慫恿民眾請願充公教堂。要他們簽名。但村人知道後大為驚異。見到軍人拆除聖堂的聖像、聖龕等，他們即跪在堂外朗誦信經。我回村後向高級官員強烈抗議，他們覺得眾怒難犯，便令軍人交還一切物品。教友們在重修聖堂時又共集聖堂恭念宗徒信經。後來在聖神降臨節前，已不許教友望彌撒，我的傭人被迫辭職。我只得自己上山砍柴。教友們經我窗戶時就喊：『我們出去打柴啦！』我常帶聖體去送給山中教友。爲了鼓勵教友，我常用耶穌的話提醒他們：教友們應受艱難，但耶穌也曾許下祂和我們常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天主和教會是永久的，一切人爲的統治終要完結。兩天後我便被捕了。最後法官審訊時嚴加申斥，然後把我釋放，但用盡方法來使教友控訴我，教友不從。六月廿五日又把我逮捕。他們捆綁我一如犯人。並迫我赤腳走到鄰近的村莊。我走了三里路後，雙腳已受傷腫大。坐監時一個同監的伙伴給我洗腳。幾星期後我患痢疾，因此體弱無力。他們把我拖到另一間爲將死的人住的房間，身旁就是一個垂死的青年人。他原是冷淡教友。他向我辦告解，我儘量安慰他。不久他死了。第二天早晨有幾人進來，踢了踢那個屍體。其中一個問我情況如何？我說好多了。我相信我在這地方住了兩天，是爲了這將死教友的好處。可見天主多麼仁慈對待罪人！到開審的時候，我僅能勉強站起來。這時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控，是因在聖神降臨節講道時勸教友在聖教艱難時堅持信德，要信任我主的諾言 - 祂要和教會相偕，直至世界末日。共黨不會長久下去。最後，我被判八年

徒刑。但法官又說：『毛主席是寬大的，你不必坐八年牢監，而要立即驅逐你出境。』就這樣，我就在八月四日被押出境了。」

1951.8.6

修女被誣控虐殺嬰兒

八月六日，法籍和路勃神父及佈魯森神父尚有六位修女在廣州灣受公審。被判緩刑後立即把他們驅逐出境。修女們被控在公教育嬰堂虐殺嬰兒，給兒童奴化教育，散佈反革命印刷品，挑撥癩病者反抗人民政府。其實這一切都是誣控。迫使神父修女脫離醫院及公教育嬰堂。所謂虐殺嬰兒，已成爲千篇一律的刻板文章。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951.8.7

熙篤會一神父瘐斃獄中

九月十六日的公教報，刊登了大嶼山熙篤會聖母神樂院一個訃告，原來副院長師文三神父已於八月七日在四川成都監獄中捨生！師神父與十二位青年修士因服從長命於去年留守成都，在那裡備受蹂躪。本年二月中共官員到他們的貧寒修院，先把修士逐出，遂將屋內什物沒收，然後把房屋查封。當時師神父和其他神父以及幾個輔理修士一同被捕入獄。師神父多次被提上法庭公審，受人民的控告。並從此在獄中做苦力勞工。一向身體強壯的師神父，竟比同獄的兩位身體羸弱的同伴死得更早。他去世的情況很淒慘；但他的死，是爲自己的信仰作見證，是極光榮的勝利。

師神父年僅四十七歲，河北清苑人。三十三歲晉鐸，曾任初學神師、輔理修士神師，聽告解司鐸等。對該會貢獻極大。

1951.8.9

校長白玉珩修士被判苦工十年

上海聖方濟學校校長、聖母小昆仲會白玉珩修士，最近被中共宣判十年苦工監徒刑。白修士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與上海徐匯中學校長張伯達神父及上海金科中學校長姚景星神父同時被捕。而張伯達神父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獄中為主殉道。白修士最初被監禁提籃橋監獄，去年轉押至虹口監獄，最近宣判他十年苦刑。

以上這三位校長在學校集會或在聖堂內講道，常標明真理，使共黨對破壞教會工作所作的準備計畫，一一粉碎。

1951.8.

萬賓來主教忠言可戰勝共產主義

山東沂州府萬賓來主教於一九四五年開始即遭共黨騷擾。在沂州內外不斷有戰事發生。傳教士須到山中躲避。三年後共黨已全部掌握這區域。教區從此不得安寧。一九五一年八月以後，萬主教和不少傳教士都被捕入獄。萬主教在獄中足足兩年又三個月。他在獄中，飲食欠佳使他患了腳氣病，而他的高血壓和營養不良，身體衰弱，使他在獄中常病。他又說：所受的痛苦對他是一個偉大的學習，他感謝天主賜他度過這痛苦的機會。他又說：「戰勝共產主義，有一條路，就是我們該做熱心的基督徒，發展我們的信德，共產黨人比我們表現了更多的這種美德；他們的團結、組織和推動的力量，使我銘刻於心」。

萬主教為德籍聖言會會士，年六十有八。他於宣統三年武昌起義前二十天來華傳教。此後有多次被糾纏到各種戰爭中。他說在華四十年的傳教生活，但只有兩三年過著太平的日子。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曾參加隨軍紅十字會救助傷兵和其他慈善工作。民國四年至八年（一九一五年至十九）在蘇魯邊境傳教。在山東兗州教區，曾到各堂區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因病休養。痊癒後受任為沂州教區監牧。一九三八年祝聖為沂州主教。

1951.8.

昆明彭神父有冤莫白

在昆明大修院執教的國籍彭神父，他原是雲南某縣人。年約十歲領洗入教，兩年後入備修院。到大修院讀神學時，被派往巴黎蘇爾比斯修院攻讀。晉鐸後，他就加入了蘇爾比斯修會，再攻讀教律與要理神學。畢業後先在法國修院任教。時值世界第二次大戰，法被德軍侵佔。院長把修院經濟權交給彭神父，為此他在教育外尚要四方奔走，為數十修士謀衣謀食。

大戰結束，彭神父回昆明大修院教學。每逢暑假即返其故鄉勸化教外同胞認識真主。他盡力設法在家鄉興建一小聖堂作開教的準備。並計畫請一有德的貞女教要理。據一位曾在昆明大修院讀書的修士說：「彭神父在給修生們教學外，也常和修生們一起談笑，非常謙和。」一九四九年冬，因時局關係，這些修生奉命到南洋繼續學業。彭神父親送他們幾位修生上飛機，並親切叮嚀：「努力學業，自己珍重！我們將來必能重聚，不在此世就在永福的天鄉勇敢地去吧！我們的生命都在天主手中。」

後來獲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昆明主教和三位神父被拘捕。翌日彌撒後，彭神父勸信眾為主教及三位神父祈禱。當時即受到仇教者的反對與苛責，且迫他改正言詞。但他拒絕。從此他常被盤問。不斷疲勞審訊。可惡的是共軍竟迫一叛徒寫一些偽造的罪狀來刊登報端，陷害彭神父。十二月二十七日，彭神父見自己被誣枉虐殺嬰兒及反對政府等罪名，又見那原告就是自己的屬

下，不禁心痛難言。就在當晚六時三刻，共軍便將彭神父逮捕。次日早晨，幾個教友帶著飲食到三等監獄去探問彭神父下落。獄卒厲聲回答：「這裡無此人！」教友們再到二等監獄。又撲了空。他們再去死囚的一等監獄，竟然是在那裡。他們要求見面，卻遭到鄙視和責斥。且知彭神父因受刑過重不能飲食。腳戴鐵鐐，頸戴枷鎖，睡無被單毯子蓋身，又不准家人送去。夜間尚要受重刑。此後就再也聽不到彭神父的消息！

1951.8.

修女公審會中孤兒挺身衛護

一位自海南島抵港的神父稱：該島三位聖保祿雅脫會的中國修女，於一九五一年八月被中共拘禁。中共當局掘舊墳想找證據來控告她們，可是在公審時所有孤兒都竭力衛護修女，使中共無法判罪。其中一個曾受該孤兒院養大的孤兒在公審會中站起身來作證說：「中共一切控告都是虛偽的，我曾在孤兒院生活過很長一段時期，目睹修女對待孤兒的仁慈與愛護，如母親對子女一般親切。」

中共自一九五一年拘禁修女後，他們就自己接收該孤兒院。可是至今近兩年中僅收養過三個孤兒，而這三個孤兒早已先後死去。

1951年夏

「三自」大會中，董若望神父的〈兩全其美自我犧牲〉講詞

一九五一年的耶穌聖心節，中國 XX 地方當局召集天主教人士舉行「三自運動大會」。參加大會的董若望(世祉)神父，早已

準備在會中發言，所以寫了一篇講詞。據說事前共黨人員曾向他
要稿，但董神父沒有給他們。在大會後因這篇使他們啼笑皆非的
講詞，被中共當局請他去嚐鐵窗風味。

這篇充滿浩然正氣的演說，可看出董神父甘願犧牲的偉大精
神。這等於是他的偉大遺囑。這裡我們略述其大意。

董神父很鎮靜地站在大會中眾人面前，劃十字聖號，同時念：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耶穌聖心衿憐我等！無玷馬利亞
一切聖寵的中保，爲我們祈禱！聖伯多祿聖保祿，爲我們祈求。」
念了這幾句短經，他就轉身像毛澤東像鞠躬，再轉身像大家致敬：
各位首長、神長，有信德的教友、各位來賓，我今天的講題是：
「兩全其美，自我犧牲」。不承認有天主，有靈魂，也不承認耶
穌在世的代表—教宗與天主教聖統的人們，把三自運動講成純愛
國運動。雖說承認天主教的信仰自由，雖說承認天主教徒與教宗
有純宗教的聯繫，但是脫離了聖統的三自，今天要我們攻擊教宗的
代表—黎總主教，明天就會要我們攻擊耶穌的代表—教宗，後天
爲什麼不能要我們攻擊天主呢？即使理論上把他分裂了來攻擊，
但實際上天主是一個天主，教宗是一個整個的人，而教宗的代表
也是一個人。故此這樣的三自，與天主教自己的三自，實在無法
結合。而且我只有一個靈魂，不是能分做兩份的。只有我的肉身
才是可以分割的。故只好把我的整個靈魂獻給天主、獻給教會，
而把我的肉身獻於國家，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爲不信有靈魂而
說只有肉身的唯物論者，邏輯地講，應該滿意我這獻法了吧？……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我十分驚奇共產黨員，他們不信天主、不
信靈魂更不信天堂地獄，我明知這是他們的錯誤，但他們確有許
多令人敬佩的地方，提醒了我，使我更加警惕。回憶我們二千
年的天主教會，所有千多萬的致命者，使我日夜苦求天主勿因我
重大罪人而拒給我這種無上的恩寵。他們能夠見危授命，而說「
然而不死，有所爲也」。難道我是個天主教徒反可苟安性命，推
說將來再爲教會有所貢獻嗎？……共產黨說「一個人倒下去千萬

人站起來」，難道教友竟會忘掉「致命者的血是信德的種子」嗎？他們不怕被套上任何罪名而致死，會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而慷慨赴難。難道一個天主教徒反怕被人加上不堪的罪名就認為屈死而忘掉「我們的最後審判者是全能全知全善、至公至義的天主」嗎？(3)他們在有理無處講的環境下能固執自己的信仰，不因自己辯不過人就隨便委屈自己的主義懷疑自己的黨，脫離自己的組織。難道一個天主教徒反能忘了信德，在自己不會答辯時就替整個教會認輸或歪曲教義、竄改教規、出賣天主出賣靈魂？若是如此，誰能擔保我不出賣國家、不出賣人民呢？為此我絕不願自己動搖，更不願再去動搖其他教友，尤其不願以司鐸的職守去動搖教徒的信德。

我非但敬佩共產黨與其領導的政府，既看得起我所愛護的天主教，而要爭取我們的天主教徒，實使我深感榮幸而需加倍努力作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才能報答這番是盛意。……我非但敬佩共產黨員的剛勇，感激他們爭取我們天主教徒的盛意，還願把我所愛的天主教貢獻給他們，為爭取他們信奉天主教，作我們的同道。……我堅決肯定這樣徹底的共產黨員一旦真正認識了天主教，著實可成徹底的天主教徒。這是最熱忱的祈禱，為此我要不惜任何犧牲，獻出我整世的生命向下一代保證。

總之我是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要愛國又要愛教，一切違反國法教規的事乾脆拒絕。但若政教兩方不能諒解，中國天主教徒早晚是要活不成的，不如趁早獻出自己的生命促進雙方的了解，誰不接受這請求，就表示誰拒絕了解拒絕和平。想政府當然不致堅要迫我們三百七十萬中國天主教徒沒有生路吧！

董若望神父這篇宣言，充滿浩然正氣，精采動人，使大會中的聽眾無話可說。有些人還感動的滿眶熱淚，偷偷抹乾。這宣言，曾振奮了全國的教友。

1951.9.4

嘉興仁愛堂院長及上海慈幼會兩神父被捕

香港大公報九月十六日刊載：浙江嘉興天主教仁愛堂院長法籍白曼麗修女九月四日被中共當局逮捕。罪名為「虐殺中國兒童」。翌日中共當局即接管了天主教仁愛堂。這機構創立於一八九二年。自一九四三年起由白曼麗修女任院長。仁愛堂共分聖心醫院、育嬰部、孤兒院、養老院及殘廢院等部門。

九月廿二日上海慈幼會 M. Suppo 神父和 M. Cuomo 神父在鮑斯高中學被捕，原因是與學校中的聖母軍有關。早在七月十三日天津軍管會對「獨立教會」運動消除其阻礙時已發動攻勢，先反對天主教會，後攻擊聖母軍，發出猛烈的抨擊。有自稱為聖母軍團員的人出場坦白，證明聖母軍為反動組織，接著便有教士被捕，坦白「罪行」，最後由人民代表會議提出要求，促使政府對聖母軍採取行動。

1951.9.7

教務協進會各首長被捕

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各部門的主任，包括文化組的比國聖母聖心會高樂康神父（F. Legrand），聖母軍特派員高隆龐會莫克勤神父（H. Mcgrath），黎公使私人秘書國籍陳哲敏神父，公教進行會指導沈士賢神父，都於九月七日清晨被逮捕。

共黨在摧殘上海天主教之前，為實行恐怖手段，已在暑期中訓練了五百青年學生沿街作訪問、勸說及辯論。先使中西司鐸分化，再隔離教友，並使各家互相隔離、分立，再加以控制、恫嚇。同時散發小冊子正面攻擊教會，撕破他們所說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招牌。

1951.9.7

建立「進步教堂」

上海中共為加強「三自」，特在上海福煦路與慕爾鳴路的接角處建立了一座「進步教堂」，一如普通教堂的形式，但堂頂上不設十字架。在大門上，刻著「進步教堂」四個字。奇怪的是張伯達神父和沈若瑟（士賢）神父早已於八月初及九月七日先後入獄，但他們在「進步教堂」散發的一種宣傳小冊〈革新教會〉上，竟被提名為領銜人物。顯然是屬於偽造，實屬無恥！該小冊子上有他們改造的要理答問和參加的方法與手續。

1951.9.8

教廷駐華公使被逐出境

九月八日下午四時，九龍火車站月台上擁擠了千餘天主教人士，包括代理主教戴遐齡，（因香港主教恩理覺已於九月三日逝世）。河北正定教區陳啓明主教，港九中外神職界人士、修士修女、教友學生代表等。原來他們都在恭候一位被中共驅逐出境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當黎公使下車時，掌聲雷動，雄壯的基督勝利歌聲響徹雲霄。和黎公使同行的，有他的秘書恩登神父（H. Hnden）和會計賈比洛神父（G. Caprio）。

黎公使在車站時有記者問他中共迫害與侮辱他的情形，他含笑不答。

由於自南京到港急促的旅行，黎公使已覺疲憊不堪，因此記者招待會要遲幾天再舉行。在步出車站後，即乘港督特派的專輪過海，到教廷公使駐華辦事處主任葛利耕蒙席寓所休息。

中國傳教學誌的主編包義神父向記者透露：自六月廿六月開

始，黎公使和他的僚屬在公署內受監視，即使自屋內走入庭院，監視者也寸步不離。至七月中旬，更不斷受長時間的疲勞審訊。一次審訊時間長達十小時！另一次甚至長達十二小時。有一次正式開庭審訊恩登神父長達十三小時，後審黎公使為十二小時。此後還有很多次較短的審訊。所有審訊都有記錄，並要在口供上簽字。中共把聖母軍認為是秘密的反動團體，要把發起組織和指導的罪名歸在黎公使身上。其實真正觸怒中共的，是黎公使否認他們提倡的教會獨立運動；因教會指出政府贊成的三自革新運動與天主教教義不符。在九月四日下午二時半，黎公使和恩神父被召至南京公安局，審訊至深夜十時，所有談話全部收錄。最後他們宣讀南京軍管會驅逐出境的命令。十一時有十二個特務押送他們回公署，並立即檢點行李，由特務監視出發。時為凌晨二時，經過半小時等待，汽車來到。此時有三十名特務人員監視開車赴南京火車站。上了三等車廂，黎公使左右有兩人監視，面對兩位神父，在兩神父中間是一位中共特務，進食或入廁，都有特務作陪，直至上海。九月七日抵達廣州。自己肩負行李走出車站，僱人力車到中央酒家，住入一個很小的雙人臥室，三人就在那裡過夜。下午七時有軍官率領一隊兵士來搜查行李，然後再宣讀驅逐令和他們的「罪行」，至深夜十時半才離去！

九月八日到了深圳，作了最後一次檢查，把行李翻閱一遍，才得過橋進入英界！

黎公使在車上曾由其秘書恩登神父給記者發表一篇書面談話，內稱「我對中華民族的愛慕永不改變。我因奉教宗命駐節中國，對中國人民至為尊敬及同情。因此冒著一切困難留駐中國直至如今。這次離華至為悲痛，但我仍將為中國人民以及公教司鐸、修士、修女、教友時常作虔誠的祈禱。」

按黎公使，意籍，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任。據南京九月四日訊：當地軍管會發佈命令，驅逐黎培理永遠不得再履中國國境。並由公安局立即執行。據新華社報道：「命令中指出黎培理乃國

民黨統治時期「羅馬教廷」駐中國公使。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來華，一向勾結美蔣，堅決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繼續進行各種反對人民政府的活動。」該消息還提出黎總主教三項罪名為：

- 一、委派河北易縣馬迪儒主教進行間諜活動。
- 二、策劃組織聖母軍。
- 三、反對共產主義支配下之人民政府。就這樣，黎總主教被迫退出了中國國境。

九月十五日香港華南總修院開學日，院長倫神父特請黎公使主持開學禮，同時歡迎黎公使勝利歸來。在歡迎會中黎公使致詞時講述中國的教務，讚揚中國神父、教友的堅貞、忠勇；肯定中國教會不會被消滅。而中共發起的「三自運動」已失敗在教友手中。並略提三點可以注意：

- 一、原動力。大家覺得他們有一種魔力在推動他們工作；肯吃苦，甚至犧牲生命。我們在基督作出發點，為什麼有時工作情緒不高，意志欠穩；這需要在信德方面加強修練了。
- 二、注重實際。共幹慣常訓練六月月即成。而且工作認真。因他們學了就用，原理不多，卻能用得恰當，可見學習要重實際。
- 三、團結。一人的力量有限，大家聯合一起就力量無限。尤其今日複雜的社會，傳教工作繁重，如果一個個團體聯合起來，打成一體，敵人就無法進攻。這次中共三自的失敗，就在教友的團結。如果大家熱愛基督、忠於基督，愛戴祂的教會、弟兄，不惜勞苦犧牲性命，這樣的團結才是力量。

九月十六日黎總主教在香港堅道主教座堂舉行主日彌撒，為黎公使抵港後首次舉行彌撒聖祭，參禮者一千餘人。彌撒中黎公講道，略謂中國現在的衝突，顯然是信仰天主和反對天主二者之間的戰鬥。雖然他被迫離開中國，但他和很多被逐者的心仍都留

在中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只為實行愛德，並無其他目的。他既為教宗代表，為此他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全世界的公教信友，促他們為受迫害的人祈禱。他說教宗已訓勉大家祈禱和犧牲，以免更大的戰爭。在結束講道時，黎總主教說，傳教士都相信：終有一日他們會回返中國做同樣的職務，對人民抱同樣的愛心。

1951.9.15

教宗頒發「邪惡迫近」通諭

九月十五日，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發一道「邪惡迫近」的通諭，呼籲全球信眾在十月聖母玫瑰月中虔誦玫瑰經，懇求聖母大力轉禱，使人獲得個人、家庭、民族、國家及國際間的和平。教宗籲請全球主教領導教友「秉著與時俱增的緊急需要，以更大的熱火」念玫瑰經。由於今日國際間的友誼破裂、仇恨、對立，殘暴地迫害教會，強逼教友背教、脫離教廷，或被折磨以致殉道。教宗說：「在危難的時刻，信教的人民常投奔到聖母台前，她是人類天定的救贖。」教宗請主教們告訴教友玫瑰經的珍貴、價值、及效果。希望玫瑰經能作家庭的中心；因為玫瑰經是攻打邪惡的工具，是集中營與冤獄中可憐人的天上扶持。「玫瑰經可治癒困擾我們這時代的邪惡；不是用武器、兵甲和人力，而是靠祈禱得來的天主的助佑。」

1951.9.20

安慶教區梅總主教等被逐

九月二十日，安徽安慶教區總主教梅耿光由上海乘火車抵港。梅總主教於本年五月廿八日夜間在百餘名士兵包圍教堂時被帶走。當時尚有五位司鐸及一位耶穌孝女會修女也被抓去。八月

二十日上海解放日報刊出安慶電訊，說安慶總主教梅耿光被逐出境。

在梅總主教被捕時，尚有十位神父及十一名修士被軟禁在總主教座堂內。七月二十日至廿九日，安慶地方當局舉行「傳教士殘忍罪行展覽大會」。展出的物件，有打字機、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印刷品，各司鐸的私人用品等。事後就請求政府把傳教人員驅逐出境。

被逐的蔡若瑟神父，曾被控藏有無線電放送器，已坐監兩次，但證據不足，到離境時所控罪行尚未證實。其他被逐的是耶穌會會長安熱曼神父和中學校長海拉神父、艾神父、西神父，以及育嬰堂院長兼女校校長桑哲之修女。她於五月廿八日已被誣「虐殺嬰兒」而決定把她驅逐出境。

1951.9.29

餘江光主教等在控訴大會中站立三小時

江西餘江教區的光一幸主教（W. Quinv）於九月廿九日被誣控的罪名舉行公開控訴後，即被公安局判決驅逐出境。光主教美籍，在華服務十七年。光主教在港逗留一星期後於十月六日離港赴羅馬述職。

與光主教一起被控訴的，尚有司神父（T. Smith）和高神父（R. Kraff）他們三人站在民眾控訴大會前三小時之久。會場中喧鬧、衝動，有時打斷公審。群眾狂呼處以死刑或監禁，會後當局宣示「爲了共黨政府的仁慈寬大」僅判處立即驅逐出境。這種做戲似的控訴大會，在大陸隨時會演出。

1951.9

羅馬觀察報評論教廷公使等被逐

羅馬觀察報在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被逐出境後發表一篇評論稱，所有在共黨統治下的國家遺留下的最後一位教宗代表均已被迫撤退。又一次顯示共產黨對教宗的傳統仇視。共黨這行動，不僅有違國際法的各項規定，且與中國懷柔遠人的傳統精神相背馳。

該評論又說：偽造、毀謗的罪名以及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和其它的「罪過」而遭驅逐，或同樣的用各種藉口對於拒絕背教的人不合法地制以死刑，這一切都表示使用最陰險而不名譽的共黨方法。例如修女們貢獻她們一生為拯救中國的棄嬰，現在竟被共黨責斥，給以「虐殺嬰兒」的罪名。教宗代表的被驅逐，無異表示完全斷絕友誼。……這一切事件在基督徒心中，及所有相信精神自由是人類尊嚴的第一條件的人，必會發出堅決的抗議。

1951.8~9

污蔑教會慈善事業運動全面展開

中共從事誣蔑教會慈善事業運動，已展開到中國各地。本年八月有五個育嬰堂受中共報章的抨擊，二十五個育嬰堂在中共操縱的控訴大會上受到無理譴責。最近犧牲在這種惡意宣傳下的有海南島聖保祿育嬰堂、湛江兩所公教育嬰堂、溫州孤兒院及杭州育嬰堂。

中共北京廣播電台甚至向國際婦女聯會提出控訴，使全世界人知道「美帝國在戕殺中國嬰兒一事上犯了驚人的罪行。」控訴中最主要字句是：「我們親見美帝籍主教、神父及修女的活動，

使公教育嬰堂成爲屠宰場。帝國主義用慈善事業募化以便飽充私囊。」由此可見其誣枉的巧妙與惡毒。

1951.10.7

陝西興安教區正副主教一起被捕

陝西興安教區馬主教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被捕。罪名爲「煽動人民，反對三自運動，實行帝國主義，違反政府命令。」

馬主教爲意大利人，方濟各小兄弟會會士。在他被捕時，是由一部分號稱爲「進步教友」的人和警察一起到馬主教住所，把馬主教拘捕，並加以虐待。副主教出面保護，但警方也把他一起拘捕。

1951.10.8

開封陽霖總主教被捕六月後遭逐

河南開封教區的陽霖總主教於被監禁六個月之後在十月八日與其他三位被逐出境的雍神父、高神父及艾神父一起由廣州搭車離開大陸抵港。雍、高二鐸均曾任小修院院長，也已被監禁六個月。陽總主教年僅四十歲，爲意籍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由於當局在開封發動獨立運動失敗，三月底共黨即發動學生示威遊行，到天主堂前舉行大會，責難天主教會服從帝國主義，抵抗愛國主義。當時有天主教徒出場辯護，他們就說「干涉人民自由」。陽總主教調解此種衝突，承擔事件一切責任。但四月一日陽總主教即被逮捕。罪名爲「多方阻礙開封天主教徒反帝及教會革新運動。」其實陽總主教的被拘禁及驅逐，只爲辯護信仰宗教自由的

權利。共黨支配下的教會獨立運動，在天主教徒觀點看來，只是裂教或異端的運動。共黨拒認教會神長有辯護教會道理以抵抗錯誤的道理，顯然完全否認教會的存在。這種否認，是在共黨聲稱准許「宗教自由」的綱領之下所說的自由和迫害，是完全一樣的意義。

1951.10.8

滬共宣佈聖母軍爲非法組織

當局於十月八日公佈十二條法規，命令聖母軍團員分別在各公安局及分所登記，並脫離會籍。外國人也須到警廳外事科登記，並須黏貼照片。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攻擊聖母軍，支持政府的非法規定，題名「進步的保障信仰的合法自由」並責難聖母軍聽取美國之音的廣播，協助帝國主義分子。十月廿八日公教報也在第一版的社論中說：近數星期來，中共藉軍管會名義以對付聖母軍團員，反對天主的暴力已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聖母軍在上海已被宣佈爲非法組織。蒲蒙席同甘主教和聖母軍總指導莫克勤神父均被判處同樣罪名：「共謀欺騙並壓迫聖母軍團員藐視政府所規定向公安局登記的命令。」且指莫神父於一九四八年奉黎培理總主教命組織全國性的聖母軍。

這罪名和政府當局自身的行爲相對照，即可知是虛偽的。莫神父受監禁是九月七日，當時他往上海高隆龐會的會院，而蒲蒙席的被捕是十月四日，甘主教的被捕是十月五日。上海軍管會禁止聖母軍的命令是在十月八日公佈的；在命令公佈之前怎可說「欺騙壓迫聖母軍藐視政府的命令」呢？這簡直是無中生有的大說謊！聖母軍的奮鬥，是「在聖母之內藉聖母之力，並不攜帶任何武器，在戰場中對眾首領眾權勢、黑暗世界的管理者，空中的諸惡神」作戰。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該社論說，聖母瑪利亞是聖母軍的本體。聖母瑪利亞在中國不可能是非法的，因為聖母是中國之后。黎公使在一九四七年聖母軍的創立會上講：「聖母軍是聖母送給中國的贈品。」聖母不會眼見她的贈品被人破壞以致禁絕的。

1951.10

味增爵會孫伯鐸會長屍體尋獲

據北平一來客談：華北味增爵會會長孫伯鐸神父的屍體已於一九五一年年十月在北平郊外一座淺墳內發現。附有一小紙條，註明孫伯鐸神父之名及年齡四十六歲，於去年（一九五一年）八月間死於獄中。警方不再透露其他有關孫神父的消息。

按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有十四位中國神父同時被捕，外籍神父尚可與外間略通消息，國籍神父則與外界完全斷絕關係。

孫神父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晉鐸。後繼 Rev.H.Tichit 之後任華北味增爵會會長。據稱：孫神父的屍體被發現之後已給他重葬，並在柵欄大修道院舉行過大禮追思彌撒。聖堂內擠滿了追悼孫公的信眾，他們都爭睹孫公的遺骸，並設法以念珠、聖牌等物去接觸孫公遺體，他們把孫公當作殉道聖人尊敬。

1951.11.初

康定主教神父全部入獄

在秋風中吹來一個西康省會康定的教會消息，述說康定教區七十一高齡的華郎廷主教(S.Valentin)和全教區所有神父，都已被囚禁獄中，證明他們迫使國籍司鐸歸屬革新教會全盤失敗。其中

年老如傅神父也因拒絕領導革新教會而被捕入獄。該教區的癡瘋院、學校、醫院聖堂全被接收。如今修女都被迫回家。但教友們信德堅固，教區內共有五千教友，如今已成了「無牧之羊」！

1951.11.11

天主教上海教區首位殉道張伯達神父

十一月下旬，上海傳出一聲霹靂：張伯達神父於十一月十一日瘐斃獄中！據消息來源稱：本年二月中旬，中共舉行華東私立中學教育會議時，張伯達神父被迫參加，而且在會中對當主席的共幹所說的侮辱天主教及誣枉梵蒂岡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等話駁斥得體無完膚。最後使這次的「教育會議」完全失敗；但這也注定了張神父必將受到大苦。

果不出所料，不到半年，即五一年八月九日警局派人到徐家匯請張伯達神父去商量要事。張神父明知此去一定不返，便到寢室去取他久已準備好的一個為坐監用的小包裹，後即隨警察登上一輛早在門口等候的華麗汽車。上車後，他仍鎮靜地微笑著，親切地向在場的人（包括徐匯大堂主任蔡石方神父）致意。

張神父的被捕，消息很快傳出。在上海，沒有人感到奇怪，因數星期前他已被加上「帝國主義走狗」的罪名，而迫令他辭職。張神父自知辭職後就會被捕了，所以他就準備了一個為坐監用的小包裹，在八月九日他們來「請」他去時，他已預料不會再放他回來。

果然，當他們把他帶到上海市監獄之後，共幹先誘勸他出任上海革新教會第一任領袖，他們想利用他的聲望來號召大眾加入「革新教會」。張神父當然堅決拒絕。他們於是就用惡毒的「疲勞訊問」來對付，使他的理智和意志受到摧毀，一連幾十日幾十

夜不斷的折磨，怎能吃得消！開始幾天同獄的人還聽到他呼求：「耶穌、瑪利亞、若瑟救我」，後只能聽到他的呻吟，再後連呻吟之聲都聽不到了！十一月初，他們把他送入旁邊的監獄醫院。但張神父已奄奄一息，至十一日上午八時便與世長辭！獄卒還說：「他真頑固，至死執迷不悟！」

當天下午五時後，公安局派人到徐家匯大堂的神父住院去找張伯達神父過去的同班同學蔡石方神父，要他去談話。蔡神父也做好一去不返的準備，跟他們上了一輛黑色轎車。到提籃橋監獄旁的公安醫院門前停車。下車後，他們帶他上樓，到一間似會議室的屋內，一條長桌兩側坐了約七、八位醫師。桌子一端坐著一個穿軍裝的軍代表，他叫蔡神父坐在旁邊的沙發椅上，對他說：「叫你來，是為報告你反革命分子張伯達已於今天上午死了。是病死的。」他請醫生給蔡神父講病情的經過。並說用各種方法給他治療，最後送到公安醫院，醫治無效，至今日上午八時死了。又說「他患腦溢血，他家有多人因患此病而死的。」這話好像在推卸對張神父迫害致死的罪孽。一位中國耶穌會的傑出教育家，一向身壯力健的張伯達神父，就這樣無緣無故的死在冤獄中！年僅四十六歲！而那軍代表竟還口口聲聲的說：「他是死有餘辜」！最後那軍代表問蔡神父要不要去看看屍體？蔡神父當然說要。他們就帶他到一間陰森森的太平間，在陰暗的電燈光下看到對面水泥台上躺著張伯達神父赤裸裸的屍體！屍體上沒有一塊布，而且又癟又乾，簡直不敢肯定他就是同學張伯達神父。

在看過張神父遺體後，他們又叫蔡神父回會議室。那軍代表給他下令說：一、不准為死者開追悼會；因為死者是反革命分子。二、明天可帶幾個人，再邀幾個張神父的直系親屬來收屍，可由地方公安局伴同而來。

蔡神父回到徐家匯耶穌會院，就把情況向院長報告。院長再向會長報告。很快龔主教和上海各堂區負責神父及全上海教友都

知道張神父已爲義捨生，得到了殉道的榮冠。上海二十萬教友公認張博達神父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也是上海教區第一位殉道者。

翌日（十一月十二日），蔡神父照那軍代表的命令，帶了幾個張神父的直系親屬去領屍。起初家人看到一副枯骨的屍體，皮膚已成紫黑色，身上一絲不掛，總也認不出他就是平日很健康的張神父，後來張神父的胞兄從他口中一副牙齒上修補的特徵，才肯定這副張皮枯骨就是他的胞弟張伯達神父。爲什麼他的遺體變成如此慘狀呢？逼害張神父的人當然心裡明白，大家心裡也同樣明白。而且有人透露：「因他思想搞不通，不肯領導三自革新，故被認爲反動分子，但無法公開判他死罪，就在暗中折磨；這樣可算他「病死」。其實誰心裡不明白張神父怎樣會如此死的。何況他的姪子是一醫學博士，他檢驗下，證明張神父絕非病死。可是在極權統治下可說什麼呢？！

本來蔡神父和張伯達神父家人是照他們的話，到監獄太平間去領屍的。可是事有變化。原來上海市的青年、教友聽到張伯達神父已死於獄中，遺體就要領出……。他們就成群結隊聚集到徐匯大堂，想一瞻這位爲護教而被害的殉道者。女青年們都已成了淚人兒，男青年也有不少痛哭流淚的。警方目睹大堂前的人越聚越多，怕鬧出真正的「民主」事件來，便打消發下屍體的原意。軍管處作了重新決定。蔡神父和張神父的幾個家人一直在等，從上午九時直等到下午五時，他們才說：「屍體不准發還了。」叫他們回去，並叫他們把棺木退掉。他們在傷痛尙再加之無情的打擊，只好敢怒不敢言的悻悻回去！約兩小時後，他們又派人來叫蔡神父去談話，蔡神父再和梅乘騏神父同去，那軍管代表板著臉冷冰冰地說：「今天你們吃過晚飯可到公安醫院去把張伯達的遺體悄悄入殮，只准兩三人和幾個張神父的直系親族。」結果只有蔡神父、梅神父、田修士和張神父的一個醫生姪子四人去了。

到醫院已深晚十點多鐘。他們把張公遺體略為抹拭乾淨，再給他穿上整套祭衣，後把他放入一臨時買的棺木中。軍管處命令過幾天再悄悄把他送去息焉公墓安葬。所以他們把棺蓋釘上後，便與伯達神父遺體告別回家。

蔡神父看看張伯達神父遺留下來的幾件簡單衣服，看到他隨身穿的白布褲子，臀部又黑又光，證明他在獄室一直坐在地上，否則褲子不會如此磨光。聽說他被監禁在特種政治犯的另一看守所。尚有其他神父也被監在那裡，他們曾聽他叫喊：「耶穌瑪利亞若瑟救我！」

十一月十三日，徐匯大堂，即耶穌會大堂為殉道的張神父做追思彌撒。彌撒由會長格壽平主祭，追思則由龔品梅主教主禮。追思禮中特別加唱「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眾教友都認為你是有福的，你不需要我們為你祈禱，而該受我們的祝賀。你已列入聖人的行列中了。」

十四日晚上在耶穌君王堂，教友們給他做紅祭衣彌撒。滿堂紅光，喜氣洋洋，女青年頭上扎著白花，男青年手臂上纏著黑紗，誌哀又誌喜。一神父講了一篇歌頌殉道者的道理。並在彌撒中高唱：「偉大的教宗我們擁護你！」，「我們是基督君王的侍衛」，「起來！起來！公教青年！」洋溢著激昂雄壯的氣氛。

十五日聖伯多祿堂舉行盛大彌撒追念張伯達神父，由王仁生神父講道，他說：「伯達神父在前面領導，我們望著美好的遠景興奮地大踏步前進。」後來他還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同學黃振國神父說：「……想到前代聖賢們的鮮血產生了今天燦爛的偉大教會。我們希望能為下一代播下良籽，使明天的教會更燦爛偉大，這是不是奢望？」（編者按：王神父早已準備跟伯達神父走的，後來他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夜間被捕；但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才和龔品梅主教等同受公審，被判十五年徒刑。至三月底，即和被判二十年徒刑的朱樹德神父同被遣往安徽勞改。先在黃山腳下做

苦工，半年後被遣往長江畔開山挑石。到八個月後開始腿腫，當地無藥物治療，至十二月初已全身不適，幸樹德神父與他是旁隊，能每晚去看他，和他相談，兩人都感到為主受苦的喜樂。約三星期後他請樹德神父給他傅油。他唱出「我靈托付爾手！路程我走完了，信德我保存了」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死在安徽長江畔的勞改營！）真的，教會在大陸上，由於伯達神父的犧牲，王仁生神父等的殉道，及其他許多神父、教友的捨生，確實比以前更燦爛、更偉大了！這是共黨所意想不到的。

十五日那天，本來董家渡聖方濟各主教座堂也要舉行追思張伯達神父的大禮彌撒。但由於共黨目睹上面三聖堂追悼張伯達彌撒時教友的擁擠，他們怕了，於是發下一道禁令，不准在方濟各堂為張神父舉行追思彌撒。但張神父的殉道種籽早已播在男女老少教友的心中，大家都已準備跟張伯達神父走了。而且，他們雖禁止了為伯達神父獻追思彌撒，卻禁不住信眾內心對伯達神父殉道的景仰與敬愛。

十二日深夜蔡神父等去公安醫院草草把伯達神父遺體入殮後，軍管處還命令：「過幾天再悄悄地把他送去息焉公墓安葬。」因此過了幾天，只好「悄悄地」去把張公葬在息焉公墓！

但想不到教友們，尤其男女青年學生，他們一聽到董家渡聖方濟各堂十五日的追思彌撒被禁止舉行，便立即轉身奔向息焉公墓。他們趕到那裡，便唸經、唱歌、分享聖經的教訓。伯達神父的墳墓已成爲聖地。而且去的人越來越多。這又使共黨怕了，公安部門再發出命令，禁止到伯達神父的墳前。這好像兩千年前派兵看守耶穌的墳墓事跡重演了。可是那些青年們仍舊假借去自己的親戚墳上悼念，遙向伯達神父之墓誦禱。直到文化大革命時，一切墳墓都被挖掘了。張伯達神父的墳墓和其它神父教友的墳墓也一起被掘掉了。但他們能使人日後不復活嗎！

1951.11.11

中共怕教友敬禮張伯達神父

一九五一年張伯達神父於十一月十一日在獄中殉道之後，鐵幕中不時有哀悼或慶祝張伯達殉道之聲傳到自由地區。有位上海旅菲的耶穌會文學院修士陳百希，還寫一篇〈回憶一位青年導師——張伯達神父〉的文章寄給香港公教報刊登（見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日公教報第三版），讚揚張伯達神父為一位優秀的青年導師；雖然他被迫害犧牲了性命，但他的精神、他的訓導已深入千萬青年人的心底。

據上海區「進步教會」出版的〈信鴿〉上發出的警告稱：「須謹防有關對張伯達神父之宣傳」。該刊物指出：「相信張神父為聖人，實一絕大錯誤。此錯誤雖已由教會（指進步教會）當局揭發，惜敬禮其人者仍有增無已。」該刊續說：「有等人因過分坦誠而遭受哄騙，更有不少青年人拜謁其墓，向彼祈禱。」

張伯達神父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獄中殉道之後，教友們都敬之如殉道勇士。共黨曾嚴禁信眾對這位徐匯中學的院長張伯達神父有公開敬禮；但這禁令形同虛設，無法改變教友對張公的態度。共黨認為這種敬禮與教會對教友論「三自運動」所發出之警告同為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共黨報紙謂帝國主義仍用老手法，「或以懲罰恐嚇教友，或以天主的賞報來利誘。」

〈信鴿〉以美帝在韓施用之細菌戰術來比擬信眾對張神父的敬禮，可見共黨對破壞教會的統一並未得逞。該刊物說：「站於帝國主義所能達到之半徑內的人士，將受到其文化侵略之毒害。美帝施用細菌屠殺中韓人民，教會則以文化侵略改變愛國者之崇高思想。」

據來自大陸的傳教士透露：中共公安人員嚴詰國籍司鐸對敬禮張伯達的表示。一次審問中，共幹對一神父說：「如果將來張伯達神父真有奇蹟之事發生，則他們即拘捕上海教區的龔主教。」

1951.11.27

西灣子比籍主教獲釋兩日即去世

本年九月中被捕的察哈爾西灣子教區比籍主教石德懋（L. de Smedt），在獄中飽嚙鐵窗風味後，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西灣子公教醫院去世。

石德懋主教於一九五一年因中共迫害他們繳重稅不獲，至九月中把他拘捕入獄。這位七十高齡的老主教，忍受了兩個月監禁及疲勞審詢後，已全身無力，待獲釋後即去公教醫院治療，可是僅兩日，即告去世。石主教於晉鐸後即來華傳教。一九三一年四月晉牧，成爲西灣子教區主教。在華傳教達四十六年。日侵華期間，石德懋主教被集中於山東省的衛縣。

而廣東梅縣的主教公署，現已改爲監禁外國人的監獄。已有四位基督教傳教士被拘禁於此。梅縣教區的福爾德主教自本年四月被捕後，已被監禁在廣州獄中。

1951.11 下旬

福建趙總主教等因與聖母軍有關被逐

福州的趙炳文總主教被中共下令驅逐出境後，於十一月下旬和他的秘書胡神父及曾任閩侯揚光學校校務長的薛神父一起過羅湖橋到港。本來趙總主教和胡神父於十月中旬被捕並經審訊後，已被判監禁一年，罪名爲創設並宣傳聖母軍；拒絕參加三自運動。但判決不數日即下令驅逐出境。而薛神父，因他與揚光學校的聖母軍有關，故早已被捕入獄。在獄中已九個月，和外界完全斷絕音訊，並已數度受「人民法庭」的審訊。到最近把他驅逐出境。

1951.11

北海神父修女每天挖掘嬰墓

在華南北海地方，共黨警署竟命令一位名叫 Cotto 的神父及兩位修女接連十二天，每天工作十一至十二小時，多次不飲不食，去挖掘育嬰院的死嬰墳墓。因他們被告殺嬰，等候審訊。

該神父為北海教區副主教。兩位修女屬無原罪聖母會。在她們工作時常有人監視，圍觀的人向她們投土塊，或加以棍杖，或唾面等侮辱。他們被誣告殺死兩萬嬰兒與病人，充作間諜，出賣國家土地等罪名。北海已有三位中國神父七位中國修女入獄，兩位法籍神父和六位法籍修女被逐出境。四位法籍神父六位修女在等候審訊「殺嬰」的罪狀。

1951.12.2

廣州公審加拿大修女

香港〈星島日報〉於十二月三日刊載廣州廣播稱：二日下午二時在中山紀念堂公審主辦廣州市聖育嬰堂的加拿大天主教無原罪會五位修女。其攻擊的言詞是：「修女們是殺害嬰兒的兇手。她們用種種慘無人道的手段來加以殘殺。」他們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廣州解放起，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日止，收容過二千二百一十個嬰兒，死了二千一百一十六個。」他們並說：修女虐殺嬰兒的方法：計有鞭打、火燒、強迫食屎，以火柴燒屁股、拔斷眼球、強迫吞骨頭、在黑房裡打死、打針當場打死、把眼球洗爆、把孤女由樓上踢到樓下。此外還有奴化教育、侮蔑人民政府、破壞經濟建設、殺害人民生命等，但主要是在「公審聖育嬰堂殘殺嬰兒」。

參加公審大會的群眾約有六千人，但其中不知有幾個是自動

參加的。被審訊的修女有院長潘雅芳修女，副院長高忠臣修女，二人各被判五年徒刑。管理嬰兒的呂信德修女和高寶德修女，被判永遠驅逐出境。管理伙食的唐雅琴修女，被判驅逐出境。

在公審時，有八個證人在台上指控五位修女。他們不給修女發言的機會。主要罪狀是殺害二千一百一十六個嬰孩。這是廣州電台首次廣播審訊天主教人士的公審大會。歷三個半鐘頭之久。但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這是共黨排斥宗教事業的一端，修女們受冤受辱也在所不免。這五位修女已被逮捕拘禁八個月，才舉行公審。

1951.12.5

徐州郅主教聽告解時被捕

十二月十九日，香港的虎報載：江蘇北部徐州教區的美籍郅軼歐主教於十二月五日清晨六時被中共逮捕。同時被捕的尚有三位國籍司鐸：徐保祿、姜保祿和鄭保祿。

郅主教被捕時，他正在聖堂聽告解，突然約有二百兵丁進入聖堂，把他戴上手銬，押他入獄。

1951.12.16

受難主教增至三十九人

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公教報刊出被監禁的主教已增至二十二二人，被軟禁的共五人，被逐出境的共十二人。被監禁的主教中最近增加的有察哈爾西灣子教區的石德懋主教、熱河林東教區的蒲敏道監牧、威海衛的甘嘉俾厄爾監牧，廣西南寧教區的沈士杰主教，遼寧瀋陽教區的皮漱石主教，湖北蘄州教區的邱菲路爵主教，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陝西三元教區的班錫宜主教，山東濟南教區的楊恩賚總主教、山東青島教區的吳奧斯定主教及山東沂州教區的萬賓來主教。被軟禁者有雲南昆明教區的德立珊總主教，廣州韶州教區的歐彌額爾主教，吉林教區的高德惠主教。被逐出境的又增數人，包括遼寧營口教區的費安德助主教、福建福州教區的趙炳文主教。

1951.12.24

蕪湖修士、修女拒控神長被罰受飢餓

公教福利社報道：安徽蕪湖教區修院有四十九位修士遭受飢餓的迫害。首先，他們要這些修士控告當地傳教士的罪行；結果，廿二位大修士和廿七位小修士堅忍飢餓，無人肯違良心去誣告傳教士。雖然共黨失敗，凍結了修院的資金，修士們卻寧在院中種植求生，毫無怨言。後因生產不夠，他們要求回家，共黨不准。其中一個被逮捕，未宣佈罪名。尚有兩名中國神父一姓蘇（譯音）已入獄一年。另一位姓唐（譯音）於去年十月入獄。他們要唐神父控告主教指使他縱火之罪，他不就，便入獄。另兩位蕪湖的班籍修女（Mercedes Isassi and Teresa Elarduy）於去年遭民眾公審，前者被判四年監禁，後者被判三年徒刑。十二月二十四日她們被併膀縛住，腳上帶鐐，遊街示眾，任由民眾吐罵侮辱。

1951.12.25

教友在苦難中過聖誕

本年聖誕節在中國大陸可謂充滿淒涼。節日應有的歡樂已變成悲愁。三百五十萬教友已不得公開參加聖誕子時彌撒，只有極

少數個大城市獲准聖誕節午後舉行彌撒。約有一千五百名神父在私人室中獻祭，有三百多位神父在本年被捕入獄。他們在獄中不斷虔誦玫瑰經。

在此一年內，中共借「反帝」、「反動」、「人民愛國」、「教會獨立運動」等名義而被逐出境的神父有一千三百多名。另有三百多名神父在獄中。主教受此遭遇的，已有三十五人。

聖母軍已被列入非法名單。公教書籍、雜誌、報章，都被禁止、毀滅。公教印刷所及三座大學都被接收，公教慈善事業如嬰堂、孤兒院等都不允許存在。

1951.12

山東三教區主教和神父修士修女二十餘人在獄

十二月九日，公教報刊登公教福利社一則消息稱：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期間，共黨在青島展開分化教會活動。把周村的楊光被主教、沂州的萬賓來主教，及青島的吳奧斯定主教關入青島監獄外，尚有六位中國神父，十一位外籍神父，兩位修士，四位修女都囚禁獄中。他們的「罪名」，不外反動、間諜、帝國主義等刻板式的指責，並迫他們認罪。其中一位中國神父（姓名不詳），為聖母軍指導司鐸。三次被迫寫坦白書，三次警方不滿，要他重寫。最後這位神父到聖堂把聖體領了，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了，然後到公安局，向他們說，既然他寫的坦白書他們不滿，他就不再寫了。就這樣，這位神父就一去不返！音信全無。

1951 年底

被捕主教名單

十月二十一日公教報第二版，列出「教難中的主教們」名單。先以瑪竇福音第五章十至十二節作開場白，後為十三位被監禁的主教姓名，包括湖南長沙的意籍藍總主教，四川宜賓的法籍林主教，廣東梅縣的美籍福爾德主教，四川嘉定的法籍華郎廷主教，湖北武昌的美籍郭主教，河北易縣的意籍馬迪儒主教，河南沅陵的加拿大籍歐克瀾主教，江蘇揚州的美籍費濟時監牧（Fahy），黑龍江哈爾濱的波蘭籍齊克圖（Cikoto）監牧，山東周村的美籍楊光被主教，山西太原的意籍李路嘉總主教，遼寧營口的法籍費安德主教，河北趙縣的國籍張弼德主教。接著是四位被軟禁在主教公署的主教，即山西潞安的德籍康主教，陝西漢中的意籍孟若瑟主教。已被驅逐出境的主教九人，即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黑龍江齊齊哈爾的瑞士籍胡幹普主教，河北天津的法籍文貴賓主教，湖北沙市的美籍狄隆主教，江西吉安の意籍梅雅誼主教，安徽安慶的班籍梅耿光總主教，四川重慶的法籍尚惟善總主教，河南開封的意籍陽霖總主教，江西餘江的美籍光一幸主教。此外，尚有四位被捕後獲釋的主教，即廣西梧州的美籍唐汝琪主教，河南歸德的班籍貴主教，四川萬縣的國籍已退休的王澤溥主教，四川嘉定的國籍鄧及洲主教。

一九五二年

1952.1.9

史培爾曼樞機慰問逃港難胞

一九五二年新年伊始，美國赫赫有名的史培爾曼樞機於一月九日上午抵港後，先在機場貴賓室招待中外記者，簡述此行目的。後由港督副官陪乘督憲電船赴督轅拜會港督賢伉儷。十二時半蒞臨香港天主教假九龍聖瑪利書院舉行的歡迎會。到會歡迎者，有兩位總主教、四位主教、近六十位神父，二十多位修士、四五十位修女，以及教友代表學生代表等約二百人。

黎培理總主教致歡迎詞，略謂史樞機此次來港目睹許多被逐出境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內心極為沉痛。但望和平早日實現，俾能繼續傳教工作。

黎總主教也向史樞機感謝，在他率領下的美國教友熱誠協助中國教士在美加的傳教工作。

史樞機答詞略謂此行係赴韓國慰問聯軍，並慰問此間自大陸被迫出境的神職界和修女們。他說共黨如此迫害中國教會，使教士們受很大的苦辱，令人萬分同情！但並不失望，只要大家團結努力抵抗終能得到勝利。至於他幫助中國傳教士，是應當的。但他所助的僅是一點金錢而已，所得成果當歸功於教士們辛勞的服務了。史樞機又說：教會原是耶穌的奧體，現在中國教會艱難，他如身受一般難過。但教會的頭耶穌也曾受苦難甚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死後第三日便復活了！現在耶穌的奧體正受苦難，希望這苦難時期不久過去而使聖教復興，一如耶穌勝利復活一般。

之後史樞機與被迫來港的神父修女作個別談話。接著和他們聚餐。下午一時半史樞機在聖瑪利書院與一批被迫離華的神職人

員聚餐。二時半，搭專車到羅湖視察。想不到恰巧有廣西梧州的七位美籍瑪利諾會神父和一修女被中共驅逐出境。他們意外見到史樞機，不禁驚喜得熱淚直流。還懷疑這意外相遇是自己在做夢呢。史樞機一見是神父，立即上前慰問。看到他們疲累和衰弱狀態，使樞機心痛難言！

是日下午六時，史樞機去參加美官方的歡迎會。是晚史樞機接受港督伉儷歡譙，並下榻於督轅。

翌日上午十時，史樞機蒞臨調景嶺，慰問數千由大陸逃離共禍的難民，除給予精神上的慰藉外，尚提供了物質的幫助。

1952.1.18

教宗諭函振奮全國信眾

教宗於一月十八日以諭函形式致中國全國總主教、主教、神父及三百五十萬教友書，鼓勵他們堅貞勇毅，擔當無神者的迫害，等候「暴風雨之後重見天日的光輝」。

教宗說：「聽聞天主教在你們國內被視為人民的敵人而遭攻擊；主教、神職人員、修會團體，甚至修女等，往往被迫離其工作崗位，或不得行使其職守，……好像他們在尋求人世的利益，謀圖現世的統治。」

羅馬觀察報更註明，最近中國除驅逐主教出境外，更有若干被囚禁，或被阻實行職守。至少已有三百多中西神父入獄，成千外籍司鐸、修士修女被逐出境。而中國天主教的建築，如大教堂、小教堂、醫院、學校、施診所等，十分之九已遭沒收或消滅。大學方面，實際已不存在。有六萬學生的二百多座普通中學，和一千五百座小學及四座工藝學校，也是名存實亡。

1952.1.25

教宗親函田樞機

教宗於本年一月廿五日親函我國田耕莘樞機，關心他的健康，並祝他神形安康，以便回返受創的祖國牧他的羊群。

1952.1.

東北共黨慣用火燒酷刑迫害教徒

一位瑞士籍修女最近乘湖北輪抵港，向公教報記者講述中國東北地區的共產黨慣用火燒酷刑迫害宗教徒。這位修女曾在吉林省長春公教嬰孩院、養老院、施診所及天津若瑟醫院等機構先後服務了二十一年，最後被派至哈爾濱管理育嬰院。去年共黨以大鐵鎚擊破修院大門入內，把修女拉出，要她站在熊熊大火堆前，群眾大聲叫喊：「要用火燒死你！」後來修女被拉走。在驅逐前，還受到罰站，自上午九時直站到晚上八時，其間受人民吐罵，並蒙蔽其雙目，吐污她的面！

有位中國傳教先生，其因受其父親鼓勵，堅持不肯背棄信仰，最後死於火燒的酷刑中。據稱，四年前，有趙安德、孔樂蘭和丁方濟（譯音）三位神父，都死在火刑中。另有三位中國修女，因拒絕強迫結婚，結果也被燒死！

1952.1.

耕莘校長孫占魁神父在獄中受折磨致死

北平耕莘中學校長孫占魁神父被囚死的消息於本年一月傳到台灣之後，該校旅台校友暨台灣主徒會於一月二十四日在台北華

山天主堂舉行大禮彌撒，以追悼被中共拘捕入獄在獄中被折磨致死的孫神父。彌撒由該校前事務主任李秀岩神父主禮。原來這位為道捨生的孫占魁神父，年僅四十八歲，察哈爾宣化人，幼年時即到北平修院求學，晉鐸後曾在北平、蘇汶江等教區傳教，一九四七年接掌耕莘中學，一九五一年八月被中共誣指為「貪污」、「間諜」、「國特」三大罪名而被捕入獄。不到五個月已瘵斃獄中！

該消息又稱：華北原有四五百位傳教士，均受共黨嚴厲管制，且大半已監禁獄中。曾有八位神父於去年八月和孫神父同時被捕的，至本年二月仍不知他們的下落。

1952.2.8

甘做中悅天主的祭品

江西省南昌教區楊雅谷神父於二月八日被捕，因他指示教友不可簽名於教義不符的三自運動文件上。他說：「因我們信的不是帝國主義，而是造物主天主。」我們該效法耶穌不怕流血致命，救自己的靈魂。楊神父在被捕時請教友為他祈禱，使他成為「中悅天主的祭品」。

當時另有一位張若望神父及兩位愛爾蘭高隆龐會神父，一位南城的利伯高主教（P. Cleary）同時受審。主教的罪名是阻擋三自運動和支持聖母軍。在兩小時的審訊和吐罵、侮辱、妄告之後，中共迫他們簽字服從國家命令。但他們不願服從不合法的命令，故都拒簽。最後法庭判西人不准聽告解，軟禁家中；華籍神父入獄，由武裝士兵看管。

1952.2.10

一封青年給主教的信

中共迫害教會日益加厲，但許多天主教教友並不氣餒。香港公教報今獲得一封青年致其主教的函件，足資證明。茲將該報於二月十日刊出的函件抄錄如下：

主教大人：

一九五二年的開始，將是我們生活成長的里程碑，他要鼓舞我們前進。一九五二年，將是充滿奮鬥的一年，重要的一年。

去年過去了，過的多麼生動而有意義；雖然充滿著血和淚，痛苦中卻有安慰和希望；犧牲中卻有愛慕和快樂。我們不怕十字架，只要教會的統一和勝利。

主教！在您的領導之下，我們的生活變得高尚。您是我們黑暗中的光明，艱難中的領導者，在窘困時期的護衛，保護我們的信德的完整，教會精神的貫徹。您是我們尊敬而又歡迎的領袖。

有犧牲的奮鬥才有價值，有價值的勝利才有意義。教會初興三百年的歷史，正是我們今日痛哭流涕，犧牲汗血生命的縮寫，他們男女的義勇表率，使得我們心中快慰，我們的痛苦已變得渺小不足稱道。

我們明白以前的痛苦只是痛苦的開始，是走向十字架的初步。但我們不怕大踏步地邁進，天主的聖愛使我們焦急，迫使我們負起責任；我們軟弱，靠天主堅強我們，苦難中天主的助祐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通過十字架的重荷，才會保障信德，獲得勝利的榮冠。想到在教會統一之中，中國天主教將有無數的回頭信主的人；特別恭敬聖母的世代到來，又是如何的愉快欣慰，背負十字架走我們的苦路，天主肯用我們作祂的工具。

一九五二年的開始，將是我們生活成長上的里程碑，它要鼓舞我們前進。一九五二年將是充滿奮鬥的一年，重要的一年。

1952.2.27

共青團侮辱聖體

本年二月廿七日，一批百多人的共青團人員到廣東陽江的臨時小聖堂搗亂。他們先分成兩隊，一隊上樓去找神父，其實瑪利諾會的黎神父（A. Recksteiner）早已被軟禁在他處。另一隊則進入聖堂，撕破祭衣，打斷蠟燭，拆下十四處苦路像。一在聖堂祈禱的修女去報告公安局，反被公安人員包圍。共青們由於打不開聖體龕的門，竟把聖體龕搬下，投到街道上縱意踢著玩，侮辱耶穌聖體。

1952.2.28

修女被控虐殺嬰兒

於去年三月十九日被拘禁的五位廣州聖母無原罪會修女，至去年十二月二日在廣州遭公審，「罪名」為「虐殺嬰兒」，判決院長潘雅芳及副院長高忠臣各五年有期徒刑，期滿永久驅逐出境。其餘呂信德和連望德兩修女被判「終身遞解出境」，唐雅琴修女則被判「驅逐出境」；但這三位修女雖被判決，卻仍被拘禁獄中，直至二月廿八日，中共突提押這三位修女到深圳驅逐出境。

1952.3.8

濟南楊恩賚總主教在醫院殉道

被中共監禁已八個月的山東濟南教區楊恩賚總主教（Mgr.

Cyrillus Jarre）本年三月獲悉楊總主教因受折磨致病，且病勢日見嚴重，當局已把他從監獄遷至教會醫院，但仍有兩共黨人員監視，不准與他人接觸。

三月下旬，消息傳到香港，說楊總主教已於三月八日下午三時在教會醫院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楊總主教德籍，於一九〇五年來華，為中國和教會已服務了四十八年。自去年七月廿五日開始，即被中共軟禁於主教住所。兩個月後被押入監獄。在獄中常受折磨，至本年二月初終於病倒！共黨見他病勢日重，只得把他送到教會醫院；但至死不准神父去探望。可幸有護士在給總主教送藥送飯時，暗中給主教送聖體，故除去世前兩三日因昏迷不能領聖體之外，其他日子都領了聖體。因此大家都說總主教之死，是為義而被寤難而殉道，是有福的！相信天主會賜他殉道的榮冠。有個搞「三自」的教友，在主教遺體前放聲大哭，痛悔己罪。楊總主教為方濟會會士，一九〇三年晉鐸，兩年後即與四位神父一起到濟南。由於楊公德學兼優，來華不久即奉命從事修院教育，曾被聘至羅馬各大學教授聖教法，至一九二九年擢升為濟南主教回山東。任內建樹頗多，使教務大興，對救濟事業也極盡心力。至解放前後，決定留守崗位，牧守教友。領導城市傳教，新堂林立城垣，且廣設宣道所。楊總主教治理教務極重視學術。他一生著作頗多，最著名的是以中華民國民法譯為拉丁文，教士得益不淺！並將教會法典譯為中文，嘉惠國籍神職。任內在大修院缺乏教授時，曾親自教學多年，備受修生歡迎。他一生布衣粗食，極為儉樸，且處處以身作則，德表感人！今為主殉道，求總主教在天之靈代禱，求主憐憫拯救受苦受難的中華教會！

在三月三十日的公教報第四版，還記錄了濟南教友對楊總主教去世的深切哀悼情況。該報道說：三月八日楊總主教逝世後，中共警方便將總主教遺體交給教會安排。神父修女立即給楊總主教穿上華麗的紅色祭衣，以表示楊公為主致命。是晚在中共當局

監視下將楊公遺體停放在醫院聖堂中。當濟南城內教友驚悉總主教去世，即爭先恐後前往瞻仰總主教儀容。

九日晨在醫院聖堂舉行追悼彌撒，參禮教友數不勝數。其時一名搞「三自」的人竟在眾目睽睽下對總主教遺體放聲大哭。聖堂和醫院中的教友不斷高唱謝主頌（Te Deum）。中午共警將在聖堂的門口驅逐，並下令將總主教遺體立即下葬於十二公里外的谷家墳。

是日下午二時出殯，至主教座堂洪家樓已達五時。教友對立即安葬提出抗議，並派代表與警方交涉。警察當局目睹時間太緊，只得批准至十一日下葬。

當時一名曾控訴楊總主教的叛徒叫董文隆的，竟向警局報告說：總主教遺體所穿的紅色祭衣，是表示他是一個殉道者。警方驚悉之下，立即於深夜十時至半夜後一時調查這事，並即下令將總主教遺體運往谷家墳。在總教友哀傷痛哭下臨時下葬。

十日清晨五時當局又命令將總主教遺體掘出運往洪家樓；但不准舉行安所大彌撒。上午十時，叛徒董文隆在警員協助下，將總主教遺體所穿的紅色祭衣脫下，換上囚犯的衣服。民眾對此無恥措施提出抗議，並向他發出義怒的詛咒，會後才答應給總主教穿上白色祭服，之後警員立即下令進行安葬。但教友又提出異議與要求，不肯立即安葬。警員以電話向警察總局報告。結果總局許可延至翌日（十一日）正午安葬。

十一日晨，執紼的人先後來到洪家樓，甚至二三十里外的教友都來參加葬禮。上午九時開始舉行追思彌撒。彌撒後，棺柩由男教友抬到谷家墳。約十二時半，楊總主教遺體第二次下葬。群眾為得可敬亡者的遺體，激動的情緒無法形容；甚至把總主教的鬍鬚也拔下當作神聖紀念物。在安葬那天，很多教友以念珠聖牌都放在殉道者手上，以求獲得祝福，並口親殉道主教的手足。該報道說：口親楊總主教手足的人數，超過他任期內二十三年的總和。

因著楊總主教的犧牲，「三自運動」也陷入了垂死的狀態。那叛徒在洪家樓，被許多婦女及青年學生當著警員的面詛咒他、譏笑他，辱罵他，使他無地自容。也使他不敢再搞事。教友們還希望楊總主教將來做他們濟南的主保。

1952.3.10

聖京國鐸發起聯禱運動

在教難日厲的中國大陸，所有主教、神父、教友都在承受著嚴酷的教難。旅居聖京的華籍神父，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發起「聯合祈禱」運動，希望以最簡易有效的方式去安慰並支接受迫害的神長教友。他們首先發表「告教胞書」和「聯合祈禱運動草案」，不久，該運動得中華神職聯會採納，積極向各地推進。響應的信件紛至沓來，表示一致擁護。羅馬傳信部總秘書長剛恆毅總主教愛中國更不後人，對該運動深為贊許，並親自簽名。國際信光通訊社自社長至組員全部簽名。意大利公教學生會總指導及 Gentes 雜誌總編輯許下竭力為該運動效勞。

神職聯會為便利向全球公開推廣此運動，特呈請傳信部核准。本年三月十日傳信部即覆示核准，並頒賜參加該聯禱運動的同志特別的降福！

香港教區教友響應聯禱運動，為大陸受難教胞祈禱，參加者極為踴躍。

有關聯合祈禱運動總部致香港教胞的公開信以及「聯合祈禱運動草案」，可參閱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的公教報第四版。

1952.3.

上海孤兒院悲喜劇

上海土山灣的孤兒們也不示弱。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的香港公教報記載：「一幕捉放的悲喜劇，在上海孤兒院演出。一百五十名天真兒童，包圍警察護送神父受審。神父在兒童雀躍歡呼中釋出。」原來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孤兒院，已經有百年的歷史。目前有一百五十以上孤兒，都是十歲左右的孩子。他們目睹中共警察來拘捕院長程神父（Rev. Rillot），就自動把神父包圍，使警察無法逮捕神父，只好退出。不久，許多孤兒陪同神父出現。同時，一百五十多兒童齊聲喊說：「我們是人民，我們是政府。」他們還護送神父到保警處。他們守候在警署大門外，圍坐成一個半圓形，決志一時，二時，一天，兩天，……守下去，不見神父回來不肯離去。他們還高呼：「他是好人，沒有罪過。我們反對拘捕。」警局看到這許多孩子同心合力反抗，也只得縮短審詢程神父的時間，大約兩小時後便把神父送出。

孤兒們一見神父走出，立即雀躍歡呼，並列隊陪同神父回到孤兒院。

這位土山灣孤兒院院長程神父，是最近收到一個命令：「人民政府命令程神父和我們同到保安警察處，不得再作孤兒院的院長。」但結果因這群孤兒忠勇維護真理之下，暫時未被監禁，並繼續他院長的職務。

可是到三月十八日，仇教的共黨又另換一方法，告發程院長神父和一修士，把他們逮捕。同時有九個兒童被認為「反動」而一起拘捕入獄。

在逮捕院長程神父前兩天，即三月十六日，共黨已利用聖母院育嬰堂工作房兩女工的控訴院長修女（Sr. Pia Damopy）的方法，即先發動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運動；禁止接受外款支持慈善事

業，又禁止修女等出售院中的雜物維持生活，更指使工人控訴工資太低，最後把育嬰堂的院長修女逮捕。使開辦了八十年收容過許多女嬰的育嬰堂，從此被共黨接收。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孤兒院院長程神父，就在這種逮捕育嬰堂院長修女的形式下把他拘捕。此外，尚有一修士，他們認為是程神父同路人，及九個顯著擁護神父而被認為「反動」的兒童，同時被拘捕，投入獄中。

1952.3.20

黎公使檢閱香港聖母軍致詞

香港聖母軍於三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在堅道主教座堂舉行第四屆檢閱典禮。這次檢閱聖母軍，最特殊的是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在場主持，且作專題演講，主題為「我們整肅隊伍靠近聖母來和邪惡的惡勢力奮鬥」。他劈頭就說：「這次空前未有的教難，算是我們今年大檢閱的特色。我們面臨聖教史上最嚴重的教難，我們在仇恨、誣枉之下只有虔誠祈禱。我們的集會表示忠貞，並非表示抗議自己所受的苦難。我們要向聖母軍之后瑪利亞重新奉獻，矢志精忠，求聖母增加我們力量，和罪惡及惡勢力奮鬥，跟聖母一同工作。隨從手冊教訓，效法她的至謙至信……」

1952.3.-4.

重慶尚總主教、成都彭主教等出獄即被逐

本年四月廿七日香港公教報刊出了四川重慶尚惟善總主教和成都彭主教，以及該兩教區中外神父遭難的實況。

六十七歲的法籍尚惟善總主教，於四月中由重慶公安局釋放後和霍神父、坎波來神父及馬羅神父，在軍警押送下出境抵港。同車的還有成都主教彭道傳。

尚總主教患嚴重的肺病及心臟病。去年（一九五一）八月廿五日即被判驅逐出境；但共方要他付出三千萬人民幣的重稅，故拖延驅逐，要他和教士們一起軟禁，但不准彼此交談。尚總主教爲了交稅，將重慶的房屋賣掉。去年三月至十一月，教士們只能住在教堂附近的一小屋內。尚總主教在十一月又患氣喘炎，已不能起床參與彌撒。當時在重慶僅三位法國神父，都在獄中。另有四位中國神父也被囚禁於獄。其中一位中國神父因力斥公教獨立運動而被捕，此後即無音訊。另外還有兩中國神父被監禁在獄中。

成都彭主教於今年三月十六日被捕，當日下午四時半有七十個公安人員手持機關槍，包圍教堂，拘捕主教，指他代教廷散佈聖誕賀詞，又指責他違反革新運動，並推動聖母軍，又公開指罵共產黨爲「魔鬼」。於是就把彭主教和沙神父一起捆綁著在大街上遊行兩小時。後被押入監獄，立即作個別審問，此後每天受審詢，直至三月廿七日。廿八日即判出境。但在他回到自己房內，房中已空無一物。沙神父的房間則被上鎖，無法入內。當時成都尚有六位中國神父，兩名中國修女被監禁著。

尚惟善總主教和彭主教抵港後即入醫院診治。尚總主教在旅途中還注射了強心針。

1952.3.29

老河口一神父被吊打致死

湖北老河口教區的費樂理主教（A. M. Ferroni）自一九三二年晉牧以來健康一直欠佳，但中共仍把他軟禁室中，並以鎖鍊束

住雙手。自本年二月廿八日以後，只准他吃玉米蘿蔔稀粥。費主教六十歲，現已消瘦得脫形！

該教區另兩位中國神父和一方濟會神父及一方濟會修士同被扣押起來。全教區所有神父都被軟禁。一位李方濟神父入獄已經一年，至今杳無音訊。而沈安當神父已於本年三月廿九日被吊打致死。原因是不肯誣控主教。

此外，一意籍聖母無玷聖心會修女 Galbati 和一些中國修女同被監禁。但直至這位被逐出境的神父於本年七月離開大陸，尚未有人肯誣控神父和主教。

1952.2.17 及 4.6

全國信眾知教宗關懷而喜樂

當大陸各地信眾看到教宗這封致中國的諭函後，感到非常快慰與興奮。公教報也收到各地來信，並刊出了其中一兩封。這裡是其中的一封：「見到聖父的通諭，我們的高興是在你們想像之中。我們每次收到外來的信，都給我們很多鼓勵。如果沒有你們的祈禱，我們的轉變，是不堪設想的！我在此感謝你們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教友，給我們很多超性的幫助。聖父的話將深刻我們心中，特別在我們膽怯之時，將是我們的勇氣和力量；暴風雨即將捲土重來，為我們加倍祈禱吧！」另一封信說：「前幾天正在痛苦中，但讀了教宗的通諭，已使我心靈充滿小鳥飛躍之情，不再喊痛苦了。……」

1952.4.

汕尾國鐸林神父獄中無寒衣

在海豐縣新鄉傳教十餘年的國籍林神父，於一九五二年復活節前突被捕入獄。在獄中冬季無寒衣，便寄信到家中，向其父索取衣服，但此時其父之所有已被共黨搶劫一空，老人日夜徬徨無措，以致憂急成疾，月餘即病逝。

海豐縣自一九四九年變色後，形勢日非，汕尾聖心學校余神父因病重赴香港就醫。林神父即奉命為該校校長。處此危難之際，林神父慨然就任，對校務教務雙管齊下，不遺餘力。五〇年聖誕夜，汕尾五名公安人員到聖堂檢查，把林神父和王修士等關入一室，他們傾箱倒籠搜查兩小時一無所獲。嗣後在該縣傳教的白英奇神父（即後來的香港主教）被軟禁在旅店中。林神父即代白神父到鄉間為教友行聖事，直到他被捕之日。

1952.4.

福建上杭試圖刪除彌撒經中教宗之名

在福建上杭地方一個中共發言人在本年耶穌復活節未經本堂神父許可，逕上祭台，向教友宣佈：今後在彌撒經文中，為教宗祈禱的一節應該取消，不許再念「教宗」之名。於是便取出新的彌撒經書，念他們刪掉「教宗」之名的「新經文」。

這是一個公教中學的學生，屬於教會改造委員會，他說：「教宗既和美國作政治上的勾結，已是中國人的敵人，教友不能再為他念經。」

及後，以「革新教會」的名義，召開本堂教友會議，使「愛國教友」都念新經文。這時在該堂軟禁不得公開獻祭的四位外籍

神父趕到，告訴他們不准念教宗名字是搞分裂，是裂教。他們於是高呼「教宗萬歲」。會場的人因此分散，以後便無人再談。

1952.5.

人民不控告無辜修女和醫生

雲南省昭通一群替共產主義奴役的女青年，特別編製一個茨冠，呈獻公安局，並要求他們把當地天主教醫院的院長修女戴上茨冠後，還判她受十字架苦刑。但十五年來院長修女常抱自我犧牲之心為昭通居民服務，因此無人願誣告修女。共黨已努力半年多，仍未能使人民控告院長修女。

而另一位捷克籍的天主教學校校長沙賓美修女(C.Sarias)也被拘禁六個月後驅逐出境。在同一期間，醫院的其餘四位捷克籍修女和捷克籍石內士醫生(J.Janez)則被軟禁。

在中共全國五反運動大會中，該醫院被控有辱教會舉辦慈善事業之使命。但因修女們對求醫者一向無分彼此，他們無法控告，於是又另控她們協助「反動份子」及盜匪的罪名，並說她們在大戰時接受留醫的美軍大量金錢，要她們將款項如數交出。

由戰後才加入該醫院服務的石內士醫生，被控意圖推翻共產政體，建立狄托式的法例，同時指他為「間諜」。理由是「區區一小市鎮，不需要第一流醫師。」昭通是雲南省第二大都市，有六十萬人口。全市人民對共黨控告教會人士之反應非常冷淡，使共黨預先擺佈的「人民法庭」只得撤銷，將案中兩主角：沙賓美修女和石內士醫生移送至昆明。他們到昆明後再被軟禁，直至聖週五耶穌受難日宣判「驅逐出境」。在軟禁期間，他們分別禁錮小室，室外有人看守，門房不准關閉，室內空無一物。夜間常被看守者之喧聲吵擾，無法入眠，日間又不准休息，甚至伏首於臂

上都不准。每日只准開窗三次，每次五分鐘。食物與士兵相同。在悠長的歲月中唯一打破靜寂的，就是「盤詰」。

以上報導取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公教報首版。

1952.5.4

耄耋耶穌會士瘐斃獄中

一位七八高齡的耶穌會士宗神父（L. Teau, S.J.）於四月初被捕入獄，經過一個月的囚禁與審訊，至五月三日或四日瘐斃獄中！宗神父在獄中去世後，警方才通知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負責人去領屍，並迫簽署一張證書，證明並未看到虐待的痕跡。但雖未見出虐待的顯著痕跡，可是獄中的疲勞審訊和飲食的久缺與不良已足致老人於死命。

宗神父法國人，被進步教會人士控告，傳去審訊一月之久仍不獲釋。據聞，在他面臨去世才送入醫院。

1952.5.中旬

高齡老修女被誣枉殺嬰

江西九江教區的仁慈堂育嬰院主管董修女（J. G. Tonnel）於五月中旬被逐抵港。董修女，法籍，為善導會修女，年已七十八高齡。去年（一九五一）四月，她的孤兒院即成為仇教者誣妄、迫害公教慈善機構的第一個目標。香港大公報刊登該育嬰院被誣控的罪狀，是千篇一律的「殺害嬰孩」。去年十月共方強佔該院，迫董修女掃地出門。董修女無處棲身，被迫住宿於聖堂的領洗室。在聖堂另一屋內，住著兩位同病相憐的神父。他們被嚴禁與修女

見面，更不准給修女幫忙。這位老修女就在這領洗室幽禁了六個月，寸步不可離開。修女的食物，賴教友暗中給她些米飯及蛋類；但不久那女教友也不准與修女來往了。在幽禁期內，董修女患了氣喘病，至本年三月十九日，一看守警察發覺修女病況嚴重，立即稟告上峰，他們即設法儘早把修女驅逐。

四月一日，董修女被迫跪在人民法庭前等候控訴。所犯「罪惡」都是二十年前的。抗戰淪陷時江西發生的流行霍亂病疫，也算是老修女的罪過之一。並控老修女殺害數千嬰兒。控訴過程一如其他公審程序。共方始終未拿出證據來，卻又不准董修女辯護！仁慈堂育嬰院係於 1886 年由 Notre - Dome Ces Anges 修女創辦，不久由善導會修女接辦，專收棄嬰與無靠老人。

1952.5.19

北平輔大被劫收

據新華社六月五日消息：在五月十九日已將輔仁的校名取消，歸併於北京師大。

北平天主教輔仁大學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已被中共政府接收。當時「人民政府行政會議」，要傳教士出錢，但由「政府」管理。在傳教士拒絕後，「政府」即將該校接收。

輔仁大學係由本篤會神父於一九二四年創辦，後委聖言會接管。正在順利發展之際，不料至一九五〇年十月竟遭劫收！但在九月中他們已將會計神父帶走，至本年七月仍不知該神父的下落。去年（一九五一）七月廿五日在大舉拘捕傳教士時，輔大有三位神父被捕入獄，十位被禁校內司鐸住院。如今輔仁校名被取消，說明這座有二十八年歷史的公教大學，至此已告一段落。

1952.5.22

華理柱主教軟禁中度晉牧銀慶

現年六十一歲的瑪利諾會第一位主教華理柱（J. Walsh, M.M）於五月廿二日在上海被軟禁的寓所慶祝他晉牧廿五週年紀念。華主教為瑪利諾會四位創辦人之一，一九三六年曾任瑪利諾會第二任會長。華神父於一九一八年來華傳教。翌年即任在華會長。一九二七年升為江門教區代牧。是年五月廿二日在上川島晉牧。一九四八年被任為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秘書長。該會為一以文化、社會福利及教育各方面協助在華傳教士的組織。但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共黨已勒令該會停辦，並指控華主教利用該會作反共之宣傳。同時命令該會將所出版之書籍呈交公安部檢查。

這位有三十五年傳教經驗的華理柱主教在他的近著中稱：一位傳教士若能獲得「不費分文的廣告」，如監禁、苦刑、驅逐出境等待遇，正是獲得發展其傳教事業最簡易、最顯著及最有效的方法。因為一個向來雜居於人群中之人，一旦失蹤，必令人注意；傳教士受監禁，忍受苦辱，正好證明他是從天主來的人。以後傳播福音可更易令人相信。當然，這並非說傳教士該找尋苦辱。不過許多次他見到苦辱的威力，知道這些苦辱是他與人民間的橋樑。為此他極樂意付出任何代價來忍受苦辱。

1950.3.~1952.6.

普慈療養院進駐「特殊神父」

上海教友的堅貞，我們可在八月十日的公教報中看到一斑。該報道說：上海新橋的普慈療養院，係於1932年由陸伯鴻創立，首先委託瑪利諾會修女管理，後由方濟會修女修士主理。1950年

三月開始，有個非本教區的神父以客人身分住入該院。但他無權聽告解或講道理。他報名為徐斯德望神父，年四十五。當共黨展開「三自」運動時，他便活躍起來，不但參加共黨的集會，且也講起「革新」來。開始時，他頗得當局稱讚。至去年十月四日，該院神父被逐，徐斯德望神父卻能在療養院的聖堂為工作人員獻祭。但沒有一人去參加。修女就把聖堂中供的聖體捧出，由院長分送給熱心的工作人員及病人。大家都抵制這「革新神父」。這當然不是共黨所歡迎的「革新神父」，他們便問他：「為什麼你不成功？」他答說：「這是共產主義本身的錯；你們給人民信仰自由，他們便不加入這運動，因他們無須參加。」

有一主日，共黨送三十個學生來參與彌撒。可是第二天，這聖堂仍舊是空空的。當局於是研究他的活動，發現他從不給人付洗或主持喪禮。他們問他為什麼不像別的神父那樣行聖事？他答說：「我無主教准許。」

本年六月前，療養院的修士已被驅逐出境，至六月中，該院二十三位國籍與外籍修女，在院中照顧一些瘋人的，也全部不見了。但儘管院中沒有正統的修士修女，「革新」仍未成功，這位想搞「革新」的徐德斯望，也只好對離開該院的修女承認失敗，並說：「我不想再搞這件事了，除非你們強迫教友來參加，上海的三自運動是不會成功的。」

1952.6.1

揚州監牧費濟時被驅逐被控受審

去年（一九五一）三月受命為江蘇省揚州監牧的費濟時主教（E. Fahy, S.J.）於本年六月一日被逐由羅湖抵港。

費主教於去年七月卅一日聖依納爵紀念日被捕，要他默想自

己的「罪行」。八月八日又迫他在人民法庭坦白，承認他阻擾政府支持的革新教會，反對共產主義，設立聖母軍。

中共首先要他承認唆使中國天主教人加入美國間諜網的活動。費監牧堅決否認。到十月十七日，費主教和 J. Thorton 神父及 P. Beaucl 神父都被中共以毛毯覆頭，把他們提出監獄，押到車站。在押送之前，先行清街，以免有人認出費主教和神父。他們在車站候車到上海。到了上海，他們把費主教和兩位神父分開，並把費主教押入囚禁中國人的監獄，要中國囚犯勸他「坦白認罪」，並開公審大會，公審主教的「罪名」。結果審不出什麼名堂，第二天即把費主教提到私人監獄，給他加上手銬；有時把他雙手扣在胸前，有時又扣在背後，且繫在鐵窗欄上。每日由門孔送兩次飯食。每天只准在四呎寬八呎長的室內走一圈。在該處監了兩個月，被公審了七次。每次中共站在四呎高的台上，主教被繫在椅背上，迫他承認「確有替美國作間諜的行為。」主教不肯承認，因此被審無結果。聖誕節那天，費主教戴著手銬，跪在地上祈禱。十二月三十日又被提到另一監獄，並告之他，以後不再提審他了。至本年聖神降臨節前，中共覺得對費主教已無認罪的希望，便宣佈「驅逐出境」！費主教與兩位耶穌會神父：J. Thorton 和 P. Beaucl 在六月一日由羅湖抵港。

費濟時主教美籍，他的體重原為 165 斤，經過被捕入獄、公審等迫害，減到 125 斤。

1952.6.1

杭州梅總主教被逐，牧牛郎任委員會首領

杭州梅占魁總主教於本年五月廿九日被逐出境，六月一日抵達香港。他是杭州最後一位被逐出境的外籍傳教士。他的罪名是「破壞政府倡行的獨立教會」。

梅占魁總主教曾被喚至中央警局，命他高聲宣讀那些控訴。雖然他的中文不流利，卻仍能一一否認那些辯解。但他被迫由始至終不准發問的讀下去。當晚他被押送出省城之後，共黨乃聚集很多公教徒於該地大堂，並將梅總主教宣讀他的「罪名」時所錄下的聲音播放出來。當時引起了一種不安，很多人以為他一定會被送回來。

在梅總主教被逐出境四天後，當局又召集教友開第二個會議，以「選舉一個委員會來主持這個總主教區」。據〈浙江日報〉稱：有三百個信者到會。並列出政府所指定的七個委員。但未提及任何國籍神父，或顯著的教友，甚至連那些參加會議者之名也未提及。

根據共黨機關消息，那個「委員會」的首領是從醫院所僱用的的牧牛人。其他委員中有兩名也是受僱於醫院的。還有一個是總主教三十年未見面的「教友」。此外，是醫院所收容的幾個孤兒。這就是當局所承認的「杭州總主教區的天主教會」！可是「人民政府」之壓迫忠誠教友加入「革新教會」服務的企圖，已告完全失散。

附屬於杭州總教區的寧波與溫州，中共政府曾發動一種政府驅逐總主教的簽名活動，但也沒有什麼結果。

以上為公教報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刊出的消息。是根據大陸各報的報道有關杭州官員的舉動所洩漏的有關「革新教會」失敗的現象。

1952.6.5

和主教意外領到終傳

江西贛州和若望主教（J. A. O'shea）為美籍遣使會會士。於本年二月十六日被逮捕下獄。六月初和主教患病。由於獄吏誤解

上司之命，獲准回歸其寓所，逗留僅三小時。這是六月五日。和主教就在這回寓所的二小時中，領受了終傅聖事。後即被押送至城內的醫院。

當和主教在監獄坐人力車回寓所時，神父們見了都大感驚異。他的身體已消瘦得不像人形。由於他患風癱症，不良於行，且滿面鬍子，眼蓋深陷。在醫院，和主教受人監視。他在離開自己寓所時已完全委託自己的生命於天主。

按中共慣例，凡在獄中患病的傳教士均被移送至醫院。但總是到人病到最後一刻才實行。例如濟南楊恩賚總主教和西灣子石德懋主教，都是在獄中被移送至醫院後不久即去世。共黨曾禁止任何神父給楊總主教終傅。這次和主教被送至寓所，實是共黨人員誤解上峰之意而得。

1952.6.6

白英奇主教和三位神父被拘留小客店

香港教區三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元雅靈神父、雷志遠神父與班嘉禮神父於六月六日被中共驅逐出境。他們原在海豐傳教，到港後在公教進行社攝影留念。年老的元神父在拍照後不禁熱淚直流，使在場不少歡迎他們的人也流下了同情淚。元神父愛中國是出名的，因此想到中國及中國人民在受重大痛苦，不禁傷心得哭了出來。

這三位神父和白英奇主教被中共把他們一起放在一個小客店裡，已受了九個月的不自由。在小客店的一切費用，完全由神父主教自己負擔。如今他們三位神父被逐出境，而白主教仍被扣留於小客店，行動不得自由。在這三位神父離開小客店時，白主教口頭委託他們向香港全教區的神職、修會、社團及眾教友傳達他極想表示的心意。

1952.6.9

江門柏增主教被逐

江門教區主教柏增（A. Pasphahg）於六月九日由江門抵港。柏主教為美籍瑪利諾會會士，在華服務已三十年。兩年前被中共扣押。在此兩年多時間中他的教區已被迫捐出三千萬人民幣，名義為「援朝」。柏主教在扣押期間，被鬥爭、鞭打好多次，並向他索取二萬港幣作為釋放他的條件。六月六日共方突宣佈驅逐出境。於是即由江門搭輪，七日到澳門，九日抵港。

1952.6.12

慈幼會之光—葉銘仁修士殉道

上海慈幼會葉銘仁修士，為了正義、為了保教，不肯背棄教宗，不肯贊同「三自革新運動」，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的革新運動大會中，葉修士更強調不能反對教宗、不能背棄教宗，成了他的反動罪名，於二月廿八日下午六時，被逮捕了。但他被捕後，無人知其下落。經過了很久時日，才知他被囚在上海南市監獄。

至一九五二年一月，他從監獄來信，要些用物。這時才知他已移囚至匯山監獄。在信上加注數字：「罪名即因三自。」到六月十二日最後一次送物去時，才知他於五月十九日慘死於上海匯山監獄。他的遺體被葬於江灣犯人墳場。

香港公教報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七日及八月十日刊登了葉修士殉道的消息，及他的簡歷：

葉銘仁修士，浙江永嘉柘溪人，生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其祖父為當地宿儒。其父兄弟四人皆繩其祖武，繼承著耕讀家風。

秉性耿直豪爽，剛毅果敢，全家世受儒學的訓導，待人接物均以道德爲本。在其祖父歸依天主教後，更顯其鄉土純厚、家學淵源之精神。在這嘉樹結美果的新奉教家庭中，已產生了一位拯望會修女，一位慈幼會神父和一位慈幼會輔理修士。而葉銘仁自幼受父母良教，及教理的灌溉，就在道德純厚的家庭中熱心敬主，孝順父母，十足表現他克苦耐勞、不屈不撓的精神。十三歲負笈上海一心小學。以其熱心、好學、敬長、愛友、極蒙師長嘉許。天主的聖召也在他心中滋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到香港入慈幼會「求入院」，一九四〇年回滬，入慈幼會初學院。翌年八月十六日發初願。繼在上海攻讀神哲學。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發終身願，至四九年一月因病住醫院治療。三個月才痊愈回修院。這時共黨已近渡江南下，慈幼會的哲學院遷港以保安全。五月廿四日共黨渡江，上海解放。慈幼會神學生也絡繹南下。會長因知外籍神父不能主持學校，故委託華籍司鐸主持一切。而葉銘仁爲唯一較有作爲的華籍修士，故委他留滬管理初學院，因此不能隨其他修士一起讀神學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學校組織了學生會。於是麻煩就此開始。一九五〇年聖年，修士懷著逆來順受，以效法耶穌受惡人欺凌時的忍耐來接受和應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葉修士被警局叫去，委任他爲南市全部慈幼會機構的主持。命他依照人民政府的規定改組學校。從此葉修士即知暴風雨將來臨。當時「三自革新運動」推動得雷厲風行，而葉修士對學生，對學校公進會及教區公進會不斷作公開演講，駁斥「三自革新」的謬妄！而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的革新運動大會中，葉修士更強調不能反對及背棄教宗，成了他的反動罪名。不到一星期，他們就把葉修士拘捕入獄。到了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送物去給他時，才知他早已在五月十九日瘐斃獄中！

在公教報的報導說：葉銘仁修士的死去與張伯達神父同出一

轍，他們都為擁護教宗、保衛聖教，以身殉道。他們在天之靈，永戴殉道的榮冠，做受迫害者的領導。

1952.6.

白主教的感人心思

白主教首先述說他九個月被拘禁的感受：「以前我們一起背十字架，好像輕點；現在要我一個人背了，不過我覺得天主離我更近，不會不賜我受苦必須的勇力，為能和祂一起同祂神妙之體共同受苦。雖然我明白將來的遭遇，但在受祝聖主教以後，並未遲疑離開香港。我並不後悔。」接著他講他愛護教友，可說從未得罪過任何人，也未憎恨過任何人。他要繼續愛他們；即使有的會辜恩負愛。他說：「能想不是我們天上聖母要我們為救世而受苦，充作犧牲嗎？我知我軟弱，我切望你們為我祈禱，盼望天主的聖意在我身上成全。我謙求天主賞我勇力。」

在他談到香港中外神父的時候，不禁顫動地說：「希望他們明白自己教會的美善；希望他們的教會事業成功。」他又說：「聖德該是他們的目的。他們該是人群中的基督。」在和三位神父告別時他又說：「勇敢點，將有一天我們要看到主的勝利。其實我並不是一個人受苦。許多教友、神父一同流淚受苦。」最後他衷心祝福全體神職神父、修女和眾教友；特別各公教社團和聖母軍。

在分離的一剎那，他不禁熱淚奪眶而出，他說：「再見了！……假如地上不能再見，我求大家寬恕我！有一天，我們會天上相見。」

這時主教與三位神父分離；但心靈的聯繫卻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緊密。

1952.6.

石龍麻瘋病院被接收

由天主教神父修女主辦的（廣東省）石龍麻瘋病院，已有四十五年歷史。去年（一九五一）十月間，中共派人接收，並委派七名共幹監理全院，但留下一法籍神父及幾位加籍聖母無原罪會修女在院工作。至本年六月，這批神父修女全部被逐出境，中共便全部接收該麻瘋院。當時院內約有七百名病人，其中二百五十名來自香港。（因日本投降後香港政府經常送麻瘋病人至該院留醫。他們的生活費由港府支付。至去年十月因中共接收該院，拒絕接收外人之經援，故已不收港府支付）另十五名則來自華北的共軍。自中共接收該院後，病人即被迫受訓，每晚在教堂舉行「改造思想」集會。以往一些負責領導的病人，全被革職。當傳教士離院時，病人被迫參加特別集會，不准歡送神父、修女。

按石龍麻瘋院，於一九〇七年由比籍康神父（Conrady）創辦。康神父曾在檀香山麻瘋院工作。後在他自己創立的石龍麻瘋院去世，並葬在該院內。

1952.7.11

陽江兒童殘廢院被沒收

廣東省陽江兒童殘廢院院長黎神父（A. Rechsteiner），因兒童不肯妄告他而被中共驅逐出境，於七月十一日抵港。陽江原有一嬰院收殘廢與盲目的棄嬰二十餘人。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中共沒收殘廢院，起初准兒童每日參與彌撒。後又未守諾言。在中共強據神父住院後，便迫神父與這些殘廢兒童同住。中共教兒童控告神父殘暴、虐待、殺戮。兒童卻不從，他們便迫神父離境，把此

殘廢院沒收。

1952.7.

震旦學生也不示弱

中國天主教三座最高學府之一的上海震旦大學，在七月初有客來港談：震大受激烈鬥爭已兩個多月。事前中共特從北平調派四十「幹部」到震大，展開了「思想改造」的陰謀場面。那時全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那班被鬥爭的羔羊－天主教學生聖母軍身上，看他們怎樣應付。這批勇士卻絲毫不怕強權威脅，堅貞到底。使很多高級人士和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忠貞不阿，寧致一家老小於絕地，決不叛教。在校方的共幹已由四十增至七十。但公教學生賴天主助佑，繼續作戰到底。教會原是在鬥爭中成長的。越受迫害越堅強。

該來客又說：在這時代外表的奇蹟已不需要。在大陸，現在你可看到很多活聖人在聖母協助下反抗惡魔；使瞎子開眼，聾子能聽，跛子能走，做了許多倫理的聖蹟，真是我們所想不到！

另一上海天主教女學生，於去年春被捕入獄。據一和她同監後出獄的同志談：此女生每天早起身一小時，跪地祈禱，後再和同囚者一起工作，精神愉快。每天午飯時，把自己飯面上的菜餚省下不吃，讓給別人。她說：「聖女小德蘭在修院奉獻一生為榮主教靈；現在我奉獻監獄中的生活給天主，希望藉此小補贖使仇教者悔改。若有機會給人付洗，也決不會錯過。」這是多感人的言行！

1952.8.10

秘密警察拘捕震大前院長

上海教區與中國耶穌會的財務主任才爾孟神父（Germain）於

七月二十日被中共秘密警察拘捕。才神父為法國人，現年五十七歲。他曾任上海震旦大學院長，至一九四六年轉任現職。

中共在「五反」期間曾要求震旦學生清算才神父。但怕該校天主教學生反抗，故特自北平帶來百餘受訓的學生以應付。而該校學生對「五反」運動不但毫不關心，且更表露出反對的情緒。

本年六月中，當局舉辦一個該校前任校長與教授們的「罪名展覽」，規定參觀的學生必須組團同往；每次只准看其中一部份。參觀畢即舉行小組會議。出席會議的不可臨時發問；一切疑問均須在開會前提出。三星期後，當局就在大學內舉行公開會議，控訴神父偷竊學校財產；這是「五反」運動一貫的前奏。至七月二十日，才爾孟神父被拘捕入獄。可是實無法在他身上找到什麼「罪名」，便下令把他驅逐出境。八月十日才神父安抵香港。

至於震旦大學文理學院教務長唐修女（Thornton），於七月十日離大陸抵港，八月十二日赴日，繼續發展她的教育事業。唐修女為英籍，聖心會修女。在她離港前兩日，香港數十校友在公教進行社舉行歡送會。對這位慈祥而能幹的修女離去，均感依依不捨。

上海的震旦大學於去年二月被沒收後，即完全被共黨統治。

1952.8.下旬

河南總修院大修士拒認天主教為帝國主義者

本年八月下旬，河南總修院教授斐神父由開封抵港，報道了河南總修院大修士雖受中共思想訓練，但仍無法「搞通思想」，拒絕承認天主教為「帝國主義者」。

斐神父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他在中國傳教或在修院任教已十六年之久。他說：「中共想搞通修士們的思想，命令他們到

誓反教的神學院去受四十天的思想訓練。在這「改造思想」運動前，又有四個月的工作和土改，目的也在改變他們的思想。但這兩個「思想改造運動」均告失敗。十八位大修士現已回到他們的修院。其中一位仍在獄中。化了幾個月時間去腐蝕這些青年心靈的奮鬥，就在控訴時守經修士的控訴會中結束。他被指為「其中最劣者」。那些已回去的學生正在等待老共再去「感化」他們。

斐神父說：這種「改造思想」運動始於去年十二月。整個學生團體被迫與共黨受訓學生參加土改。四個月之後便回到課室去。但不到十天他們又被命令到誓反教神學院去受思想訓練。那裡的課程是由統一局處理的。所謂統一局，是專為應付國內「帝國主義」的。在這些「神學生」中修生僅佔少數。一切活動在開封的誓反教派都有參加。他們的代表大半是女子。參加學習與討論的小組，擺佈得很妙：每組不能超過兩或三個天主教學生和八個誓反教學生及兩個受訓學生在一起。討論的主題是「帝國主義與教會內帝國主義者」。修士們一致拒認在天主教內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也否認那些傳教士，尤其被譴責的那些是「帝國主義者」。共黨討論的，是教宗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開封陽霖總主教及馬蒙席之事。這時黎總主教和陽總主教早已被逐出境，馬昌仁蒙席則因聖母軍和三自運動已在開封被判終身監禁。

雖然誓反教學生控訴他們的「外國牧師」為帝國主義者，修生們卻拒認共黨任何一種反對教會的運動，是根據事實的。對這思想訓練的日期，將延至四個月的恐嚇，直到他們最低限度承認其中一點才止。但他們答說：「四個月，四年，或四十年，都是一樣的。」

在這不成功的「思想改造」後，便有一個由「革新教會的委員會」主控修士們的控訴會。這個擁有二十個會員的委員會，指控這些學生為帝國主義走狗，侮辱「改造委員」。說共黨報紙撒謊，反對政府，因他們不贊同驅逐黎培理總主教和陽霖總主教，

或禁止聖母軍。

這個控訴會就結束了這「思想訓練」。修生們回修院幾天後，時守經修士就被警方拘捕。至斐神父於八月下旬抵港時，朱修士仍在獄中。

河南省總修院於一九三二年成立，約有一百位修生畢業於該修院後晉鐸。目前有四位神父尚在獄中，即院長和副院長及兩位國籍神父，亦即該修院的教授。另兩位為意籍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而開封陽霖總主教被逐，是去年（一九五一）九月的事。因他警告當地教友：「教會改革」，贊成的就是「脫離教會」。

1952.8.下旬~9.5

教難加劇鞏固政權福爾德主教捨生殉道

去年四月在嘉應被補的嘉應教區主教福爾德，一直下落不明，至最近才獲悉福主教被監禁在廣州監獄中。這是意外發現的。因有三名澳籍機師在穗經過二十個月的禁錮後被釋放時，見到福主教在廣州監獄中。

這三名澳籍機師，係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當他們的飛艇在澳門附近失事時被中共拘捕。他們在一次會談中，工程師里治門和電報官員占姆士由相片上證實了福主教在廣州獄中。但他們並無機會同主教談會。

占姆士為天主教徒，他說福主教雖走動緩慢，有時被衛兵責罵，但他對所受苦辱未表露半點難受的態度。他說：六十歲的福主教，在獄中穿著棕黃色的衣服。此外尚有一雙鞋，一件外套，一條毛巾、一只面盆和一個水壺，別無他物。

福主教的牢房正和占姆士的相對，故常見主教被帶去問話。據獲釋的澳籍機師說：直至本年四月，他們每天僅兩餐，每餐飯

菜和水共兩碗。外籍監犯都一樣待遇。他們無法運動，因一間十方尺長、六方尺闊的監房中擠著四個或五個監犯，無法運動。而他們三人常被隔離監禁。他們在獄中尚見到三位修女。約在去年四月，他們還見到亞納瑪利亞修女。這就是她和福主教由嘉應到廣州監獄的時期。另兩位修女為廣州聖嬰孤兒院的加籍修女潘雅芳和高忠臣。她們於去年十二月三日被共黨判監五年。由於營養不足，她們遍體生瘡。機師們見到她們還做排水的勞工。

上述消息於本年九月七日的公教報剛刊出，九月十四日的公教報即刊登了「嘉應福主教已死於獄中」的喪訊。內容稱：「上期本報載嘉應教區福爾德主教至今下落不明等情。今據最近迫離大陸來港之傳教士報告：福主教在監獄中受到中共數月的慘酷虐待後，已於本年二月廿一日死於監獄中。但關於福主教的死訊，直到本年八月才透露。可見鐵幕中極權統治下的新聞受到嚴厲的管制。」

福主教為美籍瑪利諾會會士，來華服務已三十多年，傳教成績卓著，極愛中國人民。

香港神職界驚悉福主教已被中共折磨致死，懷著極度悲痛的心，於九月十四日（主日）上午十一時在堅道主教座堂舉行隆重追悼。彌撒由江門柏主教主體，彌撒後安所禮由黎培理公使主持。在港瑪利諾會神父修女全體出席，其他各修會、天主教各團體，均派代表參禮，熱烈慶祝福主教光榮殉職！滿堂懸掛鮮紅綵綢，主教和襄禮的五六品均穿紅色祭衣，以表勝利和喜樂。參禮的神職人員和教友不下三千人，很多教友無法擠入聖堂。大堂門口有瑪利諾會華南會長宋神父及該會會士招待來賓。堂前車輛擠塞交通孔道，有四名警員在場指揮。

彌撒後黎公使講述福主教生平略歷，讚揚福主教為證主聖道而捨生，並說福主教對中國文物風俗的研究和尊重；對梅縣教區建立了很好的基礎。最後他致命結束他的一生。後有嘉應教區謝

福星神父致詞，略述福主教殉道經過。之後黎公使主持追思大禮。爲表示哀傷，主禮者改穿黑色袈衫。參禮者均感無限悲傷！

但在本年九月十四日公教報有篇記錄福主教殉職的文章，內容與上文報道略有不同。該文說：據福主教秘書，一位與主教同會的修女（J.M.Ryan）於九月二日來港談：「中共驅使人民鬥爭他們。她眼見主教雙手被捆在背後，但主教容色和平，毫無怨言怨語。以後於 1951 年被押送至廣州。」其間修女曾四次見到主教。一次在樓梯上見到主教蒼顏白髮，鬍鬚不修，瘦弱不可自持；三天後又見主教，與另一囚攜同行，步履維艱。第三次見有人肩負主教走過，有若死人。第四次是在今春二月間。

該消息稱福主教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梅縣被捕（編者按：前文報道稱一九五一年四月在嘉應被捕。）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日夜被傳訊，未曾稍歇。四月十四日主教雙手被緊縛，頸牽繩索，和修女同被押赴興寧縣遭受青年學生瘋狂的侮辱和毒打。

八月十六日中共又告訴修女，主教已經去世。並以其垂死的照片相示。九月一日又帶修女到廣州市外去參看主教的墳墓。塚上豎著一塊花崗石，石上以中文寫著主教的名字。

（按：由這篇文章看來，福主教是在八月去世。並非如前文所說：死於本年二月廿一日。但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公教報刊出一張「福爾德基」的圖片，是福主教在廣州郊外公墓內的墳墓鏡頭。墓上立著一塊小石碑，上刻著「福爾德基」四個大字，右邊刻著「公元一九五二年」左邊刻著「二月廿一日立」兩行小字。）

梅縣被逐來港的瑪利諾會神父獲悉福主教死於獄中並不驚奇。他們早預料主教會犧牲性命的。他們回憶主教所講：「我們的聖召就是犧牲。我們的生命不常由我們支配。這不是空洞的言詞，我們奉獻了自己就得照天主的意思去做。我們早晚已經念熟

了經文，終身每日的自我奉獻，苦難來了意義才更深刻。我希望我們目前的教難，能教我們更密切有份於彌撒大祭的祭獻。」這意願就等於主教也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1952.9.初

奇怪的回聲：「此好人不可槍斃」

陝西城固的本堂司鐸楊昌明神父於本年四月十八日被中共拘禁；因他熱心領導教友及聖母軍抵抗惡勢力，故被囚禁圍困，加上腳鐐手銬，猶如一嚴重罪犯。已舉行過兩次公審大會。共黨唆使那些地痞流氓在會中大喊「槍斃他」，並強迫善良人民也跟著大喊。但很奇怪，當他們每次大喊「槍斃他」之後，立即在後面有大聲喊出：「此好人，不可槍斃！」共幹和會場中的人回頭去看，不見任何人影。因此在九月初發信時，楊昌明神父仍在獄中受折磨。

1952.9.5

漢中孟主教等被逐，國籍司鐸入獄

陝西漢中教區的孟守道主教（J. Maggi）和河南省歸德的奧斯定會貴主教（A. Quintanilla），以及三位同教區的神父（A. Bolotti; A. Cattaneo; V. Corti）於九月五日被逐抵港。孟主教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

孟主教向記者說：「漢中教區所有外籍神父都於去年（一九五一）六月廿一日被軟禁。十月廿五日，他和三外籍司鐸（J. B. Nordio; E. Corbella; L. Monschini）經過兩小時控訴大會後，被判入獄。」本年八月廿五日，孟主教和四位神父一起受審，被控「反

入獄。」本年八月廿五日，孟主教和四位神父一起受審，被控「反對革新」，「成立聖母軍」，「殺嬰」等罪名。經過法律程序，他被驅上卡車，與三位同教區的神父同時抵港。在該教區，有三位中國神父因拒絕革新運動而監禁獄中。

1952.9.10

聖高隆龐會創辦人被誣控

在漢陽的聖高隆龐傳教會創辦人高爾文主教（E. Galvin），最近被中共驅逐出境，九月十日抵達香港。

在八月十一日的控訴高主教大會，有千餘人參加；但被控告的，都是無關緊要的細節。漢陽的市長說，這並無控訴及驅逐出境的重大理由。但不久，政府指示宣佈他「阻擾三自革新運動；成立反動的聖母軍，作反政府的宣傳，違反政府法令，摧毀人民的財產，限於三日內離境。」

高主教在會後回住所時，有二十名士兵監押。此後有七個士兵輪流監視。不准和外界通消息，直到中英交界踏上香港的土地。

高爾文主教，愛爾蘭人，一八八二年出生，廿七歲晉鐸後去美傳教。1927年到中國杭州傳教。當時他感到傳教的需要，故在回國後即在他的修院成立了「聖高隆龐傳教會」，到中共把他驅逐出境時，他創辦的「聖高隆龐傳教會」已有廿五年的歷史。有會士六百多人為神父，二百人為修士。由他傳教的地區除漢陽外，尚有湖州及韓國的 Shunseu，緬甸的 Bhamo。此外，在日本及菲律賓也有他的會士約二百名神父在做傳教工作。

1952.9.中旬

難償的血債

中共虐待傳教士，已盡其殘酷之能事。例如本年九月廿八日公教報首版報道：本月中旬由北平抵港的五位外籍傳教士，他們身上至今尚有中共加與酷刑的傷痕。共黨要他們承認被控告的罪狀，曾使用鞭打、繩吊、棍壓、跪棍等酷刑。

這五位傳教士，其中一位是愛爾蘭味增爵會會士（M. Kavanagh），至今不能自由行動。他在受審時，囚手銬太緊，手指失靈，加上蹲踞太久，膝蓋受傷發腫，至今尚未痊癒。

另外四位神父是比國聖母聖心會會士：善秉仁（J. Schyns）；栗鵬舉（A. Van Lierde）；洪定遠（U. Lebrun）和 K. de Ryck。至目前，駐北平聖母聖心會賬房的神父都已走完。聖母聖心會北平賬房和華語學習所，自本年中已改為監獄。有二三十位會士被拘禁於此。他們在被監禁時，不准入睡，飲食銳減，人人都成為管監人侮辱的對象。他們五人身體上還受到無力支持的折磨，以致不省人事！

在傳教士彼此隔絕往來幾個月之後，便展開了酷刑，強迫他們承認充當特務和間諜的罪狀。

他們不分年齡，人人雙手被捆綁在背後，命令十天、二十天醒寤站立，頭要抬得高高的，不准瞌睡，使他們全不知道時間，且失去知覺。直至他們昏去後，或准蹲下或坐地稍息！

其實他們即使蹲在地上，也並非真的休息，因他們只准兩足著地，在萬不得已時，多先發狂，之後昏倒。在他們昏倒後共黨就提他們的耳朵，或拉他們的頭髮，使他們再如前蹲地的姿勢。最難受的，是還有個精神的控制，即蹲踞的範圍限於中共用黑粉墨在地上劃的一個圈子內，不准越過，有時還加一根吊索，吊在頸間，使人不能低首鬆腰略為舒歇，要常保緊張的姿勢。

其中一位聖母聖心會會士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即被囚在太

平倉賬房內，一連二十天不准入睡！在他昏去後，即牽他的耳朵，巡行各房間，並為刺激他的神經，把他的頭髮一根根拔去。

其他三位聖母聖心會會士，更受鞭笞、棍杖，以手槍槍柄打擊頭部在十次以上！理由是他們不肯承認被誣枉的「違犯中國法律」的罪名。Lebrun 神父更被他們掌擊，以致面部紅腫得令人無法辨認，而且還受過頭下腳上懸樑的吊刑！

這幾位神父都受過飛機吊刑，是兩人頭下腳上，同繫於一樁的吊刑！且受過跪杆和杆壓小腿的虐刑。在受苦時間開口喊叫，守衛即以爛布塞口，不讓他出聲。到他們手足不能自由轉動時，就讓他們匍伏地上，作獸狀進食。

在這種酷刑迫供無效之後，中共便說：你認也好，不認也好，這是軍事方面的情報，完全屬實。

這位受過掌刮、吊刑等酷刑的聖母聖心會神父 Lebrun，一次在北平街上遇到一個相識的中國海員，便和他打了招呼，共黨即罰他跪杆及杆壓小腿的虐刑。

這幾位神父所受的體罰，是迫害邦國神父修女最少見的實例。一般只是不准睡眠、百般侮辱，強迫他們認罪。

他們更洩漏一項共黨的秘密，即在獄中最艱難時，就有共黨特務來勸誘他們，向他們游說：如果他們回國後肯替共黨效力，他們可立即獲得自由。這是以往從未有人提過的真情。這幾位神父精神受傷，健康失常，酷刑的傷痕還清楚留在他們身上。

1952.9.18

一筆血賬

據最近統計：囚禁中死亡的主教有察哈爾的石德懋主教，山東省楊恩賚總主教，及廣東省嘉應教區的福爾德主教。

而仍被囚禁在獄中的有湖北省郭主教（美籍）、邱主教（意

籍），山東省楊光被主教（美籍）、萬賓萊主教（德籍）、甘主教（法籍），江蘇省邵軼歐主教（美籍），湖南省歐克瀾主教（加籍），江西省和若望主教（美籍）、周濟世總主教（中國籍），青島吳主教（德籍），山西省李路嘉主教（意籍）、班錫宜主教（意籍），河北省馬迪儒主教（意籍），四川省華郎延主教（法籍），福建王峻德主教（德籍）。其中江西贛州的和若望主教，於九月十八日被逐出境。抵港後即入聖保祿醫院療養。和主教為美籍遣使會會士，因設立聖母軍於本年二月十七日被捕入獄。本年六月五日獄卒誤會，准和主教回天主堂。主教回堂即要求領終傅聖事。但一小時後即有兵士來將和主教拘回獄中。九月十四日被提出送廣州，至九月十八日由穗搭火車到深圳，然後過羅湖橋抵港。

被逐出境的三十位主教，即齊齊哈爾的胡幹普主教，河北省文貴賓主教，湖北省狄隆主教，江西省梅雅宜主教，光一幸主教，安徽省梅耿光總主教，四川省尚維善總主教，包明揚主教，林主教，彭主教，河南省陽霖總主教，賁主教，遼寧省安主教，吉林高德惠主教，福建省趙炳文主教，廣東省歐主教，柏增主教，山西省穆斷文主教，馬主教，陝西省孟守道主教，貴州省藍士謙主教，步主教，雲南省紀主教，鄭主教，德主教，湖南省藍主教，王德純主教，綏遠省穆湖海主教，浙江省梅占魁主教，甘肅省甘主教。

1952.9.18

藏聖母軍書籍被槍殺

據最近自江西贛州抵港的傳教士稱，該處共黨不斷設法消滅聖母軍。去年三月，大部分國籍司鐸、修女及教友遭共黨逮捕，並受長時期審訊。共黨迫他們控告主教及外籍司鐸，組織意圖反

動的聖母軍，但他們忠於教會，始終拒絕。同年九月十八日共黨無計可施，便不顧一切，判坐苦工監。永平東鄉陳若瑟神父和公教醫生黃若瑟，各判十五年。永平府黃若瑟神父被判八年，陳神父被判四年；許修女被判兩年，謝若瑟、鄧女士及兩傳教先生各判三年。該教區 65 歲的董神父，因藏有聖母軍的書籍而被槍決！另一陳神父因在獄中受盡折磨、劇刑，於獲釋後已不能行動，返家不及一月即告去世。

1952.9.21

改造人民思想以固政權

據本年九月廿一日公教報刊登的中國天主教迫害的情況稱：自中共統治大陸以後，為鞏固「專政」的政權，積極控制及改造人民思想，對人民宗教信仰，表面上仍標榜自由，骨子裡卻對任何宗教均予以排斥。尤其天主教，更被視為荼毒人民的宗教。三年來全國被處死或囚禁，或被驅逐的天主教神父最多。以本報統計，天主教傳教士現尚被囚禁於大陸的，有外籍神父 94 人，修女 12 人，修士 5 人。中國教士有神父 220 人，修女數字不詳，修士 5 人。

自 1951 年迄今，被逐出境的外籍傳教士共 2229 人，現仍留居大陸的傳教士有 738 人，修女 237 人。

大陸中國神父約 2600 人，中國修女除一部份被中共解散逼迫回家外，尚有 2000 人。他們雖受萬般迫害，但仍嚴守崗位，不離祖國。中國修士不少被迫解散，有些還俗，有些及早出國繼續修程。但中國修士的確數不詳。

據〈傳教學誌〉主編包神父說：「中共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可說是極無理性及毫不人道的。因為天主教徒的信仰是宗教，傳播

的是教義，中共認為這是對他們不利的，於是給予他們一些在鐵幕外不能成立的罪名。最近廣東省嘉應教區福爾德主教被囚禁獄中以致死亡；這便可以代表中共對天主教徒的暴行。修女們也並不比神父們幸運。她們也常在被誣枉虐待小童的罪名下受中共迫害。共幹們驅使民眾反對教士，並稱這些教士為「人民之敵」。所有教士在鐵幕中的遭遇，可充分代表共產黨對宗教的憎恨。他們的政策，就是將所有的教會及傳教士儘量侮辱，使他們無面及人格降低，希望這樣漸漸使人不再信天主。對天主教傳教士的囚禁、酷刑及驅逐，也不過是消滅所有宗教的第二步計劃而已。」

1952.10.16

和平大會做什麼把戲

中共在北京召開和平大會時，先訓練了一批假教友，以作大事宣傳，為配合共黨所宣傳的中國人民有「宗教自由」，中國教友「自動」參加和平大會。

但正在此時，透露出一封信，是在尼赫魯的妹妹率領文化訪問團到達北京時寫的：最近由龍光通訊社發表。該信在香港公教報於十月十六日首版刊出。大意說：「傳聞你訪問北平，很關心天主教神父及教友在獄中的遭遇。你曾請求探視一下監獄，竟遭拒絕！

「凡中國天主教教友，和有正義感的人民，對你的這表示，都甚感激！我們想用口舌來向你表示感謝，可是那些借了保護你安全的名義，有許多你大概還不知道的人在嚴密監視，使我們無法邁前半步。不得已，便寫了這封信投到郵局，不知是否可以達到你的左右。

「所謂信仰自由，實純粹是欺騙。我們不講今日中國迫害教

會的慘酷；因這世界已經明白這一點。除了幾個大都市的中心地區尚能有一點宗教行爲，其他雖然信仰自由明載憲法，但只是一種純粹的欺騙；神父教友被捕、被驅逐、聖堂被佔，教產被侵，給人良心上強施極兇惡的壓力。故在共黨中國想不接受唯物主義與無神的中共原則，簡直無法生存。

「我們希望你注意，……成千的人都被捕入獄，罪名很多，實際上全是爲了他們的信仰。」

「在獄中遭遇可怕，囚獄只是一些黑室，擠滿囚虜，不能同時入睡。……從天亮到夜晚，總是站立，不准活動。……誰一閉目，馬上受罰，……罰睡的間歇功夫，就是受審訊，……一人面臨幾個判官，既無律師，更不容置辯，……前後多日的供詞必須完全牢記、完全一致，不許自己有筆記，以免記錯。有寫自己供詞的，也不能自己保留一份。」

「有時爲了有背教的含義不能答覆，爲了自己的尊榮不許答覆，……囚突即被雙手吊起，直至忍無可忍，向他們求饒，並許下答覆才止。」

「這些是你想知道的，你猜疑的，可是你無法證實。這在極權國家並不新奇，……要緊揭破中共的騙局，……」

「爲了這原因，你甘地的同鄉，主張精神價值之邦國的大使，我們代表三百多萬的天主教徒，我們有數百萬佛教徒的同情，我們向你悲悼這現在的野蠻行爲。我們請你讓印度，可能的話，讓全世界都知道這少數，自稱代表人民的少數，他們視人性尊嚴當空談，他們用無比的警察恐懼行動，維持自己的地位，他們正犯著害宗教、害國家最凶殘的罪惡，……」

「因中印兩國多世紀的友好關係，請你聽我們的請求。中國已經被捆縛，要緊你的同情和援助。」

1952.10.17

香港白主教自海豐驅離

香港教區的白英奇主教，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在香港受祝聖，成爲香港教區的助理主教後，在港逗留一星期，即回海豐工作。但他到達海豐之日正逢海豐解放。白主教在晉牧前，已在海豐工作了二十多年。

白主教於一九五一年九月獲悉恩主教去世，即設法回港主持教區一切事務，故到惠州去申請回港。後因等候簽證未得要領，即回海豐。不料剛到海豐，即被共軍扣留在客棧中。屢次請求放行，都不獲准。從此被軟禁，不能與外界通消息。除非要索款，才准寫信。

在軟禁期間飲食惡劣，健康日衰，以致患病。在被審訊時也審不出任何罪名。至本年（即一九五二年十月）中旬忽聞要押解至惠州。自下午一時至晚上八時一直坐在石階上受日晒風吹，無粒米滴水入口。直到八時才得一碗糙米飯，只得半飽！他們原想把白主教先押回海豐，因他們說白主教在海豐有田有地。但白主教說自己實是一窮人，只有身上衣服和一隨身的包裹。他們便說白主教爲帝國主義者，犯了許多「罪」，特別反對共產黨，故判永遠驅逐出境。當晚白主教無床可臥，就坐在地上直至天明！這樣，被軟禁於客棧差不多十四個月的白主教，便於十月十七日清晨，在軍警嚴密監押下，搭長途汽車到邊境。一路無飲食。因無護照，又不准入境。英界警務人員又不認識白主教，後英警與大埔賴神父聯絡。賴神父一看是白英奇主教，立即向警方說明：「他是香港教區的主持人白英奇主教」。他們立即放行，並願以專車送白主教到主教府。但賴神父知主教整日挨餓，便多謝了他們有意車送主教，然後接主教到大埔天主堂請主教晚膳，一方面通知

主教府白主教已到港，很快就回來，同時也給各堂區神父，各修會會長等電話，讓他們到尖沙咀火車站去迎接善牧平安返港。

是晚黃昏時分，尖沙咀火車站擠滿了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八點三刻主教安抵九龍尖沙咀火車站。千餘神父修女及教友在歡呼高歌中歡迎自己的主教回來，並護送主教到香港堅道主教座堂，同謝主恩。這時已過深夜十時了。

後來白主教在十月廿六日的公教報上發表了一篇向天主和眾教友感謝的話。他說：「感謝天主又感謝我的神子們，使我回到了香港。這是天主的照顧和我的服從，因我該照顧我的羊群。」

「這兩天來，許多不平常的事連續發生，使我有點發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個命令叫我離開我十四個月來軟禁的旅店！兩位衛士監視我來到香港的邊界；那裡有多少熱忱的人接待我，更加興奮的，是成百成千的教友在港九歡迎我；那時我真覺得、直到現在還覺得，有點使我發暈。」

「但有兩宗事，我明悟裡完全清楚：一是天主的仁慈；一是祈禱的價值。

天主的奇妙上智，常不同於人的方式！天主叫我在靜中有時鍛鍊我的精神，應當在這裡等候我的艱巨事業，並教我明白，我犧牲一生事奉天主，也不過是對天主知恩的一點小證據。」

「在我被隔離的幾個月裡，我懂得了祈禱的價值和祈禱的能力。藉著祈禱，我感覺我沒有遠離我的神子，我的神子也在我身邊。」

「一總好教友，和全世界各友好，他們許多月來為我祈禱，分受我的痛苦，我曉得我終不能相稱地感謝他們。我返香港受到這樣興奮又熱烈的歡迎，我真以為是用言語無法形容我內心的感受的。」

「我知恩感謝我們的天主，也求祂設法替我回報眾神子，對待他們的神牧所作的熱禱，和所有的熱忱！」

1952.10.14

公教學生志願做傳道員

上海公教學生非常團結。本年十月四日，龔主教特別為他們大中學生獻祭，參加的男女學生共六百人。這些學生都志願做「傳教先生」，聽從神父的指導，隨時到各教友家去教育兒童的宗教生活。僅呂班路伯多祿堂一區，就有 150 位志願傳教者。

震旦大學現已被改為第二醫學院。其他部份已全部取銷，或併入他校。大學預科雖可繼續，但震旦之名早已改掉。大學校長也降為中學校的監督。

1952.10.22

康寧主教華朗定與外籍傳教士被逐

七二高齡的西康康寧教區主教華朗定與全體神父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已全體被拘捕入獄。經過十八個月的監禁，最後再加以日夜審訊，到本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把這位老主教驅逐出境。並有三位神父（法籍），與華朗定主教一起驅逐出境。

而安徽省鄧溪的一位主教和一神父、一修士，同屬嘉辣會會士。其中修士為醫學博士，每日照顧四五百病人，深得地方人士尊重。這次共黨想找藉口把他們驅逐出境，先後舉行了四次人民大會，但竟無一人控訴，連共黨訓練人員到時也啞口無言。他們沒有辦法。最後有些前進教友去佔據主教神父的住宅，共黨怕觸怒民眾，把他們囚禁一間小房內。四個月之後由武裝人員押送他們到中英邊界，離開中國。鄧溪的二千教友從此即無人照顧。

1952.10

獄中竹筒通訊的喜樂與安慰

一位聖言會神父自去年十月被逮捕入獄之後，他屬下的教友便成了無牧之羊。

這位愛護自己羊群的聖言會會士，在監禁中，整日掛念著他的教友，怕他們經不起淫威的恐嚇，或甜蜜的引誘，受到毒害。一天，這位善牧從屋後窗口，偷偷地用麻繩吊下一個竹筒。藉此與羊群通信。這使他每星期可以近二百聖體分送給教友。每星期他還寫一兩篇講道詞傳給他們，鼓勵他們、安慰他們。而教友們給他的回信，使他知道他們忠勇如前，這是天主的力量和教友的努力。其中有一信說：「親愛的神父，天主的聖意就是我的旨意。我沒有求祂免我痛苦，只求祂加增我的力量，好好忍受一切困難。為著神聖的愛情，我絕不出怨言。我主說過：『只有那忠信至死的能獲得永生的皇冠』。神父，求您降福我，祈禱中勿忘我！」

另一人寫：「可敬的神父，自從沒有你做我靈魂的響導後，我每晚念完玫瑰經時，誦讀幾節聖經。從中我找到了應走的道路。不用說，現在我受著極大的痛苦，面臨著一切困難，但我至死決不背棄至真、至聖、唯一的聖教會。我不斷求主加我勇敢。神父！我們渡過這苦海，到天堂的穩岸，永遠一齊讚美天主的仁慈。」該會士說：「現在我雖被迫離開我鍾愛的中國，棄下我的小羊，再不能與我的教友用那值得紀念的竹筒通訊；但我感覺到在中國大陸內，有千百雙手伸開，等著我回去。有一連串的呼聲，整日在我耳邊打轉：『神父，降福我們，為我們祈禱，求主加增我們的勇毅，……』。」他又說：「現在我的身體已重獲自由，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受苦中的中國教友，我時刻在天主台前與他們談話；我要呼喚我國的人，聽聽遠隔重洋的弟兄們的哀聲！主！求你加增他們的勇敢，堅固他們的信德！」

以上報道，記錄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香港公教報第一版。

1952.10

柳州教會中堅大半被殺害

在柳州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戴天恩神父，他在柳州傳教已二十年，因他對慈善事業向極熱心，因此頗得地方人士的愛戴與稱道。自柳州陷共後，戴神父即被嚴密監視，且不准活動，也不准他離境。天主堂的房屋地產，全被中共劫收。

柳州教友中十幾個中堅份子都被拘捕、監禁，且大半已被殺害，其他教友都被迫改造思想，並受公開管制，絕無信仰宗教的自由。自八月開始至十月被逐出境前兩個多月來，戴神父已飽受了共黨的凌辱，直到被押至廣州轉深圳，過境抵港。

1952.10

河南信陽教區主教龐德（A. Pott）與司類思神父被逐出境

龐主教於本年一月四日被中共誣指為「間諜」而被捕入獄。監押至十月才下令驅逐出境。龐主教向香港公教報記者透露：信陽教區一位聖家會修女因拒絕參加中共的「教會革新運動」而被迫做磨穀等工作，那位修女平時盡力為他們做，但到主日，她為守主日罷工而只肯做少用力的工作。中共就在主日把枷鎖給她戴上，也不給她吃東西，表示讓她「罷工」，過了主日，他們仍給她磨穀的工作。

1952.10

教會在齊齊哈爾早受迫害

現年四十五歲的林神父(Adolph Lenz)在中國傳教已十九年，在齊齊哈爾教區內，和教內外都稱友誼，最近因省方指令，由地

方共黨拘捕審訊，最後說他製造謠言，虐待人民，被判驅逐出境。並由三武裝人員押送到天津轉道到港。齊齊哈爾教區係由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主持。尙有一德籍神父在獄中。

1952.10

吉林教區主教對華貢獻極大被逐後去世

東北教省吉林教區主教高德惠(Gaspais)，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三十多年前已受教廷委任爲吉林教區主教。高主教受任後不遺餘力發展教務。曾出席中國天主教第一屆全國大會。對中國教會建樹頗多。偽滿日制時代還兼任教廷駐該地代表，曾召開東北各教區主教會議，研討傳教方策，以便基督神國能普及各地。任內還邀請聖母升天會會士到長春創辦長春大修院，即勝利後的「東北神哲學院」，造就本地神職班。雖然宗教自由不太寬鬆，但各地教務仍照常發展，教友人數也日益增加。

光復後，高主教飛北平辦理移交手續，此後即悉心主持吉林教務。可惜不久赤火燎原，所到之地宗教均受摧殘。高主教目睹自己開發的教區內教士被逮捕，教友被殺戮，慘遭共黨摧殘，心痛如焚。後共黨還利用主教的聲望發起「三自運動」，號召中國教胞，且許以「中國教宗」的虛銜。高主教當然不會上當，且嚴詞拒絕，遂被下令「永遠驅逐出境」。今春經港返國，在途中不禁嘆說：「可愛的中國，今生已不能再見你了！」不料不到八個月，即傳來高主教病逝法國的消息，使中國教會聽到一代元老溘然長逝，深切感到無限的傷痛！

1952.10

徐匯聖母院被佔

上海徐家匯聖母院，範圍很廣，除中小學外，尚有嬰堂，婦女工作場，花邊部及刺繡部等。拯望會的修女院也在其內。修女們有的培育教內外學生，有的陶育獻堂會修女。栽培教內女青年的，有徐匯女中，栽培教外女青年的，有啓明女中。院內原有拯望會外籍修女五十多人，國籍修女七十多人。刺繡女工為數更多，凡到上海的人，都想到聖母院參觀一下。但至一九五二年秋末冬初，外籍修女僅剩七人，其餘都已先後被逐。國籍修女也只剩七個年老的，其餘都被迫回家。院內建築大半被共黨佔用，什物大部被共黨搬去。管理方面由幾個靠攏工人負責。嬰堂由十五個管事處理，可稱忠信；但是生產失了領導，原料無力購置，生活便成問題。幾位修女僅靠附近幾家教友送點食品過活。

1952.11.11

紀念張伯達神父殉道週年

去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耶穌會張伯達神父在中共監獄中捨生就義，成為上海第一位在紅潮中殉道的英烈。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公教報報道，一位被逐出境的耶穌會士，寫了一本「中國傳教士的光榮－張伯達神父小傳」，由一修士將法文原著譯為中文，在公教報刊出。連載三期，使讀者沈思，究竟孰是孰非。並決定自己或作天主的忠臣義子，或當赤魔的可惡奴隸，並無第三條路線。

另一個筆名「張若瑟」的，也發表一篇「掃墓」文章，以紀念張伯達神父致命一週年。也連載了三期。（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1952.11.13

煙台教會學校醫院等全被徵用

十二月十四日公教報記載著山東煙台的教會醫院及學校，已先後被中共徵用的消息。兩位方濟各瑪利亞傳教修女會的修女，培德和田默（R. Bata, and B. Temer）已於十一月十三日被逐出境抵港。

她們兩人培德是匈牙利人，田默為捷克人。前者來華已廿五年，後者在中國服務也已有二十年的歷史。煙台的方濟各修女會，於一八八六年創立，後傳遍中國各地。擁有五十一所會院，分佈在二十五個教區，主持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共有五十一所學校，三十一座醫院，五十四個施診所。在一九四八年統計：共有外國修女四百五十六人，中國修女三百三十三位。但據一九五二年統計，今在大陸的外籍修女僅八十四人。煙台的女子中學，兩所醫院，一所癲瘋院，一所聾啞盲人院，一所育嬰院，先後都被中共徵用。以往每逢主日，盲人與聾啞彼此相助，列隊到主教座堂參與彌撒，在半小時的途中過河，爬山頭，聾啞助盲人，背負跛腳老人過河攀林，公教互愛精神令人感動；可惜這種情況已不復再見！

1952.11.23

蕪湖徐瑪竇神父在獄中折磨致死

正在紀念張伯達神父殉道一週年的時候，國內又傳來一個安徽蕪湖徐(譯音)瑪竇神父拒絕「革新教會」而在獄中被折磨致死的消息。據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教報頭版頭條新聞稱：又一個國籍司鐸致命。並說：徐神父三十年前生於蕪湖附近。長大後入

耶穌會主持的修院修道。一九四九年在蕪湖主教座堂晉鐸。後被派至繁昌作副本堂。榮主教救靈非常熱心。

年輕有為的徐瑪竇神父，於一九五〇年夏即被捕，共黨對他勸誘、審訊，均告失敗。因為他的回答，常是高聲念出：「我信天主……………我信聖而公教會。」共黨罰他作苦工，在火傘似的驕陽下曝曬，減少飲食，待遇粗暴。但徐神父的意志絕不動搖。同囚的人因此被感動，都驚嘆神父毅勇卓絕，聖德不凡。

在獄中苦度了兩年，他的肉體已無法支持了。終於在獄中殉道。徐神父去世時最後幾句話，仍是唸著宗徒信經，他為了信德被捕，為了信德入獄，為了信德受刑，最後一口氣還是唸著宗徒信經。

1952.12.1

四平街善牧為羊捨命

公教報稱：石主教在此世界動盪時代仍忠於職守，看護自己的羊群，不辭辛苦，不畏監禁，而今已捨身成仁，成為基督的勇士。

七十二歲的石主教為加拿大人，魁北克外方傳教會會士。一九二五年來華，在東北傳教，七年後祝聖為主教，1946年聖統成立後，便升任四平街教區首任主教。光復後四平一役，國軍和共軍均有傷亡。這時石主教仍留市內，照顧居民，以免在此無政府的過渡時期發生意外。此後共軍多次發動攻勢，以四平為中心，展開拉鋸戰和巷戰，當地所有現代化建築幾盡毀於砲火之下。石主教躲避於地窖內，終日祈禱並鼓勵自己的教友。當他看到自己多年來苦心經營的教區建設一座座毀於彈雨之下時，忍痛地說：「只要我的傳教士保全生命；這些物質損失不算什麼。」四平街

變色後不久，整個大陸都淪陷。年逾古稀的石主教因營養不足，終於患病，至十二月一日去世！他的教友聞此噩耗，即不畏共黨，自備棺木，將石主教收殮。教友們結隊前往參與喪禮。他們非常哀傷，因他們覺得唯有主教是他們的慈父。而當地人不論教內教外，都稱他為「貧苦大眾的偉大朋友」。

自太平洋戰爭開始直至他去世，他度的是集中營、軟禁、和迫害的生活，但在十餘年艱辛中，石主教一直盡力照顧他的羊群，直到最後為羊捨命。

1952.12.14

「進步教會」失敗歸罪神父

受中共拘禁達十三個月的耶穌會西加神父（D. Sicard）於本年十二月十四日被逐抵港。去年中共因西神父屬下的地區「進步教會」進行失敗，故歸罪於西神父，把他拘捕入獄。在獄中，因西神父飯前劃十字祈禱，他們就把他的雙手以粗麻繩緊綁，使他無法動彈。西神父無可奈何，即以絕食抗議。五天後，共黨怕生意外，才解開麻繩。但西神父飯前仍劃十字祈禱，他們便減少他的衣物、食料，讓他受寒受餓，又要他直坐地上，不准靠牆或依身於同囚。但西神父甘心忍受一切。至本年十二月七日，被站在寒氣凜凜的曠地上足足公審了三小時，結果被判「永遠驅逐出境」。翌日雙手反綁，乘火車押到中英邊界。到港後，即入方濟各醫院療養。他對公教報記者說，他在獄中時把所受的痛苦全獻於主，求賜在中國大陸的主教、神父和教友都能忍受苦辱；至今仍為他們祈禱。

西加神父於一九一四年生於哥倫比亞，一九四七年來華傳教。

1952.12.19

江西南城利主教審訊後被毆打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江西省南城教區的愛爾蘭籍高隆龐會利主教，於受監禁十個月後被逐抵港。和利主教同被監禁的同會神父司馬士和雷路加，於本年二月因拒絕承認獨立教會而被拘，至今仍在獄中。利主教透露，尚有兩位國籍司鐸楊神父和張神父，都於本年二月被拘禁，至今仍未獲釋。

· 本年十二月利主教受公審，被判「永遠驅逐出境」，遂即由五名武裝兵士把他押至邊界。

利主教於去年（一九五一）聖誕節下諭開除一切參加「三自運動」的教友，與共黨發生磨擦。當時主教與四位神父即被控煽動阻止「進步教會」發展。審訊後，被一群受共黨唆使的青年毆打、擲石、投泥、唾辱。

利主教於一九三一年來華傳教，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受祝聖為主教。現年六十六歲。

1952.12.23

一比籍傳教士述說受迫害慘況

一位四十五歲的比籍傳教士葛神父，最近在返國途中道經羅馬，向當地人述說受迫害的經歷。他說，他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中共驅逐出境。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被捕下獄。曾被盤詢多次。在審問前，他的手足均被鐵鍊鎖住，然後被引入一暗室。室內有兩道強光，直射向一幅毛像。使「犯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毛像上。前面有三個主審官，他背後有兩士兵，每次他拒絕作覆時，該兩士兵即將他的手鐐鎖緊，迫他供認。在審問開始，被盤問電報收發機的下落。並問與美帝如何作特務聯絡？在審訊時，共黨

常要他把說的話誦十遍，以作嬉戲。若拒絕不說，兩士兵立即緊鎖手鐐，直到他無法抵受而照做。審訊常長達竟日。犯人都因過度疲乏而被迫承認所誣控的罪名。三主審官之一將被控者的口供全錄下來。葛神父曾受此種審訊三晝夜之多，當時他想自己必死無疑，或被槍殺，或不堪虐待而致斃命。曾兩次他已在死亡邊緣，醫生檢聽其心臟後對共黨謂：如仍想他活，應立即免他受這種審訊。至此始能喘息。在他被拘禁的十二個月內，曾被押至四所監獄。其中一所，他通常與 14 至 32 二個犯人同被監禁一小室。五個月來在此小室共監禁過 189 個犯人。其中三名曾為省主席，兩名將軍，及一個七十八歲的老百姓，後死於獄中。最後葛神父並未被定罪，卻判驅逐出境。他踏入自由地區即問「誰是新任教宗」，兩年前共黨對他說：「教宗庇護十二世已去世，至今未有繼位者。」

1952.12.26

聖嬰孤兒院院長突被驅逐出境

本年聖誕節，廣州聖嬰孤兒院院長潘雅芳修女與副院長高忠信修女在獄中突然獲悉被逐出境並接到通告，覺得很意外。他們獲釋後，即於翌日出境抵港。

這兩位修女都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無原罪會修女。該會香港會長依美大修女獲得香港警方電話通知後，即與另一曾被逐出境的修女，及天主教福利會主任鄭神父去羅湖迎接。

潘修女與高修女係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與其他三位同會修女同受中共殘暴無理的公審，後被判五年監禁。此次公審使西方國家對中共暴戾行為感到極度憤慨！她們在獄中，每天工作十四小時，而且飲食不足，故顯得消瘦及十分疲倦。當他們到尖沙咀火車站時，有多位女修會代表及教廷駐華公使秘書葛禮耕蒙席及傳教學誌主編郝繼隆神父等都在場歡迎。

1952.12.27

汕頭主教被軟禁醫院

汕頭教區主教和敬謙，已被中共軟禁於汕頭市的聖瑪利醫院達一年之久。在此期間，和主教受到嚴密的監視。至本年聖誕節，和主教突然接獲中共命令：立即動身離境。和主教便搭輪來港，於十二月廿七日抵埠。

和敬謙主教，法國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一九〇一年晉鐸後來華傳教。一九三五年即晉升為汕頭教區主教。至被逐時，他已七十四歲高齡了。

1952.12.30

外籍傳教士僅剩餘七百餘人

據一九四八年非正式統計：在華天主教外籍男女傳教士約五千三百八十人。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統計，留華的外籍教士只餘七百二十三人。據估計：中國大陸被拘禁獄中的中國司鐸約三百人，其餘一千七百人尚能自由行動，但為行聖事、獻彌撒，大多數是秘密施行。中國修士及修女約五千人，其中很多被迫不穿會衣而改穿俗裝，且回家居住。

1952.2 冬

牛主教在國外廣播中國教難

被迫離開大陸的閩州牛會卿主教，現任台灣嘉義牧區主教。本年冬，去羅馬述職時，也到歐洲其他國家旅行。當牛主教在比國時，曾到國家電台作廣播，講述中國正在教難中。但牛主教向

聽眾說：「中國教難雖嚴重，但這正如孕婦產兒，痛苦是有代價的。他們的信德保持了。每日在中國常有為信仰受苦受刑的人！」牛主教呼籲比國人和中國人的祈禱聯合一起，奉獻給天主。

1952.底

國鐸已有百五十人被槍殺或死獄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香港公教報頭版頭條新聞是「中共迫害天主教的一筆血賬」。據天主教方面統計：自一九四四年以來，遭共黨殺害或死於中共獄中的國籍司鐸不下 150 人。另有 200 餘人仍被監禁獄中。

該報導稱，除人所共知的上海耶穌會張伯達神父及蕪湖徐瑪竇神父在獄中捨生殉道外，從香港方面所收到的可靠報導：在大陸另有一百多位國籍司鐸被槍斃，或在獄中備受酷刑致死。張若瑟神父在天津被殺，趙安德神父在東北遭焚斃。一九五〇年范占美神父在華北被害。曹方濟神父於聖瞻禮六在溫家河受酷刑致死！王神父在宜賓死於獄中。劉神父在北海被毒打致死。上述種種驚心事跡，足以將共黨所謂的「宗教自由」及並未難為教會，只逮捕、驅逐擁護帝國主義的外籍教士的詭辯，洞破無遺。

這時在大陸尚能自由的極少數國籍神職班，他們在水深火熱中仍努力傳教。由於缺乏司鐸，他們每主日早上要去三個相隔很遠的地方舉行彌撒。為免受嫌疑，他們就步行前往。有位教區司鐸在一年內曾講道五百次。聽眾共三十二萬人。

一九五三年

1953.農曆元旦

龔主教發起連續念玫瑰經

在教難日益嚴重中，上海龔品梅主教發起「連續誦念玫瑰經」運動。於農曆新春子夜開始，各堂區都踴躍參加，不論日夜，時刻有兩教友在誦念玫瑰經，為求和平及目前正受難的中國教會。教友異常團結，本年復活節有五千教友恭領聖體。在本年農曆元旦，龔主教接見了一千三百名學生。他們給主教賀年，呈獻神花以表愛戴。

1953.1.4

十四位耶穌會士負辱抵港

本年一月四日，有十四位司鐸一位修士被中共驅逐出境抵港。其中有安慶教區代理主教王方濟各，四十四歲，耶穌會士。他在被逐前已被軟禁十九個月。兩個月前，他教區的六位同會班籍司鐸也被拘禁，包括賴奧神父，六十六歲，已傳教三十二年；波路加神父，五十一歲，來華僅五年；姚神父，六十三歲，在華傳教三十年；意高華神父，五十二歲，曾被拘禁六個月，在拘禁期間，屢遭學生拳打腳踢，用火燒他的鬍鬚。又拖曳他到學校操場繞行。另四位來自蚌埠教區。即六十一歲的應神父，在華傳教已四十三年。五十四歲的德神父，在公審時被迫將他所管理的聖堂、寓所、及一切用物都充公。當他抵港時，他的所有物，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衣服。四十歲的賈神父，被他學生控告而被逐出寓所，五十二歲的勞神父，在華傳教已二十一年，一樣被逐抵港。這時安慶教區僅一位外籍傳教士，而蚌埠尚有四位，蕪湖尚有八位。

1953.1.8

香港教友歡迎史培爾曼樞機

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是一位極度熱愛中國的神長，他於去年一月已來港慰問被中共驅逐出境的男女傳教士，並赴調景嶺慰問難胞。捐助鳴遠義務中學一千美金，又以一千美金捐助調景嶺難童。最近史樞機去韓國與聯合國官兵共度耶穌聖誕，又去自由中國台灣，向為自由而奮鬥的全體人士致敬和為愛好自由的人祝福。一月八日蒞臨香港，受到白英奇主教的熱誠招待，並在半島酒店舉行茶會。有記者問他對中共迫害天主教會有何感想。他答：「這是一種可怖的事。但我知道中國教友意志堅定，都盡忠宗教，縱使無辜被加害，也必像過去的殉道烈士那樣勇於赴難。這實是天主教的光榮。」

在半島酒店的茶會，嘉賓滿堂，盛況空前。港督也舉行宴會熱烈歡迎。史樞機當晚下榻於總督府，翌日視察香港天主教學校及修院，還主持福德主教福利處的揭幕禮。這是紐約天主教人士捐款在本港難民區設立的九個難民福利處之一。史樞機說這些福利處其中八個都為紀念受共黨迫害的神長。例如「福德主教紀念福利處」，就為紀念去年被中共監禁致死的福爾德主教。史樞機於十日上午八時在堅道主教座堂舉行彌撒後即離港赴羅馬參加新樞機就職典禮及樞密會議。

史培爾曼樞機撰著的〈中共怎樣摧殘教會〉，去年五月廿四日刊登於〈工商日報〉由「庸人節譯」。香港公教報也於本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一日連載三期。由該文可看出史樞機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同情，及中共怎樣殘酷地迫害了教會！

1953.1.10

上海聖母軍總指導沈士賢神父囚死獄中

在此新年開始，大陸又傳來一個令人極為痛心的噩耗：上海聖母軍總指導司鐸沈士賢神父已於本年一月十日死於中共獄中！

沈神父屬湖南衡陽教區。三十五年前生於一個數代虔信天主教的¹家庭。早年矢志修道，在衡陽小修院畢業後入漢口大修院，其後赴羅馬深造，獲教律學及神學博士銜。一九四二年晉鐸，勝利後回國，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委任他為上海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公教進行會指導司鐸，神職月刊主編，及全上海聖母軍指導司鐸。可惜黎公使沒有把這些主辦公教文化事業的中國神父撤退到香港或台灣工作，以致如此犧牲了不少精英！上海教友對沈神父非常愛戴。中共當局怕教友發生反感，故至二月八日香港公教報發出沈神父去世消息時，中共仍未將此死訊宣佈。因此教會方面也未能為沈神父公開舉行慶祝他殉道的彌撒。由消息來源稱：沈公臨終時，有一位和他同獄的司鐸在他身旁，為他施行了簡單的傅油禮。沈神父在領受終傅後，即張開雙手，作十字形；安然而逝。

原來沈神父被拘禁已達十六個月，最近患嚴重的肋膜炎，未得醫治，以致喪生，成為中國殉道者。

可是這樣一個慘痛的消息，中共竟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底才正式通知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有關去年一月十一日（據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公教報報導為一月十日病逝共黨獄中。）沈士賢神父獄中去世的消息。並通知教務協進會派人到監獄去領回沈神父的遺物。他們竟在沈神父去世一年又八個月後才去報告喪訊！其實教會方面早於去年二月獲悉；因與沈神父同監的程萬里神父被逐出境時已帶出這噩耗。可是當時上海教會當局因未獲得任何消息；故未為沈神父舉行彌撒，直至五四年八月底，上海神職人員

接獲通知後，立即於九月二日在聖伯多祿堂為遇害的沈神父舉行慶祝殉道彌撒，由瑪利諾會華主教主禮，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主持放全赦。該堂教友事先已獲通知，故前往參禮的擠滿一堂。

當時滬共警局先傳訊一位教務協進會的國籍司鐸前去，加以恐嚇，說沈神父為「反動分子」，因此不能為他的死舉行公開追悼儀式，如果任何主教神父敢公然不遵行此項警告而舉行追悼沈神父，他們須負起全部後果。

上海教會當局為避免無謂的犧牲，在九月二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舉行彌撒，祭台上不擺鮮花，但主祭穿的是大紅祭衣，慶祝沈神父為主捨生。滿堂信眾在悲喜交集中祈禱沈神父在天之靈為祖國遭難的教會轉求天主。

1953.1.13

蕪湖教區主教不受騙

一月十三日，安徽蕪湖教區的浦廬主教被迫離大陸抵港。和他同輪抵港的，尚有意籍恩神父，四十八歲，在華傳教已廿二年，屬河南衛輝教區。

浦廬主教為班籍耶穌會士，已七三高齡。最近蕪湖中共當局利用進步教會教友將浦主教自其寓所逐出。其後又強迫他從耶穌會院遷至其座堂側的小屋。最後竟不准他在屋內居留。中共當局又不准他另建小屋棲身，或寄居客店。他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向當局申請出境！

與浦主教一同抵港的，尚有四位班籍耶穌會士，即在華傳教二十一年的蕪湖教區耶穌會署理會長賀神父，及在華傳教二十六年的夏神父，在華傳教廿二年的查神父，及在華傳教十七年的紀修士。

浦主教在被中共逐出寓所之後，即與幾位司鐸居住於耶穌會院，至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幾個進步教友和公安人員向主教發出最後通告：「參加獨立教會」或「離境」，任意選擇。浦主教和十七位司鐸和修士及四位修女均拒絕參加。於是便被他們逐出會院。他們只能在聖堂側的小屋暫住，其後四位修女遵主教勸告，先申請離境。

聖誕夜，中共又叫獨立教會的教友去勸誘浦主教，並邀請他當夜主持子時大彌撒。浦主教嚴詞拒絕。那些叛教徒惱羞成怒，當面侮辱主教，罵他與教宗及當時在韓國訪問的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同為帝國主義者。

浦盧主教於一九一九年來華，一九二九年任蕪湖教區耶穌會會長兼代理主教，一九三六年被委任為蕪湖教區代牧。是年即受祝聖為主教。

1953.1.18

教協會法律顧問神父受恐嚇

有兩位法籍耶穌會士於一月十八日被逐抵港。其中一位為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法律顧問田神父。他是上海天主教教區首先被逮捕的傳教士。被控罪名為未得當局許可由獻縣去北京，曾多次與黎培理公使秘密會談。他們恐嚇他：如不允為人民政府的情報員，將有生命危險。他曾被拘禁了二十個月。現年六十二歲的田神父，在北平及上海等地傳教已二十多年。

1953.1.18

孤兒院「慈父」在獄受疲勞審訊十九次

另一位和田神父一同被逐的程萬里神父，即上海土山灣孤兒院的院長，他雖年僅五十一歲，但遭拘禁十個月中，竟被疲勞審訊了十九次，每次至少幾小時，致使他精疲力盡。在被逐前一個月，又患了肋膜炎，因此全身無力，在中共武裝士兵押送他們到中英邊界時，由田神父扶著他步過羅湖橋進入英界。十個月前滬共去逮捕程神父時，院中孤兒群起衛護，阻止共黨把他帶走。其後共黨保證程神父去公安局報到後即可回來，孤兒仍不放心，成群結隊在公安局前等候。當日他回孤兒院，孤兒們便日夜輪流保護他。但翌日共黨以武力把神父逮捕下獄，常受疲勞審訊。自月前患肋膜炎後被移至虹口監獄病室。在該處爲一垂死的國籍司鐸敷油。原來那時沈士賢神父也患肋膜炎在該病室。程神父見他正在彌留之際，即以最簡易方式給他傳油。至一月十五日他又被押回獄中，並被判「驅逐出境」。程神父在華傳教已廿六年。他任孤兒院院長時，一如慈父，深受孤兒愛戴。

1953.1.28

兩比籍神父一死獄中一死途中

在中國東北傳教的兩位比籍聖母聖心會會士沙神父和越林士神父，一死獄中，一死於被逐出境的途中。

六十二歲的沙神父與同會的海神父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寧夏定邊被捕下獄。至十月廿四日，沙神父患急性痢疾，即在獄中去世。當海神父去看他時，已經氣絕！海神父獲准將沙神父遺體安葬於他以前傳教的地方白泥井子。當地教友由五位國籍司鐸率

領，迎接這位殉道英雄的遺體，並放入一新棺木中，抬入聖堂舉行殯葬大禮彌撒，其後連續五日為沙神父獻祭，每次都有三百多教友參加。另一位越林士神父，年僅四十二歲，一九三六年來華，傳教於熱河省八里罕地方。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首次被中共逮捕。獲釋後至同年八月卅日再被拘禁。他原已患氣喘和肝病，加上獄中種種折磨，終於病倒，至本年一月廿八日，中共命他與巴神父一起離境，二月三日越神父至天津已體力不支，入天津的醫院後，不久也即去世。他的遺體被葬在天津的教會墳場。

1953.2.

大陸各地報教難

大陸各地的教難有增無已。本年二月獲悉嘉應教區盧、蔡兩位國籍司鐸也已被捕入獄，使該教區在獄中的國籍司鐸增至八人。

武昌教區的國籍周若瑟副主教和陳神父因拒絕參加獨立教會而被逮捕入獄。

江西贛州教區三位國籍司鐸原被拘禁獄中，現被派往修建道路。一位中國修女因拒絕誣告和若望主教，被判苦監兩年。而三十八歲的美籍希爾神父則於上月離大陸抵港。

海南島三位仁愛會國籍修女為管理孤兒院事被捕入獄。

1953.2.

震大傅神父在獄受折磨

上海震旦大學法文及哲學系教授傅承烈神父，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已被中共拘禁，至本年二月初被逐抵港。四十四歲的傅坤父，

曾在大學內組織聖母軍，領導學生，駁斥共產無神主義的錯謬，堅固教友的信德。因此共黨屢次伺機控告他。一次有兩中共志願軍將去韓國作戰，他們向震大學生演說，盡力詆毀在韓的聯合國軍，並向大學生募捐為購買飛機大砲及坦克車等。傅神父看出他們言語矛盾，就向學生道破他們的虛言。不料當夜傅神父即被控間諜罪名把他逮捕。後又被控為「反共分子」，阻止「反黎培理運動」，妨礙獨立教會發展，散發反動書籍，組織聖母軍，及發表「反動」言論等。

傅神父在被拘禁期間，曾多次受疲勞審訊。去年十一月四日因備受折磨，致體力不支，終於病倒，被遷移至虹口監獄。至本年二月廿九日由中共武裝軍警押到中英邊界。傅神父為法籍耶穌會士，一九三二年來華傳教。在他被逐出境後，港九震旦學生十餘人假皇帝行公教進行社大廳舉行聚餐，為歡迎他們的教授傅承烈神父。席間暢談大陸教會受迫害情況，和中國神父、教友、公教學生、聖母軍等忠勇保教的事跡。

1953.2.9

「模範農民」三度被捕手足被緊綁受審

四十三歲的比籍聖母聖心會巴神父，於二月九日乘湖南輪被逐抵港。巴神父一向在熱河大城山傳教。在熱河解放初期，巴神父已三次被捕，並受公審。每次都受忠信教友去拯救。被拘期間，他的手足均被捆綁，以致後來經過一長時期不能靈活動用。

巴神父獲釋後日間在農場工作，共黨稱他為「模範農民」。但在夜間，他便照顧教友的靈魂。

一九五一年年底共黨迫教友控告巴神父，要求驅逐出境，但被教友拒絕。去年二月十二日被捕入獄，共一個半月，每日三次

審訊，手足都被緊綁，雖天氣冷至零下，風雪交加，也無厚衣及被褥禦寒。後被押至德昌城監獄。就在那裡遇到同會的越林士和雷震東二鐸。越鐸已奄奄一息，經巴神父多次請求，共方才送越神父入醫院。巴公爲他傅油，不久即去世！

1953.2.11

甘肅蘭州總牧等受可笑冤辱

二月十一日，蘭州總主教濮登博與八位傳教士乘火車由大路抵港。濮總主教在被逐前曾被軟禁十八個月。七十五歲的濮總主教，在華傳教已四十八年。同被幽禁的，尚有六位聖言會神父，包括德籍希神父、山神父、梅神父及奧國籍的方神父、艾神父、蒯修士。此外尚有一位法籍慈愛會的巴修士在當地註冊醫院服務。他被控故意殺害 64 個病人。據正確統計：巴修士在醫院服務二十年以來，由他診治的病人中僅十人因患嚴重腸熱病或傷寒症以致不治。

中共又將聖堂頂上的風標取下，強稱它爲傳教士在國共戰爭期間指示國民黨飛機的標誌。

共黨又將預先暗藏在教會產地內的大小不一的彈殼掘出指爲策劃反動的明證。巴修士常用的切紙刀，被指爲聖母軍整備用作暴動的武器。

蘭州教區的國籍司鐸和修士、教友，他們都很忠信、勇敢。不爲威迫利誘所動，始終效忠羅馬教宗。

一位三月一日被逐抵港的聖言會梅若瑟神父，是在甘肅臨澤已被幽禁七個月的傳教士。他告記者稱，臨澤地方的教難日益猛烈，他們的總主教濮登博和外藉司鐸全被幽禁，最近已被送抵港。該教區修院的修士，共中一部份被捕入獄。其餘半工半讀，生活

賴熱心教友維持。

聖言會的包神父和段修士，最近已由甘肅省的武威縣抵港。他們曾被誣控虐殺孤兒院孤兒而被拘禁。包神父德籍，四十七歲，在華傳教十九年。段修士也是德籍，五十八歲，在華傳教已廿八年。他被拘禁時受疲勞審訊連續四十日。

1953.2.20

太原李路嘉總主教遊街示眾

本年二月二十日，山西太原李路嘉總主教和五位方濟會神父，一位修女，同乘湖南輪被逐抵港。李總主教於被逐前已在太原被監禁了十八個月之久。在他被逮捕之前，中共先盡力煽動民眾控告李總主教。結果失敗，無人肯控告總主教。至一九五一年九月，當局把總主教拘捕監禁。一月之後，另有五位方濟會神父及一修女被拘禁。據中共宣稱：「在總主教寓所搜獲舊來福槍三支（按中共軍隊曾在該處駐軍六個月，相信由他們遺下。也可能他們搜查時藏入），另在修女處搜獲手槍三支。此等均為聖母軍所有，準備用來反動的。」當時總主教及神父修女均被迫手持被搜出的武器拍照，以作證據。

在拘禁期間，總主教和神父等曾三次在頸上掛著一個大紙牌，上書姓名和罪狀，被押上一大卡車遊街示眾。沿途共幹還任意辱罵，並大聲宣讀他們被誣枉的罪名。當時居民見到，有些人都不禁流下同情淚。

六個月後，他們待遇更惡劣。二月七日午夜，由市長率領二十位官員把他們從夢中喚醒，宣讀他們的罪狀，罪名為「聖母軍總指揮，唆使修女虐殺嬰兒，阻止教友加入獨立教會，禁止青年加入共青團。」最後判他們永遠驅逐出境。

李總主教，意籍方濟會會士。年五十四歲，於一九二八年來華傳教。一九四〇年晉牧。由於太原解放前受圍一年中生活困苦，加上十八個月的牢獄生活，使這位年輕的總主教已鬚髮盡白。

其他五神父一修女均屬意籍，修女為太原教區方濟會會長，來華僅六年。被控虐殺嬰兒。她出境後，該會在太原修院僅廿二名國籍修女了。

1953.2.22

國籍蔡神父被殺

本年二月廿二日公教報報道：河北趙縣教區的國籍蔡奧斯定神父，最近在新疆咸美地方被中共逮捕後殺害。蔡神父曾在國民政府軍隊中任隨營司鐸。自該團軍隊解散後，他逃到新疆傳教。不幸被共黨獲悉背景，遂被控為特務而把他殺害！

1953.3.10

楊家坪苦修院劫後餘生、司神父抵港

楊家坪苦修院修士，比籍司神父，於三月十日乘湖南輪抵港。他是該會留大陸的最後一位外籍會士。六年前遵黎培理總主教命，由四川成都到北平負責重建被共黨劫掠的楊家坪苦修院。當時他與四位劫後餘生的國籍西都會會士合力重建會院。現有司鐸十三人，修士三十人。院中有四十頭乳牛。他們能自養自給。一九四九年，北平易手時，他率領一批會士至成都。當時楊家坪苦修院遭中共不人道的屠劫，被捕的七十五位修士，竟有廿六位被中共殺害，另有五位被共黨以大石擊斃。其後又有八位死於獄中。

其餘或被迫做勞工，或下落不明！

而在成都的苦修院，仍有該會的司鐸兩人，修士七人，其中兩人被拘禁，其餘則由該會李博嵐神父率領到香港大嶼山，建立一新會院，度他們的幽靜而嚴肅的隱修生活。

1953.3.15

陝西省國籍主教神父教友堅拒參加「三自」

三月十五日，一位方濟各會的加樂利諾神父被送抵港。他說，他來自陝西藍田。當地國籍主教和神父教友，都受共黨極大壓力，要他們參加獨立教會，但他們都勇敢堅拒。那位國籍主教明言寧死不簽字參加「三自運動」。加神父為意籍，四十一歲，在華傳教已十八年。三年前共黨已禁止他履行一切宗教職務。

1953.3.（公教報登出日期）

北平西郊利瑪竇墓地慘遭破壞

北平西郊的天主教墓地，已被中共破壞並攫取。他們藉口以該地改為工業區。墓地所有的棺柩及骸骨，都被限期遷移至通縣。該墓地係於一六一〇年建立，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是天主教在中國最古老的墳地。在明神宗萬曆年間，將該地贈給天主教，以葬利瑪竇神父。嗣後墓地面積逐漸擴大，中國神職及一部份葡、意、法、德籍神父也在此安葬。

該天主教墓地在歷史上曾遭兩次劫數，最近又遭中共慘酷破壞，一八三八至一八六〇宗教受迫害期間，俄國東正教會管理該墓地。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叛亂期間，有無法估計的天主教徒被殺害。被殺者也葬在該墳地的一個公塚裡。事變平靜後，在墳地的

葡萄園內建立了一座紀念堂，牆上刻著被害的七千中國教徒及十名歐籍司鐸姓名，這次被中共劫收，城內的天主教墓地也被中共攫取。

1953.4.9

蕪湖教產充公國鐸受酷刑致死

四月九日，耶穌會葉神父及席神父自安徽蕪湖抵港。六十一歲的葉神父，一九二七年來華，在蕪湖附近的廣德傳教。廣德解放時，他轄下教產全被充公。他自己被軟禁，後來共黨又命他耕種自食其力。

四十八歲的席神父，匈牙利人，也在蕪湖傳教，去年十月被軟禁於寓所內，並受嚴密監視。其堂口被封閉，醫藥用具均被充公。他說目前僅一外籍司鐸在蕪湖，該處六位國籍司鐸中，三位已入獄，另一位因受不住虐刑而死去！

1953.4.26

歐克瀾主教獄中病倒

湖南沅陵教區的歐克瀾主教和兩英籍苦難會的尤炳加神父和韋神父，於四月廿六日自大陸搭火車抵港。歐主教因已患病兩月，立即由救護車送至聖方濟各醫院留醫。

六十七歲的加拿大籍歐主教，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與其他多位神父同被中共拘捕入獄。後被公審並和尤神父同禁一獄，但不准交談。一個月後歐主教即病倒，共黨把他移居於豬欄與廁所間的小屋。不久歐主教又患上痢疾。又被移至一潮濕小屋，並

以藥物給他醫治，可是反引起了膀胱炎。去年十二月病勢轉劇，使他痛苦萬分。本年二月曾一度痙攣，被送至沅陵醫院，經醫治後漸漸復元。不久歐主教和尤神父、韋神父在獄中被迫簽了坦白書。並屢被查問一生的行徑，直到他們離開大陸。

1953.5.17

衡陽獨立教會無法成立

五月十七日有位方濟會的會士山池勞神父自湖南衡陽抵港。山神父為衡陽教區最後一位外籍傳教士離開大陸。山神父意大利人，一九四八年來華，傳教於衡陽教區轄下的長春廟。一九四九年十月長春廟被解放，當地的傳教事業幾乎完全停頓。一九五〇年實施土改，共黨就在聖堂內設人民法庭公審山神父，並判他補繳多年稅金。一九五二年教區主教萬若瑟叫他申請離境，差不多一年之久，到上月十五日晚才交出了出境證，並令他翌日清晨四時即起程。由公安人員押他到衡陽，當時天雨，道路泥濘，而且須步行四十里才到衡陽，再乘人車經廣州抵港。山神父說：儘管共黨怎樣努力，但衡陽教區的獨立教會至今未能建立。目前在衡陽的十一位國籍司鐸，都誓死忠於教宗。

1953.6.8

青島吳主教等受虐待

六月八日，青島教區的吳主教與五位聖言會會士及兩修女搭湖北輪由青島抵港。他們曾被拘留青島監獄近兩年之久。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使他們健康大受影響。身體已瘦弱不堪，故登岸後即由救護車送他們到醫院療養。

吳主教，聖言會會士，德國人，一九二六年晉鐸後即來華傳教。一九四八年任青島教區主教。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被共黨拘捕入獄，被囚禁一小室達廿二個月。在此期間，吳主教和其他五位神父都睡臥地上，以禾草為被褥。在受審時若不即答，便遭毆打，多次被打得不能站立，只能在小室匍匐而行。當主教患病時，共黨怕他死於獄中，便給他較好的食物。他們誣告吳主教為「美帝間諜」及「公教進行會及聖母軍等反動團體之領袖」。

與吳主教同時抵港的德籍神父已年愈古稀，來華傳教已四十多年。曾多次受審訊時，因他的答覆未使他們滿意，便把他毆打。他們控告他在中日戰爭時與德國及日本勾通。

五十歲的德籍凱神父，來華二十多年。一九五一年被拘捕入獄，被控罪名為「反動」。

五十四歲的德籍葛神父，來華已廿五年，一九五一年與其他幾位聖言會士一起被捕。被禁初期，雙手被鎖鐵鍊。每日被提審三次，每次歷三小時。共黨還迫他寫出一生行為的坦白書。

五十二歲的呂神父與上述幾位神父同時被捕，同樣受虐待，也同時獲釋。

司鐸獲釋出獄皆骨瘦如柴，不成人形。但為避免當事人受苦，故報道中未寫明地點及四神父之名。只說某大城市天主堂醫院負責人楊神父因始終堅決反對中共無理接收醫院而被誣告罪狀，於兩年前被逮捕入獄，在獄中飽受折磨，教友各方奔走設法營救與接濟均屬徒勞！最近雖獲釋，但已如半死之人，於是即送醫院治療。

國籍劉副主教，領導國鐸團結一致，捍衛真理。在中共召開的各宗教代表會議中，極力反抗三自運動及為育嬰堂辯護。因去年春與聖母軍指導司鐸伯納定及兩位重要神職人員一起被捕，在獄中受盡苦辱，最近獲釋，受眾信友熱烈致賀。某城的國籍代理主教史氏和小修院院長陳公均被捕入獄。而他們的外籍主教與副座兩年前即已入獄。

1953.6.中旬

赤焰高張紅禍橫流天津上海大捕神長

赤焰高張，紅禍橫流。最近大陸傳來真實消息：中共已開始在各大城市加緊迫害教會的行動。逮捕及控告傳教士的事件日漸增加。

天津方面傳來消息稱：六月中有一個星期內共有十位神父被捕入獄。廣州來信稱：共黨常探訪教友家庭，以期找到控告教士及教友的口實。漢口抵港的教士說：最近共黨忽然召集人民控告傳教士。其中有三人即日驅逐出境。據一位上海來港的外籍教友證實：六月十六日他去上海耶穌君王堂時，發覺堂內外均由共軍看守；但未見到神父。

共報所載，誰都知道是故意誣枉，只因其無法使忠貞於祖國的天主教徒靠攏，故偽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而使能隨便侮辱。

1953.6.15

中共大捕上海中外神父

公教報七月五日頭版又報道了一個悲痛的上海教難消息：一陣迫害天主教的暴風雨，又臨到了上海。六月十五晚十時，蒲石路耶穌君王堂除了朱洪聲神父外，所有中外神父全被共黨拘捕。十六日清晨教友到該堂參與彌撒，聽到此消息都黯然流淚。許多武裝人士都到神父房中搜查。教友們在聖堂中念玫瑰經拜苦路毫不怕懼。朱洪聲神父雖未被捕，但也失去自由，只能獻祭、主持聖體降福，卻不准與教友交談。當日中午有公教青年三百多人去探訪朱洪聲神父。公安人員竟取出武器來威脅教友。但教友毫不屈服。後來共黨准朱神父出來降福他們，眾人才得散去。有些青

少年還輪流守著教堂，到傍晚聖體降福時，有近兩千教友參加。共黨見教友如此眾多，也增加了公安人員。那晚蒲石路上都擠滿了人。

後悉中共在滬第一次大規模突擊天主教是在六月十五日那夜把所有外籍教士幾乎一網打盡。而每個堂區的國籍司鐸，如朱樹德神父、王仁生坤父、蔡石方神父等也都在那夜被捕。君王堂的教友中心和神父住所，全部被封閉，由六七個負槍解放軍森嚴地看守，以束縛朱洪聲神父的宗教行動。君王堂的朱樹德神父等被拘捕後，該堂的兒童教理班仍在解放軍監視下繼續辦下去。

六月十七日晨，朱洪聲神父舉行彌撒時，有三千多教友前來參禮。聖體也幾乎不夠分送。有位客神父來幫忙送聖禮，兩人送了半個多小時才送完。神父做完彌撒又被軟禁。是日仍有三四十個共警在堂內搜查。下午舉行聖體降福後共警不准教友拜苦路；但一切威脅利誘都不能使教友離開聖堂，直到深夜才離堂回去。上海教友看到教會很多神父被捕，幾乎全上海教友都聚集於自己所屬聖堂門外，手持念珠同念玫瑰經。並懇求天主寬恕共產黨。

六月廿二日上海來函稱：「本月十五日晚上耶穌君王堂的斐神父、豪神父、皋神父、彭神父、耶穌會修院院長麥加里神父、耶穌會會長葛神父等全體被捕入獄。當晚尚有瑪利諾會的麥卡米神父、遣使會省會長梅神父、及聖伯多祿堂、聖方濟各堂的國籍主任司鐸，也同時被拘捕。

翌日（六月十六日）的上海「新聞日報」報道：「公安局人員昨晚四出檢查，搜獲大批以傳揚天主教為名，刺探情報為實，匿居於市內之帝國主義黨徒。本市公安局人員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經長時期之偵查，並搜集證據，始將此批以傳教為名的帝國主義黨徒擒獲。此等均為著名之間諜，曾在我國居留多年。解放前，渠等之行動極活躍，解放後，繼續與美帝及蔣介石勾通，意欲推翻人民政府。渠等將大陸之經濟和政治情況，內河和海外船

隻往來之動向，一一向美帝作詳細之報告。渠等更將我國青年多人放洋留學栽培成爲美帝特務。」該報最後所指，乃現正在各國留學準備晉鐸之修士。

1953.6.17

二百共軍拘捕寧波主教

一位自寧波被逐到港的遣使會文神父向公教報記者報道：寧波教區戴安德主教於六月十七日在修院時被共警拘捕。當地教友聽說主教在被拘捕時，即有大群教友共集修院門外，跪地誦經祈禱。共警怕拘捕主教之事受阻，即召二百武裝軍人到場鎮壓。戴主教就在此情景中被捕。自此有關主教的消息便一無所知。但主教被捕後不久，書攤上便出現一本侮辱戴主教的小冊子，裡面有主教身穿祭衣、後藏手槍及暗中資助「間諜」份子的漫畫。

文神父說：在戴主教被捕前一星期，國籍王志炎神父即被捕，至今無他的消息。寧波教區遣使會的白神父和田神父均已被監禁，主教公署已被共軍佔據，國籍司鐸只能睡在走廊，並時被傳訊。寧波教友信德堅強，到聖堂參與彌撒的人較前更多。革新教會在寧波可說完全失敗。

1953.6.25

以悅耳的宣傳掩蔽毒辣的罪行

由於「三自運動」到處失敗，最近中共又改變陰謀策略。此項陰謀，可在共黨主辦的〈信鴿〉上看出。七月二日的〈信鴿〉稱：在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下，去清除天主教內的「帝國間諜」。

他們所指的「帝國間諜」，就是天主教中不肯違背天主參加歪曲的「三自運動」的神父們。

上海市長陳毅在六月廿五日舉行的「上海人民代表協議會」中表 示：新共產主義和天主教思想是相對的，並稱「反帝國主義和愛國是人的神聖職務。無論是天主教徒或非教徒，皆應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團結一致，參加此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他又說：「當今共產黨在進行著分別保護合法自由的宗教，及消滅以宗教為名從事妨礙事業的帝國主義者。」這實在是一套漂亮的欺騙口號，藉此任意逮捕善良的神父、教友。

陳毅又誣指「外籍傳教士為主要的帝國主義爪牙，並非真正傳教士，因此拘捕他們並非違反信仰宗教的自由。」他竟用這好聽的宣傳來掩蔽他們逮捕無辜教士的毒辣罪行。

這次會中雖未提及「三自運動」，但顯然把它改換了「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的名稱。並決定號召民眾嚴厲注意天主教徒的反抗。他們說：「天主教會內帝國主義者的陰謀雖已受嚴重打擊，但藏匿在天主教會內的帝國主義者及反動份子仍未完全消滅。他們利用教會的勢力採取各種方法來阻止天主教徒參加愛國家、愛教會和清除帝國主義的運動。」這是他們要進一步迫害天主教的毒計。

1953.7.1

懲罰獄中教士花樣百出

本年七月一日，有十二位傳教士被逐抵港。其中四位方濟會會士，即法籍法神父、蘇神父及不知其國籍的達神父和皮修士。

五十一歲的法神父，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晚被青島共警拘捕入獄。在獄中第一個月被戴上枷鎖，身上所有宗教物品均被取

去。在獄中和其他神父一樣，手繫粗大的麻繩，不准誦經祈禱。在獄中先後共廿三個月才獲釋被逐出境。

五十二歲的蘇神父，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已在煙台傳教，一九五一年九月被捕入獄。在獄中首七個月需戴手銬。在獄中要上共產主義研究班。每個犯人均須參加，並常受考驗，看他能否領略共產主義。

五十八歲的達神父，一九五一年八月已被捕入獄。首先被戴上手銬，疲勞審訊三晝夜。如果不承認來住信札中的「間諜情報」，便不取去手銬。在疲勞審訊時，屢被守衛的共軍毆打。一次還迫他穿上祭衣，手持來福鎗拍照，誣枉他「反動」。

皮修士於一九二八年來華，與達神父同屬濟南教區。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在青島被捕。當時他五十二歲。

他們說：本年五月間，他們在獄中曾見到楊光被主教及萬賓來主教。他們在獄中都曾患病。因他們拒絕寫「悔過書」，故仍被監禁獄中。

其他八位被逐出境的，都是聖言會會士，其中七位神父，一位修士。七位神父對他們在獄中的經過都緘默不言。他們被控的罪名，不外是「反動」、「阻止獨立教會發展」等。

另一位馬修士，是聖言會在青島開辦的一所印刷廠的主任。他於一九五〇年聖誕節在青島被捕，本年六月二十日始獲釋。在獄中兩年半之久。馬修士被捕的原因是一九五〇年聖誕前夕，有人來印刷廠，要印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被馬修士拒絕了。翌日下午五時，共黨即逮捕馬修士入獄。最初九個月被監禁在一小室，與人隔絕。由於長期疲勞審訊，曾一度病倒。九個月後被押在幾個人一間的囚房。房中共九人，分屬七個國籍。獲釋後不久即和其他七位同會神父一起被逐出境。

1953.7.5

海州變色教會受難

在江蘇省海州傳教的耶穌會傅神父和貝神父，於本年七月五日被送抵港。四十五歲的傅神父，法籍，一九四三年在上海晉鐸。後被派至海州傳教。貝神父原籍瑞士。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晉鐸後，即在滬附近鄉村教會傳教多年。一九四二年奉派至海州教區傳教。他們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海州變色後，初期尚能信仰自由；後自土改開始，教會工作即受到管制。一九五一年起，教友到教堂參與彌撒便遇困難。他們被迫都要向當局報告神父講道的內容。很多教友因不願報告而失職。但教友信德堅強，不怕受苦。一九五一年春，中共發起革新教會運動，卻遭失敗，因教士教友都拒絕參加。本年五月，中共在海州成立宗教事務處。自此所謂「獨立」或「革新」教會的名稱，被改為「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教會」。

在傅神父和貝神父離境前，宗教事務處曾開會一月之久。期間儘量消除擁護教士的教友。六月廿七日迫教友簽名驅逐傳教士。兩日後，傅、貝二神父被拉至警局訊問。晚上被監禁在旅社。三十日把他們公審兩小時，由人民法庭妄判他們庇護難民，譏諷反抗美國援韓運動，毆打兒童，反對革新教會運動，妨礙青年運動，不服從政府規律，鼓勵士兵逃亡等罪名。

此外，他們還誣告貝神父偷竊學校財物。

最後，判決他們永遠逐出中國地境，且由兩名士兵把兩位神父押送到邊境。

這時海州只有一外籍會士及一國籍會士，和三位國籍教區神父。

1953.7.6

滬共再下毒手拘捕神父、教友

七月六日半夜時分，滬共再下毒手摧殘教會。他們再度拘捕國籍司鐸。例如徐家匯聖依納爵大堂主任耶穌會蔡忠賢(石方)神父及其他幾位國籍神父；呂班路伯多祿堂主任耶穌會王仁生神父；上海教區財務主任傅鶴洲神父；董家渡天主堂曾安德神父。此外尚有幾位公青領袖也遭逮捕。

七月六日滬共到洋涇濱拘捕傅鶴洲神父時恰巧遇見龔主教，他們便對龔主教說：「我們認識你，你是教會的領袖，是你領導幾位神父專幹反對人民政府的工作。小心吧！」

中共原想六月十六日拘捕上海的外籍教士後，可使國籍司鐸易於參加「三自運動」，但事實適得其反。他們報章上的積極宣傳無法影響信心堅固的國籍司鐸，故再下毒手拘捕他們，想以此壓力使教士與教友參與「三自」。

中共曾傳多位國籍司鐸去訊問，並以恐嚇手段迫他們加入「三自」，但都被堅決拒絕。中共卻在報章刊登幾個教士參加三自運動，其實都是偽造。

耶穌會的陳天祥神父和梅乘騏神父現已被軟禁室內，行動不得自由，且時遭嚴厲盤問。有很多教友也被傳至警局盤問。

1953.7.7

欺騙海南島五傳教士登記然後驅逐

在海南島傳教的五位法籍神父，於七月七日搭海南島駛港的「大偉健」輪抵港。他們都是比布斯二心會會士。一九五〇年中共佔領海南島後約半年政府即命所有傳教士到海口登記，原來這

是個詭計，當他們登記後即不准他們回教區。先被軟禁於海口法國領事館，並秘密監視他們的行動。在此期間他們備受虐待與侮辱。本年六月二日他們五人被帶至警局，命令他們申請離境。他們要求留下一神父看守正在患病的主教，但遭拒絕。當日下午他們便被押送上船，到七月七日抵達香港。

1953.7.14

南寧兩國鐸殉道

據七月十四日被逐出境的兩位法籍傳教士羅神父及亨利奧神父稱：廣西省南寧天主教會自「革新運動」興起後，大部份教友信心很堅強。在災難中，到聖堂參與彌撒的人更多。廣西省現僅有一位主教，即唐汝琪主教，美籍瑪利諾會會士。他於一九五〇年曾被捕入獄六個月。出獄後受嚴格管制，不能出城，教區事務由一國籍司鐸代理。目前廣西省尚有二十位國籍司鐸，其中五人被拘捕，至今三位仍在獄中，一位已被殺害，另一位則痲斃獄中，他們兩人都成了殉道烈士。

1953.7.15

朔州國籍司鐸一半在獄一半回家勞作

山西省朔州的德籍方濟會俞廣仁主教，於七月十五日被迫離華抵港。他說，朔州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已被中共佔領，教會所有教產全被接收。所有外籍傳教士都被集中在井坪鎮六個星期。這時中共分給他們棉花和布，命他們自製衣服。到衣服做好，三十三位外籍傳教士即被逐出井坪鎮，這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經

過了十四日的艱苦旅程才抵達北平。俞主教說：朔州教區的六位國籍神父，其中三人在監獄中，三人被迫回家勞作。僅一位神父能設法獻祭。據稱：自朔州被中共佔領後，聖堂內即刻掛史太林和毛澤東的巨像，以聖堂為開會場所，後改為學校。原有一所孤兒院被改成戲院。其他教會建築物多用作穀倉。城內所有聖堂無一可舉行宗教儀式。

年六十歲的俞主教，一九二二年被派到山西省太原服務。一九三三年晉升為朔州教區主教。

1953.7.20

西寧變色教士失自由

八月二日公教報載：青海省西寧教區的夏思德主教於七月二十日被逐抵港後稱：西寧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即被中共佔領。一九五一年一月開始所有教士都受監視，失去自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召開控訴會，所有教士、修女都被押前往公審。結果審不出什麼罪名，無法判罪。但夏思德主教和杰納神父都被拷上手銬，押至監獄。其他神父分別被送至醫院受看管。其後一一被遞解出境。夏主教與杰神父都是聖言會會士，他們被拘禁達十五個月之久。在獄期間備受折磨，飲食異常粗劣，連衣服都不得替換。夏主教曾因此病倒。至本年七月初，中共誣告他們為「帝國主義間諜」及「反對革新教會運動」，藉此驅逐出境。他們先被押送至蘭州，再由共軍押送上火車抵港。夏主教，德籍，在蘭州已服務三十年。一九三七年晉升為西寧主教。杰神父也屬德籍，一九二八年來華傳教。一九四一年被派至西寧教區服務。目前西寧僅有兩位德籍聖言會會士，二位國籍司鐸及七位修女，在惡劣環境中為教會服務。

1953.7.20

天主教村饒神父被捕後教友簽名反對

在廣東省澄海西門外的吳厝村，有人口六百餘人，全村都信天主教，且都極虔誠。在該村為教友服務的法籍饒神父，因其和藹可親，極得當地人民愛戴。當地一切建設的進步，可說全賴饒神父力倡。他為當地居民造福已經三十多年。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日軍進攻澄海縣，展開了瘋狂的屠殺，人民逃難至吳厝村賴饒神父庇護得免死難者近二千人。本年七月二十日，共黨突將饒神父拘捕。誣控他鼓勵村民怠耕，破壞「增產」工作，並控其過去協助國民政府從事「特務工作」，故將他扣押。村民三百多人自動簽名請求開釋無辜的饒神父，但至今已一月，未聞獲釋的消息。

1953.7.23

各地共黨暴行日益加厲

上海共黨暴行日益加厲。徐家匯神學院已改為看守所。院內二十位外籍司鐸及廿二位國籍司鐸和十五位中國修士早被軟禁。最近看管更加嚴厲，彼此不准交談，屢被疲勞審問。又迫國籍司鐸「悔過」，命令兩位神父去領導「獨立教會」；他們卻寧死不從，結果受到不人道待遇。受難的神父都忍氣吞聲甘心忍受一切寃難。

七月十七晚，共黨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了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院長法籍班國樑神父和土山灣孤兒院院長萬爾典神父。十八日令上海全體神職人員及修士出席鬥爭大會，為「驅逐」班神父和萬神父。但無一人前往。他們沒辦法，只得出動公安大隊人

馬以吉普車強迫他們到會場。但他們去了也無話可說，共黨即宣佈他們的「罪名」為：「工會的公敵」和「人民政府的叛徒」等。公審後，班、萬二鐸被押回監獄。二十日，滬共在報端宣佈驅逐班、萬二鐸，及三位拯望會修女出境。廿三日，兩神父和三修女被押抵港。

班神父於一九三六年來華，一九四一年在上海晉鐸。後被派往蘇北傳教，一九五〇年任上海耶穌會神學院院長。萬神父在華服務達四十七年之久，曾在南京、上海及江蘇各地傳教。一九二八年任上海徐匯中學校長，一九三二至四七年任上海耶穌會會長及土山灣孤兒院院長。上海的公教大學生，最近又遭校方無理開除八人，另有二十人被記大過；但誰都不知自己犯了什麼法！其他各大學也有相仿情形，且有六位公教教師被解職。

而七月六日滬共在徐家匯拘捕蔡忠賢神父時，也拘捕了徐良谷、顧進琦、楊忠義三位公教青年。他們都是幫蔡神父教兒童要理的，無理由拘捕他們，可是被捕迄今已一個月，未聽到有關他們的消息。

上海神職界和教友在近兩月來雖目睹不少中西神父及公教青年被捕，但這些暴行反增他們的信心，更顯出他們的忠勇，不怕為天主受苦受難。他們都覺得能為天主受苦難是光榮有福的事。他們都準備了幾件衣服，打了小包裹，預備隨時被捕入獄。他們忠勇與堅信的精神，實令人欽佩不已。

1953.7.26

一群會士受苦不同

中華耶穌會會長蒲敏道神父和上海耶穌會五位外籍司鐸於七月廿六日被中共押送抵港。其中三位法籍司鐸中，一位七二高齡

的姚贊唐神父為上海耶穌會前會長。另兩位是服神父和畢神父。其他兩位美籍耶穌會士，即在蒲石路君王堂服務的皋神父和柏世安神父。據皋神父和柏神父稱：六月十五晚，中共將君王堂所有神父都拉出去。結果，他們兩人被看管於聖堂內，不准見人，也不准獻祭，僅朱洪聲神父一人可獻祭，其他神父都被捕入獄。共軍曾多次搜查該堂各處，企圖找到證件控訴他們。七月廿三日，他們被押至警局，誣枉他們穿了傳教士的長袍欺騙傷害老百姓。他們雖然找不到證據，最後仍判兩神父驅逐出境。

至於畢神父和服神父，他們同於一九三八年和上海晉鐸。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上海時，他們都在伯多祿堂服務。後被中共看管，雖准許可私下獻祭，但不准與人交談。七月廿三日共黨忽命他們攜帶行李到警局，被控罪名為「組織聖母軍」及「藐視土改」，故判「驅逐出境」。

而姚贊唐神父，於七月廿二日赴醫院慰問病人途中，被共軍拉往警局。被控穿傳教士長袍欺騙傷害老百姓。其目的，無非是要把他驅逐出境。

1953.7.26

甘肅平涼主教及教士述說教難

甘肅平涼教區的高金鑑主教與嘉布遣會桑成真神父和祁孔有修士也於七月廿六日被逐抵港。據稱：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佔領平涼。一九五一年夏土改開始，中共便接收聖堂及教產，並設立共產主義特別研究班，從事洗腦政策。又派共產黨員常駐小修院，強制改造修院的青年。一些識淺的青年受其洗腦影響，改信了共產主義。他們就利用他們來監視教士們的行動。七月十八日，他們三人被押至警局，作一次預審。十九日被押至一萬以

上的民眾前受公審，聽他們宣讀罪狀：「一、利用宗教為工具，從事間諜工作。二、與帝國主義國家為盟，反對中共政府。三、組織聖母軍等。」最後判決他們立即出境。

據稱，最初該區有少數教士對「革新教會」不很瞭解，故略表贊同。後見教廷發表教會對共產主義立場的公告，便很後悔，並立即表示對教會盡忠。

高金鑑主教，西班牙籍，一九二六年來華，一九三〇年被任平涼教區代牧，一九五〇年在上海晉升為平涼教區主教。

他們抵港後不久即由港搭菲航機抵馬尼刺轉赴羅馬，覲見教宗，呈報他們在甘肅平涼受共黨虐待的經過情況。

另兩名平涼教區的班籍傳教士羅富沙和羅華兩人於八月廿九日被逐出境。由道明會米神父到車站迎接。兩神父抵港時均髮長身瘦，精神極度疲乏。他們被共黨監管三個月，期間飽受毆打、飢餓等虐待。

1953.7.27

綏遠教難展開

七月廿七日有兩位比國聖母聖心會傳教士蘭神父和司神父自天津搭「湖南」輪抵港。蘭神父為眼科專家，於一九三九年來華，在綏遠教區醫院服務。司神父曾在比國得醫學博士銜，於一九三八年來華後，即在綏遠主管天主教醫院。

他們說，一九四九年九月綏遠變色，一九五一年共黨接收他們的醫院，並管理一切事務。為此，兩位神父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即申請離境，但遭拒絕。理由是當地需要醫學人才。本年一月，他們再度申請，仍不獲准。至六月作第三次申請仍遭拒絕。但在七月六日晚。中共突然准他們離境，並說越快越好。他們於是在

十日將醫院各項手續交代完竣後，於十六日啓程來港。這時綏遠尙有三位比籍神父，三十位國籍神父。他們都須勞動度日，故有的做小販，有的做裁縫，有的耕田。廿五位國籍修女被分成小隊，被迫回鄉生活。目前教務仍由王主教主持，但每次要舉行公開彌撒，必須先行申謂，獲批准才可舉行。

1953.7.30

郃軼歐主教久經迫害

徐州教區郃軼歐主教，於七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半被逐抵港。與郃主教同來者，尙有兩位加拿大籍耶穌會士馮神父和孫神父。此外尙有一南斯拉夫籍的味增爵會修士。他一向在滬服務，最近共黨令其出境。

郃主教和兩位神父因久經迫害，故精神大受打擊，身上衣服破爛，萎靡不堪。

據郃主教告公教報記者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晨，他正在聖堂舉行彌撒時，突有七名共軍到聖堂把他從祭台上拉下，跪在地上，加上手銬。他一面祈禱，一面任他們擺佈。他們把他送入監獄，與一被控「特務」的華人同監一室。

共黨屢次誘騙主教隨從他們，但都失敗。他們於是便控告主教爲「間諜」、「反革命」、「反人民政府」，屢次被提審訊。在獄中睡覺，要輾轉「翻身」也須先獲獄卒許可。至七月廿七日下午驅逐令，由共軍把他押至深圳，然後搭廣九車抵港。

郃主教爲美籍耶穌會士，自幼在加拿大受教育，一九二七年晉鐸，兩年後來華傳教，一九三五年榮升徐州教區主教。

加籍馮神父和孫神父，於七月廿五日被傳訊，並判他們「反政府、反革命」罪，最後迫他們「面壁」，爲「悔過」往罪，並給他們出境證下令離境。

1953.7.

被逐蘭州總主教回鄉受勳章

甘肅蘭州總主教濮登博，於本年初，受公審後，即遭驅逐出境。抵港後不久返德國。濮總主教為聖言會會士，一九〇五年來華傳教。一九五一年夏被中共拘捕入獄。在鐵窗下生活十八個月之後，被逐離華。

本年七月，德國政府在波恩頒發最高榮譽之大十字勳章給濮總主教。受勳典禮在西以了堡聖言會會院舉行，以表揚其傳教不怕受苦辱的功德。典禮中濮總主教致詞說：「這光榮應歸於中國人民，因他們可保證在任何事上我們是盡忠愛護他們，甚至可為他們而死。」他又說：「德國傳教士在中國，對增強中德人民友誼上有所貢獻。」

1953.7.

教廷委任王守禮主教為東南亞視察員

中共自赤化大陸後，對赤化華僑計劃也不放鬆。曾遣大批幹部至華僑地區活動，使華僑學校，工會及刊物等都操於中共手中。基督教自退出大陸後，也多往華僑地區服務。一九五一年曾派遣六百名牧師到亞洲南部工作；而天主教方面僅極少幾位國籍及外籍司鐸以個人名義前往外，至今未有大規模的傳教運動。但國籍司鐸在外者有二三百人之多，其中多數正在求學深造，其餘都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教廷傳信部有鑒及此，於本年五月二日即派王守禮主教為東南亞視察員。王主教即著手籌備一切。至七月初在羅馬召集羅光蒙席、杜寶晉蒙席，白祥神父及吳述之神父等商討進行的方法。決定在羅馬設總機關、秘書處，以便與各界聯絡，

幫助將來往東南亞的國籍及被中共驅逐出境的客籍傳教士和國籍客籍修女及留學生。且在新加坡、印尼、馬尼刺等地設分所，並辦一華僑刊物以資聯絡。工作方面，主要為傳教，其他診所、醫院、學校、刊物等，可依各地情形需要而舉辦。這為東南亞華僑及離開大陸不願在國內受苦的同胞，移居東南亞居住的，可獲得身心的照顧。

1953.7.

陳啓明主教負責加強照顧海外華僑

教宗為加強對我海外華僑的傳教事業，促進教會對我國僑胞照顧的運動，於本年夏，委任河北正定教區的陳啓明主教負責策劃推動這件應時的重要工作。陳主教在大陸全面變色後，即帶領二十多位自己教區的修士南下，在香港安排他們出國留學後，本年七月赴羅馬述職，教宗即委任他推動海外華僑傳教工作，團結僑胞精神力量。這可說是紅潮教難史中的另一個插曲。

1953.7.

公教大學生受辱

就在這時期，上海的公教大學生也受到瘋狂的侮辱。據本年七月上旬自上海抵港的來客稱，最近上海大學生受到徹底的侮辱，不但遭拳打腳踢，吐涎，拉髮，撕破衣服等暴行，還有被開除，記大過等無理之事發生。一次上海第二醫學院（前震旦大學）兩公教生問了一句「為什麼某君等要被捕？」校方立即把他們開除學籍，叫他們立即離校。其他公教學生感到不服，想聯合去教務

處要求取銷開除的理由。不料反遭許多暴徒拳打腳踢，扯頭髮，吐口涎，撕破衣服等種種侮辱。有一同學被打三記耳光，每打一記對他們笑一笑；這種甘忍凌辱的態度，真可說是二十世紀活現的基督精神，他們不回手，不忿恨，個個現著笑容，口中還說：「我們完全寬恕你們，因為你們不知做了什麼。」一個受傷最多的學生被打出校門時，正遇到理智昏迷的校長，他就對校長說：「校長，我完全寬恕你！我求天主賜你回頭！」

那些公教學生被打出校門之後，負著傷痛到聖堂拜聖體。把所受的苦難奉獻於主。並公拜苦路。有幾個學生在聖堂暈過去了，但他們不怕，在清醒後還說：「為保衛真理而受苦是光榮的！」許多教外人見到他們不屈不撓忠勇到底的精神，都欽佩不止。

這位來客於七月八日離滬時，公教學生已有四人被捕，人人被開除學籍，十四人被記大過。七月十七日又逮捕了磐石小學前校長張維屏神父。十八日又將上海教區副主教朱雪帆捕走！

1953.7.

滬共的卑鄙行爲

就在上海公教學生被中共大施侮辱的那天，共黨還幹出了一件極其卑鄙的事。他們竟自製圈套誣害公教學生。事情是這樣：有個公教學生，在伯多祿堂拜了聖體回去，剛出聖堂，有人匆匆跑來塞給他一張紙條。他正想展開紙條閱看，立即有兩人跑來問他：手中拿的什麼？同時取下他手中的紙條展開，一看是一句反動標語，於是就說他是「反動份子」，要去告他。在聖堂中拜聖體的七個學生聞聲走出為受冤的同學辯護。結果八個學生一同被押至公安局。後來五人獲釋，三人被扣押了。

1953.7.

潮汕教胞甘心爲主受辱

廣東潮汕地區自陷共之後，天主教便受到相當的摧殘。例如在汕市的聿懷學校，晨星中學，若瑟中學，揭揚的真理中學等，先後都被共黨接收；醫院和留產所等，也都被沒收，並威脅教友接管聖堂，驅逐外籍神父。自七月迄今，潮汕中共加緊迫害聖教，如潮安、揭揚、饒平、潮陽等縣共幹屢藉「增產節約」的美名，嚴禁教友主日望彌撒守罷工，必須去田野耕耘。每個教友都要寫「坦白書」，說明對宗教虔誠的理由與希望。熱心教友有的受指摘，須當眾「悔改」，有的被迫參加思想改造。

普寧、潮陽等縣區鄉共幹，奉令煽動愚農歧視教友，禁止與教友言談或參加教會活動。也禁止他們到天主教診所治病。該地一般教友都被指爲「思想有問題」。公教學生在學校，備受「前進」學生欺凌；但潮汕一帶教友、學生，都甘心爲主受辱。

1953.8.7

海南島教友不怕惡勢力

八月七日海南島教區監牧德文斌蒙席自廣州搭火車抵港。五十五歲的法籍德蒙席，耶穌聖心聖母聖心雙心會會士，一九二五年晉鐸後翌年來華，一九三九年升任海南島教區監牧。他說：共黨於一九五〇年四月正式進佔海南島，但自一九二五年開始，共黨地下工作人員早已潛在該島秘密工作。他們屢次催迫德監牧離境，並要接收教會主辦的醫院，曾多次召集人民開會，想藉人民力量將醫院侵佔，但人民均表反對。本年七月二十日，共黨接收最後一間教會辦的孤兒院。他們驅逐德監牧的理由爲「在中國，

不能履行傳教士之任務，且護照已過期失效。」據德監牧說：該島教友約四千餘人，本籍修女二十人。她們一方面善盡自己職責，另方面織布勞動維持生活。該島現有國籍司鐸五人，其中兩人為本地出生。另三位來自山西，他們都熱心可嘉，使他對教會往該島的前途表示樂觀。教友不怕惡勢力迫害，進堂參禮的人較前為多。

1953.8.7

穗警拘捕神父，教友高呼「教宗萬歲」！

八月七日半夜時分，廣州三位外籍教士被共黨用汽車分載離市區至火車站，轉乘火車抵中英邊界。

三位傳教士都是耶穌會士。五十五歲的愛爾蘭籍馬良神父，一九三三年東來，曾任本港華南總修院院長，一九四七年調任廣州東山區主任司鐸兼聖心中學教員。馬神父與邵之恆神父稱，自廣州淪陷後他們去轉換新居留證時，被粵共多次反覆盤問。一九五〇年十月，共黨唆使聖心中學學生誣稱馬神父為帝國主義者。自此他就不再去聖心上課。但後來他們再辦一所學校在東山地區。至本年八月五日清晨五時，馬、邵二鐸被帶到公安局，控告他們組織聖母軍，擁護帝國主義及反動。迫他們簽字認罪。他們承認組織聖母軍，否認被捏造的擁護帝國主義。故要求刪去坦白書中的「帝國主義」字樣，否則不能簽字。共黨只得照辦。

教友們聽到兩位神父被傳詢之事，故到聖堂參加聖時的教友特多，並齊聲高呼：「教宗萬歲！」，「公教青年起來，起來！」「天主降福我們的司鐸！」教友在聖堂逗留至半夜始離去。兩小時後，共黨即來把兩神父喚醒，並令他們速即乘車離境。

而瑞士籍的顏益群神父，年僅三十二歲。一九四四年晉鐸，

兩年後來華；前任廣州沙面主任司鐸。他說：「自廣州淪陷後，常被傳去公安局問話。曾多次去和外交部抗議，但無結果。」本年八月五日晨五時，大隊共警到他聖堂搜查，並把他帶到公安局，指控他組織擁護帝國主義的反共聖母軍。審訊達兩小時。共黨又強迫神父簽字，承認控罪，但顏神父立即拒絕。至上午十時他們把神父押回寓所，他的聖堂遭徹夜搜查。翌日他們又把神父帶去公安局，聽他們宣讀「罪狀」。回寓所後，共黨即派人監視神父。當晚聖堂舉行聖時，教友擠滿一堂，由一國籍司鐸主持。晚上九時，共警再度來拘捕顏神父，教友們高聲齊呼：「顏神父萬歲！」「天主保佑顏神父！」「起來！公教青年起來！」呼聲響徹雲霄。共黨怕事故變大，暫時停止逮捕。至深夜子時，一群共警前來，命神父收拾行李，乘汽車離城至郊外火車站，轉乘火車到邊界。到了邊界，顏神父才知同車中尚有兩位耶穌會神父。

1953.8.上旬

譚天德神父忠勇保教被捕

九月廿七日香港公教報記載：廣州人民政府公安局於八月上旬進行大量肅清「反革命活動」並將國籍司鐸譚天德神父等逮捕，處以嚴重懲罰。

中共近在各地逮捕一批批愛好自由的人士及各宗教信仰徒，目的為鞏固其霸權。上月開始穗共下令取締「聖母軍」。

廣州日報透露粵共控訴譚天德神父的「罪名」為：聖母軍反動組織在廣州的領導之一。是帝國主義份子，福壽康的忠實走狗，一貫受潛藏於廣州的天主教內帝國主義份子的直接指使，指揮聖母軍進行反動活動，輸送反動份子偷越邊境，公開造謠破壞污衊人民政府。煽動教徒反對愛國運動，抗拒破壞聖母軍登記，

堅決與人民為敵。譚天德為廣東順德人，一九五〇年秋由香港來穗，就任越秀北聖依納爵堂本堂，接替顏益群帝國主義分子為越秀北聖母軍支團指導司鐸。本年八月五日軍管會明令取締聖母軍反動組織後，譚堅決抗拒登記，並煽動聖母軍人員抗拒命令，繼續破壞活動。當軍管會發出佈告時，譚即在石室天主堂召集青年教徒三十餘人，公開煽動他們反對政府命令抗拒登記。且經常在越秀北、沙面，西山等教堂宣傳別處反動份子進行破壞活動的經驗，要他們學習。本年五月他們利用機會到上海與當地天主教會中帝國主義份子及反動分子密謀反革命活動的方法。事後譚又到北京、天津、漢口等地活動，並曾在北京、漢口兩地教堂公開號召「聖母軍」反動組織。回穗後，又秘密召開各種會議，策劃一切與政府對抗。一九五二年底，譚協助福壽康掩護，由上海逃到廣州。由反動份子吳乃元與黃超遠協助，輸送其偷渡前往香港。吳、黃二人與上海市反革命份子陳天祥（神父）有密切關係，經常進行破壞活動。譚又曾設法輸送由青島逃來廣州的反動份子薛九成潛逃澳門，譚親向他介紹偷渡路線，並為他找好途中的聯絡人，還送他上車。青年教徒參加愛國運動，參觀土改展覽會，譚卻在教堂中公開誣衊之為「魔鬼的工作」，「為魔鬼服務」。積極從事破壞，說「參加反帝愛國學習，靈魂上很危險。」他鼓勵每個教徒「不要被魔鬼引誘到地獄去。」由上述事實，我們可知譚神父是何等忠勇，不借以生命去堅決抗拒暴力對天主教的迫害。

在譚神父被捕三個月之後，有人著文稱揚譚神父的忠勇，以「特寫」形式刊登在十一月八日的公教報上。主題為〈廣州的公教英雄譚天德神父〉內容略謂：

國籍譚天德神父，真是中國公教的一位英雄！自一九五〇年由港赴穗後，首先整頓內部，把主教府牆上的毛像魔像付之一炬。他從不參加各種示威遊行，也從不附和共黨的歌唱。他曾說：「我

是做神父的，所以應該是則是，非則非，不可投機；聖教會絕不准我們投機。」

那時譚神父採用聖鮑思高的教育方式，聯絡一般青年，和他們一同談笑遊玩，有了深切友誼，他們就會常來參與禮儀、恭頌聖事及做聖時等熱心神工。

他又帶領一隊公青到佘山朝聖，自己又去南京、平津、漢口等地觀察各地教會情形。在北平及漢口曾作公開演講，強調聖母軍為純宗教團體，絕非「反動組織」。回穗後，又到江門順德等地指導信眾不能脫離教宗，報告赴佘山目的是為把我們的教區教友、神職班奉獻給無玷聖母，並非去看風景、開眼界。我們懇求聖母賜我們至死保持信德。他又把各地教友奮勇保教的情形講述，以增教友力量。他還指導教友所謂「反帝愛國運動」是針對天主教的。因他們曾向某地四百教友及七位神父講這運動的內容：一、控制神長。二、承認聖母軍為反動組織。三、承認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為帝國主義反動分子。四、教友該參加「革新教會」。這四點教友都不能贊同；因為第一，神長是耶穌代表，我們控訴神長就是控訴耶穌。即使他有過失，但我們還該尊重他的神權。如果我們真的愛護神長，萬一見他不好，就該為他念經，到祭台前求主賜他改過。我們對神父應有此態度。第二，聖母軍為純宗教性質，絕無共黨所謂的「反動」。若說聖母軍為反動，那更好說天主教是反動，不是更直截了當嗎？第三，教宗代表也就是耶穌代表，我們都得尊敬他。第四，我們無理由參加革新教會。誰要革新，儘管去建革新教堂。我們的聖堂是不准革新派進入的。他再三指示教友不該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並講某地教友能表演出有聲有色的壯烈事件來，就因他們明白死亡的真諦。

譚神父訓勉教友要醒著祈禱，不要受騙！我們不要依靠人力，要依靠天主，就能做到。我們該站穩立場，不管他人笑罵。若有一天我被捕入獄，你們也不必擔心，只要為我祈禱。

1953.8.12

榆次主教在壓力下病逝

據可靠消息：山西榆次教區的富濟才主教已於八月十二日在榆次病逝。他本已患心臟衰弱症，今日睹環境惡劣，教區的修院及主教公署均被中共佔據，僅留一小部份給主教使用，使他衰弱的心臟更受壓力，以致不能再延長他的生命。

富主教於一八八六年生於意大利，一九〇九年晉鐸，三年後來華，一九三二年被委任為榆次教區監牧，一九四四年晉牧。榆次教區於三百年前已有教友。目前該教區共有一萬五千教友，廿三名國籍司鐸，卅三位國籍修女，十名大修生。可惜富主教受不住壓力而病逝。

1953.8.

漢中二鐸被控虐殺孤兒

陝西省漢中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被中共攻佔。據被逐抵港的兩位意籍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山度和金馬羅兩司鐸稱，他們都在漢中區服務。曾被公審三次，被控的罪名為虐待孤兒，對僱工待遇不公平，殺害孤兒院百分之九十二孤兒，並使其餘的都成殘廢。他們在最後一次被控告前，先拘捕了三十名教友，迫他們控告傳教士，但其中二十四名教友反要求他們釋放無辜的神父。這次被判罪名為「組織有帝國主義色彩及反共活動的聖母軍，並阻礙獨立教會發展。」但共黨因找不到控告人，並未正式公開審訊，只說：「照人民意見，要他們立即離境，不准帶任何雜物。」當地五位國籍司鐸已有三位被監禁獄中，一位軟禁，僅一位略為自由。參加獨立教會的教友寥寥無幾。

1953.8.21

贛州八位修女受冤離境

在江西省贛州天主教醫院服務的八位比籍聖奧斯定會修女，於八月廿一日自廣州搭火車抵港。其中艾文斯修女為當地該會會長。她於一九三一年即來華，在綏遠、寧夏等地從事教育工作。一九四八年，艾會長將張家口、綏遠等地的修女召至上海，後應贛州和若望主教之請，到贛州天主教醫院服務。一九四九年一月開始工作，醫院內一切醫務及行政均由修女負責。中共佔領贛州後，醫院由中共接收，修女們受聘在醫院工作。兩年前，他們誣告醫學博士威基氏修女誤死一病人，把她疲勞審訊整日之後，又判她苦工監一年。後因當地醫院急需醫生，便改判修女在院服務兩年作抵。到本年三月三日期滿。十四日即令她和其他七位修女一起離境。在修女離境前數月，共黨煽動民眾控告修女，以作驅逐出境的藉口；但民眾不肯誣告無辜的修女，使共黨毫無辦法。至八月十二日，警局傳她們去盤問，並說她們服務成績欠佳，故醫院不願再聘用她們，政府也不允她們居留，命她們簽字自願離境。

在她們經廣州時，目睹八位神父被鎖鍊聯繫在一起。有武裝共軍監視。各神父面色蒼白，疲乏不堪。其中有幾人還裹著繃帶。她們想與神父交談，可是未獲許可。

1953.8.23

濟南國鐸被判刑或被捕

九月廿七日公教報也報道上月十一日被逐抵港的德籍方濟各會雷神父的消息，講述他在山東濟南遇到的教難實情。他是濟南

方濟各會會長。

雷神父稱：濟南教區楊恩萊總主教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去世。在二月間，因楊總主教病，便自監獄送至醫院。數週後即逝世。當時中共准許他給楊總主教穿上紅祭衣，翌日中共即暗自將總主教下葬。後來教友得悉楊總主教身穿紅祭衣下葬，皆頌揚主教為殉道者。中共看到這情形，又將總主教的遺體掘出，給他改穿監犯的囚衣再葬。不久，雷神父即被拘禁。並常被詰問。特別質問他為什麼給楊總主教穿上紅祭衣，使教友稱他為殉道者？雷神父說：教堂內無紫色祭衣，故以紅色代替。

本年八月廿三日，警局又傳雷神父，控告他反對三自運動，促進聖母軍組織，譏笑中共的和平運動等罪，命他次日即離境。

是日中共又舉行民眾大會審判會。在獄中已數年的國籍司鐸郭傳道，被判十五年徒刑；劉廣秀神父被判五年徒刑；趙子安神父被判三年徒刑。他們皆被控與「帝國主義」合作，諷刺中共的政府。此外，國籍副主教李霽天及兩位神父和一批教友，因參加聖母軍被捕入獄。

其實聖母軍的工作，毫無政治性質，只是一個純宗教性組織。它的任務是探望病人，安慰憂苦，給人講解教理，教育貧童，助人困難，給人祈禱等。在機會中，導人認識唯一的真神而信奉真宗教。也許因其名為「聖母軍」令人誤會是會以武力攻打他人的，故使他們怕得要死，以為是一個反動組織，真是錯謬之至！

1953.8.24

無識的共黨以聽筒當電報機

自八月六日至廿四日近二十天內，有上海等地的耶穌會神父共十二人被逐抵港。

據徐州昕昕中學的加籍耿神父稱：中共佔領徐州兩年，便接收學校。耿神父常被傳訊，八月十七日被傳至警局，宣讀他的「罪狀」達十頁之多。耿神父和他們辯駁，共警無法回駁，便把他送回天主堂。數日後，大批共警去他住所，不准他聲張，再讀其「罪狀」。最後令他出境，由共警把他押至上海轉搭火車抵港。在車上遇到其他幾位被逐出境的同會神父。其中彭神父一九五〇年曾被捕入獄一個多月。彭神父略有耳聾，故常帶耳筒。共黨對其筒毫無知識，竟誣告彭神父帶有從事間諜工作的無線電報機。豈不可笑？！

而上海的國籍司鐸，於八月中旬均受四十小時的疲勞審問，但結果也審問不出什麼名堂來，使神父們均感疲乏不堪。

尙有熱心教友吳雲瑞醫師的太太李素娥，也被共黨控訴，罪名是「不愛國、破壞里弄工作、收聽「廣播」，但事實上吳太每天除出外望彌撒外，終日在家料理家務。而且家中並無收音機，他們所說罪名，顯屬捏造。

上海徐家匯神學教授耶穌會柏畢拉神父抵港後稱：上海教友信心異常堅強，對中共一切迫害、陰謀，都願勇敢忍受到底。

1953.8.25

韜美醫院福壽康神父被誣私藏槍械

廣州韜美醫院院長福壽康神父，於八月廿五日突被捕，並控告他為「反革命、反人民的間諜份子」，宣佈他不少偽造的罪名，作為拘捕他的理由。其中一項「罪名」為「私藏槍械」作為反動之證明。但不久獲悉醫院內查出的槍械，為老共幹葉森泉任駐石室天主堂及韜美醫院專司偵察在穗傳教士之思想行動時，乘機將電訊大廈的一批武器移存於韜美醫院的。據悉，該批武器原在電

訊大廈，係由國軍退出廣州時，部份軍隊因撤退時間匆促而未及將武器帶走，即密藏於電訊大廈機房地下。粵共佔領廣州後，便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在電訊大廈設置臨時辦事處，派共幹葉森泉負責看管該處。數月後在該處機房內發現這批武器。一九五〇年十月間，穗共軍委會編組秘密警察十組，葉森泉被委為組長之一，此時即被派駐石室天主堂和韜美醫院，以便偵察該處傳教士的思想行動。他於是利用機會，將在電訊大廈發現的武器，移藏至韜美醫院。在過去「三反」運動中院內有不少人員被葉森泉檢舉入獄，院內女護士也受其污辱。本年五月穗共當局舉行「三反」複查會談，葉被人密告貪污瀆職。某護士也控葉對她的污辱行爲。穗共即將葉森泉扣押，並迫他寫坦白書，詳述藏械經過，以及與外籍傳教士之關係。不料穗共當局爲免影響共幹的聲譽，竟將藏械罪名推到院長福壽康神父身上，因此八月廿五日即下手將福神父逮捕監禁。實在冤枉之至！

1953.8.27

上海聖心醫院衛神父被逐出境

曾在山東益都傳教十年及在上海聖心醫院服務五年的方濟各會衛神父，於八月廿七日被逐出境。衛神父向記者表示：一九五一年中共接收聖心醫院後，仍聘他爲該院會計；但至本年八月十三日忽被拘捕入獄，並控告他爲聖母軍領導者，毀壞聖母軍的記錄，拒絕登記，並勸聖母軍團員拒絕登記，阻止教友參加「革新教會」的青年活動，輕視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廣播反共謠言，嘲笑醫院內的反帝國主義之工會組織等，故判決驅逐出境。衛神父在獄中曾被疲勞審訊十小時之久，並迫他簽認其罪名。

1953.8.29

潮汕區聖母軍首腦十七人入獄

汕頭中共當局於八月廿九日正式張貼公告，稱天主教的聖母軍等三大宗教團體，係「美國反動間諜組織」，除予以徹底解散及拘捕各主持首腦人物外，並限於九月十日以前所有曾經參加或與該組織發生任何關係的教友，均須自助前往「公安局」登記「自新」，並須公開宣佈脫離該「反動組織」的關係。

據確實消息，潮汕區參加聖母軍的人數約二百多人。其首腦人物十七人，早已於三個月前被捕入獄。

廣州中共於八月中也迫令聖母軍與聖母軍有過關係的人前往登記。許多軍友都知道這又是一個騙局，故不上當，寧願忠於教會而被捕或被殺。有幾個膽怯懦弱，以為去登記後即可平安無事，故前往登記。不料辦好「自新登記」手續，不久即遭扣押。這幾個上當的軍友，即陳孔瑤、李衰辰、李平、李天海。他們是台山三區浮石鄉人。他們入獄後兩三星期無人知他們的下落。

1953.8.31

歸綏七鐸因組聖母軍入獄

八月卅一日有兩位比籍聖母聖心會會士馬神父和斐神父被逐出境。馬神父為歸綏天主教醫院院長，斐神父亦在該醫院服務。他們說：中共於兩年前已接收他們的醫院。自那時起，在該醫院服務的神父都被扣留於修院內，不准與外界接觸，並被迫操作煮飯洗衣等工作。他們說，目前歸綏四十一位國籍司鐸努力在王總主教領導下在極惡劣的環境中傳教牧民。有七位國籍司鐸因組織聖母軍已被捕入獄，至今未獲釋。但革新教會在歸綏並不成功；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教友明白教理，都拒絕參加。小修院的廿八位修士，對中共的壓迫與恐嚇毫不怕懼；大修院的十二位修士仍在惡劣環境中繼續攻讀神哲學。

1953.9.5~9.20

穗共排演控訴罪行把戲

穗共進行反天主教運動，除大事拘捕神父教友外，又於九月五日起，在西堤嶺南文物宮舉辦「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罪證展覽會」。該會原定九月十二日結束，但因他們認為未達宣傳理想，故延期至二十日再結束。在展覽期間，他們強迫留市各天主教徒按日集體到會「控訴」天主教內「帝國主義份子之罪行」，一切皆由共方編排，並指定演出。十五日中午，由市共政府宗教事務處領導全市教徒作「反帝愛國」的全市大遊行。

1953.9.7

香港發生驚人命案兩國鐸無辜被慘殺

本年九月七日，在香港發生了一件驚人命案：灣仔聖母聖衣堂魏蘊輝和程野聲二鐸於清晨慘遭殺害。輿論認為按遭遇情形觀察，可能為仇教者所殺，因此有關這事也在這教難史中記錄一下。

據香港公教報於本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每期報道有關程野聲、魏蘊輝兩神父的遇害事件，使香港、台灣各界人士均極震驚、憤慨和悲痛！但看香港教會追悼他們的場面，及台灣各界隆重追悼他們的情況，都可證明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有價值的！

先看他們遇害的遺體，傷痕纍纍，尤其程公右眼側有斧劈痕

跡，傷口約兩英吋左右。在遇害當日下午，即在聖方濟醫院入殮。送殮的神父、修士、修女、教友和學生共數百人，擠得醫院水洩不通。

翌日上午十時，白英奇主教在灣仔當時稱為「煉靈堂」的聖母聖衣堂為兩位被害的神父舉行五六品大禮追思彌撒。參禮的，有江門柏主教，香港所有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及教友、學生，不下四五千，致送花圈不下三百個，自低層一直排列到四樓毫無空隙餘地。

彌撒中陳鴻恩神父講道。略謂二鐸不幸慘遭殘殺，令人不勝悲嘆；但他們都死在自己的本職上，照這次被害情況看，他們可能是為主致命的，這為他們是莫大的光榮！

彌撒後即出殯，到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安葬。送葬的隊伍長達三哩，大家都為二鐸的犧牲傷痛流淚，而程公的慈母更哭倒在愛子墓前，令人哀痛難言。

白主教主持安葬禮儀後，棺柩仍停放在墓穴上，任人瞻仰遺容，約兩小時後才落入墓穴。而這兩位盡忠職守的神父的英魂，早已飛登天國去永享榮福了。

為兩神父的被害，台北天主教各界人士，包括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中國天主教女青年會，公教進行會，教友生活週刊社，益世通訊社，恆毅月刊社等六機構共同發起於十月十七日假靜宜女中禮堂，舉行追悼程魏二鐸大會。

據我國天主教著名女作家蘇雪林女士記錄說：是日上午八時開始，特請台北教區總主教郭若石舉行大禮追思彌撒。禮堂正中的祭台前高懸黑地白色光芒四射的十字旗一幅，下面排列著各界所贈的花圈。祭台前帷，有蔣總統親書的「正義永昭」橫匾一幅，兩旁懸掛程、魏二鐸的遺像。四壁滿懸各界所贈輓聯哀詞，有稱二鐸為「二傑」，或「雙忠」，有稱他們「殺身成仁之英雄」，或「愛國護教的志士」，慷慨激昂的情緒，滿溢於字裡行間。參

禮嘉賓其三百餘人。彌撒後，舉行追悼大會，由主徒會楊紹南會長任主席。講述程、魏二鐸平日愛國愛教、維護真理、堅強奮鬥的精神，致遭匪類嫉視而加以殺害。楊會長更以激昂之聲闡明：天主教信仰真主，愛護真理正義，自古以來即與惡勢力作不斷的鬥爭。二千年的聖教史，幾乎全由殉道烈士的碧血所寫成。程魏二鐸不過是這千萬人中的一而已。奸匪殺了程、魏二鐸，以為可打擊天主教傳教事業。其實殺了一個程野聲，一個魏蘊輝，就有千百個程野聲、千百個魏蘊輝繼之而起。「烈士之血，信德之種」，奸匪又將奈我等何？

接著有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教育部長程天放，廣東同鄉會會長馬超俊，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青年黨代表劉東巖，婦聯會總幹事皮以書相繼致詞，對共黨殺害宗教徒之暴行均極憤慨，同時對程魏二鐸的為正義而殉道的精神亦表無上崇敬，盼國人能繼程、魏二鐸之精神，為維護正義而奮鬥。

追悼會至十時許結束。楊紹南會長代二鐸家族向來賓致謝。

蘇雪林女士在記述該追悼會的情況後說：「自共黨作亂以來，大陸天主教教士及教友被殺害監禁之數目超過任何宗教團體，記錄俱在，斑斑可考。程、魏二鐸不過千百中之一而已。共產黨張著無神論之幟，以撲滅任何宗教為宗旨，而對於我天主教特別嚴酷者，實亦由於天主教信仰堅強，禮義是非之辨又異常明白，知道這個世界上善與惡決不能兩立，所以常與無神論者作殊死戰，像某某國家居然產生什麼「紅色主教」為匪張目，這是我天主教所決無之事。共匪知其然，因此非完全打倒天主教不可。但我主耶穌在世時曾親許宗徒伯多祿「聖教會奠於磐石，地獄之門，不能勝之。」共匪之運用陰險毒辣手段用以誅除我教有力份子如程、魏二鐸者，亦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實際上有何益哉！」

1953.9.10

上海公青忠勇到底

上海伯多祿堂主任國籍錢彌格神父於九月中被捕。至兩星期後發消息時仍不知其下落。

九月十日後，上海公教青年又有多人遭拘捕。但他們極為勇敢，說「我們要背起這苦難的十字架，踏著基督的足跡，走向加爾瓦略山。我們已預備為證道而捨身。天主給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希望教胞為我們祈禱，使我們能不受魔誘，忠勇抵抗到底！」

本年秋季開學時，許多公教學生被校方拒絕收錄。其中有一部份是被學校開除的，因他們是聖母軍或熱心的公教學生。有部份是不被收錄，或校方故意留難不給升級。但他們不能入學並不因此浪費光陰，反善用這些時間為天主及教會服務。例如為中學生、小學生講解教理，為聖堂維持秩序，為探望病貧的同胞，為多做自己的神業。因此，他們雖失學，卻反增加了靈性方面的學問。

1953.9.11

閩共驅逐茅主教舉行展覽會誣枉傳教士

廈門教區茅中砥主教於九月初被中共下令驅逐出境。茅主教為班籍道明會會士，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被委任為福建廈門教區主教。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香港堅道主教座堂受祝聖禮。茅主教在廈門愛教友如子女。此次被逐，教友不勝惋惜，但他們向主教表示，他們對天主有深刻的認識，即使主教離去他們成為無牧之羊，但決不因主教不在而失去信德，在任何迫害環境下，要堅持信仰到底。

據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開始，除廈門外，福建全省各地皆禁止舉行宗教儀式。一九五一年一月，茅主教在廈門組織聖母軍。在聖母軍成立時，慶祝的情況極為熱烈。數月後，中共即施壓力，下令解散聖母軍，但團員信德堅強，積極反對。當時廈門當局也想成立革新教會，但教友們均不支持，無法成功。本年九月三日，中共突然將茅主教和吳神父再次拘捕至警局詰問，自上午九時直至下午四時。並控告茅主教「組織秘密反抗團體的聖母軍。」故即判決驅逐出境。本月十一日抵達香港。與茅主教同時離境的吳神父，於一九二一年即到廈門傳教。至1950年即與茅主教共同工作。

閩共在驅逐廈門主教茅中砥期間，在福州舉行了「反帝國主義展覽會」，會中陳列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用教會」從事「間諜」工作等令人不能置信的圖畫，並陳列四副棺木，稱內存被害孤兒之骨。更以圖片說明修女如何殺害孤兒等無稽之惡行。參觀者均須向棺木鞠躬致敬。在參展期間，福州各天主教學校和機構均舉行九日敬禮特別祈禱，以抵中共之罪惡行動。教友都踴躍參加，對中共的阻難和壓迫置之不顧。

1953.9.17

聖教法典教授軟禁中「跌死」園地

十月四日公教報報道一慘痛消息：上海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聖教法典學教授王安多尼神父於本年六月十五日被中共軟禁後備受折磨，至九月十七日被人發現王神父「跌死」在園中。前往瞻仰王神父遺容的教友們，見到王神父面部右側有一很大裂口；後送到殯儀館，才把裂口縫好。王神父胸部手部，滿是傷痕，右腳比左腳竟短幾吋，好像已被折斷。有人猜測可能神父受折磨後被

人由窗口推跌到地下園中。王神父在三個月中受盡折磨，最後竟如此慘死！到世界末日自會真相大白。

這位在軟禁中遭慘死的王安多尼神父，為河北省河間縣人。生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三〇年入耶穌會，一九四四年晉鐸，為獻縣教區耶穌會神父。晉鐸後不久，即赴羅馬額我略大學研讀聖教法典。一九四九年獲教會法典博士學位。返國後，任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聖教法典學教授。本年六月十五日被共軍看管於神學院，後又移禁於耶穌會總院，至九月十七日發現跌死在耶穌會總院的園地裡！

1953.9.23

穗共公開屠殺教友

據廣州帶出之消息稱：近兩月來粵共瘋狂迫害此間教會。自八月五日起，粵共宣佈「肅清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份子，取締反動秘密組織聖母軍」後，即密令各縣市「公安局」「軍管會」大事拘捕宗教人士。被捕者，都被共黨硬指為聖母軍的主要領導份子，被控經常破壞「人民政府」威信，造謠誣衊侮辱「中國人民領袖」，煽動教徒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刺探軍情，破壞「人民政府」一切社會改革運動等千篇一律的罪名。九月廿三日，公安局又公開五十六名被拘禁的教友宣判。其中黎國才，陳燊，余和平，余愛顏（女），殷德良，伍子方等六人，竟被判處死刑！是日午時被押上囚車環遊穗市後，即同車載往流花橋執行槍決。事後還在穗市通衢大道遍貼佈告，公開被害者的「罪名」。尚有十名教友竟也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此外尚有十二名教友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十三名被判八年，十名被判五年，五名被判兩年。

據統計，在過去三年中：僅廣東一省枉死於中共屠刀下的，或被折磨致死於獄中的宗教人士已有二十人以上！共黨過去偽裝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欺騙面具，早已被其殘酷的迫害宗教暴行揭破了！

1953.9.28

武昌「玫瑰主教」公審攝成電影

號稱爲「玫瑰主教」的武昌教區郭主教，於九月廿八日被中共驅逐抵港。在一個充滿陽光的會客室中，接見了幾個教友。他們請他講述被迫害的情況，他慈祥地微笑著說：「我在鐵幕中嚐了廿八個月的鐵窗風味。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我與另一美籍神父，即孤兒院院長徐神父，和國籍陳紹儀神父突遭被捕，當場即被戴上手銬，並被攝影，以後我們三人便被分別押至監獄。

「我被監禁於一個污穢而存放糞桶的小室內，所以室內臭氣熏人。小室門上有一個洞，他們就在這個洞中監視我，也在這個洞中傳遞食物。他們把飯盛在一只污穢的木鉢中給我吃，我因室內臭氣熏鼻而無法下咽。於是我就拒絕進食五日之久。他們問我絕食理由，我就說明。他們才把糞桶取去。」

「在獄中不准靠牆坐，也不准移動。晚上可臥地就寢。到七月，我被押至較清潔的獄中；但這時我的雙足開始浮腫，已不能穿鞋，不能行動。因獄中飯食粗劣，入獄數月只吃到五次肉食，菜內也不放鹽，故缺乏營養而致病。至冬季病勢轉重，到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只好送入醫院。在醫院病房內也受嚴密監視，日夜有三人看守著我。在醫院醫治一月即送回獄中。至九月病又轉重，體弱得已無力站立，但仍時被傳訊，誣枉我殺害孤兒，控告我組織聖母軍。」

「本年八月廿二日，他們把我押上警車，至六七百民眾前受審。徐神父也被押到場。場內有播音器，拍攝電影機，故當時公審的一切情況，相信都被攝入鏡頭。他們導演這幕侮辱天主教神職人士的『戲劇』中，威迫民眾控告我，要我對孤兒院的死亡應負責任；孤兒們在院內備受『虐待』也要我負責。結果判決徒刑二年。

「孤兒院院長徐神父被控操縱孤兒院資金及虐待孤兒，被判徒刑五年。」

「八月廿九日又被傳訊，並令寫明出境所要攜帶之物。九月廿三日又傳我至警局，說將給我出境的路費。但一星期後發下了路費，次日即取回。數日後把我押上警車。我以為是把我送去刑場，或到別的監獄，原來是把我送到火車站。」

有人問他近來武昌教區的情形。他說：「因在獄中廿八個月，臨行時又被直接押送到車站，故對教區內情況一無所知。鐵幕中的監獄，可說是鐵幕中的鐵幕，在獄中連中共報章也不准一讀，故連史太林逝世那樣的大消息，我也到了香港才知道。」

最後郭主教說：「無疑的，這是一段極艱難的路程！但若能度過，便可贏得更多的功勞和聖寵。」

1953.10.

上海聖母小昆仲會十月中蒙難

本年十月中，上海又有十二位神父、修士被捕。他們都屬聖母小昆仲會的神父及修士，包括該會省會長兼會計，及第一議士羅璋達，與其所屬的神父修士。

羅修士為法國人，一九〇七年來華。最近中共控其長期利用聖母會控制北京、天津、青島、武漢、上海、重慶等地該會開辦

的學校。又誣枉他對各地「進行文化侵略及其他陰謀」。上海解放後，展開「破壞活動」，派心腹潛伏北京、西康、重慶、貴州等地進行「破壞」。以上海聖方濟學校作為「對抗人民的據點」，在學校中組織聖母軍；破壞學生愛國運動。一九五一年軍管會命令取締聖母軍時，不僅阻止其屬下聖母軍登記，並令他們改為教理小組繼續「從事破壞」。據上海共黨報章透露，羅璋達修士等十餘人被捕後，即在上海公安局予以刑訊。後轉解軍管會進行按照「軍事管制條列」進行「懲處」。

1953.10

天津大捕獻縣神父被控大批罪狀誣枉無辜

據十月的北京「人民日報」透露天津方面的消息稱：「最近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曾大力協助河北滄縣專署公安處在該區所屬之獻縣逮捕「利用天主教進行反革命、秘密破壞治安的帝國主義分子。主犯張思謙（獻縣人，獻縣天主教區代理主教，耶穌會會長），賈書善（任邱人，獻縣總本堂神父）及從犯王峻德、籃路一、王德望等八人」。

該報指稱他們的「罪狀」謂：「反革命份子張思謙和賈書善，都是披著宗教的外衣，以耶穌會會長、天主教神父實臺牌的帝國主義的忠實爪牙。」指張思謙在華北即將「解放」前去巴黎轉羅馬受「專門訓練」，於一九五〇年四月被派回台灣，（事實上並未赴台，由法深造回港後即奉命回其本教區傳教。）繼由上海中華耶穌會的「帝國主義份子」蒲敏道將其派至天津。之後即以獻縣天主教區代理主教和耶穌會會長的職務作「掩護」，進行「反革命秘密破壞活動」。並指其回獻縣後，即與「獻縣國際間諜案」的「罪犯」之一賈書善相「勾結」：「煽惑解放軍及青壯年逃亡」；

「供給帝國主義情報」；「積極發展反動組織聖母軍，將一些被鬥地主及回鄉團份子網羅在其中，繼續進行反人民的陰謀破壞活動」；「刺探天津、獻縣等地公安機關的機密情況」；「在教區內秘密傳教，並設立情報站及聯絡機構」；「散播反動言論」；「明目張膽地號召教徒為主致命」；「煽動人民，陰謀策動暴亂」；「在美國總統艾遜豪威爾登台時，吹噓美國軍事威力，散播恐美、崇美、媚美思想」；「組織地主向農民反攻倒算」；「派遣爪牙進入鄉村組織，進行刺探情報，散播謠言，瓦解民兵組織等破壞活動；並主使其爪牙劫奪我幹部槍支，陰謀進行暗害活動」等等。並說曾搜獲「反動書籍」八十三件，油印機，打字機，以及聯絡暗號秘密名單等「罪証」多種。

照人民日報所指的這些「罪狀」看，幾乎任何一項都很少有活動的可能。何況一兩個人而指揮如許「破壞活動」，實在不可思議。而其所指的這些「罪狀」，亦甚空泛，其出於捏造誣害，亦至為明顯。歸根結蒂，其真正「罪狀」實際還在「秘密傳教」及「明目張膽地號召教徒為主致命」兩項。至於以「收穫」的「罪證」而言，倘彼等果屬「特務間諜份子」，當絕不會留有此種痕跡予中共以把柄。即有油印機、打字機等物，何足視為「罪證」？此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事實更明顯的，是中共自己以組織起家，深知組織的力量，以對宗教迫害，採用各個擊破的手段，目前以天主教為其開刀的對象。而開刀藉口，最為玄虛而方便的，就是一頂「帝國主義間諜特務」的帽子。凡稍微熟悉中共作風的人，當不難了解其中道理。總之，中共「政權」的時間愈長，天主教受的艱難愈大；教士、教友自必更多遭遇誣枉而被捕殺！

1953.10.6

梧共迫神父修女結婚

據十月六日廣西梧州來客談：梧州教區唐汝琪主教與蔡副主教已被捕。共黨把唐主教和蔡副主教養的雞和兔都掠走。這些動物的畜養，原作為他們生計所需的一部份。

蔡副座被捕前，共黨促他離棄鐸職，否則必須參加革新教會。蔡副主教不願，故遭逮捕。共黨又威脅當地中國修女脫離修會，還俗結婚。在李坡區的湯因屯修女，在她故鄉撤資村被共黨多方威脅，要她結婚，結果使她憂憤而死。

1953.10.6

目睹神父捨生公青前仆後繼

儘管仇教者對教會人士壓迫、辱罵、拘捕、坐監、鞭撻、勞役、毒刑，以至殺害；但絕不能使忠實的基督信徒畏懼不前；並且相反，一切迫害只能加強忠實信徒的力量。例如有幾個公青說：我們本不想離家修道的；但看到許多神父被捕，失蹤、甚至被折磨死去，所以我們要犧牲一切去接他們的位，做基督元帥麾下的戰士。好像最近十月六日，我們教區有七位修士登上祭台，做基督葡萄園中的得力工人。

1953.10.15

哈爾濱神父教友英勇保衛信德

於十月十五日抵港的一位在中國東北傳教二十多年的瑞士白

冷外方傳教會會士高夫曼神父，講述他在哈爾濱的一些教會情況說：一九四八年主教和十二位白冷會司鐸都被中共押入齊齊哈爾監獄。那時他要求由泰來天主堂去齊齊哈爾，但在中共統治下很難獲得改換居所的准許。幸得齊齊哈爾法國領事的協助，終得許可。到了齊齊哈爾，他就盡力設法把食物、衣服和各種需要品接濟在獄中的主教神父。因中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的司令員在他那裡學過英文，故得到一些方便。一九五一年，白冷會神父全部獲釋，他請得許可，到哈爾濱和波蘭神父同住。因只有這兩座波蘭神父管理的教堂可公開舉行宗教儀式。該城和遙遠鄉區各地教友，都到這兩聖堂來恭領聖事。

高神父向記者說：曾有一連兩天的時間，他以七種言語聽了約二千個告解。在此嚴重的教難時期，看到教友的信德這樣堅強，實在感到極大的安慰。因他們自己的堂區被中共封閉了，因此他們不辭艱辛跋涉長途，前往領受聖事。

提到哈爾濱革新教會事，高神父說：沒有一個司鐸參加革新教會。只有極少幾個教友在威脅與恐懼下被迫隨從他們。一位韓籍神父已在監獄超過兩年，但仍堅拒共黨的一切威迫利誘，絕不允許參加革新教會。一位國籍司鐸在哈爾濱監獄監禁已近三年，也堅決抵抗共黨的一切壓力。總之，哈爾濱的神父教友，都英勇保衛自己的信德。

據高神父說：東北的孔拉德神父，被判監禁三年後，至今才獲釋。目前齊齊哈爾的天主堂已被共幹佔據，只在相距聖堂不遠之處得到幾間屋子，孔神父就住在那裡。很多教友去看他，在他跟前領聖事。

屬該教區的海星鎮天主堂，有兩白冷會瑞士神父，曾被判坐監。獲釋後由「政府」派土地給他們工作。他們在田地工作時，或在夜間，常有教友去看他們，為領受聖事。去年復活節，有八百多教友參禮。本年一二月間，在臨近區域有四百人在革新教會

成立之初，因受欺騙、不知底細，以致簽名加入。如今他們已了解詳情，故都脫離革新教會，並且痛悔往罪，告解定改，一心信奉真主。而附近一個原有六十教友的堂區，由於本堂司鐸已被驅逐出境，所以他們也到這兩位神父這裡來恭領聖事。

白冷外方傳教會一位原任德都天主堂主任的德神父，在一九四七年慘被共黨殺害。

1953.10.~10.18

田樞機眼疾加劇

在美國療養的我國第一位樞機田耕莘總主教，於本年十月傳出消息，稱樞機在美最近目疾轉劇，有失明之虞。由於不斷獲悉祖國遍地均在蒙受教難，尤其他的北平教區，所受教難日益加厲，使他日夜痛心掛慮，以致在此數月內體重減輕二十磅，並常在夢中去到祖國各堂講道，行聖事，覺得非常痛快；但醒後知為南柯一夢，不禁心痛流淚。但田樞機對其雙目將失明，並不抱怨，且認為是天主大恩，可使他藉此多行祈禱。樞機對一切都安心隨從天主安排。

按田樞機對一九四八年被迫離華抵港。一九五〇年十月赴聖京參加欽定聖母升天為信理的慶典。後因目疾復發，遵醫囑赴美割治。可是雙目經割治後仍未痊癒。去年左目已全部失明，而右目也只能見丈餘距離內之物，而最近更加惡化。

1953.10.18

陳啓明主教在瑞士呼籲為中國教會祈禱

正定教區的陳啓明主教，於十月十八日國際傳教節應瑞士日內瓦善信會總會長之邀，前往主持祈禱大會。在大會中陳主教特別為中華教會祈禱。禮畢，陳主教到福利堡參觀公教大學。並將到其他教區考察他們的傳教情形。

1953.10.30

武昌副主教被控餓斃四萬嬰兒

武昌於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不久中共即將天主教耗資四十萬美金新建的醫院歸併入政府醫院。一九五一年春，中共為準備驅逐外人出境，便發掘孤兒的墳墓，檢拾遺骸，在四、五月間舉行展覽大會。會中中共首腦發表激烈演說，數次醞釀暴動，郭主教與徐耐德副主教自鎖室內，以免與共黨唆使下的群眾會面。

五月廿五日，經過警察到主教公署全面搜查後，便聲稱要逮捕主教，「罪名」是「謀殺」。於是郭主教和徐耐德副主教一起被監禁，經歷二十九個月之久。

在主教被捕後不久，中共便召集八萬四千人開大會，參觀五具棺材內盛放的骸骨。並演說痛斥外國人。據目睹「孤兒骸骨」的人民稱：「其中不知有多少是狗骨或其它動物的骨頭。」

徐耐德副主教由於他不僅是副主教，且是財務主任、天主教福利會主任，紅十字會救濟委員會委員，故審訊了他五十次之多，每次時間頗長，要他坦白所經手的各種工作。中共責他慳吝金錢，致使四萬嬰兒缺食物而死亡。並負責其阻礙革新教會，以及作聖母軍指導等種種工作。

本年八月廿七日，郭主教和徐副主教同受公審。共幹事先教導並警告他們：只能提出相當的答覆，「政府」會寬大對待他們。之後，把他們帶到一座大廳，面對七百個「表演」的人員。他們

一致判兩人有罪。另有判決書，在大家進場以前已經簽定。到公審時，被拍攝電影。兩個青年女子出來譴責他們虐待及餓死孤兒。每個在場的人念出他們早已讀熟的詞句，還表演著傷心得聲淚俱下。結果郭主教被判三年，徐副主教被判五年。然後把他們送回監獄。

九月廿三日警局發給他們旅費，但後又索回。這樣三發三索，到十月三十日才出境抵港。徐副主教在港休養一個月緩和他緊張的神經，然後才返美。他是美籍方濟各會會士。

1953.10.

公青學生忠勇保教

上海的公教青年學生，為保護教會，護衛真理，每逢主日及大慶節日，都到聖堂維持秩序。在領聖體時，他們注意領聖體的有無「革新教會」或「共青團」的人跪上聖體欄杆前；若有，他們就去拉他們下來，不讓他們侮辱聖體。後來他們發覺這樣在聖體前未免失敬，故改用新方法，即以一標記，使神父不給那人送聖體，以免吾主在聖體中受凌辱。

在學校的公教學生，也都不怕共黨的迫害，他們在課餘之暇，在明師領導下學校教理，研究聖經。他們的口號是「一切都為基督」！雖然也遭共黨教員或同學攻擊，但他們毫不怕懼，有時共黨教員提出反宗教及反神的問題，那些公教青年學生都會駁斥，使他們無話可說。真是天主聖神在幫助他們與魔鬼作戰。即使因此受到侮辱，或被毆打、被拘禁或被殺害，他反覺得很光榮，是被天主挑選了。他們的英勇保衛教會的言行，感動了不少教外人。

1953.10.~11.

鄭州外籍神職被逐抵港

據鄭州一位巴爾瑪會的歐蘭地尼神父及贊尼尼修士於本年十月抵港時稱：中共於一九五一年一月接收了該地天主教醫院。當時因他們需要，故有幾位神父和修士仍被留在醫院工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共逮捕司道高修士，罪名為「無能」。六月三十日全體神父修士均被取消醫院職務。此後三個星期內，鄭州日報長篇累牘宣佈他們的「罪狀」。並把他們軟禁在住所。在醫院任職的中國修女，要每天參加「洗腦班」。去年十月三十日中共舉行大展覽會，懸掛他們號稱為主教和司鐸的「罪証」。十二月九日審訊司道高修士，判決驅逐出境。本年一月，主持嬰兒院的中國修女被捕監禁，罪名為謀殺六千名嬰兒。被判兩年徒刑。本年七月三十日爆發大風波，一群殘暴的共黨和偽教友竟將主教逮捕，罪名為「破壞國家財產」。蓋瑪修士被毆打。有人還想毆打主教，幸被李高尼修士掩護了。兩修士均被重打，並被繩網綁押入監獄。

是日正好歐蘭地尼神父和贊尼尼修士到達鄭州，被軟禁到地窖裡。另一位盧柴地神父當晚也被送入地窖。

十月十七日在監獄內的主教、神父、修士被宣判，結果是：狄守仁主教兩年，其餘為一年或六個月。被判「罪名」一、偷取醫院內物資和藥品。二、反共態度和言論。三、推進聖母軍。四、毀壞政府財產。

鄭州教區六位中國神父都忠心耿耿；教友均剛強不屈，堅守信德，拒絕遵守革新教會領袖的命令。

河南開封教區的費安利格神父等，於十月下旬被逐抵港時稱，有兩位國籍司鐸被捕入獄已兩年，一位被軟禁於住所。尚有八位國籍神父也都堅決反對革新教會。開封的教友面對很多困難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仍忠實堅守信德。約三十位虔誠的教友，因他們熱心宗教，已在家中被軟禁。

1953.11.12

哈爾濱善牧醫院被接收

聖母方濟會修女在哈爾濱創設的善牧醫院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被「人民政府」接收。院長羅文達修女曾被召至公安局，先後受過十二次審訊。罪名為收容由其他地區被中共驅逐的「帝國主義者」司鐸及修女，給他們的食物好過病人；違背管制金融法，漠視所管理的修女接受共產主義訓練的課程。羅修女被逐令發表後，中國修女即脫去會衣要求解散回家，以示抗議。但被拒絕，要她們繼續工作。因他們接收了公教醫院自己卻無工作人員。但中國修女早已受命，在院長離境後，各自回家，穿著普通衣服。如今被拒絕，共幹要她們仍穿會衣，繼續在醫院照常工作。

在善牧醫院有十四位中國修女及公教醫生和公教護士多人協助服務。因全院職工都屬天主教人士，故院務進行順利。這次被逐的四位修女，均屬聖母方濟會，為該會最後一批被逐出境的修女。

1953.11.14

漢口革新教會侮辱耶穌聖體

本年八月三十日，漢口無玷始胎堂遭遇一件耶穌聖體受辱的暴行。是日原是教友集會熱心祈禱的日子。上午該堂擠滿信眾；虔誠祈禱。

這時有大群男孩、便衣警察、和一群暴動的群眾，把聖堂包圍，要強力進入。教友們正在參與彌撒。不久即壓服了他們。教友們便在祭台前集合，設法保護聖體。當他們看到已無法把聖體爵取出，於是就把聖體龕鎖上，把鑰匙藏好。不料暴徒衝入教友群，並用已預備好的鑰匙打開聖體爵，拿出盛著聖體的聖爵，把聖體投擲地上和堂外院子裡，又將聖體踐踏，同時嘲罵跪在地上朝拜聖體並痛哭的教友說：「看，這是你們的天主，你們跪下朝拜他吧！」教友仍跪著念經，暴徒向他們叫喊說：「你們瘋了！」和暴徒同來的警察不加干涉。本堂神父去警局要求派人阻止這種吵鬧，警方竟置之不理。後來神父去宗教事務處，要求派人去看損壞的情形。他們只好去聖堂觀察一下，卻不說一句話。此後聖堂關閉了幾天，為修理所受的損害，神父還尋找被拋擲地上的聖體。

原來這次暴行，是由幾個參加革新教會的叛徒領導進行，共黨利用他們作工具。

九月十六日，漢口各聖堂都在這天舉行補辱聖體的事工。無玷始胎堂，也在是日重開，教友整日朝拜聖體。一幅利刀刺心的圖像高懸在正門上。上午十時左右，暴動的群眾又來，威嚇他們要再幹上次的暴行。神父立即把聖體分送給教友，以免再受褻瀆。警方拘捕了許多公教青年，把他們押入監獄三天。其中五名成年人，四個男孩，一個女青年直到十一月底仍未釋放。本堂神父將此事件寫了一篇記錄寄給毛澤東和共黨當局，要求調查，全體教友和中外神父都在該記錄上簽名。一個月後，來了一個委員，要教會修改那份記錄，國籍副主教拒絕刪改，說他們報告的一切事實，完全正確無誤。

這次目睹此褻聖暴行的，是意籍方濟各會駱沙陶神父。他於十一月十四日由漢口搭火車抵港。駱神父於一九二二年來華，大部份傳教生活都在漢口城內。自一九四六年起，任漢口教區財務

主任及教務總監。駱神父說，在二十天前共黨發起一個反對天主教的展覽會，強迫人民入場參觀。但天主教徒較前更堅定團結，中國司鐸常英勇抵抗共黨的迫害。中共爲了要駱神父自動要求離境，在十月中曾盤問他十四次之多。最後宣佈他的罪名是：不肯向「革新教會」教友送聖體；影響中國神父抵抗革新教會的成立；向青年談話反對革新教會；講道時反對共產主義和中國革新教會；在日本佔領期間犯政治活動罪。迫他同意簽名在發給他的出境許可証上。

1953.11.16

河南各地教難日甚

河南省鄭州主教丁守仁於十一月十六日乘廣九車由大陸抵港。與丁主教同時同車來港者，尚有兩司鐸、兩修士。

丁主教於一九二六年來華傳教。七年後返國，任其修會巴爾瑪外方傳教會初學院主任，兼代總會長。一九四六年受任鄭州教區主教，於是來華履新。

鄭州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解放。一九五〇年，丁主教的主教公署被沒收，丁主教被安置在一醫院的房間派兵監視。自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開始，丁主教被監禁在一住宅內，不准離開庭院。一年後，丁主教被拘至警局，加上腳鐐手銬，和一位神父三位修士等待審訊。後被押入監獄，至本年十月十七日舉行正式審訊和判決。當時被判監禁兩年；但因丁主教患有心臟病，故監禁期未滿，即下令驅逐。丁主教在監禁期間，因飲食太差，且被監禁在一小屋，被審訊了二十多次。最後判定他的罪名爲「聖母軍、帝國主義、反動、參加反共和反對革新教會」。是日和丁主教一同出境的洛陽教區竇道理神父，被控未把全部藥名登記。

十一月三日他和洛陽教區的巴友仁主教、申地神父一起被捕。審訊了三天，又過了十天，竇神父即被逐出境。申地神父為洛陽巴爾瑪會會長，一九五二年開始即被禁閉在住宅內，以後情形及罪名都和其他人大同小異。

據同日抵港的柴瑪諾修士稱：洛陽教區巴友仁主教現仍監禁獄中。他是目前洛陽教區唯一的外籍人士。尚有八位中國神父，和廿五位中國修女。他們的工作成績都很好，革新教會幾乎沉滅，因為附和的人極少。

另一位李高尼修士為醫生。一九四七年他的醫療工作已被迫停止。和丁主教一起被監禁了一年。本年七月三十日被押入監獄，直至十一月被逐出境。中共誣指他假葯害人，並損壞了價值十萬人民幣的財物。且說他打人。

1953.11.16

佳木斯主教目睹中共槍殺神父

黑龍江佳木斯教區的興光啓主教，於十一月十六日和十餘位瑞士白冷會、比籍聖母聖心會、奧籍嘉播遣會、德籍聖言會等會士同輪抵港。興主教自一九四〇年受任為佳木斯教區監牧，一九四五年起就受到共黨統治，因他的教區位於我國極北，和俄屬西伯利亞為鄰。故那年他目睹俄軍進駐中國境界，並看到他們狂歡宴飲。那時充滿兇殘的恐怖，俄軍大多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他們進入佳木斯城，即盜劫搶掠，狂暴奸淫，全是野蠻的景象。連住宅和聖堂的東西都被他們劫走。俄軍又將聖若瑟塑像的頭砍去，在聖堂用槍射擊塑像和聖像。那時有一青年俄兵以槍射擊興主教，幸在開槍時被另一兵士把他的槍推開，使子彈由興主教頭旁掠過，未曾命中。俄共不久把一切移交給中共。據興主教說：

這個易手絕無任何好轉。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中共軍隊進入富錦天主堂，教友在那裡正念晚課，盧德飛神父，師可風神父和康必哲修士被召到住宅，共軍搜索之後，即下令兩神父和康修士向牆跪下，他們即在背後向這三人開槍，一位神父立即倒地死去，另一神父在兩小時後也死了；康修士在肺上穿了一個洞，並未死去。翌日有警察來到教堂，勉強把康修士送到醫院。但那時康修士的神經已近錯亂，後患傷寒症在哈爾濱去世。

一九四六年七月，興主教去鄰近的哈爾濱施手術，痊癒後，共黨不准他回到佳木斯教區。中共在俄共保護下於一九四五年已建立他們的政府。一九四七年便限止教會的活動，沒收天主堂，迫使一切傳教士離開那區域；但興主教和古雯文神父仍住在哈爾濱。因他們嚴格與外間隔絕，故有好幾個月沒有見面，直到這次被逐搭湖南輪南下，才在船上彼此相見。興主教在被迫離境前，是在哈爾濱善牧醫院做藥劑師，自本年十月一日開始，便不斷受到審訊，最後判決驅逐出境。「罪名為：一、在戰爭期間助日人反對中國人；二、阻止教友參加革新教會；三、積極進行聖母軍工作，在醫院冒充藥劑師，實際做間諜。」判決後，即把他送上湖南輪，監視到船離碼頭，才見古神父在他同一船上。

1953.11.16

內蒙國籍張可興（默爾爵）主教被判做苦工

與興主教同船被逐出境的比籍聖母聖心會趙好問神父，自一九三〇年來華後一直在察哈爾省西灣子服務。但近四、五年來，中共已禁止宗教活動。趙神父只好以修理破爛家具、並鑄切菜刀及煙袋為生。另一位同會的道伯齊神父，也在近幾年來因被停止傳教工作而以診療為生。他們說：察省自一九四八年被「解放」，

五個月後即實施奴化政策。一九四九年，一切宗教生活均受限制。所有宗教組織只能在秘密中進行。本年五月開始，神父們全部失去自由。中共又強迫教友脫離教宗，宣稱傳教士為帝國主義者，又很狡猾地放出獄中一批真正的罪犯，指唆他們胡說過去在拜訪神父時被挨打。共幹在民眾大會中狂喊「中國沒有容納外國人的地方，他們該走！」於是他們便被逐出境了。他們說：在內蒙尚有他們的五位會士，兩位在獄中，三位被軟禁。

他們說：在內蒙，革新教會無法成功，教友們在國籍張可興主教領導下，在這遭受迫害的歲月內，表現非常良好，都能堅持信仰。國籍司鐸和主教都做了良好的模範。但如今張可興主教和四位國籍神父都被監禁獄中。張主教於不久前被判參加勞動隊做苦工。

1953.11.19

陰謀誣告神父賣假藥

於十一月十九日搭廣九火車被送抵港的耶穌會任戴禮神父，在去年九月，中共計劃審判他後把他驅逐出境，便演出一幕誣枉任神父的毒戲來設法謀害。

事情是這樣：他們派衛生局人員把天主堂內的藥品全部搬去，兩星期後才把藥送回，作為審訊的準備。當時任神父已被捕入獄，罪名是「使用並售賣假藥」，即行監禁。他們把送回的藥品排列起來，作為證據。並將任神父解到一大戲院，由人民公審。任神父照實辯護，指責中共在他診所調置假藥；他要求共幹到修會去叫中國修女來，因她們知道共黨所陳列出來的藥品是不是他的。

中國修女來了，一看放在那裡的藥物，便說：「這些藥品沒有一樣是神父買的，都是衛生局送來的。」人民知道是共黨的陰

謀，立即騷動起來，使共黨無法控制。任神父也得自由離場。

但中共在失敗之後，對任神父更憎恨而想加以迫害。於是把他的堂區搜查了三十次之多。並控告神父逃稅，搬去他的一切食物和糧食，說是為抵補他的稅款。至十一月九日，任神父再受公審。這次他們已有相當準備，唆使受過他們訓練過的人，控告任神父逃稅，要驅逐地出境，禁止教友幫助他工作謀生，禁止他織襪子出售，也禁止他借錢生活，使任神父無法生活而成為乞丐，靠乞討過生活。教內外人士見到任神父受如此痛苦，都對共黨大為反感。大家都願幫助任神父。過了兩個月共幹不准任神父外出，只准他出賣天主堂的器具，以購買食物。另一方面他們散播謠言，給任神父增加不少麻煩。最後，又把任神父拘至戲院受公審！在場的人向他提出「罪名」：反對三自運動；阻止教友參加共青團；結合教宗派駐中國的第一號間諜黎培理總主教；散佈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謠言，抵抗中共政府的罷工。於是任神父便成了驅逐出境的「罪犯」！

任神父於一九三一年來華，兩年後在上海徐家匯晉鐸。一九四六年被派在泰和天主堂傳教。中共於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二次進佔該地。任神父的苦難就由此展開。

1953.11.22

寧安多神父被牽鼻遊街

據一位最近(十一月廿二日)抵港的魁北克外方傳教會加籍會士寧安多神父稱：自中共於一九四七年五月進駐遼寧省鄭家屯時，天主堂即被佔據，只在教堂外給寧神父一間小屋子居住。至當年十月，有一中國神父和他一起被捕。並在他們房中翻箱倒櫃搜查了一天。且把他們帶到警局押了十五天。後來中共要把監犯

移往別的城市，便把寧神父雙臂反綁，戴上腳鐐，再和另一犯人綁在一起。這一隊共六十人，兩個兩個穿行於大道上，走去人車站。此後又監禁四個月，用各種方法迫他們承認為「特務」，藏有無線電發報機。一次他們以繩綁住寧神父鼻子，牽著他遊街，供人嘲笑。有三個月不給他水洗面洗手。至一九四八年獲釋時，他已面目全非，兩腿搖搖欲墜走回教堂。小腿上還有紅腫的戴腳鐐的傷痕。雖然中共告訴他回鄭家屯仍可像過去一樣做傳教工作，但他們仍派人監視他，而且一個便衣特務警察每天來訪問。到一九五一年發動革新教會才停止。但革新教會未成功，他們就威脅教友不得進堂。並安設便裝崗哨，以便斥逐到聖堂的教友。寧神父和另一同會的葛音德神父，於本年十一月六日再次被捕。後被解往四平街警察局。就判他驅逐出境。

1953.11.22

兩會士證實中國神父教友英勇忍受苦難不願背棄天主

兩位聖言會神父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由甘肅蘭州抵港時，帶來了一些當地的教難消息，其中一位是羅凌神父，聖言會甘肅區會長，在一九三五年來華後，到甘肅蘭州的武威天主堂傳教。羅神父抵港後說：該地於一九四九年解放，一年後開始土改，教會即受到限制。一九五一年初，由於土改關係，一切傳教工作均被迫停止。共幹警告他，以後不能再舉行公開敬禮。羅神父要他們書面命令，一星期後羅神父正為四五百教友獻祭時，共幹送來了書面命令，要他立即封閉教堂。教友面求待彌撒結束再說。但共黨強橫地走上祭台把羅神父拖到堂外，再把他禁閉臥室，直到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才把他押進監獄。因羅神父否認共黨判他的罪名和控訴，共警便把他雙手捆綁，走了二十多里路進入監獄，被

監禁在一間黑暗的小空屋中。幾天後，教友給他送去衣服被褥。蘭州是個早寒之地，冬季溫度降到攝氏零下 30 度以下，坐在那間冷如冰窖的小屋，可想見其凍得多麼難受。在這十五個月囚禁期中，被提審了二十多次。有時自早到晚，審問一整天。中共用各種方式折磨羅神父的神經。晚上黑暗中常以強光照射他的眼目。崗位在他屋頂上走來走去，有時射擊槍彈使他無法入睡。去年冬季羅神父病倒了，共黨就把他送到一間空教堂，算作「休養」。因他再三拒寫坦白書，後又把他送入監獄。

羅神父在獄中見到另一小屋中囚禁著三位中國神父和十二名教友。他們不能彼此談話。羅神父監禁期滿，共幹仍要他簽坦白書。他要求共幹提交公審，並容他以兩小時時間辯駁他們加他的虛偽罪名。他說，他喜歡由人民審判。但中共知道人民會同情神父的，他會勝利的，故拒絕他的請求，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

另一位和羅神父同車來港的舒爾慈神父，是武威天主堂的助理司鐸。去年一月十二日即被捕入獄。在獄中每日早晚兩餐；早餐是麵包和水，晚上是麵片湯。一年內僅在幾個中共慶日才略有肉食。每天日夜在黑暗的監房中。中共多次向舒神父提出他的「罪名」是在天主堂內私藏無線電發報機。中共竟把聖堂裡的聖體顯供架(俗稱聖體光)當作無線電發報機，拿出給人民展覽，人民也莫名其妙！

舒神父也曾提出願受公審，並要求發言，以辯護強加他的「罪名」；但都被拒絕。最後共警向他宣讀驅逐出境令，他便和羅神父同被押上火車。在車中有一播音器，不斷播出兩神父的「罪狀」。而車上的旅客對兩位神父非常同情和友好。

兩位神父抵港後向記者報道：「中國神父們和中國教友們為堅持自己的信仰，英勇地忍受了一切苦難，給他們極大的安慰！」他們說：「中共無法使他們脫離天主和教會的信仰。」

1953.11

湖南共黨欺騙教友

以說謊起家的共產黨，最近又來一大套欺騙，說了可笑的大謊話，欺騙當地的「革新」教徒。

據湖南苦難會一神父說：他們特派「同志」作宣傳：「前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辦事混亂不堪，使教宗異常震怒，因此舉行了一個會議，即將派遣一位教廷新公使來華，他對於北京有遠大眼光，信賴人民政府。在聖誕節前即將到華履新。以後我們將得有真正的、堅強的教會。因此現在我們要籌備歡迎新公使。他是喜歡和共產黨合作的。」這一套欺騙的話是講給全體三十個革新教徒們聽的。

那神父又說：「現在我們猶如住在地堂裡。因為我們和周圍的人在此寒冷天氣仍穿著單薄的像亞當厄娃在地堂裡所穿的一些衣服。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喜歡在寒冷、潮濕的晨風裡顫抖，實因為今年的稅捐提高了很多。無線電廣播說：『蘇俄的新債款需償還，所以我們要呼籲人民工作要特別進步，要捐獻現款大力扶助祖國。』這情形正是『把你們的收成和憂愁送進來，用你們的空肚皮攜帶著空布袋快樂地回家。』在鐵幕中的人民到處都是這樣可憐！」

1953.12.8

留學班國學生報道祖國教難

留學西班牙的我國學生百餘人，對祖國教難極為關心。尤其在吳神父指導下已在班國各省市分設二十餘小組，以便聯終班國人士參加一個為中國祈禱的運動，以響應羅馬的聯合祈禱運動總

會的號召。估計有十萬班國教友參加，為中國熱切祈禱。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玷始胎慶日，聖母年開幕日下午，我國留西班牙學生特假馬德里聖母補贖女修會會院大堂舉行聖體降福，為苦難的祖國大陸祈禱。除全體留西學生參與外，我國大使館全體職員及華僑均參禮為中國祈禱。

馬德里總主教在聖母年揭幕日舉行大禮彌撒時，專為鐵幕國家的教友和神職界祈禱，求使仇教者早日放下屠刀，讓人民信仰自由！是日參禮的教友有數萬人，除班國人之外，尚有從鐵幕逃出的波蘭、蘇聯、烏克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南斯拉夫及中國等十六國代表參加，共同為苦難教會祈禱。

我國留西學生在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大城市的報章雜誌上投稿，報道共黨迫害天主教的暴行；因此在這些報章雜誌上可看到相當的篇幅，刊登中國大陸慘痛的教難情況。這可說是我國留學生對祖國和教會作出的一項貢獻。

1953.12.25

福建教友參禮創新記錄

據年初福州來函稱：去年聖誕節參禮的人數之多，為空前所未有。有些已脫離教會的教友，三十多年不入聖堂的，這次聖誕節也回頭改過，照教會規定做補贖重歸教會。

福建省各地教會記錄這次聖誕節參與彌撒的教友人數都有創新記錄。共幹也無法干涉許多教友參與彌撒。

廈門方面據被逐抵港的瑪地達修女和格利高修女說，她們是班籍道明會修女，一直在廈門教區從事孤兒院工作，直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中共接收孤兒院為止。她們說：支持孤兒院的稻田早已被共黨沒收。近兩年來修女已不能參與彌撒，因已禁止公

開獻祭。附近有位中國神父，他只能在房內做彌撒，她們有時去與祭、領聖事。自孤兒院的田地被沒收後，她們便毫無收入，只好幫農家收割或給人製衣，藉此微薄收入度生。因她們拒絕「要求出境」，在聖誕節前數日中共便向她們宣佈：「驅逐出境。因有許多殺嬰事件要她們負責。」就這樣把她們押送到邊境，於聖誕節抵達香港。

1953.12.26

上海安老院老人不控訴修女

在上海安老院服務已二十六年的安貧小姊妹會修女聖克利門，和就任院長僅五年的幼金瑪利修女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被滬共警察逮捕，並告訴她們居留證已到期，須即刻離境，不准帶衣物行李，立即被押至車站，搭火車抵港。

院長幼金瑪利修女，法籍，她未受公訴，但私人訊問中說她阻止中國修女參加共幹會議，是帝國主義者，限制中國人的自由，上海安老院修女所照顧的老人當時共四百多名。在她們離院時，共有老人四百二十名。在她們被逐前三個月，中共看到不易接收此老人院，便加多侵擾，共幹不斷到老人院視察、參觀、搜索和質詢等。他們又誘騙老人控告修女，卻沒有一個老人肯幹此違背良心的事。最後有幾個老人在受壓迫之下控訴一修女聘用的女翻譯員。共幹藉此歸罪修女，認為該翻譯員所發表的院務行政和命令修女該負全責。

在控訴翻譯員之前，共幹先選出幾個老人來演習。在聖誕節前共幹帶領二十五個老人去看聖誕電影，為表示老人和政府合作，還分贈她們念珠和聖牌，唆使老人控訴修女。

1953.12.26

耶穌會章顯猷神父及震大公青被捕

上海來客說：在上海各聖堂參加聖誕彌撒擁擠的情形為前所未有。但耶穌君王堂的主任國籍耶穌會章顯猷神父於十二月廿六日，即聖誕節翌日已被滬共拘捕。此後下落不明。耶穌會的黃華全神父，於十二月下旬已被看管。而震旦大學的公教青年王型標和朱世英，也已被捕入獄。

1953.12.

文海德神父被審二百五十日

比籍聖母聖心會的文海德神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被中共驅逐出境。在他腕上和腿上戴了兩年多腳鐐手銬的傷痕很顯著可看出。由於長期在暗室中囚禁，使他雙目多淚而發炎，而且兩年多在鐵窗下生活，大部分時間是蟄伏著，因此顯得憔悴不堪！文神父於一九三三年來華，在寧夏教區城川天主堂為世界上僅有的信天主教的蒙古人服務，七年後調派到一漢人城市小橋畔工作。一九四三年被派至同教區的堆子梁服務，直到兩年多前被捕，至今被逐出境。

本來比國神父在我國寧夏省有很大建樹。他們在省內建設了很多美麗的大村鎮。那些地方原是西北荒涼無人的區域，自政府撥歸他們管理之後，他們即帶來很多教友開墾，並組設民眾自衛團。在堆子梁城的民眾自衛團，自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多次抵抗中共游擊隊的攻擊。自毛澤東率軍佔領陝西延安後，曾屢次派軍隊奪取教友的村鎮，但都未成功。可是這時對中共的抵抗，使後來在神父們被捕入獄時，受到了共黨嚴酷的報復。一九四七年共軍數次拉鋸式的進退於堆子梁之間，直到是年七月，便長久佔

領了。

自一九五一年下半年開始，中共著手發動恐怖統治。九月即逮抓文海德神父和鄰近天主堂的沙安多尼神父。兩位神父都戴上手銬，走了兩天路，到陝西定邊監牧區的監獄裡。爲了民眾自衛團駐防的市鎮抵抗中共游擊隊的進攻要神父們負責，因此幾位神父都受了毒辣的酷刑。到了監獄，即加戴腳鐐。至十月廿三日，沙神父患痢疾死於獄中。文神父和沙神父雖單獨監禁，但兩房相近，故在沙神父臨危時，乘守監人不注意，特走過他的監房，爲他念了赦罪經。沙神父去世後，共幹准教友運去沙神父遺體，由中國神父爲他舉行追思彌撒及殯葬禮儀。

文神父說，在孤獨而黑暗的監獄中，日以繼日、夜以繼夜地在半飢餓狀態中生活。那裡沒有窗戶，僅在門上有個小洞，氣悶至極！他一天到晚都用自己的手指代念珠，念六種不同語言的玫瑰經，包括法語、法蘭德斯語(比國北部語言)、拉丁、英語、國語及蒙古語。他被捕後四個月，手腳都被網綁起來受公審，雖未判決，但聽到一連串的控訴，沖瀉似的響起來，隨著有民眾的責難。這樣的宣傳表演之後，便把他送回監獄。

文神父繼續說，他先後受到五套審訊，每套接連五十天(共二百五十天)。每天兩三小時，隨後安靜幾星期，再來一套。他曾要求與其他監犯一同工作;有一次，他們許可他推輾子，推動一個大的圓石頭軋輾麥穀。但在工作時並未解開他的腳鐐。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省主席簽發了驅逐文神父的出境令。但共幹並不發表。到十二月一日再行公審。引他走向人民法庭時，他並不知道這次是判死，抑或驅逐。他的「罪名」除和其他傳教士通常所有的外，另有一項抵抗罪：持武器反抗人民的解放。共幹說他這項罪名該判死刑。不過因毛澤東寬大，所以改爲驅逐出境。到這天，他的腳鐐手銬才得解除，隨即押送他上火車走向自由，在香港歡度耶穌聖誕。

1953.12.

永平一國鐸被殺，其他團結，教友信德堅強

河北永平教區監牧和若望於五三年十二月搭湖南輪抵港。和監牧荷蘭籍，在華傳教已廿六年，現被中共驅逐出境。和監牧於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捕，送公安局審訊。他的「罪名」為設立聖母軍；派中國神父到各聖堂，在鄉間進行「反動活動」；不讓青年加入共青團；不讓少年佩帶少年先鋒隊的「紅領巾」；傳送教宗和教廷駐華公使的「反動函件」；消極抵抗「反帝愛國運動」。和監牧要求以人民共和國國民一份子的立場，容他在法庭上為他自己的這些「罪名」辯護，但法官憤怒地拒絕了。

和監牧說：「永平教區的國籍司鐸劉若瑟，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被誣『反動』罪名而被殺。現在教區內尚有十六位中國神父，其中八位遣使會會士，八位教區神父。有一位遣使會國籍會士在受監押。這些中國神父都團結一致，具有堅強的信德和愛德，寧死不參加『革新運動』。他們盡力使聖堂開放，勇敢舉行禮儀及聖事。」

「自去年五六月間，共幹大力推行『反帝愛國運動』，把天主教徒召集一起，共幹大聲宣講傳教士的罪行。在場信眾答說：『工會沒有干涉宗教的權力。』共幹想設法迫害礦工中的聖母軍團員，有一礦工說：『我是聖母軍團員，我要永遠做聖母軍，一直到死。這是我的徽章號碼，你們拿去吧！幾時你們要我下獄或者處死，就來招呼我吧！』」

「另一次，共幹召集鄰近的團體，演講衛生。但開頭說了幾句有關衛生的話之後，立即又提到宗教。在場的天主教徒立即起身離開會場。教外人說：『宗教和我們沒有關係』，也反對這場會議而離場。結果只剩主持這會議的人。」

和監牧又說：「在永平教區，有不少礦工、士敏土工人和鐵路工人，都是天主教徒，至少有十個『勞工模範』，是天主教徒。」

在問到他們關於『反動被槍斃的劉若瑟坤父有什麼感想』時，天主教的工人回答：『他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英雄』。

「中共在醫院也曾舉行過一次集會。主持者責難修女在孤兒院『殺戮嬰兒』的事。一名天主教醫生獲得發言權，他就說：『這些話是謊話。我曾看見過孤兒院，也知嬰兒所受的優待。現在這人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是真實的！』聽眾向醫生歡呼說：『醫生說的對！』這集會就因此解散了。給工人開會時也講到『殺戮嬰孩』，工人就問主持者：『你們對醫生的話要說什麼？』共幹說：『他說謊。』有一礦工憤怒地站起身來說：『誰在說謊？我自生下來直到現在，是在天主教的孤兒院長大的。我和任何孤兒都從未受過虐待，現在我有個強壯的身體，可為國家工作。我和我的國家該感謝孤兒院，不該感謝別人。』」

和監牧最後說：「礦工的工作非常辛苦，他們的食物量很少，沒有麵粉，其它食物也只派一半。本年收穫又欠佳，一切物品都是配給，今冬和來春的瞻望，是荒涼而且沮喪的。不過工人們仍群集到教堂來，自『解放』迄今，領聖體的人比前增加了五倍之多。」

1953.年底

各地獨立教會均告失敗

大陸各地教會對中共提倡的獨立教會，都知道與教義不符，故各教區都有堅強抗拒的表現，即使極少數教友對教義不清楚而失足；但一知事實真相便即回頭。例如蘭州教區屬下曹明寺堂區有四十名盲人獨立教會的教友於本年聖週六去見本堂王神父，聲明脫離獨立教會，重新投入聖教懷抱，求神父給他們赦罪。蘭州教區有六位國籍神父，都在獄中。該處的四位德籍神父則兩位在獄中，另兩位被軟禁。

一九五四年

1954.1.1

元旦上海教區恭迎聖母

上海教區雖在艱難困苦中，但在龔品梅主教領導下，教友信德堅固。爲慶祝聖母軍於本年元旦舉行恭迎聖母。從徐家匯到洋涇濱，參加的教友異常擁擠。每個教友心靈中，充滿著敬愛聖母、依賴聖母的熱情。在聖母像啓程時，鐘聲、鞭炮聲不絕於耳。在教會受難的環境中，給聖母加上了無上的光榮。

1954.1.1

上海公青舉辦聖像展覽會成功

上海的公教青年，在困難重重中也常表現忠勇的精神。他們爲慶祝聖母年，特於本年元旦開始，舉辦了三天的聖像展覽會，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是聖母特別照顧他們的明證。這次聖像展覽會的地址，是個約可容兩百人的一個花棚。他們把這花棚設計成一個聖母廳。進門即可見到一幅高大的無玷聖母像。聖母手中放出一隻白鴿。白鴿口中啣了一根和平枝和一串念珠。象徵聖母那裡能得真正的和平。和平的方法是做補贖、念玫瑰經。進門後，是一幅科學與宗教的圖案。以後是一幅美麗的耶穌善牧像。接著是教宗庇護十二世像，及琳瑯滿目的各種聖像。此外，有一間聖堂的公青，用神花來代表所做的一座馬槽，非常精美，耶穌聖嬰躺在一白色玻璃紙所編成的搖籃中，穿了用許多克己代表所編製的衣服。再向前走去，全部是聖母聖像；包括十五端玫瑰經奧跡、諸寵中保，上天之門，無原罪始胎等聖像，共計千餘

幅。最後出口處，是一幅美麗動人的圖畫：基督手攜一公青，在海浪中前進。青年手持念珠和一本「福音」，布幕上寫著「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此外，尚有許多其他聖物展出。

在此招待會中有不少招待員給參觀者講解各部份的意義。會場內，隨時播送聖母歌，增加熱鬧的氣氛。觀眾對這展覽會都欣賞得非常滿意，使大家對聖母的偉大加深了認識和敬愛之情。這次聖像展覽會，全部由上海公教青年設計，佈置，不僅吸引了很多教友，也吸引了不少無神派的藝術家去參觀。他們見到很多教會內的藝術傑作，也不禁稱揚這些藝術已達到了最高境界。由此可見這次舉辦的聖像展覽會，相當成功。

上海教區為慶祝聖母年，還特備兩尊露德聖母態像，專為各堂區迎供之用。各堂區並組織集體朝聖，至迎供聖母像的聖堂，或其他奉聖母為主保的聖堂朝聖，以增教友的熱心。凡供聖母像的聖堂，教友自清晨六時至下午七時在聖母像前輪值誦經祈禱。教友的虔敬聖母之情，非筆墨可以言宣。

1954.1.3

教難期中教友顯著熱心

一位捷克籍的斯丹倍拉先生於本年一月三日由上海抵港。他向香港公教報報道，他曾參加上海耶穌君王堂的聖誕彌撒。各台彌撒聖堂內均擁擠得無容足之地，許多教友只得站在聖堂外的場地上。他又說，每逢主日領聖體的教友眾多。每台早彌撒，有兩位神父襄禮，並送聖體。斯氏又說：他的許多誓反教朋友，現在也經常到耶穌君王堂參與彌撒。這些教友的信德與熱心的真誠，令人深切感動。

1954.1.10

南陽教區傳教士讚揚國鐸忠勇

於一月十日被逐抵港的南陽教區副主教孔憲章，和撒思光、劉尙義、何數基三位神父稱，他們於一月前開始失去自由，並各入獄十日。在獄中屢被審訊。孔副主教的「罪名」為阻止教友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反動」。撒劉二鐸因在醫院服務，故除阻止教友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外，尚被誣枉「誤死病人」等罪名。何神父的罪名為組織「反動」的聖母軍。結果四人均被驅逐出境。

據撒神父告記者稱：南陽教區共二萬四千餘教友。僅三十個教友參加革新教會。六位國籍司鐸，個個英勇為教會奮鬥。四十餘國籍修女團體雖被解散，但仍忠勇為教會服務。這幾位傳教士對國籍司鐸、修女及教友們堅強的信心均萬分欽佩。

1954.1.13

教友不願控告神父，中共安排人證

據道明會在福建傳教已十六年的潘拿雲神父說：自閩省陷共後，他的傳教工作即被禁止。共黨霸佔教區聖堂，充作「人民法院」，後又改為政治犯監獄。去年七月改為米倉。共黨更強佔修女院，用聖堂來幽禁神父和修女。

在共黨佔據聖堂後，潘神父只能在修女院一個僅可容二三十人的地窖來獻祭。教友很早就偷偷去地窖與祭。每逢主日參祭的教友特多，潘神父就在共黨開會和繁忙時間多獻幾台彌撒，使教友都參與主日彌撒。

潘神父說：去年七月，共黨用盡各法強迫教友誣告神父們；

但教友立場堅定，不為所屈。後來共黨只得動用教外人來控訴教士們。本年一月十三日，神父和修女被訴於他們安排的二十個「人民代表」前，更迫神父的廚子做起訴人，罪名是輕視人民幣，虐待百姓，誹謗解放軍聲譽等。公審後，那廚子便偷偷地到神父面前求神父寬恕。

在潘神父和高娜、潘蒂兩位修女被逐前，都被押至警局，由男女警察令神父修女個別赤身露體給他們搜查。共黨禁止教友接近教士、修女，但當他們離開當地時，有百餘教友不畏強暴，趕來送別，並殷殷問他們何時再來！？

他們取道惠州，經過殉道的福爾德主教住院，乘公共汽車到興寧轉穗來港。兩位修女為瑞士道明會修女，曾受護士訓練。在神父失去自由時期，她們便到各處看護病人，兼做傳教工作。

1954.1.16

漢口成爲囚禁人民城市

本年一月十六日，為漢口是一個教會受迫害的日子。據漢口來客說：一月十六日有三位中國神父被捕入獄。其中一位是漢口主教座堂主任楊安多神父。罪名為領導聖母軍。另一位為漢口修道院院長張良訥神父。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五三年四月，在監獄中度過。這次逮捕罪名和上次一樣：「是在老河口天主堂傳教時曾殺死約四十個農夫，並監禁若干教友」。

漢口和武昌的主教公署都已由共幹封閉。共幹到處尋找材料，為控訴神父教友。漢口的國籍劉副主教，於去年獲釋，到最近又被捕入獄。漢口的主教座堂及修院的神父全被軟禁，彼此不准交談。

1954.1.23

香港調景嶺教務由裴效遠等繼續發展

1949 年中國大陸變色前後，各地富戶和一般人民都受鬥爭或很多麻煩，尤其信神的宗教人士更受到毒辣的迫害，因此當時有大批人民先後逃難到港，使這顆號稱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平添了數以萬計的難民，散居在港九各角落。

不久，原在香港摩星嶺居住的許多難民，奉港府命令遷往一個名叫「調景嶺」的地方。這原是一個荒嶺，在九龍一個偏僻的海角。他們便開始興建棚屋，以躲避風雨打擊及太陽曝曬。這個荒僻的山嶺很快即有數以百計的三角形棚屋出現，成為追求自由被迫離鄉別井的難胞的第二故鄉。也成了名聞世界的「中國難民營」；曾收容過兩萬多大陸難民，而其中有飯票的，僅六千人，其餘一萬多人生活無著，情況可憐！

這群不幸的難胞，生計的困難、營養的不足，可想而知。一九五〇年春，同是逃亡來港的耀漢小兄弟會會長曹立珊神父，即雷鳴遠神父（V. Lebbe）創立的國籍耀漢小兄弟會首批會士之一和首任會長，他有意照顧這批可憐的難胞，只是手無金錢，只好把自己的心願向香港教區當時的恩理覺主教（H.Valtorta）呈報。恩主教原也極同情這批難民；見到曹神父有此心願，便委任他和其他兩位神父同往調景嶺作實地視察。結果他們知道這數以千計的難民，分屬十六省，其中有 72 人為天主教徒。此後就在調景嶺設立公教進行站，建立一個葵棚，權作聖堂，作傳教和救濟的起點。但有了計劃卻無基金，曹神父便盡力呼籲大家捐款捐物，並不辭艱辛上山下山，將贈物親自搬運至調景嶺難民營。是年九月在華仁書院科神父（Fr. Foley, S.J）協助下，即為難胞子弟開辦了義務學校，收錄學生一百三十餘名，自一年級至六年級。入學不到兩個月，學生即獲一套新制服。當年聖誕節也隆重慶祝，有

難童及難民教友約五百人參加，並各得聖誕禮物一份；使他們感到一些溫暖。而聖誕子時彌撒參加者極為踴躍，以致葵棚也擠塌了一大塊。

此後調景嶺的教務也迅速發展，一年就有一二百人領先歸正。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座雙層木板的聖堂已告落成，這時南京的代理主教斐效遠神父（A. Palmers）被逐出境，他也是雷鳴遠神父的忠實弟子。裴神父抵港後，也願為難民服務，即成了曹立珊神父的得力助手。那時調景嶺追求真理的人一如雨後春筍，因此教友已增至八百多人了。學校方面在第一學期過後，也增辦了中學部，定名「鳴遠中學」以紀念愛國老人雷鳴遠神父。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可說為調景嶺教友是個快樂而榮幸的日子，因被中共驅逐抵港的黎培理總主教，即教廷的駐華公使，特別到這荒涼僻陋的調景嶺難民營去視察教務並觀察他們困苦的生活情況。後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美國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Spellman）樞機留港二十小時中，竟以三小時的寶貴時間，到調景嶺難民營去視察教務、慰問難民，給這群可憐的中國人帶來了很大光榮與喜樂，使他們看到基督的偉大愛人精神而不勝感動。史樞機鼓勵他們堅固信德，他說：只有心靈中常有信德才可反抗強暴。祝他們能早日回到可愛的家鄉。臨行時，還送一千美金作難童救濟金，另一千美金送給調景嶺天主教的義校作經費。因為一九五〇年秋開辦的「調景嶺天主教義務學校」五一年秋又增辦了「鳴遠中學」，亟需有經費去續辦及發展。

一九五二年的聖誕節為調景嶺教友歡度流亡海隅的第三個聖誕節，曹神父給難胞教友八百多人分發美點，慶祝耶穌聖誕。並在鳴遠中學大操場舉行同樂晚會，特請流亡香港的南京總教區副主教牛若望演講〈發揚基督博愛精神〉，鳴中歌詠團演唱聖誕歌，小學女生化裝歌舞，教友清唱平劇，極為熱鬧。另外還有難

童慶祝聖誕大會，會中由修士及教員扮演聖誕老人給五百多兒童分發聖誕禮物。使這難民營充滿了溫暖、喜樂。

調景嶺的天主堂，可說是屬香港教區的中國最大的天主堂，因它包括全國各地的教友。

1953 年的聖誕節，調景嶺天主堂更有空前的場面，熱烈慶祝。鳴遠中學舉行懇親大會，招待三百多學生的家長參觀學生各科成績。聖誕夜及日連演兩天話劇，吸引了千餘人觀看，其中「聖誕史話」更為動人，使觀眾感到聖嬰給難胞帶來了無上的安慰與溫馨。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曹神父離港赴台發展會務，而調景嶺的教務由裴神父等繼續發展。¹

1954.1.24

北平副主教驅逐叛徒

一月二十四日公教報刊一個專訊，報道北平教區李君武副主教已將屬下一叛徒逐出教區，而調派幾位忠勇國籍司鐸同擔主教座堂職務。

北平城內尚可公開獻祭，教友熱心異常。計去年得照常恭領聖事的教友在八萬以上。而南部及西部的教友，因早已完全失去信仰宗教的自由，故已有兩三年不得參與彌撒恭領聖事。

¹ 直到一九九四年夏，政府為進行重建計劃，將該區屋舍清拆，連其中一個已有四十二年歷史的天主教堂區，也遭受了同一命運。但在過去四十多年來，香港天主教的確艱辛地協助大陸難民開闢了這荒嶺，造福了數以萬計的紅潮難胞，在香港天主教歷史中，佔了極光輝的一頁！（參閱夏其龍神父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學舉行的〈香港教會歷史〉演講會講稿之一〈天主教協助難民開闢調景嶺：一九五〇至五四年〉（作者為旅港教友諸正瑛）。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1954.1.26

中國和平聯禱經文

有關中國和平聯禱的經文，係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由總部發出，內容如下：

全能永生的天主，爾為憂苦者之安慰，窘難者之勇毅；我今求爾，賴卒世童母瑪利亞，及諸致命聖人之轉禱，恩賜中華教胞，勇為信德奮鬥，顯揚爾之聖名，早獲聖教平安，為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孟。

（虔誦此經每次可得三百日大赦，若每月虔誦，月內告解領主，按教宗意向祈求，可得一全大赦。羅馬聖赦院准。）

1954.1.下旬

中共政務院下令調查宗教徒數目

這時香港公教報得悉中共政務院於本年一月初旬下令各省市縣普遍調查各地宗教徒數目、種類、分佈地區及其活動情形。尤其對他們認為堅決反共的天主教徒，不論任何國籍，不准有一人遺漏。並當一律列入「特種戶口」。他們擬於本年三月底完成此項新規定。預料三月後大陸各地的神長教友，又將遭遇另一次的重大迫害。

1954.2.1

河南新鄉教堂動產被劫一空，兩神父被逐抵港

在河南省新鄉教區原武縣五村天主堂傳教的兩位聖言會士鄒

羅德神父和吉亨利神父，於二月一日被逐抵港。共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攻佔該地，但兩個月後被國軍收復。不到一月再被佔據，並將天主堂所有動產搶掠一空。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共軍已全部控制該地區。一九四九年共幹就把天主堂作集會場所，直至一九五〇年秋結束。一九五一年，更加緊約束，連神父都不能離開此神父住院。

當時共黨大作宣傳，使教友斷絕參與彌撒。但在種種威脅下，大半教友都進堂如昔。

本年一月九日，中共舉行人民控訴大會，但未把神父押到會場。在大會後，兩名共警來向神父宣告：立即收拾行李準備離境。並宣佈他們的罪名：「散佈謠言惑眾；干涉教友往來，提倡聖母軍。」最後便押他們上吉普車，轉搭火車南下到港。

1954.2.2.

漢口教區國籍修士晉鐸

但正在此多難之秋，漢口教區卻於二月二日聖母取潔日有三位國籍修士歷盡艱辛，毅然晉鐸。由湖北李主教主持典禮。新鐸高神父將到山西某地工作。其他兩位，即陳神父和廖神父則留在漢口修院教授拉丁文。修院努力掙扎，勉力授課。雖然修院常在左搬右遷，但共黨常跟隨不離。各修士家族也都受共黨恐嚇，令立即退學。修士們卻堅貞不阿，堅決反抗到底。這次共黨高級人員獲悉三修士晉鐸，惱怒異常，宣佈從今以後如再有人晉鐸，必須獲得他們許可才能舉行。

1954.2.2

熱河國鐸全被迫離聖堂

熱河教區聖母聖心會奧謨神父於本年二月二日搭湖南輪由津抵港稱：共軍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進駐熱河省。不久，全省傳教工作即幾乎陷入完全不能活動的地步，於是該教區主教便率領光神父和其他外籍神父、修士、修女全體去北平。熱河教區的二十位中國神父分別擔任教區工作。現今全體中國神父均已被迫離開教堂，回到自己家庭度工人生活。回家的中國神父仍在教友中儘可能地繼續實行司鐸職務。這時唯一仍能開放的，是錦州天主堂。有一中國神父在中共遷出錦西堂之後，便住入這聖堂。有兩位中國神父應韓國邊界某教區之請，已去那邊傳教。

光神父表示，本來每兩星期可給監獄中的比籍會士送一次衣服，但近數月送去衣服已得不到獄中人的收據。

一月二十六日晨，共幹去見光神父，並宣讀他的罪狀：「反人民政府的革命活動」。限他在半小時內動身出境。

光神父比利時籍，於一九二〇年即來華，一直在熱河教區傳教，當熱河解放時，他剛受任為錦西天主堂的主任司鐸。

1954.2.11

鄭州意籍傳教士二人被逐抵港

在河南省鄭州服務的意籍比堅彌神父及山度修士，於二月十一日由河南鄭州被逐抵港。去年七月，共報對他們展開攻擊，稱他們的活動是反對獨立教會，散播帝國主義思想，以反對共產主義。到七月三十日，共黨便把他們囚禁，直到離華之日。他們在獄中受盡折磨，並被疲勞審訊八小時。去年十月十七日被提審，

判決徒刑半年。刑期屆滿，比堅彌神父和山度修士被迫簽署「自願」申請離華請願書。至本月十一日由三共軍押他們到邊界。

1954.2.14

漢口意籍神父抵港報告教難情形

在漢口主教座堂工作已十四年的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靳神父，於本年二月十四日被逐抵港時稱：自去年九月開始，「獨立教會」的爪牙便去迫害他，對他侮辱、審問、虐待，受盡其殘暴的迫害。虎俚們還領導群眾把神父推倒地上，拳打腳踢，同樣的事發生了很多次，最後一次還在人民警察面前施行不人道的刑罰。獨立教會的附從們還誣控神父利用聽告解時間，唆使教友不和他們工作。本年一月十六日已拘禁三位國鐸，以鉗制教會的活動。軍警日夜監視司鐸們的一切行動，使教友見神父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們出盡辦法迫教友加入「獨立教會」，公教學生都堅拒共黨的威迫利誘，因此激怒共黨，很多公教學生都被捕入獄。共黨還強迫教友參加共黨的一切集會。靳神父說：「漢口已成爲一座囚禁人民的城市！」

另三位在漢口教區工作的方濟會神父被逐抵港後報導：漢口和武昌的一切教堂和修院，於一月十六日均被武力霸佔。武昌的副主教，國籍史憲章神父也於一月十六日被捕。這次史憲章副主教已是第三次入獄，前兩次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這次罪名是和教宗及外國人來往。在教修院任教的陳神父和高神父，尚有很多教友領導均遭逮捕。很多熱心教友都被列入「特別戶口，武裝人員不分日夜嚴密監視，「革新教會」的附從們，向熱心教友諸多留難，更強迫他們向共黨「坦白」自己的「罪狀」及不參加「獨立教會」的原因，又向公教青年灌輸無神

思想，且禁止神父在聖堂或修院和教友們通話。

漢口教區現僅剩九位國籍方濟會司鐸，及六位教區神父，其中四位已在獄中。「獨立教會」僅三十個主持人，並無神父在內。因此共黨正設法誘騙國籍司鐸入彀，但漢口的國籍司鐸也很堅強，不易誘惑。

1954.2.20

汀州教友忠勇不屈

福建汀州教區道明會薄都加神父於二月二十日由廣州搭火車抵港。這位捷克籍的薄神父，於一九三七年來華傳教，近八年來，他一直在寧化天主教服務。在該地變色後到土改時，被禁止講道。共幹屢次要借用天主堂作會場，均未成功。薄神父被限制，不准出城。共幹多次唆使不守教規的教友控訴神父，並利用此在城中廣播宣傳，刺激人民情緒，以鼓勵人民反對。在一次大會上一位英勇的傳教先生向眾揭穿控訴的虛偽，提出證明事屬虛構。薄神父上司囑他向共幹申請離境。此後共幹仍數次召開宣傳大會，向人民指控天主教司鐸為「罪犯」。雖是自動申請離境，他們仍派警押赴邊界。薄神父走後，共幹標揭薄神父有三十三項罪名，並向當地人民廣播。

1954.2.22

教友和工人不控告神父被捕入獄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位匈牙利籍耶穌會隆神父由大陸被逐抵港。他是教育學及歷史學專家，於一九二六年來華，在河北漢

陽教區服務。

據隆神父稱：濮陽於一九四四年即陷共，當時教會即受到迫害。共黨不擇手段，以恐怖政策、破壞手段來鞏固政權，更強迫當地教友誣告傳教士。但民眾對他極為擁戴，因一九四三年大水災和抗戰時期他的救亡工作為眾所共知。一九五一年共黨佔據濮陽醫院，很多教友和神父的工人因不受共黨利誘及高壓去控告神父而大都被捕下獄。六年前聖堂也被霸佔，但去年聖枝主日，忠勇的教友竟集體向共黨抗議，要求發還聖堂。共黨見眾怒難犯，便稍微鬆弛一下，此後八個月，表面上他們沒有對教會明顯的迫害；但到去年十一月開始，又展開對教會的全面迫害了。

他們把一切有指責共產主義的圖書全部取去以作「證據」，又把隆神父的護照沒收，然後在民眾集會裡說隆神父並非匈牙利人，是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和自由中國秘密傳遞情報。本年一月十四日把隆神父公審。數日後，由一「革新」叛徒帶領共幹來捉拿神父，並到子夜時分才作審訊。他們以極不人道的酷刑來迫神父招供未犯的罪行，即以粗繩把神父的雙手雙腳紮住，吊起來算作「放飛機」，再把吊起的神父毒打，打得隆神父昏迷過去，再把他放下地，加以腳踢、扭耳、拔鬚等刑罰，之後把隆神父押至聖堂囚禁。至二月十七日，他們把隆神父押解至開封，強迫他簽署共黨的控罪，後即把他驅逐出境。

1954.2.23

汀州道明會士被逐抵港

二月二十三日，又有汀州教區道明會德籍柏神父和羅撒修女被逐抵港。他們為該教區最後被逐的外籍教士。柏神父證實：連城的教友是汀州教區最忠勇的天主子民。這些教友大多為客籍，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在土改時共黨不准神父獻祭，但逢每月初九墟日，各鄉教友不辭跋涉，不畏威迫，都趕來參與彌撒。神父爲適應需要，都在午時獻祭，不料兩次都在共黨槍尖下被押赴公安局。他們把柏神父當「罪犯」班迫他「遊墟」。而審訊神父，往往在半夜子時，而且施行疲勞審訊。

被逐出境的羅撒修女稱：教友們信德堅強，拒絕共幹命令他們誣告教士的罪行。當神父修女離境時，共黨不准人民去接近他們。但教友們不爲所屈，都跪在神父面前求他的降福！

1954.3.月初

北平四十位國鐸及教友領袖同時被捕

最近一批被逐抵港的北平教區外籍司鐸證實：共黨領導下的「獨立教會」，正尖銳地和天主教會作劇烈的鬥爭，共黨用盡暴力，誘騙幾個教士來做應聲蟲，使北平各重要堂口都被「革新教會」霸佔。教區內原有熱心教友，都到小堂口去參與彌撒。但革新教會所搞的各種花樣，都給堅貞的教友們粉碎。他們便針對這些忠貞的行動，迫一批革新叛徒策劃一項更尖銳的鬥爭。三月一日，北平共黨召開「革新派」大會，商討迫害教會的步驟。翌日（一說三日），二十八位國籍司鐸，十二位曾參加聖母軍的教友被捕。

1954.3.

中共略改迫害方式

據有關方面獲悉，共黨由於政治上的理由，最近對大陸宗教

暫改態度，俾能順利進展其摧毀人民信仰的勾當。共黨爲了拉攏藏民，目前已停止迫害，並容許佛教徒去整修寺廟；爲安撫回教徒，已容許清真寺的存在，並准回教徒繼續舉行禮拜。但對天主教徒，則一貫其迫害宗旨，從未放鬆。誓反教雖也遭受共黨迫害，但因其無反抗活動，故較天主教寬鬆。至於道教方面因人數較少，且不團結，故不能發生作用而未受干涉。

最近華中共黨已接到北京訓令，指示各地共黨對天主教迫害的新花樣。該新行動爲：一、「獨立教會」、「革新教會」等名稱，暫時停用，應以「愛國教會」名詞代替。二、「愛國教會」可承認梵蒂岡教宗。三、中國「人民」要求教宗承認「愛國教會」爲真的教會。

由此可見共黨所導演的「獨立教會運動」，已慘遭失敗。爲要挽回面子，故又改變其反宗教方針，另用新陰謀。據該報告稱，共黨積極設法誘騙田樞機到北京，或選一傀儡「總主教」在北京點綴一下「宗教運動」成功的鬼戲。

1954.5.

北平小修院前院長主張田樞機該離大陸

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被捕的北平小修院前院長于惠民神父，在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被逐抵港。于神父荷蘭人，遣使會會士，一九一八年來華，一九三六年調任北平小修院院長；在北堂曾與田樞機一起兩年之久。這使他對田樞機有深入的認識，他盛讚這位中國首位樞機的忠厚誠篤、熱心有聖德。

當記者詢問他對田樞機離開大陸的意見時，他說：「在這情況下，田樞機應該離開大陸。」他又說：「田樞機於一九五〇年在香港還給我寫信說：如果需要他回北平，他就立即回去。」我

立即回信勸他：「千萬不要回來。」于神父是在北平工作的神父，對當地情況瞭如指掌，故認為田樞機應該離開大陸，不該回去。

于神父也給公教報記者講述了一些有關他在獄中的情況：「三年前的七月二十七日，正想乘輪由天津離華，但離境前兩天深夜，突遭共黨逮捕。並強迫他坦白一切「反共」活動。但他有荷蘭人的固執民族性，和威武不屈的崇高犧牲精神，寧願自己下獄受苦，不想為獲得自由而向共黨坦白。共黨見計不遂，就用手銬來反鎖他雙手，還要他默察己過。三星期來，他以沉默來抗議這種刑罰，共黨就把他關入監獄，直至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被逐出境。」于神父說：「在獄中，起初每夜均遭審問。但他堅決不說什麼。他們就給神父加上腳鐐，連膳食或大小便都不放鬆，他們控告于神父向法國仁愛會修女展開反共宣傳。因當時他在仁愛會主辦的孤兒院小堂服務，故誣枉他展開反共宣傳。又說他替法國政府做間諜。每次疲勞審訊，通常超過十一小時。但他們誣控的罪，神父始終否認，他們就把神父雙手鎖得更緊，使神父上身不能動彈。有兩個共黨曾化裝囚犯，監禁在神父一起。一次他們假意和神父討論以前的反共活動，希望由此找出證據控告神父。但百般花樣總無法使神父承認控罪。共幹竟惱羞成怒，以拳打腳踢來洩忿。他們先怒打神父，再以唾吐神父身上，又對準神父胸口，飽以老拳，使六十六歲的于神父屢次昏厥。一次晚上連續受這種毒拳、拷打十五至二十次之多。神父昏倒了，共幹即以冷水澆頭，使神父甦醒，再加以毒打。原來他們所謂的「反共活動」，就是于神父在信中所提及的北平的天氣。共黨以他們自己的觀點來了解，認為是一種「反共活動」，因他的罪名是「以天氣情報供給敵人，危害國防安全」。這就算是犯罪的鐵證。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一次于神父寄到家中的信上提及教區的事，共黨就控告他向外國洩露重要軍事、社會、經濟、政治情報。如果有朋友在美國，或閱讀過美國雜誌，他們就判定為「戰

爭販子」、「煽動群眾」或「細菌戰犯」。若不認他們有進步，就被稱為「人民的敵人」，無資格和人民合作。共幹每天迫于神父認罪。一次于神父被長時間折磨後對他們說：「我反共又怎樣？我寫信洩露你們所謂的軍秘又怎樣？」共幹見于神父動了肝火，他們便說神父已由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思想醒過來，可受共黨的洗腦了。於是除下他的手鐐手銬，那時神父才能以手撫摸他的創傷。以後于神父便在思想改造營每天洗腦十一小時，強迫他學習馬列思想。

他們除迫于神父思想改造外，還迫他教共幹荷蘭文。這批共特是預備去印尼活動的。五月二十日他們迫神父寫「坦白書」，還要在錄音機前宣讀寫下的「悔過書」，並拍攝宣傳性照片。七日後被押到「人民法官」前正式起訴。被控罪名為：一、散播反動謠言；二、向敵人透露軍事情報；三、和法國間諜首腦狄神父朋比為奸。判決徒刑三年，但寬大開明的「中國人民政府」從輕發落，改判為「驅逐出境」。于神父說：「可惜我三年在獄竟未得致命的光榮福份！」于神父又說：「那位接替他小修院院長的孫占魁神父，於被捕後在獄中抵抗不住種種折磨，僅三星期即死於獄中，成為中國的殉道烈士。」于神父說：「目前在北平監獄中尚有幾位外籍神父及許多國籍神父。他們都是勝利者。」

1954.5

一耶穌會神父入獄前致教友書

一位國籍耶穌會神父，在被捕入獄前給教友們寫了一封信。信中充滿活潑的信德，堅固的望德和熱切的愛德。字裡行間充滿血淚，可歌可泣！但他未披露他的真實姓名，以免受無謂的麻煩。下面是該函內容：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感謝天主，祂在億萬人中選中我進教事主，召我進會膺受鐸品。在避靜中我進一步認清了天主的聖意；跟隨耶穌，伴同耶穌，背上十字架，走向加爾瓦略山。感謝天主吧！我默想了死亡，並且接受了。無論如何死法，我願以我的血，以我的死，為祖國的歸化，為人靈的得救，並且忘不了你們每一隻羊，作一個全燔之祭。我入獄，感謝主恩，我能為信仰受苦，我感到榮幸，又感到恐懼；因為我自己軟弱，我怕我自己無力勝任；所以請求你們為我加緊祈禱，使我有致命的勇氣，能為耶穌、偕同耶穌，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犧牲到底。我依靠天主的聖寵，趁我現在神志清醒的時候，在天主、耶穌、聖母台前宣誓：「頭可斷，血可流。」

1954.5.

高樂康神父的受騙與受苦

過去我們已提過上海的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負責人之一高樂康神父。他努力出版事業，做文化傳教工作，並且身體力行，故成為中共痛恨的對象。他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獲釋，於五月二日抵港。他的朋友已認不出這個皮包骨的人就是高樂康神父，因他的體重經過 932 日及 933 夜的監獄生活之後，已經消瘦了六十多磅！因為在獄中，曾受到一百五十小時的連續審問，後在他昏昏沉沉時，竟誘迫他簽認曾殺過一人。野心不足的中共，後又迫他承認曾充間諜，因他負責寄發傳教學誌的新聞給傳教士們；寄發到國外去的這些就是間諜新聞。高神父拒絕承認或簽認任何含有間諜控訴的罪案，他始終堅持不屈。可是這次他在盤問者的控告、威脅、與詭計的攻擊下支持了四日四夜，而且四日四

夜高神父都赤足站在地上。在他腫得像麵粉團的腳要穿鞋時，已經穿不上了！在這樣受苦的情況下，高神父消瘦了六十多磅實在並不奇怪。

高神父對受騙簽認殺過一人事，在清醒而心靈恢復原態後感到異常憤恨，甚至拍桌喊說：「我真是一個怯懦的人，給共產黨利用我來簽謊話！」其實高神父在來華後到西灣子傳教時，於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已在西灣子受過共黨的監獄生活；所以他想這次必不會活著出獄了。且在獄中常患嘔吐及其他疾病，一次整整十九日未吃過一點食物。到四月二十八日去軍事監獄聽驅逐出境的審判時，聽到有人讀了他的“罪案”要他簽名；他堅持要看他們寫的罪案後再簽名。讀了幾段，他說「這是偽造的控告，是謊言，我絕不簽名！」他們沒法，就奪回他們的判案，並命他走。這次高神父勝利了！

1954.6.

梵蒂岡被稱爲「世界最大間諜中心」

山東曹州教區德籍梅神父於去年七月二十八日獻祭時在他轉身向眾說「請眾兄弟同禱」的剎那間，共黨即衝上祭台將梅神父拘捕。梅神父被迫在更衣所卸下祭衣，並去取他早已準備入獄的小包裹，後便跟六名共幹入獄。但他們在拘捕梅神父時，竟要他跪下，高舉雙手入繫。入獄後，被共黨偵訊十多次，秘密審訊二十次。梅神父被控罪名爲抗戰期內協助日軍侵略，其實是收容了各地難民。又控告他和梵蒂岡通訊。梅神父問他們和梵蒂岡通訊究有何罪？他們說：「梵蒂岡是世界最大間諜中心，人民政府是保護良好的革新司鐸的，如見神父是間諜份子，就該對他有不良待遇。」梅神父起初被獨禁一斗室，後和中、韓籍「囚犯」一同

羈押。因神父堅持不認控罪，他們最後便說「人民政府是寬大的，判決你離境。」

梅神父在離獄前，很坦白對共幹說：「共產主義是反宗教、反天主的。以一個司鐸的立場是永遠不會改變信天主的心而去擁護一種反教宗教的政治制度的。」

梅神父於本年六月出獄後，共警即監押他乘車到上海，再由上海搭火車到廣州，然後離境到香港。

1954.7.

格會長在獄病倒二十三次

上海耶穌會區會長格壽平神父，於本年七月初被逐抵港。格神父法籍，於去年六月十五日被捕。在被捕時，有十名共幹闖入格神父房間，露械威脅格神父。神父鎮靜地對他們說：「收回你們的手槍，尊重點自己。我是神父，不是罪犯，不會逃走。」他們就把神父押到舊法租界專為重要間諜份子設的監獄中，和一華人同囚。

格神父在被捕時帶的小量衣物，入獄時被獄卒沒收，直至被逐出境時才發還。監倉是暗無天日的，走廊中的微弱燈光，是黑暗中的唯一光源。在白天，要受疲勞審訊，長期受到這種苦刑，使體弱的格神父無法支持，因此在過去一年中曾先後病倒二十三次之多。每次病愈再被審訊，最後格神父的聲帶損壞，短期內話不成聲。因格神父曾任上海及揚州區耶穌會會長，故被控在此兩地從事反共活動，罪名為：參與反對土改工作；組織國籍司鐸教友反對共產政權；不服從政府聖母軍團員自首登記令；向羅馬報告震旦大學被接收經過。

在偵訊時，共幹欺騙格神父說：「美籍耶穌會麥加地神父已被逐出境。」其實麥神父仍在獄中。

1954.7.

教難中的西灣子教區國鐸忠勇領導教友

在華傳教三十年的比籍聖母聖心會會士田神父最近二十年均在察哈爾省的南壕塹服務。自該縣變色後，他和其他三位同會的比籍神父同遭軟禁四年。自去年迄今共黨利用小學生來日夜監視，直到本年七月底被押解至警局，控告他為帝國主義者，下令在半小時內立即離境。田神父說：數十位忠於職守的國籍司鐸領導下的西灣子教友，信德極為堅強，並團結一致，不為中共的「獨立教會」宣傳所惑。

田神父說：雖然如此，但這些國籍司鐸工作的困難和阻力，顯然在日益增加。

他又提及西灣子的國籍張默爾爵（可興）主教已被共黨監禁三年半，至今在獄中每天做苦工。另一位國籍司鐸和張主教被監在一起。張主教在獄中曾暗示屬下各神父：除被迫驅逐外，神職人員應不怕受迫害，一律要留守自己堂區。

由四十五位英勇國鐸領導下的西灣子教區，革新教會無從發動，神父教友都上下一心，沒有一個人肯背叛耶穌基督。

目前西灣子的神職人員，都繼續善盡鐸職。在此特殊情形下，大部份神父已成爲「工人司鐸」，因經濟供應斷絕，神父們必須爲生活去工作。

一位比籍聖母聖心會的唐神父說：「西灣子的司鐸、修女和教友支持教會的英勇事跡，足堪我人仿效。」

1954.7.29

苦難會梅若翰神父反對全部控訴

被中共無理羈留於長沙多時的美籍苦難會會士梅若翰神父，於七月二十九日突獲釋乘火車到邊界。梅神父於一九五一年在會長授意下自動申請離境；但兩年後始得批准。不料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到邊境時竟被扣留。二十九日押回長沙，扣留在一旅館中。所謂「旅館」，是由人民手中掠奪的屋子，屋內污穢不堪。至十二月十五日被解到一較好的旅館，終日受共黨監視。七月二十七日，共黨將梅神父提審，控訴他於七月七日「襲擊」旅館住客。一共幹問神父是否承認控罪？梅神父答說：「我反對全部控訴」。人民法官便退庭商議。後來出庭時便宣判梅神父應入獄兩個月。但兩日後又改爲「永遠驅逐出境」。

當梅神父在長沙時，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一次復活節前，梅神父出外給一國籍神父聽告解；但翌日即受共黨警告，以後不准再去那國籍神父處。據梅神父觀察長沙的結論是：長沙人是在失望中掙扎討生活。街上乞丐極多，商業衰萎不振。共幹衣食品均比普通人高。共軍每月可得膳費三萬人民幣，因此饑餓的長沙人目睹飽衣足食的共幹，很幽默地以湖南土音來說：「共軍吃的是人民皮」（人民皮與人民幣同音）

梅神父在被押扣期間受審詢時，共幹的手段及態度極爲卑劣。一次梅神父向他們要求：或將他入獄，或把他釋放，不要這樣不三不四。共幹立即翻面說：「你當我是什麼人？和你說話的是人民政府的代表呀！」梅神父即駁斥他：「你不知道和你說話的是天主的代表嗎？」

與長沙梅若翰神父同會的三位美籍苦難會神父，他們是龍伯達、何德斯和吳林。在經過美國在日內瓦交涉後獲釋，最近由長沙乘火車抵港。據龍神父說：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之清算地

主，殺戮人數每月以千人計。湘西的人口慘受犧牲的達百分之二，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人民在恐怖之餘，還要遭遇冷酷對待。在共黨社會的官員和警察，態度都相當蠻橫。糧食恐慌情形相當嚴重，農民須至都市求米，他們拒絕開耕，公開反抗中共的措施；因他們力耕的收入不足以繳交政府。

龍神父又說：教士有款由英使館經手直接由北京匯來的，可不受稽延，否則就要等待到不知何時才可到手。有一次他去提款，該款額有七千元數目不對，這明明出自他們書記的錯誤，他們竟說是龍神父搞亂銀行的賬目，累及地方上的財政，故要他負咎作公開道歉！

上述三位神父於七月二十九日離沅陵，後抵長沙搭火車南下。

1954.7.底

景縣凌主教被迫簽認控罪

河北景縣教區凌安瀾主教及艾神父於本年七月底被逐，由天津乘輪抵港。他們都是奧國的耶穌會士。他們說：景縣於光復前一年已陷入共黨手中。兩年後艾神父即被捕受審。聖堂及修院房屋都被共幹接收，因此修院員生全部遷至北平。凌主教獲准往天津就醫，本年七月十二日子夜時分，共警來把凌主教及艾神父押到警局受偵訊。共幹迫凌主教簽認三項控罪：一、景縣教區有三百畝田地，凌主教為大地主，剝削工人；二、准許景縣修院由北平撤退到馬尼拉；三、招待某神父及反共宣傳人員。凌主教在壓力下只得簽字。後即和艾神父一起押到船上。

凌主教證實景縣教區神父雖在萬般困難中仍能克盡厥職，管理教區內三萬餘教友。直到他們離華時，革新教會無法在他教區內成立。

1954.8.

上海安老院及鑄錠療養院被接管

由安貧小姊妹會主辦的上海安老院，於本年初由共黨侵佔。以共黨組織的婦女會代替修女。僅留兩外籍及六位國籍修女在院看護病人。該安老院共收老人四百五十四人，共黨對這些老人也不放過洗腦的機會，迫他們聽共黨八股，有二十老人被迫去學習前進。到八月初，兩位外籍修女也被驅逐出境，而院長及其他外籍修女都早已被迫離華。六位國籍修女仍在為四百多老人服務。

上海方濟會主辦的鑄錠療養院，自去年被共黨強行接管後，最後兩外籍修女及一國籍修女因壓力太重而要求離院。該院被霸佔時，修院便被加上封條，共黨詳列清單接管，修女們的私人行李也都被列入清單。但在修女離滬時，只准攜帶小包行李離開。這時上海普育堂的老人也被併入了安老院。

1954.8.

幾位國鐸受苦不同

在此秋初期間，公教報獲悉幾位國鐸的近況：江門馬神父為解決生活急需自行經營畜牧養豬業。可是近因糧食受嚴格限制，在共黨統治下的豚豕也難獲一飽，馬神父只得售去牲口，另謀生計。梧州的陳神父於三年前被判五年苦工監，迄今已挨過兩年苦工生活。

以「國特」罪名被判終身監禁的曾神父，最初被囚於平南。曾母前往探子，未准獲見。後悉曾神父已被轉押到鬱林。

嘉應的黃羅撒修女在重發聖願禮後與主禮的黃神父同時被捕，兩日後才獲釋。

區神父常被提出公審。以往和區神父相熟的人都被迫在公審中控訴神父，主要控罪為秘藏廖神父和秘密舉行彌撒。據兩神父報導：由於共黨的惡意煽動，使當地人民對他們十分仇視。胡路加神父仍在獄中，不久前廖神父給他送去衣物不知他是否收到。

梁神父最近被解到汕頭。李神父則在鄉間耕田放牛過活。

1954.秋

華北教會學校先後被接收

由六位被逐抵港的修女證實：華北各地的教會學校已全部被中共教育當局接收，改為公立學校。天津的英文學校也已全部關門。

上述六位修女都在天津若瑟書院任教。那裡原有十四位修女，如今八位已搭「美上美」輪抵港。

修女說：聖若瑟書院在三年前已被接收一部分，並改為中文學校，其餘由教會主辦。但中共口頭命令他們不准招收中國學生。所以直到她們離境前，聖若瑟書院僅八名外籍學生。至目前，整座學校都由天津中共教育局接收管理。華北各地所有教會學校，除了北平聖心書院外，全部都已關閉。但聖心書院停辦也只是時間問題。

1954.9.中旬

中共新陰謀傳教須領許可證

自本年九月中開始，中共又有新陰謀。他們為加強對天主教的控制，特別在漢口舊法租界同泰里設立一個所謂「天主教講習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會」強迫華中各省市天主教神父去接受為期五週的「洗腦講習」，然後發給每人一張「傳教許可證」。中共規定：此後傳教人員必須持有此證才准從事傳教活動，否則即予以取締。至於未參加該講習會的神父，就休想去做傳教工作！

1954.9.25

肇慶兩葡籍司鐸遭毒遇

在廣東肇慶堂區服務的葡籍甘神父和柯神父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被中共驅逐出境，由江門抵澳門。他們說，天主教在肇慶開教已很久，但到一九一三年開始購地建教及建醫院，經費由葡國天主教會補助，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共接收時才止。

甘神父說：肇慶天主教學校有學生五百人，易手後，中共即欲佔領該校，當我們拒絕時，他們即劫收學校，並另派教員來教學。後來他們又要徵收傳教士宿舍的重稅，計每年須交二千七百萬人民幣，去年仍按數繳納。這筆稅款係由澳門供應：但去年收到澳門當局來函說：今後將無款繼續接濟。本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即派兵來把他們兩人導入一屋，由三名「法官」審訊，說他們於一九五一年與若干名修女虐殺三千名兒童，限他們在十五分鐘內收拾行李，並即押他們上「利生輪」離華赴澳門。甘神父說：「就這樣，我們被逐出境了。」

1954.9.底

北平共黨又大捕國籍神職人員

於本年九月底被逐抵港的兩位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滿神父、

伯神父及一位比籍聖母聖心會唐神父稱：在九月中，北平有十四位國籍司鐸在子夜被逮捕下獄。過去幾月內被捕的國籍神職人員有山西的李主教，九位苦修會會士，兩位慈幼會神父，三位大修院教授司鐸，一位聖母聖心會神父，此外尚有永平女修院小堂助理司鐸、北平女修會小堂司鐸、北平修院司鐸、白冷會小堂助理司鐸各一人及瀋陽一神父；共計二十位神父和一位主教。他們說：現時在北平獄中的國籍神職人員共三十一人。

滿神父說：「當英工黨訪問團到唐山煤礦視察時，當地國籍堂區司鐸事前受共方警告：只准以中文和英工黨代表談話，且只可談該地教友人數，不准說反對共產政權的話。在醫院的修女及護士也受警告，不准和英工黨代表談話。在英工黨團員到訪時，共幹在旁虎視眈眈，使他們不能說真話。英工黨領袖艾德禮訪滬時，共黨自吹自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把迫害宗教的血腥事實完全掩蔽起來！」

1954.10.7

庇護十二世諄諄訓導中國天主子民

一九五五年的第一期公教報（一月二日）第五版，整版刊登了教宗庇護十二世頒賜給中國教會的通諭。

這封給中國總主教、主教、和其餘教區首長、司鐸、及服膺宗座的信友的通諭，說明三年前教宗曾頒發了〈開端，我們切願聲明〉的公函，不僅為表示教宗與我們同憂同苦，也是以慈父的心情激勵我們忠於基督的教會全部職守，堅忍不拔，以致有超凡的剛毅。如今教宗再同我們向全能天主、仁慈聖父，舉心祈禱，使「風暴陰晦之後，就有青天麗日；你們的教會經過了層層的盤錯結，重享和平，重得安寧與自由。」

教宗在此通諭中讚揚中國公教信徒愛國不後於人；說明教會的自治、自立、自傳，公教自有其超然性。爲此教宗懷著耶穌的慈心，誠切勸諭那輩令人傷心的人從速悔改，重歸得救的正路。把凱撒（政府）的東西歸給凱撒，把天主的東西歸給天主。若遇到世人命令一些違背天主規律的事件，那就該實行聖伯多祿所說的：「理應服從天主而不服從人！」也應該記住：沒有人能奉事兩個主人，若是兩個主人所命的互相衝突，這樣沒有人能夠取悅於耶穌，又取悅於人。因此，至死忠於神聖的救世主應受窘難，便該承當一切。

這篇通諭長達五千字，爲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聖母玫瑰節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側的教宮。

1954.10.17

英工黨領袖艾德禮誤報大陸宗教自由

但本年十月十七日香港公教報有一篇特稿，題名「請問艾德禮大陸上宗教自由在那裡？」因他率領訪問團到共黨中國作十八日的視察後，竟向自由世界宣傳大陸上確有宗教自由的種種虛偽報道。他不只自己先後報道矛盾，且與事實完全不符；致引起各方正義的批評。他於九月二日在香港一個記者招待會中竟說：「我有一種印象，中國人所反對的外國教會及教士，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這是單純排斥和阻止外國勢力的侵入。但目前要下決斷是困難的。」他續說，他在大陸曾會晤很多教會代表，也看到信徒們的崇拜，因此確信大陸有宗教的自由。

其實艾德禮在北京會見的所謂教會代表，只是革新教會的兩個共黨的傀儡：李英道和馬文中。

據上月到港的四位比籍修女報道：在醫院的國籍修女被禁止

和英訪問團交談。數月前，加拿大代表訪問大陸時，因一修女略說宗教受迫害情形而被拘捕入獄。艾德禮在共棍指揮下豈能看出大陸極權對付宗教的真相？！

1954.10.底

徐州教區神父修女忠勇可佩

江蘇省徐州教區的加拿大籍耶穌會士矢神父與諾神父於本年十月底被逐抵港。矢神父於四年前被共黨提出公審，並遊街示眾。他們感到教難嚴重，故決心留守應變，不自動申請離境。但到十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個革新份子在共黨唆使下把神父住所包圍，並拉神父再去公審。經過兩個半小時的辱罵、控訴神父私藏無線電發報機；陰謀傾覆獨立教會運動及新憲法；為美帝國主義作宣傳；應驅逐出境。公審大會在宣讀判決書後，即下令把他們驅逐。

諾神父於去年八月開始失去自由。此後在十五個月內常受盤詰留難。教區內已有兩所聖堂被佔據，作為革新教會的大本營。諾神父說：教區內沒有一位國籍司鐸順從「革新運動」。徐州現有國鐸二十八位；修女六十九人。神父、修女都盡忠職守，英勇可佩！

1954.11.5

大陸國籍主教神父修士近二百人在監獄中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公教報有此記錄：大陸未變色前，全國共有一百四十五個教區及監牧區。近年來被共黨恣意摧殘迫

害的國籍神職人員，無辜被共黨監禁的正確數字，因總總困難無法統計清楚。截至十一月五日止，公教報彙集調查得比較清楚的，有五十三個教區；被監禁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人數統計如後：

熱河：西灣子 - 主教一人，神父三人。瀋陽 - 總主教一人。四平街 - 神父一人。哈爾濱 - 神父一人。

河北：北平 - 主教一人，神父三十人，修士八人。景縣 - 神父一人。獻縣 - 神父七人。大名 - 神父一人。永平 - 神父一人。

山東：濟南 - 神父六人。煙台 - 神父三人。周村 - 神父一人。青島 - 神父六人，修士一人。益都縣 - 神父一人。

山西：潞安 - 神父八人。朔州 - 神父三人。榆次 - 神父一人。洪洞 - 神父七人。絳州 - 神父一人。

陝西：西安 - 神父一人。鳳翔 - 神父三人。三原 - 神父一人。延安 - 神父二人。

甘肅：蘭州 - 神父四人，修士一人。

江蘇：南京 - 神父二人。海門 - 神父二人。上海 - 神父十一人，修士三人。徐州 - 神父七人。海州 - 神父一人。

安徽：安慶 - 神父一人。蚌埠 - 神父一人。

河南：鄭州 - 修女一人。

四川：成都 - 神父十三人，修女一人。

湖北：漢口 - 神父四人。宜昌 - 神父一人。圻州 - 神父一人。老河口 - 神父三人。施南 - 神父二人。武昌 - 神父一人。沙市 - 神父一人。

江西：南昌 - 神父二人。贛州 - 神父二人。南城 - 神父一人。吉安 - 神父二人。

浙江：寧波 - 神父二人。吳興 - 神父一人。麗水 - 神父一人。永嘉 - 神父五人。

廣東：嘉應 - 神父五人。江門 - 神父四人。

廣西：南寧 - 神父一人。梧州 - 神父二人。

雲南：昆明 - 神父一人。

共計五十三個教區，三位主教。一七五位神父。十三位修士。二位修女。

總數為一百九十二位基督勇士在共黨監獄中受苦。

1954.11.13

蘇志遠神父受毒辣迫害、驅逐抵港

北平教區北堂的副本堂蘇志遠神父，為雷鳴遠神父創立的「傳教服務團」神父。比國人。一九三八年晉鐸，為神哲學博士。二次大戰時曾任大學教授，勝利後兩年來華服務。一九五一年北平共黨大規模拘捕外籍傳教士時被捕，在獄中囚禁一千二百多日。至本年十一月五日被逐出境，十三日抵港。香港公教報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報道稱：蘇神父在獄中常被毒打，至今身上傷痕纍纍，見者無不唏噓嘆息。由此可見共黨對教會人士的狠毒。

該報道又說：蘇神父被拘捕後先被監禁於北京監獄，不久轉押至草嵐子監獄。在此獄中共幹唆使政治犯監倉的「前進份子」毒打蘇神父。最初一月內蘇神父在進食前劃十字並降福食物即被「前進囚犯」圍毆，後來每日均藉小故毒打他，直到如今，蘇神父的一隻耳朵因被暴徒用力撕扭而失去原形；他的背脊骨也因受暴力撞擊而脫節。如今脫節處已生厚肉一塊，可能變成背瘡，下骨凸起，外面都可看出。蘇神父在受毒打後，雙手即被反鎖，接受疲勞審訊。對他說被拘原因是他反對人民政府。他們屢問蘇神

父來華前是否認識雷鳴遠神父？蘇神父回答不認識，他們即將神父手足用鐵鍊鎖在一起，使蘇神父成了馬蹄形；到晚上蘇神父已力不能支，一夜要跌倒多次，更因鐵鍊緊箍，以致嵌入皮肉，痛苦萬分。這樣的受疲勞審訊，歷時四日，最後看到蘇神父要昏倒時，再把他押回監獄，暫時卸去手腳鐵鍊，到傷口剛痊，手腳又被戴上腳鐐手銬；至今蘇神父手腕上仍有深刻的創痕。且因經年累月受鐵鍊鎖著，以致雙腳浮腫不得動彈。而那些前進份子還要強迫神父站立。在站立時因疼痛攻心，不禁大聲叫喊。由於可見共黨殘忍的一斑。

監獄距離聖堂甚近，在獄中能隱約聽到聖堂內舉揚聖禮的鈴聲，蘇神父此時就和聖堂中的神父教友同心同意祈禱。在祈禱中，蘇神父常得到新的力量，故雖受劇苦也覺甘飴。有一時期被迫閱讀各國的共黨報刊。本年六月他在獄中見到輔大教務長芮神父，看他健康欠佳。十一月五日共黨對蘇神父說：「現在我們要釋放你，我們知道你的健康不好，曾受刑罰；但這都是你對人民政府的態度不當。我們沒有親手打你，是你的同伴打你。以前施刑時我們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有了這次經驗，將來給人施刑時就有新的方式了。你獲釋後不要忘了這句話！有關你的罪名是：一、供給情報；二、組織聖母軍；三、供給政治經濟情報給帝國主義。」蘇神父獲釋後即由共警押解南下。萬劫歸來的蘇志遠神父抵港後，即入聖保祿醫院治療創傷。

1954.11.

在鐵窗下耳聞目睹事實

蘇神父在聖保祿醫院治療期間，也向前往探訪他的朋友講述他在鐵窗下曾目睹的一些忠勇的基督戰士，為信仰受了殘暴的迫

害。他說，草嵐子監獄在北平，是專為拘禁政治犯的。在他監倉附近，共有一百四十名囚犯；另一監倉內，也有百人左右。

蘇神父在離華前數月，曾見到兩位國籍神父，一位比籍神父，及一位北平聖母軍區團長。

輔仁大學的教務主任美籍聖言會芮格尼神父，也被監禁在此獄中。他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被捕入獄。本年夏季蘇神父曾見到他一面，已失去其健康的外表。據同囚者稱：芮神父被控三罪：一、向美軍傳遞情報；二、在物理實驗室私藏發報機；三、陰謀傾覆輔大的「革新運動」。因芮神父不諳華語，故常受共幹怒罵羞辱。

蘇神父說：自本年九月開始，九至十四號房中至少有一位是國籍司鐸。他常聽到拷問聲、審訊聲、威脅承認控罪聲。九月底，聖母軍區團長趙蘊禹，北平大堂區團長張葆清均被捕。北平教區國籍周翰章神父，因他是聖母軍指導司鐸及推動人關係，早於一九五一年三月被捕。因控分發聖母軍印有「為公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傳單。在傳單上力言教會常受教難，聖母軍團員更應準備犧牲致命。共幹認為這是反動宣傳，有傾覆革新運動的企圖。周神父在獄中，一直被鎖上鑲鍊一如犯罪作惡的人。

獻縣的國籍耶穌會蘇培英神父和另一蘇神父被囚禁於同一監房。蘇培英神父曾就讀於輔仁大學，去年三月，在聖心堂被捕。他被控從事反革命活動，反對「革新委員會」，未得他們准許，擅自執行司鐸任務。蘇神父否認他指導的聖母軍有「反動行動」，共幹即把他的手和足用鐵鍊鎖在一起，半年之久！最初三個月還受傳訊拷打。

獻縣戴神父也因組織聖母軍，為修生們參加而被捕。戴神父為耶穌會士，前為耕莘中學教員兼神師。該校是為準備修生進入修院前的智識訓練所。

宣化教區國籍張九牧神父於去年三月被捕。共幹對張神父

說：「只要你同意革新運動，簽署控訴反動神父和主教的罪狀，並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則隨時可得釋放。」張神父正氣凜然，立即拒絕，更否認梵蒂岡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聯絡。按宣化教區，全部由國籍司鐸負責主持，現僅兩所聖堂教友可去誦經祈禱。

正定教區國籍蕭神父於去年三月中共大規模拘捕國鐸時被捕拘禁。罪名為在正定從事反共活動，不和革新運動合作。北平教區遣使會趙神父亦與蕭神父同樣罪名被捕。

四川萬縣的國籍司鐸王耀明，也被囚在此獄中。被控罪名為曾參加國鐸和教友組織的「反共團」；從事秘密活動團體；為反共教友輔祭；宣揚反對革新運動。

河北永平教區的陳煥章修士為北平柵欄遣使會初學修士，如今被囚禁於草嵐子監獄。已受共黨洗腦多時，但仍不能搖動他對天主的信仰，因此一直戴手銬，手腕傷痕斑斑。而聖心小學校長即聖母小昆仲會的戴修士，和該會另一中學校長，及另一位三十多歲的會士都在此獄中。其中一人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即被捕監禁於此。

蘇神父說：有個叛徒李耀先，因他生性驕傲、加上意志薄弱，在共黨壓力下便甘作傀儡，極力支持革新教會。且在北平共黨警長指揮下，去和一個「前進女性」結婚。可是，共黨把他利用完畢，也把他監禁清算。如今李耀先已後悔莫及！但像李耀先這樣的叛徒，是否會因此警惕呢？

1954.11.25

大名教區司鐸教友英勇保衛教會

據十一月二十五日兩位被逐的耶穌會士吉神父和葉神父稱：

光復後第一年共軍已進侵大名，當時他們只能在夜間和當地教友保持接觸。在大名變色後初期，他們即失去了行動自由，教友們也不准謁見神父及參與彌撒恭領聖事等。一九五二年，天主教在大名辦的醫院，後在五反運動中，共幹要教會補繳一千萬人民幣罰款。當時神父無現款可繳納，醫院即被沒收。共黨還唆使革新份子以武力驅逐神父出境。但大名教友都團結一心，誓作基督義勇軍，強烈反對革新份子武力驅逐的壓迫。公教婦女曾在聖堂前舉行集會，反對革新份子無理迫害，公開要求共幹不干涉神父的傳教工作。數月後，共黨便改變手法，暗傳十二名教友領袖前去，迫他們接受洗腦半年之久；但這些教友信德毫不動搖，反在洗腦中認清共黨無神主義的真面目，而更鞏固了自己的信德。

至本年初，共黨加緊反宗教宣傳，常集會出巡，宣揚神父的「罪行」；但參加者僅幾個受生活壓迫的教外人，當時缺乏外間經濟供給，只得自設小型棉紗廠以謀生計。但共幹禁止人與神父交易，杯葛神父的出品，廠方受此打擊，被迫停辦。此後神父只好種菜度日。

在這時期，共幹誣告神父在醫院毒害病人致死；但大名教友立即展開正義的宣傳，以真相戳破共黨的謊言。

到本年九月，共黨派一爪牙監視神父在院中耕種。三日後，這爪牙向共黨告發，冤枉神父毒打他，共警立即把神父拘捕，整夜審訊，並控告神父從事政治活動，反對人民政府，又說護照過期無效，令神父出境。此後數晚都把他毒打。最近共黨對神父說：「為安全計，你們應早日離境。兩位神父便由共警押解下至邊境到港。」

葉神父向公教報記者稱：大名教友自始自終忠勇衛教，這種大無畏精神實堪讚譽。目前教區內有五位國籍司鐸雖未被捕，但已不能自由。

革新運動在大名無法成功，以往走入歧途的教友已知道錯誤回頭改過。連革新運動的首腦也當眾聲明自己所犯的錯誤。

1954.12.

武漢中共施毒手殘殺三國鐸

據漢口中共一份〈長江日報〉報導：武漢中共於去年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初，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殘殺了民眾十二人。其中四人為天主教徒，即武漢教區代理主教史憲章及神父楊少懷和陳良佐。另有一教友為李伯魯。

原來這四位殉道英雄，係於去年一月十六日武漢市中共正式宣佈「取締聖母軍反動組織」時被捕。武漢中共對四位被害者盡情污衊，羅織罪名。以下為中共所指控他們的所謂「罪狀」。

- 一、史憲章，是武昌天主教教區代理主教。一九四四年曾充任美蔣「特務」，組織華北戰地督導兼民眾服務團駐西安通訊處中校主任，兼該團少將主任，並兼美戰略情報處間諜樂幹親信秘書，經常在華北各地搜集「解放軍」軍事情報。一九四九年到武昌領導聖母軍組織，進行破壞活動，濫用神權，威脅教徒，禁止教徒閱讀「長江日報」，經常收聽美國之音，造謠破壞。
- 二、楊少懷，是天主教漢口區總堂司鐸，是漢口聖母軍領導者，身兼漢口區團及八個支團指導司鐸，時向團員宣傳說：「新中國」為黑暗世界，現在是大難時期，號召團員團結起來戰勝共產黨；又阻止青年教徒參加共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指此為叛教。
- 三、陳良佐，是武昌區神甫及聯合中修院院長，一九四四年在湖北穀城傳教，勾結「國軍」、「地霸」，殺死農民三十五人。以後不斷破壞造謠，企圖煽動教徒與「人民政府」對立，號召教徒要準備犧牲自己，消滅共產黨。

四、李伯魯，是武昌區聖母軍支團副主席，抗戰時在山西袁垣縣一帶，曾殺死中共幹部多人，後加入聖母軍組織，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這四位烈士的血已灌溉了中華國土，由過去的事實證明：日後我國將有更多人信奉天主。

1954.12.2

西灣子兩外籍修女被逐抵港

有兩位波蘭籍的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修女雅梅拉和亞達萊塔於本年十二月二日由天津抵港。她們來華近二十年，都在塞外西灣子教區服務。該會在當地設有學校、育嬰堂及施診所等為當地居民服務。但學校於數年前已被共黨接收，一九五三年育嬰堂被佔領。當時堂區司鐸外籍的已被逐出境。最近共幹又佔領了施診所，但要中國修女留任工作。

當時中國神父為防止反教會活動再起，勸外籍修女申請離境。她們在本年五月先後獲准去波蘭大使館申請護照，並已付一半護照費，可是到十月護照尚未發下，而十月二十六日叫修女去警局要她們填寫出境證，到十一月七日批出，並令她們立即動身。她們堅持要整理行裝，於是到翌日離開西灣子到天津候船，十二天後才登上北海輪抵港。

據修女說：除了聖母聖心會的雷振東神父仍在熱河監獄外，整個內蒙古她們算是最後一批離境的外籍傳教士了。據修女說：張可興（或稱張克興）主教在張家口監獄已監禁了兩年半。他於一九五一年教廷任命他為西灣子教區助理主教，同年五月受祝聖為主教。數星期後外籍主教被捕，並死於獄中；但不久張主教也被捕，並被判五年徒刑。在獄中的工作是推磨，把破

碎的瓷磚爛瓦磨成粉末。²

一位國籍王神父仍被監禁在南壕塹監獄中。另一趙神父自三月起被軟禁在住宅內。由五四年七月開始被押入北平大監獄。

她們說：西灣子教區的國籍女修會到北平的修女，在七月間全被迫回原境。有幾位修女因公立醫院需要或診療所缺人，便獲派在公立醫院或診所工作。但高家營子的育嬰堂遷移至西灣子後已被解散，且迫修女們各自回家。所有嬰堂及診療所均遭中共政府接收。她們又鼓勵嬰堂孤女全部結婚，以便遣散。並要他們受共產黨的嚴格訓練。西灣子的神職班，都須操勞工作，如木工、裁縫、耕地種菜、織襪修鞋等自謀生計。

1954.12.8

上海教難重重中隆重結束聖母年

上海教區在龔品梅主教領導下雖在教難中仍隆重舉行聖母年閉幕禮。他們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九日敬禮。一座教區聖母像於當日由耶穌君王堂恭迎到徐家匯聖依納爵大堂受教友的敬禮。是日定為「迎接聖母日」，下午六時半公念玫瑰經恭迎聖母像進堂。並講「無原罪聖母引導我等於真福」的道理，舉行聖體降福，全夜恭陪聖母。半夜後二兩時，在聖母台上敬獻感恩祭。

三十日定為「玫瑰會會友日」，下午六時半拜苦路、念玫瑰經、宣講「無原罪聖母天地之元后」，並舉行聖體降福。

² 獲釋後因他不准自己的神父教友加入脫離教宗的愛國會因此再度被捕，並被判無期徒刑。在囚禁期間，中共要他和上海自選自聖的非法主教金魯賢合作擔任翻譯；但張主教拒絕了。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在開放政策下釋放了張主教；可是因他堅持不與中共的工具合作而長期無收入，故出獄後只好住在他的胞妹家，由其妹設法供養，直到他於1988年11月6日病逝。

十二月一日為「善終會會友日」下午節目與前同，講道主題為「無原罪聖母憐視我眾之哀號」。

二日為「修女及貞女日」講題為「無原罪聖母創立奇潔之至德」。其它節目與前同。

三日為「修士日」，全日顯供聖體。下午四時為兒童舉行聖體降福，六時恭念玫瑰經，講道主題為「無原罪聖母天主上智之肖像」，七時舉行大禮彌撒和聖體降福。

四日為「公青日」講了「無原罪聖母足懾魔頂之童貞」的道理，並恭迎聖母，全夜恭陪聖母，凌晨二時舉行感恩祭。

五日為「兒童日」，下午三時半恭迎聖體，六時半玫瑰經後彌撒，講題為「無原罪聖母天主聖三之寶殿」。最後聖體降福。

六日為「耆老日」，講「無原罪聖母聖會之恩光」的道理後以降福作結。

七日「家長母親日」，講「無原罪聖母進教之佑助」。聖體降福時獻家庭於聖母無玷之心。全夜恭陪聖母。

八日「聖母無玷始胎節」為上海教區首主保良辰，是日定為「聖母會會友日」自晨一時至下午一時在聖母台上連續舉行感恩祭，下午五時恭念玫瑰經，五時半由龔主教奉獻聖母軍閉幕典禮彌撒，講道主題為「一年來的玫瑰花雨」。聖體降福時奉獻中華於無玷聖母。

1954.年底

汕頭二百多聖母軍被捕

香港處於大陸邊緣，雖然鐵幕低垂，有時也能得到一些鐵幕後教會受迫害的消息。中共雖口口聲說「宗教自由」，可是許多神父教友在極度教難中，付出了為真理作證的代價寶貴的生命，演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這就是中共所謂「宗教自由」的

最好說明！

今得可靠消息，潮汕一帶在一九五四年末，有二百名聖母軍團員及十七個團長被捕下獄。被逐的外籍教士經廣州時，見到共黨反宗教的標語到處張貼，多不勝計。這些也都是「宗教自由」的最佳說明？

這時也獲悉有兩國籍司鐸於三年半前因反抗「三自運動」而被拘禁。本年冬，嚴神父寫信給另一神父要求他送寒衣。可是衣服送至監時遭獄卒阻止；他們說：「嚴神父極頑固，故不准送他衣服。如果他能改變思想，便隨時可得自由。」嚴神父就此無寒衣過冬！不過他身雖寒冷，愛主的心火卻在他心中燃燒。

為撕去貼在聖堂門上的共黨標語而被捕的王安德神父，在奴工營做了近三年的採煤苦工後，才得獲釋；但這時王神父已瘦弱得不成人形。

1954.年底

中共迫害教會迄今數字

英國倫敦西敏寺總主教季里芬樞機於本年四月在倫敦宣稱：二十世紀的教會史，可與聖教初期最光榮的時代並駕其驅！可見教會不會缺少殉道者。季樞機又指出中共向世界所宣傳的美麗謊言：「大陸確有宗教自由」是十足的虛偽宣傳。事實說明：目前已有九位主教被殺或在獄中受折磨致死。此外，尚有兩外籍主教及三位國籍主教仍被囚禁獄中。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共有五千餘名外籍教士，其中三千餘名為司鐸，二千餘為修女，及五百名修士；一九五四年年底外籍傳教士僅剩五十八人，修女二十六人，修士三人。此數字已包括在獄中的教士。其餘四位外籍主教已去世，五十六位外籍司鐸被殺害，此外都已被逐出境。至於被害致

死的國籍司鐸人數，就義地點和日期確悉的，已有一百六十人！其他被害的國籍修士、修女有三十五人。現已調查清楚在中國五十四個教區中已有三位國籍主教，一百九十八位國籍司鐸在監禁中。大陸原有一百四十四個教區，照一般估計，國籍司鐸被捕下獄的已逾四百人。在幾個大城市中雖有幾個神職人員可在堂區內工作；但這只是共黨把它作宣傳櫥窗的點綴罷了。在小城市及鄉村中，極少司鐸所得的自由也是微乎其微，而且人民絕無集會及公開祈禱的自由，只能在家中私自祈禱。

一九五五年

1955.1.1

上海蘇州兩教區隆重舉行聖心年

上海教區與蘇州教區在賢明的領袖龔品梅主教領導下，本年（一九五五）共同舉行耶穌聖心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時在虹口耶穌聖心堂舉行揭幕典禮，有祝聖蠟燭、大禮彌撒、講道、玫瑰經、默想、大禮降福及奉獻聖心年善願等節目。是日全天顯供聖體。一月六日三王來朝節下午五時半做聖時、六時半舉行薄暮彌撒，並顯供聖體至晚上九時。一月七日首瞻禮六特行耶穌聖心敬禮、全日顯供聖體，下午五時半恭念玫瑰經及聖體降福、講道、彌撒。一月十四日下午六時半大禮彌撒後顯供聖體，舉行四十小時顯供聖體大祈禱。十五日下午五時半有玫瑰經、默想、降福。十六日主日上午十時特請朱開敏主教主持大禮彌撒，恭迎聖體，及大禮聖體降福、顯供聖體、大祈禱，然後結束。

該二教區舉行聖心年的口號是“通過聖母到達耶穌”。他們說：「耶穌的母親在我們這裡，啓示我的神目認識耶穌，灼熱我心靈愛慕耶穌；淬勵我生命效忠耶穌。」

鐵幕後的神長教胞都在苦難中繼續奮鬥，為保持自己的信仰，光榮天主的聖名。在自由地區的教友除加倍熱心敬主外，還該努力為鐵幕中的兄弟姊妹祈禱。

為紀念聖母年宣佈聖心年，龔品梅主教還給兩教區的教友寫了一封感人的牧函：〈從聖母到耶穌〉

1955.1.

馬迪儒蒙席等被誣謀殺毛澤東

本年一月，易州監牧馬迪儒蒙席獲釋抵港，馬迪儒蒙席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被捕，並即受審訊，被控為美、日、及國民黨從事陰謀活動；與國民政府有友善關係，被判終身監禁。要他穿上編號的囚衣攝影存案。但據當時共黨報章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七日報道；馬蒙席與一意籍及一日籍人士圖謀在十月一日國慶日謀殺毛澤東及共黨高級將領。兩外籍人士已被判死刑，已經槍決。尚有四「從犯」分別判有期徒刑。這種報導實屬荒謬！

馬蒙席為印五傷會會士，意籍，於一九二六年來華。一九三五年被委為易州監牧。該牧區初有六千教友，原並無國籍司鐸。經多年的培育，已有十一位本籍司鐸，其中一人已被捕入獄。一九四七年易州淪陷，教務已無法展開，馬監牧即帶領易州的修生及修女到北平。不料馬蒙席從此不准回易州。一九五〇年開始被軟禁室內，至翌年五月十二日被捕入獄。初期被戴上腳鐐手銬，監倉內大半是政治犯，白天要做苦工。馬蒙席因年老力衰，無力做苦工，共黨就令他糊火材盒。晚上要閱讀共黨的報章刊物，並要上政治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獄官對馬蒙席說：「你在此辛勤工作，品性良好，可稱為模範囚犯，故得人民「寬大」待遇可獲減刑。」這時立即發回馬蒙席的衣物，並下令他離境。

馬蒙席在獄中共三年又七個月。雖未受不人道待遇；但三年多的監禁生活已使他疲累憔悴，必須在港休養一時期再回國。

馬蒙席說，近三個月前他在獄中見到輔大教務主任芮格尼神父，並知共黨強迫他簽署多種表格，可能是釋放前的一貫手續。

1955.1.

兗州共黨以斷糧威脅教友進堂

山東兗州一位德籍聖言會會長蓋神父，於本年一月底被逐抵港。在公教報記者前往訪問時他說：自一九三八年開始，兗州常受共黨游擊隊侵擾，每次侵佔城市時，便霸佔聖堂，因此傳教工作進行備覺困難。

他又說：光復後共軍獲機進駐，聖堂房屋經常被徵用。翌年，神父只准居留於近河鄉村，不准他往，除非先向他們申請。當地教友每見聖堂解徵時，都到聖堂參與彌撒。但在「土改」的一年中，教友都不准去聖堂。去年蓋神父被軟禁家中不准外出，且不發給他糧食配給證。幸有教友盡力節省自己的食糧去救濟他。

蓋神父說，當地人民生活水準極低，共幹徵用全部農產品，每人每年只得三百磅穀物。三磅食油，如農民自種甘薯或菜蔬，則穀物配給額便要減低。可見人民生活困苦之一斑！共幹為阻止教友宗教行動或參與彌撒，常以飢餓政策為間接迫害的手段。如果教友明目張膽去聖堂參與彌撒，共幹即以斷絕配糧來作威脅。

蓋神父在居留期間曾被扣留數日，本年一月七日他們把蓋神父押至警局，控神父為「帝國主義者」，不能在中國居留。蓋神父立即收拾行裝啓程赴天津，共警便押他上船離境。蓋神父說，當他離境時，共幹策動「解放台灣運動」正鬧得火熱。他們說：如能解放台灣，他們便可早日回家。

1955.1.9

方濟會艾古拉神父瘐斃獄中

在大陸被中共囚禁多年的方濟會義籍艾古拉神父（R.Guerra），茲悉已成為中共的犧牲品，在武昌獄中捨身致命。

此項消息，係由中共當局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下旬向瑞士大使透露，並由該大使轉告義大利政府的。該消息稱：「艾古拉神父已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死於武昌獄中。」

據另一個曾被中共囚禁的義籍方濟會神父說，他曾目擊艾神父被提出受公審時，已不能行動。故由兩共幹抬他到現場受審。

這位瘦斃中共獄中的殉道英烈，於 1891 年生於義國威基杜地方。

一九一五年七月四日晉鐸，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來華，在湖北費樂理主教轄下的老河口茶園溝堂區服務，直至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被中共拘捕。艾神父初被囚禁於老河口，至一九五四年被叛終身監禁即轉解武昌囚禁，直至瘦斃獄中！在艾神父被捕時，費樂理主教是和他一起被捕的。

1955.2.

海州教區帥神父抵港

帥神父和被殺害的祿神父是親戚。他是第一位到合德傳教的神父；但一九四七年即不能公開獻祭。合德約有二百教友，共黨不准他們在家中念經，但總不能搖動他們的信仰！在蘇北的國籍司鐸，也沒有一個參加革新教會的。

帥神父於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晉鐸，兩年後被派到海州及合德等地傳教。

按蘇北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一直為共黨出沒之區。抗戰時期共軍曾數犯海州，至一九四五年即已佔領該地，兩年後實行「土改」。

帥神父曾和共黨一起生活多年，對他們認識頗深。一次共黨問他是否喜歡共產黨？神父答說：「現在人民所認識到的

和體味到的共產主義，只是痛苦和悲哀，所以現在喜歡它的人越來越少。」

帥神父於一九四五年海州陷共後不久，即被拘捕入獄。兩個月後獲釋。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共黨即不准帥神父工作。帥神父只得在暗中為教友們獻祭。土改時，帥神父配到一塊地，要他耕種。帥神父便自種棉花度生，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被控居留證到期，限四日內自動離境。帥神父說：海州教區共有四位國籍神父和十七位國籍修女。

1955.2.

桑神父在被逐途中喪生

近兩月來滬共積極驅逐外籍教士。二月中驅逐了徐匯小修院哲學教授馮光神父，徐匯總修院神學教授查仕敏神父，另一位是指導初學修士的卜爾克神父。二月二十二日又驅逐上海耶穌會桑神父、晉神父、范神父及兩位方濟會會士。

其中一位七十高齡的桑神父經滬共傳訊又迫其出境，於二十日由滬南下時，因途中被受勞苦，致不及抵港，在二十二日到廣州即逝世。二十三日范神父出境抵港。他向記者表示，他們二十二日正午抵達深圳時已不受隔離，這時他們才發覺桑神父不在隊中，於是即問共警，怎麼桑神父未來？共警竟說「不關你的事」。當神父們經過鐵絲網到達香港自由地區的大門口，一共警才趨前報告：「桑神父已病死廣州」。並命他們中一人回廣州料理喪事。范神父只得再回廣州！

范神父本已到達自由地區的門口，急要呼吸一口自由空氣，但為了愛德，甘願再入鐵幕。

到了廣州大沙頭車站，佇立了很久，方准離車站去看桑神父的遺體！時已晚上八時三十分。范神父跟共警到離車站

不久的大江酒店，在那裡一小房中見到桑公遺體躺在床上。共警叫范神父看一下，並要他在桑神父死亡證上簽字，證明桑神父死於病，並非謀害。共幹又將桑神父的遺物詳列清單，交范公保管。隨後范神父及大江酒店經理與茶房被傳至警局，聽警局給他們讀出桑神父的死亡報告書：「桑神父於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由滬乘火車抵穗，並於酒店病逝。」

據說桑神父到穗時已病重；當時四位神父分別隔離在附近四個旅社中，並受共方監視，故一無所知。他們說桑神父到酒店時幾乎已步不成行，可是共黨竟不通知其他神父去照料他。桑神父當時要求請一醫生去給他診治，酒店經理便向警局申請。警局批准後，桑神父獨自乘人力車去看病，回來時拿著醫生開的藥方，叫酒店去配藥，但酒店不能代辦，桑神父即自己回醫院配藥，並受一次注射。回到酒店已疲憊不堪，自己無力上床，叫茶房助他上床休息。是夜桑神父未進晚膳，至半夜後約二時，桑神父起身喚醒茶房，說他要搭火車離境。茶房對他說：時間尚早，須至七時四十分才有車開往深圳。桑神父即回房再寢。至清晨七時，茶房去喚醒神父趕車，神父起床後已無力步下樓梯，連聲說：「我不能行，我不能行。」於是再回房中休息。酒店經理即去向警局報告，說神父病重不能離境。九時共警到達酒店，桑神父已魂歸天國！真可說是一個不流血的殉道者！

范神父說：「照表面情形看，桑神父可能不是被謀害；但桑神父被迫離境而死於途中，一定是一個共黨暴政下的犧牲品。」范神父續說：二十二日子夜，中共警長來對他說：「翌晨可以離開廣州。」但范神父堅持要看到桑神父得到合理的入殮。並對警方說：他自己沒有辦法，他們最好與廣州天主教會當局聯絡，使能負責料理殮葬事宜。

當時共警長官佯作不認識廣州天主教當局。范神父便向他建議：請他派共警和他一起去石室天主堂，並保證他一定

以中文說話，使他們知道所說的一切。他們才准許了。

時已深夜，范神父到石室求見鄧以明主教，鄧主教穿了主教服裝下樓接見。范神父先跪求主教降福，後即以桑神父的死訊稟報，請求主教料理桑神父的身後事。共警批准了鄧主教收斂桑神父，但不准有公開的出殯行列，或任何集會。鄧主教答應了，就派兩位國鐸隨共警至大江酒店料理桑神父後事。

二十三日，范神父即搭火車抵港，並即去聖德肋撒醫院療養。在被逐途中去世的桑神父，曾任上海震旦大學院長，上海耶穌會會長，神學院院長，大修院理家等職。為人謙和慈愛，對中國教會作出很多貢獻。故在上海教區驚悉桑神父途中去世時，龔品梅主教即於二月二十五日在徐匯大堂舉行大禮追思彌撒，參禮教友在五千人以上。

范神父是法籍耶穌會士，曾被滬共軍管會誣控為「間諜」、「反動份子」及「黑市商人」。並被監禁了十八個月，直到驅逐出境。

1955.3.3

老河口主教神父十人同時被捕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湖北省老河口的意籍方濟會范神父被逐抵港。他在答覆記者時說：老河口於一九四九年變色。一九五二年二月，他正在獻祭時，共黨闖入聖堂，把他和費樂理主教及其他五位外籍司鐸，三位國籍司鐸同時拘捕入獄。此後五位外籍神父先後獲釋，但費主教至今仍被監禁在武昌獄中。

范神父說：共黨拘禁主教神父的起初六個月，是把他們鎖在房中；後把他們押解到襄陽監獄，隔離監禁。但他們可

在相當距離內遙望到彼此的牢房。而他身上的十字架和念珠，都被搜去。兩年多時間，一直戴著手銬。本年三月，共幹對他說：「你三年徒刑已滿，須即離開大陸。」這時就有兩共警押他到邊界。

共黨控告范神父的罪名是：「一、受僱於華明通訊社，以中國情報傳達美帝；二、第一次共軍進入老河口受挫時，表示極為高興；三、建立法蒂瑪聖母堂，冀圖將教會奉獻給法蒂瑪聖母。」他們說：奉獻給法蒂瑪聖母的敬禮，完全是「反俄」儀式。

范神父於一九二三年來華傳教；最初十年在老河口，之後任漢口修院教授三年，後回國休假兩年，再到老河口服務，直到一九五二年二月被捕入獄。

1955.3.6

大陸教胞呼籲海外以祈禱克苦支援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香港教區的公教報刊出一封大陸遭難教胞向海外呼籲以祈禱克己支援他們的信。該信內容如下：

諸位親愛的教胞：

我們多年來的艱苦奮鬥，諒你們早已知道。祖國三百五十萬教胞，只爲了保持信仰，維護基督代表－教宗，遭受了赤色政權的種種迫害。我們的主教神父，以及全體信友，都已表示過我們真正的愛國立場，拒絕參加任何違反信條、脫離教會元首的種種勾當；因此遭到了空前絕後的教難：或受疲勞審訊，誣衊、妄告、或被公開鬥爭，當場擊斃！更有許多被拘被逐，生死不明！感謝主恩，整個大陸教會賴主扶佑，

至今尙能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步武羅馬初世紀教會先烈的後塵，勇爲信德奮鬥，樂爲基督受苦，顯揚天主聖名。

親愛的教胞們！我們都是炎黃後裔，都是基督肢體；我們領受同一洗禮，抱著同一信仰，將來更要承繼天堂同一產業，我們是休戚相關，諸聖相通功的；我們在此神聖的苦戰中，特別呼籲你們，抱著手足情誼，爲我們祈禱克己，作我們有效的神聖支援，請勿袖手旁觀，讓我們單獨苦戰，而當萬眾一心，響應我們的呼聲，每日奉獻你們一部分的神形困苦，祈禱事工，參與我們神聖的苦戰。

這樣，你們今日和我們同心同德，並肩作戰，他日也和我們同奏凱旋，廣揚基督的神國！

被難的中國公教兄弟謹啓

1955.3.

正定陳啓明主教受委推動海外華僑教務

河北省正定教區陳啓明主教，遣使會會士，於一九五〇年帶出二十多位修士到港，並安排他們到國外繼續修程。這時陳主教已無法回教區，只好在外遙空指揮他教區的教務。

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陳主教離港赴歐，擬向教宗述職，並向教宗陳述目前教區受難的情況。可是不幸舟至西貢赴遣使會會院訪問時，遇車禍受重傷，但經兩個月醫治後已近痊癒，於是繼續前程，六月十七日抵法國遣使會總院，本想不久即去羅馬覲見教宗，但因車禍內傷未愈，只得延遲前往。但教宗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即任命陳主教負責推動海外的華僑教務，以加強我國海外僑胞的傳教事業，促進普世教會對我國僑胞的照料。

這時陳主教只希望內傷早痊，使能早日前往聖京。至一九五四年春暖後，病體始漸漸康復。是年六月十三日赴羅馬謁見聖座，呈報共黨迫害我國教會情況，並去熱那亞總修院探望自己教區的修士。又去拿波里和彭貝古城探訪正定教區的老傳教士司神父後轉法國馬賽，去西班牙巴塞隆納，並至瓦稜西亞拜會當地總主教，探訪在那裡求學的三名正定教區修士，後至瑪德里轉法蒂瑪。在回法途中去露德朝聖，祈求聖母助他在海外的傳教工作順利，使能榮主救靈。

一九五五年初，陳主教已決定和一位兩年前在法國公教大學社會系畢業的正定教區王若石神父一起去巴西聖保羅為華僑傳教。他知道巴西神父缺少，平均七千多教友只有一位神父，至於華僑教友更不易有人去照顧他們；因此決定去那裡為華僑造福。

是年三月十八日，陳主教就和王若石神父由巴黎啓程，先到露德及法蒂瑪朝聖，將新任務託付給天上慈母。三月二十六日，他們在里斯本乘輪，渡過大西洋到聖保羅，經十餘天航程即到達目的地。聖保羅這時有華僑千餘人。巴西雖是一個公教國家，但因「工人少」，以致很多奉教的人都不明要理！好像菲律賓一樣。所以在那裡有很多傳教工作可做。陳主教雖年近古稀，但救靈神火熱烈，決心把自己帶出的修士到晉鐸後，都去聖保羅，設法把迷途的羔羊導入基督的羊棧。

1

¹ 幾年後，陳主教的目的達到，正定教區在外修士先後晉鐸的有十幾人都去到聖保羅傳教。陳主教也到聖保羅領導這批年輕神父為華僑賣力。可惜不多年，陳主教又遇車禍，以致喪生！陳主教的遺體也就安葬於聖保羅的黑土市。

陳啟明主教為河北欒城縣人。一九一六年一月六日晉鐸。在他

1955.3.

于斌總主教慰問流亡越南教胞

因不得已流亡海外的南京總教區總主教于斌，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由馬尼拉飛抵越南西貢，慰問由北越南撤的教胞，並視察越南這自由地區僑胞的生活情況。是日于總主教在訪問中華理事總會時發表談話，其中談到北越難僑南撤，得當地先進僑胞的互助，及吳總理與友邦相助，使難胞不致流離失所，表示萬分感激！此外也談及僑胞在菲律賓貢獻甚鉅，但竟弄出不愉快的菲化案，實屬不幸。若華僑能與當地作進一步的了解，問題就不難解決。對僑教方面，于總主教也有指示，他說：「教育中別忘了我們是中國人，希望僑胞多設商業職業等學校，向下一代灌輸國際經濟知識。」

于總主教在越逗留十三日之後飛岷，後去美領導我國留美女學生避靜，使她們精神強健，並歡度耶穌復活節。

做讀書修士時，加入了遣使會。晉鐸後在正定教區各地傳教，到處受民眾歡迎，福傳的成績有目共睹。一九三九年受委為正定教區主教，隨即發展教務，建樹頗多；對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等都有改進。但在抗戰時期扼於日人壓迫；剿匪軍興更受阻於共黨，致使若干計劃未及實施，大陸已全面變色。在不得已之下，陳主教便帶領一批修士南下。後想回去已不可能。但在外工作仍非常活躍。尤其他自己教區的修士在法國或義大利畢業後，都給他們安排工作，並領導他們努力為主服務。

1955.4.17~7.10

我國教會史光輝，五十六位中華殉道列入真福品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爲我國天主教會是一個光榮的日子，也是我國聖教史上光輝的一頁。在此大陸教胞正受嚴重教難之際。也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件。因有五十六位中華殉道英烈列入真福品。列品典禮由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臨聖伯鐸大殿主持。是日上午十時，伯鐸大殿已擠滿參禮信眾。正祭台前圍著十餘位樞機、二十多位總主教和主教，其中有我國駐馬店袁慶平主教、景縣凌主教、安慶梅主教、徐州邵主教及蕪湖的主教等。此外有駐教廷使節、各修會尤其耶穌會首長等，還有法、德、班等國的朝聖團和我國旅居羅馬的百多位神職人員及教友。

列品典禮隆重展開後，首由特德斯基樞機代表教宗另委一樞機朗誦列品明文，概述當年義和團仇教情況，繼續每位殉道者的生平芳表，及其因忠於宗教信仰而甘願爲主傾流鮮血，以穫凱旋樹枝和致命榮冠的英豪壯舉。

接著給我國信眾和耶穌會致熱誠的、慈父般的嘉許和祝賀，並申明一切立品手續皆經聖禮部審核妥當，最後教宗以其聖座之權，正式隆重宣佈此五十六位殉道者爲真福。且按法典准予對他們施以公開敬禮。恩准每位在他們的出生地和殉道處的教區，每年是日舉行殉道者的彌撒。參禮的司鐸都應念當日的日課。至於其它教區的主教，按聖禮部的規定，能於年內任選一日舉行此彌撒與敬禮。

當日列品明文洋洋數千言，誦讀達半小時之久。讀畢，正祭台中央的簾幔立即揭開，顯出我國五十六位殉道者的巨像。大殿中的燈光立即全部開亮，光明燦爛，同時掌聲如雷，琴聲、歌聲齊鳴，唱出嘹亮的「謝主曲」，震撼大殿、動人肺腑。下午六時，教宗在樞機團、御林軍、儀仗隊的簇擁下將入大殿時，滿堂信眾狂呼「教宗萬歲」！教宗就在掌聲雷動中進入大殿，參加敬禮這

批新致命真福的聖禮降福。並接受耶穌會總會長的致謝與贈禮（按：因這批殉道者大半屬耶穌會的傳教區）。這次敬呈教宗的三種禮物是一座二尺高的銀質和平之后與中國致命真福代表像；一部五十六位致命真福的傳記；和一束美麗的鮮花。

教宗回宮後，即在窗口出現，降福大殿前廣場上數十萬朝聖者，並賜全球信眾宗座遐福。

我國五十六位致命列入真福品後，經洗禮部批准，特假羅馬耶穌會總院的耶穌堂隆重舉行三日敬禮，以示對新真福的熱忱與敬意。其中第三日，更定為「聯禱日」，專為祖國受難的教胞祈禱。每日上午舉行兩三台彌撒，由國籍袁慶平主教、耶穌會總會長、或曾在中國傳過教的主教舉行。下午公念玫瑰經，並由各聖部首長講述新真福與中國教會的關係，後舉行聖體降福。輔祭由我國旅羅神職人員及在德國法國求學的公教學生擔任。法國朝聖團及傳教區各國代表均來參加，共同為我國教會及傳教區祈禱。當日留學西班牙的中國學生，特假座瑪德里耶穌會總會所的新聖堂慶祝五十六位中華殉道真福。參禮除全體留學西班牙的神父、修士、修女外，尚有我國駐班的于大使、桂代辦、吳秘書及西班牙社會名流等不下數千人。特請在華傳教多年的貴主教主祭，彌撒後由國籍司鐸主持聖體降福。典禮中公念玫瑰經，並由耶穌會凌梵際神父講道。分析致命的經過，和目前中國教會所面臨的教難，呼籲全體信友為中國教會祈禱，使中國教友勇敢站在敵人面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接受一切艱難困苦。

禮畢即舉行茶會招待各界來賓，極一時之盛。

在巴黎方面，也有對這批中華新真福的隆重慶祝。先在五月十五日，巴黎的聖斯德望堂七口巨鐘齊鳴，為慶祝巴黎主保聖日內瓦法和中國五十六位致命真福。是日下午五時，主任司鐸韋博蒂致詞，略謂：中法人士共集巴黎主保堂共同敬禮教會聖賢，十足表現慈母教會的至一、至聖、至公，是由宗徒傳下來的。繼由耶穌會杜蒙德神父講述拳匪時代中國五十六位真福壯烈殉道的史

實。並請大家多為大中華民族祈禱。後由該堂助理兼中國教友神師李光華神父講道，略謂中國致命真福是教會的流血英雄，巴黎主保聖女是不流血的英雄；他們都為信仰犧牲一己，目標一樣。他們的芳名將永刻在聖教磐石上，與她共存，萬壽無疆！今日在此參禮者有各國朋友，無區域之分，種族之別，共向聖教英雄致敬；證明聖教「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真精神！

講道畢，舉行大禮聖體降福。參禮者竟有人因大動於衷而熱淚直流。

在巴黎的中國公教本堂區，則於七月十日選座巴黎主保聖日內瓦法大堂舉行慶祝我國五十六位新真福的盛典。是日上午舉行殉道真福彌撒，下午舉行大禮聖體降福。所有在巴黎的國籍司鐸、修女、我國駐法大使及家屬、公教男女學生、各修會曾在中國傳過教的男女傳教士代表等共數百人。

聖體降福由中國教堂主任李光華神父主禮，張伯漁及孫有基二鐸襄禮；巴黎主教在旁觀禮，中國修女和在巴黎就讀音樂的公教學生擔任詠唱，並合奏中國聖曲及聖母禱文。由法籍尚司鐸講道，鼓勵法國教友學習我國信友的熱心和犧牲精神。

是日分售殉道真福像事宜，全由我國修女、女青年及公教學生們擔任。筵席則由巴黎中國飯館教友廚司包辦，以款待巴黎郊外的司鐸來賓。

這次榮列真福品的五十六位殉道英烈中，有四位是耶穌會法籍司鐸，他們當時正在中國直隸東南教區傳教時為真理犧牲了生命。至於其他五十二位都是直隸東南教區的教友；有男、有女、有丈夫、有妻子、有子女兒媳，也有貞女。最年幼的僅七歲，最年高的是七十九歲；其餘大多是五十至六十多歲的男女教友。（有關五十六位致命真福傳略，可參閱公教報 1955 年 4 月 17 日特刊。）

1955.4.19

范神父欽佩滬地教友熱心團結

上海徐家匯總修院最後一位外籍司鐸范思淹神父於本年四月十六日上午被滬共傳至公安局，說他居留證已滿期，令他即刻離境。范神父想回修院取行李；但被禁止，只准以電話通知修院，要他們把行李送來。結果只拿到兩個小包，其他自己的東西都未帶出。范公在警局不久，即被武警押送到火車站，搭車南下。於四月十九日抵港。

范神父對在場記者說：「在紅色政權統治下，一般中國鄉村人民均過著飢饉窮困的生活；以草根樹皮充饑，已成家常便飯。且須接受洗腦。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油、糖、衣服等，均採取嚴格的配給制度。」

當記者問范神父上海教會情形時，范神父說：「上海教友都非常熱心；在受迫害時都互相幫助，大家團結一心恭敬天主，努力反抗惡勢力。各聖堂公教青年，都非常勇敢，他們不顧自己被捕、坐監或「失蹤」被殺等危險，給小學生教經言、要理，預備他們初領聖體。以克苦、祈禱同心同力襄助傳教。在徐家匯的教友，自一九五三年夏開始，共黨將耶穌會神學院變成看管所，使五六十位神父、修士失去自由後，便每天傍晚到聖堂公念晚課、玫瑰經、拜苦路、聽道理、望聖體降福。將近兩年，天天如此。每天都有幾百教友參加。其他各聖堂熱心情況都不錯。總之，現在上海教友的熱心程度是令人欽佩得無法以言語說明的。」

范神父又提到本年耶穌復活節，上海教會派幾位國籍神父去蘇州襄助過慶節，可是這幾位神父都在半途被共黨攔阻。他們問神父去蘇州做什麼？神父坦白說：去幫忙蘇州神父過復活節。他們說：「蘇州有神父，不需你們去幫忙。」於是便令他們回上海。據范公觀察，共黨正設法使蘇州教區與上海教會脫離關係，為削弱教友團結的力量，以便進行他們的陰謀，成立他們的「革新教

會」。

范神父為加拿大籍，於一九四七年來華。先在北平和上海學習華語，後在徐匯中學教授英文。上海變色後因共方不准他在該校教學，他便在大修院教外文。前後僅五年，到最近被逐出境。

1955.5.

袁慶平主教去義大利講道

河南省駐馬店教區袁慶平主教在港逗留一時期因無法回大陸，便於一九五三年六月離港赴羅馬向教宗述職。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由羅馬至西西里亞，協助一慈善團體工作，在嘎大尼亞總主教區及附近各教區作演講，傳揚真理，極為忙碌。因袁主教能講流利的義大利語，在演講時常博得不少熱烈的掌聲；直到五月才回聖京，參加「中國祈禱日」及教宗庇護十世榮列聖品大典。此後袁主教仍去義大利南部傳揚真理。

1955.5.

歸化華籍司鐸也被驅逐出境

一位中國教區服務團的梅神父，原屬比國籍，因受雷鳴遠神父的偉大感召，願將自己整個奉獻給中國教會，故像雷神父一樣捨棄自己的國籍，成為我國的公民。一九三六年，梅神父在海門朱開敏主教手中領受鐸品；就在這年獲得我國政府批准入籍。一九四九年上海變色前，梅神父負責上海教務協進會的會務。上海變色後，中共否認梅神父的中國籍；雖然那年中共外長周恩來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時公開宣佈任何居留大陸的外籍人士，如申請入籍歸化，可以繼續居留。梅神父因不想離華，故向共黨政府申

請；但得批覆是：「此事已列入懸案中」。

一九五一年上海教務協進會被封閉，大半在該協會工作的神父都已被捕，僅存華理柱主教、梅神父和三位國籍司鐸，以作「信仰自由」的宣傳之用。但他們的行動都受監視，來往電話都被竊聽。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共警傳梅神父到警局，控告他蓄意帶消息離開上海。但梅神父早已防範，故未中其圈套。但到五月中，他們便把梅神父驅逐出境。

1955.5.22

赤色教難下的聖母山

曾任江蘇佘山聖母堂主任的法籍耶穌會士呂道茂神父，在被中共驅逐出境之後，於去年六月寫了一篇法文的特稿，題名〈赤色教難下的聖母山〉。本年五月有人把該稿譯成中文刊登於五月二十二日的公教報副刊中，茲將其大意摘錄如下：

上海西鄉三十公里的佘山，是全世界聞名的聖母山。我國各地教友都願到佘山拜聖母。每年聖母月，朝聖的人格外踴躍。上海變色後，一九五〇及一九五一年的聖母月，朝聖的人沒有以往那樣多，理由是教友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往，有的在途中屢遭民兵檢查而被迫回家。統計一九五〇年聖母月前往朝聖的共約一萬七千人。一九五一年聖母月約一萬三千人前往朝聖。

一九五二及五三年，中共迫害教友加重，使教友的信德活潑堅固，他們不願共黨的監視，前往佘山朝聖，其盛況成爲空前。有組織的朝聖團共六十多個；有些團體竟有四五千人之多。聖母月首日就有一萬多教友到佘山朝聖，其中七千多人領了聖禮。統計整個聖母月有四萬五千人領聖體。這些朝聖團來自上海附近及蘇州、浙江杭州及廣州等地。屢次有三四百人在佘山紮營住宿，

生活在慈愛的聖母懷中。有的在佘山靜修數日，在聖堂中、聖亭前、苦路的曲徑上作長久的祈禱。有的預料將被捕入獄，特求聖母賞賜需要的神力；有的已由冤獄獲釋，特來感謝聖母所賜勇毅的鴻恩，有的則為遭難的親友和陷入魔手的人祈禱。在一九五三年八月，有十五名大學生特到佘山，把自己的未來，欣喜地全獻於聖母，並準備為聖母犧牲一切。原來他們曾給獄中的教友寫了幾封信安慰他們，且送些衣服給他們，以致被校方開除學籍，並控告他們與反動份子勾結。是年十月，有個教友到佘山朝聖，並求見主任司鐸。他向神父述說他有八個子女，他在上海某工廠工作已三十年，有很高的薪水。最近共黨迫他承認外國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份子，他拒絕了，因此昨日被革職了。但他今天就來佘山朝聖，並請神父照他意向獻一台彌撒。神父以為他要求聖母賜他找到一個好工作，故說：「好，我求聖母助你找到一個職位。」那教友卻說：「不，這不是我的意向，我獻彌撒是為感謝聖母，是她鼓勵我做了這犧牲。」

呂神父說：中共對教會佘山朝聖的行動極感不安，因此對朝聖教友加多阻撓，例如命令到山上過夜的朝聖者加多登記手續；命朝聖者在山下聽區公所的訓話；或派共幹到山上來窺探、威脅主任司鐸。但教友們勇敢不怕，照樣祈禱、聽道理、拜苦路。南京的共黨政府知道這些，早在五月中即派來十五名共幹，作詳細的調查。在過去四個月中他們在佘山四周唆使人民控訴佘山的神父，豈知教友和教外人都不肯控訴，他們只好把法籍的呂道茂神父以政府的名義驅逐他離開佘山、離開中國！後有一國籍耶穌會神父到佘山服務。一九五四年聖母年，到佘山朝聖的教友更加踴躍。聖母月初幾天，每天有二千多教友前往朝聖、聖若瑟工人主保節有二千五百多人領聖體。五月十六日中華聖母節，上海的大卡車幾全被教友包定。共幹知道這消息，急忙下令徵用這些卡車，使教友無法動身。教友們便在上海市各聖堂朝聖。但共黨竟秘密拘捕組織朝聖的積極份子，教友們卻並不畏怕，到五月二十三日

上海四千多教友用各種方法到達佘山。是日龔主教在山頂聖母殿祝聖了兩位新神父，其中一人為青浦漁民出身，所以當天到佘山的漁船有幾百艘之多。山頂聖殿的中間部分特別留給了參禮的漁民。是日眾人都表示極大的虔誠與興奮。

1955.5.23

福建國鐸都忠勇

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被閩共驅逐出境的救世主會凱神父，在抵港後向記者稱：福州總主教區現有二十位國籍司鐸，都是忠於基督的英勇戰士。教會在該地有深厚的根基，信友的信德不易搖動。「革新教會」在該地也無從發起。福州市內，糧食受嚴格管制。糧食配給所及食品配給站，都有「人龍」輪購。

凱神父為德籍，於一九三三年到福建邵武教區傳教。因當時共黨游擊隊在邵武一帶活動，並侵佔教堂，凱神父只得到福州暫避。三年後恢復安寧，凱神父即回去主持傳教事務，並管理公教中學。經兩年的苦心孤詣，在當地興建了一座聖母堂；這可能是我國第一座奉獻給法蒂瑪聖母的聖堂。凱神父對推動敬禮法蒂瑪聖母不遺餘力！曾在華南十一個教區內推動此敬禮。共黨侵佔福建時，凱神父將修女、修會神學生及教區修士等遣送至港澳等地。一九五一年六月，凱神父與福州趙炳文總主教及外籍司鐸、修女等被迫集中、囚禁於道明會會院。此後一年被集中的外籍傳教士先後被逐出境，僅剩凱神父與三名美籍道明會士。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凱神父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勞動改造近二十二個月，其間還要上政治課。洗腦結束後要寫悔過書；但凱神父說「無過可悔」，故拒寫。他們就把他押入擠迫的監倉。一九五五年五月被控「間諜」和「操縱經營」至十七日獲釋回道明會院檢取行李後搭長途汽車到廣州轉火車抵港。

1955.5.29

上海公青祝賀龔主教晉鐸銀慶

本年五月二十九日為龔品梅主教晉鐸二十五年銀慶紀念，一群公青同往恭賀。龔主教乘機訓勉他們舉行奉獻給耶穌聖心的敬禮，把自己身心和一切所有都獻給聖心，為耶穌而生，為耶穌而活。全體公青一口響應主教的號召。在六月十二日聖體節後的八日內的主日，這些公青便熱誠地舉行了奉獻給耶穌聖心的典禮。

1955.6.10

唐主教證實大陸無宗教自由

廣西梧州唐汝琪主教，於本年六月十日被逐抵港。香港教會當局及瑪利諾會神父獲悉後，副主教和瑪利諾會會長及該會男女會士等均到火車站迎接，成為本年歡迎被逐教士最盛大的一次。

唐主教應香港中外記者之請，於翌日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唐主教肯定說：在大陸根本沒有宗教自由。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中說：「中共區內有信教自由」。全屬虛偽。並說「中共向西方國家擺出的和平姿態，也屬偽裝。」

唐主教為美籍瑪利諾會士，一九二九年來華，十年後晉牧。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捕，並被判刑五個月。在其被捕前共幹到屋內暗中將鴉片及一支左輪手槍放在主教的衣櫥內，在紀神父的物件中，也被共幹偷放了子彈作為一種物證。唐主教說：他被捕時是在清晨，他正在剃鬚。共黨人員即把它他雙手反縛背後，送入監獄。旋即說在他房中搜出手槍和鴉片。唐主教與紀神父、羅修女同日被捕，初時共黨把主教獨禁一室，後與紀神父監禁在一起。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唐主教、紀神父和羅修女一同獲釋。據說獲釋原因是世界各地報紙猛烈抨擊中共虐待囚犯之故。

唐主教獲釋後，只准在市內行動，不准出城。唐主教就把堂區教務全部交給國鐸管理。梧州有七個堂區被中共侵佔作倉庫，另有兩座被接收，作為民眾大會集會之所。每次舉行宗教儀式均有政府派的代表參加並監視。又飭令天主教徒參加他們召開的會議，向他們提出各種問題，如「你為什麼要做天主教徒？」「你怎會信天主教的？」唐主教說：梧州教友十九信德堅固，有力抵抗嚴重的教難；僅極少數教友在共黨嚴厲恐嚇下不敢坦白自己的信仰。在梧州有兩縣地方的教友已被禁止參與彌撒，違者即被拘捕。梧州的修院在桂共高壓下已被迫停辦。

唐主教在極權共產主義奴役下，常受身心雙方的虐待，在過去五年半時間中，常受共警傳訊、問話及檢查，例如在此六月的六、七、八，三天均被傳訊，每次達數小時。八日那天，共幹把唐主教押到人民法官前聽他宣佈「罪狀」。他們控告唐主教：一、曾禁止一背教的教友參加共黨召開的第一次「公教代表會議」；二、曾阻止一教友參加共黨青年團；三、曾拒絕為三十個教友施行聖事；（編者按：這些教友曾在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簽名書上簽過名的。）四、組織「反動的聖母軍」。唐主教認為這四行「罪名」都屬衛護真理，故簽字承認；但否認聖母軍為反動組織。

吃過五年半共黨的苦頭和半年鐵窗風味的唐主教，體力頗弱，抵港後暫住赤柱瑪利諾會院調養，並接受醫療檢查。待康復後即去台灣工作。

1955.6.15~6.24

華中教友聯合舉行和平祈禱

一九五五年七月初，大陸有位來客報道了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他說：為免當地教友神父受害，故把地點和人名都不表露。

但一切全屬事實。他續說：華中某省教友於本年耶穌聖心節特別聯合舉行和平祈禱。自六月十五日下午七時半開始，舉行四十八小時的顯供聖體大禮。當時先舉行大禮彌撒，禮畢在聖堂內舉行聖體遊行，共三十多位神父和許多教友參加。當聖體回到祭台，念完聖人列品禱文，即顯供聖體。到聖堂朝拜聖體的教友白日黑夜按街道次序輪流朝拜聖體，在聖堂中日夜擠滿了朝拜聖體的信眾。

十六日下午七時半舉行大禮彌撒後滿堂教友都在聖體台前熱心公念聖母小日課。

十七日耶穌聖心節，下午七時半舉行最後一台大禮彌撒。禮畢聖體在聖堂內遊行，滿堂信眾在聖體前共同虔求早得和平，結束了這次的聯合和平祈禱。

這三天的大禮彌撒，由三個教區的副主教主持。五六品則由剛出獄的兩位神父擔任。

在這一年的耶穌聖心月中，每日的第五台彌撒中都有本堂神父講道，鼓勵教友熱心事主。下午聖體降福後公念晚課。每星期六舉行一台大禮彌撒。

六月二十四日聖若翰誕日為某副主教主保良辰。是日有五位副主教主持的大禮彌撒。當日聖堂中的盛況空前。

1955.7.

瀋陽皮總主教未死之謎

曾一度傳出瀋陽皮漱石總主教於一九五一年十月被中共以未公佈理由提出控訴，並判六年徒刑。一九五二年五月，曾傳出皮總主教於獄中去世。至一九五五年七月，羅馬信德通訊社證實皮漱石總主教尚在人間。曾一度被誤傳死於獄中。其實他坐監三年後，被中共遣返其總主教寓所。但回寓所後一直患病不起。可能

他被遣回寓所時已經有病，直到現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仍在病中，且在醫院療治。

皮總主教為瀋陽茶嶺人，生於一八九七年二月。一九二八年晉鐸，一九四九年由教宗任命為瀋陽教區總主教。

1955.9.8

一條導火線對上海大逮捕的推測

自九月八日至十月下旬，滬共拘捕天主教人士已在二千人以上。據第十號的〈文藝月報〉報導：此次上海事件的導火線，係由一個共黨特務毆打大通路天主堂的張忠明神父所引起。之後即大肆拘捕，並誣枉龔天爵主教為參加此次「囂張跋扈之反革命行動的策劃人。」

據稱：共黨特務顧平生，於上海解放後即奉命混入大通路天主堂為廚子，負責監視該堂神父之行動。遠在三年前，該堂神父郝啓駿、張希斌、張忠明和該堂青年團團長陳祖煥等，早已洞悉其秘，但顧平生仍偽裝為一虔誠教友，說話時常劃十字，並常說「感謝主恩」以為掩飾。神父們卻已發覺他頻頻去「公安派出所」，相信他是去報告情況的。至本年六月中旬，共黨「公安局新成分局」竟到大通路聖德肋撒堂作無理搜查，但未搜到什麼。事後張希斌神父向上海市政府宗教事務處提出抗議，要求遵守「保護宗教寺院」之諾言。這時共黨表面向龔主教道歉，並向張希斌神父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六月十七日，張希斌神父通知顧平生搬離教堂，並按例發給月薪三個月。但顧竟以「年老體弱無處投靠」為由，拒絕搬出。後神父允予發給一年薪金，顧仍拒絕。曾一度向「宗教事務處」要求調解。結果官方認為「勞方」有權拒絕「資方」的無理解僱，因此又引來多次「勞資糾分」。迨後，教堂當局另僱一新廚子，

並將顧平生的日薪由七角改為四角。但顧別有用心，仍厚顏不去。

六月二十七日教堂對顧停止發薪，並收回他的住房，顧即認為「無理迫害」，走告附近「居民委員會」。該會即派出「幹部」三名到天主堂「調解」，張忠明神父拒絕了他們，並說本堂因經濟困難，無法繼續僱用。何況這是教堂內部之事，不必他們「調解」。當夜該堂青年團集會，獲悉此事異常憤激，便責斥顧平生，並限令翌晨遷離教堂。但顧不僅不理會，更於翌晨再走報「居民委員會」。該會又派出八名「共幹」到查，且向神父威脅：「工人階級久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壓迫，今已翻身，為何仍然歧視工人？」張忠明神父答說：「這是教堂內部的事，不必你們調解。」那些幹部仍不肯離去。後由張希斌神父勸他們走，他們才離去。

七月六日晚，張忠明神父再度催顧遷出，顧早已含恨在心，竟揮拳向張忠明神父胸口擊去。張神父即大聲呼叫，時適有公教青年在堂集會，聽到呼叫聲，立即趕去，痛斥顧之無理。並代神父還擊。顧即大呼救命，堂外市民聆悉，即走報「居民委員會」及「公安局」，於是三輛警車載來大批共警，將肇事地點包圍。在場的張忠明神父、郝啓駿神父及二十餘名公教青年立即被捕。而張希斌神父這時在樓上，故未被捕。

事後，張希斌神父將此事經過寫出向龔主教呈報。這是本堂神父應有的職責。共黨竟以此為藉口，說該報告為「向反革命首腦龔品梅主教請示的反革命密件」。到九月八日晚，即將龔主教拘捕。並藉機到各天主堂大捕神父教友，準備提出控訴。但他們所說的控訴，均屬抽象，始終未提出具體的「罪行」。

共黨迫害天主教，為他們一貫作風，天主教人士絕不因此畏縮，反更團結，抱著前仆後繼的精神忍受赤色暴政，但最後勝利，必屬真理的教會。

1955.9.8

滬共展開毒辣迫害一夜拘捕龔主教等數百人

九月中旬，大陸一個驚人消息傳遍天下：原來中共以“肅清反革命運動”名義，瘋狂地對天主教施行殘酷的迫害。他們以「反革命」的帽子亂戴在天主教人士頭上。據九月九日滬共報載「公安局宣佈：本月八日破獲了一個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首要份子龔品梅、金魯賢、陳雲棠、李式玉、朱洪聲、張希斌等均被捕。」

其實當夜被捕的上海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共五六十人，尚有教友包括很多聖母軍，至少有三百餘人。

中共對龔主教及神父們均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謂「該集團以龔品梅為首領，在「帝國主義間諜特務份子」指揮下，披著宗教外衣，利用天主教上海教區機構為掩護，在全國各地積極進行搜集情報的活動。盜竊中共重要軍、政、經等情報。供給帝國主義間諜、情報機構。」除上述「莫須有」的罪名加在無辜的主教、神父身上之外，並指彼等有下列各種「反動」行為：一、抗拒中共上海市軍管會取締聖母軍組織之命令。阻止參加聖母軍之教徒向中共登記及退團。並有計劃地派遣抗拒登記之聖母軍骨幹份子轉入「公青」。又建立救國革命黨、中國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會等組織。派人到全國各地進行破壞活動。二、有計劃散佈「反革命謠言」；「包庇其它反革命份子，窩藏在修道院及董家渡天主堂等處」；為被中共逮捕的教友祈禱；不准愛國教徒在其控制下的地方懸掛五星旗。三、唆使「反革命」份子「聚眾騷亂」破壞社會治安。打擊愛國教徒。號召教徒不退讓、不投降、不出賣；與中共鬥爭到底。

滬共所說「窩藏反革命份子」在修院及董家渡天主堂等處，其實就是指那些在修院讀神哲學的修士和董家渡天主堂的神父。因為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教區司鐸避暑或靜修之所，故住該堂的

神父數目較多，特別在每年暑假或寒假期中；這是該堂的慣例。但中共有意消滅宗教，因此把天主教的堅貞司鐸、修士及任何信徒，都能加上「反革命」等罪名而拘捕入獄。九月九日上海的新聞日報發表一篇社論，以「徹底摧毀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肅清隱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份子」為題。因此可見中共以後尚有不少迫害天主教的行動會展開，很多忠貞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聖母軍等，必將受其毒辣的迫害！

1955.9.8

上海「解放日報」等證實龔主教被捕

據當時上海的〈解放日報〉及〈新聞日報〉等報道，得知自九月八日展開反天主教運動，將上海主教龔品梅及數十位神父修士、數百名熱心教友拘捕後，仍繼續拘捕教會人士。在此兩三星期中，被拘捕的數字已增至六百以上。其中神父修士已達百人。他們被誣指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份子」，其餘大多數為上海震旦、復旦、交通、同濟等大學的公教學生。中共指他們為龔品梅領導下的「反動組織」，公教青年進修會的公青骨幹或核心份子，又被捏造他組織「救國革命黨」和「中國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會」，研究國軍步兵操典與白崇禧戰略，進行組織青年反抗中共。據〈解放日報〉稱：「破獲上述兩反革命組織時，早已逮捕了「反革命份子」一百三十餘人。其中八十多名為「公青」份子。」如今上海天主教人士在共黨獄中受煎熬的，已有六百餘人。聽說他們都以自己所受的苦難來光榮天主。

1955.9.8

張希斌神父被捕時金牙被擊落

上海大通路聖德肋撒堂主任張希斌神父，於去年九月八日晚再度被拘捕，在聖誕節前，香港公教報接獲消息，說張神父一次在被捕時，曾被培德里一個所謂「里弄委員會」主任叫徐超筱的，用力掌擊張神父一耳光，致使張公的金牙脫落口中。這時徐超筱見張神父口含東西，即把他的喉嚨握住，並挖出他被打落的金牙竟向人說：「他用舌頭頂脫金牙，想吞金自殺！幸被看見，故即叉住他喉嚨把金牙從他口中取出。」這種無恥的謊言，正證明共黨確是天下最大的說謊家；這原來也是共黨的真面目。

1955.9.10

浙江台州胡主教等也被逮捕

在中共有計劃的迫害上海天主教聲中，又聽到浙江台州教區的胡若山主教及蘇希達、陳群謀、鄭正希等司鐸被共黨無理拘捕。

胡若山主教已七十五高齡，為中國首批六位主教中的一位。於本年九月十日左右被捕後迄今已一個多月，情況卻一無所知。

胡主教為浙江定海人，自幼熱心敬主，並決意棄俗修道。在定海小修院畢業後入寧波大修院，一九〇六年入嘉興遣使會，人家都稱他為遣使會標準會士。一九〇九年六月五日晉鐸，在自己教區傳教六年後奉命到寧波大修院教授哲學神學。一九二六年七月三日擢升為主教，八月十日受任為台州宗座

代牧，十月二十八日在羅馬與其他五位首批國籍主教同在熱愛中國的教宗庇護十一世手中晉牧。如今被捕，想不到如此高齡的主教也要受共黨磨難；可見在共黨暴政下，宗教人士都不免要受迫害。

1955.9.11

耶穌君王堂十七教友被槍殺殉道

上海耶穌君王堂的主任朱洪聲神父於九月八日被捕之後，該堂又有十七名熱心教友被逮捕。他們都是君王堂的中堅份子，盡力保衛聖教，共黨因此恨之入骨。這十七名教友在被捕後第三日，即被滬共槍殺。消息傳出，許多教友都到君王堂為這群為義致命的殉道烈士祈禱，並慶祝他們戰勝了迫害他們的無神主義者，獲得了致命的榮冠。

1955.9.12

誣枉龔主教與潘漢年事件有關

九月十二日滬共的〈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有一段竟這樣說：「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與數月前已被捕的革命隊伍叛徒之反革命份子潘漢年有關。」共黨竟誣指龔品梅主教與潘漢年之間有秘密關係。竟認為一九五三年中共宣佈取締聖母軍，是潘漢年在暗中進行庇護，使聖母軍抗拒登記。可是事實證明：在潘漢年任上海市副市長期間，也展開過嚴厲的迫害天主教運動。上海的一名英明能幹的國籍耶穌會士張伯達神父，就在那時被捕、被囚禁、受盡折磨、酷刑，結果死在共黨監獄中。在那時期，上海也有許多司鐸被捕、被驅逐、或至今尚在監獄中。在那時期，有許多聖母軍因忠於

信仰而不肯登記退團，因而被捕被囚。也有不少教友、不少公青，被拘捕或遭神秘失蹤。如今中共自己內部分裂，要消除異己，竟如此無恥地誣陷天主教，嫁禍於天主教的神長和教友，其毒辣手段，在此可見一斑！

1955.9.中旬

成都國鐸也遭殃

四川成都教區也有三位國籍司鐸於九月中被捕入獄。由於各地相繼發生迫害事件，足證上海龔品梅主教之被捕，實為中共有計劃的全國性迫害宗教行為的開端。

成都遠處於大陸之西，於上海相隔極為遙遠；但中共所用迫害的手法及藉口，如出一轍，不外「反革命活動」等等。

成都教區原有國鐸五十四位，尚不知已有多少被捕入獄。該教區的主教及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早已全部被逐出境。

1955.9.11~15

北京電台廣播拘捕教徒

本年九月十一日，中共北京電台共七次向國內廣播：「大批中國天主教徒因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罪名被捕。」十四日該電台廣播稱：「中國天主教徒若不退出聖母軍，並供出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者，將受嚴厲懲罰。」

當日北京電台還宣佈：山東濟南公安局破獲了一個叫做「中國民主黨」的團體，說該團體「以宗教為掩護進行反革命活動」。並說：「該案六名主犯已經被捕。該團體的宗旨是

打擊共產黨，其組成份子天主教徒、地主、流氓及被監視份子」。

同一天，北京電台報告捕獲山東省某一天主教團體的二名「主犯」，說他們「嘲笑共產黨幹部和誹謗新社會是地獄」。並謂其中一人是臨城教區的天主教神父。

九月十五日北京電台曾兩次廣播逮捕七名潛入天主教團體的反革命份子。在福建被捕四人，浙江被捕三人。電台說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忠實走狗！」該電台還指責浙江人民「企圖破壞天主教徒的愛國運動。」

華中教會情況也較前更加險惡。不少神父修女都在為義而被窘難。他們希望在自由地區的教胞多多為他們祈禱，使他們堅持信仰，不怕犧牲到底！

1955.9.16

芮格尼神父五十個月鐵窗風味

被監禁了五十個月，嚐盡鐵窗風味的前輔仁大學教務主任美籍芮格尼神父，於本年九月十六日被中共驅逐抵港。翌日他舉行了被囚以來第一台彌撒聖祭。當日彌撒的進堂詠，正符合他在共區的遭遇。該聖詠說：「我除了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以外，我永不自誇。」可見芮神父在大陸受苦上真是基督的忠實追隨者。芮神父在被捕前，體重為 180 磅，經過五十個月的監禁和種種虐待，已減少了 80 磅！當傳教學誌的主編安神父訪問他時，他把在共區所受的遭遇都告訴他；但請他勿公佈，以免增加尚在共區的傳教士麻煩。從他所講的下面兩句話，可以作他受苦的註腳。他說：「如果我把一切經歷告訴你，你幾乎無法置信。」「自我經過了這次磨難，我才想到地獄是怎樣的苦了；所以這事可鼓勵我，並加強我的

警惕，以救我的靈魂。希望你們總不要落在共黨的手中。」

有人問芮神父在囚禁期間的衣食情形。芮神父說：五十個月之久，每天所食的，便是無鹽、無油、無其他調味的粟米湯。大家知道北平的氣候是多麼寒冷，從十月中旬到四月中旬，是嚴寒的時期。而芮神父是在七月中被捕入獄的，當時他正穿夏令的衣衫，但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從未獲得增添衣服。到一月中，共黨才設法給獄囚生火取暖。芮神父說：「我生平還是第一次明瞭和體驗到寒冷是多麼痛苦！」

安神父又問：「你在被囚禁時曾否患病？」

芮神父說：「曾患過短期的嚴重病症；但得到醫藥的治療，不久即告痊癒。在被囚的大部份時間，是和其他二十四名獄囚同住一個十二方尺的小房內。我們食在那裡，臥在那裡，閱讀也在那裡。至於閱讀的，都是共黨一貫的學說和傳統的文學。直到獲釋的那天才獲得日課經本。四年多時間，一直不准念經。」

芮神父又微笑著述說在獄中辦告解的情形：「當時有一位中國神父也被監禁在獄中，我就以拉丁語向那位中國神父告罪。我們扮著作紙牌遊戲的模樣辦了告解。」

芮神父極讚揚中國神父和中國教友的忠貞精神。他提及有幾位中國神父和他同在獄中，他們都安心忍受共黨的虐待。芮神父曾被押到兩個不同的監獄，有六個月做火柴盒。他講述這些遭遇時，常帶著莞爾的笑容和詼諧的口吻。由此可見他五十個月內怎樣奮勇地背負了十字苦架，追隨了救主耶穌基督！雖然共黨千方百計煞費心力給他洗腦，可是結果他們完全失敗！

1955.9.17

老河口費主教至邊境幾近昏厥

當大家尚在講述上海天主教「九八」遭受殘酷迫害時，忽又傳來一個令人心酸淚下的消息：湖北老河口教區的費聖理主教，被監禁四年半多之後，於九月十七日被逐出境了。他是意大利方濟會會士，體重原有一百五十磅；但經歷了多年的鐵窗生活，已減至不到七十磅，因此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狀如殭屍！他尚未到六十四歲；但這時看來好像已是九十多歲的有病老人！當日他抵達羅湖橋邊界時，因體弱近於昏厥，不能步過橋來！中共也不理會，後由新界總警司哥頓及粉嶺主任司鐸賴神父，把這已近半死的費主教抬到羅湖橋休息，繼致電元朗，召救傷車馳往，把費主教載至九龍塘聖德肋撒醫院救治。

費主教身穿已舊的藍布袍，頭戴鴨舌帽，足穿中國布鞋，無襪。當他在邊界見到歡迎他的神父時，便說，他在湖北省被囚禁四年多，於星期四獲釋，即被送上火車，於十七日下午到達邊界。

費主教抵達英界時，形容憔悴，精神恍惚記憶力極差！當歡迎者最初問他一些問題時，他竟答非所問。

這位受苦四年多的費主教，於一八九二年二月一日生於意大利的利格諾，一九二〇年晉鐸，一九二二年來華，在老河口教區服務。一九三二年晉牧，在華三十餘年，經歷不少艱險。在大戰期間，老河口天主堂被炸燬。教會物業及孤兒院等皆遭破壞；但費主教從未離過教區。中共佔領大陸後，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把費主教拘禁。與主教同時被拘捕的，有艾古拉神父。費主教說：至今未聽到有關艾古拉神父的消息。

有關費主教獲釋的原因，據方濟各堂主任滿神父說：可

能因費主教體弱病重之故。因中共總不讓他所拘禁的傳教士死在他們手中，例如濟南有一被囚禁的神父，到病危時被移出監獄，送往醫院；但入院不到二十分鐘即已魂歸天國！中共顯然不願任何傳教士成爲殉道者。費主教抵港後即入聖德肋撒醫院，翌日因病勢轉劇而領了終傅聖事。原來被囚禁獄中時，不僅營養不足，且飽受掌擊、拔鬚、戴鐐銬等虐刑。在獄中多年一直過著非人生活，

1955.9.18

鮑樸盧神父證實滬共殘暴

上海虹口聖心堂的班籍耶穌會士鮑樸盧神父，雖在九月八日恐怖之夜未被拘捕獄；但在那天他被軟禁了。十四日中共通知他準備行裝及旅行費用。十五日就把他遞解出境。經過三天的路程，十八日到達香港。

鮑神父抵港後，向訪問他的記者沉痛地申述上海天主教會所受的迫害和一般情況。他說：中共爲徹底消除國內的宗教潛力，對宗教活動早已密切注意和調查。九月八日那晚，上海各聖堂、學校、醫院等公教機構突遭共黨侵襲，嚴密搜捕。修院及三百餘修生，被軍隊監視看守。

當時鮑神父雖已被禁於住所內，但尚能和中國教友通話，故對當晚發生的慘事，能搜獲詳實的資料。

鮑神父說：九月八日晚上龔主教和至少二十三位神父、三百多名教友被逮捕。以下是當時部份被捕者的姓名和他們的職務。

- 一、 上海主教龔品梅，兼管蘇州教區及南京教區事務。
- 二、 李式玉神父，主教府院長。
- 三、 張希斌神父，上海大通路聖女小德肋撒堂主任。他曾一度被捕，後獲釋。
- 四、 金魯賢神父，耶穌會士，徐家匯總修院院長。
- 五、 陳雲棠神父，耶穌會士，大修院哲學教授。

- 六、 朱洪聲神父，耶穌會士，耶穌君王堂主任司鐸。
- 七、 梅乘騏神父，耶穌會士，徐家匯聖依納爵堂院長；呂班路聖伯多祿堂及耶穌君王堂助理司鐸。
- 八、 吳應楓神父，耶穌會士，大修院哲學教授兼講師。
- 九、 丁斐神父，耶穌會士，虹口聖心堂助理司鐸。
- 十、 周心怡神父，耶穌會士，任助理司鐸。
- 十一、 蔡良申神父，耶穌會士，任助理司鐸。
- 十二、 范忠良神父，耶穌會士，小修院院長。
- 十三、 蔣依納爵神父，耶穌會士，備修院院長。
- 十四、 嚴蘊梁神父，耶穌會士，修院教務主任兼神師，及大修院聖經教授。
- 十五、 陸達源神父，小修院中、拉文教師。

至於其他被捕者的姓名則不詳。鮑神父說，這次迫害的發生。實為中共將上海天主教會控制於他權下的開端。過去數年，他們早已用盡種種方法，為實行這迫害。但當時他們尚能裝作「寬大」，掩蔽其殘暴；時間較長後，他們便呈露出猙獰面目，作出無情的殘暴行動。但無論他們怎樣磨難教會，上海聖職人員和公教信友仍抱堅決的立場。共黨曾向公教群眾如此聲明：「你們知道政府給人民信仰自由；但應注意：一般教民上教堂，正因我們要他們如此。」可是現在，那些教友的表現，是說明「現在我們來到教堂，並非因你們許可或促成，實在是我們自己願來。」

鮑神父又說：震旦大學原為耶穌會創立的學校，現已變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可是公教子弟卻不能進此學院學習。在七、八月間，該處舉行集團訓練，名叫「自我檢討會」，參加者可分四級：第一級屬逃避勞動者及怨苦者；即工作效能極低而對食糧及政府妄加譴責者。凡屬這一級的，算作危險份子。第二級屬規避勞動而非怨苦者。這些人不愛勞動，但對政府的態度尚好；對政府的一切措施注意邀賞。在這一級的人急須改正；但不在嚴重危險之中。屬於第三級的，是善良工作人員，且守口如瓶的人。他

們妥善工作，閉口不言。對政府絕不做反對或贊成的表示。據共黨之意，此等人應作改造；即將他們的緘默改爲對政府的擁護。天主教徒大多屬於此級。中共採用奸計，在日報上發表幾項條目，例如最近報紙上刊出大幅照片，並作明顯的標題：「二次檢舉父親反動罪之人民模範」。共黨將這事向公教徒探問：「你對這事有何感想？政府如此處置是否得當？」我們公教信友慣常回答：「我不知道，我對不明瞭的事不能亂責人；我的良心不容我這樣做。」至於屬第四級的人，是那些善良工作人員而正直發言的。原來發言與反發言，控告與反控告爲共黨生活的經緯。

共黨慣用「有問題」一語來令人驚寒。當此「妙語」出自共幹之口時，那些與此語有關的人即知大禍就要臨頭；即感化、洗腦、改造、或其他麻煩便會接踵而至。

鮑神父對上海公教徒的英勇、熱誠、及大無畏精神，備極贊許。他說：「雖然教難嚴重，但到教堂的教友依然極爲踴躍。這是中共有信仰自由的表現嗎？不，絕不；這只是教友們在勇敢、奮鬥完成對主的忠誠及信仰吧了。」

九月十五日鮑神父被驅逐出境的理由是「無居住」證。是日正是鮑神父到中國服務的二十二週年紀念。但事情已發展至此，他只好依依不捨地惜別這霸道統治的土地！

1955.9.18

三名道明會士被囚受辱兩年

在福建傳教的三位美籍道明會神父，於九月十八日被逐抵港。他們面色蒼白，原來已在福州被囚禁了兩年。其中一位高神父，於兩年前被誣枉「包庇反革命份子」。一位安神父，中共說他「進行反革命宣傳及匿藏軍用信號槍」。另一位徐若翰神父被控指使一中國青年去機場取情報。

他們三人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開始，被軟禁於福州南台巷頭葛春衙十二號的傭工房中，不得外出一步。他們曾被疲勞審訊。一年前，安神父被偵訊，最初連續兩天，後來連續五天，每次十六至十八小時，在偵訊時不准坐下，因站立時間太久以致兩腳浮腫，不支倒地！晚上不准上床睡眠，只可坐在椅上。偵訊安神父的共幹，強迫神父承認與國民黨和美軍有聯絡，但安神父絕口否認，共幹即掌擊神父，並以竹棍敲打神父的雙足和背部。這樣的疲勞審訊和苦刑，後來不斷重演。一次他們掌擊安神父用力過大，以致把神父的眼鏡和假牙都打落地上。每次疲勞審訊，都得不到任何飲食。安神父始終不認他們誣控的罪。

高神父向記者說：「我們經常受長時間的審訊。又意圖找出我們究竟是不是間諜。但他們並不能以間諜罪控告我們。」

徐若翰神父說：「兩年來，我們一直住在屋後小小的工人房中，我們吃自己的伙食。他們卻用我們的廚司！」

徐神父又以激憤的語氣說：「中共指控無辜的我叫一中國青年去機場取情報，我絕對否認這罪名。中共迫我簽署認罪，我在簽署的紙上寫明否認那項罪。因當時我聽到一陣爆炸聲，故叫那青年去看看有什麼事發生，那青年竟被中共指為去機場取情報。當時中共還叫那青年證明我指使他去，又判那青年入獄十五個月。我絕對未這樣做，故在那簽認紙上寫明不承認那項罪名。」

1955.9.20

一個目擊者的報道

鮑神父嚴正地說：「很痛心的，目前中共在上海對天主教正在進行殘酷的迫害。由九月八日晚開始，搜查各聖堂、學

校、醫院及住家，拘捕主教神父，及在聖堂工作的教友、熱心教友、公教護士等。我不知那晚共有多少神父、教友被捕；但我知道龔主教及李式玉、金魯賢、陸達源、張希斌等二十三位中國神父及數百教友一定被捕了。」

鮑神父嘆了一口氣，續說：「其中張希斌神父已是第二次被捕了。兩年前，他已坐過監，他曾對拘捕他的人說：「你們要我去坐監，我就去，沒有關係。但這證明是我勝利，你們失敗；如果你們要殺我，也隨便你們；但這還是我勝利，你們失敗，因為你們要我改變信仰，我始終沒有動搖。」「許多中國神父、中國教友，都是這樣勇敢！」鮑神父如此強調。

由於鮑神父是上海虹口耶穌聖心堂的副本堂（即助理司鐸）所以他也講述九月八日晚耶穌聖心堂的情形。他說：「八日的黃昏八九點鐘的時候，約四五十個共黨人員把聖心堂包圍，並侵入聖堂搜查，命令堂區內所有神父及工人等集中餐室。就在這時我和其他四位中國神父，即吳應楓神父、丁斐神父、蔡良申神父和周心怡神父的手，都被反綁起來。吳應楓神父在他們把他綁住後，還向他們笑笑。其他三位神父也容色怡然，一無所懼。共黨就把我們解到公安局。此後四位神父的下落就不得而知。而我，被押回聖心堂，關在一間小室內，受著嚴密的監視。」

鮑神父接著說：「我知道被共黨拘捕的主教、和許多的司鐸、教友都不怨不恨，他們覺得光榮，因為他們是為天主被捕，為天主受苦辱；這是真教友的精神！他們並沒有在共黨鎮壓下搖動他們的信仰；雖然這次共黨宣佈必須在九月二十日前徹底完成這一次的反天主教運動；雖然許多教士和教友可能要犧牲性命；為主殉道；但我堅信共黨迫害教會絕不會獲致成功。」

記者問鮑神父關於目前上海教友的生活情況。他答說：「教友們隨時有被捕的可能，我曾目擊許多教友在聖堂門外被中

共一個個抓去問話；但教友們都很勇敢，一點不怕，大小教友都一樣勇敢。在共黨展開反天主教運動後，每次彌撒時到堂的教友依然非常踴躍，辦告解的人更多。我在臨走的一天早上，聖心堂共做了三台彌撒，才使到聖堂的教友都望到彌撒。你說這是共黨所宣傳的「信仰自由」的表現嗎？絕對不是；這完全是教友們對天主的忠信與勇敢。所以他們冒著性命的危險進堂，不怕一切迫害。」曾聽說中共誣枉教友與「胡風事件」有關，為此記者也問了鮑神父。他答說：「中共要每個人熟讀所謂「胡風份子反革命資料」，要每個人照中共的妄思去譴責這些所謂的「胡風份子」；但我們要照良心做事，不能去批評或譴責我們所不熟悉的人；可是這樣，共黨就認為「有問題」。不少好人就被認為「有問題」而被捕了，說他們是「胡風的同情者」，「與胡風份子有關！」。鮑神父也提及中共想消滅聖母軍的事。他說：「聖母軍原是天主教的純宗教性組織；可是共黨一定要說他是「反動組織」。一九五二年四月，中共打擊聖母軍，命令去登記，可是聖母軍知道這是共黨的陰謀，故不去登記，使共黨的詭計完全失敗。這次共黨又向聖母軍開刀，限制他們於九月二十日前去登記退團，不得違抗。他們企圖把聖母軍徹底消滅。我相信這次運動中，許多司鐸和教友會被拘捕、審訊、或被殺害。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教青年，都有堅定的信仰，他們不會跌倒。」

講到這裡，鮑神父略停一下，街著又說：「雖然中共瘋狂地迫害天主教；但這並不能遏止大陸人民對天主教的信仰；有事實可證明：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後，天主教教友不但沒有減少，信仰天主教的人和新領洗的教友，反在一天天增加；這是我們的安慰！」

最後鮑神父說：「本月十五日中共叫我準備行裝及旅費，並說：「你沒有居留證，必須出境。」我就在這壓迫下登上了火車。這天正好是我二十二年前自西班牙來到中國的日子。這二十二年，使我深切地愛上了中國。現在我出境了；但我

忘不了可愛的中國，我更忘不了在一九四〇年和我同時晉鐸的五位同學，即張伯達神父、蔡忠賢神父、王仁生神父、陳雲棠神父、和梅乘騏神父。而張伯達神父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中共監獄中為主殉道了。王仁生神父和蔡忠賢神父，已於一九五三年七月被中共拘捕入獄，至今聽不到他們的消息。陳雲棠神父和梅乘騏神父則於最近的九月八日被逮捕。他們如此勇敢，已經獲得了勝利！」講到這裡，鮑神父感動得眼睛不禁潤溼，記者則感動得不禁滴下了熱淚！

沉默了一會，鮑神父說：「我們感到欣慰的，就是大陸的天主教會，雖在受很大的艱難，教友們卻在一天天增多，可見「致命者的血」，真是「教友的種子！」為此我們要感謝天主！天主聖神一定保護我們這遭難的聖教會。我們要為他們多多祈禱、做補贖。」

1955.9.27

中華耶穌會的光榮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旅菲中華耶穌會神學院慶祝倫理神學教授班籍剛神父在該院任教二十五年銀慶。於詩歌、話劇等慶祝節目之後，剛神父的一篇答詞深為動人，這裡節錄一些與讀者分享：「在過去二十五年中，目睹一批批的神父修士你去我來。他們在教授們的指導下，多認識做效了耶穌。又把在此學得的去傳授給別人。在栽培出的四百四十六人中，已有八人為主致命，（尚有一位致命還未證實），有六十四人為主坐監。其中三十二人尚在獄中。學生們忠勇的表現，就是教師們的光榮……」

旅菲中華耶穌會神學院原在上海徐家匯，為避赤禍，於一九四九年春離滬至菲律賓繼續培育修士。

1955.9.下旬

田修士講述上海兩次大逮捕

另一位日籍耶穌會修士田中德，在滬已五十二年，是徐匯中學及匯師小學的老監學，及該二校的美術教師。共黨曾問田修士何時出境？田修士說：「我已獻身於中國教會，不願再離開。我要死在中國、葬在中國。」但到一九五五年九月下旬，他們把田修士的居留證取去，下令他立即出境，於是就和晁修士一起南下抵港。

據田修士告公教報記者稱：在一兩年前，他已受共黨監視，故除徐家匯大堂的情況外，其他堂區情形一無所知。這次九月八日滬共大逮捕天主教人士之後，九月二十四日又拘捕了二百多神父和教友。其中包括徐家匯耶穌會理家丁汝仁神父（即九八被捕的丁斐神父之胞兄），陳鳳鳴神父、新晉鐸的周靜海神父及陳天保神父（乃一九五三年七月被捕的耶穌會陳天祥神父之胞弟）。此外尚有拯望會國籍修女陳月嬌（陳天祥陳天保二鐸之胞姊）即依撒伯爾姆姆及國籍獻堂會顧修女等。

這位顧修女在入獻堂會前曾在徐匯大堂教授兒童經言要理，訓導兒童敬主愛人，兩年前已被共黨拘捕，但她很勇敢，不怨不尤在鐵窗下度過了幾個月痛苦的生活。獲釋後，她就去進獻堂會。這次她被捕，正在她初學時期，奉派在徐匯大堂為千餘兒童預備初告解和初領聖體，教他們信愛天主。豈知最近又被逮捕！

田修士說：他手下的不少公教青年學生，最近也被捕了！而耶穌會的陳才君神父，因共黨的壓力太重，使他神經有些失常！

田修士說到這裡，便追述九月八日那天的情形。他說：是日下午，徐匯大堂正舉行開學彌撒。彌撒中，院長梅乘騏

神父講道，訓勉學生熱心守規，努力求學，在天主聖神領導下在真道上奮發前進。

彌撒後，回到耶穌會會院晚膳。是晚龔主教也在總修院舉行開學彌撒後晚膳。待主教等回去後，修院、大堂都被共黨包圍了。許多神父教友就在當晚被捕。

田修士說：共黨曾問他：「龔主教是什麼人？」田修士回答他們「他是我們可敬可愛的領袖，是耶穌基督的代表。」

田修士對記者說：「龔主教早已準備坐監了。幾年來，他時時刻刻預備仇教者來逮捕他。」田修士又強調：「我看到教友如此勇敢、如此熱心，真覺得無限的安慰！這是天主特別降福的明證。但毒辣的共黨最近對一般未拘捕的教友，正展開一項毒辣的陰謀；就是誰是教友，不“愛國”的，就不發給糧食配給證。不知將有多少忠貞教友要死亡在這毒辣的陰謀上。田修士說到這裡，便呼籲自由世界的信眾熱心為大陸受苦教會加工祈禱並做補贖。」

1955.9.下旬

魯共也展開迫害

另一方面，魯共也在對天主教會大施毒手。據一九五五年十月初的中聯社報導：「山東電台廣播：九月下旬平陰縣公安局已將孫慕聖神父逮捕。」魯共指孫神父參加山東民眾救國團。又說他於一九四六年即參加該反共組織，任魯東分團長，在歷城一帶組織武裝工作隊，經常襲擊共軍。大陸解放後，逃到平陰，向人民宣傳：「中共竊居下的大陸為人間地獄。」並破壞土改及抗美援朝等運動。這些指控顯與事實不符。

濟南公安局亦宣佈「破壞一個與天主教有關的另一反共組織」，這正如滬共稱龔品梅主教和神父們為「反革命集團」

一樣，全屬冤枉！這次濟南被捕的，有趙崇正、趙路加、吳國榮、姚念洪、胡濟庭等二十多位熱心教友。

魯共公安局指該組織目的為聯合世界各民主國家的天主教徒組織國際十字軍，向中國大陸進攻，為消滅共產黨。可是誰能相信這種胡言亂語呢？

1955.9.底

在獄上海主教、耶穌會士及教區司鐸名單

旅港上海耶穌會士於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統計：上海耶穌會司鐸已有 21 人在中共監獄中，他們是：

- 一、黃道生神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入獄。
- 二、陳天祥神父----一九五三年七月入獄。一九六〇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刑滿又加三年徒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再捕受審。說他在拘留所給幹部付洗，故又判刑十二年。在南昌附近四號監獄服刑。那時他患了心臟病和慢性支氣管炎。至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滬逝世。
- 三、蔡忠賢神父----一九五三年七月入獄。
- 四、章顯猷神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獄。（時章神父為耶穌君王堂主任。被捕後一直下落不明）
- 五、王仁生神父----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入獄。（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死於安徽勞改場）
- 六、錢生冠神父----一九五三年（？月）入獄。
- 七、朱樹德神父----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入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死於安徽勞改場。去世後曾屢顯奇蹟賜疾病痊癒或解決難題）。
- 八、王方神父----一九五四年（？月）入獄。
- 九、金魯賢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後入愛

國會)

- 十、梅乘騏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
- 十一、蔣衛琳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
- 十二、陳雲棠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一九八八年獲釋後因無家可歸，便留在愛國會主教府，但仍保持忠貞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日病逝。）
- 十三、吳應楓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年死於勞改場）
- 十四、丁斐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一九九六年去世）
- 十五、陸達源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美國病逝）
- 十六、朱洪聲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一九九三年七月六日在滬去世）
- 十七、范忠良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出獄後任上海輔理主教）
- 十八、蔡良申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年去世）
- 十九、嚴蘊梁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病逝）
- 二十、周心怡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
- 二十一、黃華全神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下旬被看管，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入獄。

此外尚有沈百順和徐簡谷二耶穌會神父當時可能也在獄中。

至於上海教區司鐸及主教，當時旅港的上海耶穌會士也寫出一張名單及被捕年份。

- 一、徐應喬神父-----一九五二年？月？日被捕。
- 二、范良佐神父-----一九五三年？月？日被捕。

- 三、 傅鶴洲神父-----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晚在洋涇濱聖若瑟堂被捕入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滬病逝）
- 四、 徐懋祿神父----一九五四年？月？日被捕。
- 五、 龔天爵主教----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被捕。後被判刑二十年徒刑（編者按：一九八五年七月初龔主教始獲假釋；出獄後被安排住在愛國會主教府，毫無自由，等於軟禁。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恢復政治權利，同年五月赴美治療。）
- 六、 李式玉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被捕。
- 七、 張希斌神父----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再度被捕。（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滬逝世。）

尚有沈增禮和周保祿（周士良？）兩位教區神父可能已在獄中。

但在九月二十四日滬共又舉行一次大逮捕時，共有二百多神父、教友及修女被捕。其中包括：

- 丁汝仁神父（耶穌會士，徐家匯耶穌會理家）
- 陳鳳鳴神父（耶穌會士）
- 周靜海神父（是一新晉鐸的年輕神父）
- 陳天保神父（是教區神父；也是耶穌會陳天祥神父之胞弟）
- 陳月嬌修女（上海拯望會修女，陳天祥、天保二鐸之胞妹）
- 顧修女（上海獻堂會修女）
- 聖衣會、母佑會國籍修女有六人入獄

當時上海有兩位聖衣會國籍修女也被逮捕，罪名是「同情聖母軍」！本來聖衣會就是苦修會，會規嚴謹，平時修女連親友、家人都很少接見；即使獲准接見，也僅數分鐘面兜黑紗隔窗交談。真可說與世海已完全隔絕。聖女大德蘭和聖女小德蘭都是這聖衣會的修女。會中修女終日祈禱、默想、為罪人祈禱做補贖；可是這樣一個修會的修女，中共也要拘捕她們入獄受苦！

上海母佑會的國籍修女三人於九月二十六日星夜被捕。其中一位馬修女為香港慈幼會馬神父的胞妹。梁修女為九月八日被逮捕的梁神父之姪女，在獄中受苦兩個月時即病在獄中，病勢很重。另一位黃修女，常受疲勞審訊，並有一叛教的同鄉迫她違背聖願，從事協助推進革新教會。

在廣州也有一母佑會國籍修女於一九五一年五月被中共拘捕。至今已過四年半，仍在獄中。如果她接受「洗腦」，即可獲釋。但這位修女忠貞到底，始終態度堅強，拒絕接受。

1955.10.

滬共逮捕千數百教友

本年十月初，又一被逐耶穌會神父給香港公教報證實：滬共於九月八日對天主教展開殘暴迫害，大舉逮捕天主教人士後，截至九月二十九日止，已有一千幾百天主教人士被捕。全上海五十四位國籍司鐸中已有四十多位被囚禁獄中。耶穌會沈百順神父及張家樓總鐸張維屏神父等也已入獄！徐匯總修院神學修士二十餘人，哲學修士十六人，備修生二人，都無辜被捕入獄。天主教譯作家堯若，曾譯〈福音默想〉及〈神修講話〉等神修名著，極受教友們歡迎；但他也於九月中被捕入獄！

在九月二十六日滬共第二次大逮捕天主教人士時，上海慈幼會國籍會士葉神父、主任梁神父及林修士也被捕入獄。這時慈幼會國籍會是在獄中共十三人，包括七位神父、六位修士。其中一位葉修士，已於數年前被捕入獄，數月後因受折磨致死，成為殉道烈士！

在上述一千多被捕的教友中，有些是神父、修士的父母或兄弟姊妹。獻堂會顧修女的母親也已被逮捕入獄。海外中華教胞驚聞中共如此狠毒迫害天主教會，無不痛憤不平，都在為大陸冤獄

中的一群甘心受苦為主作證的基督戰士祈禱，並求主賜給獄中或尚未入獄的神長教友能繼續已往的精神，堅持自己的信仰，以揚主榮、以救己靈與人靈，以粉碎仇神仇教的共產黨陰謀。

1955.10.2

聖母聖心會三會士證實龔主教不屈不撓維護真理

十月二、三兩日，有三位比籍聖母聖心會神父，一位班籍奧斯定會司鐸和兩位耶穌會輔理修士被逐抵港。

據聖母聖心會的翟神父說：「九月九日（即龔主教等被捕的翌日）滬共召集全上海所有的五十四位國籍司鐸開會，並宣佈他們逮捕龔主教的原因說：「這次我們逮捕龔主教，第一、因他不准公教兒童參加共黨團體；第二、他與帝國主義者（即外籍司鐸）有深切關係；第三、他反對共黨取締聖母軍；第四、他自己不參加也不准其他人參加各種愛國運動；第五、他拒絕為愛國教徒施行聖事。尚有一項未曾提及的，就是龔主教拒絕支付被共黨霸佔的教會產業的修理費。」

從共黨在許多國籍司鐸面前所指出的龔主教的「罪名」，正清楚證明了龔主教在惡勢力重壓下如何不屈不撓地維護了真理與正義的完整。

翟神父又說：「在九八大逮捕前夕，滬共已通知龔主教：只要他准許所有國籍司鐸去參加“學習”，（即參加革新教會的初步活動），上海天主教即可不遭麻煩。但剛毅勇果的龔主教，為保衛聖教，寧死不和共黨妥協，因此拒絕了共黨的要求。八日那晚，他終於被捕了！」

翟神父續說：「九月二十五日滬共在跑狗場召開所謂“民眾大會”，被迫參加的民眾，有學生、工廠工人、普通人民

和所謂那些“愛國教友”，共萬餘人。事前他們通知人民必須集體參加。上海中共副市長親到會場發表演說，誣指龔主教為“反革命份子”。在會中，共黨極盡煽動之能事。」

另一位聖母聖心會的閻神父說：「這是共黨當局常施用的詭計，其目的，無非為造成一種空氣。使一般人認為中共之逮捕龔主教及其他天主教人士，係屬“民意”。他們一方面千方百計要陷害龔主教，把各式各樣莫須有的罪名堆在龔主教身上。另一方面卻又把自己陷害無辜的彌天大罪推卸在“民眾”身上。因此導演“民眾大會”強迫民眾誣控主教；這樣定罪，就算作是“民意”」。

閻神父還說：「上海中共日報以巨大篇幅狂妄地宣傳龔主教的“罪狀”，並印行反龔主教的漫畫，向民眾散發。但龔主教在上海人民心目中不論教內教外，都認為他是一位深得人望的忠厚長者，因此共黨怕人民見了不服而起反感，故在漫畫上不敢把龔主教畫成“罪犯”模樣；但人民心中必仍不服。共黨如此嚴酷地迫害天主教，可是他們在報紙上還宣傳：「我們不是反對宗教，只反對反革命份子。……現在是需要行動的時候。」他們也通知教友：「你們可以進聖堂，這是政府的意願。」他們還在施行欺騙，真是無恥到極點！」

最後，聖母聖心會的顧神父也證實共黨當局於九月二十四日展開第二次的大逮捕運動。天主教人士被拘捕的又有二百多人，其中有十五位國籍司鐸。連九月八日被捕的司鐸及教友已超過六百人，其中不少為教會領袖及有地位的人物。

上述三位聖母聖心會神父，於九月十日在他們會院內被共黨分別監視，不准談話。在此軟禁其間，華理柱主教曾前往探訪他們。顧神父說：華主教在上海為唯一獲許自由行動的人物，如果他要離華，隨時可以；但華主教堅持不走，除非中共將他驅逐出境。九月二十六日，共黨又到聖母聖心會

會院搜查，並將代理財務的國籍李神父（綏遠人）拘捕。二十七日共黨即勒令上述三位神父離境，於十月三日抵港。翟神父過去曾在熱河教區傳教，後在上海震旦大學教授英、法文。顧神父曾在綏遠傳教。閻神父為聖母聖心會駐滬財務主任。

比上述三位神父早一日被逐抵港的班籍奧斯定會桑神父，在華傳教已二十年，這次被中共拘捕二十八日後驅逐出境。另兩位耶穌會輔理修士也於十月二日被逐到港。那位匈牙利籍的晁修士，曾在大名、徐州、上海等地服務了十六年。一九五三年被共黨拘禁，二十七個月後被逐出境。

1955.10.9

誣告龔主教的罪名又多又重

據香港公教報導十月九日報道：龔品梅主教於九月八日晚上被捕入獄後，除當時誣告他「搜集情報從事反共」的罪名外，如今再加重他的罪名，誣控他組織「救國革命黨」。並說該黨原名「為主為國為民黨」，又民「華黨」，其前身為「中國青年國事研究團」，並指已被捕的周信德為「救國革命黨」會長，陳定國為副會長兼軍政長，喬鴻海為財務長。此外被捕者尚有倪聖德及施蘊昌等多人。

共黨誣枉這些人是由龔品梅主教培養的「反革命」份子，組織相當嚴密。制定「反革命」綱領，並選定崇明、定海、山東等地建立軍隊，組織武裝暴動，配合「帝國主義」顛覆「政府」。共黨這些誣控誰會相信！但他們為增加人民對天主教的仇恨，製造這些「罪名」，並在全市分區舉行所謂的「聲討大會」，漫罵龔主教的標語，貼滿全市各街道。

滬共又迫令許多工廠、農業生產合作社、學校，在共幹操縱

下開會，揭露他們誣告的所謂「龔品梅的罪名」。共幹並策動全市電業公司、中興機器造船廠、大同中學、蓬萊中學的十幾個單位的職工、教師和學生，簽名要求「嚴懲龔品梅反革命份子」。

中共又謂龔主教係受「帝國間諜份子格壽平的佈置與指揮；在被捕前仍經常與格書信聯絡。」

按格壽平神父為上海耶穌會會長，於一九五三年已與翟光華、梅占元、金理福、何雍之等耶穌會神父同時被捕。而龔主教被捕是在一九五五年，不知共黨怎麼會說龔主教被捕前「仍經常與格書信聯絡。」

1955.10.9

旅菲流亡者譴責中共毒辣迫害

在「九八」上海教會被殘酷迫害之後，旅菲的上海耶穌會文學院主任王昌祉神父即以「流亡者」的筆名，寫了一篇特稿，名為〈認識中共的毒辣迫害上海聖教會〉，發表於是年十月九日的公教報上。

該文首述共黨迫害聖教會的基本原因。指出仇教反道德的共產黨，根本不能容忍天主教。他們의思想和行爲，根本相反天主十誡；所以不能不把紀律嚴明的天主教，虔誠奉教的教友，尤其忠貞盡職的神長，當作眼中釘。因此千方百計攻擊教會，陷害神長教友。他們奪取了政權，不能不嚴酷地迫害天主教或其他宗教。不論在蘇俄、東歐、北韓、北越，都是一樣，當然對我們中國大陸也不能不如此。共黨政權必須奴役一切；任何宗教要在共黨政權下生存，必須改變了宗教的本質，死心塌地做共黨的工具。祖國大陸的基督教、佛教、回教是這樣的向共黨投降了，而天主教除了極少數的敗類之外，絕大多數的神長和教友都堅決拒絕與魔鬼妥協。狡黠的共黨不願給天主教製造致命聖人，所以他們常用

「間諜」、「反革命」等政治罪名來誣枉天主教的神長和教友。但明眼的人都知道：這是無根的誣枉，這只是共黨掩飾自己暴行的謊話。

該文接著說明「嚴厲迫害的事實」和「這次的毒辣打擊」：中共迫害我國天主教，在八路軍時代已經開始。日本投降後在中共霸佔的地區與東北及華北，便開始嚴重的迫害。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了整個中國大陸，表面上雖說「信仰自由」，實際上在鄉村中、學校中已漸漸展開他們的迫害手段。此後便陸續發生驅逐黎公使案件，三自運動，革新教會，肅清帝國主義份子等等。到一九五五年初，東北的全部教務早已破壞；我國東部的若干省份客籍教士全部撤走或被逐之後，教友們變成了無牧之羊。若干教區中有些堂區被那些叛教投降魔鬼的人弄得一片烏煙瘴氣。在此風雨飄搖之際，最能屹然峙立的，可說是上海天主教會。上海教區的龔主爵（品梅）主教，事實上已成了全國天主教的中心人物。

上海天主教的人數眾多，僅上海市區就有五、六萬教友。他們知識程度較高，教友生活素稱真摯，加上龔主教的賢明領導，使共黨屢次打擊都沒有達到目標。聖母軍團員一致拒絕登記，共黨認為重大恥辱。但也無可奈何。一九五一年八月共黨拘捕張伯達神父，對他酷刑虐待，以致三個月後張神父便慘死獄中。一九五三年七月，共黨逮捕大批國籍和客籍神父。至今六位國籍耶穌會神父生死不明。本年春，共黨把上海的外籍神父先後驅逐出境，到九月八日晚上發動大批軍警人員包圍各天主堂及修院，逮捕了龔主教和大批教區司鐸和耶穌會神父，（現今確知被捕的神父至少有四十多位。）上海市區被捕的教友，至少有四五百人。大概而論，上海的國籍壯年、有作為的神父都已被捕入獄。每個堂區僅剩一兩位老神父。但他們的行動已失去自由。

九月九日的共黨報紙即大事宣傳，誣告龔主教等的政治罪名，甚至誣稱「建立救國革命黨、中國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會

等組織，派人到全國各地進行破壞活動，……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窩藏在天主教修道院及天主堂中，……唆使反革命份子聚眾騷亂，破壞社會治安」等等。這些罪名雖無人信其真實性，但共黨毒辣迫害教會的惡意實昭然若揭。共黨報紙也明白標出了「徹底摧毀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肅清隱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份子」的口號。

九月九日的共黨報紙又披露了「上海市軍管會」的佈告，限令自佈告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所有曾參加聖母軍組織的教友，「必須向上海市聖母軍人員登記處辦理登記退團；逾期不辦理者，決嚴懲不貸。」我們可能推知在九月二十日後必定又有大批教友被共黨投入監獄。

至此，該文就把「龔主教的高風亮節」；「張希斌、李式玉兩神父」以大無畏精神接受無神者的迫害；公教譯作家吳應楓神父在這幾年中不顧共黨迫害和物質生活的困難，專心致力譯作。他的聖奧斯定懺悔錄出版後，立即膾炙人口。他譯的聖依納爵傳，聖多默謨爾傳及 Cayre 的天主教教義史名著兩巨冊，都受讀者熱烈歡迎。他的口才甚佳，上海教友極愛聽他的講道。

至於其他被捕的神父，也都是上海天主教會的得力份子。他們的名字將永刻於上海教友的心靈中。

該文最後呼籲讀者發出超性的同情心，為大陸的教胞熱切祈禱。並懇求天主賞賜我們懂悟主耶穌用十字架來拯救人類的最高教訓，效法上海教友的表樣，增進自己的教義知識，加深自己的教友生活，發展自己的信望愛三德和聖神七恩，屏絕那腐化社會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和行為，練習克己刻苦的生活；這樣萬一我們遭到教難時，也會有致命者的勇毅剛強，能和聖保祿同樣喊出：「誰能叫我們離開耶穌基督的聖愛呢？是艱難嗎？是困苦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迫害嗎？是刀劍嗎？在这一切災害中，我們依靠那愛我們的主耶穌，我們一定會得到勝利！」

1955.10.23

羅馬觀察報評論中共迫害教會

十月二十三日香港公教報頭版的頭條新聞，是羅馬觀察報對中共毒辣迫害天主教的一篇評論，盛讚中國神長和教友的忠勇，戰勝了共黨各式各樣的陰謀！

該評論在觀察報首頁顯著地位刊出：略謂滬共將龔主教及許多神父、教友拘捕，誣枉他們為「反革命份子」的悖理行爲；這原是共產主義對宗教的一貫作風。但這種新迫害，對教友方面是有重大意義的。因這正表現出我們的中國兄弟們，戰勝了共黨的威迫利誘和洗腦等一切陰謀。「這種堅強的信德，在共黨看來，像是愚蠢的；但教友和自由人民都能認出這是爲真理作證。這種崇高的榮譽，不是任何誣枉的罪名可以抹殺其事實真相的。」

評論又說：五年來，共黨政權很陰險的想將國籍司鐸俘虜過去。他們一面有計劃地驅逐外籍傳教士，一面向國籍司鐸進行洗腦工作。同時又設法進行腐蝕教會份子，表面上准許教友保存教友的名義，實際上卻要教友接受無神共產主義。

有人以爲中共與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有很多分歧之處，有些外國的觀察家自以爲然。在目前環境中，共黨充分利用非共份子，僑人們或宣傳家，自己可以相信，或令別人相信這一言論，因爲他們便可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共產主義對所有宗教、特別對天主教，是採取迫害的政策。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毛澤東共產政權對無神馬克思主義教條，是恪守不愉的。

1955.10.30

一頁罕見的羅馬觀察報

在本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公教報頭版，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幅

羅馬觀察報的頭版圖片。因在這一版的羅馬觀察報上，印有罕見的中文公教報頭版圖樣，原來這是香港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教報的頭版大部分，上面刊登的頭條新聞，標題是「滬共對天主教又施殘酷迫害：龔品梅主教等主教被捕，主教府院長、徐匯總修院院長、及陳雲棠、朱洪聲、張希斌等數十神父修士及數百教友被捕入獄。」印有龔主教半身照片。「同版尚有老河口費樂理主教囚禁四年突被驅逐，至邊境昏厥不能步過橋來」等報道。

原來羅馬觀察報刊登中文公教報版圖的理由，是因義大利左翼社會黨的南尼，到中國大陸訪問返國後，即在其喉舌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大陸信仰自由」；並把他在北京與副主教及兩位公教人士合拍的照片刊出，以證明羅馬觀察報報道的有關大陸教會被迫害的情形均屬渲染。並說中共政府與天主教和平共處。天主教在大陸已趨向正常活動等等。羅馬觀察報因此於十月三十日將香港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公教報第一版報道龔主教被捕的消息製版刊出。以證實南尼所謂「與教會和平共處」全屬虛偽，且更可證明天主教在大陸不僅未恢復正常活動，反在受嚴重的殘酷迫害。

1955.11.

于總主教訪西班牙痛述大陸教難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于斌總主教到西班牙作十天訪問，向當地教友痛述大陸嚴重的教難。當地天主教機關報及西班牙政府機關均不斷報導中共對人民及對天主教的迫害，喚起班人的注意。于總主教在班向聽眾說：中國大陸的外籍傳教士已被中共驅逐殆盡，故在進行對國籍教士有計劃地迫害，目前情況更嚴重。兩月前上海龔主教及數十神父與千餘教友被捕，這便是一個徵兆。但大陸天主教雖遭受共黨有計劃的迫害，聖母軍和教友卻仍不斷用

祈禱與犧牲去忍受仇教者的迫害，用它們的血淚感化人民，連共幹也有被感化的。由於天主教徒遭受大難而不折不撓從容就義，更能使天主教的精神發揚光大，故黑暗之後，中國大陸天主教肯定將更繁榮。

1955.11.

被逐法籍傳教士在巴黎抨擊南尼妄言

在巴黎方面，也有一強力的鐵證，將義大利左翼社會黨的南尼高唱天主教在大陸有絕對自由的活動重擊了一下，擊得它體無完膚。原來有八十一位國籍的主教、神父與修女，都在中國大陸飽受凌辱及殘暴虐待後被逐出境者。如今他們一致向「國際反集中營委員會」呼籲，要求協助目前尚在中共鐵蹄下受監禁的數千名天主教人士爭取自由與正義。他們還追述在中國大陸所遭受的慘無人道的凌虐，他們曾受疲勞審問，苦刑拷打，或關入黑房，隔離天日，席地而臥，首先給他們「洗腦」，後在無答辯的情況下受審訊。然後解往勞工營做苦工，度非人的生活，直到被驅逐出境！他們說：無論南尼喊得怎樣聲嘶力竭，也無法掩飾他們的暴行。這消息在本年十二月十一日的香港公教報刊出。

當時義大利的〈神職評論雜誌〉在十一月發表一篇評論，特別呼籲教友勿受共黨所宣傳的「宗教自由」所欺騙。這可在其他共黨國家所有的行動及教友所受的迫害獲得教訓。馬克思的子孫與後裔從未在其奪取政權之後尊重宗教的自由與權利；為此義大利教友絕對不可受其挑撥離間。

論文在嚴重警告信徒之外，還指責有些報刊所提出的不切實問題，故極力提出反對與共產主義採取妥協態度，並闡明義國神職界的責任，應訓勉教友努力在宗教內團結。

1955.11.

國際天主教組織拍電抗議中共迫害宗教

夫賴堡的國際天主教組織，在驚聞滬共大捕主教、神父、修士、教友之後，即通過三十個單位，代表八千餘教友在夫賴堡舉行委員會會議。投票通過拍電日內瓦外長會議及聯大主席，對上海龔天爵主教及其他國籍司鐸、修士、教友於九月間被逮捕事件提出抗議。

此專電乃由該組織首腦道格芮簽署。該電稱：此種拘捕事件，單純為一個國內之人民信仰宗教而致備受迫害。該電又指出：此種拘捕，實完全違反人類的基本自由。

1955.11.

濟南也展開大逮捕

濟南天主教於本年九月下旬，神父、教友也被拘捕二十餘人。至11月又展開第二次大逮捕，很多神父、教友被捕入獄。他們的罪名是與龔主教「勾結」這是他們的藉口，目的就為迫害教會。

最近被捕的有董海燕、王子良、夢照富、李海成、李明華等神父及三十多教友。濟南中共公安局宣佈：「董神父等反革命集團，曾與帝國主義勾結，自一九五三年起，曾四次到上海和龔品梅主教反革命分子聯繫。在帝國主義分子及龔品梅指揮下，大肆破壞濟南天主教內的「反帝愛國運動」，迫害愛國教徒，威脅愛國聖職人員，企圖解散教會內的反帝愛國組織。」

從共黨這段宣傳中，可看到濟南神父、教友忠貞不阿的精神。這些莫須有的罪狀，使三十餘名虔誠的教友被捕。聞此種恐怖的大逮捕，仍在蔓延及擴大中。

1955.11.8

羅馬觀察報一篇「龔主教的行程」

十一月八日羅馬觀察報刊載一篇〈龔主教的行程〉，指出那些「特約客」（指義大利左翼社會黨的南尼等）去中國大陸，僅看到中共願意叫他們看的東西，絕對談不到什麼自由探訪。但這些「特約客」歸來後，即盲目地給中共宣傳，抹殺真理事實，單就那些「特約客」所捏造的「中共政府與教會和平共處……信教自由」等等，已是謬而又謬、錯而又錯，與事實大為相反。因為該文特引九月八日上海龔主教及約三十位神父、三百多名熱心教友被拘捕的事實來堵塞那些不知恥者的嘴巴。

該文又說：「被中共稱為「反革命份子」、「大罪犯頭子」的龔天爵主教在最近五年中的奮鬥史；一九五〇年自蘇州升任到上海的當年，共黨便發起愛國運動。一九五一年又開始「三自運動」；當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大捕教會人士，以期加速分化工作。同年十一月，張伯達神父在獄中殉道，聖母軍遭難……。這許許多多的打擊，只是更證明了龔主教的領導是怎樣的英明，他的意志是怎樣的堅決。熱心的民眾，都向他看齊，向他靠攏。一九五二年中共又進行「五反」運動，公教大學生受訓四個月後，被分散到各地去充軍。當年秋季，北京發動「和平簽字」充公教產。龔主教發表公教的和平希望，堅決反對任何雙關意義的條文。一九五三年，共黨強佔教產後，又捕去大批神父修士，打擊土山灣的神職人員，驅逐外籍教士。此後兩年中仍不斷有公教人士被捕。本年九月八日，主教本人也被捕，同時約有三十位神父、三百多名教友也遭拘禁。同月二十六日又捕去六七百位公教人士……。」

該文結論中稱：「龔主教這五年行程中，歷經的磨難，正象徵著聖教會怎樣的堅決地將「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龔主教的堅決英勇，代表著中國聖教會是怎樣堅決英勇地把天主的歸給天主；把人的歸給人；但是龔主教的痛苦，多少也可以說

明中國教會在演著什麼樣的慘劇！」

這篇刊登於羅馬觀察報的文章，當時即有人譯為中文，寄給香港的公教報，作為「羅馬專訊」，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公教報頭版刊出。

1955.11.12

赤峰雷振東副座惜未獲得致命

赤峰教區主教雷振東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被逐抵港，他是比籍聖母聖心會在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被驅逐的會士。

這位五十五歲的雷神父抵港時還穿著一套解放裝。他對記者說：「為天主坐了多年苦工監，覺得非常光榮！可惜未得到致命的福氣！」他又說：「赤峰於一九四七年即被赤化了，從那年到現在，遭逮捕、釋放共八次之多。最後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直到本年十一月五日出獄被逐。」說到最後一次被捕的原因，是共黨指控雷神父破壞土地改革。當時共黨不僅要充公該堂的教產，區部的共幹劉展完還著農會要打死神父。但農會主任認為神父無錯，不該打死。劉竟把該主任押起來，且揚言要殺死他。這時農會因劉貪污等罪名而到區部去控訴。結果劉也被押。最後判決死刑。雷神父說：這共幹曾把一祭台上的聖女小德蘭像打了一槍，子彈打中聖女的左胸部；後來他被槍決時，子彈也擊中他的左胸，正如他擊中聖女之處。這時共黨控告雷神父包庇農會等情，因此被捕入獄，腳鐐手銬戴了三個多月。後被判二十年苦工監。在承德苦工監中，先在磚瓦窯工作，把火熱的磚瓦搬出窯來，後做挑石挑水泥等苦工，每天工作十小時，晚上要洗腦，灌輸共產主義，睡時在牢房擠得像沙甸魚，每人僅佔一尺二寸闊的睡地。白天苦工做得疲累的身體，連翻身也無法翻一下！

雷神父說，他在獄中念經，共黨最不高興。一次他們對雷神

父說：「如果你再念，給你戴兩付鐐銬。」雷神父回答他們：「你們要給我戴幾付鐐銬都可以，為念經而戴鐐銬，為我是光榮的。」

在這獄中有二千多囚犯，其中有不少六七十歲的老人，因地主的罪名而被囚獄中。還有三四百婦女，另外有三十多為中國神父，都是赤峰教區和承德教區的好神父。赤峰代理主教國籍師神父也在獄中，大多尚未判決。

雷神父也講及當時和他同會的越神父，也被捕入獄。一九五三年冬，越神父在獄中因缺少寒衣而氣喘加劇，共黨怕他死在獄中而釋放他；但越神父到天津即逝世了！

最後雷神父強調：「我們祈禱吧！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熱河原有五六十座聖堂，但現在僅兩座可開放，其餘都被共黨所佔據了！我們祈禱吧！終有一天會獲得勝利！」

1955.11.中旬

大陸各地教難嚴重

自上海龔品梅主教被誣指「反革命份子」而被捕之後，中共即在大陸各地展開對天主教的迫害。近兩月來，南京、濟南、蘇州、南昌、漢州等地神職人員及教友不斷被捕。上海方面又有聖衣會國籍修女四人被捕，同時該會四位外籍修女被迫不准施行各種神工，又不准申請離境。

上海拯望會的陳桂姆姆，最近已第二次入獄。上海耶穌會國籍輔理修士宋圭榮和張金山，也已被捕入獄。

茲悉青島市代理主教魏書賢及李愛蘭神父、張波松神父於十一月四日被青島市公安局逮捕。被誣控「經常在講道台進行反革命宣傳。辱罵參加青年團及青少先隊的愛國教徒。」

安徽省的合肥，有方安桐神父和程安華神父也於十一月中旬

被合肥公安局拘禁。據當地報紙稱：在方神父被捕時，查出一個有信號設備的集合祈禱地點。故便誣控他們「破壞宗教革新運動，經常辱罵共產黨和人民領袖。」由此可見大陸教胞雖在共黨兇殘的迫害下，仍堅持信仰，並繼續設法集合祈禱。

漢口和漢陽也有新教難。在九月中上海天主教遇大難時，漢口和漢陽也掀起了反天主教運動，並大規模拘捕國籍神父。據悉：當時中共除拘捕助理漢口教區的方濟會劉神父及管理漢陽教區的張伯多祿神父外，同時將兩地的國籍司鐸三分一拘捕，三分二軟禁室內。

漢口主教座堂照例每天舉行幾台彌撒。但凡到堂與祭的教友，出入都須受共警搜查。聖母無原罪堂的主任吳雅各伯神父於本年七月中一個晚上，被共幹由床上拖到監獄。吳神父被控的罪名是「破壞進步教會」。吳神父被捕後，由劉類恩神父暫任代理本堂。劉神父在該堂堅決拒絕為「進步教友」施行聖事；因此數週後也被以「破壞進步教會」的「罪名」把劉神父拘禁獄中！此後漢口聖母無原罪堂每天便只有一神父獻一台彌撒，但便衣共幹常監視神父的行動。到送聖禮時，共幹常站在聖體欄杆前看神父是否送聖體給「進步教友」。另一方面，漢口教友已無法到神父處辦告解，神父也不能講道。教友和神父已全部隔絕，彼此不能交談。漢口共黨報紙對劉神父大肆攻擊，罪名不外是「反革命份子」、「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等。在獄中或受監視中的神父每天必須洗腦。一部份中堅教友也被捕，並迫他們控訴劉神父。共幹分四五人一組，日夜輪流探訪教友家庭，並作疲勞詢問。受不住這種威脅的教友對共幹所問，常嚇得不知如何作答。在這種情形下，共黨就以此為默認，把它們作控訴神父的憑據。他們每週召集教友開會控訴神父。若有人說不知控訴些什麼。他們便說：「我們會告訴你當怎樣說。」

1955.11.17

汀州教區代理主教也入獄

福建汀州教區的代理主教許若望，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已被拘禁，這位代理主教原為汀州教區副主教兼該教區教務代理。許神父於十七年前已晉鐸，曾任道明會雷新基主教之副主教。自雷主教被逐出境後，許神父即任汀州教區代理主教。該教區所有德籍道明會司鐸，早已全部被逐出境。

1955.11.19

美籍苦難會神父飽嚙非人生活

兩位美籍苦難會司鐸惠神父和嘉神父，於十一月十九日走出虎口後報道了他們多年被監禁，飽嚙苦楚，常被鞭打腳踢絕不容情的生活。

四十七歲的惠神父，於二十六歲晉鐸後，翌年（一九三五）即被派至中國湖南芷江傳教。大陸變色時，惠神父在永順。被捕後，先被監禁於永順，一九五三年被拘押至沅陵。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被審訊，「罪名」為「將軍事及經濟情報傳遞給其他神父」。此次獲釋，中共說因他在獄中行爲良好，其實是為完成他們驅盡外籍教士的計劃。

惠神父在抵達邊境時，不禁熱淚直流，可能因無辜被拘禁多年，結果還被驅逐，而且看到中國教會受此大難，故不禁心痛流淚。三十餘歲的嘉神父，於一九四六年來華，在北平學習華語近兩年即奉派至湖南沅陵傳教。一九五〇年任當地公教醫院主持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中共拘捕，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被押解至沅陵一監獄。惠神父就被監禁在此獄中；但嘉神父兩

年多在此獄中從未和惠神父見過面。

嘉神父說，中共對他們的審訊，實屬「欺騙」手段。當時中共說他的罪行十分嚴重，可能被判死刑。倘再不認罪，將押至北京行刑。中共指他的「罪名」為「美國聯邦特務」。在獄中最初五星期，雙手被鐵鍊反綁。囚禁於一間小而無窗的石屋中，與二十餘個中國人同囚，同受酷刑，每人只能蜷縮於地上，不能動彈，也不准起立。否則即遭鞭打或腳踢，絕不容情！有四個中國人因受不住慘無人道的刑罰而死在獄中。這是嘉神父親眼目睹的。

談到獄中的飲食，嘉神父很憤慨。他說食糧本已不足，還加上共幹的扣剋，數量更減少，他們便把細石摻入米內，和米一起煮飯，為湊足份量；這樣，兩碗飯內幾全是石粒！嘉神父有兩隻牙齒，就因咬石粒而被折斷！他說這種非人生活，目前自由地區也有不少人知道了。

嘉神父和惠神父曾同時被審訊，判刑五年。這次嘉神父獲釋原因，與惠神父相同。

1955.11.下旬

羅馬觀察報對中共暴行再做評論

約兩星期後（11月8日登出龔主教程），羅馬觀察報再以顯著地位對滬共迫害教會的暴行作出評論。該評論稱：「他們（指信徒）幹了什麼，要受中共子彈殺害呢？其他被拘捕的一千四百人究竟作了什麼呢？他們全是「罪犯、陰謀者、間諜、帝國主義份子」嗎？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得到解答：「因為他們想繼續做教友，準備履行公民的義務，故必定要和他們的主教聯結起來，對天主做個忠實信徒。」

評論又說：「上海聖堂的祭台上，被迫掛上毛澤東的圖像，

這充分顯明：滬共的集體拘捕司鐸、教友的意思，就是想以做共產主義奴僕的所謂「進步教友」的「人民教會」，以代替天主教會。根據中共報紙報道，他們正想以一千個叛徒去威迫利誘上海十五個堂區的五萬教友，使他們俯首就範，成為共黨的「廣大愛國教友群眾」；這簡直是妄想！」

評論續稱：「近週來，大陸各地已有同樣性質的宗教迫害，約三千教友被捕！但大部分到過大陸的記者，很少報道這種真實的慘劇，卻反覆申說共黨的謊言。而中共目的，是要毀滅宗教，強迫教友信奉共產主義。」

1955.12.2

穗共也大興教獄

這時穗共也大興教獄。大批廣州天主教神職人員及教友被指為「反革命份子」及「上海龔品梅主教集團份子」而被拘捕，穗共更迫使叛徒舉行所謂「揭發潛藏天主教內的反革命份子罪行大會」。可見廣州天主教人士將受比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更慘酷的迫害。

穗共於本年十二月二日發表消息：「公安局根據人民之檢舉，破獲潛藏於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拘捕天主教徒葉耀民神父、李秉恩、賀遠珍、曾慶麟、許肇福神父、葉麗英、周國標等數十人。中共捏造他們的罪名為「反革命份子」，「在廣州市從事反共破壞活動，及做間諜情報工作」葉耀民自一九五二年至最近止，將經濟、政治、軍事情報 416 件供給帝國主義。李秉恩為聖母軍骨幹，係前被驅逐出境之法籍神父福壽康的親信，煽動聖母軍份子抗拒登記；包庇「反革命份子」與地主逃往港澳。周國標係上海天主教反革命份子龔品梅主教集團所派遣在廣州「建立連絡站」，負責與上海等城市及海外「反革命集團」進行聯絡工作。

又指葉神父歧視「愛國」天主教徒，不准參加「青年團」及「少先隊」的教友進入聖堂。

1955.12.5

汕頭黃克仁代理主教等的英勇表現

仇人仇教的共產黨徒瘋狂迫害天主教會，已達極點。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公教報也出刊了汕頭教區代理主教黃克仁於去年十二月五日被捕入獄的消息。同日尚有汕頭主教座堂主任陳時臬神父，普寧縣棉湖區主任蘇靈神父、及劉茂安、馮林江等六位公教青年也同遭逮捕，均被誣為「反革命份子」。後又有主教府的財務主任陳維本神父及劉若極神父相繼被捕。

中共誣指黃克仁代理主教為「帝國主義豢養的爪牙」，「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並說他們「長期接受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活動經費。」又說黃代主教曾親至上海與「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取得聯繫，接受反革命指示。更指他們經常號召教徒為消滅中共祈禱。

按黃克仁代理主教係於一九五一年該教區主教和敬謙被逐離汕頭時接受了代理主教之職。黃公畢業於檳榔嶼修院。晉鐸後奉命往各地傳播福音，深得教友愛戴。一九四六年全國光復後，汕頭教區續辦小修院。黃神父被任院長。當黃神父到修院履新時，該堂教友曾群起上書主教，請勿將之調任，可見得信眾愛戴的一斑。黃公任院長時，因他才德兼優，對學生剛柔有加，使院務蒸蒸日上，成績斐然。一九四九年年底，大陸赤潮泛濫，主持院務已日見困難，但黃公仍毫不退縮，站定腳跟與惡勢力搏鬥。翌年初，共黨即將院長逮捕入獄，該小修院也因此停辦。

黃公在獄中飽受疲勞審訊之苦百餘天後獲釋。出獄後，仍和

以往一般剛毅勇果，始終不屈不撓。不多天，又因給教友送臨終聖體而再遭拘押。當時神父身帶聖體前往某村為一垂死教友付油；剛在半途中被共幹攔截搜身。結果聖體被落入共幹手中！黃公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不顧一切，毅然從共幹手中將聖體盒奪回，立即把聖盒打開，將聖體恭領，以免聖體受辱。因此立即被捕。後來查明無事，才把黃公釋放。

一九五一年冬，汕頭和敬謙主教被逐出境，黃公被委任為代理主教，在艱苦中主持教務。在仇神仇教者的明攻暗鬥中、陰謀詭計下工作，其艱苦情況不難想見；但黃公始終甘心犧牲自己，為教會盡力服務。去年三月間至穗、滬與兩地主教商談有關教務事宜。去年夏，在萬般困苦中盡力設法召集所有已被共黨遣回自己本鄉的國籍司鐸到汕頭舉行退省神工，給他們精神上的慰藉。

這次被捕前，黃代理主教曾說：「好天主已開始向我表示祂對我的愛了。」可見他如此夙夜匪懈的吃苦精神，是建在這樣一個高深的超性見識上！他在獄中，甘忍一切苦難，為光榮天主的聖名。

與黃克仁代理主教同時被捕的陳時臬神父，為汕頭主教座堂主任司鐸。被控的罪名為「曾脅迫教徒棄絕魔鬼的一切工作」；三個月前又阻擾教徒聽「肅反」宣傳。

陳神父原籍潮陽，一九三七年在香港華南總修院就讀。後因其天資超人，未及一年即被送往羅馬深造。畢業時榮獲神、哲學博士學位。東歸後，在北平輔仁大學任哲學教授。後回汕頭，被派在窮鄉僻壤任本堂司鐸。陳公奉命欣然前往。不久大陸易手，傳教工作受阻，遂回揭陽小修院執教。小修院被迫停辦後，陳公即奉命回汕，任主教座堂主任直至被捕入獄。陳公雖才學過人，卻謙卑自牧，對教友諄諄訓誨，對青年教導有方。陳公精通拉丁、及英、法、意、德等多國文字，實為汕頭教區難得的一位傳教人才！

至於蘇靈神父，為汕頭教區棉湖區的堂區主任司鐸。被捕後，

給他們誣指為「反革命」份子。主張成立「嚴密之剿共機構」來對付共黨。解放後，經常收聽美國之音及台灣廣播，製造各種「謠言」，並惡毒咒罵共產黨及「人民政府」。

蘇神父約於一九五五年畢業於檳城大修院。晉鐸後任陸豐天主堂主任司鐸，歷十餘年之久。因他秉性正直，故得人人愛戴，教友們更愛之如父；可是在無人性的共黨統治下，最不能容納好人存在，因此這位如慈父般的好神長也要被捕入獄。

在汕頭教區主任府任財務主任的陳維本神父，畢業於檳城大修院，晉鐸後先在教區內各地傳教。由於陳公慈祥大方，教友愛之如父，大陸變色後即奉命至主教府管理財務，直到被捕。

另一位劉若極神父，在香港華南修院畢業晉鐸後，任助理司鐸數年，後奉命在上海震旦大學研讀文化教育。未幾，因赤潮氾濫，學業中斷，回到汕頭主教府暫住。但因他曾在上海居留過，故被共黨指他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骨幹份子」，故拘捕他入獄。

劉神父被捕後，共黨竟把他頭髮及眉毛全部剃光，並把他當作「重犯」看待！

1955.12.5

汕頭公青忠勇有嘉

其餘被捕的六位公青，包括劉茂安、馮林江等，有被指為會對中共之「土改」運動及取締聖母軍登記予以破壞及阻撓，不准教友及其子女參加「青年團」或「少年先鋒隊」。在龔品梅主教事件發生後，冀圖煽動教友對抗「人民政府」並阻撓教友聽「肅反」運動等一連串的「罪名」。

在共黨暴政下，一般青年可說受害最深。汕市的不少公教青年，目睹校風日下，教育失真，便棄學歸家，而暗中從事傳教工

作。他們熱心出眾，特別對一般徬徨歧途的同學善加引導，使不少亡羊重獲真光。

在汕頭，黃克仁代理主教被捕後，汕頭共黨便積極製造罪狀，準備將獄中的黃代理主教、陳時臬神父、蘇靈神父等以及公教青年加以公審。同時他們又迫變節的教友誣告自己的善牧！

1955.12.11

于總主教在聖伯多祿墓前講加帶公勃精神

本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許，我國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地窟中的聖伯多祿墳墓上奉獻聖祭，為祖國遭難的教會祈禱。在羅馬的我國神職人員、修女及學生等近百人，在場參禮同禱。合唱中國聖母歌「萬福瑪利亞」。

在彌撒中于總主教講道，略謂：今天能在此獻祭，不僅是個人意願，且有代表作用。在場參禮的差不多每一省的人都有，我們要同為受迫害的祖國教會祈禱！

想當初，尼羅暴君把聖伯多祿釘死、把聖保祿殺掉之後，聖教會似乎完了，沒有希望了。豈知這以後聖教會反而傳遍歐洲，連王子也信了天主。

兩位大宗徒給我們的啓示是：為基督受苦，才是我們最大的特恩。我們感到有點遺憾，就是不能同大陸同胞一同表演為天主、為信仰奮鬥的慘劇；但我們還是有一點安慰，因為我們同大陸的教胞是一體。我們的肉體不能同大陸教胞一致為基督受苦，但是我們的精神，因著祈禱犧牲，還能和大陸教胞一同奮鬥！

有人認為天主教在中國大陸受著空前的迫害。舉首一望，確實前途茫茫。這是最要不得的觀念，這是大錯而特錯。三起三落，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基督的；我們是基督奧身的肢體，我們是團體的一員，我們站在團體的立場去看。當初迫害教會的暴君們

早已死光了，連最殘忍的尼羅早變成了灰土，然而「基督勝利，基督為王，基督統治一切。」依然寫在伯多祿大殿的圓頂上。看到祖國的教難，我們不該敗興。否則把頭髮弄白了幾根，倒要減輕我們工作的能力。若想叫五萬萬同胞都奉教，非有集體的歸化不可。但若要集體的歸化，必須有極大的犧牲。今天「大的破壞」，正在預告明天「大的建設」。

但我們自己也該考察一下，我們做的工作，是不是配合加帶公勃的精神。過去羅馬教難，教友們還可以藏在加帶公勃的地窟裡，今天的大陸教胞，沒有掩護的地方，但他們不怕敵人，時時處處在表現加帶公勃的精神。然而我們距離這加帶公勃精神，是成什麼樣的一個比例？我不該提到反比例，相信誰也不會同加太公勃的精神成反比例。不過正比例是怎樣的一個比法？是五比十呢還是二比一百？或者是九比十呢？我們今天在代表加帶公勃精神的墓前，來檢討一下，我們離加帶公勃精神是成什麼樣的一個正比例？

我們該配合加帶公勃的精神，來負起興教建國的使命。講興教就是講建國，沒有真正的興教，就談不到真正的建國（沒有真實宗教的國家，是不會長期強大的）。

我們的心該變成耶穌的心，我們自己一方面要加油努力，離加帶公勃的精神越近越好；另一方面也要用祈禱犧牲，幫助祖國教胞繼續奮鬥，發揚大無畏的精神。

1955.12.17

東莞吳神父及教友六十多人被捕

中共大聲吶喊「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卻極力施其殘酷迫害；對最重視道德的天主教，隨時隨地假以罪名，濫捕囚禁，肆意迫害。此時廣東省的東莞，也展開了迫害的序幕，把縣城天主

堂的吳德華神父，及六十多名忠貞教友逮捕入獄。他們誣指吳神父及教友為「反革命份子」。這是中共的一貫手法，與過去迫害每個公教人士同出一轍。此明證中共有意誣讟天主教。

這次中共控告吳神父，大事製造一連串的「罪名」，但內容千篇一律。據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共黨的南方日報披露：「粵共東莞縣最近又破獲了暗藏在該縣天主教內的反革命案一宗，並逮捕反革命份子吳德華神父。東莞公安局根據人民群眾和愛國天主教徒的檢舉揭發，並經過長期縝密偵查，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破獲了暗藏在東莞縣城天主堂內的反革命案件，並逮捕了反革命份子吳德華。」

該報又稱：「吳德華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在一九三六年即與帝國主義特務間諜份子福壽康（廣州教區外籍神父於一九五三年被中共拘捕，後被驅逐出境。）聯繫。一九三九年吳介紹其父吳慶祥與福壽康擔任「傳遞消息」工作（亦已逮捕）：吳自此即進行特務活動。一九四八年在河源縣天主堂任職時，曾指使天主教徒丘保良（已被捕）以做小販為掩護，到中共游擊區刺探情報。一九四九年又指使天主教徒原任河源縣郵政局長的廖安德收集東江一帶中共軍事情報。解放初期，吳仍利用留任郵政局長廖安德，加緊搜集情報，由吳親自寄發間諜機關。一九五〇年曾到穗和福壽康聯繫，並接受指示任務。福壽康離境後，吳仍經常和他保持聯繫。去年（一九五五）曾先後三次以拉丁文書寫情報，寄給福壽康及明之剛神父（中共統指他們為「帝特頭子」）。謂是年吳神父獲得活動經費共幣三百五十元正。指吳神父利用宗教作掩護，瘋狂地進行造謠破壞活動。解放初期，吳德華暗藏在河源縣城天主堂時，便惡毒地污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煽動教徒與政府對立。一九五四年初，他潛藏在東莞縣城天主堂時，便向教徒散佈謠言，煽動教徒反對共產黨，阻礙少年兒童加入「少年先鋒隊」。一九五五年八月間，他為了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就威迫教徒廖水連家庭，不准他們加入合作社，他對廖水連家人

說：如果加入合作社，就不准領聖體。吳德華還「套購大米、生油、花生、火水、生粉等物質，來破壞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措施。」

這次中共在東莞除拘捕吳神父外，又先後逮捕了六十多名教友，包括郝尙駿、袁木華、袁衛年等，他們都被押至東莞人民法院審訊。聞這次事件起因，是東莞沙田區「集體農莊」的奴工不堪飢餓的苦而於一月二十二日曾一度集體怠工，共幹即妄指此怠工風潮係由沙田鄉天主教徒郝尙駿等「煽動」所致。故向東莞縣公安局報告。公安局即派隊包圍沙田鄉進行搜查，並無理拘捕教友六十餘人！

1955.12.25

芮格尼神父返國追述獄中聖誕及教友忠勇表現

前北平輔仁大學教務主任芮格尼神父，自去年九月獲釋抵港後，休養了一個時期，即埋首著作，書名〈在共黨監獄四年〉，揭發中共的殘酷暴行，於本年三月在美出版。去年聖誕節，他在美國國際公務人員聯合會的會刊上，發表一篇追述過去四年來在北平獄中度聖誕節的悲慘情況。

芮神父追述：一九五一年的聖誕節，他正受共黨法庭的疲勞審訊；一九五二年的聖誕節，則在共黨授意下，由一監犯痛毆他，迫他承認為美聯邦調查局的特務。一九五三年的聖誕前夕，共幹指派一監犯監視他，不准他祈禱。一九五四年的聖誕節，他被派到一火柴廠工作。工畢，還須聽三小時的「洗腦」課程。

芮神父最後說：一九五五年秋末，慶幸已出鐵幕，重獲自由，故能快樂地歡度耶穌聖誕！但希望我人在耶穌聖嬰馬槽前，特別為不能慶祝聖誕的中國弟兄祈禱，求賜他們早日獲得歡度「自由的聖誕」！

1955.12

來客談慈幼會梁德良神父瘐斃獄中

既然中共對國內消息如此嚴密封鎖，因此在「九八」上海大教難之後，各方已收不到任何有關大陸教會的消息；直到十二月有個來客談：「廣東曲江教區的慈幼會士梁德良神父，在獄中備受折磨，最後病倒，以致死於獄中！」

梁神父為廣東肇慶人，年少時就讀於澳門慈幼學校，後定志修道，入香港慈幼會備修院。哲學畢業後，因事不克即讀神學，只得暫赴昆明慈幼學校執教。數年後，衝破一切困難，到上海攻讀神學。一九四八年晉鐸後，先被派至澳門慈幼學校服務，後請求上司准去曲江傳教。一九五一年曲江變色未及一年，梁神父即被誣控而被捕入獄。不久，被解至附近鄉村，迫跪在民眾前，飽受凌辱和拷打，並誣控他擅行宣傳帝國主義思想；強迫青年男女修道。最後把梁神父趕離寓所。梁神父即暫棲於一個破爛牛棚內。每當他在街道行走時，常被共警追，甚或恐嚇與磨難。後來他決意逃往上海暫避。不料被共黨發覺，只准他在滬居留三個月，期滿梁神父逃往北平慈幼學校，同樣獲准居留三個月。可是就在這期間，北平慈幼學校突被封閉，校中會士全被拘捕監禁。由於梁神父為廣東人，他們把他押回曲江，後又轉解到連縣監獄。在獄中飽受折磨，體力日益衰弱，因此染病不起，延至本年在獄中為主捨生！但來客並不清楚梁神父的去世日期，而香港慈幼會證實梁神父確死於獄中；並提供了梁神父的簡歷。

1955.12

亞洲教友傳教大會向聯合國控訴共黨暴行

一九五六年 1 月 1 日的公教報頭版，有篇「特稿」，頗令人

注目，標題是〈天主教亞洲教友傳教大會向聯合國控訴共黨政權仇教暴行〉。

原來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亞洲十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在馬尼刺舉行教友傳教大會，研討有關教友的種種問題。在該會閉幕日，各代表一致譴責亞洲共黨迫害天主教的各種暴行，並議決以大會名義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控訴電文由菲律賓全國公進會總會長赫南提士署名發出。電文內容略謂：「茲在馬尼拉舉行的首屆亞洲十六國天主教教友傳教大會的代表，嚴正譴責無神共產主義的觀念和行爲。對中、韓、越等地的共黨加給數百萬天主教徒的慘酷迫害和無人道待遇，本大會提出強力的抗議，並迫切要求聯合國立即採取行動，抗議本年九月共黨逮捕上海龔主教、台州胡主教以及九十八位司鐸、五十六位修生、二十位修女、十二位修士及四千教友領導份子的暴行。」

同樣的電文也發致菲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羅慕洛，請他將大會的抗議向聯合國秘書長當面提出。

在大會中提出此抗議案時，若干代表更慷慨激昂地說：歐洲一些天主教國際組織，早已提出抗議；如果亞洲教友對中國、韓國、越南的神長教友所遭受的嚴重迫害視若無睹，真太無良心了。

菲島天主教進行會機關報 Sentinel 週報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上述消息之後，又略報共黨在中、韓、越三國的仇教暴行。

北韓境內天主教司鐸和男女傳教士已經絕跡。北越天主教司鐸也完全失去行動自由。陶(譯音)主教雖受教廷的任命，卻無法赴鄰近地方接受祝聖！共黨施用種種殘暴的方法，阻止教友們自北越逃往南越。目前越共正製造種種罪名，加在天主教徒身上，藉此把他們逮捕入獄。

1955.12.底

各大城市被捕教友已達三千多人

據中聯社消息：上海教友被捕入獄的教友包括聖母軍在內，已超過一千一百人。南京被捕的教友和聖母軍有四百五十多人；蘇州被捕的約三百多人；安慶被捕的教友共八百二十餘人；蕪湖被捕的有三百八十人。此外蚌埠、杭州、寧波等大城市及山東、福建等省教友亦受同樣迫害，但被捕人數不詳。

1955.年底

外籍傳教士尙剩二十七人十二位在獄中

據一九四九年統計，在中國大陸外籍傳教人員總數為六千四百七十五人，至今（一九五六年一月）僅剩二十七人，包括兩位主教、十四位神父及十一位修女。其中十一位神父都在獄中，包括耶穌會的翟光華神父、斐有文神父、何雍之神父、及金理福神父。他們於一九五三年六月被捕入獄後，至今仍在獄中。此外有聖方濟各會的何神父，於一九五一年與楊光被主教同時被捕。義籍艾神父在老河口教區傳教，於一九五一年被監禁，至本年生死不明。尙有方濟各會的華格納神父，於一九五三年被捕，迄今未獲釋。德國聖言會賀因斯堡神父被監禁於北京，愛爾蘭瑪利諾會的葛神父則被監在上海。尙有兩位韓國籍金神父和阮神父，也在監禁中。

至於山東周村的楊光被主教，於一九五一年初即被捕入獄，至本年初仍未獲釋。楊主教美籍，一九二六年來華，一九三二年任張店監牧，一九四六年升為周村新教區首任主教。

另一位美籍華理柱主教，為一九一八年來華之首批瑪利諾會的會士之一。一九二七年任江門主教。一九三六年被選為瑪利諾

會的總會長。回美十年任滿後再到中國。一九四九年任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領袖。如今在滬行動受限制。

1955 年底

南陽王書義神父未到不惑瘐斃獄中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公教報還報道一個來自意大利蒙匝地方傳來的確實消息，說河南省南陽教區的國籍王書義坤父，早在一九五五年已瘐斃大陸中共獄中。按王神父原籍河南唐河，在抗戰勝利後晉鐸。至今年齡尙未到不惑。由於王鐸年輕英俊，辦事幹練，加上維護聖教態度堅決，絕不甘屈於仇教者的政策；中共感到在南陽不能推行裂教式的革新運動，全因王神父從中作梗，故於一九五四年即把他非法逮捕，並加他莫須有的罪名。此後因音信隔絕，只聽說他在獄中備受折磨。至於被囚禁於何處及被判幾年徒刑，都無從知曉。最近在意國蒙匝有關方面透露此確實消息：王書義神父早已不在人世，於一九五五年間即已瘐斃獄中！

1955 年底

于公在傳大一篇感人講詞

于總主教在聖伯多祿墓上為祖國獻祭後，即到傳信大學給我國旅羅神職人員演講，講得淋漓盡致，感人心肺。內容可分四點：一、今日世界情勢；二、自由中國台灣；三、今日的中國教會；四、前瞻。

首先于總主教說：今日世界的情勢，依我的看法是這樣：自由世界還沒有一致的行動；對於共產世界的認識更是不同。認識

既不同，方法論因此自然也會分歧。今天最了解共產主義的人，乃是在共產地區被迫害的人民。我們反共的程度，不如大陸同胞反共的程度大。不曉得那一天中國人民還要「揭竿而起」。這種事實在外國史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們都曉得秦始皇時代老百姓是手無寸鐵，結果卻「揭竿而起」，今天未嘗不可再發生同樣的事實。再看中共的大軍，數目確實龐大，但是並不可靠！時機到了要轉過槍桿去打共產黨。舉一個實例來說：韓國戰俘不都是丟棄家園，離開父母，到台灣去了嗎？

但是從整個的世界來看，相當令人痛心驚懼；許許多多的人對共產黨還是懷著許多妄想。我們的希望不能寄託在自由世界的國家上，我們要把我們的希望放在天主身上。

但是我們不該悲觀，最後的勝利是天主的、是聖母的。回到天主那裡去是救世的途徑，若是世人不回到天主那裡，世界就沒有前途。回到天主那裡去，世界便有前途。此外，法蒂瑪的老主教說得好，天主聖母瑪利亞是天地的母后，大能者貞女，只要她手指一動，世界大局馬上會轉變，只要她願意，世界隨時可以改變；我們該聽從她的呼籲，玫瑰經是我們的秘密武器。改進生活、改造行動，尊重道德；這是救世界的途徑。

接著于總主教也說到自由中國台灣的主要使命，並說現在台灣在各方面都有大的進步和大的改善，其力量非常可觀，而其看不見的力量更無可限量。要估量台灣，該從無形的力量去觀察。台灣是精神的寶塔，它的象徵力量極大，國內外的同胞都向他巴望。最近幾年僑胞對台灣表示得更熱烈。至於大陸上的人民，百分之九八是向台灣看齊的。

至於大陸的外籍主教、傳教士，差不多都出來了。由於中共再三再四的失敗，最近已進到反教會第五期；被捕下獄的教友已有一萬。神父們差不多已全部下獄。中國教會真的已變成了「緘默的教會」。但是中國教會的表現，中國教會的榜樣，確起帶頭作用。在中國歷史上還未有過這樣光榮的一頁。

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看，我們都不該悲觀。最主要的事務是發揮道德原則。我們是改變世界局面的主力。如果我們不幹，世界沒有前途。我們該想法使兩千三百萬的僑胞認識天主。教友傳教也當積極推行。有幹部才有前途。把握十萬富有公教精神的幹部，中國前途必有希望。此外，還要向天主教的文獻一方面努力。

一九五六年

1956.年初

穗共促神父領導「愛國」並計劃拘捕鄧以明主教

這次共黨所收集的所謂「罪狀」，也不過是說：「鄧主教是帝國主義者所派遣；因在解放初期，所有神父均十分前進和積極，但自鄧主教繼任之後，各神父便不敢再抬頭了。」

其次，他們還說鄧主教曾隱藏一修女及一些地主在聖堂內。其它捏造的「罪名」尚有二百餘項之多。

共黨認為鄧主教是教徒「前進」的唯一障礙，只要把這塊大石取去，（即將主教逮捕）其它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這時鄧總主教已被「宗教事務處」傳詢數次，但鄧總主教毫不畏懼，以莊嚴神聖的態度，將「罪狀」逐條駁斥，使共黨啞口無言。爲此也無法立即下手逮捕他。

廣州宗教事務處此時極力催逼神父們領導教友學習「愛國」；但神父們都英勇的加以拒絕。他們說：「我們沒有空閒時間；每天除舉行聖祭、念日課等已佔去大半時間，其餘在我們本身宗教事務上的工作還多著呢！那有時間去幹你們政治上的事呢？」共黨見無法可施，便說：「那麼你們至少不要阻止教友作『愛國』學習。」神父答說：「我們的教會也同樣主張愛護自己的國家，只要不違反自己的宗教信仰，任何事情教友都可以做。如果借愛國的名義而侵犯宗教的信仰，那我們理當禁止；這是我們的責任。」據說他們催促神父領導學習，有時一天竟達十幾次之多；但神父們都不客氣地拒之千里之外。由此可見我國神長們在驚濤駭浪中威武不能屈的真精神。

聽說這次穗共爲收集鄧總主教的「罪狀」，曾盡力誘逼教友指控主教的「罪行」。下面是一共幹誘迫一女教友的事實經過：該共

幹對一女教友說：「對於主教的事，你最好是自己坦白，交代清楚。」那女教友說：「據我所知，主教沒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共幹說：「你別怕，我們不說是你檢舉的。是他禁止你們說嗎？你最好還是坦白說出。」她回答：「最坦白的一句，就是我從未見他有不好之處。」共幹說：「你在教會內是他們信任的一個，怎能說你不知道呢？究竟你與誰較為親密？趕快交代清楚吧！」她答：「最親密的便是我早已預備好的小包裹（意即預備入獄帶去的幾件衣服），其次便是那兩個小女兒。」共幹不耐煩地說：「你是否很願意你的名字在報紙上登載？」他說：「這是你的意見。」說後變調頭不睬他。另一個男青年被傳到宗教事務處去查詢好久，但他從容地將問題一一駁斥。共幹便發怒說：「滾吧！下次絕不再找你來談話了，頑固的傢伙，注意，下次找你時便是叫鐵鎖去找你了！」意即要逮捕他了。那青年卻說：「聽便吧！早已預備好了！」

處在這樣情況下的教友，都能堅忍不拔，他們的信德實令人欽佩。而穗共對鄧總主教早已展開了壓力，由所謂「愛國教友」及共警分組巡迴到主教寓所，執行所謂「控訴偵詢」。鄧公每晨獻祭後，即受他們偵詢滋擾，以致無時間誦念本份經，且由於不堪疲勞騷擾，頭髮已呈灰白。預料廣州教區將面臨嚴重教難。加上穗共的糧食配給，司鐸每月只配二十磅，而一般人每月配二十二磅，小童每人十五磅，神父每日不能獲得兩餐，怎不影響健康！因此使鄧主教憂上加憂。

鄧主教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被選認為廣州主教，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在廣州石室主教府小堂舉行。因當時情況特殊，無法按序先受祝聖再行就職。

在鄧主教上任後，首先遇到經濟困難，接著有淘金坑育嬰院事件；土改運動；三反、五反；聖母軍、對「三自革新」的態度等種種麻煩。困難接二連三臨到他頭上！到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在上還龔品梅主教被捕後，廣州也有神父、修士、聖母軍、教友等被捕入獄。

1956.1.3

芮格尼在華南總修院演講

本年一月三日，芮神父應香港華南總修院的邀請，到該院演講，講述他被捕經過及在赤色暴政統治下的北平教務概況。芮神父以英文講述，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尤其對中共毒化人民的惡行，更揭露的淋漓盡致。他首先對大陸教胞的剛強勇毅，忠貞不貳的精神盛讚不已。並呼籲聽眾和他們同慶同樂，更應以其善行引以自豪；他們的勇敢與信德，乃聖教會的光彩，亦即我國人的榮耀。接著談他在獄中的生活，打、罵、鞠訊無日間斷；洗腦的技倆更醜不堪言。在獄中曾施行過多次告解聖事。有時也會遇到偽冒神父之人；但他很易辨認，因他給他們偶操一二句拉丁語言，或看他們的降福姿態，即能看出。

當地的修女也非常勇敢；在被迫回家後，即以苦工來換取生活費，維持生活，或供應獄中的神職人員。芮神父曾三次獲得她們資助。她們仍不斷做傳教工作。教友也能認清自己的仇敵而忠於基督。當時北平各堂區都被迫趨向「前進」，但信從的教友寥寥無幾。城中有一小堂並未隨波逐流，故很多教友集中該堂，使該堂異常擁擠。有些教友因得到特許，可將聖體藏於家中，以便自己或病人需要。

關於中共對兒童的教育，由於共黨冀圖消滅宗教，不單封閉教堂，拘捕教士，其主要工作為傳播無神唯物等謬論，以毒化青年兒童，務使下一代的人毫無信仰觀念。這為天主教是致命傷。為此我們該為此一危難祈禱。

對於人民生活，他們不僅不得愉快，彼此間更絕不信任，各懷鬼胎，一言一動都能招致大禍。至於生活狀況，更慘絕人寰！雖然「耕者有其田」但都不能收其果！

這次談話雖僅句餘鐘，但已足使聽眾對中共有了深刻的認識。

芮神父於本年三月返抵芝加哥之後，先在其家中靜養數星期，與其母親、姊妹共聚天倫之樂。然後赴華府向國務院與美國及國際人士報告共黨在大陸的暴行。

芮神父向益世社駐美記者表示：「我被中共監禁四年，至去年9月16日獲釋，始得自由。我在中國大陸時間較長，故知道清楚共黨的真正暴行和他的危險性。目前在大陸，只有恐怖、鎮壓和殺害；中產階級和農民被集體殘殺，農民有時積極反抗，商人和工人則消極反抗，他們在未被殺害之前，總希望有一天共黨被殲滅。

大陸在共黨的控制下已成警察國家，到處是警察和軍隊。人民已被嚴密監視，無絲毫自由！故大規模的反暴行動比較困難，只有天主和大陸以外地區的援助，始能使大陸人民獲得自由！」芮神父又作出返美後的觀感說：「美國人非常天真，不信共黨會攻擊美國大陸，使我感到驚異！美國人應加強警覺，首先使經濟與文化勿動搖。美國必須加強社會改革；這是防禦共黨攻擊的唯一有利武器。其次美國必須協助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國台灣堅強起來，並使自由世界人士知道共黨如何利用恐怖和警察鎮壓，想佔據整個世界的野心。中國大陸被共黨佔據，是個最好的例子。

1956.1.8

鄧世謀（俊高）神父在獄中殉道

在本年二月五日公教報第二版，有一則頭條新聞，標題是「張伯達第二！華籍耶穌會士鄧公世謀為信仰作證在獄中致命」原來這是澳門方面獲此慘痛消息後，提供給香港公教報登刊的。

該消息稱：「曾在美國受教育的華籍耶穌會士鄧世謀神父，於本年一月八日在肇慶倒斃獄中。鄧神父六十六歲，曾在美國米蘇

里州聖路易大學受過教育。去年十二月被中共拘捕囚禁，在獄中因忍不住中共的虐待，至上月八日在獄中逝世，成爲第二個張伯達神父，爲信仰作證而捨身致命。」當時有關鄧神父去世前後的情況，都無法知悉！但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公教報畫刊上，刊出了鄧俊高神父的圖片，圖下說明：「真福的致命者鄧俊高神父：鄧神父於去年十二月被捕，本年一月八日在肇慶中共監獄死亡。」

原來這位鄧俊高神父，就是上面所報道的那位倒斃獄中的鄧世謀神父。在本年三月四日的公教報報道：自一月九日傳出鄧俊高神父在獄中倒斃的消息之後，當地傳教姑娘立即到公安局認領鄧俊高神父的遺體，並領回安葬。該傳教姑娘自解放後，雖屢受威脅、警告，但始終不離她的傳教崗位，尤其在鄧神父被禁期間，曾聯合幾個教友出外辛苦工作，掙錢爲助鄧神父生活。當時鄧公只能在屋內作洗衣煮飯等瑣碎工作。最近中共強迫她離開聖堂，但她堅持拒絕，並說：「神父如此年老，你們又禁止他出外覓食，難道要他白白餓死嗎？」因她堅強勇敢，理直氣壯，使警方也無可奈何。後來鄧神父在獄中致命，她更不避艱險，去認領鄧公遺體埋葬。但不久她被拘捕，最後也慘死獄中，成爲殉道者。（可惜報道中未提其姓名！）

鄧神父洗名西滿，原屬廣東南海，生於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孩提時代，即隨父母徙居澳門。一九〇〇年九月進聖若瑟修院攻讀。於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蒙主進一步之呼召，赴葡國進耶穌會。初學期滿後，被派至法國耶穌會會院攻讀哲學。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調回澳門教區所轄之肇慶傳教區服務。開始執教於肇慶府著名的天主教海星中學，後奉命赴美米蘇里州聖路易大學攻讀神學。晉鐸後，於一九二七年回國，傳教於肇慶，後被委爲肇慶海星中學校長多年。雖曾一度調任，由耶穌會梁衛道神父接長校政，但不數年又復任，直至二次大戰爆發，肇慶陷日，學校被迫停辦，乃傳教於大灣等地區。旋任寶頭聖家備修院

監導與理財之職。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初，海星中學恢復上課，鄧公仍任校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鐵蹄踏入肇慶後，海星中學亦為其所霸佔，鄧公遂致力從事策勵所屬信眾，勸勉彼等堅持信仰，不屈不撓。其後活動雖已嚴遭限制，惟鄧公仍勇敢非凡，不時秘密外出探視教友，為臨終者施行終傅，直至去年十二月被捕下獄。

1956.1.11

梧州蔡副座被捕後不知音訊

廣西省梧州教區的蔡副主教，也於一月十一日被逮捕入獄。梧州教胞在蔡公被捕近一個月時仍不知副座被監禁於何處；他們深恐蔡副主教也被處決。他是在梧州被捕入獄的第三位國籍神職人員。目前該教區尚有四位神父未被捕。按梧州教區昔由美國瑪利諾會士所管理，但此時該會傳教士均已被逐出境。最後被驅逐的，即是去年六月十日抵港的該教區主教唐汝琪。其他被逐的該教區傳教士，其中部份抵港後都在香港難民區工作。

唐主教於去年抵港時曾稱，其教區內半數以上的聖堂都被共黨霸佔，並被改為會議室或穀倉及警察局等。至於教友參與彌撒或舉行公教儀式，均受到恐嚇、威脅、跟蹤或偵訊等迫害。教區內的修院，早被共黨強迫關閉。華南各教區中國神父及教友被捕的消息，時有所聞。

1956.1.15

虎口逃生外僑痛述滬共暴行

本年一月十五日公教報載中央社消息；滬共為加重被陷害的

天主教上海主教龔品梅等的罪名，近又指龔主教集團破壞中共糧食政策，謂先後在徐家匯天主教修院、若瑟院等處，發現霉爛的糧食，誣指龔主教等埋在地下者，故策動教友「嚴辦」龔主教。目前共黨正以心身雙方種種酷刑加諸龔主教及其他神父身上，為使他們的頭腦改造，使他們原來的堅強意志不復能使用。到受審之時如機器般重述共方的話，如過去匈共迫害閔真諦樞璣一樣。

有四位方濟各瑪利亞傳教會修女，即公濟醫院院長林義斯修女，及黃敏華修女、余文芳修女，和香港調往上海的蘇淑英修女，也受中共迫害，被捕入獄。原因是共黨要她們控訴龔主教，她們都不肯做此違背良心的事。因此最近被捕入獄！這可能是本年一月發生的事。

中共自去年九月拘捕龔品梅主教後，即積極製造各種誣告龔主教的罪名，並迫令一般教會中人控告無辜的龔主教；但教友們都視死如歸，至死不從。

1956.1.22

被逐傳教士聯名控訴中共暴行促聯合國拯救受難者

曾被中共橫加迫害、飽嚙凌辱與苦刑的六十餘名外籍傳教士於本年初聯名向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及集中營委員會控訴中共在大陸迫害宗教的暴行，並建議立即公開調查大陸上的監獄及奴工營內幕，使目前仍在鐵蹄蹂躪下的受難者獲得拯救。該控狀已經寄出。聯同簽名發出者，包括九個國籍曾被中共迫害而囚禁最少三、四年的傳教士及修女。他們為拯救尚在大陸的受難者，將身受的凌辱公佈，並列舉事實，指出中共如何迫害宗教，及在獄中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使對宗教及人類施以殘暴迫害的中共受到國際間應有的制裁。

1956.1.

美國天主教元旦舉行祈禱日

美國天主教在主教領導下，於本年元旦舉行「祈禱日」，特別為共黨迫害下的受難者祈禱，包括中共區內、印度、阿根廷及所有受共黨迫害的地區祈禱。有些聖堂在下午或晚上特別舉行祈禱儀式，為全球各地受難的教胞祈禱，求主賜給他們早享平安！

美國國務院在本年初正在編印一本「白皮書」，以揭露中共對待至今仍在獄中的十四個美國人（包括一位主教、八位神父。）的殘暴行為。國務院發言人說：「對中共這種殘暴態度已提出抗議，並指責中共不遵循去年九月十日所宣佈的協定，准許美國僑民離開大陸。八位神父至今仍在獄中，華理柱主教在上海被中共監視著。」

1956.1.

汕共積極製造黃代主教等罪行

據一月五日廣州〈南方日報〉報導：「……反革命份子黃克仁等被政府依法逮捕後，汕頭市愛國天主教徒先後舉行了三次集會，紛紛揭發和控訴黃克仁等的反革命罪行。……」他們所說的「罪行」，其實就是神父們盡自己的職責。包括禁止、勸阻教友參加一切反對天主教的集會。如某叛徒在控訴會上說：「解放後，我積極參加了『天主教徒愛國籌備會』的各種活動，但是反革命份子黃克仁卻用『絕罰』來威嚇，要我脫離那籌備會。」另一個說：「我因愛自己的祖國參加了工作，反革命份子陳石桌卻威脅我，要我除去紅頭巾（按：紅頭巾為少年先鋒隊的記號。他們的任務是由上級指示，專去窺伺別人的行動。他們也是青年團的繼承人。之

後便可入黨。）在『宗教自由』的地方實行宗教的任務，卻被視為『反革命』行動！不知『自由』何在？這種不合理的做法，只有在無人性的暴政下才會發生！」

時隔不久，中共即將黃克仁代理主教提出「審訊」。那時大概在一月中。中共為表示其嚴重性，冀圖藉此施以嚴厲判處，特由汕頭市人民法院院長劉百洲協同副市長張雲華與楊世瑞。及汕頭市政協主席曾定石與副主席吳華胥等提審黃代理主教及同時被捕的其他各位神父。

所謂「審訊」，實不外欲迫使「犯人」當庭認罪，因此在審訊時，常施以恐嚇和威脅，並加狠毒的酷刑，迫使「犯人」畏刑而認罪，以遂其誣陷迫害的目的。但黃主教等都是剛毅勇果、不屈不撓的堅貞人士，絕不會因此屈服。何況卻未參加反動組織，中共也未獲任何證據，故實無法迫使他們認罪。但蓄意迫害教會的共黨豈肯就此罷休？故粵東區中級法院院長高毅如，已發出「傳票」七十五張，傳訊汕頭市天主教徒黃誠信等，預備再定期提審黃代主教等人。中共這用心，不言而喻：無非要迫使這些教徒去控告自己的神長。

審訊時，中共誣指黃代主教為「帝國主義豢養的爪牙」，「披著宗教外衣秘密進行反革命活動」，「曾親往上海與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取得聯繫，接受反革命指示。……」並指他常罵中共為魔鬼，號召教友為消滅中共而祈禱等罪名。由此可見黃代主教不與無神共產主義妥協的精神。其餘被捕者也不外被誣以所謂「反革命份子」一類的罪名。

本年二月十九日公教報有這樣一則報道：汕頭市自中共展開迫害天主教暴行開始，先後已拘捕黃克仁代理主教、主教座堂主任陳時臬神父及十餘名教友，硬指他們為「帝國主義豢養的爪牙」，「披著宗教外衣秘密進行反革命活動」等「罪名」，曾經中共「汕頭市人民法院」、「粵東區中級人民法院」及「粵東軍區軍事法庭」

聯同組織一個所謂「公審法庭」，不斷施以疲勞審訊，酷刑脅迫招供；但他們純屬善良公民；雖慘受殘酷刑罰也無法招供；致使中共惱羞成怒，及驅迫他們在汕市四郊參加建築防空壕溝，及挑泥擔沙等苦工。黃代主教不堪遭受此種苦役，至肩膊腫脹，膿血並出，且髮長垢面，其狀極慘！一般年壯力富的教友目睹黃代主教慘狀，莫不義忿填胸，均自願向中共請求准予替工，但遭拒絕。

1956.1.

福州鄭長誠代理主教入獄

繼上海、廣州、汕頭、嘉應等教區受到中共殘暴迫害之後，福州總教區、廈門教區也不能倖免此難！在本年一月中旬即聞福州教區的代理主教，鄭長誠也已被捕入獄。理由是千篇一律的「反革命份子」！

一九五一年，福州趙柄文總主教被逐離開福州前，便委任了鄭長誠神父為福州代理主教，負責主理教務。鄭公臨危受命，堅持教會立場與中共周旋。在五年中已遭受許多侮辱、麻煩；但鄭公始終勇毅，不為威武所屈，也不為苦刑所嚇，一心追隨福建致命先烈，準備為羊群犧牲。

據當時中央社消息稱：福州中共為徹底打擊在閩省的天主教，於最近一二月間策動會議，為進一步迫害天主教會。在中共有計劃的導演下，有林泉、趙魁、徐忍成、薛貽光、李毓賢等幾人在會議上集體指責福州代理主教鄭長誠為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首領外，並成立了一個「福州市天主教友愛國學習委員會」和「福州市天主教自養管理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前者是洗腦機構，後著是用作監視和控制各教友活動的迫害天主教的大本營。

但這時雖在嚴重教難中，福州教務卻仍進行如故，且更發展。

至本年一月中旬，鄭長誠代理主教終於被捕入獄！

鄭長誠主教福建長樂縣人，生於一九一四年，聖名若瑟。十一歲即入福州小修院修道，後在上海徐匯及香港華南總修院讀完神哲學，二十三歲即晉鐸。翌年至北平輔大司鐸書院研讀本國文史，成績優異，頗得蔡寧總主教賞識。一九四一年回福州，在若瑟總修院執教。一九四九年秋，福州淪陷，趙柄文總主教委鄭公為總副主教兼福州總鐸，一九五〇年冬趙總主教已受監視，故即委任鄭公為代理總主教，福州總教區教務全由他負責管理。幾年來，一直作教友的善牧，直到被捕入獄。

1956.1.

香港教會人士精神支助鐵蹄下的神長教胞

由於近數月來中共對天主教展開空前迫害，極盡其殘暴誣陷之能事，使許多神長教胞無辜慘受各種苦難。他們所受的酷刑，不難想見。為此香港天主教人士著文呼籲全體教胞熱心為困處鐵蹄下的神長教胞祈禱，使他們堅持信德，以全力抗暴到底。

1956.1.

龔主教成爲中國閔真諦，將受公審

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公教報的第二版中國大陸教聞頭條，就是報導龔主教將受「公審」，共黨正積極製造「罪證」。此種公審方式為過去中共尚未用過。據「解放日報」稱：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已任命「專家」數人研究「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案件，並準備「公開審判」。

此次共黨所謂的「公開審判」與其慣用的「公審」有別。匈

牙利共黨曾用此方式公審閔真諦樞機；但在中共區域內尚未有過這種公審方式。

按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凡中共認為「政治犯」，在提上法庭受審之前，共黨內部早已判定其所犯之罪及應受的處分，審判目的只為使「罪人」在法庭上當眾認罪。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後，「犯人」只能答一聲「是」，審判遂告結束。被告並無自辯的權利。

他們所謂的法官，根本不是法律專家（事實上中共也並無法律。）除主審的共黨代表外，陪審者均係工會代表，尾巴黨派代表，及所謂「民間團體」代表，盡屬同一鼻孔出氣之人。例如匈共在「公審」閔真諦樞機時，五名法官中四名是工會及尾巴黨代表，餘下一人為匈共代表。這樣的審判公正與否，明眼人自可瞭然。如今中共要把龔主教提出「公開審判」，我們瞭解中共審判的方式。其結果不難想見。且看現在距離開審時間尚遠，而共黨喉舌「人民日報」及「解放日報」早已宣佈龔主教的「罪名」為「反革命份子」。但為什麼還要舉行「公開審判」多此一舉呢？這無非是中共要把屠殺無辜的暴行，算作「群眾願望」，把自己的罪惡推到民眾身上；另一方面，他們還算自己是「民主」！

為「公開審判」龔品梅主教，中共除將各種罪名冠於龔主教頭上外，更策動全市各階層人民對龔主教等進行的所謂「聲討」；一方面脅迫指使董家渡、陸家咀及張家樓等聖堂的變節教友發表告神長教友書，控訴龔主教罪行。另一方面捏造事實，提出惡意的控訴，並在各報章刊登有關攻擊龔主教的文字，更在全市張貼指責龔主教「罪行」的標語，企圖將事件擴大而遂其屠殺陰謀。

1956.2.25

流亡美國的田耕莘樞機痛述有國歸不得

有國歸不得的我國第一位樞機田耕莘總主教，於本年二月二

十五日在美靜度榮升樞機十週年紀念。我國旅居美國芝加哥的神職人員，特舉行小規模慶祝。因田公悲憫為懷，殷念國步為艱，大陸上四萬萬同胞身陷水深火熱之中，四百萬教友被仇教者作刀上肉，故不願舉行任何慶祝儀式；但此時適值駐馬店教區袁慶平主教因公過芝城，力主不慶祝不足以表示我國神職界崇敬樞機之心。結果田公雖允眾請，但力主節約，國籍司鐸親下廚房燒飯煮菜，僅三菜一湯，備極簡單。

席間先由袁主教和北平教區王秀谷神父分別致賀詞，後田公致詞，略謂：「光陰似箭，十年歲月轉瞬即逝，本人自膺樞機職位以來，無時不兢兢業業，淬勵自勉，希對我國教務有所建樹；但共黨得勢，聖教蒙難，教士教友之被逐被捕、被殺害者何止千萬！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有國歸不得，衷心痛苦，莫此為甚；我人旅居國外，只有度隱修式生活，為祖國復興、為世界和平祈禱。此次我聖教之遭迫害，我國教士教友信仰之堅強、表現的勇敢，實超越以往教會史上所紀錄聖人聖女的英勇行爲：如江西周濟世總主教，上海龔品梅主教以及全國數百位神父、修士、修女，不可數計之教友堅守正道，不為威武所屈，可歌可頌，萬世留芳！目前教難方殷，我人急需為彼等祈禱，求主加其力量，用抗強暴，永不屈服。」

田樞機致詞畢，遂即盡歡而散。

1956.2.

滬共迫習「對付教宗」

在本年春節後，滬共再次集合神長們學習「如何對付宗座」的問題。但上海神職人員一致表示「這是有關靈性問題，我們至死服從羅馬教宗！」

這時上海教會情況仍在緊張中。未被逮捕的神長都在輪流「學

習」。在修女院的修女們，也派專人去強迫她們「學習」，並和她們作個別談話，鼓勵那些修女控訴她們的長上。但修女們堅決不從。其中一位修女，共黨認為她有「神經病」而把她鎖在鐵門後的，他們要她控訴神長，她也堅決不從。曾負責領導青少年的男女教友都已被囚禁。所有未簽名的聖母軍團員又有很多人被捕。過去被捕的教友，大多已被判有期徒刑；有的七年、十年、或十五年不等。

各堂口教友凡被認為思想頑固的，也須集中「學習」。他們要教友加緊學習關於「教宗是否反革命」的問題。在徐家匯總修院的修士，三分二（約百餘人）已在獄中，其餘三分之一都被迫「學習」。

這時滬共想找一位革新神父來任修院院長，可終找不到。

1956.3.

「回鄉探親」目睹真情

回鄉的人也目睹第二批往西北「生產」的初、高中學生，約二三千人。若不參加前往，共黨便恐嚇他們以後不得再讀書，也永遠找不到工作。而當時配給他們的食糧，實在吃不飽，於是只好跟著去西北。

一位訪問大陸的英國女記者密芝遜向公教報報導：美籍華理柱主教，不願離開中國，故仍居留在上海。去年九月滬共外事局准華主教自由離境；但華主教堅決不離中國。與華主教同住的原有三位華籍司鐸；但去年九月八日晚有一位被共黨拘捕。自此開始，華主教住所即有武裝人員守衛，其他教會人士不准進入華主教屋內。華主教的體重原有 160 磅，現已減至 92 磅。華主教在此軟禁期間以著述作消遣，曾著童話故事二十篇。但惜不能印行。把稿件寄出，也受共黨檢查並退回。

1956.3.

嘉應教區十餘國鐸及修女入獄

在廣東嘉應即梅縣教區，自美籍瑪利諾會福爾德主教於四年前在中共獄中被折磨致死後，該教區不斷受到仇教的共黨迫害。過去兩年間嘉應教區的十五位國鐸中已有五人被中共監禁。據最近獲悉又有多位國鐸被拘捕。教區內十二位國籍修女已被遣散回家。但也有一部份修女在監獄中嚐鐵窗風味。

嘉應教區原有二萬五千餘客家籍教友，由瑪利諾會神父管理。現在該教區根本不能舉行彌撒或聖事。所有教堂均被共黨強佔。國鐸只可在寓所獻祭。但在此次大規模迫害宗教的浪潮中，整個教區已不能為教友獻祭。共黨在上海、廣州故意作態，滿口「宗教自由」，散佈欺人的宣傳，以圖淆亂國際視聽。在「訪問」或「觀光團」足跡不能到達的鄉村，中共早已公開肆意迫害宗教，暴露其猙獰的本來面目。

至於嘉應教區的蔡靜山神父，最近獲悉去年十月八日被捕入獄。本來數年前共黨已要拘捕他。去年十月，他看到情況不妙，恰巧後來得到機會可往汀州鄰近教區避難，不料中共得悉，即電請當地中共公安機構把蔡神父拘捕。至本年二月中旬，把蔡神父解回梅縣，並屢受人民法院審訊；但無人控告蔡神父，又無罪證，無法加他罪名，卻仍把他監禁獄中。而梅縣人民法院於日前拘捕松口區天主教徒葉煥經、謝鼎村、林壽源等十八人，雖無罪證，卻也把他們和蔡神父一同轉押到汕頭「粵東區中級人民法院」訊辦。

1956.3.

汕頭「愛國青年會」再批黃代主教

據本年三月初獲悉：由中共所把持的「汕頭市天主教愛國青年會」，日前發出大量「敬告愛國青年書」，妄稱「應提高警惕，嚴防帝國主義參養之爪牙，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運動」。並大肆抨擊汕頭代理主教黃克仁，曾親赴上海與龔品梅主教「反革命集團」秘密取得聯絡，遵照指示進行「反革命運動」。指黃主教發動粵東區各地教會神父、修士，冀圖擴大組織，作有計劃的進行「反革命」運動。中共此舉，純因代理主教黃克仁等經中共「粵東區中級人民法院」及「汕頭市人民法院」分別提出作恫嚇疲勞審訊後無任何活動證據，無法加以罪名，故出此卑劣手段，冀圖青年們起來對黃代主教等加以種種罪名。

而汕頭的學生在學校，均受「問話」、「談感想」等麻煩。現有二十位神父在汕頭被迫學習，不准獻祭。至二月杪，在該市舉行的「青年學習」開始解散。神父們學習也已告一段落。

汕頭教區在一九四八年有國鐸三十八人，國籍修女三人，他們共同為兩萬八千四百六十名教友服務。該教區正權人原為和敬謙主教，但和主教與在該教區服務的三十八名巴黎外方傳教會司鐸都已被逐出境，而被迫「學習」的司鐸雖已告一段落，卻仍不准他們回到自己的堂區，且有一批國籍司鐸已被拘捕入獄。即使有司鐸也不能公開活動。

1956.1.~3.

廣州總教區廿六位國鐸被捕

本年一月初，香港天主教接獲可靠消息：廣州總主教區已有六位國鐸被捕下獄。並有二十位神父因拒絕簽名於譴責聖母軍「罪

狀書」而被逮捕。穗共雖尚未直接干涉公教儀式的舉行，但在四鄉郊外的各聖堂多已被沒收或被關閉。穗共在報紙上又大加宣傳「天主教教友，表現極為頑固」。到三月中旬又拘捕一修女兩教友。

1956.4.18

二鐸以教難編著苦路經

在本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四日及十八日的三期公教報的特稿版上，刊出一篇〈苦路與中國教友〉的優美作品，係由兩位法籍耶穌會神父宋若翰與明興禮所著。因他們想到耶穌基督與身的道理：耶穌是與身的頭，教友是肢體；中國教會的遭難，也就是耶穌基督受苦難。所以他們看到中國大陸教會受到嚴重的教難，各地發生很多悲壯的事蹟，便選出十四件事來編成十四處苦路的小冊子；題目就是〈苦路與中國教友〉。這苦路給我們看出耶穌基督苦難中的每一個鏡頭，怎樣重現於中國大陸上。它更告訴我們：就在今日，耶穌基督還正肩負十字架走著祂的苦路。

本文原著為法文，但已有英文及班文譯本問世；這篇中譯係由當時旅菲中華耶穌會哲學修士方谷所譯，筆名為「谷」。

這小冊子的內容頗精彩，可參閱當年的公教報。而十四處苦路的主題，在此抄錄如下：

第一處：在蒙古青年劉× 身上。今日耶穌被判死刑。

第二處：在中國大陸的廣東省，耶穌再度背十字架上加爾瓦略山。

第三處：耶穌第一次跌倒：教訓我們效法學生月瑛於失足後再起身改惡遷善。

第四處：耶穌遇到聖母：今日的致命者，也在苦路上與親愛的父母相遇。

- 第五處：如昔蘭尼人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在需要表現英雄氣概的當兒，中國的傳教士當仁不讓。
- 第六處：一位聖方濟各會修女，正如聖婦韋洛尼加擦拭耶穌基督的聖容。
- 第七處：偕同第二次跌倒後的耶穌，漢中小修院的全體修生一起掙扎起來。
- 第八處：好似耶穌基督在受難時不顧自身的疼痛，憐憫他週圍的人；窘難中的中國傳教士也訓誨鼓勵在場的信友。
- 第九處：耶穌第三次跌倒；他教訓我們該效法開封教區的監牧，不惜任何犧牲，重新振作起來。
- 第十處：在剝去了長袍的基督前，中國的司鐸甘願一絲不掛地死去。
- 第十一處：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現在他的司鐸們在中國已不再有行動的自由。
- 第十二處：耶穌死於十字聖架；迫於愛主之愛；現在中國無數人民願追隨耶穌而捨身致命。
- 第十三處：由十字架上卸下的耶穌聖屍，交付於聖母懷中；人民警察也將為主致命者的屍體交於中國教友之手。
- 第十四處：中國的致命者，陪同神聖的導師耶穌基督被埋入地裡成爲教友的種子。

1956.4.19

芮格尼在美國會聽證會作證

芮神父於四月十九日向參議員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證，講述在共黨佔據北平時輔仁大學及教授、學生所受的遭遇。

自一九四九年二月共軍佔領北平後，所有被控從事間諜罪的人都被囚禁在那個監獄裡。芮神父對參院小組委員會說，他雖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才被逮捕，並被控間諜罪；但在那時以前，直到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獲釋後，始終受警察的約束，到離境抵達香港，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芮神父說：「和我一起被囚禁的四、五百人，都被控從事間諜罪。而我根本不是間諜，也從未做過間諜。他們一直不准我聽取為何被捕的控告，也不准請律師辯護。我只有權承認我是「間諜」，卻無權自我辯護。所有被囚禁者均被洗腦，並強迫參加學習。共軍圍困北平歷四十日，在其進入城門後不久，共黨高級人員即入居輔仁大學。當時該校學生約二千五百名，受天主教會津貼。共軍佔據北平後，最初宣佈他們將「保護輔仁大學」；但數天後，這種所謂「保護」，竟包括任命一個所謂「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下令增添政治課程，教授共產主義及無神論，於是輔大遂迅速變成一個「共黨傳佈無神論及仇恨」的中心，全體學生均須參加共黨的政治課。」

芮神父最後說：「在被監禁期間及以後，有時看到一些印刷品，也聽到一些英語及其他語言的廣播。這些東西，旨在摧毀中國人民所懷有的自由或解放的希望，並使中國人民以為美國、印度、和緬甸的人民是親共的。」

1956.年春

廣東個城鄉均陷入教難中

在廣東惠陽城郊的若瑟鄉，今春教友也慘遭凌辱與迫害。此鄉位於惠汕公路惠城站附近，鄉民多操肩挑小販，以捕魚蝦為活。前惠陽教區神父兼若瑟醫院院長馬俊賢神父，因被中共迫離惠

州，逃難去了海隅。當馬神父在惠州傳教時，若瑟鄉的鄉民多已信奉天主。故在該鄉建了一座聖堂。自惠州淪陷後，若瑟鄉教友林星瑞等因開設生隆平碼頭，被共幹清算破產，全家淪為乞丐。其他教友也都遭殘酷壓榨。共幹指他們為「帝國主義養的爪牙」，強迫進行思想改造，把年輕健康的迫充炮灰；操小販的，不發簽證；捕魚者，被劃定作業範圍，不准駛艇至東新橋河面。中共又說該鄉教友患癲瘋，不准上茶樓、飯店、戲院等公共場所。並製白底紅字銅章，強教友佩帶，以茲識別！

至於惠陽縣甲子步堂區的殷神父及教友溫道修、曾力生、廖道章等二十七人，已被駐鎮隆鄉機場的共軍拘捕，並禁錮於新墟監獄中。殷神父等這次被逮捕，係因共軍迫井隆、聯盛、水圍頭一帶鄉村農民移徙，限令將房屋拆毀改建倉庫及蓄水塘等。殷神父及教友溫道修等二十七人為鄉村農民請願，請求緩期拆屋，不料共軍就說他們「蓄意破壞建設」，故把他們拘禁。

中共迫害宗教人士，繼續不斷在全國各地有計劃地進行。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增城、龍門等縣教友先後慘遭中共誣捏罪名被捕者，有增城縣天主教神父單頌德、鄧柄珊、劉源道等六人。新豐縣迴龍區天主教若瑟學校校長潘朗明及教士李壽康等四人。單頌德神父等至今春仍在各所屬之「縣人民法院」中禁錮。

在寶安觀瀾區中學的僑生曾新生、廖毅安、黃民建等十一人因逃避徵兵失蹤一案，「寶安縣兵役局」竟誣指該批學生失蹤為該教區聖堂神父及教友等五人所「教唆潛逃」。並指這些神父教友係汕頭黃克仁代理主教的「反革命集團份子」。事實上是風馬牛勢不相及的。

1956.5.25

聖母軍總指導莫克勤神父讚揚中國聖母軍忠勇

中國聖母軍的總指導莫克勤神父，讚揚中國聖母軍面對教難毫不畏懼。他們以聖教初興時羅馬致命者的精神去接受教難，真可說是現代的致命者。莫神父還撰寫一篇「聖母軍在中國」的文章刊在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公教報第三版上。下面是該文摘要：

我任中國聖母軍的代表，經過三個我有生以來最興奮的年頭。曾親眼看見男男女女、甚至兒童們的神聖犧牲的高潮——只要他們有一個夠高超的理想。

聖母軍原在愛爾蘭杜伯林成立，此後即發展成世界性組織，即基於超性計劃的公教進行組織。團員藉個人接觸為救靈而工作。它的救靈與愛德工作的範圍同樣廣泛。特敬聖母的聖母軍在領導迷羊歸棧的工作上佔重要地位。因其所獲歸化的成果不勝枚舉。

一九三七年在新江堂口成立聖母軍一支團；結果失敗了，且遺下重大禍害；因這過份熱心的組織引起許多人反對。後來漢陽高主教給了一本聖母軍手冊，並說在此手冊內可找到所需的資料。雖然我感到聖母軍期望的神修及自我犧牲在中國傳教區是不可能的。但仍全守聖母軍的章程，讓聖母來使它發生效果。於是秘密成立了第一個支團，半年內不讓任何人知道。團員在夜間集會，怕再遭失敗；不料反使堂區生色；不妥的婚姻得補正；墮落的教友得回頭；遲疑不決的保守教友要求領洗。……未到一年，人口一萬，只有六十名教友的新江城竟已成立了三個聖母軍支團。在日本侵華時，新江於一九三九年六月淪陷，有一千五百人湧入天主堂要求保護。我去見日本軍官，最後他保證不騷擾他們。這樣差不多一年之久，這些難民在我保管之下得平安度日，而聖母軍在此期間便大展其精神，例如幫助傳佈消息；給歸化者教授要理等。到年底已有五百新教友；聖母軍支團也增至六個，團員共一百人。一九四二年我被日軍迫離堂區，被困於漢陽兩年半之久；但聖母軍照常開會，領導教友念經；給望教者講要理。我覺得這是聖母軍值得成立的理由；在司鐸不在時，他們仍能繼續傳

教工作。

一九四八年黎公使要我在中國各地組織聖母軍，從此我的使命便是把聖母軍傳給別人。黎公使說：「中國約有五億人民，司鐸僅七千人，即使司鐸增加兩三倍，要歸化中國仍屬不易。」尤其在共黨統治下，主教神父要被管制，中國未來教會大部份將操在熱心教友宗徒手中，故希望藉聖母軍來訓練這批宗徒。於是在兩年中幾乎走遍中國大陸。在一地成立支團之後便繼續行程。我知道只要照手冊的路線，聖母軍必會發展。果然未滿兩年全大陸已有一千多支團成立。聖母軍發展得如此迅速，致使杜伯林聖母軍總部大為驚奇，懷疑是否進行得太快？我即給創辦人去信，說明進步的快確實驚奇，我也有點害怕；但若聖母認為是必要時，為什麼要阻止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慶共警告訴我該停止聖母軍活動。我給他們一本手冊，並請他們參加集會，看看這個純宗教組織。他們果這樣做。三個星期後他們把手冊交回，且說：「這是個大組織，和共產主義完全一樣。」不久他們便發起「三自運動」，希望藉此自立教會，與羅馬脫離關係。為應付這危機，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的高樂康神父印發一批小冊子以闡明教會立場，在中國各地神父給教友們解釋，使中共這陰謀失敗。後來他們就把此失敗歸罪聖母軍，且決意消滅聖母軍，把聖母軍加上「反革命」、「反動」、「帝國主義的秘密間諜組織」等罪名。教務協進會也被封閉。中共刊物及電台大肆攻擊黎公使及聖母軍。又下令上海所有堂區組織都應登記。北平共黨對聖母軍說：「為保護你們，我們必須知道團員之名，及集會場所、電話及集會記錄」。中共要「保護」聖母軍，當然是危險訊號，故決意解散，並燒毀一切記錄及名單。

我對一位十九歲的團長說：「他們反對聖母軍豈不可惜！」她卻說：「這是一件光榮的事啊！」

九月中，我和上海許多神父被捕入獄。接著上海聖母軍分團的正副團長也相繼下獄。團長沈方濟有妻子及五子女，本可辭職，但他臨危不懼，最後還知他因拒絕控告我，也拒絕承認聖母軍是反動或帝國主義組織而入獄。副團長陳醫生在我被捕前數天來探望我時，我問他對發生的事有何感想？你妻子有何感想？他答：「妻子對我說：『做你應為聖母做的事，不必為我擔憂，我會照顧兒女們。』」有一天陳醫生妻子被傳到上海警局問話。共黨對她說：「你丈夫已坦白，準備回家；但現在你先該坦白。」她答說：「如果丈夫能得如此優待，那是他背了信德，我不願看見他這樣回家，我要替她入獄。」

上海軍部設立了四十個站，派出五百官員等待聖母軍報名登記。各站門外寫著「聖母軍，反動與秘密組織登記處」。在各報紙及公共汽車上、人力車上都貼著詆毀聖母軍的漫畫。僅少數聖母軍受家人催迫才去登記。聖母軍曾以血寫了一封信給上海龔主教說：「主教：我們要到處跟隨你。生活在此教難中是值得驕傲的，絕不可有所妥協。」

莫神父說：毋怪我在獄中時中共向我抱怨，他們設立的革新教會計劃，被「帝國主義聖母軍」破壞了。有個叛徒在中共報紙說：「凡有聖母軍支團的地方，革新運動必全部失敗。」我的偉大朋友及助手沈士賢神父即上海聖母軍指導司鐸，入獄後十六個月即殉職！他曾助譯聖母軍中文手冊。據最後一次見他的法籍耶穌會程神父說：那時沈神父病在上海華德路監獄的醫院裡，正患肋膜炎，命在旦夕，但他口唇不斷在動，是在念經。程神父對他說：「你的痛苦對天主和教會必有益。」沈神父低聲回答：「我們共六人，我們都是願為基督殉道的。」他暗示與他同在獄中的還有五位神父。

程神父看他病勢嚴重，當晚即不顧獄規，急去他床邊為他念赦罪經。原來這正是沈神父彌留之際。在程神父為他念赦罪經後，他就拓開雙手，作十字形去世！

在中共宣佈禁止聖母軍時，我的青年支團由一個十九歲的團長領導。他在最後一次集會將離開他們時，手揮新經大聲喊說：「聖瑪竇第伍章十一節：人若為我們的緣故辱罵你們；窘難你們，捏造種種罪惡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欣喜樂吧！因為你們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一九五四年我被逐離開中國時，才獲悉她被捕入獄已一年半了！

我看到中國聖母軍的工作，也認識不少聖母軍。但我看到共產黨徒做的事，使我對他們認識更多。他們每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是獻身於無神運動的使徒。這樣的共產黨員便沒有受不來的痛苦。共產黨想表示他們愛世界、愛受壓迫的人、愛窮人、愛失業者及世界不幸的人；但這只是一種為成為無神國家的政策，只會使人類受苦，絕不會有幸福。聖母軍手冊引聖維亞納的話說：「世界是屬於最愛它、及證明此愛情的人。」我們亦應該為基督的緣故，愛這個世界。為此我們的服務應該是更英勇的。每個教友只救自己的靈魂不夠，必須穿上祈禱、自我犧牲、及徹底奉獻；這樣為天主工作的人，才能對付共產主義的挑戰。莫克勤神父於1956年夏去英格蘭紐波特發表演講稱：中共對祈禱的力量極為恐懼，甚至超過怕原子彈或美英等列強的實力。他說他感到驚奇，為什麼鐵幕內發生的各種殘暴事實，西方竟如此緘默？他說：如果真理不為人明瞭，恐怕同樣的事會在西方發生呢！

1956.5.

利瑪竇墓已被掘遷

自大陸變色以後，不僅全國人民的生活都陷入艱難困苦中，不得平安度日，連去世埋葬在墳墓的人，也不能平靜地安眠墓中！據本年五月十八日公教報報道：「北平柵欄的公教古墳場，已被

共黨政權封閉。遺骸被遷出郊外。」

查此墳場，爲十七世紀時所建。其中最具歷史性的，爲利瑪竇神父之墓。利氏爲著名的耶穌會士，他曾將西方的公教信仰及科學知識傳到中國，爲國爲教都作出極大的貢獻。

在此墳場內，尙有許多傳教士在此長眠；其中有一部份爲殉道烈士。天主教教友常到此墓地朝聖。

此墳墓與其設備，原已成爲研究中國史者極有歷史性的資料；可是中共不顧其歷史價值，竟殘暴地將之破壞！

1956.6.

香港聖公會會督稱大陸有宗教自由

本年六月，有一件事轟動香港，使香港教內外報刊一致起來抨擊港澳區中央聖公會會督何明華。由於他在本年六月初應中共邀請前往大陸作三週的訪問，於六月二十五日返港時一方面拒絕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的電話探問，另一方面卻招待了到他別墅訪問的中外記者，並發表談話；可是又拒談大陸訪問的觀感而大談特談大陸教會的現狀。他說：「據我所見，那裡的宗教是有自由的，我發現那裡的教會沒有遭受阻礙的跡象。……」這些反常的話，不僅令人不能置信，且激動人鳴鼓而攻他的失檢。他卻還說：「我和什麼人都是朋友，我不願做政治鬥爭的排球。……」但他對教會如此不具事實亂說亂話，正成了眾矢的排球。爲此六月二十九日香港〈公教報〉的社論「談何明華的談話」及一篇由鳴之神父撰的特稿「質何明華會督」以揭露事實真相，駁斥何明華的荒謬！是年七月六日公教報社論「再談何明華的談話」向何明華反擊。而香港天主教新聞處發言人華德中神父特在香港南華西報發表一封公開信，略謂：何明華會督雖在接見記者時拒評政治問題，不願成爲「政治的排球」，但論及大陸宗教領袖被中共下獄問題時，

他竟說「被拘禁的都是涉及政治事端，而非以宗教為根據。」何會督給人的印象是中共大陸並無宗教逼害。當然，他有權發表他的意見。但有一點需加以澄清。何會督謂宗教領袖之被囚係基於「政治而非宗教」。而目前事實與數以百計的天主教神父修女等所表示的觀點直接對立。他們強調他們被驅逐，他們的同道或上級的被囚禁，純粹為宗教理由。

該函強調，天主教徒對宗教並無政治之效忠，而純以其為精神之領袖。但共黨自認為好戰的無神論者，他們反對天主及一切精神上的實物。因此在他們眼裡，一切信奉天主和精神上及道德上的價值，均屬「罪行」，但無論如何不能將基督的歸依，故意扭曲為「政治顛覆」。因此這些被囚禁的男女，顯然是受宗教迫害。

香港天主教英文公教報於六月二十九日也為文駁斥。略謂何會督發表談話謂：目前大陸正與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相類似。其實根本無比較的可能。十六世紀中的所謂改教者，仍要英人為基督徒，假若中共忠實去實行無神主義，他們正想所有中國教友都變成無神主義者。如果妄斷今日大陸情形與當年英國確實有相同之處，那為什麼偏要殺戮一些國籍主教神父或囚禁他們呢？如果中共對宗教的動機是由國家主義做出發點，那為什麼中國教友一樣受到外籍教士的一些瘋狂的宗教迫害呢？何會督謂共產中國的中國基督徒贊成成立中國教會。並引述大陸有基督徒四百萬人。卻不知此四百萬信徒中，竟有三百萬是天主教徒。而他們現正受共黨迫害。他們反對成立國家教會的謬論及與教宗斷絕關係。何會督誇言大陸上並無宗教迫害，可見其錯誤的一斑！

這件轟本港兩三星期的事，本港輿論界均主持正義，對何明華談話深表不滿。中外各報章紛紛以大字標題轉載公教報評論。有一份報紙還以特大字體標題：「公教報砲轟何明華會督」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事實勝於謬論。

1956.6

北平國籍耶穌會士駁斥共黨荒謬

據傳教學誌六月十五日報道：在近幾月來，北京方面有一批教士及教友被中共提出公審。其方式完全仿倣莫斯科：被控訴者到法官面前，祇准認罪。這種審訊，每月舉行一二次，採「公開」方式。觀審者並不須繳費，只要有入場證便可隨意旁聽。此項證件極易領到。審訊方式頗簡單，先由法官誦讀控狀，由被告人認罪；被告可自行辯護，但結果常屬無效。認罪者即被判苦刑若干年，不認罪者便押回監獄，以待重審。這種複審將累續進行，直到認罪為止。查最近被提審者除四名國籍耶穌會士外，尚有慈幼會會長范神父，和幾名教區神父及教友。范神父已被判苦工監五年；被指控的罪名為曾向熙篤會會士借物，事前未請警察當局許可、在提審時耶穌會孫神父用美麗的詞句闡釋公教教義，以答覆法官的質問。他侃侃陳辭，觀審者寂然聆聽他那有意義的冗長演講。由於句句感人肺腑，在他講畢，觀審者不禁有感而流淚，同時掌聲雷鳴。法官好不容易阻止這股合理的熱情！耶穌會的田神父則改用另一方式，以詼諧口吻演講，引起觀審者大笑，他在理論上證明中共對他的控訴全屬荒謬。其他兩位耶穌會士則保持緘默。四人均不認罪，故再被押回獄中。

1956.7.27

中央社報道中共迫害天主教實錄

這是台北中央社的消息，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公教報第三版刊出。該消息標題為「共黨迫害天主教實錄」，共二十頁，記載中共的暴行。內容略謂：天主教國際組織聯合會遭難部主任加特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呈遞教宗一份紅皮書，為全球共黨迫害天主教

的實錄；包括蘇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北韓、匈牙利、北越及中共等十一國的共黨暴行。本書編輯純以事實為依據，由流亡國外的各國天主教神父及其他方面確切消息編輯而成，為共黨迫害宗教的實證。有關共黨以往及目前迫害教會的策略，也有說明中共迫害天主教的經過。

1956.7.

兩美籍司鐸獲釋抵港招待中西記者

就在香港教內外報刊正在熱烈抨擊港澳區聖公會何明華會督胡說大陸有宗教自由之際，有兩位美籍耶穌會士斐有文神父和金理福神父於上月刑滿獲釋，搭德輪「漢堡號」南下，於七月六日晚抵港。七日晨二鐸底埠時，有近二百人在碼頭迎接，其中包括港澳耶穌會會長夏神父、旅港中華耶穌會會長才爾孟神父、傳教學誌主編安神父、公進社社長華德中神父、英國紅十字會史得地夫人、及中西各報社、各通訊社、電視社等記者。登岸後，即假公教俱樂部招待中西記者，兩位神父受了三年徒刑之後剛獲釋，因此精神仍頗疲倦。但在敘述受共黨迫害時，聲浪仍很激昂。

金理福神父首先發言，他說今年三十八歲，於一九五三年在上海耶穌君王堂服務時被捕。那天是六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後，他正在睡夢中，忽有三四十名武裝共幹來到，把他押到盧家灣監獄。在被捕時，共幹說他是「帝國主義者」，阻礙「人民政府工作」。那監獄有十二間囚房，在他的囚房內有五人。此房約十二呎長，九呎寬；五人擠一室，非常擁擠，且未經許可，不能行動。在獄室念玫瑰經，念珠竟被獄警取去。但他仍以手指計數誦念。那獄警即命他站著不准動，然後去叫班長來。班長對他說：「在此內犯人絕對無權作什麼事。」但他置之不理。後有位警官前來說：「教士是壞貨，天主教是壞東西，若無准許，連劃十字也在被禁之例。以後未經許可連嘴唇也不可動！」囚室內並無床，「犯

人」都席地而坐。到十月被提審。由一人發問，一人在旁紀錄。每日兩小時。他們問金神父何時來華？犯過什麼罪？神父答說：「並未犯罪。」共黨指他說謊。金神父堅持不認。這樣四五次之後，他們才放棄這種訊問。

接著斐有文神父說：「我五十一歲，一九二八年來華傳教。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晚十一時，突被三名武警拘捕。隨身物件全被搜去，連眼鏡也被取走。兩年半後才把眼鏡發回！被捕後，每天受審訊二小時；他們的指控全屬偽造。我告訴他們：我只能說真話。他們說這樣要無限期留在獄中。」

「這種訊問，我共被訊問了一百五十次。他們說：這是思想改造。去年十月受公審時，法庭上有一法官，二名助理法官，約有四百人民旁聽。這些人民是特別選出來的。結果被妄判曾與翟光華神父談話，（翟神父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捕）犯了間諜罪，並教唆聖母軍團員不向當局登記，進行反革命運動，於是判刑三年。」

斐神父旅居中國二十七年，能說流利的上海話。他說：「在共黨控制的中國大陸上，沒有一人是快樂自由的。他們全部都成爲畜生般的奴隸，終日受到壓榨與迫害」。

金理福神父說，去年十月，有一自稱人民政府高級代表的向他表示：如有任何困難，可向英駐北京代辦提出。當時他要求繼續傳教。答覆是：「不准」。在要求回美國。答案又「不准」。但金神父堅決否認在中國有犯罪行爲。結果每次審詢都由上午七時至下午五時，一直站著，不准移動。這樣繼續了四個星期之久！至於在獄中吃的，都是難下咽的乾飯，一小碗青蘿蔔，及一小杯水。又迫他和一瘋子同室，因此大受困擾。一度在他監房內共囚禁十八人，因此擠得像「沙甸魚」。他們常要他站立數小時，甚至十小時聆聽他們的赤色理論，因此他的雙手常會腫脹。他也曾受拷刑。由於飲食惡劣體重大減，到獲釋前半年多，飲食改善，體重才增加了十五磅；但仍瘦得令人不認識他了！

金神父還說，在他去年被判刑時，中共一高級官員親口對他說：「教皇是說謊者，是帝國主義者。」又對他說：「許多神父已經坦白認罪，你為何不承認？」對這種侮辱天主教的話，他總是立即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堅決否認自己未犯的罪名。本年一月開始，共方的態度忽然好轉，待遇也逐漸改善，菜上可有幾片豬肉，並請他去參觀工廠；但他一口拒絕，也不願和中共在一起被人拍照給他們作宣傳。

接著斐神父說：「前被囚在青島現今在上海監獄中的山東周村教區美籍楊光被主教，刑期五年，本年八月期滿。現在他健康欠佳，患有高血壓。在中共對他們改善態度期間，他曾被脅迫和被囚的楊光被主教、方濟會何神父、華格納神父、瑪利諾的葛神父等一起去杭州、武昌、天津、北平等地旅行」。斐神父說：其實這是「遊刑」。他看到各地情形並無基本改變，人民對中共政權並不歡迎。宗教在大陸上可說絕無自由；所有宗教均被政府統治及指揮。

兩位神父都提到去年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共大舉迫害天主教時，上海龔主教、數十位國籍司鐸和數百教友都被以「反革命」罪拘捕。可見中共對教會的迫害正在加強。

兩位神父盛讚上海龔主教和許多神父、教友為保持信仰，都忠勇忍受各種迫害，他們的精神使教外人都驚嘆不已。

斐神父和金神父獲釋後，仍不准他們公開獻祭。他們去看過華理柱主教，知他健康並不良好。

記者會結束後，兩位神父即去醫院療養兩星期後才返美。

1956.8.16

楊光被主教獲釋抵港報道遇難實況

上面斐友文神父提及的山東周村教區楊光被主教，被中共無

理拘禁五年之後，至本年八月三日始獲釋，於十六日正值楊主教五十九歲生日搭「施朗」號輪抵達香港。

楊主教為方濟會會士，香港方濟會院長蒲師禮神父、思高聖經學會院長翟煦神父、及公進社主任華德中神父、傳教學誌主編安治平神父、耶穌會宋玉才、英美紅十字會人員暨美領事署官員等均至卜公碼頭迎迓。

楊主教登岸後，即至公教俱樂部舉行為時四十分鐘的招待會，報道大陸天主教受迫害的實況。

楊主教向許多記者說：「聖母軍被中共認為是一個反共組織，必須加以消滅。而中共認為我和聖母軍是有聯繫的。其實聖母軍是個純公教組織，和政治毫無關係，也無人利用聖母軍作政治活動。可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深夜十時，幾個中共士兵把我押上一輛吉普車將我送進監獄。本來早在本年4月開始，他們已把我軟禁在住所。這次他們拘禁我的目的，企圖在居所找出一架不存在的發報機。每天調查，達四個星期之久。但他們無法指控我什麼罪名，竟要我坦白，強迫我認罪。到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審我的時候，卻控訴我蒐集情報，詢問一條重建的鐵路橋樑；又說我刺探空防消息。其實是我要知道警局對空襲時應有的預防措施。可是就因這些把我判刑五年。在民主國家，這些事情根本不能入人於罪。

楊主教被問及在獄中情況時，他說：監獄生活一定是極痛苦的。起先被關在青島公寓改建的監獄中，後遷移至青島城外的新監獄。監房時時調換，卻並未說明理由。先後共換了十五次之多。到審判後被送至上海華德路監獄。每次受盤問時，不准坐下，有時被打耳光。後來我患了高血壓症。我曾在日本人的集中營住過。但和中共的監獄不能相比。在日本人集中營我是敵國的僑民，可是在中共的監獄，我被認為是一個「罪犯」。

在談到宗教自由時，楊主教肯定地說：「宗教在大陸是毫無自由的。尤其天主教受的苦難更無法形容！」楊主教透露目前在

中共區內，仍有五位美國神父被監禁，而楊主教自己是中共驅逐出境的最後一位外籍主教。

這位在中國度過了三十餘年的美籍楊主教，經過五年的囚禁，精神肉體大受打擊。在經過三天的海程，精神似很萎靡。但他說離開魔窟踏入了自由世界，又剛逢自己五十九歲生辰，所以還感到很愉快。對記者的問題，他都樂於回答。楊主教於一九二二年來華，在濟南總修院任教，四年後，到張店任傳教區首長。一九三二年周村成爲監牧區，他就成爲周村首任宗座監牧。一九四六年中國聖統制成立，周村成爲主教區，他即成爲周村教區首任主教。此後周村變色，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開始，楊主教便成爲中共的監中囚，直到一九五六年八月三日獲釋。

1956.9.6

英國議員訪大陸知宗教無自由

在該報同期的第三版上，還記錄了四名赴大陸訪問的英國國會議員講述的有關大陸宗教情況。他們於九月六日抵港，帶來一副中共印象圖，表現出大陸教會受中共政府干擾，人民信仰毫無自由可言。

這四位英國國會議員，於本年八月接受中共「人民外交協會」邀請，經蘇聯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他們到港後，即由威特將軍陪同至九龍半島酒店接見本港中西各報記者，向他們講述中國大陸若干重要情況，指出共區工業水準及生產原料的成分極爲落後，勞力過剩，鋼鐵場設備不合時代化，住屋問題也大感缺乏。可見中共的宣傳與事實極不相符，只爲掩盡天下人的耳目而已。

當記者問及中共區內宗教活動情形時，工黨議員蘭京稱：「如果宗教活動都符合中共旨趣及需要，教會尚可繼續生存下去。否則中共政府即將施用重壓。」可見中共宣傳的信仰自由，其實枉係如此！

1956.9.20

天津《大公報》一篇自供狀

該報指出：「在處理反革命份子的時候，由於領導控制不嚴和某些地方基層組織不純，因而在若干地方發生過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錯誤，拘捕了一些可捕而不可捕的人，也殺了可殺而不可殺的人！甚至捕錯了很多好人。他們不根據調查研究就去用刑迫供，而且往往輕信犯人口供，在用肉刑和變相肉刑迫供出來的口供，去拘捕人。如是也不知道拘捕了多少好人，和殺害了多少無辜善良的人民。」

該報到最後說：「這些缺點和錯誤，說明我們公安機關還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同時我們公安機關的某些幹部，還有極端危險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在肅反鬥爭中的成績。」

從上面這篇大公報的自供，不但反映出中共殘暴凶狠的真面目，隨時捕殺無辜人民；同時，也證明了大陸人民的反暴行動，並不因中共使用殘暴手段而稍有改變，尤其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和教胞，也絕不因此而變節。

1956.9.

公教報社論紀念龔主教被捕一週年

轉瞬間，上海龔品梅主教等被捕已經一週年。香港天主教特於9月7日一期《公教報》社論，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題來特別紀念上海龔天爵主教被捕一週年紀念。內容略謂：唯物的共產黨徒，和天主教始終勢不兩立。他們想以物質代替神明，以馬克思頂補耶穌；不惜運用非法及不人道的酷刑迫害信眾。他們以為如此便可把耶穌建立在磐石上的教會打倒、剷除。卻不知

道耶穌創立的教會是獄魔無法戰勝的。何況事實證明共產黨徒無力摧毀耶穌創立的教會。爲此以詩人白樂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來說明耶穌建立在磐石上的教會，絕不怕驚濤駭浪的襲擊，即使受到狂風巨浪的沖激，表面似受些損害，但絕不能動搖她的根本。相反，真金不怕火煉，那些經不起洪流而流失的人，會隨波逐流而去，所剩下的，都是堅實份子。由這些堅實份子所組成的堅固整體，還怕什麼驚濤駭浪？這都是歷史證明的事實。翻閱教會歷史，我們的信念愈堅，勇敢便愈增。于謙有詩曰：「千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燒來只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耶穌說：「我已戰勝了世界，你們不要怕。實在我們沒什麼可怕的。只該敬畏那位能把你們靈魂肉身擠在一齊投入永火的天主」。唯物共產主義者所能加害我們的，僅屬於肉身方面；對我們的精神毫無能力。當我們精力旺盛時，肉身越能吃苦，心靈卻越快樂。看那些壯烈的殉道者，有誰不在肉體極苦中精神愈矍鑠的？若望宗徒自沸騰的油鍋中出來，就愈顯他年輕。聖老楞佐在鐵床被炙，卻還笑對酷吏說：「這邊已炙熱，何不嘗試一下？」這種堅忍力量共黨絕不會了解來自何處。但爲有信仰者看來，極合邏輯：麥粒埋在地裡，腐爛後才能獲得許多收穫。

去年「九八」，共黨把上海龔主教逮捕監禁，以爲教友就會屈服，整個教會即可消滅。怎知他們的妄想無法實現；教友們不但不屈，反以能爲信仰受苦爲榮。教徒接二連三的被捕至二千人以上，可是毫無怨言！這又豈是共黨所能逆料！在此一年中，龔主教以及被捕神父、教友所得收穫，是難以數計的。爲此我們以此爲教會慶！

1956.9.

上海來客談龔主教等被捕一年無音訊

本年九月初，有個剛逃出大陸虎口抵達香港自由地區的上海客說：龔天爵（品梅）主教自去年「九八」被共黨拘捕後已近一年，但一點聽不到有關他的消息，也不知其它神長在獄中的情況。自龔主教被捕後，共黨在上海各區的小組會議中，迫教友說出對龔主教案的意見。他們想藉此引起教友們控訴龔主教。但教友們明知龔主教是忠於天主、忠於教會而被捕、被迫害，故都默不作聲，使共黨毫無辦法，只好自己落台。直到現在，共黨常在盡力煽動革新的神父、教友出場批評龔主教，誣枉他為「反革命頭目」。

該來客說，大陸各地教友非常熱心，無論男女老幼，都有殉道精神。所有極少數參加革新教會者，其中大半是因膽小受不起中共的殘酷迫害所致。有幾位神父被中共洗腦洗得糊裡糊塗，情形極為可憐！但去年 9 月 8 日被捕的主教、神父、教友在獄中受苦已經一年，海外教胞要為他們加工祈禱，求主助佑他們，增加他們神力神勇，使他們不怕一切，堅持信仰到底。

1956.11.

何神父獄中作詩寄慈親

在日內瓦談判中，中共承諾釋放全部被扣押的美國平民。但至一九五六年春，中共仍未履行此諾言。而被囚禁在中共獄中的六名美籍司鐸，其中三人，到去年十月才被提出審訊。分別判處徒刑。但事前事後，中共都無公佈，故外間幾無人知道。直到去年（一九五五）耶穌聖誕節，其中一位被判四年的耶穌會何雍之神父給他美國的母親寄出一封信，說他於十月三十日在上海高等

法院受審，被控罪名為「從事間諜活動」，並告知他母親已收到紅十字會的包裹，內有聖誕禮餅。他渴望與母親團聚，穿上祭衣在祭台上同謝主恩。但放逐日期恐尚遙遠，相信上主及聖母必予慈愛及照顧。

這封信，使他母親第一個知道何神父有出獄的希望。在此信中，何神父還給他母親寫一首美麗的詩，內容充滿活潑的信德、誠切的望德和熱烈的愛德。於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由公教報意譯刊出：

主，你知我心為誰受造，願主的肖像永刻我心靈，
生命裡沒有虛偽；可以有奮鬥的價值，
為保存信、望、愛，我尋求主的平安，
並在主的聖懷安息！

何神父年僅四十六歲，於一九四七年來到中國。自日內瓦會議後，他是被判的第三位美籍傳教士。第一位是耶穌會斐有文神父，於去年十月三十日被判監禁三年，自被捕之日起計。尚有數月始可獲釋。第二位是六十二歲的葛神父，被判五年監禁。他們三人都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同時被捕。均被監禁在上海獄中。同獄者尚有另外兩位美籍耶穌會士，即金理福神父和翟光華神父。

1956.年底

陝西教難再掀起

當蘇共領袖在英國帶著笑臉出現的時候，他們的中國附庸依然忙個不了，從事消滅天主教的運動。香港方面這時收到中國西北部的消息說：五位中國神父和三位中國修女最近在陝西同州(大荔)被逮捕囚禁。另一病重的國鐸則被軟禁。一九四八年，同州監牧區劃歸穆繼文蒙席領導下的意大利方濟各會會士管轄。當時有意籍司鐸十八人，中國司鐸八人，中國修女九人。該區人口共一

百三十三萬，其中有教友六十五百七十五人。同州變色後，穆蒙席和所有意籍司鐸先後都被驅逐出境。

1956.年底

廣州譚天德神父充軍黑龍江海陸豐七十多教友被捕

廣州教區譚天德神父，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初，因他是聖母軍指導司鐸而被穗共拘捕入獄。在過去兩三年的獄中生活，一直被威嚇及受審訊。但譚神父信德堅固，始終不受利誘，也不被威武所屈。中共對他恨之入骨，便把譚神父充軍到遙遠的黑龍江省，在寒冷刺骨的地區做勞工。

1956.年底

周恩來說共黨希望公教絕跡

公教報界先進奧康納神父，即德克薩斯公教報業協會前主席，於本年在該協會舉行第四十六屆年會時演講稱，他在遠東目睹共黨的工作有十年以上，看出共產主義是藉狡計以征服；藉恐怖以統治；藉草菅人命以鞏固其所獲。共黨每壓倒一國家，其方法是「絕對」與「可怖」並行。奧氏又說：赤色中國總理周恩來曾一度對他說：「共黨的希望，是使天主教絕跡，直至其祇成爲詩畫之題材爲止。」奧氏對容納中共入聯合國極度反對，因爲「這是助長共產主義的氣焰，可使亞洲大陸及中國一千二百多萬海外華僑立即受到影響。同時幾百萬人民的思想將出賣給共產主義。」他又稱：「並無一個國家係自動趨附共產主義的。現在共黨正進行一種「民眾運動」，但這種運動，其實正是徹底實行組織完全殘忍的小鬼隊政策。

1956.年底

廈門繆子山神父一再被捕

廈門教區漳州小修院院長繆子山神父也已被拘捕監禁。繆神父爲福建福州人，一九二七年入廈門教區小修院，畢業後即到香港入華南總修院。五年後，廈門與福州合辦大修院，即與該省其他同學一起回去就讀於在福州新辦的大修院，兩年後畢業晉鐸，此後即在村中傳教。不久奉命回主教府任主教座堂總鐸職。大陸易色後，傳教工作大受阻礙，繆神父即奉命去漳州任公教中學校長。任職期間因無法和共黨妥協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奉命任漳州小修院院長，如今又被拘捕！

繆神父德淵學博，爲主教得力助手。當廈門教區茅中砥主教被逐離華時，曾以管理教區教務的重任委託給他。繆神父爲人謙和果敢，信友愛之如父。不料仇教的共黨仍要拘捕他！教友們因神父無辜受罪，均極感傷痛！並欽佩他的忠勇，不怕爲主受苦！

一九五七年

1957.3.

南昌周總主教獲釋，另兩神父一死一釋

前曾傳江西省南昌教區的周濟世總主教已死於獄中；但最近又聞他獲釋的消息。據本年五月三日公教報稱：周總主教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被捕入獄，曾在暗無天日的監獄中飽嘗了六年的鐵窗風味。現在周總主教已六十五歲。他是繼南昌宗座代牧杜保祿主教的遺缺而擢升為南昌教區的總主教。以往為河北省保定教區的宗座代牧。

與周總主教同時獲釋的尚有盧路加和王繼文兩神父。但後悉王神父並非獲釋，而是病死在上海耶穌會總院。王神父為耶穌會會士，年僅三十七歲！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在上海耶穌會總院被滬共封閉後，他在院內逸牆避至一教友家；後移往閩行，隱居三年。但外間誤會他已和其他神父一起被捕，此後音信全無。今年（一九五七）春因病重，堅返總院。時已病入膏肓，藥石無效，備領終傅聖事，安順主命。在病床上曾高興地向同會弟兄說：「現在我逝世，可升天去了。經歷兩次教難（即一九五三和一九五五年），藉主佑未染纖污，可以告慰。凡恭敬耶穌聖心的必得救，謹以此留言。」

數日後，王神父即於三月十四日安息主懷！

王神父生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三九年入耶穌會。初在河北攻讀神哲學，後入上海耶穌會大修院。一九五二年六月晉鐸。

至於盧神父，屬廣東嘉應教區。曾在該教區的梅縣宣揚福音。後被中共拘捕。直至最近獲釋。

1957.4.初

廣州教友帶出穗共「懷柔」消息

一九五七年四月初，有廣州教友來港，報導困處在廣州的鄧以明主教，及多位國鐸，在大陸鐵幕內渡著非人的生活。其艱難困苦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鄧主教已白髮斑斑，又瘦又老，與前判若兩人。

隸屬香港教區的馬俊賢神父，正患重病，終日臥床不起，又乏醫藥治療，甚至衣食缺少，不得溫飽。其他如陳惠民神父等，都是鳩形鵠面，瘦骨嶙峋。他們都因糧食不足，缺乏營養，又無法獲得各方救濟，加上中共的疲勞騷擾，精神大受打擊，行動又不得自由，慘渡著非人的生活。

據該教友稱：自中共盤據廣州之後，即瘋狂展開迫害教會，曾一度大肆拘捕神職人員，掠奪教會所有產業，使困處於強權下的神職界人士無以維生。迨後中共發給每人每月十五元人民幣，每人每月限購白米二十斤。以此十五元人民幣除購米糧外，所餘無幾，怎能購買其他食糧？據該來客談，他們已數月不嚐肉味，加上中共以如此糧食配給，實在每人每日不得兩頓飽餐。同時，由於他們日前已被中共囚禁，迨釋出後，一切衣物已全部被掠一空。故目前所穿，只有一些單薄破爛的衣服。到寒流侵襲時實無法禦寒，致使飢寒交迫，苦不堪言！

該來客又說：中共自採取迫害手段失敗之後，漸感黔驢技窮，於是改變作風，採用懷柔政策，對天主教漸予放寬，准許神職人員舉行彌撒及公教儀式；教友也可自由參與。去年聖誕節更准舉行慶祝會，並在石室主教座堂、沙面露德聖母堂、河南寶崗天主堂等處分別舉行子時彌撒。同日石室大堂還舉行主教大彌撒。可見穗共正積極展開對天主教施行其懷柔誘導計劃。不過目前各神職人員表面雖似乎獲得自由，除鄧以明主教及數位司鐸居於石室大

堂者外，其餘散居河南、粵秀北等地的神職界人士，他們的所謂「行動自由」，實際卻是無形中在被軟禁，且時遭穗共滋擾、威嚇。尤其鄧主教，穗共曾數度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搜尋其「罪狀」，日夜迫令教友開會控訴，將鄧主教的「罪狀」檢舉，企圖藉此將鄧主教逮捕。可幸廣州教胞都忠貞堅毅，對中共置之不理。而鄧主教雖被「宗教事務處」傳詢多次，但他毫不畏懼，以莊嚴態度，將「罪狀」逐條駁斥，使穗共無話可說！曾多次想把鄧公逮捕均不得逞。但仍受所謂「愛國教友」及共警分組巡迴到主教寓所，執行所謂「控訴偵詢」。最近鄧公因不堪他們的疲勞騷擾，加以目睹各神職人員的淒苦無法加以援手，致終日憂鬱不快，看他一頭黑髮，很快已變成了灰白，令人見之心酸！

1957.4.7

何神父最後審訊十八日站立三天不睡覺

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而囚禁達六年之久的方濟會何神父，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獲釋，而四月七日乘「忌連那芝」號輪抵港。隨即到公教俱樂部接見報界，包括中西各報記者，也成為四月十二日公教報的頭條新聞。

何神父身穿皺摺不堪的黑色西裝，面色蒼白，身體似極羸弱，表現出在中共鐵蹄下生活的真相。在他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時猶有餘悸。由此可見他在大陸所受的教訓是多麼可怕！他說：「我還不十分習慣享受自由！」他又說：「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十一時，他們把我帶到青島監獄。至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們把我轉押至上海監獄。事前一日，他們才宣佈我的刑期。」

有記者問他幾年內被審訊的情形。他說：「在審訊期間，體

力及精神備受痛苦。」他又以手勢展示他手腕上手銬遺下的傷痕。並說：「我的身體雖遭受可怕的刑罰，但我的精神卻從未萎靡和屈服。」

何神父又很安詳地說出共黨怎樣責罵他、拷打他、用利刃放在他頸項上威脅他，迫他承認間諜的罪狀，若不承認，就要殺他。當時他以爲將爲信仰致命了；但這還不過是他們的開始。何神父說：「他們不時提出審訊又審訊，最後一次審訊達十八天之久！在這依次審訊時，我被迫站立著三天，沒有睡覺，手足都扣上桎梏，雙眼感到異常疲倦。但當我一合眼，他們就用凍茶潑上我的面。他們所控告我的罪名，完全不確實，所以我全部不承認。一次他們改變作風，想把我冠上間諜罪名。但我拒絕承認，他們就說我頑固，把我帶到密室監禁達一年多，並從此不時來拷問，迫我承認。」

何神父續說：「我在監牢不斷祈禱，同時也常搓稻草繩，並以舊布修補衣服。自被遷移至上海監獄後，待遇略爲改善。去年我曾見到翟光華神父、何雍之神父、葛神父、華葛納神父；他們都被囚禁在上海高郵街一間細小的屋子內。去年一月，當我被帶到南京、漢口、杭州、北平、天津等地參觀工廠和農村的時候，見到了他們；但我們參觀的僅限在局部範圍內。」

最後何神父強調：「在被囚期間見聞所得，在大陸宗教全無自由可言。但中國教友信德堅固，因此很多教友寧受痛苦，不肯背棄天主。」

1957.4.26

最後兩波籍司鐸抵港報道哈爾濱教友忠貞

最後兩位波蘭籍傳教士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哈爾濱搭車轉

輪抵港。這兩位傳教士一為艾神父，年七十四歲，為哈爾濱聖達尼老堂主任司鐸。另一位顧神父為該堂助理司鐸。艾神父在華工作已四十五年，顧神父則於十六年前來華，他們雖未被捕入獄，但一直被軟禁寓所，不得自由外出。

據這兩位神父向記者報道：哈城共有萬餘教友，絕大部分反對共黨強迫他們加入「進步教會」。雖被強暴壓制，也極少服從，每逢主日或慶節，至少有千餘教友到聖達尼老堂參與聖祭。

兩神父強調：在哈爾濱的「進步教會」全由中共當局控制。負責人均由中共委任。而教會內各項宗教儀式也都由中共當局編訂。

兩神父又證實哈爾濱兩位韓籍教士金神父和阮神父都被監禁在哈爾濱最大的監獄中。金神父於五年前因拒絕中共指派他管理革新教會而被捕，後被判十五年苦工監。阮神父最初曾允加入革新教會，至一九五四年聖母升天節他突向廣大民眾宣佈：他加入「革新教會」是個錯誤。因此他即被逮捕，並被判五年苦工刑。

這兩位韓籍神父被監禁後有兩韓籍婦女獲准供應食物和衣服，故健康尚佳。

1957.5.16

莫克勤神父在英讚揚中國聖母軍英勇

中國聖母軍創辦人莫克勤神父在英國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應英國龍翠城，慈幼會國際神學院之邀，赴該院向聖母軍團員訓話達一小時，後又向該院神長及神學修士演講八十分鐘，講述中國大陸教難及聖母軍團員英勇衛道的情形。他說：中國聖母軍團員這種面臨仇教之風潮而百折不撓視死如歸的英雄行爲，與羅馬帝國初期各教友殉道的精神相較，實有過之無不及。

莫神父又說：中國目前所遭遇的教難，為聖教歷史上最大而又空前未有的浩劫。中國神長及信友，堅於信仰與忠於教宗的偉大表樣，堪作全世界的模範。

1957.5.19

惠州港外總鐸病倒返港

上文談及隸屬香港教區的馬俊賢神父在穗正患病，臥床不起。馬神父為香港駐廣東惠州堂區的港外總鐸。自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至今八年從未返港，且消息鮮通。幾年來因營養不足，孱弱不堪，曾至廣州易地調養，也不見效，因此中共准他離穗返港。香港白英奇主教得悉後，即委託石副主教和明鑑理神父到澳門迎接，於本年五月十九日抵澳後即搭德星輪抵港。由於體弱過度，不能步行，加上旅途萬分勞頓，上岸後即由余、廖兩位神父護送入深水寶血醫院療養，並遵醫囑，暫時不見賓客，使能專心休息治療。

馬神父已七十二歲，一九一一年在港晉鐸，後赴惠州淡塘傳教。在日治時期，受任為港外區特派副主教。到一九五〇年即惠州變色後一年，馬神父便受命為港外區總鐸。駐於惠州城內。

1957.6.22

兩美籍耶穌會士被囚四年飽受虐待

兩位被中共囚禁達四年的美籍耶穌會神父何雍之和翟光華，於本年 6 月 22 晚九時許由滬搭輪抵港。到卜公碼頭迎接的，有台灣專程來港的台北耶穌會院長牧育才神父，香港公進社社長華德中神父，傳教學誌主編安治平神父，九龍耶穌會聖沙勿略院院長

才爾孟神父等。他們歡迎兩位神父抵港，並帶他們到公進社接見中西各報社和通訊社記者。他們說：「中共囚禁人的監獄，是一個不可想像的虐待人身體、特別是精神的可怕地方」。兩位神父都面色蒼白，精神憔悴。顯出他們在獄中已飽受痛苦。何雍之神父現年四十二歲，美國加省人；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被捕。翟光華神父，四十五歲，美國舊金山人。與何神父同日被捕。因他們受虐待太多，故在接見記者時心神仍很緊張。翟神父雙手交緊，有時放開，向記者說：「雖然我們遭受虐待，但是其他神父們，特別是在獄中的華籍神父，被虐待得更加慘酷！」

何神父承認，他患背痛已經多時，這是因為七個月來被強迫坐在石地上之故。因未得監守的獄卒許可，是不能自由活動的！他又說，在他受審訊時，無證人指控他。主控官在「無人的法庭」裡發表了兩篇毫無事實的控詞，指他散佈謠言，協助間諜。

翟光華神父說，他的監獄，原在地窖的一個倉庫，冬天嚴寒，夏天酷熱，裡面沒有陽光。日夜就是一隻電燈。一次他被囚六星期，與其他五個囚徒在一起。在這普通餐桌般大的地方，我們只能蹲伏，不能行動，不能伸直腳睡眠！翟神父又說，他們另外還組成一隊，就是包括獄卒、審問員、暗中安置在監獄中的囚徒和廚子等。這些人，都不時偵察他們。

翟神父曾任天主教福利會駐上海通訊員，對提出指控他的證據感到詫異，控詞中竟告他寫過一封信告訴朋友關於刀片的價錢；並談及有些天主教修女協助治療一些受傷的共黨兵士。這便是使他成爲一個「理想破壞者」的罪名！

何神父和翟神父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被捕後在審訊前，曾有兩年多之久被囚禁與拷問。在審問期間，兩人被完全隔開，包括外間相熟的在獄中的朋友；以防他們得到外間的任何消息。

兩位神父對留在中國大陸的神職人員與信友的命運深切關懷。翟神父說：「他們的信德是堅固的，但他們都陷在一個可怕

的進退兩難之中。」他覺得中共政府的流行政策，是謀求信友間展開矛盾混亂，以達成內在的分裂。

翟神父說：「中國籍的神父是忠誠的，但他們面對著保存完整的信仰，是一種非常困難的工作。同時還要避免那不能告人的愁苦與忍受。」翟神父續說：「說到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我只能說：大陸共黨政府的目標，仍是要在中國樹立無神共產主義。他們認為任何方法只要達成這目標，都是合法的。他們的手法會變，目的卻決不會變！」

1957.6.

陽霖總主教訪美警告慎防中共陰謀

開封教區陽霖總主教於一九五一年九月被中共驅逐出境後，在本年六月訪問美國加州與舊金山，在當地發表談話。他說：中共是徹頭徹尾的共產黨徒，企圖全力征服世界。並提出警告：「切勿為中共的策略所惑，也勿被他們的宣傳所愚。對他們的特務更須嚴加防範。」

陽總主教年僅四十六歲，身材修長，高達六呎，有意大利的民族特徵。他在大陸被中共囚禁於陰森苦獄時，日夜與蟲鼠共處。但他在美呈露的愉快笑容及光輝的目光，說明他被囚禁牢獄之時與蟲鼠為伍的苦難日子已經不放在心上。

陽總主教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一九三七年來華。十年後即成為世界最年輕的總主教。對於共黨的手段，他的言論具有權威性。在中共進佔開封時，中共誣指他為「帝國主義間諜」，並即拘捕他入獄；在暗無天日的苦獄中，常受疲勞審訊。

陽總主教與幾名難友同囚於一間極小的監房中，見有機會便給難友講解福音喜訊，使多人皈依真主。

後來陽總主教被公審時，受到極大的侮辱與嘲笑，最後定罪把他驅逐出境。

這次陽總主教在美，忠告自由世界必須善加保衛維護西方世界人民擁有的真正自由；同時要週密防範共黨的滲透。

1957.7.19

中共假借「愛國」名義誘迫教友叛離真教

在本年七月十九日的公教報首版，載有一篇「中共假借『愛國』名義誘迫教友聽從驅策的報道。述說中國天主教徒愛國協會實與愛國無關。指出教會不能贊同中共地區的所謂「中國天主教徒愛國協會」，由於教會一向教導教友愛國，並了解愛國的真諦。愛國實是教友的嚴重責任；這種訓導以往如此，今後也繼續保持。為此教會不能贊同「中國天主教徒愛國協會」並非因該會的「愛國」，而是由於該會假借「愛國」名義以圖實現與愛國實際無關的陰謀目的。關於這問題，有以下的分析：

- 一、 即使撇開事實，假定這愛國運動是以全國群眾為對象，並非針對天主教徒，其目的也不純正。如所週知，共黨歪曲濫用「和平」一詞及「和平」與「和平」運動的觀念早已聲名狼藉。共黨為了政治目的不惜剝奪和平真義的可敬觀念。其手段的詭譎令人浩嘆！他們利用此堂皇觀念，實為企圖發動一項全面運動，以達其陰謀目的。共黨既在世界性規模上從事這種龐大狡譎的陰謀，其在較小規模上利用愛國觀念的陰謀當然有先天的嫌疑，怎不令人寒心！
- 二、 「愛國協會」既以大陸的中國教友為對象，我們對其陰謀的懷疑自有確切理由。任何愛國運動若是真實廣泛而純正的，當然必須以該國全民為對象。在嚴格的國家與愛國的水準上，這種運動自然不能將其活動限制於一種「自認信仰者」

- 的狹窄範圍內。凡屬中國人，不論佛教徒、回教徒、基督徒或無神派，他們對祖國都有相同的責任。「愛國協會」只拉攏一部份人士參加而排斥其他人士，其用意已昭然若揭，可見所謂「愛國」，實際只是掩飾其隱蔽目的的假面具而已！
- 三、「愛國協會」的目的，也已由一名共幹出言不慎而告暴露。這事發生於本年二月在上海開會籌備北京「愛國天主教徒大會」期間。當時這名中共政權代表曾發表演說，表示對「天主教徒愛國協會」的發展頗感欣慰。又說這協會度過了「抗美援朝」運動、「三自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等三個階段，始進入現階段。據與會人士透露：當時司鐸和教友對這種說法都大為震驚。這是中共第一次對他們公開宣佈：「愛國協會」已取代「三自教會」的地位。教廷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所頒發的「致中華民族」通諭中，曾對「三自運動」提出正式譴責。
- 四、許多司鐸和教友遠在這次上海會議之前即已明瞭教廷通諭嚴正譴責「愛國協會」。同時也認清該協會的目的，只為壓迫教會向中共政權屈服，並接受中共管理宗教機構的指揮與支配。為此他們堅拒參加「愛國協會」，寧為恪守基督聖道而蒙受「反對愛國」的罪名。
- 五、這些司鐸及教友的處境十分艱困，因為「愛國協會」的策略已經改變。去年一九五六年初，該會即批評教宗，說「教宗是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分子」，在學習小組進行「研究」。他們甚至喊出「中國教會必須脫離羅馬」等口號。今日由於群眾反抗這種謬論，他們卻要爭取這一部份人士，故改變手法，偽裝尊敬教宗為精神領袖；宣佈中共對羅馬的關係十分良好；容許與教廷保持某種聯繫；甚至表示教宗可在中共區內派一代表。有部份人士居然被這種論調所惑。一位司鐸曾說：「中共已不復迫害宗教。我們豈應時時被認為對教會不忠或是國

家的叛徒呢？」有五十五名司鐸及教友，（包括一些進步份子）曾自動或被迫答應參加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至十六日的北京「愛國大會」加以協助。其中數人且在此集會中發言。

六、對於這些教區首長、司鐸和教友，我們鑒於他們的處境，無疑也該稍加體諒。八年來，他們倖免拘捕，卻始終遭受中共強大壓力，又受中共不斷加以「思想改造」，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又怎能保持頭腦的絕對清醒？他們既受巨大誘惑，也都出自善意，希望竭盡全力在能拯救的各方面去拯救教會。他們至少在若干方面忽視了共產主義對抗教會的敵意目的；這一點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很明顯：許多主教、司鐸、教友之所以被捕下獄，就因他們拒與中共政權侵犯精神領域的陰謀合作。

1957.7.19

中共所謂「代理主教」教廷絕不承認

有些藉「愛國協會」關係而當選的所謂「代理主教」，作為若干教區的領袖，簡直絕無實權可言；因為「愛國協會」的目的，完全在於壓迫教會聽命於無神論的共產政權，而這政權的最後目的，就是「徹底消滅宗教」。

以上各點，就是說明天主教會雖然尊重一個國家人民的愛國舉動，卻無法認可「中國天主教徒愛國協會」以及其「贊助人」與支持者的理由。

在中共區內，不論表面情況如何，宗教問題實際毫無改變。司鐸和教友所面臨的抉擇仍只有兩種：忠於教會，或接受虛有其表的所謂「愛國教會」。這是痛苦的抉擇！但許多人都寧願選擇捐軀犧牲的一途！

在七月十九日公教報的社論，也特別談及大陸愛國教會的「愛國協會」：指出愛國是天主教傳統的一貫教義，每個天主教徒在良心上都負有愛國的責任。否則便不得稱為「好教友」。天主教徒的愛國，不僅因法律的約束，且出自良心的使命，所以其愛國的程度，必遠超非公教人士。教友既負有雙層的約束愛其國家，教會既秉承耶穌的訓令而教人盡愛國的義務，教會原為愛國的倡導者、擁護者、督促者、實行者，不需要任何的聲明，更不需要用一種政治的運動來表現立場。愛國教會的名目豈非多此一舉。……」

1957.年底

共黨殺戮神職人員數字驚人

儘管中共叫囂吶喊實施寬大政策，各教信仰自由，可是只要進入鐵幕實地考察各宗教的處境，觀察各地教徒的現狀，便不難揭穿共黨迫害宗教的陰謀，洞悉共黨欺騙蒙蔽世界的技倆。今看本年五月三日公教報福利通訊社最近的教務調查統計報告書，即可略知其梗概。該報告書稱：

按天主教曾在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內，各處教務均受極劇烈的摧殘。教會首長蒙受最慘酷的虐待，各地被殺害、被拘禁、或被放逐以及受其傷害而不得盡其職務的，共有三位樞機，一百二十四位主教，三十七位代理主教。其中有廿八位被殺害，或不堪虐待而喪生；三十七位被監禁或被拘留在勞工營中，二十三位被放逐，或生活於流亡之地，九十一位被驅逐，或被迫離其轄區。其中已有不少離開了世界。有十三位不得自由施行其職權。

在中共統治的區域內，蒙難的天主教會首長共一百十七位，即樞機一位，總主教十七位，主教七十位，代理主教二十九位；其

中九十七位主教被逐出境，五位主教不堪共黨的殘酷虐待而去世，七位主教被監禁，五位主教受徒刑，十一位主教不得盡其職務！

其它在蘇俄直接統制區域第二次被害的主教有二十九人；阿爾巴尼亞有兩主教被殘殺，一位總主教瘐斃獄中；保加利亞有三位主教被監禁；捷克有一總主教被逐，十位主教被拘禁；匈牙利有一樞機被拘禁（現暫避難於美國使館中），一位主教被殺害，一位主教死於獄中；南斯拉夫有一樞機主教被監禁，一位總主教受徒刑，一位主教被逐，一位主教死於獄中。北韓有一主教（美籍）死於獄中，一位主教被逐；波蘭有一主教被拘禁；羅馬尼亞有一總主教及三位主教死於獄中，六位主教被監禁；北越有三位本地主教受徒刑，一外籍主教被逐。

以上只是共黨迫害的主教數目。有關蒙難的司鐸、教友之數，實太龐大，無法考證了！

1957

光啓出版《愛的考驗》記錄可歌可泣英勇芳表

在此同時，台灣光啓出版社刊行一本《愛的考驗》。記錄近幾年來大陸天主教教友的英勇史蹟。包括中共迫害聖教的理由、藉口、方式、和經過；我國神長教友所表現的千百件維護教會完整的事蹟；並附錄「聯禱運動」簡史、「教案」問題、教宗致中國教會書、及董世祉神父宣言等。爲使教外同胞便利閱讀，特附加一章「天主教簡論」。書中所述各項英勇事蹟，皆可歌可泣，動人肺腑。該書作者原是自由地區的教友，因看到大陸教胞的芳表而砥礪奮發，努力充實自己的宗教生活，成爲名實相符的忠實基督信徒。且更爲大陸教難中的弟兄姊妹祈禱。

附 錄

附錄一：中國教務檢討

據此間傳教學誌主編神父撰文稱：一九四九年度中華全國教務統計頃已在上海出版。由該書的出版可供給我們對於中國教務的開展作一番反省檢討的機會。近十多年來因為國內交通的破壞，戰爭下不安定的局勢的障礙，這項書籍久已不能編訂。這本書籍也很難說是中國教會事業的完全紀錄。其中缺漏一些教區的報告，不過比八九年前的報告，因中日戰爭所影響的欠缺，也不致缺漏的更多。所以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的統計和最近發表的這本統計相比較也不算失當。

成人皈正二萬八千

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這段期間成人進教者是二八，〇〇〇人，這項成人進教的數字明顯表示，雖則在阻礙傳教的混亂時局之下，公教信眾仍有增加。據這本統計的報告，進教人數最多的教區如下：

蚌埠（安徽省）二，七一一人。

梧州（廣西省）二，二三五人。

餘江（江西省）一，八三四人。

南昌（江西省）一，〇〇六人。

進教者這項數字，如就我們比較在華從事中國歸主的司鐸、修士、修女的人數來講不算眾多。因在一個天主教國家內，其神職界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業已人數龐大的公教信眾，倘能得有這麼多的成人領洗當可博得讚美。至於在一個傳教國家裡，普遍地有幾億教外人，二萬八千人歸正比較起龐大的教外人民可算微乎其微了。中國傳教士根本目的是使教外人歸化，建立世間有形的教

會。所以他們努力的結果要看他們所用的力量和所實現這項最後目的的比例。中國人口既在增加，則一年之間得有二萬八千進教者，在百分數上看，幾乎不能說有什麼增加。就中國的歸化而論，倘若我們要說有任何進步，上說的這數字還應再加上若干倍去。

四規聖體八十八萬

傳教學誌主編神父繼續說：教務統計上也指示出一些有興趣的，倘不能說是可安慰的事實。統計中所列四規聖體是八八五，二一〇人，較上年約少一三，〇〇〇人。這種降低是有理由的，該想到現在司鐸為執行在偏遠鄉村堂區所要應付的困難，以及在某些區域教友為滿全教規所遭正面的限制。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復活節的四規聖體達到一，四四八，三五五人的最高峰。自此以後，逐年低落的報告成為每年統計中的一項特點了。在上述比較中的兩年，關於其他聖事的執行，婚配禮已自二四，〇〇〇次減至一六，〇〇〇次。終傅則自四五，〇〇〇次減至二一，〇〇〇次。從這種統計數字上看來，一個不可隱藏的事實，即近八年來中國的教友與年俱增的一部或全部逃避司鐸們的影響。還看出一個不幸的是經言學校的減少，雖未宣佈而難免使得未受公教教育的兒童更加增多。

收養孤兒一萬七千

在一九四七至四八全年間，簡括來看教會的社會福利工作，不能不覺到各項工作除了學校以外，數目均已減少。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之間聖嬰會補助了孤兒院中二七，〇〇〇個兒童，到最近這段時期中只有一五，〇〇〇名了。收養孤兒則自七八，〇〇〇減至一七，〇〇〇名。醫院收容病人八五，九八〇名以及施診所診療一一，二四〇，三四四次，比較起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的數字也是激劇的衰落。

教育學生增兩倍半

只有公教學校的教育則有確實的增加。在中日戰事期內，當時許多政府的公立學校被迫關閉或解散，給公教學校活動發展的機會。戰後聖統的建立更激勵促使注重公教學校。公教所主辦的初級和高級中學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間的學生二〇，五二〇名中，公教生只佔五，三五〇名；而最近這期間公教學校的學生，已增加到五一、四九四名，公教生則增至八，一一六名。這是一件難能可慰的事。因為看到新政權的趨勢是要把中等學校的管理權從教會手裡拿去，來年的統計中，教會辦理的學校和收納的學生，無疑要有激劇的減少。

佈道人員勢將衰減

本文不涉及教士在華情勢的問題，因為這項題目曾由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在傳教學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號發表其通函，讀者可以參閱。簡括來說：一九三九至四〇年一千名的大修生已降至七八六名，小修生則自三，三四六名降至一，三三二名。然而這並未全部表示現在的黯淡景象，近數月來政治的激變已嚴重影響一年前的大修院。有些已被迫停辦，有些則已遷移。對於佈道人員可逆料的衰減，還有一個應注意的原因，就是外國新的傳教士進入中國的不可能。國籍司鐸人數既少，國外新傳教士不能增加，而且或有許多外籍傳教士被迫不能離華，瞻望前途，恐怕絕少光明。

中日戰期傳教機會

就我們方才所比較的數字尚應有研究之點，一九三九至四〇年度是佈道收穫的最高峰，因在戰期，教會所用物質上的供給當有若干程度的癱瘓，就整個上也可以說因為日本的侵略卻裨益教會方面傳教士的心靈和福利工作的發展。我們已說過雖則政府的

公立學校不得不關閉，而我們的學校卻仍能繼續工作，傳教士的事業不但未受阻礙，反因為有許多傷病，難民和無家可歸的人，發見而且履行了許多傳教的新機會。教會的職務被認為是保護者，於是也能貯藏大量靈魂的收穫。然而隨後幾年，由於內戰和某幾個區域內對於教會的積極敵對，迫使傳教士的工作完全陷於懷疑而不信託的新氣氛中。中國教務統計中並非表現新奇意料以外的事蹟，而且損失的並非更大，我們且差可引以自慰呢！

灑淚耕耘血作種籽

我們有許多理由相信這本統計中所指陳的數字是有意慎重的。在總數中有幾個教區無數字，但並不是說這些地點的心靈效果即等於零。唯一原因即是他們不便將統計送交編者，所以也就無法發表記錄。進一步來說，我們應牢記在心的，而且也是最適當的看法，即現在的中國並非收穫的時期，乃是耕種的時期——用汗與淚來耕，用殉教者的血來種。耕耘的時期之後，隨著的定是收穫的時期，因為這乃是天主聖意的經濟學，按照耕種時的熱心和堅定，汗與淚，將得百倍的收穫，充滿而且流溢。

一九四七至四八年

中國教務重要數字

天主教徒	三，二七四，七四〇
（平均每一四〇人中有一天主教徒）	
望教者	一九四，七一二
司鐸	五，七八八
（平均教徒五六五人中，有司鐸一人）	
國籍司鐸	二，六九八
（教徒一二一三人中有國籍司鐸一人）	
修士修女	七，四六三

國籍修士修女	五，一一二
大修生	九二四
小修生	二，七〇五
領洗者	二三八，六九三
常年聖體	一九，六四六，六一六
教徒實增數	一六，二〇四
成人進教	二八，七六八
公教學校的學生	三一九，四四四
公教學校	四，四四六

香港教區教務統計

據最近出版之本年度香港教區手冊所載，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之統計數字，并循上列項目加以補充之教務統計如下：

（一）公教人口

天主教徒	三三，八四八
（本區之一般人口，統計為四百萬，平均每一一八人中有一天主教徒。）	
望教者（學習道理中之保守教友）	一，七六二
司鐸（本教區）	五四
國籍司鐸（各修會）	一六〇
修士	二〇
修女	六七
教徒增加數	三，五二四
（成人進教一，〇三八；兒童領洗一，三〇八；外處移來三，一七八）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二）教育方面

公教學校學生總數	一六，九九四
公教男生	二，一〇八
公教女生	二，二〇六
非公教男生	五，八七五
非公教女生	六，八〇五

（三）慈善方面

醫院	七
病床	五五九
留診者	一三，八九三
施藥所	八
到診者	六三，一六六
聖嬰會嬰孩所	三
床	二〇二
本年收容	二，六五〇
孤兒院	七
被收容男童	一〇四
被收容女童	三二五
安老院	一
收容年老者	二八六
盲女院	二
收容盲女	五〇

（公教報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二日）

附錄二：國際公教出版會議演講詞

中國公教鳥瞰

師仁傑講·劉鴻遜譯

現在中國國內公教傳教人員，包括國籍及外籍的司鐸、修士、修女，共有一萬四千人以上，仍在繼續辦理教會的工作。有的教友在壓力之下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宗教，然一般情形則比較平時更加熱心。例如在去年聖誕節時，參與彌撒領受聖體的人數非常之多。固然對於一般民眾勸化歸正的工作已經遲滯，但歸正者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則較前更多。

總括我們對於中國教務的研究，對於中國教會的現況可以給讀者一個概括的認識。

宗教自由的完整意義，在共黨控制下的中國已經消滅了，不過也並非對於宗教實行直接加以迫害。人民政府宣佈一種保障宗教自由的政策，不過這個僅限於內心崇拜的自由。不准許佈道的自由，卻保護批評和反對宗教的自由。人民政府公然表示它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至於實際對於教會的騷擾和限制，仍以地方政府的態度為轉移。

北京的一家共黨報紙近來刊載毛澤東在人民協商會議內的一篇講詞，他說，中國的天主教會曾經做了許多好事，所以應當加以尊重。可是即在那頁報紙上，同時刊登了一篇激烈的文字，攻擊教會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把一些責罵教會的陳言老套又說了一遍，共黨報紙的這種攻擊現在是很常見的。

據我們所搜集的信件和材料，中國公教教會的詳情綜述如下：

信仰的自由

受到最明顯而直接干涉信仰自由的人，主要的似乎是公教學

生，和公教在政府內的公務人員。他們必須接受相當期間為他們專設的訓練。一般來講，共黨控制下的中國，任何人都無法避免被迫受訓，不過訓練的結果不同，有的實際承認了訓練，有的對於馬克斯學說更增加惱恨。

欽崇的自由

在一種恐怖氣氛普遍存在之下，華北省份因被共黨控制時期較久，已容許公教徒進堂望彌撒。雖局面已變，但有些地方進堂與祭者更為增加。華北有些地方共黨地位業已鞏固，即藉口為確保生產工作，禁止日間獻祭。有的地方說，在進堂望彌撒或領聖體時都要受到干涉和檢查。

設校的自由

北平輔仁大學和上海震旦大學兩座公教學府，教會人員仍有一部分人在其中繼續工作。雖在該校已經增加唯物辯證法的課程，但校務仍得平安進行，天津津沽大學受干預較多，不過政府現尚維持教會人員在其中工作。

無論公私立學校，均須添設訓練科目。各地學校有許多已被當地共黨政權接收。在東北的所有公教學校，只在瀋陽留下一座中小學校，此外均被接收。至於華北由公教人士管理的學校也不過還有十多處，大多數教會學校都已置於共黨政權完全支配之中。這種步驟在華中與華南也已進行了。共黨的教育政策正確的說，可以認為是設立宣佈共產主義的講壇，而非教授一般知識的組織。固然宗教仍可能教導，卻要在授課時間以外。凡有公教教員的學校——共黨每每認為必須挽留他們以使學校繼續進行，公教教員每每發揮安定的力量。

公教出版

除了遵從共黨路線以外，任何報紙期刊都不能在國內存在。所以中國公教幼稚的出版事業已經消滅了。不過公教書籍仍繼續出版，而且公教書籍和小冊，實際上，非常需要。

教會房舍

都市裡面教會的房舍未受侵害，不過在鄉間的房舍卻每每被共黨借去作集會之用。有時一座教堂仍允許舉行彌撒，可是因為共黨時常徵用那座教堂，教友就無法經常作為敬禮的地點了。在中國這種徵用教堂的方法也不是起源於共黨，在中日戰時也是屢有發生的。

有些地方的教堂已經歸還給教士，已被佔用二年之久了。

修道院

中國的大小修道院都不是因共黨直接的行動而封閉的，有許多已經移出國外，為避免可能的干涉。包括流亡的修院在內，中國現有大修生九百名，小修生二千五百名。

醫院

公教醫院被接收者佔很少數，不過雖未被接收卻也不順利。這些醫院每每由委員會管理，其中公教人員的發言權是很小的。有些公教醫院被徵很重的稅，至少有兩座公教醫院受到誣枉的陷害和懲罰。

施診所

施診所差不多都照常繼續工作，未受到侵害，而且有很多地方的教會能得到特殊的寬大待遇，也是因為有這種施診所的緣故。

一般服務

中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的各地分會仍在繼續工作，據該會常務秘書的報告說：「雖因經濟困難及種種規條的限制」，該委員會的上海分會為十個省份的公教醫院和孤兒院的急需，曾分送約二萬七千餘美元。

捐稅

公教團體和一般人民都要擔負各種項目的龐大捐稅。這種稅項固然看不出是對於教會團體特別苛刻，但是也並不因為所經營的是宗教、教育的慈善性質而加以優減。

行動的限制

對於外籍傳教士行動的限制和一般外國人的限制並無分別，對於傳教士的宗教工作，以及旅行到偏僻教會的必要，或須探望患病的教徒等的行動，亦絕無通融。在大都市內他們行動可以自由，然而鄉村區域乃是大多數公教教徒聚集之處，卻每每限制外籍傳教士的行動，也不是到處都一樣的。國籍教士較外籍教士行動稍較自由，不過也受阻礙，因為共黨的學說認為宗教是不生產的。有的司鐸們，包括國籍和外籍的，倘若在他們的行程中，表示有些物產的性質，例如作為售貨的小販或診病的醫生等，獲得旅行許可證較為容易些。

外籍傳教士脫離中國是准許的，但是絕不准許入境，假若承認准許入境須有該教士原有國籍的要求。

傳教士

無論中外教士所經歷的乃是捉摸不出的困難，生活在一種時常憂慮之中。他們全在共黨政權的掌握以內，可以隨時用最淺薄的藉口，召集「人民法庭」來審判他們。有許多教士實行勞作、

耕田或紡織以維持他們的生活，也是按照共黨的標準，保持他們在中國立足的理由。這種工作當然消耗他們的時間和精力，這本來該使用到佈道工作上面的。

在東三省區教會的生活實際已經癱瘓了，在華北的限制非常沉重，至於華中和華南的傳教區是最近才收為共黨控制之下的，到現在真正的紛擾還少，不過這種差別也是時間問題，在幾個月以內的將來會告訴我們的。

一般來說，中華民族並未受共產黨人所收服。許多未加入共黨的人雖無權勢，但仍在切盼政府內有所改變。共黨政權所徵的重稅，反對孝親的教育、和向俄國一面倒的外交，都大失民望，雖然有些事表示他們並不缺乏效率，他們也沒有什麼魔術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即便假設中共有把宗教全部驅出中國的計劃，公教觀察家提出有幾項要點會延遲這種計劃的實行。中共已面臨無數的問題，較宗教更先須要他們用心處理。而且中國公教徒的人數，照一般的估計，實際遠超過共黨的人數，而且表現出已經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之內。中國公教思想深切力量的表現，在近幾個月來已經鼓舞起中外宗教領袖的精神。有一位傳教士曾綜合起一般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公教徒信仰的熱烈，從不曾像和共產主義衝突下表現得這般明顯。

（公教報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

附錄三：一萬四千聖職人員應召令留華固守

聖三瞻禮日（六月四日），教廷駐華公使祕書葛利耕蒙席於本港聖若瑟教堂播講，教會使一萬四千有力的傳教士繼續留在紅色中國的理由。他向整個天主教世界呼籲，要他們支持那些「面對著危險，為真理和正道作證的戰士們。」葛司鐸演講之大意如下：在吾主升天以前，他曾經向宗徒們說：「天上和地下的權柄都已經交给了我，所以你們當去教訓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的名字，給他們施洗。」在吾主傳教命令的光輝之內，我願意和你們談一談，今日中國的傳教工作。你們，特別是在香港居住的人，都已經警覺到今日中國的傳教工作，在現代的事件中，佔著重要的地位。我不在這篇演講裡預備回答任何人對於天主教的謾謗，也不預備參加任何的論戰。我只是肯定的，簡單而純樸的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現在究竟有多少神職人員留在中國？第二，他們為什麼要留在中國？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現在留在中國的神職人員，約有一萬四千人，包括國籍及外籍的神父、修士和修女，從東北分佈到海南。他們差不多以整個的力量，來堅守著他們的崗位。這當然正是應有的現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永遠不變的真理，我們的確抱著真理和正義必勝的信心。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信靠天主，我們和世界都是屬於祂的。這個在華神職人員的數字記錄，根據於他們所信仰所奉獻的一切，是一個當然的結果。

為什麼這一萬四千位神職人員要留在中國呢？第一是因為他們對於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友誼。一個外國傳教士對中國，不是普通的外國人，他已經拋棄了自己的祖國，家鄉和親人，而以所服務的人民為自己的同胞，所服務的國土為自己的國家。他對於整個人類的同化和結合，比各個國家的繁榮更為關心。他把自己的

生命整個的奉獻於在天的大父，以及世界上的兄弟。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階級的人民，肯為這個目標加以更多的努力。因為傳教人員在接受了他的新國家以後，他就把那國家裡的人民，看做自己的羊群，而和他們建立了深誠和真摯的友情。這友情使他在一切危難中，絕不放棄他守護羊群的責任。中國的傳教士所以留在中國的原因，也就是要證實他們對於中國人的真誠的愛。

第二個原因就是天主教會對於人靈，傳統而牢不可破的重視的觀念。人的靈魂，比他的學問、事業、一切的一切更加重要。無論環境會加給人的肉身以任何外在的阻難，教會卻要始終照顧人們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傳教士不畏難而退的原因。

第三個原因基於天主教會的堅固組織和良好的紀律。教會並沒有警察的干涉，武裝的軍隊，也沒有炸彈或任何其他武器；不過教會卻有著她的可見的首領，及自願的愛情的服從。我們現在正目擊著這偉大的組織和紀律，怎樣使中國的教會，在愛情、信德、忍耐和希望中，在千鈞一髮的危難中，負起了神聖的使命。最後，今天（聖三主日）的聖經，吾主往訓萬民的命令，給予了傳教人員心靈上的支持和力量，使他們奮不顧身的留在中國。他們也記得吾主好牧童的比喻：「好牧童為他的羊捨命。」傳教士深信傳教的使命，就是延展天主的神國於時間和空間之中把人們領入天主的國，把天主的國帶給人們。

人們常常把傳教士和自己分開來想，這是錯誤的。基督往訓萬民的使命，是直接向你們每一個教友而發的。正像向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般，無論你們是在中國、香港、美國、英國或世界上任何的角落。不過中國的傳教士是你們的前鋒戰士，因為他們正面對著危險，為了保存那與你們同一的信仰。我現在願意向你們保證，天主願意你們，特別關心傳教士。因為你們既相信基督的天主性，就不可能對於傳揚基督的愛和真理的工作，抱著冷淡的態度。你們中的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和範圍內，都

要用你們自己的方法和力量做一個傳教士。

傳教士所畏懼的是什麼呢？不是背井離鄉，不是生活艱苦，也不是現在的環境所給予他們的阻礙，甚至於也不是生命的喪失（假如是天主聖意的話）他們畏懼的是被這世界上他們自己的弟兄遺棄。他們怕因此海外的弟兄們對現在和未來的中國教會，採取失敗主義的看法；他們怕這種失敗主義的心理，會使他們失去了弟兄們的祈禱和物質幫助。這些都是他們目前比任何時期更迫切需要的。

誠然，這個時期確是中國教會的存亡關頭。也正是因為這是一個存亡關頭，我們的傳教士需要你們更多的幫助，你們熱心的祈禱，和慷慨的捐助，這個存亡關頭，給你們帶來了證實你們對於天主愛情的良機。

一切都沒有喪失，可是一切可能喪失。如果你們抱著失敗主義和悲觀的態度。這不是空洞的安慰，這是事實。在可愛而高貴的中國人民之中，我們的確有一萬四千熱心愛主的男女傳教士。我們當然義不容辭的要以任何的方法來援助他們。由於你們的幫助，你們的力量就要直接達到中國。

中國的傳教士並不希望你們的讚美；他們所希望的是你們的祈禱，和對於基督往訓萬民使命的至誠的合作。

（公教報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

附錄四：中國天主教會的三自問題

由於國內無神派的培養，一部分與無神政權妥協的福音教徒，連帶有極少數認識不清的天主教徒受到了欺騙，於是國內所謂「三自運動」，遂在無神派的報紙上，喧然掀起了。

中國無神派襲用「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故技，他們認為要想消滅中國的天主教會，須要先反對教宗，要打倒梵蒂岡教廷，必須尋瑕蹈隙，使教會自起分裂，自相鬥爭，藉此推翻宗教界最堅固的壁壘。其目的無非欲達到精神上逞肆慾情，政治上集權壟斷罷了。

（編者按：最近聽到在安徽某教區（為保護該地神長教友，不便提出地名），業已搜捕司鐸，封閉聖堂，所以教內觀察者認為國內的教難業已開始。至於無神派這種運動主要是利用愛國的美名，來實行分裂教會，摧毀教會。茲介紹國內教會負有相當重任的陳哲敏大司鐸所著「聖而公教會」一書，所討論到國內所謂「三自問題」的評論，請讀者注意。）

陳哲敏著《聖而公教會》

天主教會久已執行三自原則，由於天主教教會從古到現在用著自己的人力財力將福音傳遍到普世界去，不受她以外的任何組織支配支持控制，她根本上便是實行了自傳自養自治的原則。

為廓清自傳自養自治的三原則的觀念，我們有如下的幾點分析。

真正自傳自養自治

第一個觀念，是將教會與教會以外的政治和政治組織對舉，從宗教的觀點來看宗教問題。所謂天主教教會的自傳，便是教會不假借任何的武力或政治力量來幫助自己的佈道工作，也不假借

任何其它的力量，來加速自己佈道的成功。自養即是不仰給於政治的津貼，或政權經濟上的援助而發展佈道的效力。自治即是教會在她系統組織之下，營獨立和完全的生活，不受任何政權直接或間接支配，或由政權委任支配，不仰給政權的鼻息，不因政權說什麼，教會便說什麼；教會支配的權力與工作，不由教會以外的任何政治權力支配與分派。

這一個觀念的自傳自養自治的三原則，是天主教教會從她創立到現在，永久不斷的實行；這一個實行，是充滿了艱苦與奮鬥血和淚的歷史。這是宗教本色的觀點，是她堅持而永久不變的立場。

一般人所謂自傳自養自治三原則

第二個觀念，是現在流行的自傳自養自治的三原則。純粹是從政治的觀點出發，它是天主教教會以外的力量出來主張、支持、發動的，在許多天主教教徒的心目中，劃下了一個很大不安的問號。從政治觀點出發的自傳，便是驅逐一切天主教教會的外國教士，以爲他們犯極重大的帝國主義的嫌疑。應該斬斷與他們間的關係，中國天主教教會，由中國天主教的中國教會，完全自己擔負起傳教的責任。自養便是中國天主教教會，應該不接受世界上天主教教會全體所給與的捐助，而應該由中國天主教教民，自己捐助傳教事業所需用的經費。自治便是把中國天主教教會各教區與全體的天主教會脫離，尤其是與羅馬教宗脫離，認爲他是帝國主義的中心，使這些教區，或者說每個本堂區，與主教完全脫離關係，成一些互相獨立而無系統的單位。換一句話說：只讓中國天主教教會橫面的組織，而不容有垂直的組織。

這第二個觀念，即現在流行的三自原則，與第一個觀念即天主教教會基本執行的三自原則，有著根本上的差異；對於天主教基本信條，威脅一個極嚴重的打擊，使任何天主教教友，不能緘默無言。

（一）自傳的問題

天主教教會用她自己的傳教士，將福音傳到中國來已經是三百五十多年了。其間經過了許多艱辛，才獲得了現在的成果；天主教在中國有三百二十七萬教民；二百萬保守；三千外籍司鐸；二千七百中國司鐸；外籍修女二千五百人，中國修女五千人。這與中國人口四萬萬六千萬比較，實在微乎其微了。

自傳的問題，很顯然是與工作人員的數目極為密切而不可分離的。從天主教教會的觀點來看問題，天主教在任何地方，用任何傳教士，都是自傳。將天主教教會的傳教士看作外人，這只是政治的觀點，而不是天主教教會的觀點。我們曾經說過，教士為具體的人，必然應該生在一定國家，一定民族之內。他們以教士的目標而進入中國，固然不外於教會，但他因國籍和護照的關係，即是說政治的關係，不能不是外於中國的人。天主教初傳入中國，中國教士沒有形成，當然不能不需要外國的教士。到現在中國的教士固然形成了，但距需要的數目相差很遠，所以仍然需要國外的傳教士；在這種情形中，對於問題正確的看法，不應該是用政治的觀點，而應該用教會的觀點來看。在另一方面，中國司鐸的造成，因為是一種極艱苦長久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或短期所能達到的。所以為保持已經獲得的結果，和以後長足的進步，在自傳問題之先，我們先問問是否有充足的中國教士呢？

再進一步，中國天主教會對於由中國教士主理的自傳，作了絕大的努力，成立數十所修院，造就中國教士，以完成自己擔負責任的能力；在教會方面來看問題，不是國外教士不去，而是他們因著中國天主教會的利益與進步，是不能離去的；如果離去便是放棄了教會賦與他們的工作崗位。

（二）自養的問題

關於中國天主教會，由全體教會獲得的資助，我們已經充

分地闡明了，它與任何的政治政權國家，沒有絲毫的關係；它的性質是屬於全體教會以內，所以也是屬於中國以內的，而不是屬於中國以外的。教會正如一身，在傳教事業上物質的需要，由全體的力量來供給，來支持，正如心臟供給全身的血脈，維持全體的生命與發展，這是世界上極合理不過的事情，所以教會的資助不是國外資助。

天主教教會在中國準著教會本有的原則，逐步地進行，由當地供給需要的經費，鼓勵教友自由踴躍捐助，置備了適當的產業，這已經是幾百年的事情了；而且在最近數年成立正式體制以後，有許多主教的文件可以證明，他們是如何苦心地鼓勵教友拿出自己的力量，來維持中國自己聖統的教會。尤其是闡明他們對於自己信德與福音宣傳應負的責任。

（三）自治的問題

發動中國天主教教會三自原則的人們，最關心而最注意的，是天主教教會由上及下這一個普遍性和一統的組織。在過去一切的時代，各色的政客，在各種煙幕之下，用了各種方法，來障礙這大一體教會的組織，成立所謂自治教會，與羅馬教宗截斷關係。

在這闡明時代，由天主教教會以外的力量所發動的自治原則，在解釋上，仍能引起歷史上許多不愉快的聯想。最低限度能發生以下的解釋，我們以宗教的立場，很怕有這幾種解釋：

- 一、將愛國的運動與宗教教會內部自治的問題，不應該聯繫起來，使宗教徒處在或堅持在宗教問題上，或者受著不愛國不名譽的頭銜的兩難之間，好似結果必須犧牲一方面。
- 二、將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反動等不名譽的名辭，以宗教的名義，加於天主教教會某些分子身上，使教民

視聽不正，自己內部產生破裂分解的痕跡，而互相仇視鬥爭。

三、使教會信徒等承認他與任何政權和色彩所沒有過的關係，削弱天主教教會純潔無染的光輝。

四、使天主教教會各團體，受外來的限制，彼此互不相屬，破壞教會本身的統一，不能達成他們宗教的使命。

五、因此誤解羅馬教宗為帝國主義，正如現在正用各種文字，各種漫畫所作的這種反真理的宣傳一般，根據於教會反對帝國主義，脫離帝國主義這種宣言，命令與羅馬教宗脫離，而在天主教教會以外的力量援助下，成立所謂天主教自治教會，或國家教會。

假如這幾種解釋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可靠，真是摧毀教會的根本，確能使人畏懼，像一九四四～四五年一般，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等國的天主東正教，因著教會以外的勢力慫恿，組織獨立教會，脫離羅馬教宗，離去一統的天主教教會。在這種情形中，教會已經不是「自傳」天主教了，而是「自創」天主教，那已經是變了質的天主教，不是真正的天主教了；那末便請另找一個名辭好了，不要「襲取」天主教的名辭，因為這個名辭是神聖的。在我們看來，問題的焦點，應該將政治問題和宗教內部問題，分別清楚，不應該糾纏在一起。

天主教教義鼓勵國民愛護自己的本國，等於自己為人的義務一般，是根本的，是應當的，而每個教徒應該用全力來負起這種責任。但教會既不與帝國主義有任何聯繫，而帝國主義為罪惡的表現，人類自私貪慾的表現，侵略壓迫的表現，教會自身，便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她不需要任何的聲明，不需要用一種政治的運動來表現她的立場。愛國的運動，是一種政治上的運動，天主教教會竭力希望這種運動的成功，鼓勵她每個信徒，以國民資格，來參加政府以自己本有的權力發起的運動；但由她以教會的

資格，來主持這種運動，支配這種運動，因為她－教會－既沒有這種政治資格，這便是超乎她自己的範圍，干涉政治的領域，她是不能作的。教會是教會，國家是國家，疆界劃得最清楚。

所以中國天主教教會贊成愛國運動，不一定便應該驅逐一切外籍教士；贊成反對帝國主義，便不一定該作一種聲明，誣妄地承認自己與帝國主義有聯繫；因為這是教會絕對沒有的事情，也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因為教會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便應該拒絕接受教會自己的內部而超乎任何國家性質或色彩的資助。

將驅逐外國教士聯繫在愛國運動這一點上，是一件極應當廓清的誤解。外籍教士在中國天主教機關中，固然不少居有領導地位，但他們之所以佔有領導地位，並不是由於他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而是以他們是教會中先進而有經驗的成員；在他們領導襄助之下，完成初步的準備，使天主教中國的成員，將來全部負起領導的責任。在中國大部份的教區裡，本堂司鐸是中國人；而中國主教的產生，早在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南京教區的主教羅文藻。羅馬聖座的計劃，早已經是在執行中國各教區由中國神職自己領導，一九二六年教宗親自祝聖六位中國主教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加速這一個計劃的完成。從此中國教區，一天一天地迅速增加，到現在已經是四十餘個了；一九四六年產生了中國第一位樞機，參與教會施政的最高中樞，同年更成立中國天主教教會的聖統制度，使中國的天主教教會走出代牧的時期。

這一切事實都在證明教會在三百年前剛能立足的時候，便是這樣的計劃了，而且不斷地努力進行漸漸走上全部完成的目的。我們希望那些專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教會問題，來看教會領導權的人們，和那些教理不明，而只沾沾以世俗的眼光，來看聖教會神權的信徒們，注意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即天主教教會，為保持她教理的純潔，正確地保持她真正的獨立神聖與耶穌真道的精

神，保持她傳道及管理上的效率和聖教會一體的融洽，絕不是那些政客東倒西歪，或某些團體三月速成，六月卒業，略識之無，於人格修養上，完成缺乏的人們可以成功的。天主教的任何一個教士所需要的一般知識，教理知識，人格道德上的修養，常在二十年左右。願意擔負這種艱巨的，能有幾人；有這種志願而能成功的能有幾人。然而這一切都是基本而先決的條件，是天主教教會的生命線，她本質的要求。我相信專從政治角度來看天主教問題的人，和不大熱心的天主教徒，很難想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關於天主教教會內部的這些嚴重問題，不是天主教教會以外的任何政治權力或組織能夠干涉的。這些問題，只有由於天主教教會最高治權的措施和指示，才能獲得正確解決的途徑。

應記住的幾點

由這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簡單綜合為下列幾點：

- 一、天主教教會，包括整個人類，他是超國籍，超政治，超政權，至聖，至公，至一的。他代表耶穌在世活生生的首領是教宗；凡與教宗脫離，便是裂教徒，截斷了永生的生命。所以只容許天主教有橫面的組織，而不容他有垂直的組織，便是企圖毀滅天主教教會。
- 二、天主教是光明磊落的教會，不作任何政治和祕密的活動；不巴結任何政權，不受任何政治與政權的津貼；所以絕未受任何主義與組織的利用；不為任何色彩的工具。所以人事與經費的來源，不仰給於任何色彩的政權。她傳教所用的所獲得的一切方法，對於任何國家不能稱為國外的。
- 三、現在流行的所謂「三自原則」是從政治觀點出發的，很可能毀滅教會的統一，建立國家教會，肢取耶穌建立的真正教會。所以凡公教信徒，皆應注意不應該以

教會可愛的子女，進行一種毀滅教會，殺死教會的罪惡行爲；應該以聖教會真義的三自爲標準，才是正確的。

四、應將愛國運動與宗教內部問題分別清楚，如果要是有所表示，應該分別表示，不能混在一起。

結論

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曾經有這末一句話：「假如教會的人不毀滅自己，誰也不能毀滅她。」這是一句極可警惕的話。耶穌建立了他的教會，將全權交與聖伯多祿和他的繼承者，由他引導這飄搖在人海中的教會，達到天國的港口。企圖毀滅她的人，就願意在這孤舟中，製造分裂和意見，殺死她把舵的人。耶穌早已警告我們說：仇人要打死牧人，然後才搶劫羊群。現在人們不斷地冤誣我們的聖教會，冤誣我們的教宗，冤誣我們教會的負責人，加給了他們好多不美觀的色彩；這一切的目的，都是在想通過我們天真而神聖的愛國熱誠，達到一種毀滅教會的目的，把教會的子女同他們的教宗脫離，在教會中製造混亂，想假手於教會的子女而毀滅教會。各位弟兄姊妹們！要我們能結常生的，應該永久與耶穌這個常生樹結合著，永不間離。我們在耶穌的十字架旗幟下面，真愛我們的祖國，真愛我們的教會，永遠結爲一體，受教宗的指導，把仁愛，和平，正義，傳給與我們的同胞。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

附錄五：關於三自問題

雷康著

幾篇文字

在傳教雜錄第一一八頁對於目下中國的宗教問題，曾轉載了一篇重要的文字。經十一月廿三日由新華社發出，轉載於各日報，「對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原載時事手冊第三期）。在這篇文字中說到關於這兩個宗教的幾個具體問題，最後說：「在土改地區，教堂內外的一切活動，都以暫時停止為宜。」從各地實行的措施上看來，不難明瞭這段文字的來源和重要性。

* * * * *

一月八日人民日報又有一篇社論「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新華社北京八日電）。這篇文字的重要性，又超過第一篇。這篇社論，指出中國各地天主教人士似乎已發起了一個革新運動。無論如何，這些文字，值得我們極大的注意，因為它給我們揭示了官方對於革新運動和對於宗教問題的看法。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人民日報，首頁又刊載川東廣元縣五百餘名天主教徒在司鐸的領導下，簽名宣言和一切帝國主義斷絕往來，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自立的新教會的消息。

從去年十二月十五以來，來自各方的這些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的類似消息，報上不斷登載著，但除了報載以外，迄今（一月十五日）我們還沒有得自天主教會方面的報告。據報上的報導，天主教的革新運動，彷彿已在各地同時發起。但我們深知，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對於教會的至一性十分重視，並密切保持，不亞於世界任何公教國家。不論司鐸或教友，也從沒有過絲毫願意和教會分裂的跡象。

從此看來，讀者接受這些新聞時，應採取相當的保留態度。

什麼目的

那些人願意天主教徒掀起這個革新運動和採取他們所指示的態度，究竟有什麼目的？是否僅為鼓勵公教徒脫離外來的政治勢力？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運動，我們認為完全合理，我們也將毫無顧慮地寄予同情。

天主教在中國，如在世界其它地域一般，絕對不受任何外國政治或任何政黨的約束。教會向不問政治，她只管理宗教上和訓導靈魂的事件，教會禁止任何國家的神父們參與政治。不過，教會承認教友有參加政治的自由權，可以按著他們的良心與道德，去幹政治。可是，教友們，或者神父們——萬一有參加的話——從事於政治活動只限於私人名義而與教會絕不相干。至論帝國主義，原是教會第一個所反對的。教會也防止並反對任何政權利用它來達到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教會也命令教徒愛國，和為國家人民服務。

自養

講到「自養」。是否要說中國天主教徒對宗教事業所需的一切費用，努力自給自足，能使達到完全不依賴外來經濟的支持，而全靠自己的經濟力來維持和發展教會的事業？如果正是這樣，我們自然熱烈地贊成。教會對於這種主張，也始終擁護著，所以她常常勸告教友，要在本國內努力增加經濟來源，使本國的教會事業，能夠不需外來經濟的補助。

應當注意，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向來不受任何外國政府的支持。即外來的補助費，和任何政府，或任何政治機構，都不發生任何關係。這些津貼僅是由世界各地熱心教友們為發展傳教事業而自願獻助的。這些獻助的款項用在中國及其他傳教區域，絕對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支配與約束。人民政府對於教會用作維持這類事業的財產，如能加以保護，那末對於中國天主教會的經濟自養，自能更進一步的助其成功。

自治

所說「自治」。愛國的天主教徒，顯然希望各教區的治理權，逐漸移歸於本國籍的主教，這是非常合理而又合法的；教會非但不加反對，而且還全力加以支持而幫助其早日實現，如同在其他有著信仰久遠歷史的老教區，早已實現了由本國主教管理一般。爲了達到以上目的，天主教對於中國籍神職人員的培植和發展，曾不遺餘力地加以扶助。也就爲這個緣故，教會常積極地努力培養本地人才，鼓勵主教們用高等教育在國內大學中培植國籍司鐸，並更進一步，使他們留學國外，在優良的大學內以資深造。爲著同樣的理由，二十五年以來，教宗不斷地選任了中國主教並擴展了他們的人數。

我們切盼這是三自運動的真正目標，有這樣的目標的三自，我們將極表歡迎而全心加以贊助。

不幸得很，當一再研究之後，我們不禁要發生一種極大的惶惑。第一，便是這個社論指稱中國天主教會，是外國帝國主義的附屬機關，這控告當然是十分嚴重但也是絕對的錯誤。其次，是說一個革新運動爲建立一個「新教會」一個「自立的教會」一個「根本上改革制度」的教會。最後，更重要的，便是聲稱天主教會的最高機構羅馬教廷，是被帝國主義所統治的。

這裡所指稱的目的，是否要如同在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及其它地區，走到同樣的路線呢？就是說，要中國天主教和羅馬教宗，斷絕一切的關係，即教宗和全世界各國天主教互相聯繫的宗教關係。

這種趨勢，簡直等於要毀滅中國的天主教會。

本質關係

在天主教裡面，有些本質問題，一經涉及，便不能不涉及破壞天主教的問題了。例如其中一點，便是全世界一總教徒和羅馬教宗的聯繫。天主教在全世界是一個由耶穌基督為首的大團體，耶穌基督是無形的首領，而羅馬教宗是代表耶穌基督的有形首領。

切斷軀體和首領的關係，便是毀滅軀體本身。

所以，要中國天主教徒或其他地區的天主教徒，在信仰，教理，和宗教管理方面，拒絕教宗的領導，便無異是要他們否認宗教信仰，和否認其為天主教的一分子。因而，任何國籍的真正天主教徒，寧願死，卻不肯否認其信仰和叛離教宗。

因此，這二篇文字和其所宣稱的革新運動，使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感到深切的不安。因為共產主義的領導者說明：唯物主義，根本違反宗教，一切共產黨員要用一切方法，說明宗教的害處和虛偽，去糾正別人。

參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章程，第三章第四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應發展其各種科學智識，同時應耐心說服青年男女，使其明瞭宗教和迷信的害處，當用一切方法，一切手段，指出迷信和宗教的虛假和毒素事實」。

宗教信仰自由

另一方面，人民政府肯定信教自由的原則。共同綱領第五條規定人民於宗教信仰自由。當局一再申明政府絕無違反這條信仰自由的原則的意向。新華社所登載的這些社論中也一再肯定了這項原則。

因此我們希望最近報紙上的這些論著和所謂三自運動，不有上述的使人疑慮的意義，也不作毀滅中國天主教的嘗試。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附錄六：給自由天地教胞一封信

言成

親愛的教胞們！

這裡我要報告你們中共在鐵幕中導演的「天主教獨立運動」活劇中的幾個失敗鏡頭；但這也是中國教會在維護真理和正義的經歷反抗史中可歌可泣的幾頁。

目前天主教在中國，正在展開空前的教難，無神的共產主義者利用了一個表面漂亮的陰謀 - 「天主教獨立運動」 - 盡情地迫害天主教。他們想把至一、至聖、至公的天主教會分化。他們把歪曲的「自治、自養、自傳」，瘋狂地到處宣傳；且更利用一種卑鄙不堪的手段，強逼主教、神父、教友們「宣誓」「簽名」。在他們各種報紙上，也屢次見到「x x天主教解放了」之類的特號字標題，和滿版「宣誓」「簽名」等經過情形。但事實是不是如此？到底有人「志願」簽名嗎？這些都是大可研究的問題。親愛的教胞們！假使你們見到這種可怪的新聞，請千萬不要信以為真！鐵幕中的真實教友，絕不會被威武所屈服，絕不怕殘害而搖動他們的信仰。相反，只有因為共黨的惡毒和殘暴而加強了我們對天主的信心。我們知道我們是中國天主教教友，但也知道我們是宗徒們傳下來的普世聖教會的一分子，吾主耶穌選立宗徒之長聖伯多祿為聖教會的元首，那末我們怎能不擁護繼續聖伯多祿位的羅馬教宗呢？譬如要國民不擁護他們的民族英雄，這是可能的嗎？叫他們怎能做得到呢？

這裡我把本年上海天主教在赤魔鐵蹄下掙扎的一鱗半爪給你們報告：

不久以前中共教育部命令組織一種特殊的教育會議，由幾個高級政治共幹主持；指定凡教會學校校長都必須參加。其實有不少教會學校的校長，早已是中共政府所派遣，這些人物不是和他們同氣息的共產黨，便是無神派，但他們標榜著教會學校的名義，

算作教會的權威代表人；有時他們還要在一切教會活動中發號施令，幹那攻訐聖教會、分化聖教會的惡作劇，這實在是共黨控制教會的一種毒辣手段。

教會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就在這種情勢下召開了。第一天的議程，是討論一般性的問題，第二天的議程中，共黨的狐狸尾巴便顯露出來了。那個當主席的共幹，先激烈地發表了一篇矛盾邏輯式的冗長演說，盡情發揮要愛國該排外，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天主教教友該起來勇敢地指責梵蒂岡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承認自己以往的錯誤，最後，他帶著威嚇的口吻問聽眾：「有沒有人不贊成？如果沒有，請大家簽名！」

「有！」有人站起來響應。他原來是徐匯中學兼震旦文學院的院長張伯達神父。他是被迫來參加這種特定的「教育會議」的。當他聽見這共幹的問語，就站起來以堅定的口吻和嚴肅的面容代表天主教表示不贊成，並且運用他正確敏捷的思想，詳細分析了他不贊成的理由。大意是「．．．在某幾點上，我們中國人應該加緊團結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這是必然的，但剛才主席所指摘的聖教會是出賣國家利益的罪人，是帝國主義侵略別國的工具，這些我絕不贊同。假使諸位要我舉出天主教在中國辦的一些為國家有利益的事業的話，我想諸位也不會相信天主教就是侵略者的工具，這實在是一個誤解，現在要舉出些有力的證據，為消除全國人民對天主教的一種錯覺．．．」他於是從容地舉出了很多有關天主教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奮鬥的史實，抨擊那虛偽煽動性的宣傳。他說：「譬如在全面抗戰中天主教教友自己組織的抗日游擊隊；天主教機關直屬下的救護隊，難民所醫院，以及小學、中學、大學，和研究院。這些史實難道可算是侵略？天主教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可說沒有一樣不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福利，這就是我們天主教真正愛國和愛人的精神，由此可知天主教不是帝國主義用為侵略的工具，所以我站在天主教的立場，不能簽署這樣的一個破壞宗教國家之間感情的宣言。我們的政府是明智的，我

希望北京政府能接納我們人民的決議……」張院長這半小時的強有力的辯正，震驚了每個代表的心，最後幾句話，張院長以極度的誠懇說出，也贏得了會場中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是真理戰勝了卑劣的陰謀，也就是勇敢戰勝了威脅，光明戰勝了黑暗，使一張「宣言」成了廢紙。無疑的，這次的「教育會議」結果，是共產黨失敗了。

下面我要報告的，是一位震旦醫學院教授吳雲瑞博士為真理正義而發出的吼聲。

誰都知道吳博士秉性謙恭溫良，平日不聲不響，除了診治病人外，經常埋頭在實驗室內做研究工作，教內教外人一致稱他為標準的道德醫師。這次「三自」運動瘋狂展開後，他參加了一次共黨召開的集會，會中他發出了正義的吼聲，攻擊共黨政策的錯謬。他奮不顧身地斥責共黨侮辱天主教的種種罪行，他把「三自」運動批駁得體無完膚。他的太太見他如此奮勇，又喜又憂，她擔心他的安全，不禁暗中流淚；吳博士卻安慰她說：「不要著急，一切都在天主手中，他們縱能傷害我的身體，但絕不能傷害我的信仰，傷害我的靈魂。放心吧，有什麼值得我們憂慮？生活在天主手中，又有什麼值得我們掛慮？這種機會是難得的，因為我知道家庭的幸福是建築在基督的聖訓裡，聖教會是高於一切的，為此我不能不喊出心中的不平！放心吧，縱使我因此遭遇迫害，天主是不會不照顧你們的！」吳博士的堅強信心，和偉大的犧牲精神，實令人欽佩和讚嘆！

現在我要報告一些關於震旦天主教同學英勇反抗無理的雪泥鴻爪。

當震旦大學被中共無理接收之後沒有多少時間，該校當局為配合「三自」運動的宣傳，便在佈告板上公佈了政府發動學生簽名的三大綱領：一、擁護共產黨。二、提倡「三自」運動。三、肅清校中帝國主義份子。這個佈告，使震旦全體天主教學生見了覺得萬分憤慨！一致提出抗議，並由天主教青年會會長代表全體

天主教同學去見該校負責人某共幹。他說明了自己的來意後，便鄭重而有禮貌地對他說對這三大綱領難能贊同。這位共幹像老虎似地睜大了兩只兇猛的眼問他「爲什麼？」他很客氣地回答：「理由很簡單：第一、因爲共產黨仇恨天主教，迫害天主教，所以我們教友無法擁護共產黨。第二、我們不能提倡歪曲的三自運動。第三、學校裡根本找不出帝國主義分子。」

那共幹的眼光似乎在驚奇他的大膽，於是又問他：「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全體的要求？」

「這是我的意見，同時也是我們全體教友共同的請求。」

「好，明天我要召集全體開會來證實你的話。」他說了這話，發出一聲竦笑。

這位青年會會長答應他：「就這樣吧，再見！」便從容地退了出來。

翌日上午，二百名天主教學生和六百多教外學生一同被集在大禮堂，共幹負責人先說了一遍類似開場白的話，便徵求天主教學生簽名，並且警告他們：「最近政府公佈嚴懲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條例。想你們都知道，所以我們現在問問你們的意思究竟怎樣？」

這時禮堂內沉默無聲。過了一會，二百名天主教學生忽然異口同聲喊起來：「我們無法贊同三大綱領，死可以，信仰不可侮辱！」又喊說：「頭可斷，血可流，我們是天主教最虔誠的教友，絕對不能贊同三大綱領。」六百多教外學生，見到天主教教友勇敢和果決的精神，表露出同情的樣子，有的怯弱地把頭低了下去，怕他們被殘暴的共黨迫害和殘殺。

這是第一天集會的結果。第二天集會，也同樣在正義的吼聲下失敗了！

中國天主教教友，爲不破壞聖教的至一性，不惜以自己的頭顱，鮮血，和共產黨搏鬥，相信勝利必屬於真理的。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

附錄七：痛斥中共的『三自運動』

馮思敏

中共近來發動所謂「三自運動」，即所謂「中國天主教獨立運動」，發傳單，貼標語，開會遊行，擴大宣傳，有聲有色，如火如荼，欲使不明瞭真實的人，以為這種運動只是民族主義排外的一種單純的行動，容易使人誤解，盲從苟和，所以我們必須嚴正的，堅決的指出，「三自運動」，是共產黨分化天主教的陰謀，是迫害天主教的手段，是對天主教的一種莫大的侮辱！

試看中共「三自運動」的內容，再斥其奸謬，所謂「三自」是：

（一）自治 - 脫離教宗系統，自成中國天主教系統，由中國籍主教聯合組織。（二）自養 - 中國教會經濟獨立，拒絕接受教廷補助，和外國教會捐款。（三）自傳 - 傳教獨立，驅逐外國傳教士，斷絕羅馬教廷關係。

天主教從傳到中國之後，所帶來的是福音，是科學，是自由，是愛天主和愛人如己的博愛精神。相反的，共產黨自傳到中國後，所發生的是殘忍的暴動，是慘酷的鬥爭，是無限的災禍！別人送來好的東西，我們不接受，反而去接受壞的，那真是豈有此理！天主教會是天主創立的，羅馬教廷的教宗，是繼承聖伯多祿為聖教會的元首，所以世界各國的教友，必須擁護教宗；如果脫離教宗，這是叛教的行爲，違反天主的誠命，凡是信德堅定的教友，都是不願意的。假如有一批人照著「三自運動」的辦法去做，則他們必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共產教徒」，因為他們只知道接受「共產教主」斯太林的指示！

天主教是無國界的，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才會明白「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義，在無國界的立場，則自治，自養，自傳的獨立意義，根本就不會存在。外國教士到中國傳教，是促進中

國教務的發展，中國教士也一樣到外國去傳教，如陸徵祥在比利時，最近徐熙光修士在西班牙晉升神父，在馬德里傳教等，均可為例證。

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自中共盤據大陸後，搜刮人民財物，手段毒辣而徹底，更使民窮財盡，在萬分貧乏的境遇中，正須外援，賴何以自養？其實彼等所謂自養是一種陰謀，是使教會隔絕空氣，窒息而死罷了！

在共產鐵幕內，不但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連其他一切自由都沒有，他們只有虛偽的宣傳，沒有真理，他們把鐵幕關起來，是自絕於自由世界，自絕於真理，所以他們的所謂「三自運動」，簡直就是「自殺運動」！

天主教的流傳，在歷史上，曾有很多的教難，但經過一次的教難，反使教會更為蓬勃發展，「教友之血，教會之果」，用血汗去孕育的果實，是最寶貴的，是最容易發芽生長而繁殖的。中共發動的「三自運動」，這是天主教中國教區的教難，信德堅定的天主教徒，他們會忍受一切苦難，不為共黨邪說所誘，使分化陰謀，無法實現。我們要為在鐵幕內的天主教教友祈禱，祈求天主保佑他們，使他們能克服共禍，脫離苦難！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附錄八：三自運動大會中董若望神父講詞

一九五一年年耶穌聖心瞻禮，X X地方當局召集天主教人士舉行「三自運動大會」。參加大會的董若望神父，為準備屆時發言，寫了一篇感人的講詞。

據說，共黨人員在事前向他要稿，他沒有給他們。在大會後因這篇使他們啼笑皆非的講詞，被共黨當局請他去吃官司。

談到這篇講詞，覺到董公見識精微，言辭爽利，有一種浩然的正氣，散漫於字裡行間。無神共產黨徒聽到這篇講話，會有什麼感想，固不可知，但董神父自知不免會遭遇不幸，故決心要作出犧牲者的偉大精神。讀這篇講詞，即可看作是他的遺囑。我們公教信友看到這殉道者的剛毅，應表示多大的崇敬呢！

編者誌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耶穌聖心可憐我們！無玷瑪利亞一切聖寵的中保，為我們祈禱！聖伯多祿，聖保祿，為我們祈求。」（轉身向毛澤東像鞠躬，再轉身向大眾致敬。）各位首長，神長，有信德的教友，各位來賓，我今天的講題是：

「兩全其美自我犧牲」

不承認有天主，有靈魂，也不承認耶穌在世的代表——教宗，與天主教聖統的人們，把三自運動講成純愛國運動。雖說承認天主教的信仰自由，雖說承認天主教徒與教宗有純宗教的聯繫；但是脫離了聖統的三自，今天要我們攻擊教宗的代表——黎總主教，明天就會要我們攻擊耶穌的代表——教宗，後天為什麼不能要我們攻擊天主呢？那怕理論上把分裂了來攻擊，但在實際上天主是一個天主，教宗是一個整個的人，而教宗的代表也是一個人。故此這樣的三自，與天主教自己的三自，實在無法結合。而且我只有

一個靈魂，不是能分作兩份的。只是我的肉身，才是可以分割的。只好把我整個的靈魂獻給天主，獻給教會，而把我的肉身獻於國家；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為不信有靈魂而說只有肉身的唯物論者，邏輯地講，應該滿意我這獻法了吧！

我認為政教倘能合作，那麼天主教自己的三自，也當被認作愛國的三自了。倘真如此，對於國家，對於教會，真是多麼好呀！但是直到現在，政教雙方非但沒有接近的現象，而且愈趨愈遠，幾乎要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連最後的一線希望都快要斷絕了。只恨我無能為力，不能挽回這個局面，只好把我的靈魂，肉身分別奉獻，作為犧牲，來促進雙方的了解。總之，在政教了解之前，我只能有這個辦法，但是我也決不能後悔，懇求天主可憐我本性的脆弱，賞賜我超性的神勇，至死不渝。我更懇求當局，接受我的犧牲，毫不姑息；尤其拒絕我一切可能的動搖。因為動搖份子人類社會最大的禍害，故此為預防我從今以後，萬一在我昏憤的時候，發出動搖的言論起見，特別趁我現在清醒的時候，鄭重聲明，把它完全作廢，預先宣佈無效。

我認為當局既然一再聲明，並不強迫我們，只是督促而已，那我更該說我願意說的話，而更不該「口是心非」，說我不願說的話。對於我贊同的宣言，要誠心誠意的簽名，而對我所不贊同的宣言，決不假意的簽名。因為當局的聲明，不是明明許了我們言論自由與不言論自由嗎？為什麼不相信當局的聲明呢。倘若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些什麼，違背了自己的良心，說了違心的話，簽了違心的字，公然欺騙了當局，繼而又去欺騙神長，偷偷地說「這是受了壓迫，而做的糊塗事。」這不是我在政教之間挑撥離間嗎？如果我真昧了良心，違反天主，背離教會，敷衍當局，我是在投機取巧？還是在偷生怕死呢？像我這樣的人，一點都靠不住，活在世上有什麼用呢？誰也不必爭取我，也不該讓我靠攏。這樣的我，非但該受當局暫時的罰，還該受天主的永罰。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我十分驚奇共產黨員，他們不信天主，不信靈魂，更不信天堂、地獄。我明知這是他們的錯誤：但是他們的確有許多令人敬佩的地方，提醒了我，使我更加警惕。回憶我們二千年的天主教會，所有千多萬的致命者，使我日夜苦求天主，勿因我是重大罪人，而拒給我這一種無上恩寵。

- （1）他們能夠見危授命，說什麼「然而不死，有所為也。」（古文觀止，李陵答蘇武書）難道我是個天主教徒，反可以苟安性命，推說將來再為教會有所貢獻嗎？一個能夠背天主的教徒，只能出賣教會，出賣國家，決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共產黨說「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難道一個教友竟會忘了「致命者的血就是信德的種子」嗎？
- （2）他們不怕被人套上任何罪名而致死，他們會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而慷慨赴難。難道一個天主教徒倒怕被人加上別的不名譽或不堪的罪名，因而認為屈死，不值得犧牲嗎？難道竟會忘了「我們的最後審判者，是全能全知全善，至公至義的天主」嗎？
- （3）他們在無理無處講的環境下，能夠固執自己的信仰，不因自己的聰明，辯不過人就隨便委屈自己的主義懷疑自己的黨，脫離自己的組織。難道一個天主教徒反能忘了信德，和對於天主的信仰嗎？為什麼只因自己答辯不了，就替整個教會認輸呢？或者竟歪曲教義，竄改教規，出賣天主，出賣靈魂。如果我真能出賣天主，出賣靈魂，還有誰能擔保我不出賣國家，不出賣人民呢？為此我決不願意自己動搖，我更不願再去動搖其他教友，尤其不願意以司鐸的職守，而去動搖教徒的信德。

我所敬佩的共產黨，與其領導的政府，既然看得起我所愛護的天主教，而要爭取我們的天主教徒；使我實在感覺非常榮幸，必須加倍努力，做一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才能報答這番盛意。

我決不敢掛羊頭賣狗肉，敷衍了事；因為無論狗肉怎樣的香，狗肉終究不是羊肉。

我非但敬佩共產黨員的剛勇，感激他們爭取我們天主教徒的盛意，我還願意把我所愛的天主教，貢獻給他們，為爭取他們信奉天主教，做我們的同道。請別笑我，痴人說夢，或說口是心非的話。我堅決地肯定，這樣徹底的共產黨員，一旦真正認識了天主教，著實可成徹底的天主教徒，比我這樣的傳教士，要有天壤之別。這是最熱誠的祈禱，幾乎是有了把握似的祝禱，為此我要不惜任何犧牲，祈望能夠獻我整世的生命，向下一代保證。

這是我的預見，措詞方面，尚未研究妥貼。既沒有教會當局批准，當然不能代表教會的意見。又沒有政治當局的承認，當然只是我私人的理想，暫時只能當作單相思呢！

總之，我是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要愛國，又要愛教。一切違反國法或教規的事，當然乾脆拒絕，尤其不做從中挑撥的事。但是政教兩方，如果不能諒解，中國天主教徒早晚是要活不成的。不如趁早獻出自己的生命，促進雙方的了解。誰不接受這個請求，就表示誰拒絕了解，拒絕和平。想政府當然不致堅決地要逼我們三百七十萬的中國教徒沒有生路吧！萬一某個神長，絕不接受這個請求，甚或怪我冒昧，可能褫奪我的神權，但是我還可以向更高的神長，甚至教宗請願。其實只要能死裡求生，一定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不成熟的地方，當請多多指教。

董若望於一九五一年聖心瞻禮主日宣讀。「息止安所，亞孟。」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及十九日）

附錄九：華南總修院歡迎會上黎公使論中國教務

九月十五日為華南修院五一年度開學日。新任院長倫神父特請黎公使到院主禮，使修士們在黎公使指導下，開始新學年，作更新穎、更實際的學習，並借機歡迎黎公使勝利歸來。

八時廿分，公使偕兩祕書乘汽車到修院，修士們在肅靜熱烈中迎駕。本來預定唱大禮彌撒，但因公使勞瘁已極，不克舉行長時間的禮節，故改為平日彌撒。彌撒中修士等按時節唱著不同的合音聖歌，雖非大禮彌撒，但熱情與敬肅已夠大禮般的隆重了。

往年開學彌撒都由恩理覺主教主持。他在彌撒中坐下來，把新學年的新目標發揮無餘。修士等隨著禮節，把這新學年的工作勞苦等都同著祭台上的犧牲獻上，從此新學年，新生活便開始了。這次因為還有歡迎會，所以彌撒中的講話便移後了。

十點鐘與教員們行過見面禮後，歡迎的鐘聲已繼續響起。大家慢步走入已經點綴得光輝明朗的禮堂，期待著公使的光臨。不一會，公使便由修院院長及香港耶穌會會長夏禮士神父、公使的二位祕書及全院各教師擁護下步入禮堂。時掌聲四起，公使則向修士等頻頻點頭微笑。入座後，歡迎歌聲隨著唱起來。接著院長致歡迎詞，大意謂：我們以百廿分的高興和萬分的感激公使不辭辛苦慨允來院。今天我們歡迎一位修院的朋友，修院的保護人，一位由戰場勝利歸來的基督勇將。他實踐了基督的訓言，他含垢忍辱守著崗位。正因如此，中國教會才有今日之光榮局面。這是我們深深慶祝感謝公使的。此外並求公使指示給我們新學年的工作目標與修練的中心——

餘音還未繞盡，另一角落裡的一隊浩蕩歌聲唱起：「當人們咀咒你們，難為你們，以種種罪名，侮妄加在你們身上，你們是有福。喜樂吧！鼓舞吧！在天上你們的賞報是豐厚的。」接著便有修士代表致詞並獻神花。因恐公使過於疲累，節目盡量縮短。最末公使訓話，他老人家在一陣掌聲中站起來向大家注目點首。

演講大意：「

院長及修士代表致詞中，多稱讚我堅守崗位，軟禁中受到種種侮辱，種種難堪。實際上不是所說所想那麼慘酷。至論我來港對記者稱我最鍾愛中國人民，同情中國人民，這確是百分之百事實。我現在雖出來，但這是他們趕我出來，並非我所願，我身雖在外，我的心仍在裡面（掌聲雷起過一分鐘）。我的心和中國人在一起，特別同那些被拘禁不自由的神父，修女，教友們在一起。我沒覺到受苦，反而覺到更大的安慰，當我見到中國教友那麼堅決勇敢，拒絕了一切帶假面具而能危害信仰的要求。他們不惜任何犧牲，不怕任何罪名，侮罵，我見到這，我已不覺自身所受為痛苦。中國神父同樣勇敢，你們都念了重慶董神父的講演，他是那麼清晰，勇敢，使我感激萬分。因他的善言善行，多少人更緊張堅決起來，這些我親眼見到了。我同董神父談過話，他那一幅輕鬆，平靜，果斷的態度，使我感動。他不怕受苦，他明言死也無妨，他或已升到天堂。那麼以他救人熱火，當做我們的主保，為我們祈禱。董神父的這種表樣鼓勵了我，使我不覺得所受的痛苦。那麼今後聖座不拘派我到那裡，我永遠不會忘掉董神父，並且在我的講話裡，我要常以董神父的表樣來鼓勵當地的神職界。這將同羅馬教會初期教難時的壯烈史蹟一樣不會磨滅的，將在中國教會是不會被消滅的。一旦恢復自由，她馬上會站起來，她前途是無限的。這是我所見事實的結論，也是我的安慰。當我到港初期，由於接見由內地歸來的神父口中也得到同樣結論，他們卻說：中國教會經此風波，將會更健壯更穩定地長大起來。

在你們開學的今天，我有許多話願向你們講，我見到你們，我心裡千頭萬緒，我願把整個經過告訴你們，因為你們是來自中國大陸各個不同地區，代表著整個中國，而中國教會的希望卻又在你們身上。現在就我所感到的略提幾點，這還是要從共產黨說起的！

一、原動力。大家都覺到共產黨除了書本和實地訓練外，尚有一

- 種魔力在推動他們工作，就是肯吃苦，甚至犧牲性命。他們說這是黨的命令，組織的要求。我們有基督作我們的出發點，不算不深重，豐富；但爲什麼有時工作情緒不高，意志方面欠穩？這就需要信德的修練，滲透基督的精神了。
- 二、學習注重實際，不但念書本上的原理，且要同實事接近，學了就用。共產黨的幹部大部都是三月速成，六月畢業，略識之無，即可應用，而且工作得那麼認真。這是因爲他們學了就用，原理不多，用來卻十分恰當，使他覺得所學不是空話。
- 三、團結，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合起來就是無限的。尤其在今日複雜的社會，傳教工作也隨之繁重起來，絕非一人一手所作得來的。神父必須教友來參加，使他們發揮力量。神父擔任組織，指導，監督工作。這樣，一個團體同另一團體聯合起來，大家打成一體，組織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線，敵人是無法進攻的。這次中共三自運動還不是很好的例子嗎，中共幹部自己對我講，他們失敗在教友們手裡了，那還不是聖母軍的作用嗎？

總括以上，我們與惡勢力作鬥爭，互相團結，出發點當是基督。如果每人都熱愛著基督，忠於基督，飽潤著基督的精神，當然愛戴他的教會，愛戴他的弟兄。而且爲了他自己不惜負擔任何勞苦，甚至犧牲性命。表面是我們工作，骨子裡卻是祂在工作，是祂的愛支持我們工作的情緒。基督是我們的原動力，我們彼此間的聯繫也是由基督來鞏固的。在組織中少不了服從，我們服從的並非某某個人，而是某某個人所代表的基督。是基督在某某個人內要求我們服從，這樣我們的團結才是力量——」

最後，院長請公使頒發宗座降福，公使微笑著向修士們說：「我降福你們，並降福你們所代表的全中國」。後在「基督征服，基督爲王，基督統治」歌聲中散會。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

附錄十：天主教徒向中共投降了嗎？

斐效遠神父（Rev. Fr. Palmers）自脫離鐵幕的控制以後，近在傳教學誌發表一文，題為「天主教徒向中共投降了嗎？」由劉鴻遜先生譯為中文，茲披露其大意如下：

由國內被放逐的傳教士們，踏上自由的土地時，感覺到一個很深的印象，即自由人民對於國內天主教會現在的形勢，特別表示出不瞭解。當然這不是說，有人竟覺不到國內的各個信友為維護他良心的自由，和共黨的獨裁政府之間，起了多麼重大的衝突；不過狡猾的共黨宣傳機構，把這種衝突的發生，講成是純粹政治的關係。有許多人竟不會分辨清楚政治觀念的鬥爭和宗教原則的範圍究竟有何等的界限，這就可以極端證明共黨宣傳機關的效力。所以逐漸在不知不覺間，一般的判斷竟染上共黨文字中屢次提出的暗示。中國天主教教難的真實價值，反被若干片面的觀察者所忽略。

共黨惡毒宣傳·混淆宗教與政治

站在遙遠的平安地方不易清楚明瞭中國天主教會的地位。唯有藉著確切的消息才堪以作為毒性宣傳的治療劑，把共產主義講壇上的毒物全部清瀉，把自由國土的報紙屢次傳播的惡性宣傳一一洗淨。可惜一般人每每竟肯相信中國天主教的立場至少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的，那麼教會在實行上，即使不是在教理上，也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封建思想、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其實這正是共產主義宣傳的目的。把中國天主教的奮鬥排去宗教的性質，以便在這次教難中不致造成殉教的人。

共黨陰謀把政治觀點混合到真實問題以內，藉以毀壞這個鬥爭的真面目。所以全都加給「反革命」「反動」的罪名，以便避

免提出證據的困難。把天主教各修道團體的宗教性質也都剝去不提，以便一律通用那個政治性的罪名。

中共政府這種不斷的宣傳使得一般人對於天主教徒信仰的誠懇也迷惑了，所以中共要常常隨時迫害教徒，因為他們在平安時曾坦然的表示過。有些人對於曾被捕過的司鐸或修女，表示有禮貌的驚訝，因為他們由監獄或軟禁內釋放出來，在身體上和精神上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損害。這種驚訝是在一種前提之下發生的，即共黨待遇良好乃是被監禁者讓步的效果，所以他們有禮貌地問有什麼信條向共黨妥協了。

有的人對於天主教司鐸竟有「變節」「投降」的人而明顯表示失望，因為他們常常閱讀由中國寄出的書報，當然這完全是共黨的書報，這些書報中當然屢次有那類的消息出現。

中國教難雖深，絕無悲觀理由

另有些人確相信中國的教會，由於一部分信友的不誠懇和不堅定，還有的由於恐懼無可調解的教難，所以已陷於全部解體的降服局面。這種見解幾乎成了一部分人的堅實信念，可是實際上乃是誹謗中國大多數信友和司鐸的名譽。而且這般人更表示對於天主教會的真性質頗少了解。

因為人性很易作為外面刺激的影響，所以共黨發行了中國司鐸坦白認罪順服的文字，其目的不僅在破壞英勇的信德，而且要使其他讀者看到宗教和反宗教的衝突下，雖則能激發人祈禱，但也能引起人的怯懦。共黨報紙雜誌歪曲報導的作用也是為教導人看到他人的情形，原諒自己的軟弱。實際狀況和那些無恥報紙的敘述一定相差很遠。

至於有的人走入歧途，有一些冷淡的或背教的教友也是不會否認錯的。在十二門徒中尚有茹達斯呢。在十六世紀的英國主教團，雖然受到暴君的虐待，仍然傾向他們的君王。每個基督徒當

然應該願意他們的領袖作爲一個英雄、一位聖人。耶穌曾經講解過：「志氣固然是豪爽，肉體卻是軟弱的。」（瑪竇：第廿六章四十一節）這是承認少數的失足，也標明多數人的忠誠和信實。

共黨誹謗文字，在於造謠惑眾

人們當然不會相信報紙上那種假新聞，講修女參加傳教會爲的是「虐殺嬰孩」。但有多少人鄭重否認共黨所宣佈，天主教的分裂運動是由教友自動要求而成立的呢？這兩段事，實際上是一類的。爲什麼大家對於前項和後項的認識竟有差別呢？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弱點了。我們卻知道共黨所用「抵抗」的名詞在它有組織的新聞報導之下已經被歪曲了。

例如四川王良佐神父的事件，被共黨拿來作爲天主教「三自運動」的首創者。王神父在知道當局利用他的名義之後，立即公開宣佈他願用鮮血洗淨教會所蒙受的玷污；倘若這種誹謗是由於他的名義而起的話。此後他被捕了，在教會「三自運動」中，再也見不到他的名字了。

又如重慶董世祉（若望）神父，爲反對政府干涉教會的獨立運動的演說，即遭中共黨的逮捕。這類事情可以提出幾百件，幾千件。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有幾位神父和信友要求我向自由世界表白中國教會的真面目。我對於他們在這最嚴重考驗之下所表示的忠誠，至少負有稱揚他們美名的責任。

所以要緊的是萬不可相信他那些完全欺騙的宣傳。大家不可認爲中國現在的情勢相似十六世紀教會在英國的情形。當時除了極少數聖德非凡的人之外，整個英國雖然都是天主教徒，但在外教思想的人文主義所謂「文藝復興」的思潮之下，天主教界失去了其生活的力量，消滅了基督徒的精神，於是無聲無臭地服侍到裂教異端的君王控制之下去了。

中國教友堅貞·為天主增光榮

中國的天主教徒雖不及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佔少數的團體深知負有崇高、超性、傳統不墜的使命。三百年來的經驗所賜，已經習慣於抵抗外教思想的戰鬥，而且數百年來不斷的迫害，更鍛鍊了抵抗的力量。中國天主教團體在剛勇的主教們指導之下，對於抗衡宗教的敵人所貢獻的抵抗力，乃是整個天主教的光榮。

主教們從無一位同意簽署任何妥協的文件，即使某地有少數教友或司鐸一時陷入危險的境地，在他們之中可能有許多最後仍要殉教而死。

中國的天主教絕沒有消滅。他生活比較往昔更加堅強。其堅強使得敵人也為之迷惘。固然那裡有許多聖堂被掠奪，十字架被推倒，房屋被佔據，各種團體和組織被解散和禁止；但是天主教的靈魂，越被毀損，則越堅強的依附在天主的支配之下。我們也不應當說共黨不敢太過虐待外國籍的傳教士，像他們施於中國人那般不人道的殘酷，外國籍傳教士也受到監禁、飢餓和誹謗，不過國籍主教司鐸和修女也都受到了，而且受的更多更大。讓我們歡呼讚美中國聖教會的主教團，數千位傳教士同道，和數百萬中國天主教徒的英勇吧。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附錄十一：教宗致書中國天主教會

教宗致中國聖統總主教、主教、神父、教友的諭函，是針對時局的當代重要文件。

函中指出福音是向萬民宣傳的，劃定了天主教的愛國真正的解釋，意義同界限，任何人不得假借教會，使教會成爲一部分勢力的支持。分化教會，破壞它的統一，都是應受處分的行爲。凡是中國教友、神父、主教、總主教，以及有關之人，都該詳細閱讀，玩味研究。

庇護第十二世致書中國總主教、主教、教區首長、司鐸及與宗座保持和平與聯繫的人民。

可敬的神昆們！可愛的神子們！遙祝諸位安好並賜諸位宗座的祝福。

眷愛中華與其固有的文化

首先，我們便切願向你們表示，我們眷愛中華全民族的熱情。中華民族從遠古時代，已享有燦爛的歷史；它的事業，它的文化，以及它的一切文物制度早已爲亞洲民族的傑出者。素來遠遠超過世俗智慧的福音光明，光照中華民族之後，中華民族更接受了心靈上的裝飾品；即基督的道德。這道德對於中國固有的美德，越加完善，越加健全。公教教會對於任何屬於真實的學理，及對於任何建立在正義、自由、仁愛上的公私社團，絕不加以攻擊，反更加以提倡，與以振刷，給以擴充。這事你們早已知道，公教教會從來不蔑視一個民族的天才，一個民族的特性；從來不摒棄一個民族的藝術，一個民族的文明。公教教會認爲各民族的優點，都可以作爲自己的裝飾，很用心地與以接受保存。

教難的起因

因此，自從我們聽說公教教會，在你們國內，被人描繪的，

好似你們是民族的仇敵，因而遭受攻擊，我們心中感到萬分的痛苦。主教的主教，神職人員，以及修士修女等，或被迫離去職守，或被阻執行職務。公教教會在你們國內，竟被認為不是專為世外靈性的大事，不是為勉人修德進善，不是為設立學校以增進青年智識，不是為開設醫院以療治人生病苦，不是創辦嬰兒院養老院以收養鰥寡孤獨，而竟是為追求現世的私益，爭奪現世的權勢。

盛讚堅忍的中國教徒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雖在前次「福音使者」通牒裡，向遠東各國忠心教會而遭難的人，曾有所勸告；但對你們中國，我們切願特發公函，再相勸告。我們願安慰你們的憂苦，願以慈父之心勉勵你們。你們所受的困難，所有的憂苦，所遭的逆境，我們豈有不知！同時我們也知道你們怎樣堅忍，怎樣富有熱情，謀效忠於基督；因此我們藉天主聖子，我們的救主，感謝天主聖父，因為他賞賜你們超性的勇毅，共赴神聖的義戰，為了光榮天主，並為救贖人靈。

普世注目中國教難

世界各地所有公教人士，無不向你們表示讚美驚奇，「你們的信德已傳遍了普世」（羅馬書一章八節）；聖保祿宗徒的那句話：「受磨難．．．受窮乏、窘迫、憂苦，．．．世界配不上他們」（希伯來書十一章卅七、八節），也正符合於你們。若「天主賜給你們恩寵，不但叫你們信仰基督，還叫你們為他受苦」（斐理伯書一章二九節），這為你們並不是羞辱，而是你們的光榮。

教難為信仰自由的先聲

既然所討論的，是天主和聖教會的大事，「你們不要在任何一件事上，受敵人的恐嚇」（全上一章二八節）。你們應大義無畏，以誠切的祈禱，求天主維持你們的勇氣。你們的困難，你們的痛

苦，你們的憂懼，都可化爲全燔之祭，獻於天主，如此天主方肯矜憐，再賜中國教會獲享和平安寧與信仰自由，且使明如皦日的真理，即公教教會不求現世的幸福，只求天上的永福，且所行的職務，只爲導引信徒，傾慕天鄉，修身積德的這項真理，能得大家的信服。

脫離教會元首即爲死肢體

誰不知道那些爭奪現世權勢的人，常是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教會則不懷這樣的貪心，沒有這樣的企圖。教會所求的，是傳播福音的真道，用仁道以振興人心，引人從善以登天路，勸人修睦以增友愛，量力救貧濟苦，安慰憔悴的人心，以基督倫常，充實穩固社會的基礎。歷來信奉公教的人士，他們的愛國心從不落後於人，他們沿天主的規律，照良心的職責，服從政府，力謀善盡對於他人的義務，尤其善盡對於天主的義務。公教會所收的信友，不限於一個民族，一個人種，惟以基督的神愛，懷育世界各民族與全球所有的人種，使他們互相敬愛，同心結好。既然如此，何以能說教會是替一個國家，替一個政權服務奔走！怎能脅迫教會，破壞教主所立的統一體系，分成各國的教會，而與羅馬宗座脫離關係！羅馬宗座乃基督耶穌的代表伯多祿，在世一脈相傳，直到世界末日。凡屬基督信友的團體，若一旦與宗座脫離關係，便像由葡萄樹上所砍下的葡萄枝（若望福音十五章六節），再也不能開花結實。

外籍教士是爲扶助本地教會的養成

可敬的神昆，可愛的神子們！你們徹底明瞭這端大道。所以人家的陰謀，無論怎樣詭詐，怎樣假冒，所持的理論粉飾得如何冠冕堂皇，你們都毅然決然地拒絕了。你們又徹底明瞭，外籍傳教士在你們國內，是爲你們龐大的民族，在宗教方面所有的急需，能有所貢獻；同時也是爲替你們的國籍神職班，與以有力的協助。

因爲他們的數目，尙不足以應付民族的需要，但一到你們國內的教區可以交給你們本國主教治理時，羅馬宗座常是欣然委任。前不久，剛過了首批中華六位主教祝聖的廿五週年。廿五年前，我們的先任教宗庇護第十一世熱愛中華教會，第一次由你們的同胞中，選任了六住主教，親自在聖伯多祿大殿，爲他們施行授職大典。我們所期望的，也是希望你們的教會，日益發揚，根深蒂固。數年前，我們曾立定了中國教會的教統制，且選擇了你們中的一位同胞，授以樞機的榮位，這是歷史上的創舉。

目前外籍教士因工作龐大尙屬需要

那麼，若是有人要求把一切的外籍傳教士，都驅逐出你們的國境，以他們爲你們的害蟲；那就不但是所要求的事，令人難堪，而且爲你們新興的教會，也將爲害不淺。這些外籍教士，背井離鄉，以自己的汗血，在你們國內，開闢天主的土地。他們不是屬於一個國家的人民，他們的出生地，乃是世界各公教的先進國。因爲凡是公教興盛的地方，自然富有傳教的心火，必有許多人士甘願投身傳教事業，因此更彰顯了公教教會天下一家特色。公教傳教士所謀圖的，除你們本國教會的利益外，別無他求。他們打算以你們的祖國作爲他們的第二祖國，以基督的大道光照你們的同胞，以基督的倫理立人達人，以超性的仁愛助人救人，此外他們更打算促使你們的教會日漸長成；本籍神職界人數既多，可以不再需要他們的協助。

修女們的事業的真諦

再者，凡處心正直的人，也都知道在你們的國內的修女們，她們或在學校，或在醫院，或在嬰兒院，或在療養院，彷彿天上的天使們犧牲一己，爲安慰一切多苦多難的人。她們懷著天上的神愛，不願與世人相愛成婚，以便與天上的淨配耶穌相結合，她們爲愛耶穌把你們的子女，另外是那些貧而無靠，被人遺棄的小孩，看爲自己的子女，以天上的愛情，愛護撫養，加以教育。

公教保障人類的自由

公教教會所行的，就是這一切的事。你們也知道，教會因著神聖教主的命令，也只從事這一切的事。除此以外，教會並沒有其他的要求。若有所求，那就是人類應共享的自由，因著自由，教會可以盡自己的義務，為各國人民謀幸福。

勸勉教友為主忍辱

若不幸，教會竟遭人冤枉，誣加罪名，教會的神長與信友等，不要畏懼動搖。你們當堅信基督耶穌的話。基督會鄭重聲明說：「地獄的能力不能戰勝教會。」（瑪竇十六章十八節）。「我同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窮盡。」（同上二十八章二十節）。教會的神長和信友們，虔心懇求天主，垂憐仇人，以上大的神光聖寵，光照仇人的心靈，引導他們歸向真理。可敬的神昆和可愛的神子們，你們就這樣做去，不要怕危險，不要畏艱難！你們緊緊記著神聖救主的名言：「哭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受安慰。渴慕正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飫．．．為正義而受窘難的人是有福的，因天國是他們的，人若為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難為你們，誣告你們種種不善，你們正是有福的。你們該歡欣踴躍，因為你們天上的報答是豐厚的。」（同上五章十二節）。在教會初興的時候，宗徒們「喜喜歡歡地走了，因為自己為耶穌的名字堪當受了凌辱。」（宗徒大事錄五章四十一節）你們大家也不該有所恐懼，你們的眼睛和心神，該舉向上天；你們必將充滿天上的神樂。因你們的良心，既光明磊落，你們的心就常懷著永報的希望。

風暴過後必有晴天

在以往的年代裡，你們的教會，也曾經遭受過很嚴重的打擊。你們的國土，已染有殉教烈士的血跡，但是你們真可以把這句話貼在你們的身上：「幾時我們遭鐮刀痛割，我們反越割越多．．．

殉教烈士的血，是基督信友的種子」（德爾都良辯教書第五十章。見M.L.教父全書第一冊五三四頁）誰不知道人世的事物，無論悲歡，無論哀樂，無論強弱，遲早都要過去？惟有耶穌所立的教會直到世界末日，在艱辛與困苦，陰謀與凱旋，奮鬥與勝利的過程中，因上天神明的引導，繼續前進，滿全自己和平利人的天責。因為公教教會只能受人攻擊，卻不能被人戰敗。你們為此堅心信賴天主的諾言，心中坦然不必畏懼。風暴陰晦以後，必有青天麗日，你們的教會，經過了層層的險阻危難，依賴天主的助佑，一定會再享受和平、安寧與自由。我們的祈禱，及全球基督信友的祈禱，將摻和你們的祈禱，結成一片呼籲，飛向仁慈的天父，迫使他的慈心，早日實現這種樂境！

我們祈求殉教的致命聖人，特為代禱。這批致命聖人，既永在天國安享榮福，他們的善表，曾激勵你們的祖先，慷慨就義。我們也特別祈求，你們素日恭敬孺慕的童貞聖母瑪利亞在天中國之后，代為轉求。為遭難的人，為憂急的人，為坐監的人，為流亡的人，我們懇求大能的聖母安慰他們；特別懇求仁慈的聖母，助佑你們中以和平團體的方式，服事她聖名的人，加增他們的勇氣，維護慰藉他們。

我們舉手向天，懇求天主，賞賜你們基督的勇氣並調協的天主的聖寵。為表示我們為慈父的愛情和祝望。可敬的神昆們！我們在天主的恩愛裡，很親熱地頒賜你們每人，並你們一切屬下的人，宗座的祝福。

教宗庇護第十二世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即位後十三年，聖伯多祿建立羅馬宗座紀念日。

（公教報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附錄十二：黎培理總主教講·李焱博節譯

親愛的聖母軍團員：

這次空前未有的教難，算是我們今年大檢閱的特色。爲了我們受苦難的弟兄們，全世界的支團都被邀請，參加一次向真福童貞軍團之母后的九日敬禮。我們面臨著聖教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教難，我們的武器只有祈禱。在仇恨，欺騙，誣枉之下，我們的慈母聖教會教他的子女整肅隊伍，靠近自己。聖母軍的團員們特別警覺，並且衝上了天門。恰好，在大檢閱典禮之前，我們全被邀請，向我們天上的母親舉行過九日敬禮，如今用大檢閱的典禮和奉獻，來使我們愛的進攻達到頂點。

不是單純的週年紀念，把我們集到一齊；而是存一個特殊的宗旨，讓我們追念那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轉捩時刻。照天主上智的計劃，借助靈魂上所謂成聖的聖寵，人類都被召分享天主的生活。天主過量的聖愛想出而又實現的這個計劃，卻被原祖父母的罪過搗亂又摧毀。因爲他們背命，失掉了教他們成爲天主之子女的聖寵，因爲他們不忠於造物主，把整個人類都領入了歧途；於其生爲天主之子，繼承天上的產業，反而變成了忿恨之子。

但是，准許人類繼承的地位遭受原罪之後果的，天主那無限的正義行爲又受了仁慈寬恕的調劑，得以恢復了人類神化的大計。天主聖子，聖三的第二位，如同「一切受造中的首出」，結合了天主性同人性，及時出現在人類當中。因聖神的能力，天主聖言在一位婦人胎中成人。他是天主又是人，有滿足天主之無限正義的能力。他是在天主面前的代禱者，能以爲信他的人們，重新賺來，因爲原罪而消毀了的超性生活。這樣，由聖父達到聖子，由聖子達到耶穌基督之人性的天主的生活，再藉著基督而達到，以他作「眾弟兄之長兄」的眾人身上。（羅·八：二九· · ·）

天主無窮仁慈的大計，簡單說來，就是這個。但是怎樣實行

呢？聖言出現人間，當然該從無中取個人性，這情形當然又超過造亞當的造化。救世主的選擇是要經過人類生長應走的各段路數，為能聖化他們的各個階段。他願意生自一位女人。

奇就奇在這裡。救贖人類的大計，全繫在一位女人的自由同意上面。人類，由繼承墮落罪惡，是由於一個女人的背叛，人類的救贖到要讚揚女人。

我們都曉得瑪利亞同傳報天神的簡單對話：「看，你要懷孕了。」「我不認識男子，這怎會成呢？」「聖神要降到你身上，至上者的能力要庇護你。」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降生的奧蹟成為懸案，全關係在瑪利亞的自由同意上面。

親愛的聖母軍團員，你們想過沒有，至上者這行動的意義？整個救贖的大業，基督無限的功德，耶穌在世的生活，他的苦難聖死，他給人的種種聖寵，全成了有條件的，條件全在瑪利亞的同意，人類都懸在這位女人的一句話上面。

我們曉得瑪利亞的答覆。她全信天主的話語，一心服從天神報告出來的天主的聖意。她說：「主之婢女在茲，希維致成於我，如爾之言。」

就在瑪利亞說出「Fiat」，「成就了吧」，這一剎那，天主的聖言取了人性，預許者在女人胎中成人，將要輝煌壯麗地恢復人類超性生活的大計；就在這一剎那，因了天主而人者每件行為無窮的價值，全人類都有資格，通過基督，而和全能者重歸舊好。

親愛的聖母軍團員，這非凡的含義同聖母軍軍團的檢閱紀念相聯，動搖人的想像，唯有理智可以在奧蹟中閃耀，明白為什麼聖母軍恭敬瑪利亞，又稱她是諸寵中保。既然天主把重救人類的大業都懸在瑪利亞的同意上面，則我們想天主有意，使自己的一切聖寵，都經瑪利亞的手去分發，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可幸，中國第一次會議中的主教們選定了諸寵中保的瑪利亞，作了中國的特別主保。中國主教們這奉獻指明他們懂得瑪利亞在中國的任

務，一切聖寵都從瑪利亞的手分發給這個可愛的邦國，其中最大的是把千百萬人靈賺給基督。

如今我們極其需要抵抗天主之仇敵的陷阱同暴力，保守教友的超性生活。在痛苦中，自然我們要轉向我們真福之母，以前祈禱過她，如今更當抱著最大的信心，抱著成功的確定性，去祈禱她。把我們的祈禱投到親愛的母親腳下，求她扶持在至極危難中的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的集會正似忠貞、信德的群眾，不是來抗議我們自己受的磨難，而是為求瑪利亞細心保護他們。盼望今天如此眾多之人的忠勇信德表現行為，像似不可拒絕的請求，上升到我們的母親瑪利亞台前。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一切，全在她一個人手裡。

今天我們向我們的母后，聖母軍之后瑪利亞重新奉獻個人和團體，重新矢誓我們的精忠。求她增長我們的力量，降福我們，再一年度和罪惡同邪惡的勢力奮鬥。希望這次的集會能更熾熱我們的信心：只有透過聖母才可以獲得天主的生活。我們整肅隊伍，靠近聖母，堅恆奮勉，和她一同工作，隨從手冊的教訓，「效法她的至謙，完全聽命，天神般的溫良，不停的祈禱，普遍的克苦，全潔無玷，出眾的忍耐，天上的智德，自我犧牲，尤其是她的信德，她這件德行修到了極點，從來沒有和她的相等。」

（公教報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附錄十三：福爾德主教殉職黎培理總主教致詞讚揚

黎培理總主教在慶祝福主教為主致命彌撒後，復講道備極讚揚福主教，先述說福主教之死，死因在為主作證。再說福主教對於中國文物風俗的研究和尊重，對於梅縣教區的基礎的建立，最後以為主致命結束了他的一生。

總主教說，在廣州市外一個山坡上的公墓中，有一塊石頭寫著「福爾德之墓」。墓是有了，但他是怎樣死的，確實情形還不知道。根據獄吏的報告，他是因年老患病醫藥罔效喪了性命。其實他才六十歲，並不算高齡。

今年八月十六日中共的管監人遞給主教的祕書Sister Joan M.M.修女幾張主教臥病醫院的照片，並說主教已於二月二十一日逝世。以後帶修女去看視主教的墳墓。可是主教的照片，主教個人的什物都未交給修女。

福主教死亡的意義，在於今日世界分劃在信神與不信神的兩大陣營，福主教為作證天主的信仰而死，用自己的性命證明有神。福主教自幼年即想獻身於天主，先到法國讀書，後入瑪利諾會，他是瑪利諾會首批來華傳教士四人中的一位。

他常牢記教宗說的「教會的目的不是侵略人邦國，佔領現世的利益；教會渴於把信德的超性之光，帶給天下萬民，他注意推動的是文明、文化和國際間的弟兄友誼。」

福主教一到中國邊境，便口親中國的土地，表示親愛中國。因而他不但學習本地話；客家話也講得流利，更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學和傳統習慣，他因知而愛，甚為讚揚中國的人倫道德，假如再有信德的光照，中國人堪稱為天主理想的信友。

福主教學劃努力，在任內已經成立了備修院，栽培神父的基礎。今日教區有十六位神父，其中七位入獄。他的動機是教宗的指示：「傳教的最終目的是在教友中間建立起教會來，再把教會

交給本地神職人員管理。」

他更創立一座修女院，由瑪利諾修女負責，今日已有十八位修女，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因他收錄的條件必須高中畢業，對本國已有相當認識的人。

一個教區有神父，且是才德兼優的神父，有修女，且是才德俱全的修女，這個教會就算是有了堅強穩固的基礎。

在中共未到華南以前，福主教即預言教會已面臨危險。及至中共到來，他便失了自由，只用講演稿來傳遞，鼓舞他的神父。他說：「我們沒有名分不受迫害」，耶穌還說過：「他們既然恨了我，也要恨你們。」他更說：「我們不該找地上的天堂」，「我們的苦難可以補贖世界的罪過」，「一切苦難盡屬輕微。天主聖神要教給我們作什麼，說什麼，所以不要怕。」

他不怕，他堅忍不屈，卒至死亡。這樣的死亡是他願意接受的。中共常說不使教友有致命的機會。豈知致命是作證的意思，作證基督是天主，並為作證而死。致命聖人就是這樣。先前上海張伯達神父為作證而死，山東濟南楊主教為作證而死。教友們很自然地給他們穿上紅色祭披，奉為致命聖人。今天福主教一樣為作證基督而死。我們在光榮聖十字架瞻禮，一樣用紅祭披，意義之重，可以想見。

福主教死了，「致命者的血是教友的種子」。「我實在告訴你們，麥粒不埋在土裡死了，只一個麥粒。假如埋歿死了，他要結出百位多的實」。

（公教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錄十四：「中共怎樣摧殘教會」

紐約樞機主教史培爾曼著，庸人節譯（公教報刊載於一九五三年）

編者按：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此次赴韓經台抵港，在港曾慰問難民，對中國人之高誼厚情，雪中送炭，實為難得之國際友人。史樞機更屢次發表文章與言論，道出中共殘忍手段，如何摧殘教會，殺害教士教友。本文為史樞機所著，由庸人君譯成中文後，刊於去年（一九五二）五月廿四日之工僑日報，本報在此轉載。從本文可見史樞機對中國天主教會之同情，更可知中共對教會殘酷迫害之一斑。

在一條污濁小河的彼岸，樹著一面血紅色的旗，這便是中共區和自由香港區的分界線，兩者間的距離祇有三十碼闊。我（史樞機主教自稱，下同）一度到過這條分界線，那時有九位瑪利諾會的天主教教士，渡過小橋，穿過鐵絲網欄，重復踏進自由之區。他們消瘦灰白的面龐和下垂的倦眼，大可反映出他們在中共區所受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迫害情形。

我現在報道的，不祇是這些瑪利諾會教士的遭遇，而且是我所親眼見到的事實，以及美、法、荷、義、德、加、英、中各國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士所給我的可靠消息。這些都是流血、拷打和殺人的故事，由赤色東方的大群野蠻男女所寫成的。這些故事像是用炭紙寫成的複本，都是千篇一律的。可是他們是共軍大舉南下以後千百教士身受的經歷，同時也可以說明現在仍留於中國的教士所受屠殺和摧殘的實況。

現存的教士寥若晨星

在距離海岸二百哩、五百哩、一千哩的中國內陸，紅軍攀山越嶺前進。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新舊基督教的教士。在死寂的黑

夜裡他們來了。有十人一隊，或二十三十人一隊的兵士，拿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砰砰地打那教堂的門，高聲呼喝，逼令開門。同時遙望遠處火光燭天，像是發生大火似的，還聽見被焚殺的人發出瀕死的哀聲，和兵士喊「殺！殺！」的怪聲夾雜在一起。結果呢？教堂和教區每日都受到軍隊的侵擾和摧殘。財產被沒收了，贈醫施藥的局所也關門了。教士被禁止教書，由共黨派來替代的人卻教孩子毆打和詆毀教士。孩子們把垃圾擲向女修士，唾罵她們，撕毀她們的衣服和頭紗，一面高呼「打倒神父，打倒教會，打倒一切教士，打倒他們的天主」這一類的口號。

經過這樣的辱罵和蹂躪之後，教會裡的人員不是給關進牢獄，就是被軟禁於教堂之內。軟禁聽來像是溫和，實際卻是一種難熬的非刑，被軟禁在教堂裡的教士寸步不得離開，每天祇由看管的人押出戶外兩次，每次三分鐘。他們沒有理髮或洗澡的權利，每天每人給水兩杯，作解渴和盥濯之用。他們的念珠和祈禱經書被沒收了，甚至祈禱也被禁止。

在共黨統治中國的初期，所有男女教士皆受一樣的虐待。被劫掠和焚燒的教堂、教會學校和男女修道院，一共有幾百間之多。受殘殺的不祇是教士，男女老幼的天主教徒也同罹浩劫。在一九四八年共黨還未完全席捲中國大陸的時候，全國的教士幾有二萬八千人（包括新舊教的中外教士在內），在我寫此文之時，這個泱泱大國祇剩了一千八百個教士。比較一下這兩個數字，就可以想見教會被摧殘的慘狀了。

後來這些史達林的傀儡下了一道新命令，禁止殺戮外國教士，祇許拘禁、拷問、放逐他們，或施以軟禁，或強迫勞動，卻不得繼續公開和大量舉行殺人之刑。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共黨的惡毒宣傳犯了錯誤，大量的屠殺祇能使外界頌揚教士的崇高，而不能損及教士的毫末。人們讀了共黨在遠東的罪行及無辜的報導，經過深思之後，已逐漸相信真的有這等事了。為了這種原因，

共黨政權雖然繼續大舉戕殺中國教士，倒不敢公然殺害外國教士，祇用盡一切可能想到的嚴刑來處置他們。

自從共軍進入華南各省之後，他們控訴教會所犯的罪名不外是下列幾種：以藥物或金錢接濟盜匪；替美國當間諜；作宣揚天主教或原子彈的演講；殺害孤兒和嬰孩；持有未登記的美鈔和無線電機。

軟禁和公審

其後來了一個軟禁時期，祇因為共黨偶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才結束了。被捕的修女、主教和傳教士，都用繩繫頸，兩手反縛在背後，押解到普通的監牢去。修道院和教堂被沒收了，作為審犯的法庭。控訴的人站在祭壇上，而共軍則在聖堂裡鞭打犯人。被打傷流血的犯人，還要在教堂的通路被人用繩往來拖拉，然後押出堂外槍決，或以亂棍打死。

教士被公審後，往往解回他們自己的教堂裡軟禁，受盡種種侮辱。十字架和其他的虔信表記，都在他們的眼前扯毀了，砍成柴薪，供看守的人炊飯之用。修女被迫在旁觀看他們的神父在公審時所受屈辱和虐待的情形，而她們自己又備受種種凌辱。共黨有一個典型的常規，把修道院的修女全部禁閉在一個房間裡，其餘的房舍留供兵士之用，院內的財產和一切東西，都貼上封條，連井也加封了，據說恐怕教士在井裡下毒。院內的糧食倉，用鎖嚴扃了。修女每人每天祇許動用教會公款美金八分，來買食糧和其他日用品。在這區區數目之中，官方的代表還往往徵借了一半。共黨通常最喜歡舉行的儀式，是開民眾大會，強迫當地傳教士或主教當眾宣佈放棄他的信仰，排斥他的教會，不信他的天主。如果拒絕的話，他就會被槍決、絞殺，或用棍打死。

公審的場所，通常設在教堂之外，所以修女要跟受害的人同受苦惱。鑼鼓之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兩手反縛於背後的「犯人」給武裝的衛士押解到來，驅上一座高出地面的板臺上，被逼跪在

高低不平的木板上，控訴的人也上了板台，高聲朗誦犯人的罪狀，把被縛的犯人拳打腳踢。在旁觀看的年老男女，也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抓擊犯人，有時竟挖他們的眼珠。犯人抵受不住跌仆在地，衛兵還把他們拉起來站立著，以便再施毒打和咒罵。年輕的男人跳躍而來，像踢足球般用力踢他們的腹部，直至他們痛不可忍，縮作一團才罷。在表演這樣的兇殘動作當中，為首的人鼓動在場的群眾齊口歡呼，有時高叫「槍斃他們」，「消滅美帝國主義者走狗」這一類的口號。在公審的時候，修女給衛兵押解前來，逼令在旁觀看這樣的殘暴舉動。男女教士們都曾告訴過我說，在旁觀看的人的痛苦，比起身受非刑的人的痛苦，還要難受。

如果犯人不是教士，而祇是普通教徒，那麼他們就會被押回監獄。他們在受刑之後，雖然大汗淋漓和遍身鮮血，還往往要受他們自己的親戚朋友所嘻笑怒罵。因為他們的親戚朋友要這樣做，才能證明自己忠於共黨而免受株連。中國人民現在不祇被迫指證教士的罪狀，就是為子女的也被迫指證他們自己父母的罪狀了。

外國教士不許教書

教士們為了保全他們所辦的學校，曾作英勇的鬥爭。共黨當局把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逼走了，把校舍改為監獄。教員和學生祇得轉往他處，在窄小的屋子棲身，用粗板製成書桌。因為沒有臥榻，師徒們便一同臥於地上。他們還是孜孜不倦地用功。共軍兵士和宣傳隊員不時到來，見了在教室裡授課的外國教士，在祈禱中的學生，和掛在牆上的十字架，都成為他們嘲笑的目標，不久還下了逐客之命。

共黨政權後來決定，凡是外國教士不得再在教會學校教書，也不得以金錢供給這些學校。於是便由中國籍的神父接辦。他們都矢勤矢忠地克盡厥職。後來共黨要他們報告學校的工作狀況。他們把學校的進步情形，繪影繪聲地陳述一番。共黨代表等他們

說完之後，笑著對他們說：「這樣很好！把學校關了罷，學生一律要遣散回家！」

行刑前遊街示眾

在行刑前舉行的遊街示眾，也是一種殘暴的行爲。由號角發出來的怪聲，驚醒了監獄中的千百犯人，都知道其中有一些人是睡他們的最後一覺了。被挑選出來的人，胸前插上一枝宣佈罪狀的簽，押出監獄。他們因爲備受拷打，已是體無完膚，手足都被網綁，頸部也用繩勒緊，就是比較大膽的人，也無法表現他們的勇氣。他們被牽出城門，上了山岡，便是他們的墳墓。他們被逼跪在地上，用背向著行刑的人，因爲槍彈是從他們的背後打來的。

孤兒院也受摧殘

在共黨執政之前，全中國由修女主持的孤兒院，不下數十間，一共收容孤兒一萬五千人。後來共黨來了，他們對付這些修女的手段是劃一的。警長持了拘捕修女的手令到來，強迫她們離開孤兒院，私人所有的東西一律不許帶走。由兵士用槍桿指著她們背脊，催促她們前往警局問話。她們的罪名大率是相同的，不是說孤兒受她們的虐待而致死亡率過高，就是說她們是間諜，而且把孤兒養成間諜，於是把她關在牢獄，和別的囚犯五六十人混在一起。她們要囚禁在那裡一星期、一個月或者一年不等，然後來聽候審訊。她們的待遇和其他囚犯相同。每天吃米粥兩餐，喝水一杯，盥洗的水也是一杯。每日得外出兩次，每次三分鐘。如果是身裁短小的話，還可以挺直地眠在沒有墊蓆的地面上，不然，就要互相依倚或倚在牆邊來坐睡了。在半夜的時候，她們會被提去問話，每次盤問三、四點鐘。問話室中擺列各種刑具，暗示會用這些東西來施於她們之意。修女的每一答話，都用紙記下。盤問的題目是不停變換的。看管的人爲了賺取她們的口供起見，往往把她們上一口的供複述，卻不是照樣複述，祇按照自己的意思

來講述。問話完畢之後，她們被押解回獄，總是面無人色，不只因為受了驚恐，還因為在盤問室中服了迷藥，以致肉體和精神都疲憊不堪。

武漢三鎮的八萬民眾有一次被召集起來，觀看「公審」。受審的是兩個美國修女，被控殺害嬰兒。滿載嬰兒骸骨的小箱陳列出來，以作為證據。任何一個人，如果曾像我一樣在中國城市的街道上行走過的，總見有奇形怪狀的腫脹嬰兒或小孩的屍體橫陳在街邊的溝渠裡。共黨卻把這樣的嬰兒骸骨，來作為這兩個修女犯罪的證據。

X 神父的公審

在竹幕後面所發生的一件最兇殘和悲慘的故事，要算是X神父和他對天主的英勇不朽的敬愛。被監禁了九個月之後，他要準備受「公審」了。他在鼓聲咚咚和群眾喧叫當中，被提押出來的時候，骨瘦如柴，穿了一套骯髒破爛的睡衣，腳著一對帆布膠底鞋，頭戴一頂舊呢帽，頸上繫了一條繩。在教堂裡，有兩個美國修女和兩個中國修女，也接了命令，跟在一個兵士的後頭，排隊而行。他們一面行，一面祈禱，沿途的群眾嘻笑怒罵他們，還用垃圾和石子投擲他們。有些人呼喝一聲說：「扯下她們的頭紗！」便有些女人用手扯下她們的頭紗，她們連忙從垃圾堆中把頭紗拾起，放在臂上。

在一個圓形的廣場上，建了一個木檯，這就是法庭了。他們奉命坐在矮小的木凳子上，好讓暴怒的群眾凌辱。就是小孩子，也似乎愛看這樣可怕的景象，他們一面高聲叫喊，一面推擠上前，意思是要把犯人欺侮。年紀祇有廿來歲的青年母親，手上抱了嬰兒，也在旁觀看這樣悲慘的反教表演。

控訴X神父的第一個罪名，是說他反對過土改的言論。在他否認這一罪名之後，即有兩個年輕男子發誓聽見他說過，於是斷定這是事實。其後控訴他勒索貧民的金錢，因為他有一隻獻米的

籮放在教堂門外。又控訴他的狗在許多年前咬傷一個婦人。這樣虛偽的控訴連續不斷的提出，一共歷時六點鐘。X神父被詢是否承認這些罪名，他祇閉口不答。

在審訊的時候，天主教教徒們有什麼舉動呢？首先有一個婦人站立起來，替X神父辯護，說他從來未勒索過人民的金錢。她第一句話剛說完，有一個所謂的法官就阻止她發言。

「你是一個有錢的地主，沒有發言的權利。」她答：「我並不是地主，祇．．．」這法官憤恨地攔阻她，說：「你的村中是有地主的，因此剝奪你的發言權利。」衛兵把她捉下來，反縛兩手，押往當地的牢獄去。再由衛兵們在人群中四面梭巡，耳聽眼看，看看有沒有再對X神父表同情的人。在十五分鐘之內，就有十九個婦人和一個殘廢的男人被毆打和捉入監裡去。

這班教士雖然得不到一分鐘的休息，法官們卻休息了幾次，還覺得疲倦，決定結束這一次審訊和迫害。於是由一個法官起立，複述罪狀一番，聲言還有其他握髮難數的罪狀。每宣讀一項罪名，必定徵詢「人民的公意」。有一班預先訓練過的青年便跟著大哼「死刑或無期徒刑」。X神父於是還押獄中，聽候宣判。

兩天之後，他被判處死刑，兵士們把他從監獄提出來，用刺刀驅迫他前往刑場。在這裡觀看的人有幾千之多，卻不敢灑一滴同情淚，也不敢微露悲感之容。兵士們用棍打他，在旁觀看的人也毆擊他的顏面和頭顱。他彎下腰來脫去那雙帆布膠底鞋。兵士呼喝他說：「直立起來。鞋是不必脫的！」他沉著地回答說：「這是必要的。我要學耶穌基督一樣的死。」他最後一句話是：「快些啊，我的主，快些啊。」兵士用刺刀戳死了他，還斬下他的頭。到了黃昏時，群眾散了，有一個教會的小廝，雖然是驚慌，卻有信心，把神父的屍首認領了，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協同一個朋友，用氈包裹這個血肉模糊的屍體，葬在山西省的某村，這是X神父生前服務最久的地方。

（節譯自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柯里亞雜誌」）

附錄十五：教宗庇護十二世頒賜中國聖教會通諭

（給中國總主教教和其餘教區首長並司鐸及服膺宗座的信友）

可敬的神昆們，可愛的神子們，我們遙祝你們安好，遙賜你們宗座遐福！

給我們衷心愛護的中華人民，特別是給你們信仰公教的人，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在三年以前，我們曾頒發了「開端，我們切願聲明」的公函，不僅為表示我們和你們同憂同苦，也為用慈父的心情，激勵你們忠於基督教會的全部職守，堅忍不撓，以致有超凡的剛毅。於今我們再同你們，向全能天主，仁慈聖父，舉心祈禱，使「風暴陰晦之後，必有青天麗日；你們的教會，經過了層層的盤根錯節，重享和平，重得安寧與自由。」在最近幾年裡，公教在你們國內，環境並沒有改善，反之，變本加厲，對於聖座和忠於聖座的人，誣讟攻擊，不遺餘力。代表我們駐華的宗座公使，乃遭驅逐；而且加增陰謀，企圖陷害樸實無識的人。

可是上次我們已經說過：「無論人家的陰謀，怎樣詭詐，怎樣假冒，怎樣堂皇，你們都毅然拒絕了。」但是我們這段言詞，我們知道沒有能夠送到你們國內；因此我們很樂意這次再重說一遍。況且我們同聖教會不分裂，我們心中因此很有安慰，便再慶祝你們一番，再祝賀你們一番。

但是我們的職責，應該惦念每個人的常生；我們於是便不能不表示我們心中的憂傷。我們明知你們大都忠於信仰，然而也有人，或出於好心，或迫於畏懼，或惑於邪說，最近也加入了仇恨宗教的人——另外是仇恨天主基督所創立的教會的人——所發起的陰險的運動，服從了他們的謬理。

因此，良心的職責，逼迫我們再寫這封通諭，為訓誥你們。我們希望這封通諭，能夠送到你們手中，給忠於真理道德的人，帶去慰藉，給其餘的人，帶去光明和我們父情的勸諭。

中國公教信友愛國不後於人

一、古今仇教的人，常常誣讟公教信友不愛祖國，不作完善的國民；因此我們願意再加聲明：中國的公教徒，對於自己尊貴的祖國，愛慕之切，服務之勤，絕對不後於人。凡是居心正直的人，都可以看到這一點。我們且高興再重覆上次公函稱讚中國國民所說的話：「中華民族從遠古時代，已享有燦爛的歷史，它的事業，它的文藝，它的文物制度，早已為亞洲民族的傑出者。後來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華民族；福音的光明，素來遠遠超過世俗的俗智；中華的人民乃更能明明德了。他們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則對於自己的人倫，越加可以完善，可以健全了。」

此外，我們對於你們的態度，也認為可以譽揚；因為你們在天天的長久磨鍊裡採取了正路。你們對於統治你們的政權，在治權範圍以內的事務上，你們按著信友的身份，謹慎服從，又懷著愛國之情，很勤快地履行國民的天職。但同時使我們心中很愉快的，是我們得知你們在各種機會上，你們繼續公開地表白，無論若何，不能違背公教的規律，無論若何，不能背棄造物主和救世主。為著天主，為著證明愛天主，你們中間已有不少的人，甘受苦刑，甘受牢獄。

對於教會的自治

二、在上次公函裡，我們已經說過，另外在最近的時期內，宗座極力設計，使你們尊貴民族的本籍司鐸和主教，數日日見加多，栽培日益完善。即如我們遺澤在人的前任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曾親自在聖伯多祿大殿，祝聖從你們民族中所選的第一任六位主教。我們本人所最操心的，也是在使教會在你們國內日益發達，日益穩固，因是我們欣然欽定了中國教會的聖統制；且在有史以來，第一次給你們一位同胞，授以樞機的榮爵。我們尚且舉心向天主，懇切地呼求祝禱，巴不得早有一天，你們廣大的國家裡，主教神父，都是你們的本籍同胞；他們的數目，已夠治理中國的

教會，不再需要外籍傳教士，相助傳教。

可是在真理上，和在良心的職責上，我們不能不告訴你們該注意的幾點。第一、外籍傳教士，離鄉背井，來到你們國內，用自己的血汗，耕種天主的園地，他們不是為著現世利益的動機，他們所求和所希望的，只在以基督的大道，光照你們的民族，以基督的倫理，造就他們，以基督的愛德，幫助他們。第二、即是到了你們本籍聖職員數目加多的一天，不再需要外籍傳教士的助力，公教在你們國內，也不能以於今所說的「自治」而治，因為就是在那一天，你們的教會，若願作為救世主以天主的權威所創立的教會的一份子，也該在一切關於教義和倫理上，完全跟屬耶穌在世的代權羅馬教宗，與教宗緊相結合。

而且還該注意，所謂教義和倫理，包括教會的生存和專業的整體：即是教會的統制，行政，規律；因為這一切都絕對聽從創立者耶穌基督的意旨。

根據耶穌的意旨，信徒分成兩級：即聖品權和統治權；而且按著耶穌所定的，為有聖品權，應領有聖品，（聖品分主教品，司鐸品和助祭品）。至於統治權，教宗所有者，直接來自耶穌所定的神律；主教所有者，來自神律，然間接由繼聖伯多祿位的教宗而賦與。因此，不單是普通信友，即全球的主教，也應該常常服屬於教宗，聽從命令，團結一致。

最後，按著耶穌的規定，民眾和政府，不能侵犯教會聖統制的權力，干涉聖統制的行政。

對於教會的自立

另有一點，大家該當注意。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你們都很明瞭我們的心情，我們很希望中國的教會，早日能夠自給自足，中國的信友，可以供給教會的需要。但是你們也知道的

清楚，各國為傳教所收的捐獻即發之於信友的愛德；因為凡是受了耶穌聖血救贖的人，彼此都互相團結，如兄如弟；而且因著愛慕天主的熱情，大家竭力，使我們救世主的神國，廣傳普世。因此，信友們的捐款，不是為著政治或現世的利益；信友捐款的唯一動機，即為履行實踐耶穌的訓言。耶穌曾訓令信徒們彼此相愛，以愛德為信徒的標識。這樣，各時代的公教信友，都心悅誠服地互相捐助，如同聖保祿宗徒已說過當時馬其頓和亞加亞的信友們，自動地捐送救濟費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而且聖保祿宗徒也勸哥林多和加拉達的神子們，同樣地舉行捐助。

對於教會的自傳

此外，你國內還有人，除上面所說的，在教務上和在經濟上，主張你們的教會，完全無所從屬，他們又主張在宗教教理的教育和宣講上，也要獨立。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講習宗教教理的方式，隨地而異，在中國應盡其可能，以求適合中國人民的民情和性格，就合中國的遺傳和風俗。這種宣傳方式，若運用得法，在你們國內，收效必豐。但是耶穌基督以天主權威所教的福音，人們有甚麼名份，可以各按各自的民族性，任意的解釋呢？這種事連想也都算是胡想！

宣傳和講習福音的使命，天賦之於主教們。他們乃是宗徒的繼任人，又賦之於司鐸們；他們乃是主教們的助手。因為這種福音，開始宣傳和講習的人，是耶穌和宗徒們，歷代保全這種福音，不染瑕疵的，則是羅馬教宗和全球服膺聖座的主教們。

教會的司牧們，因此並不是福音的作者或編者，他們不過是法定的保管人，是天主所選的宣傳者。這樣，我們本人，連同主教們一齊，不但可以，而且還應該用耶穌的話說：「我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是遣派我者的道理。」對於各代的主教們，則可常

給他們那句聖保祿宗徒的訓言：「啊，弟茂德，你當謹守我的付託，凡支離忘本的空談，似是而非的詭辯，都該深惡痛絕。」又可以用聖保祿的另一訓言：「依恃寓居我們心內的聖神，你應謹守寶貴的付託。」我們並不是充當教授，教授人們腦海裡所想出的思想，我們乃是按著良心的職責，接受實踐耶穌所講的真道。這種真道，耶穌曾嚴重地訓令宗徒們和他們的繼任人，宣傳講習。

那麼，誰是耶穌真教的主教或司鐸，便該多次默想聖保祿宗徒對自己宣講福音所說的話：「兄弟們，我明白告訴你們，我所講的福音，不是來自人世；我既沒有向人受教而得，又沒力學而知，乃完全由於耶穌的啓示。」

既然我們堅信這種教義為天主的啓示，而且仗恃天主聖神的扶助，我們誓志保全這種教義的完整，我們便借用聖保祿宗徒的話：「假使就是我們本人，或是甚而從天降來一位天使，給你們宣講一種異於我們以前教給你們的福音，那便該受人摒棄」。

公教的超然性

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因此你們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凡是誰若信從或宣講異於我們上面所說的一種教理，他便不能認為公教教友，便不能再有這種榮銜了，即如那輩附和所謂「三自運動」和其他類似運動的陰險謬說的人。

推行這些運動的人，用盡陰謀險詐，圖謀欺騙樸實和膽小的人，使他們離開正路。他們故意造謠說：誰不加入他們三自的傀儡教會，便不是真正的愛國份子。然而究其實，簡單一句點破他們的陰謀：他們是圖謀在你們國內創一個國家教會。可是這樣的教會，已經不是公教會，因為已經推翻了公教的「至公」特性；而天主耶穌所立的教會，則超然立在各民族之上，伸手懷抱著一切的民族。

我們樂意把上次公函對於這一點所說的，再伸說一番：「公教教會所收的信友，不限於一個民族，一個人種，乃是以基督的

仁愛，懷愛世界的各種民族，各種人種，使他們因著基督的仁愛，互相團結，如兄如弟。既是這樣，怎麼能有人說教會替一個國家，替一個政權，服務奔走，怎麼能逼迫教會破壞教主所立的統一制度，分成各國的教會與羅馬宗座脫離關係？羅馬宗座乃基督耶穌的代權伯多祿，世世相傳，直到世末。凡是基督信友的團體，若一旦跟宗座脫離關係，便像葡萄枝自樹上割下了，再不能開花結果。」

勸諭

我們如今懷著耶穌的心腸，誠切地勸諭那輩使我們傷心的人，勸他們悔改，重歸得救的正路。他們該當記住，若是該把凱撒（政府）的東西，歸給凱撒，那便更該把天主的東西，歸給天主。若是遇到世上的人，命令一些違背天主規律的事件時，就應該實行聖伯多祿宗徒所說：「理應服從天主而不服從人！」也應該記住，沒有人能夠奉事兩個主人，若是兩個主人所命的，互相衝突。這樣，沒有人能夠取悅於耶穌，又取悅於人。因此，即使為至死忠於神聖的救世主，應受窘難，便該毅然承當一切。

至於那輩甘受虐待，以忠於天主忠於教會而異於常人的，「他們竟能為耶穌的聖名而受辱」，我們再三恭賀他們，再三用慈父心腸激勵他們。在他們所走的正路上，他們要勇敢無畏地繼續前進，腦中常常想著耶穌的話：「你們不要怕那些殺害你們肉體，然而不能傷害你們靈魂的人。你們卻該怕那一位能夠把你們肉體靈魂投諸地獄的。．．．你們的頭髮，祂都根根數過，你們不要害怕。．．．凡是誰在人前承認我，我在我天上聖父前也將承認他，凡是誰在人前背棄了我，我在在天聖父前，也要棄絕他。」

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為遵守天主的法律，你們應該忍受的攻擊，絕不是輕易的。可是耶穌曾說為義而受難的人是真福的人。訓令他們歡欣鼓舞，因為他們在天的酬報，充裕豐富。耶穌自己一定也將用祂的大能扶助你們，使你們善於奮鬥，保全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信德。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我等慈母，也必助佑你們。使你們堅守善志，在天之中國致命先烈，也將相助你們，他們為著愛國的真誠，尤其為忠於神聖救主和聖教會的赤心，坦然就義。

為祝望天上的恩惠，為見證我們特別的關懷，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我們親熱地頒賜你們、及頒賜極親愛的中華民族以宗座的遐福。

發自羅馬聖伯多祿殿側教宮，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聖母玫瑰節我們御極第十六年。（公教報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

附錄十六：從聖母到耶穌

編者按：這是一封動人的牧函，是國籍主教龔品梅為紀念聖母年，宣佈聖心年而寫給他的屬下的。在自由地區的我們，見到我國的聖教領袖如此忠勇，時刻冒著性命的危險，在惡劣的環境下領導信眾和聖母同心合一，引人歸向天主，當有什麼感想？下面是該牧函的內容。

諸位可敬的神昆，可愛的教友：

敬祝基督的平安，聖母的保佑！

在無玷聖母年閉幕的時候，我們一總教友都充滿著無限的孺慕之情，佑恩之心，懷念聖母在此一年之中，降下幾多陣的玫瑰花雨，灌溉了教會的園圃，滋潤了教友的心田，使到處盛開了潔白的童貞花，鮮紅的玫瑰花。

聖母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教子女行走，說話，穿衣及一切常識。回想在一九五一年復獻教區於無玷聖心時，我們求聖母教我們舉步行走，走基督的道路，站在十字旗下，向加爾瓦略山前進；求聖母教我們說話，說真理的話，宣示信德，承認信德；求聖母教我們穿衣，穿上耶穌基督，使我們愛基督，愛教會，愛教宗，愛天主的美善；求聖母給我們智慧，認出善惡，分辨真假，識破世俗的虛幻。四年來，由於聖母的教導，我們教區的教友更信仰基督，更歸依基督，更效忠基督。她是母親，她不斷地使我們再生於基督，生長發展，直到基督完全形成於我們。我們深刻地，明晰地看出，也更堅信地服膺「由母及子」，通過聖母到達耶穌的這端道理。

實在，聖母的使命是扶養耶穌，扶養耶穌的奧體，使耶穌的奧體發展完成。聖母的唯一工作是襄助救世大業，引人歸向聖子耶穌。天主賞賜聖母始孕無玷的殊恩，是爲了準備天主聖子的降

生爲人；天主使聖母滿被聖寵，是爲了叫聖母做諸寵中保，把聖寵神恩的雨露，灌溉子女的人田，使結出纍纍佳果；天主立聖母爲天地之元后及世人之主保，是爲了使我們厄娃的子孫，在此竄流期中，有投奔的避難之所，有救苦施恩的慈母聖手。所以，聖母自始孕一直到領報，自領報一直到榮召升天，自升天一直到世界末日，無一時不爲耶穌而生，無一事不爲導引我人歸向耶穌而作。

聖母由天神嘉俾厄爾奉報主命，將自己童貞的淨血貢獻給聖子，把自己的聖胎作爲聖子的宮殿。從此母子兩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同心同聖，同仁同愛，負起同一的使命，完成同一的任務。

聖子屈尊紆貴，甘自爲僕，降生爲人，聖母則俯首拜命，謙稱主之婢女。基督甘貧樂道，揀選山洞馬棚，誕生其中，聖母則跟隨他長途跋涉，投宿郊野。基督服從法律，甘受割損，奉獻聖殿，聖母則參與其禮，接受利刃刺心的預言。基督三十年度隱居的生活，聖母則默觀其表，同他一起隱退主前。

基督出外傳教，聖母的心神，常奉伴左右。她也像若翰向人們說：「請看除免世罪羔羊」！她也用天主聖父的話向人們說：「這是我鍾愛之子，你們聽從他吧！」她也不止一次向人們說：「他——基督，叫你做什麼，就照樣做！」

基督受難時，她同他一起走苦路，登上致命聖山，奉獻全燔之祭，奧妙地與耶穌同釘於十字架，同瘞於石塚。耶穌復活升天後，她領導初興的教會，成爲教會的母親，一直到自己榮召升天，孜孜不倦地栽培宗徒，提攜教友，向他們談論耶穌，使他們更認識耶穌，效法耶穌。聖母升天後，她用更奇妙的方法，克盡母職，教導信友做成第二基督。

但是我們教區的教友，更應感謝聖母殊恩特佑，使我們得以生存繁榮；選用玫瑰經十五端奧蹟的寶訓，使我們在玫瑰年，聖

母年之中，淬勵奮發，勉成聖母肖子，誓為基督的忠實信徒。

在歡喜奧蹟中，我們默觀聖母用人類大家庭的名義，謙恭地接受聖子，懷孕聖子；仁愛地往顧表姊，把聖子的救恩，欣然帶給若翰；把甘貧樂道的聖嬰，指示給我們朝拜瞻仰；慷慨地為我們罪人，把聖子獻於聖父；教我們熱切地尋找耶穌。幾多熱心的家庭，從聖母嘉言懿行中，學得了把一切託於天主上智照顧的精神，事事時時，翕合主旨，喜歡勤勞的工作，愛慕清苦、和平、隱晦的生活，使家庭充滿熱心，純潔，樸實，和睦的氣氛，克謙克孝，相親相愛，散發基督的馨香。

在痛苦奧蹟中，聖母領導我們，偕同基督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給我們看耶穌如何在山園中，先行祈禱準備犧牲；天主聖命一到，聽憑惡人逮捕，鞭撻，戴上茨冠，背負苦架登山；她自己以身作則，毅然決然，侍立十字架旁，與基督同釘於十字架。這種堅貞不拔的表率，使我們獲得了無比的毅力和剛強的意志，不但不遠避十字架，而且還欣然擁抱十字架，效法聖母，一直追隨耶穌到加爾瓦略山頂，完成全燔之祭；棄絕妄榮，不辱教名，危苦之際，容色怡然，一無所懼；不但慷慨地說：「主！照你的聖意吧！」而且還感激地說：「我靈讚頌吾主！」除了聖母，沒有人會教我們如此說，沒有人會把耶穌的受苦精神，滲透我們的心靈。

在榮福奧蹟中，聖母教我們堅信耶穌復活，仰望耶穌光榮勝利的功勳，仗恃他的德能，戰勝三仇。聖母教我們舉心向天，瞻仰升天的耶穌，脫離世幻，但愛天上之物。聖母預備我們接受耶穌預許的聖神，更勇敢地承認耶穌，效忠耶穌。聖母自己榮召升天，吸引我們眾心向天。她做了天地的母皇，教我們更依恃她，為她奮鬥，在世奔赴她台前，將來環繞她身邊，永遠同她一起享受耶穌的榮福。這個美麗的遠景，真實的希望，就是聖母的女兒們所以能以義為利，以苦為樂，以辱為榮，以弱為強的祕密所在，

這祕密爲教外人是瘋狂，是蠢愚，可是爲我們基督的信徒，卻是智慧，力量，是平安，甘飴的源泉。

玫瑰聖母！我們感謝你照顧了我們的需要，培育了我們的德性，保護了我們的心身，啓發了我們的友愛，穩定了我們的信德，阻止了我們的分裂，堅固了我們的團結，揩乾了我們的眼淚；又求你把分離的，團聚在耶穌聖心中；給徬徨的，指出應走耶穌的道路；給昏昧的，曉諭耶穌的真理；給喪亡的，恢復真正的生命；給頑梗的，提示一種最有效的警惕；就是耶穌聖心愛的呼聲！

無原罪聖母！我們瞻仰了你，都覺得神力神勇，生氣勃勃，我們戰戰兢兢，效法你偕同基督與古蛇永結其仇。我們奮勉，仗恃無原罪聖母的勝利，戰勝沙殲，戰勝罪惡的媒介，戰勝誘惑，戰勝私慾偏情，戰勝艱苦困危，戰勝磨難考驗，戰勝異端邪說，戰勝地獄之門。

諸位在基督內鍾愛的弟兄們：無玷母后是在天中國之后，江南保障，教區首主保。通過了無玷聖心的奉獻，我們的教區已成爲聖母的教區；我們的家庭，已成爲聖母的家庭；我們每一個教友，已成爲聖母的子孫；我們完全屬於聖母，永遠完全屬於聖母。在我們奉獻給聖母時，我們曾經向聖母許誓三個榮譽的諾言：「堅心定志，永不或離於爾亦永不致一言一行，或得罪爾，並不容他人，或有反對爾榮之舉」。我們依賴仁慈之母的助佑，數年如一日，矢志忠誠，不敢違犯這條榮譽的紀律，天天鍛鍊，努力實踐這三個真正教愛慈母的工夫；現在聖母年雖已閉幕，但聖母總不離開我們，聖母要按照聖子耶穌的意願，領導我們到耶穌身邊，靠近耶穌，緊隨耶穌，熱愛耶穌，通過她的無玷聖心，領導我們深入耶穌聖心。爲此，我們謹以子女孝愛之至誠，仰體慈母的心意，把整個的一九五五年，同聖母在一起，以聖母爲師表，奉獻於聖子耶穌的至聖之心，使「由母及子」這端道理，既做了我們過去一切行動的指針，將繼續在一九五五年——聖心年，發出更

燦爛奪目的光輝。

幾年來我們用誓願方式：「堅心定志，永不或離於爾，亦永不致一言一行，或得罪爾，並不容他人，或有反對爾榮之舉」，表示了我們對聖母的孝愛熱忱，我們即可用：「永遠不離基督，一言一行，不得罪耶穌聖心；時時處處，追求聖心更大的光榮」，作為聖心年的號召，來迎接聖心年，來向耶穌聖心表示矢志忠誠的誓願。

敬禮耶穌聖心的意義，就是勉力認識他無限的愛情，以愛還愛，以心體心，而且為證實以愛還愛的決心，要全守「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誠命，履行「天主第一」的原則，寧願失天下萬福，盡罹天下萬苦，不願稍獲罪於耶穌基督，不願離慈母教會，不願失教友立場。人以愛德比黃金，真金不避火，且非經火煉，得不到純金；愛德不經考驗，不過盤根錯節，顯不出真愛。真正愛主的教友，在患難的考驗中，鍛鍊自己，存心養性，堅定於愛，無論飢寒、橫逆、刀劍、死亡，都不能使他們和基督的愛分離，受到窘難，反覺自慰，因為他們都知道：為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反覺自豪，因為他們知道窘難使自己成為基督的真實弟子；一無所懼，因為他們深信：只有陷害肉身，且使靈魂受永苦的，才該畏懼。

效法耶穌聖心，是敬禮聖心最好的工夫。「你們跟我學習吧，我是良善心謙的！」耶穌聖心是馴良的羔羊，至死不鳴；耶穌聖心，自謙聽命至死，死於十字架，正因此完成了救世大業。世界是涕泣之谷，考驗的場所；經濟的壓迫，疾病的痛苦，冤枉凌辱，被人輕視，正是我們修德成聖的良機。耶穌聖心早已體驗了人世間的憂患痛苦；白冷城居民的拒絕，埃及流亡生活的困苦，法利賽人的陰謀誣告，門徒的忘恩負責，飽受凌辱，心痛欲裂。我們在此竄流期中，欲化悲痛為力量，只有效法良善心謙的耶穌，緊隨飽受凌辱的基督，亦步亦趨，甘飲苦爵；凡十誡教規所命，所

禁，事無大小難易，不敢自作聰明，自欺欺人，必謹遵恪守，聽命至死，方才不愧為耶穌的忠實弟子。

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是敬禮聖心的主要任務。「請視此心何其愛人！奈何世人，大概都是忘恩負義」。聖心飽受凌辱，難以數計。沒有信仰的人，視信仰為障；有信仰的人，也往往作踐聖血，輕視聖寵，十誡四規，置之腦後，醜習陋行，陷害善靈；尤其愛情的聖體聖事，遭人褻瀆、冒領。聖心在顯示時很悲傷地慨歎人的無良，迫切要求忠信的人們盡力傳揚聖心敬禮，安慰聖心，賠償聖心所受的凌辱。為此，在聖心年內，我們要竭盡綿力，堅持吾信，清潔吾行，時時處處，契合聖心的意願，追求聖心的光榮，阻止侮謾聖心的行爲，引眾人投入聖心慈懷，凡天主聖意所示，聖心光榮所在，不問難易，不顧一切，我們要用最妥善、最徹底、最成全的方法去爭取，去苦幹，為賠補至愛聖心所受各方不可名言之侮辱。

為使有效地報答聖心的愛情，仰法聖心的德表，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我們希望在聖心年內努力地，虔誠地展開一切經常的，特殊的敬禮聖心的運動：

- 一、 發展祈禱宗會：這個善會，用每個教友的祈禱，獻功，用神火員的督促，勸勉，幹辦神修工夫和宗徒事業，確是敬禮聖心的得力工具。
- 二、 舉行聖時和一連九個首瞻禮六望彌撒，領補辱聖體，是聖心親自指示的敬禮，我們教區百年來傳統奉行不輟，理應繼續加強，共沾聖心所許善生福終之恩。
- 三、 奉獻家庭於耶穌聖心：數十年來，教區內許多家庭早已奉獻於聖心，而且聖心已做到我們家庭中名符其實的君王，今年更應復獻，求其保護我眾之家；近年奉獻於無玷聖母聖心的家庭，更宜恭迎耶穌聖心入主其家，做成圓滿的奉獻。

- 四、 恭敬聖體：我們願使冷淡的，失去信仰或沒有信仰的人們，尊敬聖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我們的行為中，表現出對聖體的活潑的信德，令人望而起敬生畏；所以在聖堂中及領聖體時，服裝舉止，必須端莊鄭重；念經，唱經，舉行禮節，必須熟練中節；祭服，花綵，聖堂必須保持整齊華麗。我們期望各位神長，在此聖心年內，以此尊敬聖體的工作，作為端正習尚，刷新聖堂一切秩序之重點。
- 五、 提倡集團初領聖體，勤領聖體，和集團公領補辱聖體運動。
- 六、 推動拜聖體，陪聖體，永久陪聖體，恭迎聖體，和舉行四十小時顯供聖體運動。
- 七、 善與彌撒：利用念經彌撒，唱經彌撒，對話彌撒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幫助教友熱心參與彌撒；解釋彌撒的意義，闡揚彌撒的效用、尊貴，使教友盡沾耶穌立定聖祭的洪恩。

回想一八七一年，前任江南教區郎主教，首次奉獻本教區於耶穌聖心。本年我們也將奉行復獻教區於耶穌聖心的典禮。

諸位神昆，諸位教友！「耶穌聖心為神命聖德之源」。聖心年中，我們要多默想耶穌的言行，揣摩聖心的聖德，做一個聖心的宗徒；不但顧到自己，更該以聖心為出發點，想到全世界一總聖心所救贖的靈魂：為遭難的，祈求聖寵和毅力；為迷途的，祈求真光的照耀，為動搖的，祈求堅忍與信心；為墮落的，祈求悔過自新的勇氣，為固執不化的，祈求更大的寬限；還該為祖國，為同胞祈禱，使聖心的神國，早早臨格於中華國；最後，更應照教宗的意旨，向和平之王，祈求普世渴望之和平。

世界是涕泣之谷，因了罪惡，瘡痍遍地；要沒有憂患，絕無可能；況且天主愈愛我們，愈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磨練我們。在斯

心碎靈之際，唯有投奔耶穌聖心。「耶穌聖心，為諸忻慰之泉！」

狂風巨浪襲擊我們的望德，搖撼我們的信德，我們覺得昏天黑地的時候，我們要避入耶穌聖心裡去；向聖心大聲疾呼，恆心祈禱：「耶穌聖心為望爾者之救援，矜憐我等！」

生命來到盡頭，為無數的人，是件最難受的事；儘管有些人固執身後的虛無，會當其時，難免惴惴不安，可是為恭敬聖心，與耶穌同背十字架的我們，這時卻有極大的聖望和甘飴；暫生結束，永生就開始；拋棄暫生，卻獲得了永生。這是耶穌聖心的恩許：「我是生命與復活，相信我的，雖然死了，還要復活；活著而信我的，永遠不會死亡。」

我們教會的元首，教宗庇護十二世說過：「當著艱難重重，眾心沉悶之際，最好的安慰，是歸向天上的母后，迴憶、感謝她賞賜的無數慈恩。」最親愛的眾位，我們舉心歸向了天上母后，迴憶、感謝了她賞賜的無數慈恩，覺得無限安慰，無比希望，我們更當懷著安慰希望，聽從她的指引，「由母及子」讓聖母領我們進入耶穌聖心的愛情之中，和聖母同心合一，引智愚賢否，盡歸主心。為此，我們確信在耶穌聖心年中，我們必將獲得耶穌聖心無限仁愛所許的十二殊恩，使我們在聖德上有進展，在憂苦中有忻慰，在患難中有援救，在死亡中有復活與永生！憑著這個信念，我們懷著慈父般的熱忱，用宗座的名義，降福聖心內鍾愛的眾弟兄們。

（公教報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及十三日）

附錄十七：「大陸天主教的苦難」由一教外學者報導

在此中共最嚴密封鎖消息外傳之際，有位筆名「思梅」的作者，寫了一篇〈大陸天主教的苦難—教外學者的一篇綜合報導一〉，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的公教報第三版作為“專載”刊出。

該文首先略謂：去年（一九五六）十一月的《祖國》週刊第十六卷六至八期有篇綜合性的報道，題名〈大陸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苦難〉。

全文約三萬字，收集了中共在過去七年來對大陸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種種迫害事實，和對海外的謊言宣傳。作者金思愷先生照其本文的語氣看來，大概是一位教外人士；但他對宗教、對中共的宗教政策卻有相當透澈的認識。內容關於教會被迫害的事實除一部份取自公教報外，大都是根據中共在自己的報紙上所招認，（如：〈人民日報〉、〈新華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新華社電訊〉等）。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和綜合，寫成了一篇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章，使讀者對中共的宗教政策，有了清楚的認識。對這六七年來我國教友所受的迫害，也能有一個連貫的、有系統的回憶。這裡除向讀者介紹本文外，另外再把金先生文中有關天主教的若干重要段落摘錄於後：

中共的宗教政策

金思愷先生開端便揭發中共對宗教的態度說：「中共對宗教的態度有兩方面：一方面認為宗教完全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迷信，因為宗教所宣揚的慈悲、仁愛等等觀念，與馬列主義的唯物論、階級仇恨等觀念是針鋒相對，互相衝突的。」

「共產黨自稱是無神論者，在它所控制的政權之下，當然要消滅人民對於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說要消滅宗教。」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於此事的解釋，是：共產黨員可以與某些唯心論者，甚至與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動上的統一戰線，但絕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和宗教教義。

「所謂統一戰線，是在「既聯合又鬥爭」的方式下所「統一」起來的戰線。那末若從統一戰線對待宗教徒的角度來說，可說是聯合甘為共產黨奴役的教徒，與鬥爭不肯聽從共產黨的教徒；使順從他們的教徒圈不斷擴大；反對他們的教徒逐漸消滅。這是中共對待宗教的總指導方針。

「在這總方針指導之下，才出現了一方面高唱信仰自由，另一方面迫害宗教的局面。一中共自倡出統一戰線以後，其對待黨外的人，都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原則之下處理的，並不只對宗教徒如此。

「我們若從這一方面去了解中共所宣佈的信仰自由，自會明白：這種自由，是限制在無條件贊同中共的一切理論，擁護其一切措施，服從其一切命令的範疇內的自由。一當然，這樣的自由，和不自由沒有什麼兩樣。」

爲此，誰若聽了中共的宣傳，妄想祖國大陸上真的有了信仰自由，便是中了中共宣傳的欺騙。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

編後語

過去幾十年來，每次想到我國紅潮泛濫中各地小百姓所受的災禍，和各宗教、特別天主教所受的殘酷迫害，總會熱淚盈眶，心痛難言！但看到我國公教人士的剛毅勇果，許多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的不懼淫威、不受利誘、不怕無辜槍殺，寧死不屈的高風亮節，就感到萬分驕傲和莫名快慰！因為這是我國教會的無上光榮！

在這近五十年來，不知有幾千萬宗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發生在我國浩瀚的土地上，並在血腥的紅潮中閃射出一道道燦爛的豪光，照明了國土的黑暗，發揚了真理的光輝，榮耀了我們的在天大父！

1992年夏，筆者和一位台灣的神長晤談，當談及大陸苦難教會時，他鼓勵筆者搜集這四十多年的大陸教難史料，編寫成冊，好使後代信眾了解前代的基督徒，如何不畏邪惡，為保持自己的信仰而保苦辱，甚貢獻出寶貴的生命，給耶穌君王作見證。

筆者當時考慮再三，因為在教難中，有許多神長教友的受苦情況，由於竹幕下垂而無法獲悉詳情；有的雖知詳情，卻又怕照實刊登對當事人有害，不易下筆；筆者將心中疑慮全盤托出，說不如讓歷史學者去動腦筋吧！這位神長卻說：「其實這並不困難，只要參閱公教報的紀錄，就能編寫成書，這是真正為主作見證，極有價值的。如果現在不寫，以後可能更無人寫了。」雖然他如此鼓勵，但我心中實在並無把握，只是說：「請容我再考慮一下，如果天主願意，求聖神多加光照協助。」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在得到公教報相關單位的許可後，我就利用公餘的寶貴時間，開始搜集其中近代大陸教難的資料，同時也參考了一些相關的書籍。先查閱勝利後解放前的公教報，可看到中國大陸於全面變色之前，在華北、東北、蘇北等共黨巢穴鄰近地區，已有神父失蹤、被殺等慘劇不時發生，後來惡勢力日益猖獗，先後佔領了太原、青島、西安、漢口、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最後紅潮泛濫整個大陸，教會受迫書的事件也越來越多，不過他們最初尚不敢明目張膽露其狐狸尾巴，只在暗中陰毒謀害：但不到兩年，他們便耀武揚威，天不怕地不怕的拘捕、監禁、甚至殺害許多無辜的教會人士；無理侵佔或沒收許多教會財產！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公教報，可看到當時大陸雖已竹幕下垂，裡面醜惡的消息不易傳出；但仍有一些漏網的信件溜入自由地區。此外，還有逃難人士的口傳和各報刊的報道，另外一批批被逐出境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等把受迫害的情況，親歷的血腥事蹟，講述出來，因此教難史料可說相當的多，而且都是事實，於是決定先採取公教報 1948-1957 年間的珍貴資料，即大陸解放前後近十年的教難實況，試寫這本中國近代教難史料，敬請大家指正！可惜一直寫寫停停，直到現在才完成這一部份，深感抱歉！

希望這本可歌可泣的中國近代教難史料，能獻給在天中國紅潮中的殉道英烈！

蘇若裔寫於香港

1996 年 9 月 8 日聖母聖誕節

國立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蘇若喬 著

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

民 89.2 冊: 公分

ISBN: 957-9000-89-1(平裝)

1. 天主教-中國-歷史-史料

246.2

89001909

輔仁大學研究叢書(130)

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

作 者:蘇若喬

發行人:李寧遠

出版者:輔仁大學出版社

地 址:242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電 話:(02)29031111 轉 2227

劃撥帳號:0152649-7 輔大出版社

印刷者:竹葉青印制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新台五路一段 116 號 A 棟 18 樓

電 話:(02)2696-1599(代表號)

初版 2000 年 2 月

定價 新台幣 600 元

ISBN: 957-9000-89-1 (平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